晚清民国小说研究丛书

鹰爪王

（四）

郑证因 著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晚清民国小说研究丛书

鹰　爪　王

郑 证 因 著

（四）



吉 林 文 史 出 版 社



目　　录



·第六十二回·

唇枪舌剑怀宿嫌武力决雌雄

活报应上官云彤这时才站起来，把大旱烟袋杆儿依然那么擎着，只把左手虚往烟袋杆上一搭，嘻嘻的一声冷笑道：“我当是何人？原来是少林高僧，竟自也肯来到十二连环坞观光，这倒是难得的事。老禅师以佛门普渡众生之念，积善江湖，为少林派放一异彩，我上官云彤竟得重瞻法相，真是毕生之幸！”这时龙头帮主天南逸叟武维扬，一见两人有个认识，不禁骞的吃了一惊，及至听到两人的口风，随向前说道：“老禅师原来和这位上官老师早就认识，这倒很好！上官老师父，这三位可认识么？”活报应上官云彤淡然说道：“我倒没见过。不过我与淮阳派掌门人，以及碧竹庵主不过是江湖道义之交，无论怎么近，也得按照礼节来，不能过事僭越。请帮主你还是叫他们先和王老师引见吧！”这时这位和尚后面的头一个身形伟壮的武师，听到活报应上官云彤的这种轻蔑的口气，不禁怒形于色的恶狠狠瞪了上官云彤一眼，向龙头帮主道：“武帮主，我们弟兄此来，也是为得会会淮阳、西岳两派的领袖，就请武帮主给我们指引吧！”武维扬此时也觉自己有些措置失当，本来今日之会，无论在江湖道上成名多年，也是应当以两方的领袖人物为主，自己一

时为这突如其来的怪客威名所震，竟自推却掌门人，反倒先给这位活报应先引见起来，自惹无趣。可是对于这位上官老师，也是十分不满，遂向鹰爪王和西岳侠尼道：“王老师，庵主，大约和这几位全没会过面么？武某替两下引见引见，这位老禅师是少林高僧金刚指慈慧禅师。”又指那浓髯绕颊的武师道：“这是湖南黑煞手方冲方老当家的。”一指那细眉鼠目的道：“这是衡山桃花荡万胜刀周老师父。”又一指后面那少年道：“这是镇江双杰的得意弟子，小银龙韩守玉韩老师。这几位全是久慕淮阳西岳两派的绝技，震撼武林，藉着这次机会要与老师父们一会，也表倾慕之忱。武某深盼今日一会之后，在江湖道上多亲多近吧！”

鹰爪王拱手答礼，侠尼也手打问讯，鹰爪王首先答道：“啊！原来竟是少林得道高僧与名震江湖侠义道，这真使我王道隆万分荣幸。王某入十二连环坞已经得会许多江湖成名的英雄，如今又能和四位老师父们聚会一堂，王某引为毕生之幸了！”侠尼慈云庵主也向前说道：“老禅师为少林得道高僧，贫尼久仰佛法高深，行道江湖，更使茫茫尘海中慈航普渡，佛门中有老禅师在，足使一班沉沦在苦海中的，得大解脱，老禅师的功德无量了！”这位少林僧看着慈云庵主，微微含笑道：“庵主，不要这么谬赞，老衲愧不敢当。老衲已是少林门下的罪人，不能谨守佛门戒律，古佛青灯，梵鱼贝叶，静参因果，逞一时的意气，不能熄心头之火，抛开乐园净土，置身烦恼江湖，妄念一生，致使自身陷入苦海中，自己全无法振拔，哪还能再拯救别人？庵主不要过誉了！”侠尼复乘机说道：“老禅师不要过谦，苦海无边，回头是岸。芸芸众生，尚还能从苦海中回头，何况老禅师已得佛祖的慈悲，哪能够会不能大彻大悟呢？”这位慈慧禅师微摇了

摇头道："庵主，休提往事，徒使老衲起无限悲哀。老衲此番来到浙南，一来是听得这里武帮主正在与淮阳、西岳两派作英雄盛会，老衲久仰庵主与清风堡的侠名，所以赶来一会，少时还要向庵主们请教呢！"金刚指慈慧禅师说罢往旁一退。鹰爪王复向湖南黑煞手方冲、衡山桃花荡万胜刀周明、小银龙韩守玉等周旋了一番，彼此落座。

在少林僧慈慧禅师等过来和淮阳西岳两位掌门人叙礼时候，所有净业堂中的帮匪，全肃然起立。淮阳派中的燕赵双侠是很傲慢的，随着这边的一班武师站起来，这时武维扬和内三堂香主，全向这位少林僧和这边的两位掌门人让座，可是鹰爪王和西岳侠尼还没坐下，燕赵双侠已经毫不理睬旁人的昂然就坐。欧阳尚毅却从鼻孔中"哼"了一声，这时大家全按主客之礼落了坐。天南逸叟武维扬方要发言，这边矮金刚蓝和忽的在座上说道："这位老禅师在江湖道上颇著侠名，我蓝老二已经久仰，我记得老禅师在少林中，已经被任为监院，兼掌罗汉堂。少林寺为一代教宗，老禅师职司重大，怎得这样清闲，游戏江湖呢？"矮金刚蓝和说这话时，身形连动也没动，那份狂态，也真够人受的。这位少林高僧蓦的脸上颜色一变，斜转身来，向矮金刚蓝和看了一眼，口念："阿弥陀佛！这位施主敢是燕赵双侠二侠蓝施主么？好！老衲的事，颇蒙蓝二侠关心，只是蓝二侠不知道老衲在少林寺中已犯了本门的戒律，革去监院之职，罗汉堂已另派人执掌。老衲因为不度德，不量力，要变化变化佛祖遗传的十八罗汉手，为本门中另创一门拳术，这才惹火烧身，自寻烦恼。掌教的方丈认为我有背叛少林门户之心，遂不谅解老衲的苦心，把老衲挤出少林。是老衲在出寺之日，于佛祖前发大鸿愿，不遂初衷，我是绝不再回少林了。老衲浪迹江湖

三十年，访遍南北武术名家、风尘豪客，只知老衲所变化的十八罗汉手，在武林中还能立一席地，只是所未会过的，是淮上清风堡绿竹塘三十六路擒拿与掌门人的大鹰爪力，及西岳上天梯碧竹庵主的镇海伏波剑与沙门七宝珠，全是名震江湖，武林中无不敬羡的绝技。老衲以未会过两派的掌门人引为憾事！道经浙南，与这里的武帮主曾有一段俗缘，只可摒除佛门旧例，与武帮主作一小聚。不期竟巧遇淮阳西岳两派入十二连环坞，使老衲惊喜欲狂！这才请武帮主为老衲先容藉图一会，蓝施主如肯赐教，老衲愿在蓝施主昆仲手下领教一二。”矮金刚蓝和嘻嘻冷笑道：“老禅师不要客气，老禅师既为少林嫡系亲传，更能别创拳术精微，为少林正宗放一异彩，这正是少林门户之光，老禅师正可自豪。我们弟兄在淮阳派门下，久仰大名，早就想在老禅师面前请教请教，机缘不遇，徒怀向往之心。今日在十二连环坞，竟得与老禅师一会，这真是难得的事。我们少时定要请老禅师把你的绝技，露个三招两式的，也叫我们开开眼界。”

上官云彤“噗嗤”一笑道：“蓝老师，要见识见识少林高僧的一身绝艺，就痛快的说实话，别这么文诌诌的叫人听着难受用。你恭维我，我恭维你，赶到真一谈上手，换上招，只怕两下里，谁也不肯再客气。我这人性急，依我看你们两下里，既全是多年向往，甚么久仰大名咧！不如直接痛快的，两下里立刻下场子换换招。再说这里的主人翁武帮主，为你们两家，谁全把谁想的几乎成了刻骨相思，很费事的给预备了几种绝艺设备，也别辜负主人的盛情，埋没了主人敬客的好心。我说老禅师，蓝老师，你说是不是？”活报应上官云彤这番话一出口，淮阳派的一班小弟兄们几乎笑出来。这位少林僧慈慧禅师不禁怒形于色，向上官云彤道：“上官

施主，你不要信口张狂！老衲十年前与施主辽东道上相遇，因为你掩饰行藏，没露出本来面目，老衲才轻轻与你错过。后来知道施主，你就是双环镇辽东活报应上官云彤，十分悔恨！久怀着重访施主，倒要见见你这六十四手双环，武林中已经失传的子母离魂圈的绝技。今日如愿以偿，老衲倒要早早在上官施主面前领教领教，上官施主咱们现在就下场吧？”活报应上官云彤微微一笑道：“老禅师，这可是过分的抬爱了！我是为瞻仰少林高僧来的，这个趁心如愿的事，我焉能不愿意，咱们就走吧！”说着话也就站了起来。这时天南逸叟武维扬一见双方话不投机，立刻就要翻脸，忙含笑站起道：“老禅师，上官老师，何必忙在一时？今日净业山庄，原是以武会友，有异传、挟绝技的，倒不妨一试身手。只是小弟的事还没有解决之先，唯有暂时请老师父们稍待。小弟这里略备水酒，就请众位老师父们赏我武维扬个全脸，杯酒言欢，作武林盛会，敝帮和淮阳西岳两派的事，还求大家主持公道。”说完了站在那里，拱手请客入座。

鹰爪王一旁听得，这位双环镇辽东上官云彤的话过形轻薄，难怪少林僧慈慧禅师的不满。可是对于这位少林僧，一说出这位武林怪杰——双环镇辽东上官云彤的掌中兵刃，就是武林中多年失传的绝技子母离魂圈，自己十分惊讶！这种兵刃，连自己也仅仅听师门讲说过，当年武林中，有一位大侠名叫柳云台的，曾以一对子母离魂圈压倒武林。柳云台这种奇形兵器招术特别，专毁对手的兵刃，不论你长短兵刃，遇上他这对子母离魂圈，非出手不可，并且这对子母离魂圈为百炼精钢打造，就是宝刀宝剑也削不动它。这位大侠柳云台就凭这对子母离魂圈，行侠仗义，在江湖中三十余年，办了多少惊天动地的大事，多少成名的英雄、绿林中能手，全

毁在子母离魂圈上。后来这位大侠柳云台归隐，传说他已成剑仙之流，百余年来，就没再听江湖道中，有使用这种器械的。这少林僧慈慧禅师，竟自识得上官云彤的出身来历，这和尚的本领如何，也可想而知。只是子母离魂圈是四只，两只连在一起，周缘是十二寸，直径四寸，每两只圈合在一起，重三十六两，运用开，钢圈互震，发出龙吟虎啸之声。不知这位活报应上官云彤，是否是大侠柳云台当年成名的那对子母圈，自己倒要见识见识。不过先前只为燕赵双侠身上悬系着要为赴会的人树敌结怨，如今两下里，又添了这里两位成名的人物，只恐一动手保不定更有意外的惨事了。当时这两下里眼看着就要说翻了动手，自己为领袖人物，就不能不答话了。鹰爪王遂在武维扬答话之后，也忙站起，向上官云彤道："上官老师，还请稍待，王某与武帮主，正有些事要讲讲。我们今日既然会到一班武林成名英雄，自然要领教。"说到这里，复向天南逸叟武维扬拱手道："武帮主，既然盛设华筵，我们来到贵坞，既已过分叨扰，现在也不再客气，咱们就爽快入座吧！"

活报应上官云彤，依然是神色自若的向天南逸叟武维扬道："武帮主这种盛意，非叫我们叨扰不可，那我只有舍命陪君子。只是美酒佳肴，宜于佳宾莅止，要我这种流浪江湖的穷措大，往这种排场的桌面上坐，我倒有些自惭形秽。并且我还有个毛病，每饭非酒不能下咽，可是又不是善饮之流，三杯入肚，就有些酒后无德，顿现丑态。武帮主，你可是诚心待客，我上官云彤只怕给你多找麻烦的。"上官云彤也不再等武帮主答话，扭头来复向淮阳派掌门人鹰爪王说道："王老师，我上官云彤这次赶来趁热闹，只是我这种落魄形骇，太不给淮阳门派装门面了。象人家衣裳楚楚，相貌

堂堂……”说到这里，向那凤尾帮新来的好友镇江双杰的弟子——小银龙韩守玉看了一眼，嘻嘻的一笑。回过头来又对鹰爪王道：“坐在桌面上也真能给主人翁助威，我这还是多留了一份神。随着我来的，还有一个老叫花子，我恐怕把淮上清风堡绿竹塘的脸面丢尽了，半路上我就把他打发，叫他去当他的叫花子。他会偷偷摸摸，他有本事，不怕那把子穷骨头扔在十二连环坞，就叫他自己去闹去，惹出乱子来让他自己去搪，没有我们的事。我是破出丢人现眼来的，王老师，你跟着我一块丢人，也认命了！”说罢只是嘻嘻直笑，把那大旱烟袋不住狂吸，喷的他眼前起了一层烟雾。这时所有淮阳派中人全暗笑，今日这位武林怪杰竟把燕赵双侠的狂态压下去。燕赵双侠平日那种疏狂的样子，已够人难堪的，赶上节骨眼，口角间就没容过人，今日这位武林怪侠，竟自目无余子，半疯半狂的，但不知他有多大本领，身入龙潭虎穴，竟敢这么任意树敌，少时定有一场热闹看了。

内中只有续命神医万柳堂和西岳侠尼，对于这位活报应上官云彤的狂态和疯言疯语，绝没轻视，反倒十分担忧，不住蹙额示意。鹰爪王要阻止他，只是当着一班凤尾帮的领袖，不能过露出神色来。这时掌门人却含笑说道：“上官老师，太爱说话了！武帮主是久历江湖的英雄，一切更能脱俗，我们不要再闲话了，就请上官老师随武帮主入座吧！”那位衣着鲜明的镇江小银龙韩守玉，怒目相视的似要向上官云彤发话，武维扬哪会看不出来？拱手向自己这边座上客含糊其辞地说道：“众位老师父，不论有甚么事，全请入座后再谈！我们今日无论有天大的事，也得有个了结才算。我武维扬忝为地主，焉能令众位好朋友们失望呢？”说到这里，连福寿堂的八位香主全都站起来，肃客入座。淮阳、西岳派

往北共设八席，单独给西岳侠尼设了一席整洁素筵。那往南也是列了八席，单给少林僧慈慧禅师设了一席素筵。天南逸叟武维扬站在席前拱手说道："众位老师父们，随便入座，恕我武维扬不敢随意让座；这只有请淮阳掌门人王老师代劳，好分主客长幼的次序吧！"鹰爪王蔼然说道："武帮主不用客气，我们各自分座入席吧！"两下里，遂各自把自己人依着主客长幼的次序相继入座。武维扬见大家全入座之后，亲自挨座的敬了一巡酒。这时活报应上官云彤是酒到杯干，座上不少能饮的主儿，只是全顾忌着少时定有一场恶斗，全不敢放量痛饮。

酒过三巡后，天南逸叟武维扬立刻擎杯站起说道："武某有一件事，要向淮阳派掌门人请教，我们今日藉杯酒联欢，作武林盛会，这本是极快意的事。我想把敝帮和淮阳西岳两下里所有的纠纷，全把它作个了结，倒是件快事。只是武某有一点意见说出来，是否妥当？请淮阳西岳掌门人不客气的只管发抒高见，更盼我们两下的宾朋主持公道，那么为要叫两下的事，落到化干戈为玉帛上。请大家赏我个全脸，请尽一杯。"活报应上官云彤和鹰爪王、金刀叟邱铭坐在一席，听了武维扬的话，只是目睬着。燕赵双侠微微冷笑着，鹰爪王生恐他又说出别的话来，忙把酒杯举起向武维扬道："武帮主，这种息事宁人之心，令人可敬。武帮主的盛意，正是我王道隆的来意，我深愿我们两下的事，能够本着江湖道义解决了，那才是幸事呢。请本派同门，及众位仗义的老师父们以至敬之意，各尽一杯，把两下的事，和平解决吧。"大家明知龙头帮主的话，言不由衷，只是碍着淮阳掌门人的面子，不能随着起立，那活报应上官云彤只把身子微抬了抬，连武维扬正眼没睬。大家干杯之后，仍旧落座。天南逸叟武

维扬这才接着说道："潼关之事，不难解决。断眉石老么本为敝帮犯帮规之人，不过因为他尚没缴还票布，武某不得不承认他是凤尾帮坛下弟子，他所惹起的事，武某也只有全份承担。掳劫淮阳西岳两位高足虽是他们措置失当，可是敝帮已有多人死伤在贵两派的手下，现在所被掳劫的两位高足，既已由王老师和庵主带回，总算毫发未伤，两下里足以相抵。武某想，两下里的事，全由过去的事积怨难解所致。武某的意思，最好从今日一会之后，各自约束门人，不让他再生抵触。可是武某仔细想这种事，敷衍一时尚还可以，打算长治久安，只怕仍等于空谈。莫如我们划出界线来，我们凤尾帮把安徽、河南、陕西、直隶一带的各舵全数撤回，只准我们凤尾帮由浙南主坛起沿长江中下游布道开坛。淮阳、西岳派，也只许由淮上清风堡起，往大河南北，山左右豫陕一带，传徒布道，两下里无论何时不准越界传徒行道。这么一来，两下里各行其志，各不相扰，彼此各凭本门的力量在江湖道上立足，谅不再发生事端了，拙见如此，王老师和庵主以为如何？"

鹰爪王不假思索的立起说道："武帮主，这种办法，倒是想得周到。只不过这么办，若搁在平常商民身上，倒足以息争端，保全一切。只是我们武林中在江湖道，不知甚么时候发生事故，我们是以师门所学完全把一身许与江湖，讲究天地吾庐，到处为家，哪能限定了哪一省、哪一地，是我们行道之地？这种办法，于我们太不相宜，恕王某不能从命。"说到这里，复向慈云庵主道："庵主认为武帮主的意见如何？"慈云庵主怫然说道："这次武帮主所说的划界传徒布道，只宜对淮阳派掌门人要求，似不宜连同我西岳门下，也这么牵强的招在一起一概而论。因为淮阳派与贵帮的纷争已

非一日，旧怨新仇并为一事，尚还可谓免去将来的意外纠纷。我西岳派与贵帮从无一些牵缠，也没有丝毫嫌怨。贫尼自掌西岳门户以来，以掌中镇海伏波剑行道江湖，只与那多行不义、积恶难返的江湖道，结了不少深仇大怨，与凤尾帮是井水不犯河水，各行其道。小徒杨凤梅，为华阴县杨文焕施主的女公子，杨施主是簪缨世族积善之家，杨施主游宦江南，更是两袖清风、爱民如子的好官，我们江湖道中说来，全有个耳闻。我西岳门下，历来不收方外的弟子，只为这位杨施主乃是不着相的大修士，与佛早结福缘，所以贫尼破例把她收入西岳门下。潼关将吴剥皮觊觎杨施主的富厚家私，遂致藉宵小奸人陷害之便，趁势图谋，遂使一门良善，陷入虎狼之口，这实在是天人共愤的事。我们寄身江湖道的武林中人，凡有血性，莫不要仗义救援，藉伸公道。可是贵帮石舵主竟自不顾江湖道义，甘心作恶，变本加厉，他竟自干犯众怒，在华山遭到惩戒之后，把我爱徒凤梅掳劫至江南。以我西岳派三代清白，他要一手断送，是可忍孰不可忍！贫尼这才回转碧竹庵，召告神前，誓以贫尼这条蚁命，为我西岳派洗刷此耻。最令人痛心的，是断眉石老么原为贵帮待罪之人，他这种倒行逆施，尚还情有可原。可是贵帮一般身受祖师慈悲，更得武帮主多年化育，有地位的一般老师父们，也竟自不察是非曲直。一路上和西岳派、淮阳派故意寻仇，用尽种种手段阻劫邀击。直到十二连环坞，武帮主才能主持公道，把断眉石老么惩治以息愤。但是淮阳派和贵帮的事，任凭如何解决，贫尼不加一词；惟有我碧竹庵，自西岳派开派以来，蒙受了这种耻辱。碧竹庵被焚，虽然防谨周密，然而清白禅林，已经染有血腥气。武帮主若是主持公道，应该派内三堂香主到我碧竹庵佛祖前谢罪，侠义道中也好为我西岳

派再留一席地，这是贫尼最让步的一点要求。武帮主若是不肯赏贫尼这个薄面，贫尼无法在佛祖及退隐的大师面前交代。武帮主若认为贫尼要求不当，净业山庄盛会难逢，若因贫尼一人之事，扰乱了这场盛会，也显得贫尼轻视了一般老师父们，我们的事只好另议吧。”慈云庵主这番话出口，说得非常严厉，绝无回环余地。所有座上客，全不禁为之动容。

武维扬对于慈云庵主这种严厉的要求，直使自己无法答复，强忍着怒气，带着微笑向慈云庵主说道：“庵主你大义相责，我武维扬应该敬谨领命，不过我们全是寄身江湖道中人，凤尾帮不过门户略低，但是武维扬自从重掌凤尾帮再立内三堂以来，我武维扬要为凤尾帮过去的一切不守帮规坛下弟子们，纠正恶习，严戒在江湖道不守道义。凤尾帮到今日小有成就，我武维扬不敢自豪，知道这是江湖一般同道无形中对我武维扬破格优容，才能够树立起一百余舵，这次淮阳派与敝帮再起纠纷，我武维扬绝不敢自恃现在这点力量。所以掌门人一到，我宁可自损凤尾帮的威风，天凤堂开大坛处治了一班罪魁祸首，虽是为了维持贵两派门户清白，也是我武维扬应该这么处理。但是掌门人亲眼目睹，我为得振帮规，主持正义，本帮中却无形中树下无穷后患。如今庵主竟自这么强人所难，我凤尾帮真个在这种时候令内三堂香主亲至碧竹庵负荆请罪，江湖道以及我凤尾帮坛下一百余舵弟子，定认我武维扬被庵主的镇海伏波剑、沙门七宝珠所威胁，不得不这样。那还不如我武维扬在敝帮祖师前自行请罪，解散龙头总舵把凤尾帮自行消灭，免得为西岳派行道江湖的障碍。庵主未免责人过苛，恕我武维扬不能领命。”

天南逸叟武维扬这么答复出来，两下就算完全弄僵，无

法下台。这时湖南武士黑煞手方冲，却高声说道："我方冲既然参与这场盛会，我可不能袖手旁观，叫你们弄成僵局。武帮主、淮阳派掌门人王老师、西岳派掌门人慈云庵主，各有一番词严义正的理由，所说的情形恐怕谁也不肯让步。我们江湖道中人爽快的还是说江湖道上的话，无论什么事，终归得有个了断，就是席头盖子的事，也得有个解决。叫我方冲看现在的事，不如大家先把本身所争执的办法先放在一旁。今日净业山庄所到的人物和凤尾帮一般老师父们，除了我方冲这无名小卒，不足挂齿，真可以说是龙虎风云之会，老师父们全有一身绝技，这种盛会离开净业山庄，恐怕难找第二回。我方冲想这正是以武会友的好机会，凡是参与这场盛会的人，当然愿为个人的友好帮忙，我们何不以强弱胜负替淮阳、西岳派、凤尾帮解决是非？那一来两下里各凭武学，来解决牵缠，岂不直接痛快么！"湖南黑煞手方冲的话未落声，那位双环名震辽东的活报应上官云彤，却擎着旱烟袋哈哈大笑道："我倒真个觉着这位方老师的话，一针见血，直截了当。我们这么样倒是十分痛快，咱们三句话别离本行，卖甚么吆喝甚么，我们还是以武功分强弱，倒是痛快。武帮主，你还是爽爽快快的就这么办吧！我上官云彤愿意舍命陪君子，和诸位老师父讨教讨教，免得令在座的老师父，怀着一腔热望而来，败兴而返。武帮主，这件事毋用迟疑，就这么办吧。"

这时天南逸叟武维扬脸上颜色略缓和了些，在上官云彤的话说完了，随即起立说道："老师父的指教，我武维扬焉敢不遵？王老师的责难，我亦不便再以巧言置辩。只是事情是否就象王老师所说的完全由于敝帮这边促成，公道自在人心，将来是非，自有公论。这次我武维扬请两位掌门人，到十二

连环坞的意思，我绝没怀着诛除异己、独霸武林的野心，也绝没敢生把两派的领袖，诱入十二连环坞一网打尽的恶念。何况我武维扬尚还有自知之明，我虽然幼习武功，稍得师门心法，可是若与武林中一班负异传挟绝技的奇人相较，实有天渊之别，我焉能作那种妄想？只是淮阳派掌门人王老师的三十六路擒拿，和他别具异传的大鹰爪力，为内家不轻传不轻见的绝技，西岳慈云庵主的镇海伏波剑与沙门七宝珠，均为武林中绝顶功夫，是我武维扬久已向往的绝技，我倒是早怀着一亲教范之念。所以我这次是竭力想和老师父们亲近亲近，可是绝没怀着仇视之心。我武维扬要是把一班高贵朋友，请到我十二连环坞中以非礼相加，叫江湖道的朋友们，更看着我武维扬是何如人也。王老师和方老师的盛意，恕我武维扬不敢从命，若是方老师父对于淮阳西岳两派的老师父们，作武功的请教，我武维扬也不便阻拦，那只有请老师父们自便了。”

鹰爪王这时听到武维扬这种话风，十分可恨。他明是安心想这么办，偏偏还要矫揉造作的，不肯从他口说出以武功解决，这是多么可恨的情形。遂冷笑着向武维扬道：“武帮主，我王道隆早已说过，无论如何，今日净业山庄一会，是我们最后一面，我们不要尽讲些浮泛的空言。武帮主若是没有圆满的答复，那么只好向武帮主告辞，我们要立时退出十二连环坞了。”这时那少林僧金刚指慈慧禅师一旁答道：“武帮主，我看以武会友，正是武林中常有的事。何况今日净业山庄聚集了一班江湖异人、风尘侠隐、负异传、挟绝技的就有不少位。这种武林名家集于一堂，为身列武林难得的遇合，谁再把这种良机放过，岂不是至愚？武帮主，何必过形拘执，老衲正要向几位挟绝技的同道印证印证所学，这次净业山庄

一会，为大江南北武林中平添不少佳话呢！”天南逸叟武维扬忙答道：“老禅师竟有这样兴致，武某不便固执，只是这么一来，不知者定要疑心我武维扬倚仗着十二连环坞，对待武林老师们过形放肆了！恭敬不如从命，我们既已决定，更不必忙在片刻，请老师父们各自尽量。我武维扬还要恭敬一杯，预助老师父们动手时，仍要顾念到江湖道的义气，以点到为止，仍然能够保全两下友谊，就是武某之幸了。”

两下里这一说翻，谁还吃的下去，不约而同的全离座起立，两下里要互显身手，一决雌雄。鹰爪王因为武维扬偌大的人物，竟自言不由衷，本该还向他交代几句的，只是心存卑视，遂缄口不言，也同时起立。追云手蓝璧突然说道：“慢来！我蓝老大还有点不放心的事，要向武帮主请示。其实凡事全有我们掌门人主持，用不着我蓝老大多管，不过我这人，就有个死心眼的毛病，我恐怕人心隔肚皮，到时候一个三心二意的，我们这种死心眼的人，办死心眼的事，谁也别含糊办事。我看下场子以武会友，不过是说着好听，究其实还不是谁比较下了，谁就得认败服输，江湖上只有任他人称雄道霸。我看武帮主不必再说那些客气话，干脆的说，咱们两下里索性各自打正经主意。我们能否象方才约定的：如若凤尾帮不能胜我们赶会的人，就请你立时解散十二连环坞，退出浙南，大江南北不准凤尾帮再开坛布道。若是我们赴会的人，不能当场取胜，我们也话中前言，绝无后悔。我们还不仅大江南北不来传徒行道，我们定要把清风堡绿竹塘也解散。我们弟兄和掌门人遁迹天涯，绝不再在武林中称名道姓。重立淮阳派，再入绿竹塘，那是将来的事了，我的办法绝无丝毫不公允的地方吧？”这时天南逸叟武维扬听到这位追云手蓝璧单刀直入的要自己的回答，略一沉吟，愤然说

道："既是蓝大侠这么逼迫武某，我武维扬要是再不爽快遵命，也太教老师父们看着我武维扬太没有江湖道的气节了，好！咱们就这么办吧！"追云手蓝璧道："大丈夫一言出口，驷马难追！咱们当众说穿了，谁也不能反悔了。"天南逸叟武维扬含怒说道："蓝大侠，武维扬不才，也忝掌着凤尾帮一百余舵，就没这么敢藐视武某的，蓝大侠难道目我武维扬是反复无常之辈么！"鹰爪王见追云手蓝璧的话，过形逼人特甚，忙接着话风答道："武帮主，彼此全是江湖道中人，请不用多说，我们就这样办吧！"说到这里，也不再候武维扬答话，转身向上官云彤、中州剑客钟岩、老镖师邓谦、柳逢春等一班助拳的朋友们拱手让道："众位老师父们，也毋庸再客气，我们正是和一班武林名手相会之时，请老师父们到前面，诸位请。"随又向西岳侠尼道："庵主，咱们也走吧！"

西岳派这边仅是侠尼师徒五人，和泗水渔家简云彤。这次凡是赴会的人，全是各带着随手兵刃，几位淮阳派的长一辈和侠尼的兵刃，全是门弟子们给背着。这时鹰爪王见上官云彤也不向武帮主那边客气，昂然擎着大旱烟袋径向净业堂的门外走。鹰爪王向武维扬和青鸾堂香主天罡手闵智、金雕堂香主八步凌波胡玉笙一拱手道："恕我等不客气了！"武维扬和两位香主抱拳说了个"请"字。这时那天凤堂香主欧阳尚毅匆匆从外面走进来，径趋龙头帮主面前道："本座复命，石灵璧已照坛谕，交付刑堂处置后派赴盐仓。"武维扬只说了个"好"字，随向欧阳尚毅一摆手道："我们恭请赴会的老师父们，到前面赐教了。"欧阳尚毅忙退到自己的座位前和帮主一样，全是拱手躬身的往外让鹰爪王等先行。这时连福寿堂的八位香主，也全是挨次往下排着，躬身致敬。

要看凤尾帮对于赴会的人这番礼貌，叫你挑不出一点不是来。直容鹰爪王和西岳侠尼已快走到门口，这才率领着内三堂的香主们往外走。依然是由福寿堂的香主们在稍后一点，最后是各舵舵主，这一班凤尾帮的龙头帮主座以下的香主、舵主、以及各执堂、刑堂、礼堂老师们全在两旁让着，一同来到了前面抱月式的回廊，仍然是分南北两面落座。

凤尾帮是沿着回廊往南排下去，仍然是一班宾朋在前面列座，淮阳和西岳两家的掌门人也是请仗义的宾朋往前座，往北挨次排下来，是两位掌门人和几位长辈的师父们。这里除了淮阳派掌门人鹰爪王和那燕赵双侠，以及上官云彤轻易不动兵刃的，象燕赵双侠和上官云彤全是短兵刃、软兵刃，随身携带。那西岳掌门人和万柳堂的镇海伏波剑、地煞潜龙剑，金刀叟的金背刀，中州剑客等刀剑，全由两派的门弟子背着，各站在老师父们的身后。那所有座位，前文已说过，一色的竹制几椅，每人一几一椅，制造的既朴素、又古雅；落座之后，由凤尾帮这里的执堂师们献茶。献茶的是天凤堂所见的那班值堂弟子们，全是不差上下的年纪，全是一色的衣装，全是不过二十岁的少年，每人一口朱漆描金盘，里面托着四只细瓷盖碗，一个个从南北面花棚后转过来，步履矫捷。只看他们送茶的情形，就知道这班少年弟子，全是曾经得武功的真传。盘中的茶盏，盖儿全是斜错着，走的虽是那么快，瓷盖是纹丝不动，献茶毕仍然分两行退入花棚后。

座上的一班老师父们一个个全是静气凝神的来预备应付大敌，唯有那位上官云彤，仍然是没有一毫安静，把他那大旱烟袋满满装起一烟锅儿，自己却不用火镰火石去打，竟自回头向侍立者，椅子后一班小弟兄瞥了一眼，向站在最后的小龙王江杰一点手道：“过来，小小年纪别学懒，来替我敲石

取火。”伸手把火镰火石全递了过去。小龙王江杰对于这位江湖怪杰的出身来历，并不深知，只是看到掌门师祖对待他那份礼貌，已知此人的武功造诣，绝不在蓝师祖和王师祖之下，遂满面堆笑的向上官云彤说道：“师祖不招呼我，我不敢过来，我怕惹师祖的讨厌。”一边说着，“咔咔”的把火绒子打着，给捺在烟斗上。上官云彤把旱烟狂吸了两下，从口角喷出了浓烟，乜斜着醉眼，看了看江杰，这时座上的领袖正在依例作酬酢之语。上官云彤却不似方才那么高声说话，却低低的向小龙王江杰说道：“你这小龙王如今浅在沙滩上，管你没招了吧！小子不好好学本领，这正是我们成名露脸的地方，有甚么本领不在这里抖露，真叫冤枉！也怨你们老师，也真不给你们作主，既招收了人家，还不肯痛痛快快教给人家一点真功夫，教徒弟跟着一块儿泄气。这种师父，拜他不拜他，也没甚么用，是不是？小伙子！”说到这里，一扭头看到侍立在身后的其余门弟子，用手一指乾山归云堡门弟子的傻小子左恒问道：“这憨头憨脑的是谁？”小龙王江杰道：“师祖问他么？”说到这里，悄悄用手一指那续命神医万柳堂低声说道：“这是我万师祖的门下左恒。”上官云彤立刻往万柳堂那边瞬了一眼，微微一笑道：“我听说他是归云堡很有本领的弟子，更有铁布衫的硬功护身，是么？”小龙王江杰道：“弟子入门太浅，对于本门的一班师友的武功造诣，却不甚清楚。对于这位左师叔倒是听别位说过，他出身大有来头，只为伶仃孤苦，被我万师祖抚养到现在；我万师祖很是疼他，历来不叫他出归云堡一步，万……”江杰说到这里，这位江湖怪杰向天南逸叟武维扬看了一眼，向江杰一摇头，底下的话不叫江杰再说。那傻小子左恒和师兄贾斌站在一处。上官云彤因为这一和小龙王江杰低

声说话，未免引人注目，上官云彤却不在意，仍然回转头来，吸了一口旱烟。可是这位江湖怪杰两只手不叫他闲着，他这一座是小茶几在左边，右手擎着旱烟袋时，左手按到茶盏上，在半斜身向茶几后站的小龙王江杰说话时，却把旱烟袋杆交到左手，右手又按到茶盏上。并且别人有吃茶的就有原盏放在那不动的，唯独这位上官云彤却把那盏盖茶的瓷盖儿掀下去，放在一旁，一面说着话，一面用热茶来润喉。在这里献茶之后，两下里方要说到本题——双方对于坞上伤亡的交代，正赶上风尾帮连进来两起报事的，来人全是本坞的舵主，看情形事情非常重大。这里掌门人哪好立刻向武维扬发话？就这一耽搁，这位上官云彤却不肯闲着，连呼换茶。这日回廊中已有三位执堂、三位礼堂、三位刑堂在这里伺候着，此时早有人给这位江湖怪杰重献上茶，上官云彤依然是狂放不羁的把茶盏盖儿掀去。江杰仍然伺候在他背后，在他把茶盏端起往口边送时，啜溜一口，忙说："好烫好烫！"把茶盏用右手往茶几一放时，仍然是用手按着茶盏口。江杰已看见这位江湖怪杰把右手的三个最长指甲泡在热茶内，因为衣袖肥大，又是扭着身形，别人一些没有觉察。江杰知道这位江湖怪杰，敢情在狂放中暗暗作了活，不过江杰涉世未深，入门太浅，尚不明白他这是作甚么？一刹那这位上官云彤把手往上一抬，忽的把指甲上的茶水往外一弹。江杰因为站的太近，觉得飞到自己脸上的水星子有如芒刺似的，肉皮子很是疼，不觉暗暗吃惊！

那边的左恒无故的頬上好似被铁弹丸打了一下，自己虽是有横练的功夫，这种突如其来，出其不意，吓的几乎出了声。向这边一察看，见江杰看着他发笑，上官云彤却微微点头的招呼他，左恒心里是顾忌着师父嗔责，不敢说话，却慢

慢的走了过来。一边走着，一边摸着颊上，并没有甚么，只是微湿的水渍。来到了上官云彤的背后，方要向小龙王江杰问是怎么回事？上官云彤却板着面色，向江杰一挥手，叫江杰躲开些。小龙王江杰竟自在上官云彤一抬手时，看见这时上官云彤的左右手的一共六个长指甲全没有了，不过指尖上各多了三个软皮套。小龙王江杰这才恍然大悟他暗中在茶盏中弄虚的原故了。左恒站近他身后，他依然不叫他开口，这时万柳堂也在目瞬着这边。这位上官云彤毫不理会的向傻小子左恒耳边低低说了几句，左恒先是怔呵呵的，后来又被这位江湖怪杰说了几句话，立刻点点头。万柳堂全没看见，匆匆退回原站的地方。师兄弟们都悄悄问："这位上官老师招呼你，是甚么事？"左恒此时绝不似平时那么问甚么说甚么，只含糊的回答说："上官师伯是替掌门王师伯传命，甚么事少时自知，上官师伯说是：'法不传六耳'。现在不准我泄露机密。"贾斌一气扭头不再答理他。

这时掌门人鹰爪王见时光已过午刻，忙的向天南逸叟武维扬拱手道："武帮主，咱们此时谁也不要再客气。请哪位老师傅们先下场子，敝派的一班师友也好领教？"天南逸叟武维扬方要答话，这边座上客以子母离魂圈成名的上官云彤，突然把手中的旱烟锅儿往鞋底上磕了磕，立刻说道："王老师，依我看这次群雄盛会，以武会友，只要有本领的自管下场子，互相印证印证本门的功夫，我们不要再以礼貌长幼之序来拘束着。本来这是以武会友，并不是打把式搭地里卖艺的，必须先由那无关重要的角色垫场子，可是若是挟绝技的成名老师父们下了场子，那么一班武林后进，就算白白的忝与这次盛会了。他们看到一班老前辈们全把一身惊人的本领施展在当场，他们哪敢班门弄斧？我的意思先教他们一

班小弟兄下场子较量一下，然后再由两下成名的老师父随意较量，不知武帮主的意下如何？”天南逸叟武维扬和淮阳派掌门人鹰爪王，全认为这位上官云彤是故意捣乱，多此一举。这次名义上是以武会友，实际正是双方争存亡生死的关头。鹰爪王因为他话已出口，又是为自己帮忙来的，不能拦阻，并且这位双环镇辽东上官云彤，说话时连鹰爪王及西岳侠尼一毫不睬，俨然是淮阳西岳两派主干人。

天南逸叟武维扬只得答道："上官老师父既是这么主张，武某敢不从命？只是我凤尾帮和贵两派有不同的地方，因为敝帮是布道，不是传徒。我武维扬忝掌敝帮龙头主舵，更无暇再收徒传艺了，主坛下并没有几个门弟子，只有几个司香炉的少年们，更不敢班门弄斧。那么贵两派的高足若是肯赐教，那只好由敝坛下各舵舵主奉陪了！”上官云彤点头答道："武帮主那倒不必太过谦，各本着师门传授来互相考证武功，倒不必拘束于年龄了。”天南逸叟武维扬道："那么就请随意，请哪位师父下场子吧！”上官云彤这时向淮阳派掌门人鹰爪王和西岳侠尼道："我看掌门人，可以分派他们下场子，随意练两手，这种地方，学成了武功，不来抖露抖露，留着往什么地方露去？”鹰爪王向这位上官老师微微一笑，心说："你真是成心和我王道隆开玩笑，你已然说出了口，是令我两派门弟子下场子，我若是派了长一辈的定然扫你上官老师的面子，可是凤尾帮尽是成名的江湖道，内中能手颇多，若是一出手先栽给人家，虽则无关全局，总算给淮阳派添了一层羞辱！”只得先向侠尼说道："庵主，令高徒们可以随意下去作个先导。”慈云庵主道："王师兄不必谦让，贫尼只有几个劣徒，他们哪敢在王师兄面前放肆？还是请贵派高徒们先下场子吧！”鹰爪王一扭

头，看了看后面站的一班门弟子，心中只属意到本门的大弟子华云峰，和归云堡主万柳堂的门下司徒谦。这两人一个机警，一个稳重，武功上深得师门心法，全说得下去，遂向庵主说了声："那么我就不客气了！"随向两人又看了一眼，说道："你们本是随来瞻仰武林中的前辈、江湖上的能手，本没有你献丑的地方，如今承前辈上官老师的抬爱，和武帮主的赞许，叫你们把所学的一点粗拳笨脚，俗浅的武功露几手。你们可知道这座上尽是武林中能手，能下场子的，去请在座的老师，和武帮主的麾下指教你们吧！"

华云峰和司徒谦也看出掌门人的意思，是叫两人中的一个下场子，司徒谦看了看师父万柳堂，见师父只是向场子里注视着，并没有看自己。师父门规极严，虽有掌门人的话，自己哪敢那么狂妄，遂向师兄华云峰示意叫他下场子。华云峰历来是安祥慎重的，此时倒觉得此举十分快意，自己潼关落难，落到匪帮手中，并不是凭一枪一刀以本领分高下，虽是仗着师长的救援，脱出帮匪之手，自己终是愤愤不平。现在既有掌门人的吩咐，正好乘机施展施展淮阳派的嫡传，叫帮匪们看看自己是否是无能之辈。见师弟向自己示意，遂点点头。方要向前发话，就在自己略一迟疑的当儿，一阵重浊的脚步声中，那左恒竟自抢出来，闷声闷气地向掌门人道："师伯，弟子下去给老师们垫垫场子，我要是不成，另换别人！"这一来，鹰爪王又惊又气，只是他既答了话，说不上不算了，暗道："这可真糟了！"左恒这一出来，淮阳派中人知道他底细的，无不吃惊！因为这种场合是两下争荣辱，决生死的时候，虽是已经说明先令弟子们随便露露本门的功夫，可是也不能叫这样傻头傻脑的头一个儿下去。不论输赢胜负，总算与淮阳派的脸面有关，许多人这么怀疑着，全想

着续命神医万柳堂必要把他叱责回去。哪知左恒这时已走到掌门人前施了一礼，又向师父万柳堂道：“师父我下去和他们招呼一下，我要是输了师父可接着我。”续命神医万柳堂板着面色说道：“不用多言，既有胆子敢下场子，你还问我作什么？去吧！左恒，只许你和人过拳脚，不准动兵刃，明白吗？”说到这里，向双环镇辽东上官云彤瞥了一眼。这江湖怪杰只是微微含笑的看着场子里，鹰爪王见万师弟竟没十分拦阻，蓦然想到此子虽聪慧不足，可是万师弟一手教出来的，现在既是他本师全不拦阻他，或许此子有什么胜人之处，也未可知。遂向左恒说道：“左恒，你既然愿意下场子，在凤尾帮的老师父们前领教，很好！我盼望你不要辱没了师门的威名才好，去吧！”左恒本来就不会说话，此时抱月回廊上三派的老少群雄坐着的、站着的，不下百余人，全瞪着眼看着他，更是任什么说不上来了。听到掌门人这一叫他下去，巴不得的立刻答应了声，转身走向外面。下了抱月回廊的台阶，往平坦的细砂地上走来，自己也不知站在哪里合适，往前走了十几步，觉得动手足亮开式子了，转身来瞪着眼往抱月回廊上看着。这时候应该有一番交代的话，请人家凤尾帮的老师父赐教。可是他只是愣着不动，凤尾帮一干匪党无不窃笑。左恒见自己到了场子里，人家并没跟下人来，遂不耐烦的向凤尾帮这边招呼道：“喂！你们谁下来跟我左恒练一趟，别耗着呀！”左恒这一发话，又惹得帮匪一阵哗笑！

天南逸叟武维扬是久经大敌的老江湖道，在先前本没在淮阳西岳一班少年弟子们身上注意，赶到左恒一出来，蓦然间也是一怔！忽的想到以淮阳派偌大的威名，焉能随便叫一个傻小子出场，仔细一看左恒的眼神，两太阳穴，已知此子

身上有真功夫。此时见本帮一班舵、堂掌师竟有笑出了声的，不禁双眉一蹙，怒目向众人瞬了一眼，随即说道："现在淮阳派门下左师兄，赏脸下场子赐教。这位左师兄为乾山万老师的高足，为淮阳派第三代弟子，我们主坛各堂舵主，不能够随便出场，外坛巡江各舵，有愿下去和左师兄领教的，只管下去。"天南逸叟武维扬的意思是，暗中用话指明了人家出场的可是门弟子，凡是掌主坛正舵的，不要贸然出场。赢了人家，落个以大压小，输给人家，栽的跟头更大。这时有守雁荡落雁峰舵主金勇，是由昨天调进来的。他原来是湖南铁鹞子张洪的门下，铁鹞子张洪是湖南下五门绿林中第一把能手。这金勇会些小巧的功夫，因为好高骛远自命不凡，在江湖道中栽了两次跟头，被铁鹞子张洪逐出门墙。他遂投在凤尾帮中，就派在雁荡山卡子上充了一名守卡子舵主。平日无事，与一班同帮的弟兄们说些狂言大话，尽是他自己当初在江湖道上做过多少惊人的事业。只是凤尾帮的门规极严，虽是守卡子，一向没有事，可是他也不敢闹甚么意外的事。这次净业山庄之会，武维扬因为已经有人生心内叛，所有主坛附近水陆各舵，不重要的地方，全调进十二连环坞。金勇一见主坛有这么多的能人，自己不禁平日的气焰，矮了一半。本想无论如何在龙头帮主面前多少也露两下子，往后也有巴结三堂的希望。及见这么些能人在头里，自己哪还指望着露这份脸，赶到淮阳派中出场的竟是傻小子，心说："这可该着我金勇走运，这种便宜事不捡等甚么！"遂在龙头帮主话一落声，立刻从末后的同帮弟兄抢出来，走到当中，向上说道："外坛落雁峰掌舵弟子金勇，愿下场和这位左师父领教领教。"天南逸叟武维扬道："愿意和这位左师兄领教很好，你不要轻视这位左师兄，他既是乾山万老师的高足，定

具非常身手，更要明白这是以武会友，点到为止，不得擅自伤人，去吧！”落雁峰舵主金勇答应了声，立刻又向淮阳西岳掌门人一拜，转身走出抱月回廊。这落雁峰舵主金勇年不满三十，生得好一份“卖相”！抱月回廊中早把长衣抖去，这身疾装劲服越显得英挺。步到场子中，见傻小子左恒怔呵呵的那种神情，只是忍着笑，离着左恒有丈余远，停身站住。傻小子没等这位落雁峰舵主金勇发话，却等得不耐烦的招呼道：“喂！咱们两人招呼一下子，你可估量着，我左恒手脚上没准，要是有个磕着你、碰着你的，可别怨我手底下没交情。”金勇一听，这满不叫外场话，哪有一照面，先跟人交代这些个的！可是龙头帮主已当面交派我，叫我点到为止，不得任意伤人。这小子他倒走了前步，该着只许我挨揍，不许我动他，先把话堵住，没有这么冤的事，我也得先把话垫上。遂含笑说道：“左师兄不用客气，你是名震江湖乾山万柳堂老师父得意的弟子，手底下那会没准？我金勇不过会几手庄稼把式，没有什么真功夫，将来给左师兄熟熟招，请左师兄多多指教。不过诚如左师兄所言，动手过招，谁也难免有个收招不住，倘有失手之处，还望左师兄多多原谅！”左恒嘻嘻一笑道：“没有那么些说的！我这人不会说话，你们老头子派你来和我动手过招，干脆比划上看，我小子就是不会嘴把式。来呀！咱们说干就干，我师兄常常说我，破车别碍好道。哟！慢来，你这和我一罗嗦，险些把要紧的事忘了。你可听明白了，要是肉糟骨脆，可千万另换别人，回头把你整个腿折胳膊搭拉，怪没意思的，金伙计，对不对？”金勇忿然作色的说道：“左师兄，这里当着多少位成名的老师，不是我们笑谈之地，左师兄有本领自管赐教。”左恒仍是嘻嘻的笑着向金勇道：“来呀！你就只管招呼。”

说完这话。仍然是大马金刀的两手往下一搭拉，两眼只看着金勇。金勇见左恒也不按拳家的规矩开门立式，遂打定主意，索性早把这小子打发回去，免得惹人讨厌。遂向左恒一抱拳道："左师兄请发招吧！"左恒道："没那么练过，你不会发招么？"这一来不用动手，行家里已看出左恒的本领比金勇高。这样傻头傻脑，他竟懂得拳经的真传，以逸待劳，以静制动，更有他那种不开门不立式，正是先天太极图，这是拳家的上乘。金勇乃是下五门绿林的传授，又兼没把左恒放在眼里，自己此时一心一念的想把左恒挤下了，自己在人前显锐，凤尾帮中称雄。见左恒不肯发招，遂说了个"好"字，双掌一分，一塌腰往前一耸身，已蹿到了左恒面前。金勇脚底下这份轻快，倒也受过真传，脚尖一点地，身形已欺近了左恒，右手骈二指往左恒面上就点，那左恒是纹丝不动，直容金勇的指尖已到，微一晃头，金勇的二指点空，左恒双掌这时才暗暗从下往上合拢，金勇见左恒竟自能沉着应付，立刻以虚为实，猝然右掌往回一撤，双掌齐发，用十成威力往左恒华盖穴便打。这种双照掌也真厉害，势子又劲又疾，掌风已然接近。却不料左恒双掌已翻上来，往金勇的两臂当中一穿，嘴里也不闲着，却喊了声："这手不算。"左恒的双掌往外一分，金勇只觉得被他掌缘搭上的地方，痛彻筋骨！只想这一来非伤在傻小子掌下不可。

哪知左恒并没变招，把金勇的双照掌分开，竟自猛的往回一撤招，身形斜转，往左一个盘旋。金勇又觉得左恒武功还是嫩得多，若是趁势发招，自己非伤在他的掌下不可，气往上一撞，勇气又生，自己的脚下也往右斜退了两步，见左恒也圈过来，心想："这小子手底下似乎很有两下子，我别上他的当。"精神一提，两下里又欺近了。金勇横着往前

一探步，甩掌往左恒的背后，心说："你还往哪里走？""嘿"的一声，双掌是斜劈华岳，往左恒背上砸来。"呼"的一声，双掌打个正着，这一来金勇的苦可就吃大了，因为左恒这种功夫，最能克阳刚之气，最怕阴柔的内家掌力。这时金勇双掌往左恒背上一落，"咔喳"一声，金勇的双腕子全折。左恒觉出这小子用的十成力，心说："这叫活该！"猛然往起一震，喝声："去吧！"把个落雁峰舵主给摔出数步，仰跌在地上，面如金纸，已疼晕过去。这一来，立刻把抱月回廊上一班轻视左恒的群匪震住。有本帮刑堂师率领麾下一班矫健弟兄，搭过一张软床来，方要动手往地上搭金勇，那抱月回廊有人喊道："吴老师别动，金舵主双腕已折，若是把骨环给错大发了，就不易接了！"说话的人是一位执堂师，口中这么拦着，已然走下抱月回廊。这时又由里面走出一个少年，是在龙头帮主身后执役的，站在回廊的台阶上，向下招呼道："刑堂吴老师，龙头帮主有谕：金舵主骨节已受重伤，特赐八珍接骨丹三粒，带回刑堂，在一个时辰内须为他接骨医伤，不得延误。特许金勇在总舵休养十日，赶回落雁峰效力，不得有误。"这名执役少年说完了话，立前转身退回回廊。这里刑堂师们已然另喝来两名服役的匪党，四个人各自分托着这位落雁峰的舵主，轻轻的搭起来。两个人托着被伤的腕子，虽是这么加着小心，可是这已折的骨节哪还禁得住再动？立刻把个金勇又由昏迷中疼得惨叫了一声，仍然晕过去。

那一干执役的帮匪，手脚非常敏捷，把金勇搭了出去，这里傻小子左恒把金勇摔伤之后，竟若无其事的只站在那里看热闹。直到把金勇搭走之后，这才想到自己还得接着干。上官老师说给自己，要想给淮阳派露脸可不能只伤一个，要

动手就得拾掇他们三个五个的。此时见把受伤的已然搭走，抬头往抱月回廊上看了看，看掌门人和师父们全没怪罪自己，再看一班师兄弟们，一个个全向自己含着笑，左恒越发把胆子放大了，向回廊上招呼道："喂！我说你们还有敢下来和我招呼的没有？有那禁打禁砸的，长得结实的下来，咱们招呼两下子，好让别人。"左恒话未落声，凤尾帮中已然走出一人，径向龙头帮主讨令，跟着翻身竟奔廊外来。一面走着，把身上的长衫甩在廊下兵刃架子上，从身边掣出条青绢帕，很敏捷的把辫发包上，身形矫捷，步眼轻快，来到左恒面前，丁字步一站，一抱拳，向左恒道："左师父，我在下忝掌敝帮分水关外巡江第九舵，姓侯名玉。方才那位落雁峰舵主，不合轻视左师父，不知左师父身上有横练的功夫，把双腕震折，总算左师父手下留情，留得他命在，我侯玉特来和左师父领教领教，左师父可要手下留情。"左恒见这自称掌巡江第九舵舵主侯玉的，也是个少年帮匪，看情形，也就在二十多岁，相貌穿着，透着那么精神矫捷，左恒道："没那么说的，动手比武，谁得手谁揍谁；和我说那些话，我全不懂，你就亮招吧！"巡江第九舵舵主侯玉微微一笑道："左师父，少和我姓侯的装疯卖傻！左师父，你手底下伤人时，比谁全明白，好吧！咱们拳脚下见输赢，可是我有话在先，你不亮招，姓侯的绝不发招，姓金的上了当，我侯玉不会那么不懂甚么。"左恒将眼翻了翻，"噗哧"一笑道："你这人心眼子真多，你想我左恒使用的什么家数，哼！只怕你这辈子明白不了。我小子是师父怎么教的怎么用，叫我先动手更容易，我使唤出来的招儿你自己看。我师父告诉我，把式匠，伸手抬脚全是把式，学整套的拳脚，我没那么大本事，学不会。叫我小子先动手，这可是你说的，我是说打就打，相好

的接招！”

这左恒莫看其外貌那么鲁鲁笨笨，这接招两个字一出口，身形往下一塌，狸猫扑鼠式，已扑到巡江第九舵舵主侯玉面前。黑虎伸腰，双臂一抖，双掌照巡江第九舵舵主侯玉劈胸便打，掌力既劲且疾，侯玉说声：“来得好！”身形往后斜着一栽，成“卧看巧云”式，右脚却用斜身登脚，照左恒丹田就踢。这巡江第九舵主侯玉虽是出身江湖道，却经过名师，一见左恒伤那金勇金舵主时伤的特别，已看出这小子功夫上有真传。按傻小子对付他，非全栽在他手里不可！他有横练功夫护身，没有克制他的本领，白在他手里送命。打定了主意，自己要以智取，来给本帮争回脸面，这才奋勇下场子。一到场先用话把左恒买住，要叫左恒先亮招，自己好看看他的拳路家数。哪知左恒是另有所传，绝不似一般师兄弟们一动手，先示自己是淮阳派的门户。赶到一发招，是疾且快，暗合拳诀的上乘：人不动，己不动；人若动，己先动。并且他运用的是先天八式，乃是续命神医万柳堂苦心孤诣融合内外家的“八式”（即武林中俗称的把式）创为先天八式掌，并且只传授他自己，别的弟子全不教。就因为左恒原是莆田少林寺监院慧善禅师的徒弟。据慧善禅师说过，本不宜收他，只为自己和他有夙世缘，无法放手。可是后来慧善禅师被福建少林寺掌教派他接掌罗汉堂，实无法带左恒去，这才把左恒交给至友续命神医万柳堂，并且叫他拜在万柳堂门下，暗示万柳堂要如何传给他保身护命之法。万柳堂遂竭尽方法，把左恒教成一身不同凡俗的本领。虽是他本师慧善禅师曾说过，此子固是聪慧不足，但有福厚之相，一生没有多大灾祸。虽是他本师这么说，万柳堂历来就没叫他出过归云堡一步。今日这左恒居然能够这么畅意的施展师门所学，自

己何尝不知道输给人家丢脸？所以动上手，把师门的传授，一点不含糊，随机运用。巡江九舵主侯玉一照面，就照左恒丹田穴下毒招，这正是他已识铁布衫的破法。左恒自己哪会不知自己的短处？左脚微往外一滑，往左一摔身，已把正面避开，右臂往下一沉，照着巡江九舵主的迎面骨上就切。

侯玉已知道左恒手底下有真功夫，不敢稍存轻视，身躯往左一拧，双臂一带，把身形一转，右腿撤回，腾身跃开。左恒怒叱道："相好的，你别想走！"身形扑到，黑虎掏心，向巡江九舵主侯玉的脊背就打。侯玉脚才着地，觉出左恒从背后袭到，右脚往外一滑，脚尖一用力，身形巧转，已到左恒的右侧。左恒的一拳打空，右臂急切间撤不回来，侯玉是趁势进招，双掌一分，右掌照左恒的右太阳穴便打。左恒见侯玉这一拳打的又是地方，嘴里喊声："好小子！"往前微一俯身，把太阳穴错开，全身由左往后一个猛翻身，"细胸巧翻云"、"倒架金梁"，左恒这两条铁臂借着翻身之势，往侯玉的右臂上撩去。侯玉虽知左恒不是弱者，万没料到竟有这种绝技！自己这条右臂还算撤的疾，只扫着了一些，侯玉被震出三四步去，臂上痛如刀割。傻小子这种险招破敌，一班师兄弟们个个吃惊。连掌门人鹰爪王全暗暗称奇，想不到此子竟有这么纯的功夫，难为万师弟怎么教出来的！不提这里人人赞叹。且说那巡江九舵主侯玉，险些伤在左恒的手中，羞愤之下，把身形展动，三次进攻。却只施展些小巧的功夫，蹿高纵矮，闪展腾挪，声东击西，虚实莫测。这种小巧的功夫，也实非一般庸手所能应付。侯玉这一伺隙，仍然是只拣要害地方下手。这一来，左恒也暗打了主意，知道对方的厉害，自己遂把师父所传的先天八式施展开。一面更留神着侯玉的发招，只要不是要害的地方，并不去接

招，反倒乘机进攻。只要是不能接招的地方，才用先天八式掌去拆，两下一拚斗，才各见出功夫来。

傻小子左恒这种先天八式，是融合内家拳宗八形八式演出来的。内含内家八式的猫蹿、狗闪、兔滚、鹰翻、松子灵、细胸巧、鹞子翻身、金雕现爪，外家八式的搂、打、腾、封、踢、弹、扫、挂。从这八形八式里演出拳招，变化神奇，虚实莫测。左恒是万柳堂以精纯刻苦的功夫来传给他的。万柳堂自已精研出这种先天八式，不象别的拳招，是由首至尾，把整套的拳全教出来，再拆开了用。对于左恒是从一下手就是散着教的，一招一式，全是随机随变化运用，诱招、引招、等招、喂招，全是先天八式，八八六十四式，循环运用。这种拳招使用上，令对手无法认他的招术。左恒这时把一身所学全施展开，两下里走了六十个照面。哪知左恒一个饥鹰捕兔的式子，稍慢了一些，那巡江九舵主侯玉认为良机难得，遂运用轻功绝技，燕子穿云，从左恒的头顶上蹿过去，身形往下一落，正是左恒的背后，左恒的一招扑空，人已从头上过去。只觉得脑后一股子劲风袭到，知道侯玉又往自己脑户穴下毒手。左恒这种横练的功夫，唯有脑户穴、玉枕骨最是致命伤！当时真是间不容发，侯玉的掌风已然袭到，再想闪避已然来不及，遂用了手铁鹰翻翅，这次两下里的招数同时用上。左恒的后脑已被侯玉的掌风扫上，可是左恒这一招也是毫不留情，双掌皆翻过来，完全击在巡江九舵主的左肋上。侯玉整个的身躯被击出数步去，跌在地上；左恒也觉得头脑昏沉，踉跄的倒退出三步去，坐在地上。左恒这么动手，身上脸上绝未见汗。不料此时只被侯玉轻轻一掌，已然头上见了黄豆大的珠子，两眼一阵阵发黑，心头发热。可是那侯玉跌在地上时，口中已喷出血来。这一来抱月

回廊上，已然有人蹿来，大喝："姓左的，竟敢连下毒手，伤我凤尾帮两家舵主，我倒要向左师父领教领教你这淮阳派门下，重手伤人的功夫！"

从抱月回廊蹿出这人乃是巡江总舵洪玉涛，这侯玉乃是他的义子，平日极其钟爱。此时见伤在左恒的手中，口中已喷出血来，性命难保，情急之下，也没向龙头帮主讨令，竟自蹿出来。洪玉涛虽也是老江湖，此举颇嫌冒失。在他这一呼喝，傻小子虽是已经坐在地上头晕目眩，可是耳中已听到了洪玉涛的喝叱，从丹田一振气，两眼睁开，心想："我淮阳派有宁死不辱的信条，人家叫阵，我不能栽了。"但是此时这一强自起立，更觉得头重脚轻，身形没站稳，方要开口答话，突然疾若飘风，有一人以燕子飞云纵的轻功绝技，从抱月回廊的座上蹿出来，落到左恒的面前，身形未着地，已然喝声："蠢子，不许说话！"左恒已听出是师父万柳堂到了面前，左恒竟把要说的话咽住，这时双肩已被师父抓住，续命神医万柳堂复喝声："坐下去，不要命了么？"左恒虽则两眼迷离，但是心里明白，可是自己就是不听师父的话也不成了，被万柳堂抓着双肩，给放在地上。万柳堂匆遽间看了看左恒的脑后，从怀中掏出一只药瓶子，倒出三粒丹砂来，塞在左恒口中，说了声："不要说话，把它咽下去。"又从"任""督"两脉上以推血过宫的手术引血下行。这时那抱月回廊上已然有两位执堂师下去，更率领一班执役的匪党们抬过两架软床来。一位执堂师过来向万柳堂打招呼，说是奉龙头帮主的坛谕，两下受伤的人，全由本坞负责治疗。另一个执堂师却向那巡江总舵洪玉涛传谕："两下动手受伤，乃是极平常的事。洪舵主没有主座请示，竟自下场子向淮阳派叫阵，既嫌失礼，又犯坛规，赶紧退下。"

这一切事全在同时，续命神医万柳堂知道左恒业已无妨，一面向回廊上司徒谦等一招手，一面向执堂师点点头道："谢帮主的盛意，小徒已经无妨。贵帮的侯舵主的伤势过重，别叫他们动，只要一移动，当时准毙命。万某略明疗伤保命之法，愿代效劳，请老师父们叫他们取一碗水来。"说到这里一回头，见那巡江总舵主洪玉涛，恶狠狠转身要回抱月回廊，续命神医万柳堂冷笑着说道："洪舵主暂请回座，他们两人的事，万某回头自有交代。"万柳堂说了这两句话，也不再理洪玉涛。这时司徒谦等已过来，万柳堂道："把左恒架到廊子里，叫他静坐半个时辰就行了，只不许他随意行动。"司徒谦等答应着，把左恒架了进去。这里续命神医万柳堂奔到侯玉身旁，见侯玉面如白纸奄奄一息，伤势之重，已达到极危险的地步。这时匪党中执役的已把热水取来，所有一旁侍立的匪党，无不紧皱眉头，认为这种伤势，到了这种地步，只怕没有多大指望了。续命神医万柳堂先摸了摸侯玉的脉息，然后把衣服解开看了看伤处，见肋骨已折，自己也不禁皱了皱眉头。遂从囊中把自己在乾山归云堡配的金疮铁扇散拿了出来，这时巡江九舵主侯玉的牙关已紧，又是在把式场子里，手底下用甚么全不便，万柳堂用右手把侯玉的下颏托住，用左手轻轻把两颊的骨槽给揉了揉，右手轻轻一托，把下颏给解下来，口自行张开。万柳堂以敏捷的手法，把药瓶子口送到侯玉口边，把金疮铁扇散倒在口内，跟着把匪党们送来的热水给倒在口中，赶紧把骨槽给合上。这时有凤尾帮掌刑堂老师海鸟吴青，从刑堂料理完断眉石老么回来，知道本帮连着有两位舵主受伤，自己赶紧带着两位医伤的能手赶到。见本帮的受伤人，竟由淮阳派万柳堂当场医治，自己深为不快。遂向前打着招呼道："敝帮侯舵主当

场受伤，这是他武功不到，学艺不精，不度德不量力，咎由自取，应由本帮自行治疗，怎倒劳动起万老师来？还是把他交给我们带走，自己治疗吧！”续命神医万柳堂微微一笑道：“吴老师，不要以为万某多事，万某是以人命为重，此时没存着敌我之分。因为侯舵主被小徒重手所伤，只要稍一耽搁，再容他喷出第二口血，就是有续命的金丹也无能为力。现在我已给他服下药去，少时请吴老师把他带走，把他安置在稳妥的地方，再给他把接骨丹服下去，用手术把肋骨给合上，必须静养四十九日才能复原。万某不才，略懂得一些医术，在吴老师面前，可称得是班门弄斧，不过念在江湖的道义和练武的不容易，才敢这么冒昧，望吴老师还要多担待吧！”

海鸟吴青先前还不清楚那侯玉的伤多重，只知道受重伤，所以一来到见由敌人代庖，觉着有扫凤尾帮的面子，此时已看出侯玉的伤势已经生死须臾，万柳堂的话，又说得软中有刚，不由闹了个面红耳赤。万柳堂此时更不愿听他再说什么，跟着说道：“吴老师，我万柳堂是以救命的心来救人，信也罢，不信也罢，请你赶紧把侯舵主带走吧！”说到这里，更不容帮匪们动手，自己一俯身，两臂一伸，右手向侯玉的项后，左手向侯玉的两腿下，轻轻把侯玉给托起，喝令担架软床的匪党把软床抬起，万柳堂这才把侯玉轻轻给放在了软床上。这一来受伤的除了头脚略动外，中盘丝毫没有震动。刑堂师海鸟吴青又是惭愧，又是折服。续命神医万柳堂向囊中取出一剂接骨丹，交给海鸟吴青，只说了声：“请吴老师照万某所说去医治，侯舵主或还保得命在。”说罢转身径回抱月回廊。这时天凤堂香主欧阳尚毅已然奉命降阶相迎，回到抱月回廊上，龙头帮主天南逸叟武维扬也站起

来，抱拳拱手道：“万老师，以武林道义来救敝坛下，叫武某感谢不尽了！万老师的医术通神，尤令武某五衷钦佩，万老师太辛苦了！”续命神医万柳堂并不落座，只站在自己的座位前，向武维扬道：“武帮主不要过奖，万某略明医术，所以不嫌冒昧来为贵帮刑堂老师们代庖，不见责万某多事，已是贵帮老师父们宽宏大量，哪还当武帮主的感谢二字。方才那位老师父下场子要和已受伤的劣徒较量的，恕我万柳堂眼拙，不知他职掌哪一坛，贵姓高名？请武帮主给指引指引，万某有两句话要向他请教。”天凤堂香主欧阳尚毅，知道这位乾山万柳堂不肯放过巡江主舵净江王洪玉涛那个碴，知道这位续命神医万柳堂实不是易与之流，遂不等龙头帮主答话，忙代答道：“万老师，方才犯坛规下场子失礼的，是敝帮巡江主舵洪玉涛舵主，方才受伤的侯玉是洪玉涛的义子，见他义子受伤过重，性命不保，爱子情深，才有那种冒昧举动，万老师还要加以原谅才是。”万柳堂忙答道：“欧阳香主，说哪里话来？万某焉敢对贵帮老师加以责难，不过万某的举动，也一时的冒昧失礼，所以才要向洪舵主解释几句话，欧阳香主放心吧！”万柳堂说话间，目光一瞬，已看到了那巡江主舵洪玉涛坐在第十一座，遂向他拱手道：“洪舵主，万某有几句话要向洪舵主前申说，请洪舵主要原谅我万柳堂的冒昧。”净江王洪玉涛已被武帮主申叱，忿忿不平的坐在那里。明是看着义子侯玉生死莫卜，可是限于坛规，竟不敢随意出去察看。此时听到万柳堂向自己说话，遂怒目相视的答道：“万老师，有什么高论，自管赐教，洪某洗耳恭听。”

续命神医万柳堂道：“洪老师，我们全是练武的，应该知道武术固然能防身御侮，可也正是杀人的利器，只要动手

发招，就不易得到两全。这次敝派来到十二连环坞，践约赴会，不得已，两下里要以武功来印证印证所学，只是动上手难免失手收招不住，拳脚下伤人。不过在座的全是久经江湖的武林前辈，眼里头全看得清楚是动手失招，或是心存恶念，小徒与贵帮金舵主、侯舵主动手的情形，众目之下，谅还瞒不过大家去。我淮阳派门下，绝不准弟子们任意伤人，小徒身上虽有铁布衫的功夫，也绝没敢遽然炫露。可是金舵主一照面就往致命处下手，致使小徒不能不加以反击。赶到那位侯舵主动手时，既已深知小徒有横练的功夫，却只拣那不能接受掌力的地方下手。以他两人而论，既无深仇又无宿怨，侯舵主遽施辣手，要把小徒当场置之死地，小徒在已遭他毒手之下，才以最后余力，把侯舵主打成重伤。这件事以洪舵主的武功经验不会看不明白，侯舵主那一掌要是打实了，不仅万某十几年辛劳毁于他一掌之下，只怕小徒此时早已废命。这种动手情形，在他两人还可以是一时意气用事，而在洪舵主则身在武帮主领导之下，又掌着巡江十二舵，竟要和已受重伤的小徒，作决死的较量，未免失当。万某话已说明，洪舵主要是心有未甘，我万柳堂身为左恒的师父，愿代劣徒受责，洪舵主肯赐教么？”

这位巡江总舵主洪玉涛被万柳堂这番话，问得脸上一红，跟着说道：“万老师既然认为洪某的措置失当，洪某已不便置辩，万老师要是肯赐教的话，洪某奉陪。”说着话，就要出来向帮主讨命。这时有凤尾帮的来宾黑煞手方冲站起来说道：“万老师的话，未免有些不合的地方。我们既知道是杀人的利器，那伸手过招，手底下能够取舍自如，收放如意，那得武功练到炉火纯青的，才敢那么讲。象他们已下场子的，谅还谈不到这种境地。那么侯舵主掌伤令徒的要害，也

是偶然的事，我们还加以心存恶念四字，未免近于苛责。要是这么说下去，那就未免叫别人不好再下场子比较了。方某久仰万老师的威名，三十六路擒拿手与贵派掌门人齐名，方某趁今日的机会，在万老师前领教领教。”万柳堂尚未答话，双环镇辽东活报应上官云彤一声狂笑道：“万老师这是你徒弟招出来的祸，你接着吧！你徒弟有横练的功夫，人家方老师有黑煞手，专打十三太保横练的阴柔掌法。这可没有别人的事，徒弟惹出来，师父去搪。好在你受了掌伤，自己有好药去治，用不着我们替你担心了！”

上官云彤这几句话，一半是向万柳堂打招呼，叫他提防着此人的阴手黑煞掌厉害；一半是给两人扣实了，谁也不能再说了不算。黑煞手方冲却恶狠狠的瞪了上官云彤一眼，万柳堂欣然说道：“万某此来原是为多认识几位武林名家，这是求之不得的事！方老师咱就下场子谈谈手，叫万某也见识见识方老师的掌力。”黑煞手方冲说了个“好”字，立刻从座中走出来，向天南逸叟武维扬一抱拳道：“武帮主，方某不才，愿在万老师面前领教，武帮主可许方某在贵场献丑么？”天南逸叟武维扬忙站起来答礼道：“方老师肯赏脸在敝场一显身手，这是最难得的事！武某愿方老师和万堡主各以绝技令武某一开眼界，方老师请吧！”续命神医万柳堂也向掌门人鹰爪王施礼道：“师兄，小弟到场子里和这位技击名家领教几招，小弟武功浅薄，说不定就许贻门户之羞，师兄还得给我接后场。”鹰爪王含笑答道：“万师弟太客气，我们只抱定以武会友，点到为止就是了。”续命神医万柳堂复向活报应上官云彤等一抱拳道：“万某有僭了。”复向黑煞手方冲道：“方老师请！”这才一同走向场中。这两位全是江湖成名的人物，这一下场子，群雄十分注意。万柳堂却

了两步，往下垂手背南面北一站。黑煞手方冲见人家已然走在自己头里，只得往北面一站，向续命神医万柳堂道："万老师太客气了，那么万老师请赐招吧！"

续命神医万柳堂说了声："恭敬不如从命，方老师请。"万柳堂一抱拳，立刻按本门行拳立门户的规矩，两手先往下一垂，脚下步眼一动，两脚微错，成了不丁不八式；左足在前，右足在后，两臂往上一圈，左掌当胸，右掌抵触；吸腹挺胸，三尖相照，气静神宁，固若盘石。湖南黑煞手方冲以内家劈挂立掌式进招，猱身而进，口中却说了声："万老师恕方某无礼了！"发话时却是左脚在前，右脚在后，相隔尚有两步，身形往起一长，右掌骈食中二指，"仙人指路"往万柳堂的面门便点。万柳堂沉机应变，以静制动；容到黑煞手方冲的掌递满了，下身不动，微一甩左肩，左掌往上一翻，"拨云见日"，也是骈食中二指专找方冲的脉门。黑煞手方冲化实为虚，右掌往回一撤，左脚往前换一步，身形往下一煞，左掌用"叶底藏花"照万柳堂丹田劈去。这一掌既劲且疾，掌上挟着劲风。续命神医万柳堂既已知道此人掌上有功夫，见他这一掌打来的厉害，不肯骤然接他的正锋，多一番慎重以防万一。左脚往外一滑，身形已带过来，甩右掌往黑煞手方冲的脉门上便切，手法迅捷异常。黑煞手方冲一掌劈空，见万柳堂的掌到，反倒把上盘往前一欺，左掌翻阴手，用掌缘往外一挂万柳堂的腕子，右掌已同时以"乌龙出洞"照万柳堂的肋上击来。万柳堂已运用十段锦的掌法，要试试这驰名湖南的黑煞手方冲掌上究有多大力？往下一煞腰，脚下用"连枝步"，把身形微撤，以倒架"铁门闩"往外一封。万柳堂已经气贯丹田，经于肩膊，不过可没敢用十成力，只用了七成力；只觉得自己右肩一震，

一个箭步，借力使力，退出六七尺去。那黑煞手方冲也被震得横蹿出数步去，方才收住势。两下里各自心里明白，全知道实是劲敌。二次进身进招，续命神医万柳堂把拳招施展，暗中运用点穴手，克制他这种掌力。万柳堂这种长衫便履，赶到一展开身手，毕竟不同，静如山岳。动若惊鸿。擒、拿、封、闭、挑、格、遮、拦、起、顿、吞、吐、斜、闪、撤、让，把十段锦的拳诀运用得出神入化。黑煞手方冲虽是技击名家，只是在黑煞掌上下过十二年的纯功夫，只要被他一掌印实了，皮肉不伤，能当时致死；可是对于拳功变化比起这位乾山万柳堂来，可就差大火候了。续命神医万柳堂这种拳锋身手，施展开真是矫若神龙游空，快似沉雷击地，吞吐撤放，进步抽身，两下里连拆了十余招。

续命神医万柳堂看出这黑煞手方冲用的是死功夫，他这种重手法，只能打人于猝不及防和武功浅，火候嫩的，要想伤自己还不那么容易。只是此时方冲已经有些动了真火，觉出他把中元之气，全贯到两臂上，要下毒手伤自己。万柳堂暗叹方冲已犯了拳家大忌，精华不能敛，暴力外宣，还能取胜么？只是万柳堂念在武术家的成名不易，不愿叫他毁在自己手里，这时见黑煞手方冲正用了招“双推手”，用足了掌力向万柳堂便击。黑煞手右掌略高，正奔向万柳堂左乳上“鹰窗穴”，左掌略低，正奔万柳堂的右乳下“幽门穴”，黑煞手方冲安心要伤万柳堂，掌力已用了十成力。万柳堂见双掌已到，已觉出方冲的掌风劲疾，猛然双掌一合，左脚往上一提，“金鸡独立”、“童子拜佛”式，往上一穿。可是并没往外分方冲的双掌，变实为虚，双掌往下一沉，一斜身，左掌往外一穿，身随掌走，捷若飘风，已到了黑煞手方冲的背后，掌风迅疾，只往黑煞手方冲的脊背上“灵台穴”一按，忙纵身一跃，口中说了声：“方老师，万某

承让了！”黑煞手方冲只觉得脊背已经着人家的暗算，觉得心头刚一发热，立刻又回复了平常。以黑煞手方冲也是成名的武师，这种情形下，应该知难而退。可是当时方冲竟自有些恼羞成怒，觉得自己这么退下去，有何面目再在湖南立足？这时见万柳堂已然纵出丈余远去，遂把拳势一收，抱拳说道：“万老师实在高明，不过拳脚上，已然甘拜下风。我久仰万老师的剑术神奇，趁今日难得的机会，我要领教几招，万老师肯赐教么？”续命神医万柳堂十分不快，暗道你这是自取其辱，非叫我万柳堂做出无情之举来不可了。遂冷笑说道：“方老师，怎么还要在兵刃上较量一下？其实拳术上已见高明，足使万某拜服，别的也就不必了。”黑煞手方冲的脸一红，愤声说道：“万老师，我们动手的情形，当着这么些武术名家的眼底下，看的清清楚楚，我方冲已然输招，万老师何必再以言辞讥讽，使我方冲无地自容。方某不在兵刃上领教领教，我不肯甘心。可是我还得把丑话说在头里，我这粗野的把式匠，还不会使用细嫩兵器，我只在大竿子上，下过几年功夫，手底下还使换的熟，万老师要是认为我这种器械不值一顾，那我也就不便勉强了。”

续命神医万柳堂一听黑煞手方冲竟用大竿子来和自己较量，大竿子为百兵刃之祖，自己用剑术和他过招，只在兵刃上已受他克制。兵刃固然是一寸长，一寸强；一寸短，一寸险！究竟是短兵刃吃着亏。江湖上凡是用大竿子的主儿，多半是有独到的功夫。就因为这种兵刃太笨，不便携带，所以轻易见不着使用的。万柳堂听他用话把自己买住，明着说出：怕他这种兵器，就算罢手。自己不便再和他客气，微微一笑道：“方老师肯以大竿子赐教，万某倒不便有拂盛情。方老师在大竿子上定有独到的功夫，万某倒要请方老师赐教

了！”说到这里，向廊子里的贾斌一点手，贾斌给师父背着地煞潜龙剑，见师父向自己点手，就知是要剑用，忙走出抱月回廊。黑煞手方冲也向侍立在回廊前执役的匪党们道：“请你把架子上的头号大竿子，借方某一用。”执役的匪党答应一声，遂从第一座兵刃架子上，把那根大竿子拿下来。这根大竿子的颜色已作殷红色，通体笔直，全身油亮，颇可以看出有人在这条竿子上，下过多年的功夫。执役的匪党，把大竿子放在了黑煞手方冲的面前。归云堡的门下弟子贾斌也同时来到万柳堂面前道：“弟子伺候师父。”万柳堂只微点了点头，可是还不肯径自亮剑，贾斌也不敢多问，恭立一旁。

黑煞手方冲见万柳堂还在候着自己，遂不再客气，说了声：“万老师，请亮剑吧！”说着用右脚一捻大竿子钻，用脚尖把大竿子后把一挑，大竿子后把腾起，用右手把大竿子钻抄在手中往前一用力，竟把大竿子端平了，大竿子梢纹丝不动。黑煞手方冲背着身子往后连退出五步去，身形虽是倒退着，单掌平端着的大竿子仍是笔直水平。眼前已亮开了势子，黑煞手方冲这才把右臂往下一沉，大竿子梢一点地，左掌往大竿子中把一搭，说了声：“万老师，方某这里候教了！”

黑煞手方冲这一亮式，是行家眼里全看出他这大竿子上，真有独到的功夫。“千斤不压梢”，就凭腕子上的力量，能把这条头号大竿子端平了，没有纯功夫，没有真力量，练不到这样火候。

•第六十三回•

劲敌当前万柳堂初试地煞剑

续命神医也看出黑煞手方冲这条竿子上确不平凡，不过自己还没有把他放在心上。此时听到他一催自己亮兵刃，遂向弟子贾斌一点手，贾斌一侧右肩，万柳堂伸手一轧剑柄，拇指一轧哑吧簧，铮的一声宝剑出鞘，声若龙吟，剑身上带着蓝汪汪一缕寒光。贾斌容得师父把剑抽出去，赶紧退了下去。万柳堂先把地煞潜龙剑交到左手，倒提着剑柄，转身来向黑煞手方冲拱手道："方老师，大竿子毋须运用开，只一伸手已足见功夫,万某只怕接不下来,方老师你得兜着点。"黑煞手方冲一见续命神医万柳堂一亮剑，把自己急的面红耳赤，头上的筋全暴起，心想：这才是该着自己栽跟头现世。自己就没听说过乾山归云堡的万柳堂收藏着宝刃，自己眼力虽不怎么高明，但是从他剑身出鞘带出来的龙吟之声，和剑身所发的射目光芒，分明足以削钢截铁，自己这条大竿子纵有些独到的功夫，也禁不得他这口宝刃的接架。遂冷笑了声道："万老师,这我可得把丑话说在头里,我没想到万老师还有这么口江湖上不易见的宝刃，这条大竿子定要断送在万老师的宝刃下。人家使用熟了的家伙，我给人家毁了太说不下去！好在方某还有一条和武帮主这条竿子不差上下，我先和

主人招呼一声，咱们再比划吧！”说着就要向抱月回廊上发话。续命神医万柳堂哈哈一笑：“方老师不用费事，万某不才，还不致那么不讲江湖道义，不凭本领，以器械取巧。方老师的眼力真高！不错，这倒是一口宝刃，可万某有志愿，不遇到天人共弃的恶人绝不借宝刃之力取胜，方老师你放心吧！”黑煞手方冲说了声：“这么说方某承让了！万老师请！”说到这，右手的后把往后一带，左手一合前把，身形往下一塌，右脚已跟着撤回半步来，掌中一用力，一拧竿子，竿子梢一颤，噗噜噜颤成桌面大的圈子，跟着左翻，右翻，连拧了三把。方冲这才一亮招，是真见出功夫来，只凭这一手，气不达四梢，两臂没有五百斤力量的休想把大竿子运用活了。

这时黑煞手方冲步眼已移动开，续命神医万柳堂也将剑招展开，右手骈食中二指，拇指、无名指、小指紧扣掌心，成剑诀式，左手倒提地煞潜龙剑往怀中一圈，右手剑诀抬到眉际，指尖齐到眉梢，右足往上一提成“金鸡独立”式，跟着往下一塌腰，跃着的右足先微一站地，随着一长身，右足向左踢出，剑换到右手，左手掐剑诀，一领剑，从左往右，剑光向下翻了一个圆周，剑从头上翻到左肩，剑尖向下一塌式，“虹霞贯日”只这一开招，就与众不同。更兼续命神医万柳堂骨格清奇，又是长衫便履，地煞潜龙剑剑身上寒光耀目，如一泓秋水，人、剑、式，全有出尘之格。黑煞手方冲也似生龙活虎般，把步眼活开，斜压着大竿子往右盘旋。万柳堂“举火烧天”式，剑尖往上一举，说了声：“方老师，请进招。”随着往左一斜身，右手剑，剑尖向右往下一沉“跨虎登山”式，往左盘下来。那黑煞手方冲往右盘了半周，往左一斜身，踏中宫直进，径奔万柳堂。万柳堂也正圈回

来，黑煞手方冲够上尺寸，两把一翻，竿梢一颤，噗噜噜的又是一个圈子，前后把微往左一拧，“乌龙出洞”，大竿子梢奔万柳堂的胸前便点；万柳堂剑走轻灵，用左手剑诀的二指往大竿子梢上一点，掌中剑往前一点，“玉女投梭”式，身随剑来，往里欺进身来。黑煞手方冲见万柳堂一照面就往里进招，运用大竿子最忌敌人欺进来。但方冲这条大竿子也真运用的灵活，右脚一撤步，后把往后一带，一转身，大竿子倒甩过来，“金钻倒提炉”，大竿子钻往万柳堂的小腹便点。这一手运用的身上、步眼、大竿子上，灵，活，劲，疾！万柳堂只把左脚往左滑了半步，地煞潜龙剑剑尖往下一沉，右足一提，“白鹤亮翅”，地煞剑向大竿子后把一撩。万柳堂是言行如一，说到哪儿做到哪儿，绝不用剑锋削他的竿子，却用剑身把大竿子荡开。身形往前一塌，右足尖一点地，已腾身跃到了黑煞手方冲的背后，剑锋往外一展，“海燕掠波”，剑尖向黑煞手方冲的右臂上便挑。

方冲正是半斜着身子，见万柳堂剑招已到，趁势往前一塌身，左脚尖暗中用力，右臂用足了力往前甩大竿子的后把，身形矮着，随着甩竿子的力量一个盘旋，“旋身盘打”大竿子的后半截卷着劲风，奔万柳堂的左肋打来。续命神医万柳堂剑已点空，大竿子势猛，不能用剑封，只用左脚尖一点地，翩若惊鸿，向右纵出丈余来。好个黑煞手方冲，手底下也真够厉害的！见续命神医万柳堂身形真快，自己也破出死命去要和他一决雌雄。盘打的势子，竟没容撤足了，硬凭腕子的力量，把余势猛然收住，左手的前把猛然往上一提一带，右手后把已握到大竿子钻，左手一送一撤，大竿子已直立起来。右脚一止步，右臂往外一送，借掌力、虎口力，往外一压，这条大竿子直向万柳堂砸去。这一手在大竿子上名

叫“劈竿儿”。万柳堂身形走出去，背后大竿子风声又到。万柳堂暗喝声：“好！你真看我这轻兵刃不敢接你这重兵刃么？”左脚往右一点，身形半转，右手地煞剑往上一举，“举火烧天”式。黑煞手方冲的大竿子前半截已砸下来，万柳堂潜运臂力，剑身扁着往大竿子上一搭，借力使力，往下一压一震，吧啦啦，黑煞手方冲的大竿子完全劈在地上。这种力量，竟把地上的砂石溅起，把地面震了数寸宽二三寸深的一条沟。黑煞手方冲的虎口又热又麻，还算方冲内力充沛功夫纯，换在别人大竿子非出手不可。

好个黑煞手方冲，此时已作困兽之斗，已把死生置之度外，竟把自己十几年大竿子上的功夫尽量施展开。这条笨重的竿子，在黑煞手方冲掌中运用开，伸缩自如，进退如意；划、拿、崩、拔、压、劈、砸、盖、挑、扎，大竿子“点”（大竿子的诀要，名叫竿子点，剑的诀要，则曰剑诀），运用的满见出真功夫来，身形步眼如生龙活虎一般。续命神医万柳堂剑震大竿子之下，见方冲居然没把竿子出手，可是在较量功夫上说，方冲就得认输招。可是黑煞手方冲反倒把一身的本领展开和自己相拚，万柳堂此时又爱他这条大竿子上确有独到的功夫、独到的火候，在江湖道中这种身手实不多见！又恨他不知进退，已然输招，正可藉势收篷，尚可保得江湖道上的威名。不至一败涂地。你这么挤碌我万柳堂，我只有给你点颜色看！叫你也尝尝万柳堂三十六手天罡剑是怎么个厉害！万柳堂剑神合一，把招术施展开，点、崩、截、挑、刺、扎，剑身上的青光，如飞电流星，身形剑式，夭矫若游龙。进招时，如迅雷下击，抽身时如惊鸿一瞥，静如山岳，动若江河。

这两人在场子中这一撒开势，抱月回廊上三派的群雄，

全神贯在两人身上。两下里又走了六七招，万柳堂暗想：我若和你尽自缠战，有损我淮阳派的威名，我万柳堂可要对不住你了！这时黑煞手方冲也觉出工夫一大，自己非输不可。万柳堂已要欺近身来，自己不用绝招，只怕不易逃出他剑下。往后一个倒纵，退出六七尺去，已然亮开势子。黑煞手方冲把精神一振，一抖竿子“金鸡乱点头”往万柳堂的面前便点。万柳堂往左一斜，“推窗望月”式，地煞剑往外一封。黑煞手方冲本是诓招，势子来的疾，往左一纵身，后把一用力，把条大竿子颤动，斜着向万柳堂右肩便砸。这一手是连环三手，名为“狸猫三扑鼠”；他是先奔右肩，只要你避开，往右一纵身，又削左肩，跟着往左再一回步，复取中锋，连环三手。续命神医万柳堂剑走轻灵，用“倒栽柳”拆开右肩这一竿子。一个“黄龙倒翻身”，剑扁着往外一崩左边这一招，见他第三招又到，身形往起一耸，已凭空拔起七八尺来。好个黑煞手方冲，前把一撤，右臂往外一送，大竿子“乌龙穿塔”。万柳堂身躯凌空，毫无凭藉，黑煞手方冲大竿子上有那么纯的功夫，所有抱月回廊上的帮匪，全认为万柳堂非伤在黑煞手方冲大竿子下不可！哪知万柳堂的武功已达炉火纯青，身形耸起，见黑煞手方冲的大竿子旋展绝招“乌龙穿塔”，势如潜龙升天，迅捷异常。万柳堂凭四十余年的内家锻炼的纯阳之气，身形已往下沉时，竟自往起一甩剑，把身形又拔起一尺来。就这样大竿子尖已点到胸前。好个万柳堂！“腕底翻云”，地煞潜龙剑身一翻，剑尖往下一沉，铮的一声，剑往外一展，往大竿子上一压，只凭这一点力量，万柳堂身形已如海燕掠波，落到黑煞手方冲的面前，地煞潜龙剑已向方冲的右臂上一搭，口中却说：“方老师好厉害的乌龙穿塔！”黑煞手方冲此时右臂已完全交给人家，

自己再想还招，这条胳膊就非伤在他剑下不可！右臂一沉，手掌一松，吧啦啦大竿子扔在地上，往后倒退一步，铁青着面色向万柳堂一抱拳道："万老师，我方冲甘拜下风，咱们江湖道上，后会有期。"说到这，复回头向抱月回廊上一抱拳道："武帮主和众位老师父，我方冲学艺不精，栽在人家手内，无面目再在众位老师父面前停留。恕方冲失礼，我这里告辞了。"说到这也不再等武维扬等答话，一扭头滕腾的向净业山庄外走去。

天南逸叟武维扬在回廊中见方冲竟含羞而去，遂向欧阳尚毅道："胜败是练武家常有的事，方老师竟这么没有涵养，火气太盛了！只是他这么出去，哪会出得了十二连环坞？贤弟快传令执堂送他出坞！"万柳堂见方冲含羞负气而去，自己倒觉好笑。自己方要转身回到廊子里，那净江王洪玉涛此时再难忍下去，匆匆离座而起，向天南逸叟武维扬一躬身道："弟子愿去和万老师领教领教。"武帮主点点头道："你要小心，不可轻敌。"这时万柳堂已经走回来，净江王洪玉涛抢步出了抱月回廊，说声："万老师不要归座，我洪玉涛也要瞻仰你的剑术。"万柳堂见洪玉涛居然敢上来和自己较量，心说：我正还惦着你这无礼的匹夫！万柳堂方要答话，忽从回廊走出一人，高声招呼道："万堡主，你歇息歇息，待我来会会这位洪舵主。"万柳堂见发话的是北路镖头蒋恩波。万柳堂对于这位老镖头出来虽不以为然，但因为人家是助拳的朋友，既已出场，哪好拂了人家的盛意。遂用右掌往左手倒提的剑钻上一搭，说道："蒋老师要试试身手，很好，老师父请吧！"随又向净江王洪玉涛道："洪舵主，现在有蒋老镖头要和尊驾一会，万柳堂少时再来请教。"万柳堂说罢，不再等他答话，径回抱月回廊。门弟子司徒谦

已赶过来把地煞潜龙剑接过去，还入剑鞘。

净江王洪玉涛见这姓蒋的突如其来，把续命神医万柳堂替回去，自己十分不满，悻悻向蒋恩波道："我洪玉涛正要领教万堡主的剑术，这位老师父竟自把万堡主换回去，叫我洪玉涛好生失望！这位老师贵姓大名，要怎样赐教，我洪玉涛愿闻！"北路镖头蒋恩波冷笑道："在下身入镖行，不过是一名小卒，在北五省镖行混饭吃，姓蒋名恩波。洪舵主你倒不用失望，万堡主的剑术要是没有出奇制胜的本领，名震江南的黑煞手方老师也不会把一世英名扔在十二连环坞！洪舵主你不用失望，万堡主的剑术总会叫尊驾会上的。我蒋恩波先给换换口味，有几手刀法，在洪舵主你面前讨教，洪舵主你肯赐教么?"蒋恩波一上来毫不客气的就主张亮兵刃，也是愤而出言，因为洪玉涛颇有藐视自己之意，这才索性就以生死来和他一拚。净江王洪玉涛忙答道："蒋镖头肯以刀法赐教，洪某愿从尊命，蒋镖头可有兵刃么？"蒋恩波答了个"有"字，向回廊中小弟兄甘忠一点手，甘忠替蒋镖头提着兵刃，赶紧送过来。洪玉涛一看蒋镖头竟使用一口九耳八环大砍刀。这口刀份量极沉，纯钢打造，刀身雪亮，刀背足有四分厚；八个钢环，稍一震动，哗啷的作响。蒋恩波九耳八环大砍刀接在手中，甘忠退去，蒋恩波道："洪舵主请你亮兵刃吧！"净江王洪玉涛遂走到兵刃架上撤下一对判官笔来，蒋恩波不由暗自一惊：十二连环坞的帮匪真未可轻视！这里边尽有能手，使用判官双笔的多半懂得穴道，这倒要提防一二。

洪玉涛来到蒋镖头的对面一站，把判官双笔合在左手中往后退出三步去，双臂一圈，说了声："蒋镖头请！"蒋恩波也把九耳八环刀往左臂上一抱，右手往左手扣着的刀钻上

一搭，答了个“请”字，往下一塌腰，一斜身，已把九耳八环刀换到右手，左手换掌式往外一推，刀压掌下，脚尖着地，往左圈过来，看关定势。那净江王洪玉涛也把双笔分在两掌，双笔往右一压，斜身错步也是对面往左圈，两下里相对着往左各圈了半周，洪玉涛猛然往下一转身，身形轻快无声，已纵到蒋恩波的面前，口中喝了声：“蒋镖头接招！”双笔猛然抡起，搂头盖顶就砸。蒋镖头九耳八环刀哗啷的钢环一振，“横架金梁”，刀锋往上一翻，硬找洪玉涛的判官双笔。洪玉涛双笔一撤，倏的从中盘又递进来，猛往蒋镖头的双乳上便点。蒋镖头往右一上步，左脚一提，成“金鸡独立”式，刀往下一沉，往双笔上便砸。洪玉涛疾往回一撤招，蒋镖头九耳八环刀顺势刀锋往外一展，“大鹏展翅”，哗啷啷，刀头猛斩洪玉涛的左胯。洪玉涛纵身闪避，把判官双笔的招术展开，点、打、崩、扎、封、拦、压！进退灵滑，虚实莫测。蒋老镖头也施展开五虎断门刀，崩、扎、窝、挑、删、砍、劈、剁！这口九耳八环刀在北五省也算创出“万”来的，确实有独到之处，这口刀施展开恰如生龙活虎。

不过净江王洪玉涛也是十二连环坞中有数的人物，武功得自真传，这对判官双笔，有神出鬼没之能。两下里走到十几个照面，蒋老镖头用了手“盘手刺扎”，刀头往洪玉涛的小腹便点，洪玉涛往右一拧身，左身判官笔往下一压九耳八环刀，右手判官笔已向胸前点到。蒋镖头忙用掌中刀往外一崩洪玉涛左手判官笔，往回一提九耳八环刀，往上一撩，想把他右手判官笔给磕出去，哪知洪玉涛正是诱招，容得蒋镖头把刀撩上去，门户已无法封拦，右手的判官笔，猛往回一撤，左手笔也圈回来。一吞一吐，右手判官笔直取华盖，左

手笔直取丹田。这对判官笔漫说全点上，只点中一处，老镖头非得当时毙命不可。蒋恩波自知自己走了空招，努力地一甩左肩一提右腿，身形往左一倾，把胸前这一判官笔避开，下面已经噗的被判官笔扎在右胯上。蒋镖头往左踉跄撞出数步去，用九耳八环刀一柱地，算是把身撑住，右胯上的血已蹿出来。净江王洪玉涛却洋洋得意地把双笔一合说道："洪某收招不住，倒伤着了蒋老镖头，这倒教洪某好生过意不去！"这时由抱月回廊中连蹿出两人来，一个是鲁南老镖师侯泰，一个是淮阳派大弟子华云峰，奔到了蒋老镖头面前，两人伸手把老镖头搀住，侯泰低声问道："师弟，伤怎么样？还走得动么？"蒋恩波已缓过这口气来，点头道："算不了什么！"华云峰把老镖头的刀接过去，蒋镖头一提气，任凭伤往外流着血，不用人搀，踉踉跄跄地走回抱月回廊。万柳堂那里早给预备好了药，立时给扎裹上。

就在这时，那净江王洪玉涛在得意之下，却又回抱月回廊上叫阵道："哪位老师还肯下来赐教，我洪玉涛这里候教了。"洪玉涛的话声未落，已经有人来答话道："洪舵主！你的判官笔实在高明，我在下愿在洪舵主面前领教！"净江王洪玉涛看下场子人自己认识，是江南镖客一条杆棒镇江南伍宗义。此人在江湖地面，走镖的年头不多，年岁不大，倒是很能交朋友，倒也得江湖道朋友的拥戴，遂含笑说道："伍镖头竟肯来赐教，洪某真是十二分欣幸！不过全是江湖道朋友，动手过招，难免彼此有个收招不住，岂不失了江湖道的义气！我看伍镖头还是不必动手了，我们何不留个江湖道上再见的余地呢？"一条杆棒镇江南伍宗义微微含笑道："洪舵主，这净业山庄设场子以武会友，不论是何人，全可以在这里印证印证武功。动手受伤，是我们练武的平常事，

我伍宗义既已到场子里来，哪好再回去？若是洪舵主认为我伍宗义武功名望不足与论，那我倒不勉强了。”净江王洪玉涛暗骂伍宗义：不识好歹的匹夫，我以好意相待，你倒敢以言语顶撞，我倒要见识见识你这一条杆棒的厉害！遂怫然说道：“伍镖头既然这么说，那就请指教吧！”伍宗义说了个“好”字，身形往后一撤，伸手把圈在腰间的杆棒扯了下来，一振腕子，把杆棒抖开。净江王洪玉涛此时也不客气，只微把双臂一拢，说了个“请”字。纵身向前、分双笔向伍宗义面门便点。伍宗义一振杆棒，往上一封，洪玉涛往回一撤双笔“双风贯耳”，双笔向伍宗义的两耳轮便打。伍宗义缩顶藏头，让开判官双笔，左脚向后一划，左手撤杆棒，右手甩棒尾，“乌龙卷尾”，照净江王洪玉涛便缠。洪玉涛耸身纵起，才往下一落，伍宗义的“乌龙卷尾”是由左往右甩打，此时见洪玉涛身形纵起，猛然一个“黄龙翻身”，往回一带棒尾，身形由左往后一转，杆棒带着风向洪玉涛斜肩带臂砸来。净江王洪玉涛身形才落地，脚下尚未站稳，见伍宗义的杆棒又到，右脚猛然一着力，一提左脚，身形一长，半斜身，双笔往上一穿，伍宗义的杆棒也将要到了洪玉涛的头顶。洪玉涛的判官双笔左手的笔找棒头，右手笔找中锋，用十成力砸去，吧的双笔和杆棒这一震！还算伍宗义知道洪玉涛的力量大，手腕子随着往地上一沉，把他往下砸的势子解了。就这样伍宗义的虎口全震热了，抽招换式把杆棒的招术施展开，点、崩、扫、挂、缠、锁、转、拿。伍宗义这里尽全力来应付，只不过和洪玉涛打了个平手。

这里正在动手的工夫，从花棚后搭进两乘爬山虎的软轿，放在了抱月回廊下。跟着北路镖头蒋恩波和万柳堂的门徒左恒，由淮阳派门徒甘忠、甘孝、冯毓文、冯毓秀，各提着兵刃左

右护着，上了爬山虎，由匪党们抬着，健步如飞的向净业山庄外走去。这就是一枝笔难叙两下的事。原来万柳堂在给北路镖头蒋恩波治伤之后，西岳侠尼低声向鹰爪王道："师兄，他们受伤的人自有医伤息养之地，我们深居客位的负伤之下还要强挣扎着，在这里等候，一者负伤人既感痛苦，又觉坐在这里有些面上难堪。依贫尼看赶紧向武帮主请求，我们受伤的人，立时得由我们送回飞鹭船帮，师兄看可好么？"慈云庵主当时一点小小主张，却给后文瓦解凤尾帮，解脱了受伤武师们一场大难，更为一班领袖们免却多少牵累。侠尼这种当机立断，该说的就说，该做的就做，毫不迟疑，正是英雄侠义道的行径。淮阳派掌门人鹰爪王正为这件事思索着办法，听侠尼这么一说，点头称是。遂向天南逸叟武维扬说道："武帮主，在下有一点小事要求：现在两下里已经开始比较上功夫，一动手已有受伤的，帮主的麾下自为刑堂接应，敝派的受伤者，虽承武帮主的感情，一样的看待，只是他们绝不肯再行招扰。这种时候我也不好再勉强地叫他们留在这里，我打算教敝派这边受伤的，随时向港口飞鹭船帮治疗将息，武帮主可肯俯如所请么？"天南逸叟武维扬忙答道："王老师说哪里话来，武某也正为贵派受伤者不安，既是王老师主张叫他们回飞鹭船帮，那倒很好。这里尽有爬山虎软轿，送老师父们出去吧！"随即由执役的传进软轿来。鹰爪王派甘忠、甘孝、冯毓文、冯毓秀，送蒋恩波、左恒到港口。这小弟兄哪愿意走，只是师命难违，不敢不去。甘忠甘孝却向掌门人要求，他们无论如何要回来，为藉着这次机会开开眼界。鹰爪王尚没答话，侠尼慈云庵主道："这里离港口路途不近，往返需时，我们尚拿不定怎样走法，说不定蕴藏着多少杀机！所谓遭劫在数，在数难逃，小小年纪，懂得甚么？回到飞鹭船

帮，依然有着热闹看，不许胡缠，不准再回来！去吧！”甘忠、甘孝饶没讨得师父的允许，反被侠尼申叱了一顿，暗骂你这秃婆子真叫多事，我们回不回来的有你甚么相干！我们年纪小，武功弱，倒还男子，你一个老尼姑，带着一群小尼姑就全不怕了！甘忠、甘孝心里生气，面上还是真不敢不听这位庵主吩咐，因为掌门人及一班老前辈们，对于她十分恭敬，只好连答了两声：“是！是！”赶紧随着冯氏弟兄一同回飞鸾船帮。甘忠、甘孝没处出气，两人护着左恒，却拿左恒出气，一递一声的只抱怨他没能耐，受了伤，带累的别人有热闹不能看。按下他们回船的不提。

回廊上打发受伤的回船，就在一条杆棒镇江南伍宗义下场子和净江王洪玉涛动手同时，这里把受伤人送走，场子上两人已到了紧要关头。西岳侠尼正向鹰爪王说道：“孺子们无知，只贪图着这里是一场不轻见的热闹，又哪知道这里已危机四伏，已是祸近眉睫！王师兄！我这么拦他们的高兴，定要骂我这老尼多事了。”鹰爪王道：“他们虽不领悟庵主是慈悲他们和善意所在，也不敢那么无礼吧！”慈云庵主微微一笑道：“笑骂由他笑骂，好人我自为之。”侠尼此时只顾默算得未来隐患，没怎么经意场子里的情形。和鹰爪王说话时，见鹰爪王忽的目注场中不少瞬，侠尼一回头，忽见伍宗义杆棒只有封闭，不能进招。洪玉涛判官双笔一招紧似一招，一式紧似一式，伍宗义门户已封不住。侠尼低声说道：“王师兄，伍镖头不是人家敌手，要输在判官笔下了！”这时燕赵双侠中二侠矮金刚蓝和霍的站起，向掌门人这边低声招呼：“伍宗义要死在他双笔下，猴儿崽子有甚么深仇，敢下毒手？蓝老二不能见死不救！”鹰爪王等也看出洪玉涛不怀好意，他是要给他义子侯玉报仇，要毁淮阳派这边人泄

愤。果然在这边轻易之间，净江王洪玉涛猛喝了声："打！""泰山压顶"！双笔往伍宗义的头上就砸，伍宗义的棒法已乱，不辨虚实，双手抡杆棒"横架金梁"往上一崩。哪知净江王洪玉涛是虚招，诱招"抽梁换柱"、"双龙探珠"，判官双笔直刺双目。这一来伍宗义杆棒已然崩过了头顶，往回下砸，身形撤不开，就是双目不被点瞎，脸上也得受重伤。

回廊中座上的矮金刚蓝和，早蓄势以待，赶到两下往一处一合，见伍宗义的步眼已乱，洪玉涛一用诱招，二侠一按茶几，腾身跃上回廊的矮栏杆上，口中招呼了声："武帮主，恕蓝老二无礼了！"身形起处，如一缕轻烟，正是洪玉涛双笔"双龙探珠"往外递的时候。蓝老二往下一沉，身形咻的从丈余高往下一落，两脚尖正找判官双笔，微往外一登，已把洪玉涛的判官双笔分开，二侠的身形已落在洪玉涛和伍宗义的中间。江南镖客伍宗义已自忖不死必伤，想不到这位蓝二侠竟以一身绝技救自己得免于难！蓝二侠从百福驿就对于我弟兄帮过大忙，这次又这么解救我伍宗义，真是再生之德，遇到机会必须以死相报，才算对得起江湖道朋友。在这种生死一发之间，伍宗义虽也算久闯江湖的朋友，但是也吓得面如白纸！矮金刚蓝和一扭头，向伍宗义道："伍镖头，你们这场算顶到这儿，没你的事，请吧！"伍宗义此时当着敌人，不好向蓝二侠说什么，只向洪玉涛怒目相视说了声："洪舵主，我们再会了！"说罢！随将杆棒围在腰间退回抱月回廊。矮金刚蓝和却向洪玉涛道："洪舵主，你的判官双笔真有独到的功夫！伍镖头险些被你成全个瞽目镖头，我蓝老二倒要请教请教！"

净江王洪玉涛早震于燕赵双侠的威名，二侠这一手燕子飞云纵的轻功绝技，运用的尤具独到火候，把自己的锐气已

挫去了一半。只是对于蓝二侠这种突然现身，把自己已然得手的招术给拆了，十分不满。此时冷笑一声道："蓝二侠动手比武，说不上谁有意成全谁，要象方才敝帮受伤的应该怎样讲？蓝二侠要是看得起我洪玉涛，肯赐教的话，就请亮兵刃！我洪玉涛还愿欲领教领教你的双头银丝虬龙棒，也叫我在你这成名的侠义道面前，多长些见识。"矮金刚蓝和嘻嘻冷笑了一声道："你要和我较量兵刃么?我看洪舵主不必这么客气，我蓝老二虽有那么条兵刃，尚没指着它顶门立户，也没靠着它来成名露脸。洪舵主，你要知道，我那条虬龙棒只有给我招灾惹祸，只要一用它，非被它带累的我蓝老二在江湖上多结些仇，多树些怨。不是我蓝老二卖狂，依我看我只用这一双肉掌和你那对判官双笔对付几下，免得我蓝老二作出狠心辣手的事来，也叫武帮主怪我不能容人。洪舵主，你说这么办，公道不公道？"净江王洪玉涛勃然大怒地说道："蓝二侠你这么大言欺人，有什么惊天动地的本领，敢这么藐视姓洪的，你要用空手入白刃的本领，只怕你在洪玉涛的双笔下讨不了好去。这可是你姓蓝的目中无人，愿以赤手来和我洪玉涛较量，咱来个恭敬不如从命，我就学学高招吧。蓝二侠，你就接招吧！"净江王洪玉涛存心要和这成名江湖的矮金刚蓝和一拚生死高下，话到兵刃到，双笔照蓝二侠的胸前便点。

矮金刚蓝和喝声："来得好！"身形疾若飘风，已到了洪玉涛的右侧，口中也不闲着，说了个"打"字，右掌向洪玉涛的右肩井便切。洪玉涛往左一错步，左肩向外一倾，抡起判官双笔向蓝二侠的右臂便砸。双笔眼看已经打上，矮金刚蓝和一沉肩、一晃头，嗖的人已纵开，口中还说着："这手又不算。"洪玉涛一个箭步，跟踪追到，二次递招。这位蓝二侠把身形走开，行沾即走，忽进忽退，把淮阳派三十六

路擒拿法中十二路短手的功夫全施展开。这十二路短手，专讲空手入白刃，讲究以灵、活、绵、软、巧、快、劲，七字取胜，不轻易发招；要见招破招，借式进招，全凭：神足，身轻，手快。蓝二侠运用开这种小巧的功夫，蹿、纵、跳、跃、闪、展、腾、挪、挨、帮、挤、靠、速、小、绵、软、巧，身形这份巧快！洪玉涛任凭把一身本领，判官双笔上的功夫尽量施展开，哪是蓝二侠的对手！工夫一大，洪玉涛的气也浮了，力也尽了。矮金刚蓝和是一边动着手，嘴里也不闲着，尽是些阴损的话。一边往里递招，嘴里却嚷："我可有点不成了，姓洪的，咱们无冤无仇，我又没把你的孩子扣在井里，干啥往死处招呼？相好的，咱们算了吧！"洪玉涛一听蓝二侠用话阴损自己，更不肯遽然罢手，怒叱道："蓝和，不用说损话，咱们到死方休！"矮金刚蓝和喝了个"好"字，见洪玉涛的双笔的招术已到，立用"引手式"往左一领招，一个进步连环掌，右掌猛切判官双笔。洪玉涛的虎口震裂，双笔出手，夙知这老儿的厉害！一斜身，忍着两手虎口的疼痛，想把身形先纵开。哪知矮金刚蓝和喝了声："相好的，走么？"左掌一翻，掌心向外，拇指向下，掌缘向上，兜着洪玉涛的后腰一抖腕子，以洪玉涛那么重的身形，竟如婴儿似的，被掷出丈余，砰的摔在地上。花棚两侧执役的匪党过来搀架，洪玉涛羞惭之下，不再回抱月回廊，以受伤遮羞脸，由匪党们架着径赴刑堂治伤。矮金刚蓝和用手捻着唇上的胡须向匪党们招呼道："你们还不把洪舵主这两把家伙捡去等甚么？"净江王洪玉涛低着头只作听不见，往前走去，匪党们过来赶紧还到兵器架子上。

就在这时由抱月回廊的台阶上飞纵出一人，身形巧快，落地无声。矮金刚蓝和一见是金雕堂八步凌波胡玉笙的得力

麾下草上飞余忠。心想："你已尝到淮阳西岳两家的威力，此时竟敢过来和蓝老二较量！难道你还有什么惊人本领么？我蓝老二倒要看看你怎么施为。"这草上飞余忠丁字步一站，带着满脸怒气说道："蓝老师，身为江湖成名侠义道，何必这么得理不容人！你既把洪舵主的双笔震落，何必又伤他一掌？既已受伤退去，何得再以冷语伤人？蓝老师你也过于欺人太甚，在江湖道上行道的就是这么待人么？"矮金刚蓝和嘻嘻一笑道："余舵主，你责备我蓝老二的话倒还有理，不过还不能叫我蓝老二心服。我蓝老二是对症下药，因人而施。姓洪的在武功已判强弱之下，竟还要下毒手，我蓝老二稍给他些颜色看，不算不宽厚了吧！余舵主咱们少说废话，卖甚么吆喝甚么，你下场子来有甚么独到的功夫来叫我蓝老二见识见识。请你不要罗嗦。你看回廊上还有多少位成名露脸的英雄，等着下场子露两手。破车别碍好道，余舵主你要怎样赐教呢？"草上飞余忠道："蓝老师，是非自有江湖的公道，现在既不便讲，我要和蓝老师试试轻功暗器，蓝老师以为怎样？"矮金刚蓝和欣然说道："好极了！这倒足见余舵主高明，也正可一展余舵主得意的功夫。但不知怎样较量呢？"这时草上飞余忠已把长衫甩去，里面是一身疾装劲服，左肋子胯着一只鹿皮囊，囊中插着十二支甩手箭。矮金刚蓝和暗暗点头：这小子的暗器不俗，定有胜人之处只是我蓝老二要是以铁弹丸来和你换暗器，就枉称燕赵双侠了。草上飞余忠伸手从箭囊中拔出一枝甩手箭来，向蓝二侠说道："蓝老师，在下想用这种俗浅的甩手箭到这西边的花棚上，换蓝老师几粒铁弹丸，抛砖引玉，叫我余忠也学几手高招。"矮金刚蓝和一看竟把甩手箭拔出前槽，分明是故意卖弄。蓝二侠是多厉害的眼力，只往箭身上一瞬，已看出

草上飞余忠用的这槽甩手箭倒是与平常的不一样：尺寸长短全按着规矩作的，只是箭钢箭尾全加重了。这种甩手箭打出能比平常用的力大，打的远。（甩手箭与袖箭尺寸不一样，打法更不同。袖箭长四寸三分，甩手箭则长七寸二分；袖箭藉箭筒内轧下去的弹簧之力把箭卡住，打时用拇指拨箭筒口旁的卡簧，箭即崩出，凭手法眼力取准；甩手箭全凭指力腕力，打时用拇指食指捏箭尾从怀中甩出，五年的纯工夫三丈内见准，有特殊工夫的不在此例。）

蓝二侠含笑说道："很好！余舵主果然暗器不俗。不过到花棚上走走倒还可以，叫我蓝老二用铁弹丸奉陪，我可不能从命。我要班门弄斧接余舵主几枝箭可不定行不行，就连花棚上面失脚掉下来的也保不定。好在我是会高人来的，不是到这里创'万'字来的！丢人现眼，我还没把那些事放在心上，余舵主，你头里请吧！"草上飞余忠说了声："恭敬不如从命了。"

这南北两面花棚，长十二丈，宽有二丈多，完全用竹竿子扎绑的。花棚搭的倒十分结实，只是上面布满了藤萝，要想在这上面试轻功，没有超群的本领，极易失足。草上飞余忠向矮金刚蓝和一抱拳，说了个"请"字，身形已然纵起，离北面花棚有六丈多远。余忠只一起一落，已到了花棚上面。单足点竹竿，一个金鸡独立式，一拧身，想看看这位蓝二侠怎样上来？哪知只在半拧身时，一条蓝影带着一股劲风从头上过去，身后棚顶微微一响，矮金刚蓝和已经落在花棚的当中，草上飞余忠不由一惊，这真是强中更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自己只凭轻功上不容易取胜了，更要凭这囊甩手箭和他决一雌雄。遂往起一耸身，沿花棚往东轻点巧纵，身形这份轻快也真见功夫。矮金刚蓝和知道他是故意诱自

已，为是伺隙发暗器。矮金刚蓝和也把身形展动，口中却招呼着草上飞余忠道：“余舵主真是主意高，这上面倒真凉爽！蓝老二是舍命陪君子，还算值得，在这么好的地方送了命，摔个半死全值得。余舵主，你可得留神，这花棚搭的空档太大，藤萝爬的也损，把竹竿全蒙上了，一失神非掉下去不可！”

矮金刚一边嘴里吵着，暗中和草上飞余忠较上劲。余忠是沿着花棚的里沿往东圈下来，蓝二侠是绝不差样，也是沿着里沿追下来。这座较武功的场子前文已说过，连整个净业山庄全是以西为上，主房是坐西向东，抱月回廊也是占整西面；两边的两座花棚一座占南面，一座占北面，全长东西长十二丈，南北三丈宽。他们上来是北面这座花棚，草上飞余忠沿着花棚边子到东横头，往横下一纵身，脚点花棚的东北角；矮金刚蓝和是正往花棚的东南角一落，两下相隔正是三丈远，草上飞余忠看见矮金刚蓝和已够上远近，自己这种甩手箭五丈内全能见准，现在只有二丈远，看你还能怎样躲我这独具功夫的暗器？草上飞余忠脚点东北角的棚顶，本该往左圈 走花棚的外沿，折回来往西圈回来。可是他脚下故意一慢，哪知他遇上这位鬼精灵的江湖劲敌，比他高的多，并不用看他身形往哪边转，只目注草上飞余忠的两肩头。《拳经》上说“肩催肘前”，身躯想往哪面转，只看两肩头的微动即能辨出。草上飞余忠，往东北角一落，左肩没往后带，右肩没往前拧，矮金刚蓝和已知他要动手。果然见他脚尖一着竹竿，左手已暗往前推箭囊，矮金刚蓝和却也把身形略慢；草上飞余忠却依然不肯失了名武师的身份，背着身子口中却喝了声：“接箭！”左腿在前往下一塌，上身也向前一俯，身形半斜，“犀牛望月”式，两眼从自己右肩头往后一

瞬，右手拇食二指已捏到箭尾，手法真快，唰唰唰连用“阴把”甩出三支甩手箭。

这三支箭奔蓝二侠的上中下三盘，三支箭虽是先后发的，要凭手上的功夫，三支箭同时到。那边矮金刚却喝了个“好”字，身形微往右一斜，轻舒铁爪，骈食中二指，把奔向面门这一箭钳住，同时往下一沉腕子，一抬右腿，奔心窝奔小腹这两支甩手箭，一被击落，一被踢飞，三箭完全打空。可是草上飞余忠的手法也十分厉害！竟在一支甩手箭出手后，一个怪蟒翻身，唰唰的一连又是三箭。这次是一支奔面门，一支奔小腹，第三支却向蓝二侠的西边照空处打来。因为矮金刚蓝和立足的地方是花棚的东尽头，身形更往后微闪着，身右已无余地；面门小腹这两箭到，只要往左一避，正挨左侧这一箭，这二次的箭甩出来更劲更疾。眼看三支箭已到，这位蓝二侠一声长啸，把提着的右脚往花棚上一踹，嘎吱的一声，整个花棚全震动。蓝二侠“一鹤冲天”的绝技，身形笔直凌虚而起，拔到二丈多高，身形往下一飘，如流星泄地一般，头朝下，脚朝上斜着往草上飞余忠落脚的东北角扑来。草上飞余忠十拿九稳的这次可以伤着蓝二侠，不料矮金刚竟施展轻功绝技一鹤冲天，更挟着极猛的势子向下扑来，颇有乘虚进击之势。草上飞余忠哪还敢稍缓须臾，一耸身沿花棚的外沿，往西蹿出丈余，在自己身形才找着竹竿，花棚猛的又是嘎吱一震，几乎被花棚一颤，脚下登空了，赶紧一拿桩，身形稳住，再看蓝二侠仍然回到花棚的东南角原间方。蓝二侠这一手“海燕掠波”的绝技震动了回廊上的所有武林名家、江湖高手。就看身形往下落，势子多猛多疾，摆在离花棚只剩五六尺高，一个“云里翻”，身躯原本就矮，看着就象一只圆球，赶到脸朝花棚的北面外沿一落，

全身一伸，双足往花棚的边沿上的竹架子一踹，又复腾起，倒落在东南角上。这手功夫又是在花棚上施为，怎会不震动群雄！矮金刚蓝和身形一落稳，却笑嘻嘻的向草上飞余忠道："余舵主，你囊中箭尚有半槽，索性全便宜我蓝老二吧！不然我可要自己动手了！"这个手字才出口，身形纵起，已追了过来。那草上飞余忠已应了俗语说的"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见蓝二侠已经纵身追过来，自己对于这矮金刚蓝和已存戒心，不敢叫他过形欺近了。仍然是轻登巧纵的沿着花棚的后前边沿往西盘下来，一面轻身提气，留神着脚下，一面仍然留着神身后的蓝二侠。自己虽还有半槽箭，可打定了主意，必须一发必中，只要稍有疏失，自己就算栽在他手内。

这时已由东往西出来六七丈，瞥见矮金刚蓝和和自己只有两丈左右。草上飞余忠猛然往左一斜身，由北往南横着一耸身，嗖的已纵身到南面里沿口。这次草上飞余忠要尽力施为，宁落个手黑心狠，也不愿当场受辱。矮金刚蓝和也正往前进身，见草上飞余忠又避到对面去，自己正和他走平了，就知他要发甩手箭。果然草上飞余忠脚下一停，口中喝了声："蓝二侠，接箭！"身形是"跨虎登山"式，一震腕子箭已发出。这次箭越发的厉害，一出手是两支一块儿甩出来，平着奔蓝二侠的左右侧，跟着头顶上一支，这三支全是往空处打。这三支出手，手底下越发劲疾，唰唰唰，连珠三箭奔矮金刚蓝和上中下三盘。这次想躲他这六支箭实不易了，左、右、头顶，往哪边避全得受伤。好个矮金刚蓝和，竟自喝了声"好厉害"，身形往后一仰，往花棚后倒去。草上飞余忠还想着，即或你依然把我这六支箭避开，只要翻下花棚也得算输。哪知矮金刚蓝和已知余忠的甩手箭全份打出

来，身形往后一仰，暗中用左脚踵一挂花棚边沿，右脚往花棚边沿的竹竿下一探，往上挑着一绷劲，全身全凭着两脚上的力量，用“老猿坠枝”的身法，把全身绷住。这一手没有二十年的纯轻功焉敢施为。唰的六支箭全打过来，矮金刚蓝和一个鲤鱼打挺，趁势把余忠在自己下盘这支箭抄在左手。

那草上飞余忠也是凤尾帮中铮铮闻声的人物，知道自己准不是蓝和的敌手，并且燕赵双侠是最难招惹的主儿，自己再不见好就收，定要招出麻烦来。趁矮金刚蓝和往上一翻时，说了声：“蓝二侠武功实在高明，我余忠承让了！”一斜身要往西纵，这里矮金刚蓝和猛喝道：“原物奉还，左肩看箭！”草上飞余忠猛想起蓝和手中还有自己一支甩手箭，忙往回一带身躯，把往西纵的势子收回来。只是空见矮金刚蓝和的右手一动，箭并没发出来。就在这迟疑刹那之间，矮金刚蓝和嘻的一笑道：“别见笑！现学现卖，学的不精，这回就成了，左肩看箭！”右手一抖，这次草上飞余忠仍怕他开玩笑，不肯早早闪避，直到看见蓝二侠果然甩出一支箭来，倒是说哪儿打哪儿，箭奔左肩，才往右甩肩闪避。只听矮金刚蓝和喝道：“还有哩！”从左手又甩出一支来，箭的打法和自己不差上下，既劲且疾，想躲是来不及了，只有往后能避，可是没有蓝二侠那种轻功绝技，只得往后一仰身，想趁势翻下花棚。不过用“金鲤倒钻波”得两脚登上劲，倒蹿下去，下去时面向里，临到落在地上仍然是面向里。只是草上飞余忠在箭已到了肩头，脚下哪还敢用力登，只有往后猛一仰，为是先避开箭势。身躯倒是下去了，靴口被上面藤萝捋住，只是身躯重，藤篱被猛往下一带，咔嚓的折断一枝。所幸靴口也捋破了，草上飞这一倒栽下去，不是自己的力量了，还仗他轻身术实有根基，用力的一提气，两臂往上猛一

翻，虽是没把身躯掉转来，但是已把倒栽的势子卸了。头面胸腹向地，往前冲出数尺来，用两掌心一找地，只把两掌戳伤，一挺腰翻了起来。矮金刚蓝和已立在面前，却绝没出讥诮的言语，正色说道："余舵主，我们虽是没分胜败，我倒真佩服余舵主的一身好功夫，请回歇息吧！"

草上飞余忠觍然说道："燕赵双侠的武功超群，真是名不虚传，我余忠算是折服了，再会！"说罢径自低头上回廊。矮金刚蓝和倒是实在爱惜余忠一身轻功，一手好箭，所以临收场没肯再用话损他。见草上飞余忠已退回回廊，矮金刚蓝和不肯就这么下去，向回廊内一拱手道："哪位还愿意和我蓝老二走两招，蓝某这里恭候赐教了！"跟着抱月回廊中走出一人。正是掌福寿堂香主双掌翻天崔丰，满面堆欢的向矮金刚蓝和抱拳拱手地说道："蓝二侠，盛名之下无虚士，二侠的轻功绝技实在能惊高人，只是方才和那位余舵主花棚上略施身手，定然未曾尽展所长。敝堂中一班衰朽不堪的老弟兄全要瞻仰瞻仰燕赵双侠的绝技，可是今日福寿堂蒙敝帮武帮主许可来净业山庄参与盛会的，连在下只有老弟兄八人，人数虽是不多，若全想在双侠面前领教，既没有那么多的工夫，也觉于理不合。是我在下想了个办法：我们老弟兄在福寿堂闲暇无事时，为操练了几手玩艺，今日遇到机会正好和武术名家试试，其实说出来不值蓝二侠一笑，这种轻功名叫'金砖换掌，巧踩八卦桩'，不过这里有不公平的地方，就是我们练这种玩艺时，守桩的或是守八门，或守四象，打桩的任凭一个两个全成。守桩的只守不攻，要凭个人的功夫把八卦桩封住，打桩的能够冲破门户打出八卦桩就算胜，或是把守桩的逼下去也算赢；打桩的把砖点倒，或是被迫着地，也得认败服输。我想这种玩意没有危险，只是双方人数不公不好相

强，蓝二侠要有什么绝技，不妨说出来一试。”

矮金刚蓝和以掌福寿堂香主双掌翻天崔丰，既是江湖道中有名的人物，更说出这种“金砖换掌，巧踩八卦桩”的绝技来，这才是自入江湖以来遇到的劲敌。可是人家既已划出道来，自己焉能说出含糊的话来，遂含笑说道：“我蓝老二从师门学艺时起，最讨厌这些限制人的玩艺，可是我也最喜欢各派的绝技，我专爱以门外汉的身手探讨别人家的绝技。那么我蓝老二就大胆领教领教。我可不准成的了，我栽了，再教蓝老大来讨教。要叫我们弟兄一块儿下场子，我们弟兄历来不肯那么干，我们是各行其事，各不相谋。崔香主，不必顾虑，就请香主们下来吧！”双掌翻天崔丰欣然说道：“蓝二侠肯这么慷慨赐教，这是赏我崔丰的全脸。既是蓝大侠不肯和二侠同时下场子，那么我就以老弟兄四人守四象吧。”说到这向花棚旁站着的匪党一点手，过来一名。双掌翻天崔丰香主吩咐了几句，那名匪党转身回去，招来四名执役的把北面西头堆着的青砖摆开。这里双掌翻天崔丰遂由回廊中唤出三位福寿堂的香主，趁着匪党们给安摆金砖八卦桩的当儿，向矮金刚蓝和道：“蓝二侠，我给两下引见引见。”三位福寿堂香主一通名，蓝二侠在江湖道上虽没和他们会过，但是全早有闻名。第一位绵手仇文豹，第二位是四式掌周萍，第三位是八卦刀邱龙祥。这三位香主全是名震大江南北，有的是出身绿林，有的是江湖行道，这几位香主各负一身绝技，各有个人独到的功夫。这次要会这两位名震大江南北的燕赵双侠，全惦着和这名震武林、绿林侧目的名手一较武功的高下。

矮金刚蓝和跟这三位香主略事周旋，不禁心中暗自盘算：“这四个老兄各具惊人的武功，更兼在福寿堂全是各自

锻炼个人的武功，独自精研不同凡俗的绝技，全是武林中的高手。自己四十年江湖的威名，就许断送在十二连环坞，自己倒要和这群小辈们拚一下了！”这时执役的匪党已把金砖八卦摆好。这种轻功看着好似轻而易练，没有危险，哪知这是内家十三种轻功提纵术之一，内功没有根基的上不了这种金砖八卦桩。这六十四块青砖，全是浮立在铺着细砂子的地面上，砖满是竖起来立着，按八卦的形势，分乾、坎、艮、震、巽、离、坤、兑、休、生、伤、杜、景、死、惊、开，以卦象组成，全凭气功来上这种金砖八卦桩。每砖相隔一步，二尺五寸的四个正方、四个斜方的进退全是一样的步眼，一样的尺寸；上桩时只用脚尖点砖头，气浊气浮的不行。这时四位香主见金砖八卦桩摆好，这四位福寿堂的香主全是一色灰布长衫，内里是灰布小衣，双掌翻天崔丰向矮金刚蓝和道：“蓝二侠咱们上去试试，我看我们不必拘泥，把长衫去掉，显得利落许多。”燕赵双侠在江湖行为，虽是那种乡下人的打扮，蓝布长衫，长才过膝，可是行侠仗义，无论遇到甚么样的劲敌，也没脱去过这件蓝布长衫。不料今日这古怪的老头子，竟自一破往例，微微一笑道：“那倒可以，我正觉着今日天气这么热得令人不耐，咱就把它脱去。”说话间各自甩长衫，执役的匪党赶过来全给接过去。

蓝二侠在匪党接去蓝衫时却上下打量这名接衣服的匪党道：“好好给我看着这件衣服，要是丢了，你们头儿赔新的我全不答应。你知道我这件蓝衫有多大好处！冬暖夏凉，咱们若没有个相识你肯接应我么？好好在那看热闹，可别搅我，听明白了没有？”蓝二侠说到末尾这句绝不象和这名匪党说话，眼光只瞬着花棚，说到听明白了没有这句话，那棚无风自动，密布的藤萝唰唰的响了一阵。双掌翻天崔丰十分

疑惑，恐怕花棚上隐藏了敌人，眼光不住的只往花棚上看。那名执役匪党听这位蓝二侠这种半疯半傻的话，只痴愣愣的望着矮金刚蓝和，疑心这位蓝二侠莫非是半疯？这时矮金刚蓝和忽的向执役匪党一挥手道："去！别和我装傻。"跟着扭头向双掌翻天崔丰道："喂！崔香主，你看从西北上来这片黑云还真厉害，咱们别尽自耽搁，这么好的玩艺儿被一场雨搅散了，那才叫人扫兴哩！"事也真巧，西北卷起大片浓云，并有隐隐的雷声，双掌翻天崔丰立刻被他这么招呼把眼光给引过来，点头说道："不错！天气果然有雨了，蓝二侠先请上去吧。"矮金刚见四老全是一色的打扮，每人一身灰布裤褂，白布高腰袜子，打护膝，下面是粉底便履，一个个精神矍烁，已经蓄势以待。蓝二侠是一身蓝布短衫，黄铜钮扣，活象是乡下土老似的。这时看到四老的穿着打扮微微一笑道："蓝老二可要献丑了！"微一抱拳肩头连动没动，只脚尖一着力，身形已腾上金砖八卦桩。脚点砖顶，身形微塌，左足往前虚点着并不着实，右掌往右斜向上穿出，左掌向左斜向下穿出，大鹏展翅式。

矮金刚蓝和这一上金砖八卦桩，就令行家眼里折服，名家身手毕竟不同。那福寿堂的四位香主双掌翻天崔丰、绵手仇文豹、四式掌周萍、八卦刀邱龙祥，彼此一打招呼，立刻各自纵身跃起。这四位香主却是各取一个方向，距纵身处远近虽是不同，可是同时落在桩上。蓝二侠见他们是按反八卦占的部位，四式掌周萍占的是离宫正东，八卦刀邱龙祥占的坎宫正西，双掌翻天崔丰占乾宫正南，绵手仇文豹占的是坤宫正北。这四老身势轻快，下盘稳固各把方位占好，四老齐向矮金刚蓝和一抱拳："蓝二侠请进招赐教，我弟兄要领教一手。"说到这末一字，立刻移宫换步、齐往右盘旋，脚点到

砖顶上，砖身丝毫不动，身形稳若盘石。矮金刚蓝和更是步坦途、履康庄，身形塌下去，两掌交错在胸前，神仪内敛，精华外宣。他在金砖八卦桩上，也是一样的，两眼只注定四象的敌人，目光连瞬也不少瞬。各自在金砖八卦桩上连着盘旋了两周，回廊上的一班老少群雄谁不注目！尤其对于这位蓝二侠脱去长衫来打这金砖八卦桩是稀有的事。矮金刚蓝和跟他长兄追云手蓝璧，以燕赵双侠的威名行道，江湖就没听见说他和人动手脱过长衫！今日这种情形，显见是对于敌手不敢再象对付已往的江湖道了，抱月回廊上的三派群雄全是全神贯注的看着八卦桩上的五老。

矮金刚蓝和默打主意，拿蛇先拿头，故先向老儿崔丰身上下手。双掌翻天崔丰正从左往右圈回来，并且这四老守四个方向，还是全把着本位往外退，又有一个桩眼。蓝二侠见双掌翻天崔丰正从乾宫本位换到邱龙祥的坎宫，折回来返本宫。走到巽位上，蓝二侠霍的足尖暗暗一点砖头腾身跃起，跃过四桩，脚点离崔丰立身处，往桩上一落；暗运丹田真力，“云龙探爪”，口中喝道：“崔香主接招！”立刻一招打去。掌中挟着一缕劲风，双掌翻天崔丰斜着探步换桩，避正锋，探右臂，骈双指，照蓝二侠脉门便切。矮金刚蓝和忙往回一撤右臂，右脚往后找身后偏左的八卦桩，左掌也就在同时从自己的右臂下穿出，“单推掌”照双掌翻天崔丰的右肋便打。双掌翻天崔丰是久经大敌的名手，更兼是掌福寿堂的香主，见矮金刚蓝和的掌风劲疾，含着内家的真力。在“单推掌”递到，崔丰立往右斜冲出一步，脚尖点着砖的上面，一拧身，唰的把身躯面南背北的，移宫换位，变成了背向西南，面朝东北，右足往后一探，半悬半落，双掌齐出，向矮金刚蓝和上盘便打。矮金刚蓝和觉出他的掌未到，掌风挟着

劲力已到，这才知道这崔丰果然是内家名手！不敢正面硬接，身随掌走蹿出四个砖来，左脚才找准，已到离宫。那守离宫正东的四式掌周萍也正从震位上圈回来，喝了声："蓝二侠接招。""黑虎伸腰"向矮金刚蓝和当胸便击。矮金刚蓝和喝声："来得好！"双掌童子拜佛式往下一翻，两掌的指尖向下，往四式掌周香主的双掌当中一穿，猛然一分一展，那周香主疾待变招，矮金刚猝然把左掌一撤，随着撤掌之力，左肩头往后一甩，右掌翻出"金豹掌"向周香主打去。这一手矮金刚施展的迅捷异常，眼看着周香主非被震下桩去不可。

就在这刹那之间，猛然背后一股劲风袭到，猛听得有人喝声："接招！"来人掌力十分劲疾，矮金刚蓝和不敢不把撒出的掌力撤回来。可是在一换力的时候，用丹田的真力，掌心往外一登，自己才左脚往左边换桩。"玉蟒倒翻身"，步眼一换，把掌风避开。陡见袭到身后的正是双掌翻天崔丰，蓝二侠十分震怒。蓝二侠方要发话叱问，这时天空阴云布的更浓，整个净业山庄好似张起一层黑幕，更加上隐隐的雷声，天空中更唰唰的飞进三只信鸽，直往山庄的后面飞去。那崔丰看出周香主非被震下八卦桩去不可，故意的这么不顾一切的暗袭过来，解蓝二侠的掌力，好救周香主。就这样，四式掌周萍依然被震出三步去，才算拿桩站稳。就在这几下里同时，双掌翻天崔丰似听得有人低声喝叱道："暗算人家，老匹夫你等看我的！"崔香主以发话的人话声来得突兀；分明是说自己，只是发话的人好似就在近处，被雷声和信鸽声扰乱得无法细辨。矮金刚蓝和因为听到这种话声，掌下微微一顿，蓦然警觉这人潜身的所在。众目之下，他竟能在这种地方藏身，并且更能在上面耗着，这倒是个能手！遂

乘机说了声："你这是多管闲事，接招吧！"话是明向双掌翻天崔丰，暗中却是故意向隐藏着的人引逗。在发话中立刻掌击出去，向崔香主的右肩便截。崔丰是心里怀疑着发话的人，无心接招，一个鹞子翻身，双掌往外一穿，身随掌走，跃下兑卦第三桩。脚登桩身，身形未稳，突觉脑后一股子暗器的风声。双掌翻天崔丰一低头，这只暗器擦着头顶打过去，砰的钉在八卦桩的空档子里，那是甚么暗器，竟是一段荆条，这段荆条竟打入砂石地中寸许。

双掌翻天崔丰一斜身，向花棚这边喝道："朋友，想要赐教，请出来一会，这么对付崔某可不够朋友了！"只是任凭双掌翻天崔丰怎样的叫阵，花棚上静悄悄的，除了这时一阵阵风过处，上面的藤蔓不时唰唰作响外，看不出一点别的动静。矮金刚蓝和任凭双掌翻天崔丰这里自己捣鬼，转身形，脚点八卦桩，腾身一纵，已到了"坎"宫第三桩，冲到八卦刀邱龙祥面前。这里八卦刀邱龙祥正在蓄势以待，一见蓝二侠攻到，口中说了声："蓝二侠，我正要领教！"移步换桩，猱身而进，以八卦掌的"游龙探爪"一掌击来。矮金刚蓝和见他掌击中盘，掌未到，掌风已劈过来，暗惊这福寿堂的退隐香主，果然没有一个弱者！忙往右一找"艮"宫第七桩，把身形往右一带，翻双掌；左掌往外一展，切邱龙祥的脉门，右掌也迅捷如电的往邱龙祥的"华盖穴"打来。这八卦刀邱龙祥八卦掌曾受异人传授，更兼身入福寿堂三年来，守着一班江湖名手，互相砥砺，锻炼的虽还够不上炉火纯青，但是已升堂入室。右掌只微往下一沉，掌风往外一推，用八卦游身掌，身随掌走，已圈到矮金刚蓝和的右背后，"狮子摇头"双掌斜着一推。往蓝二侠的后腰右侧便击。

蓝二侠也把一身绝技施展出来。左足暗往后一点身后的

"艮"宫浮桩第五步，双掌猛往后一带，左足尖点着砖顶，全身猛往后一转，双掌齐用上力，身形往下塌着，"双推手"往八卦刀邱龙祥斜肩带臂击来。八卦刀邱龙祥一个"猛虎伏桩"，让过二侠的双掌，用八卦掌中下盘的绝技"铁牛耕地"，向蓝二侠的下盘扫来。蓝二侠识得这种招术的厉害，暗运先天真力，足尖一用力，身形拔起，倒纵出来，这可不是平地，可以随意纵横进退。身形不离桩，一步一步挨着走，功夫纯，步眼准，金砖换掌的青砖，摆的也是准尺寸，准是相隔一步，绝不许差半寸，往前进，往左右全可以腾身跃起，连跃出几个八卦桩去！唯独往后倒跃，任凭你功夫怎么纯，也没那么准的。蓝二侠为八卦刀邱龙祥绝招所逼，不得不施展险招；身形拔起，已经半转，正落"坤"宫第四桩，这是正北面绵手仇文豹本位。这上面的打法，虽说是护桩的只守不攻，可是你只要侵入那一个方向的纵横八步，立起邀截，不准你进身。绵手仇文豹却偏西跃过三个桩来，以"金蛟剪"的重手照蓝二侠便打。八卦刀邱龙祥也同时赶到，"神龙抖甲"往蓝二侠的"脑户穴"便击。唯独这次他们两下夹击的情形十分特别！应该是各自保护着边桩，不叫打桩人冲出去；可是这次他们竟把东北角斜九宫全让出来，门户大开。蓝二侠为势所逼不得不往东北角这里撤走。绵手仇文豹香主的"金蛟剪"掌势较快，掌力已到，矮金刚蓝和身形往前赶着，用"斜单鞭"一截绵手仇文豹的右臂"曲池穴"。二侠掌力撤出去，身形得随着往外走，好避背后八卦刀邱龙祥这一掌。

就在这刹那间，八卦桩要分胜败的当儿，所有的人，全是全神贯注在八卦桩上，谁也没理会抱月回廊上已然走下人来。在蓝二侠身形往东北角这九宫桩上探步，这人猛的身形

纵起，口中却喝道："住手！蓝老二回来！"一条蓝影，疾如飞隼落在八卦桩上，正是八卦刀邱龙祥的身后。八卦刀邱龙祥本想再挤蓝二侠一下，上面奔"脑户穴"这一掌虽被蓝二侠避开，他本想以"穿手掌"再进一招，叫矮金刚蓝和栽个大的，好歹也叫他再带点伤栽在桩上。就在他"穿手掌"将发未发之际，有人扑到，只得变攻为守，往左一斜身，移砖换步，以掌护身。一看来人却是追云手蓝璧，以此突如其来，邱龙祥十分惊异。矮金刚蓝和突然听得蓝大侠遽然现身阻止他，不叫再往前进，就知这位性情比自己还古怪的长兄必有极重要的原因，赶紧把身形止住，以双掌护住门户，要看兄长为甚么冒然出现？这时双掌翻天崔丰和四式掌周萍也全赶过来。追云手蓝璧却不向这四老打招呼，却冷笑着向矮金刚蓝和道："蓝老二，我们弟兄在江湖上闯荡了半生，虽没有甚么惊人艺业，也到处会的是成名露脸的英雄、草野上的豪杰，栽也栽个值得。大江大浪闯过，要翻在阴沟里岂不羞死！鼠窃狗偷之辈，我们弟兄实不屑和他作对手。终日打雁，再被雁啄了眼，那也太笑话了。蓝老二，你被人家当傻小子计算，还不觉得，这真是你惯弄鬼聪明的报应！"矮金刚蓝和被追云手蓝璧这番话说得自己好生怀疑？心说：凭我蓝老二眼里不揉沙子的手，谁敢来愚弄我？那双掌翻天崔丰听到追云手蓝璧简直是骂上前来，遂愤然答话道："蓝大侠，请你不要口不择言，这'金砖换掌'、'巧踩八卦桩'是事先讲明了才由蓝老师自愿一试。这种功夫就是这么个打法，二侠自愿上桩，有谁来愚弄他？若认为这手功夫不公道，任凭施展别的绝技，我崔丰定当奉陪。蓝老师你这么任意讥讽，崔某实在难服。蓝老师你看，敝堂老弟兄们见蓝大侠也到八卦桩上来赐教，全过来奉陪了。"果然这里谈话

润，从抱月回廊中走出四香主，全是奔了这里来。

追云手蓝璧微微一笑道："这轻功夫这么运用，那倒是小事，谁也没强拉着谁上来，愿者上钩。我只请教崔香主，我们以武会友，是各凭个人的本领来争荣辱，以阴谋诡计来暗算他人，是哪个的主意？我蓝老大倒要问个明白。"双掌翻天崔丰道："此话从何说起？崔某不懂得，蓝老师尽管明言。"这时那福寿堂四位香主也全到了，在八卦桩前向追云手蓝璧道："蓝大侠既要一试身手，怎么连个招呼也不打？蓝大侠想是一时高兴，我们弟兄奉陪如何？"

原来追云手蓝璧是早就对于这净业山庄里一人一物全留心了，不敢稍微大意。在匪党们摆金砖换掌的八卦桩时，自己留心了，就看出他们作了手脚，不过匪党们手底下快，不是早具提防他们之心的，绝不容易看出来。当时还不敢断定准是那么回事，赶到这福寿堂四老分据八卦桩的四面，在上面护桩的没有死站在那等候的，各以身手在本宫的纵横方位上来回盘旋。赶到他们来回连在东北两正面和东北"艮"位上着脚，追云手蓝璧不由震怒，愤然向掌门人鹰爪王道："师弟你看匪党们不以真实功夫分强弱，竟又在金砖换掌中弄了狡狯，蓝老二毫未察觉。我蓝老大教训教训他们去。"慈云庵主坐在那里正自暗中盘算下场的人物，想要尽全力设法阻止蓝璧，先不叫他下场了。见他这半天坐在那没甚么动静，正自欣幸！万一人定胜天，免得替他担心或有不测，因为他面上的晦色聚于印堂，恐有一步大难！哪知此时他这一发话，竟把侠尼吓了一跳，忙的不等鹰爪王开口说道："蓝施主不必多虑，纵然他们弄什么手脚，二侠谅还没把他们放在心上，并且二侠已然向他们说过，燕赵双侠在江湖上行道以来，就没同时弟兄一块现身。你这时过去，岂不叫二侠落

个言而无信！更兼暗中已有人相助，方才这位异人朋友已然用折枝作箭的手法警戒了那四老，谅无妨碍。还是不必去，看看情形如何再说吧！”

追云手蓝璧被侠尼这么一劝说，本有心暂时先看看。哪知中州剑客钟岩隔两座向这位庵主说道：“庵主，不必拦阻蓝大侠，匪党们十分可恶，连这种金砖换掌的小巧之技，不能伸手打下来，也觉有损威名，大侠乘机过去，既破他阴谋，又可全二侠的威名，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庵主何必再阻拦呢？”这就是一言兴邦，一言丧邦！追云手蓝大侠看看中州剑客钟岩冷笑一声道：“这才是知己的好朋友了。不过我也未必准成；我们全栽在这里，钟老师一定能接我一场了！”中州剑客钟岩冷冷说道：“那是自然，我绝含糊不了！”追云手蓝璧霍的站起，鹰爪王暗中不悦，知道钟岩是不满意夜间在宾馆中蓝大侠对待他的情形，此时故意假公济私的报复。你这么量小，就对不起江湖送你中州剑客的美名了。鹰爪王知道已拦不住，这时也不便再说什么，只说：“不要鲁莽从事。”追云手蓝璧却不答鹰爪王的话，可是从一站起来，脸上立刻挂了一副笑容，自言自语的道：“金砖换掌，倒十分有意思，我得细看看，学学高招……”不慌不忙往外走着。扭头向天南逸叟武维扬道：“金砖换掌真是难得见的功夫，我倒不如我们蓝老二还敢上去；我这老眼不行了，我得到近处看看步眼的换法。”边说边走出了回廊，贴花棚这边站住。侠尼见追云手蓝璧依然被中州剑客激出去，不禁喟然长叹了一声，暗作提防。追云手蓝璧直等到看到绝无差错，蓝二侠更要输招，这才涌身飞纵上桩去答话。此时见又出来四老，向自己招呼，遂冷然答道：“香主们我先不领教大名，我蓝老大既上来就不能这么容易下去，自然是得在

香主手底下讨教明白了再走。你们老弟兄来了正好，我先请教这个怎么讲？”追云手蓝璧说到这儿，一抬腿用脚尖把巽官的两块青砖踢倒。

这四位香主一看，哦了声道：“这是哪个敢这样大胆，这么任意胡为！不是欺人，直要我们十二连环坞整个威名付与流水，这倒得察问察问。”说话的是福寿堂监堂香主韦天佑。此人在江湖道上全称他为铁指金丸韦天佑，手底下真有惊人的本领，手指上有铁琵琶的绝技，只要被他右掌的四指划上，皮肉不破，就能骨断筋折。十几粒铜弹丸铁指打出，向无虚发。此老在凤尾帮中颇为一班同道所惧，虽是年过古稀，依然雄心未退，依他的性格，哪肯就入福寿堂受本帮的供养？一来因为近年天南逸叟武维扬起用的好几位香主中，有几个叫他十分不满意，更兼纵横江湖的十余年，树仇太多，自己遂毅然退隐福寿堂，藉此韬光隐晦，潜修内功，倒落个眼前清净。论武功、论江湖道上的“万”儿，本该叫他掌福寿堂，只是因为此老处事待人过于严苛，遂派他作监堂的香主。平日历来没人肯招惹他，这次只为十二连环坞已有生心内叛的，眼前这些强敌，没有出奇制胜本领的不易应付，这才把监堂铁指金丸韦天佑请出来。韦天佑见金砖换掌、巧踩八卦桩本是福寿堂中锻炼的一种绝技，凭这种功夫就是燕赵双侠也不易讨了好去。哪知此时竟出了这种丢人的事，原来有两块青砖下面竟把砂地挖了两个窟窿，青砖只两角着实地，只要上面稍一着力，没个不倾倒栽倒的。这种事不用问，准是自己人所为。铁指金丸韦天佑十分震怒，立刻怒目相视的向双掌翻天崔丰道：“崔香主，这种事出在我们眼皮下，叫江湖道的朋友看着我们凤尾帮中全成了无信义之徒了。”双掌翻天崔丰眼望着八卦刀邱龙祥、绵手仇文豹道：“这种事咱们倒没话可分辨了。”

这时从抱月回廊上如飞走过来执堂彭寿山，却带着两名刑堂弟兄，匆匆的来到花棚前。执堂师彭寿山向双掌翻天崔丰道："崔香主，这里的事，龙头帮主业已全看明，龙头帮主十分震怒。以福寿堂各位香主绝不会作出这种事来，自坠威信，这是执役的弟兄们所为。龙头帮主谕，把他们交付刑堂严刑审问，并向燕赵双侠道歉。如若不愿再比试这种金砖换掌、巧踩八卦桩的小巧之技，就请双侠回回廊上歇息吧！"说到这也不再等燕赵双侠及双掌翻天崔丰答话，立刻带着两名刑堂弟兄把四名伺候武场子的弟兄带走，这一来倒算把当时僵持的局面打开。铁指金丸韦天佑从鼻孔中哼了一声，满怀不满，只是为保全凤尾帮整个的脸面，不好再尽自追问，不料他没言语，在铁指金丸韦天佑身后从随过来的一位香主过来，偏着头，身量高大，虬髯满面，追云手蓝璧因为在盛怒之下，更没理会他们，此时此人突然冷笑一声道："老头子真会了事！这么办也太便宜他们，武维扬你这么顾全他们，只怕没人这么顾全你了！"矮金刚蓝和早看着此人可疑。此时此人一发话，把个脸也抬起来，见此人绕颊密扎扎连鬓落腮胡子，似乎经年累月的没修整；两眼深陷，目射精光，两颧骨特别高，好似悬着两个肉瘤子，左边有一颗黄豆大的黑痣，矮金刚蓝和不禁大惊：这分明是兄长和自己说过的那人，遂向追云手蓝璧道："大哥，你看那可是你当年河间府结识的好朋友么？"追云手蓝璧此时目光正和这人眼光一碰，不由哈哈一笑道："我蓝老大真是幸运极了，想不到十几年前河间道上好朋友也在这里了！你这个要命金七老，真个要命，既看见了眠思梦想的老朋友，连个招呼全不打。真真要命！"

追云手蓝璧虽是笑着说，脸上的神色十分难看，眉峰逗

起，面笼杀机。却跟着向矮金刚蓝和道："蓝老二，你的眼力不差，这正是当年我的河间道上所遇的好朋友，江湖中称他为八步赶蟾金老寿，他们湖北老乡们又叫他要命金七老。我蓝老大对你说过，我从入江湖行道以来，就没服过人，唯有一个八步赶蟾金老寿才是我蓝老大真正的对手。蓝老二，今日是我蓝老大最快活的日子到了！"说完了哈哈一笑，矮金刚蓝和知道今日是追云手蓝璧生死成败关头。八步赶蟾金老寿两只烁烁放光深陷在眼眶子内的眸子，一眨一眨的看着追云手蓝璧，笑吟吟地说道："蓝老大，你怎么还不死？我金老寿把江湖道上的事早抛在九霄云外，我金老寿入福寿堂也正为是作孽过多，藉此逃名避祸，哪知万般由命不由人，竟自和蓝老大还有今日这一会，这也是命里该当。咱们把河间道上的旧帐清算一下，我们免得招来世债！我这要命金七不要人家命，人家也许要我的命，蓝老大，咱们单算帐，还是大家凑个热闹？这倒全由你挑拣吧！"这时追云手蓝璧冷笑一声道："我们既是来观摩福寿堂绝技的，咱们的事搁在一块算吧！金七老，你就和我蓝老大少弄鬼吹灯，干脆的上桩动手。我们今日是好友喜相逢，痛痛快快拆两招，别的少费话，请啊！"追云手蓝璧向矮金刚蓝和一挥手，齐往八卦桩当中退，那两块踢倒了的青砖，全由别人把砂石垫平给立了起来。

这时双掌翻天崔丰看见追云手蓝璧和要命金七老似有宿仇，这倒好，只他两个就得拚个强存弱死，遂乘机答道："既是蓝大侠仍愿意在这上面赐教，那么我再给这三位香主引见引见。"说到这遂给铁指金丸韦天佑引见了，那两位也是江湖成名的武林健者，一个是湘江渔隐戴兴邦，一个是七星剑钱肇，互相引见了。燕赵双侠对于福寿堂的八老，知道

全是庸中佼佼、铁中铮铮江湖成名的绿林道和技击名家，绝不敢稍存轻视之念，虚与周旋了几句。这时铁指金丸韦天佑向要命金七老道：“我们不必客气，就此上桩向燕赵双侠领教吧！我看我们还是按着崔香主原来的方向分守一宫；他们原是守乾、坤、坎、离四正面，我们四人守艮、震、巽、兑四斜方吧！”说罢四老各自展动身形纵上桩来。

原来追云手蓝璧和矮金刚蓝和，当年离开淮上清风堡绿竹塘，回到磁州蓝庄，老弟兄侠心义胆，本着师门的门规，哪肯在家中安享田园之乐？仍然是风尘仆仆，作些济困扶危的事业。可是这老弟兄二人既是同一师门受艺，又是同胞弟兄，只是一处总说不下话去，入江湖行道，总是各行其事，各不相谋。可是彼此遇有急难的事，不请自来，互为援应。这年追云手蓝璧，骑着匹小驴到了河间府地面，打算在这里住两天，顺便下乡访一位朋友。河间府也是个大地方，城里商肆栉比，很是热闹，追云手蓝璧遂在东关内三元老店住下来。这座店是个老字号了，开设了百余年，十分得这一趟线上商旅的信仰，追云手蓝璧才在店中落住脚。跟着又来了一拨镖车，镖旗是万胜字号，追云手蓝璧对于万胜镖局镖主小孟尝金镋崔鹏有个认识。此人不满四旬，籍历沧州，他是口北生死掌沙全义的得意弟子。小孟尝金镋崔鹏掌中一对凤翅镋，在北五省中已经创出“万”来，他立万胜镖局，可不是单凭武功，和师父生死掌沙全义的“万”字。崔鹏是慷慨尚义，热心交友，在北京城西河沿立起万胜镖局，直隶、口北、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全有万胜镖局分号。崔鹏结纳江湖上技击名家、绿林健者，万胜镖局中真有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之概。追云手蓝璧经北路镖头蒋恩波的介引，得与小孟尝金镋崔鹏有杯酒之欢。追云手蓝璧认为万胜

镖主够个江湖道朋友，不过以追云手蓝璧的孤介性情，不过要见识见识此人，并没有结纳之意。这次竟无意中在河间府三元店遇到了万胜镖局的镖驮子，追云手蓝璧不愿作无谓的应酬，更不知这个镖是否万胜镖主亲自押镖，拿定主意不出去打招呼，好在自己是住在东厢房紧靠北头，万胜镖局是住在北角后面的跨院，所来的人全得从追云手蓝璧住的这间屋子门口经过。蓝大侠遂把风门推开一线，见他们这次所保的一批现银，一共是十四骡驮子；每个骡驮子是四个银鞘，四万银子共装四十个银鞘，住到店中，得卸下来。护镖的是八名伙计、两位镖师、一名趟子手，镖主竟没跟随。

追云手蓝璧对于小孟尝金镜崔鹏没亲自护镖，倒不十分介意，因为他在这一带已全创出万来，绿林道上没有肯动他一指的。这拨镖驮子就折腾了一个时辰，追云手蓝璧容得镖局子的伙计全归到跨院，天色已经快黑了，因为马棚在前边，自己的小黑驴怕店房的伙计不好好给刷溜饮喂，从屋中踱出来到前面去察看。到了马棚这边，见所有镖局子的骡子和马匹，和别的客人的牲口，不下一二十头，自己的小驴单拴在槽头，蓝大侠见伙计们倒还听话，正在给上料，遂转出马棚的夹道。一眼瞥见从店外走进两人，全是二十多岁的少年，伙计们跟着，口中直说：“爷台！我们哪能拿着财神爷往外推，您老投奔我们小字号来，是看得起我们三元老店，有房间能够不叫您老住么！万胜镖局来的早一点，把东跨院全占了，我们要是能拆兑的话，还能让您二位投奔了来么？……”伙计这么说着，这两个少年还是一直的往里走，内中一个却说：“我就不信这么大的店房，连两间空房间全没有？”一边说一边往里走，那意思是不信伙计的话，要亲自看看。追云手蓝璧是久走江湖的人，一望而知这两人完全是

江湖道，并且说话是故意学北方话，只是依然带着南音。这两人也不往别处察看，径由东厢房前奔东北角的跨院小门。

这里的店伙计怕这两人惹了镖局子的人，给自己找麻烦，忙拦着道："爷台，难道小人还敢说谎么，再说镖旗也插在店门口了，您不是没看见，人家那么些人，别的房间住的下么？"说话间这两人依然到角门前张望了一下，先前答话的那个少年，从鼻孔中哼一声，带着十分不屑的神气道："小伙子别这么蝎蝎蜇蜇的，干镖行的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就是钦差住在这，我们也一样见识见识。"说到这两个人已转过身来，店伙见两人不再进跨院了，才放了心，也随着转过身来，也看出两人不是什么好路道，想着早早把两人敷衍走了就完了，用手往前院上房厢房一带指着说："爷台们看，所有房间全有客人住着了，您看没有一间闲着吧？"就在店伙这一回过身来，指点说话的工夫，内中一个少年略慢了一些，折衣襟，斜着身子，向跨院里一抖手，少年动作神速，店伙站在近前，连理会全没理会。那另一个少年却接着店伙的话道："这就活该我们再照顾别家了！"说到这句，复向同行的少年道："兄弟，货到街头死，这你才算死心塌地的了，你时时累我多费手脚，只要进了河间府还会出的这座城找不着么？快走吧！工夫大了七老又该骂我们了！"这两个少年说着话，径自往外走，绝不再向店伙作难，径自走出店去。

追云手蓝璧从这两个少年一进来，就看出不是善类，赶到他两人直奔跨院，蓝大侠不由暗暗吃惊！这真是什么想不到的事全有，真有大胆的匪徒，想在直隶境内动万胜镖局子的镖，我蓝老大倒要看看他是何如人也？及见内中一个竟在角门前回身时向跨院打去一枝暗器，蓝大侠暗骂：好猴儿崽

子！真个胆大，竟敢在众目之下，弄这种手段，小子们真有个狂劲！只是两个少年匪徒走出店去依然没见跨院里镖局子人一些动静，追云手蓝璧心说：“这一堆饭桶真把人气死，可怪镖主崔鹏也真放心，他竟派这么一堆废物出来，他真放心。”蓝大侠隐身在夹道的墙角，见前后无人，院中已然黑暗下来，一耸身跃上屋顶，纵身到店门过道上面，潜伏着身躯。察看那两个匪徒，见他们没往街里走，竟奔东关外而去，这越发是单为万胜镖局来的无疑了。追云手蓝璧仍然不肯罢手，趁势要看看镖局子的人们是否已经有了觉察，见自己那间屋中，伙计已给掌上灯来。自己虽则不在屋中，好在时候尚早，店中不断的有人出入，所以店伙也毫未作理会。追云手蓝璧施展小巧的功夫，潜踪隐迹，从屋面掩到跨院。敢情跨院中地势还不小，是三间东房，两间北房，各屋中全掌起灯火，正有三四名镖局子伙计吵嚷着。这个说：“分明有人敲窗户！”那个就说：“简直你是闹毛包，自己人全在屋里洗脸换衣服，哪个敢来和我们无故取闹，我们是干什么的，他就敢在太岁头上动土？胡二弟，还得说是什么时候，别叫人听了去笑掉大牙吧……”

几个人你一言我一语的正在吵嚷着。东房门一开，一人当门而立，追云手蓝璧隐身躯正看这人的正脸，想起来当日到万胜镖局访小孟尝金锐崔鹏时，席间曾给引见过，此人名叫神枪手穆文义，和镖主崔鹏全是清真教徒，掌中一杆八母大枪，在镖行中颇有个“万”儿。这次是因为镖主应了这号买卖，是北京富商前往山西的现银，镖全应好了，保单全开完了。镖主小孟尝崔鹏本是跟人家定规好了由镖主亲自押镖，可是忽然出了一点要紧事，不能随着走，镖期又不许耽误，只好叫神枪手穆文义，和镖师李开泰、趟子手于二愣带

着八名得力伙计，押着镖先走。定规好，不出直隶境，自已准赶上。因为这趟线上全是打出来的天下，只有入山西境内时有新上跳板的绿林草寇搅乱，神枪手穆文义遂押着镖银从北京城起身。神枪手穆文义也是久走镖的镖师，也是眼里不容沙子的手，绝不敢放大意了。只为在直隶境内万胜镖局走了这么些年，就没出过事，万胜镖局的镖走在哪儿也是按着镖行规矩，对于各处大小垛子窑，全是按着行规走。至于蟊贼草寇，见了万胜镖局，焉敢稍生妄念？所以神枪手穆文义也认为伙计们瞎闹，把风门推开向伙计们招呼道："你们该着干什么的小心点去干，别没事瞎起哄。"说完了转身进去，镖局子伙计随即进了北屋。

追云手蓝璧见跨院中正在无人，遂仔细察看。见东房的屋檐下底子，纸窗的上面横木框上，钉一支甩手箭，在箭头上更插着折叠的一张纸帖，钉的地方十分隐僻，不是自己早看见匪徒发过暗器，也一样忽略过去。追云手蓝璧遂仗着身形巧快，翻到东房上，从檐头探身把那支甩手箭拔起来，然后轻轻的来到了前院的东房前坡。蓝大侠看了看由前院正房射出来的灯光，正映到东房北山墙的上面，遂往房坡上一躺，伸手把那支甩手箭上的字柬退下来，轻轻打开，映着下面的灯光，见这张红柬帖上面写着"具柬敬约万胜镖主在枯柳屯赐教"，下面写着"鄂中绿林小卒金老寿载拜"。追云手蓝璧一看这个具名，不由倒吸一口凉气，心说："这可要糟！湖北有个绿林怪杰要命金七老，莫非就是此人？听江湖道上传言，此老十分扎手，练就一身软硬功夫，手黑心狠。他作的是绿林生涯，偏是绿林道的对头！哪路上的绿林道一个行为失当，作出大恶的事来，休想逃出要命金七老的手去。也就是当时不把你置之死地，也把你废了，叫你一辈子

作废人。江南绿林道中畏他如蛇蝎，同道中有时彼此失和，就赌咒：谁要亏心，叫他往南去遇上要命金七老，往北来碰上燕赵双侠。

不过燕赵双侠虽也是专和绿林道作对，还没有金七老那样手黑心辣。追云手把字柬仍然给折起，穿在箭上，自己暗自沉吟：看这种插箭留柬叫阵，分明要命金七老和万胜镖主小孟尝金镜崔鹏有不解的“梁子”。他两家，一个久据湘鄂一带，一个专走北省的镖，两下里竟会有这么大的仇，这真是件怪事！可巧，镖主崔鹏又没来，这一下子万胜镖的牌匾非摔在河间府不可了！看金老寿既是从湖北赶来找场，这场事还是非闹起来不可。我蓝老大既然赶上了，和崔镖头又有个认识，焉能袖手旁观？只是这金老寿实非易与之流，自己也仅是听江湖道上的传言，究竟这要命金七老手底下怎样厉害，自己还不详细；江湖上既那么称道也绝含糊不了，自己一个接不下来也跟着一块栽在这。那可得仔细一点，反正这是天意该当有我蓝老大一份儿了。想到这，知道这种成名的人物，说到哪儿作到哪儿，店中绝不会出甚么花样了。这枯柳屯在甚么地方，自己还不知道，只好明早再打听了，但别叫他们再疏忽大意，早早给他们添点警心。一翻身，身贴北山墙的墙头，下面正是进跨院的夹道，没有人出入。蓝大侠捏箭尾，一抖手打了出去，这次故意多用了几成力，“砰”的钉在了跨院东房的窗户当中立木上。

这次屋里的镖师和趟子手全听出声音不对，于二愣真是愣，一个箭步从屋中蹿出来，厉声喝道：“谁？”追云手蓝璧知道两位镖师也就出来，拧身纵到前檐，一翻身落到自己房间门口，轻启风门，进了自己的屋子，一叠连声的招呼店家。店伙方才进来给他掌灯见屋中无人，这院中也没有这个

瘦老头子，想着一定是往街上闲溜去了。直到把店门掩上也没见这个老头子回来，此时竟自一叠连声的招呼，赶忙来到屋中道："老爷子您往哪儿去了！怎么我没看见您老进来？"追云手蓝璧道："伙计，你眼睛太不管事，我进来时你就在柜房那站着，我只是没进房间里来，我服侍我那匹小驴去了。"伙计道："爷台您放心吧！我们全给喂好了，哪能用客人操心。"追云手蓝璧道："你不知道，我那匹小驴有毛病，喂饱了得给它把肚皮推一阵子，不然的话，夜间它闹食，明儿立刻走路没气力了。"店伙知道这位爷是故意和自己开玩笑，才要答话，东跨院里又连声招呼店伙，伙计赶忙向外走着道："爷台太爱取笑了，我没听说过驴子闹食的，要甚么您老招呼一声吧！我到跨院去看看。"伙计已走出屋去。追云手蓝璧道："驴可喂饱了，我这个人还没喂哩！小子你吃饱了不管别人了吧？"

店伙停着脚步道："爷台，我没忘，您不在屋里我开来饭给谁吃呢？您等一等，我这就给您开饭。"说着赶紧跑进跨院，一进院子就一愣，只见镖局子伙计们全在院里，有两个提着灯笼往各处照着，店伙遂招呼道："达官叫我有甚么事么？"

镖师李开泰从屋中推门出来，向店伙一点手道："你进来。"店伙赶紧来到屋中，见屋中只有那伙镖师和于二愣，李镖师把风门仍旧带上，向店伙道："有人打听我们么？前面住的客人有几个南边人，全住在几号房？"店伙一听，所问的事情十分离奇！遂说道："达官老爷住在小字号，只管放心。咱这字号虽小，并不杂乱，只要一交戌初，准上店门，出入的人，全有人看着，没有人打听达官老爷们。前院四十多位客人，没有南方人，达官老爷敢是看见甚么了么？"

神枪手穆文义抬头来说道："伙计，你不用疑心，我们不过随便这么问问，就是有了事，也没有你店家的干系，你去吧！有南方口音的客人，你留心一点，我们有个约会，定规在这里见，怕两下里错了头，没有事了，你去吧！"店伙看到院中的情形，和镖师所问的话，知道内中准有事。不过这是北五省有名的镖局子，人家既不叫追问，乐得的少找麻烦，遂赶紧退出来，给追云手蓝璧去开饭。

店伙走后，神枪手穆文义向镖师李开泰道："李师父，甚么事还是少问店家，他们管不了甚么事。李师父，你看这字柬上具名的是鄂中绿林小卒金老寿，我就没听说过这么个人，看这来头，简直是成心和我们镖主过不去。崔镖头从来没到湖北去过，怎么会和姓金的结了'梁子'？又是这么巧的，崔镖头偏偏没跟来，就遇上点名指姓找他的，我看非出事不可了。"镖师李开泰道："这也没别的法子，怎么来怎么接着就是了，我们万胜镖局在北五省大小也有个'万'儿，这一带好样的开山立柜的当家的，全给我们闪个面子。这个姓金的不过一个过路的绿林，难道他不懂得光棍截路不截财，这河间府一带的有名瓢把子铁胳膊秦五，就容他在这一带张狂么？"神枪手穆文义道："李师父，事情可不能这么看。这个主儿是怎么路道，我们一点底没有，可是按他居然插箭留名，自己先道出'万'字来，没有出人头地的本领，焉敢这么办？这就应了俗语，'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你说我们遇到这种事，是等镖主不等镖主？万胜镖局是创出'万'来的字号，在咱们弟兄手里给弄砸了，怎么对得起崔镖头，要是把镖停在河间等着镖头到了再走，我们弟兄也太觉着面子上难看了。镖主看得起我们弟兄，把这趟镖交给我们弟兄，遇到一点风波，我们就不能替镖主担当，我们也枉

在江湖道上走了！李师父，咱们也只好和来人拚着看，成不成就听天由命吧！只是这枯柳屯在什么地方，我还真想不起来？”于二愣在一旁拧着眉头子盘算事，随着答道：“这趟线咱们倒也走过两趟了，枯柳屯这个地方我就没听说过，要有也是极小的地方。老师父们现在不必瞎猜疑，咱们按着规矩起镖，真有不开面的老和跟咱们过不去，索性往死处招呼。这种过路的绿林更可恨，完事你没处找他去，我就是恨透了这群东西的！”

·第六十四回·

金七老劫镖丐侠义助追云手

李开泰道："于头，你也是这么些年的镖行了，别把事看那么容易。万胜镖局在北路镖行中说的出的字号，江湖上稍微含糊一点的绿林，没有敢招惹的，你想这个主儿一定够扎手的，可是我们干的这行买卖还有怕事的么？常言说'养军千日，用在一朝'，崔镖头把这趟买卖托付了我们，我们只有遇上事卖命而已，来人已订桔柳屯相会，我们只有和他那里见了，难道我们这班人能含糊了么？夜间多加小心，别太大意了，天亮起镖，哪里遇上哪里算着，叫伙计们早早歇息，养足了精神，路上预备出事就截了！"趟子手于二愣道："好吧"！我们真要是叫来人一张纸片儿吓唬住了，也太给万胜镖局子丢人了，我去看看他们去。"于二愣随即出来到北屋嘱咐了伙计一番，大家早早歇息，各位镖师分班守夜。这里的一切情形，追云手蓝璧已经全探听个清清楚楚，知道这两位镖师要和金老寿一死相拼，蓝大侠也决定要把这场事看个起落，自己要相机相助。一夜倒是安然无事，天一亮，万胜镖局的人全早早起来招呼店家给烧水，大家梳洗，在店中饱餐之后，算清店钱，立刻起身。

追云手蓝璧容得他们走开了，把店家叫过来说道："伙

计，我今天还走不了。我下乡找朋友去，我的驴暂时寄存在你们这，好好给我照料着，你要是克扣它的草料，你可估量着，咱们算不清的帐！”店伙笑道：“爷台您放心吧！我们不能欺负哑吧牲口，那还算人么？”追云手蓝璧嘻嘻的一笑道：“伙计，你倒是会说话。我跟你打听一件事，从这庄西的乡间可有个枯柳屯的地方么？”伙计想了想摇头道：“附近几十里地方没有这么个地名，太远了就说不清了。”追云手蓝璧越发了然这金老寿下手的地方，定是荒村野店，偏僻的地方。遂叫店伙锁了门，走出三元店，顺着大街穿西门顺大路缀下来，远远的听见趟子手于二愣喊镖趟子，声音洪壮气力充足，可听半里地远，蓝大侠离着他们远远的。这时正在初秋，稻尚没收下来，满地庄稼。这一带多是农田，村集很多，路上车马不断的，直走到中午，错过所经过的就是疏疏落落的小村子了。因为由河间府肃宁县是官站，他们这拨镖得奔肃宁西南，所以才离开河间府就得改路，这趟道尽是小镇甸，于二愣和两位镖师全是骑着牲口，伙计们随着骡驮子护着镖银。伙计们这一程走得口干舌燥，向头里开路的趟子手于二愣道：“于师父，午时过了，还不找地方打尖，我们可有点抗不住了。”趟子手于二愣道：“哥儿们，耐点烦，谁叫咱得走这趟道呢！还有一里来地，大约是周家集，那里打尖吧。”

伙计们只好往前紧赶，果然前面远远现出村落，正是集期，集场就在小村子前面，时候已经晚了，集场已散，只有几处尚没收拾完了的卖农具的和卖粮食的。这拨镖进了周家集，趟子手于二愣先冲进去找寻店房，为是人多打尖可以歇一会。哪知这周家集并非是大地方，没有大店，只好在这里将就着吃一顿，歇息歇息，好赶下一站。这才回这家小饭馆

打了招呼，叫他们在临街的窗外多放两张桌凳，镖驮子只好不往下卸，叫骡夫们只在饭馆外边，连照顾着牲口。那饭馆中掌柜的见来了这么拨好生意，真是意外的彩头，招呼着伙计们在门外放了两张长桌，几条长板凳的，又找了村中两个闲汉帮忙。不一时，万胜镖局子骡驮子到了，这座饭馆乱了一大阵子，才坐定了在这里喝茶吃饭。有村中找来的闲汉给骡夫们喂饮骡子。这里正乱哄哄人马喧腾，突听得由街西翻起一阵快马奔驰之声，神枪手穆文义、镖师李开泰全在饭馆里面，于二愣和镖局子伙计们把着窗口，骡夫们全在窗外，眨眼间由街西冲过两骑快马，上面是两个少年，到了饭馆附近，马走如飞，两少年往这边盯了一下，策马如飞直冲出村子东口。趟子手于二愣低低向伙计们道："你们看见了，方才这两个小子，路道不正，我于二愣的'招子要是不昏'的话（昏典谓眼睛不瞎），他俩定是线上的朋友。"里面的两位镖师倒没把这两个少年怎么注意，因为两位镖师正在互相计议前途的事，对于枯柳屯这个地方始终没打听出来，十分纳闷。就在两人说了没有几句话的功夫，趟子手于二愣忽然隔着窗子向里面招呼道："穆师父，合才蹿过去的两个又圈回来了，路道可不正！"

于二愣一招呼之间，这里神枪手穆文义耳中也听到了东村口一带又掀起来一片蹄声。遂向于二愣一摆手，抢行了两步，靠近敞着的窗口坐下来，半偏着身子，隐着半个身形。跟着蹄声杂沓的，那两个少年竟自翻了回来，在这么窄狭的街道上，毫无顾忌的策马如飞，从饭馆门疾驰而过。头里那个少年竟向他后边的同伴大声招呼："喂！相好的，咱跟他是死约会，不见不散，咱前边等着他出去了！"也没听见后面那个回答什么，已经风驰电掣的奔了西村口。这时神枪手

穆文义面色一沉，霍的站起。镖师李开泰也凑过来，问道："穆师父怎么样？"神枪手穆文义恨声说道："鼠辈欺我太甚，竟敢向我们叫阵，他就是摆上刀山剑树，我也要闯他一闯，倒要看看匪徒们是什么惊天动地的能人，敢这么张狂！"说到这向外面招呼，赶紧收拾起镖。趟子手于二愣招呼着伙计们照顾骡驮子，打点装勒银鞘。

镖师穆文义在和饭馆伙计算饭帐时，向他打听这一带可有个地名叫枯柳屯？伙计在摇头，忽的想起道："达官爷，我想起来了，不错，有这么个地方。不过这种苦村子提不起，既够不上村庄，又挨不着大路，在出西村三里多地，往西北有半里多地就是枯柳屯。只有十几百农人，全是承租葛家庄的佃户，错非这一带的住户，简直不易知道这枯柳屯在什么地方。只是这个小疙瘩地方，连官道全不挨着，您也走不着，打听这个地方有什么事？"镖师穆文义故意说道："没有什么，只因我们有个同事的住的地方离这个枯柳屯近，也是小庄子，说是只要打听着这枯柳屯就找着他了。"饭馆伙计听着这话似乎十分诧异，嗫嚅着说道："这位住的地方难道比枯柳屯还小么？枯柳屯附近除了那座土谷祠，恐怕找不出别的村子吧？"神枪手穆文义知道自己的话说得漏洞太多，伙计动了疑心，遂微微一笑，多给了些酒钱道："伙计，你就不必瞎操心了！"外面的伙计们全整理好了，趟子手于二愣进来催镖师穆文义、李开泰起镖。穆文义向于二愣道："你也是久在线上跑的老手了，什么事还用我嘱咐么？从昨夜到现在的事，你看出个大概来了，咱们还能含糊么？顶着干吧！前途也就是三里多地，要是准在那里等着咱们，姓穆的只有和他拼一场了！你按着规矩，只管和伙计守护镖银，别的事有我和李师父了。"于二愣拍着胸口道："穆师父你放

心好了，我于二愣这条命交给镖驮子了。别的事不应我管，我绝不多事，只要有敢动骡驮子的，我于二愣非和他拼个死活不可，绝不会给我们万胜镖局泄气。"穆文义点点头，向于二愣一挥手，于二愣立刻转身走出去，把插在饭馆门上的镖旗拔下来，上了牲口，捧着镖旗亮嗓子喊了一声"镖驮子"，伙计们嚷着"镖驮子"，骡夫们催动健骡，这一路人马镖银冲出周家集。

这时连镖局伙计全知道前途准有事了，一个个惴惴不安，这种事是不由己的，一个个神情上和平日走镖就差了样子。常常一上了路，走到清静地方，伙计和骡夫们是腿不闲着，嘴不闲着，又全是粗鲁的武夫，想起什么说什么，边说边笑的绝不显寂寞，此时一个个瞪着眼往四下瞭望，连一句话全没有。于二愣一看这种情形真给万胜镖局子泄气，遂向伙计们道："哥儿们，咱这是走镖，充好朋友，不是上法场，干什么这样垂头丧气的？既干这行就得卖两下子，别给江湖道丢人现眼，这么提不起精神来，有什么用？哪位哥儿们怕事，这时说话还不晚，趁早请回，改行干别的。回家抱孩子、庄稼地里扛活，全比这行买卖好干！这要叫人家暗地缀着的看了去，白栽给人家，还是一样的事，任什么也脱不过去！"伙计们被于二愣用话挖苦的不好意思的，一个个这才抖擞精神，有说有笑。这里刚把护镖伙计精神振作起来，在道左大田里陡起一片声音，于二愣和后面押镖的穆李两位镖师，全骑着牲口，容易察看。在马上一长身，见隔一片庄稼，有一个骑着小骡的，穿着地里的小道儿斜着西北下去。只是牲口上的人塌着身子，又有庄稼地挡着，一些看不出是怎样的人。这时所走的道路极其凶险，路是一片平原，只是正是青纱帐的时候，一条丈余宽的土道，两边全是一人多高的庄稼，也看不见有村落，仅仅不时有搭起高窝铺看着的农

人。

约莫走出有三里多地，一些迹兆没有，神枪手穆文义心想饭馆中伙计的话有些靠不住，他说离周家集不过三里地，斜往西北半里地就是枯柳屯小村子，自己在马上往西北看去，只有一片无边无际的绿庄稼，哪有小村落呢？穆文义正在狐疑，突然道右边的庄稼地里，窜出一人，穿着件大蓝衫，又肥又短，脚底下很快，一刹那间，已隐入道左边庄稼地内，神枪手穆文义认为两人来路全不对，招呼于二愣加紧提防。又走出半里多地，地势略微开展，可是前面左右隐隐听得吱吱的胡哨声，神枪手穆文义向李开泰道："这许是了。"一打量这一带形势，要是没有青纱帐时，是数十里地的一片野地，看不见村庄，并且连树木全稀少，就是道北里的高粱地里的庄稼，唰唰的一片片的摇动，跟着"飕飕"的从高粱地里射起两支响箭，"唰啦啦"高粱棵子一阵暴响，从里边蹿出一伙疾装劲服的，老少不等的匪徒约有六七个；远远的庄稼地里吱吱的不断响着胡哨，跟着后道南边庄稼地里，蹿出一个怪模怪样的老头子，这份怪相，长的十分难看。两眼深陷入眼眶内，两颧高耸，左颧骨上还多了颗挺大的黑痣，穿着件蓝绸子长衫，全成了油布；头顶已秃，只剩了脑后一点头发，编着一条长只数寸，灰白的小辫儿；青缎子挖黄云子的便履，也是破的将将的能挂住脚，白布高腰袜子也变成灰色。先出来的一干匪党全各提着兵刃，唯独这个怪老头子空着手，往道路的当中一站，一干匪党全站在老头子身后。这时有一个少年匪徒，提着一对万字夺，蹿出来高喝道："喂，相好的别走了！叫你们镖主金锐崔鹏过来答话。"

趟子手于二愣认识这就是周家集盘道的少年匪徒。于二

愣赶紧的向骡夫们一声招呼，把十四骡驮子，头接尾的打了盘，镖局子伙计全亮兵刃。于二愣的镖旗往脖子后头一插，把鬼头刀提在手中，挡在骡驮子头里，拿定了主意，谁过来和谁拼了！神枪手穆文义把牲口往前带了几步，一按铁过梁，纵下马来，李开泰也跟着下了马。神枪手穆文义低低向李开泰说了"护镖"二字，立刻往前紧走了两步，按着江湖上规矩，右掌往左掌上一搭，含笑说道："这位老当家的，恕我穆文义眼拙，更不知当家的在哪里安窑立业？所以没得到当家的垛子窑去拜望，请当家的报个'万'字吧？"怪老头子尚没答言，那提万字夺的少年匪徒厉声道："金七老要会的是万胜镖局子镖头金锐崔鹏，你是什么人？强自出头答话？"神枪手穆文义道："朋友，不要这么盛气凌人，姓崔的要是在这，不用朋友你招呼，早过来了。我在下是万胜镖局的镖师穆文义，我们镖头没跟来，有什么事只管朝姓穆的说吧！"那怪模怪样的老头子，把一双怪眼一翻，看了看神枪手穆文义道："朋友，你想要接我金老寿这场事么？"说到这从鼻孔中"哼"了声，冷然说道："我看朋友你不必跟着蹚这种浑水，再说朋友你也接不下来。我金老寿这么远的来到河间府，不会会这位小孟尝崔镖头我就肯甘心么？我金老寿和你姓穆的无怨无仇，我金老寿也不难为你，你只把镖驮子给我留下，你们只管放心，我是准在这枯柳屯等候姓崔的。我们冤有头，债有主，到那时自有个了断，朋友你要是不听我金老寿的话，那就不怨我不认识人了！"神枪手穆文义一声冷笑道："朋友，你这么看得起我穆文义，倒是真够朋友，就这么容容易易的想把我们打发走了，真是想不到的事。可是朋友，你可忘了我们是干什么的了，我穆文义既擎着这杆镖旗出来，这票哪能就这么出手？你要是和姓崔的有

'梁子'，姓崔的绝含糊不了，三天内准到枯柳屯与你相会，你要想留镖驮子，那么我穆文义不能就这么交出，姓穆的没有什么本领，只把一腔子热血交给万胜镖局，朋友就看着办吧！"

怪老头子呵呵一笑道："好！你要看点什么，容易。这真是'人离乡贱，物离乡贵'，在江南道上就没有敢在金七老面前要价还价的！"说到这一扭头，向身旁一干匪党喝声："还不给我拾夺么？"金老寿这一发言，身旁的一干匪党，全是这位要命金七老的门徒，头一个那提万字夺的少年纵身，径扑神枪手穆文义。另一个少年和提万字夺的站在一处的，这时掣出一条链子枪直扑镖师李开泰。另两个一个使判官笔，一个使七星尖子齐扑镖驮子。个个的兵刃不俗，身手娇捷，神枪手穆文义见人家已经过来，往后一纵身，到了牲口旁，伸手把大枪摘下来，脚尖点地，往斜刺里一纵身，亮开了势子。那少年匪徒已扑过来；他是要命金七老的五弟子姓陶名英和，使链子枪的是他四师哥徐忠，这陶英和身手十分娇捷，一分万字夺，猛身跃进。神枪手穆文义见匪党一齐上来，非剪镖驮子不可了，只有死拚，把大枪一拧，"唰唰唰"一连三枪。陶英和手中这对万字夺，摘、解，撕、捋、剪、锁、拿、拦，专克制敌手长短兵刃。神枪手穆文义这趟八字大枪，在北路镖行已经创出名来，运用开夭矫若游龙，拿、拦、提、捉、沈、棚、抛、封，八字枪点已够了火候。陶英和便是把双夺的招术施展开，只欺不近身来。可是押镖的只有神枪手穆文义这条大枪能和匪党招呼，李开泰和要命金七老的四弟子徐忠一动手就见了输赢，一条左臂已被链子枪所伤。护镖驮子的趟子手于二愣，见有人扑过来，这小子眼全红了，哪还顾死活。

头一个蹿过来的是金七老的二弟子陈起凤，判官双笔一分，喝声：“小子们要命的趁早扔兵刃！”于二愣鬼头刀，蹦起来迎头向陈起凤就剁。陈起凤一斜身右手判官笔轻轻向于二愣腕子上一敲，当琅的鬼头刀出手。陈起凤一抬腿，脚还没踹出去，随他一同过来的六师弟姜天佑，照定于二愣的右胯上就是一七星尖子，哧的一下扎了个正着。于二愣摔了出去，一股子鲜血喷出多远来，扎的这么重，居然没出声。镖局子伙计有那不怕死的，还奋不顾身的护镖，他们哪是匪徒的对手，刹那间被打倒三四个，只有各自逃命。两匪徒喝令蹲在道旁的骡夫：“要命的赶紧起镖驮子随着走，有敢迟疑的，立刻给废了！”骡夫们历来是守着江湖上的规矩，他们绝不肯多管闲事，白跟着送命。立刻赶起骡驮子，随着陈起凤就往庄稼地里的羊肠小道走。

神枪手穆文义一边动着手，见大事已去，自己一咬牙关，把掌中枪一紧，对手陶英和正是欺身进招，两下里已到了紧要关头，穆镖师一个“抽身打盘”，那陶英和只得撤步进招。穆文义哪肯再容他走开，往前一抖枪“铁牛耕地”，本是扎陶匪的下盘，陶英和往外一纵，穆文义复往起一抖枪，单擎枪钻，人枪一拽，“太公钓鱼”，枪尖直刺陶匪后脑。眼看陶匪就要在大枪下送命，突然身侧一阵微风，穆文义右臂一麻，大枪不仅递不出去，几乎要撒手，一回头见是那金七老已到了身旁，满面含笑的道：“朋友，你总算不含糊，算了吧！”穆镖师知道自己已落到他手里，一跺脚说声：“完了，姓穆的栽给你了！”猛然用左手一抓枪杆，掉转枪头往自己心窝就扎。那要命金七老喝了个“好”字，骈食中二指往穆镖师左臂“曲池穴”一点，穆镖师大枪已被打落地上。要命金七老把面上的笑容顿敛，正色说道：“朋友，你

这可有些小家子气了！咱们江湖道上的事，自有江湖道上的过节儿，我金七老和你姓穆的是朋友，没有那么大过节，我焉能叫你在我老头子面前寻短见？你现在就是把命搭上，我老头子和姓崔的事也不能算完。我本想这次连人带镖一块架走，如今遇上你这么个好朋友，便宜便宜姓崔的。我本意是在枯柳屯等万胜镖主，所以我老头子也没打算尽自等他，三天以内姓崔的不到，连镖银带回湖北，叫姓崔的再去找我。如今我看在穆朋友你的面上，我金七老在枯柳屯这和他不见不散，叫姓崔的自管约请能人，要命金七老绝不含糊了。我老头子在江湖上混了一辈子，说话还算数儿，穆朋友，识相些赶快找你们镖头前来，咱们枯柳屯见了！”

说罢，一转身撮唇连着两声胡哨，这种口哨打的尖锐，异常扎耳。这老头子身形起处，如一缕轻烟，隐入高粱地中，手下没走的三个匪党，也全向庄稼地内退去。眨眼间已走的无影无踪，神枪手穆文义愣呵呵站在那，五内如焚。那李开泰和于二愣虽全受了伤，但是全不是致命处，不过于二愣在胯上这一七星尖子扎的够重的，血流的把中衣全染过来；受伤后自知一动，匪徒们定要二次下手，两人全倒在地上瞑目待死。这时劫镖的已走，李开泰这时抬起头来，看见穆文义还在那愣着，生怕他一时想不开，再想了别的念头，遂招呼道：“穆师父，你还愣着作什么？事到如今该怎么办怎么办，我们现在不能再着急了，急死一点用处没有，过来咱们商量商量，你先看看二愣的伤要紧，血流的太多了！”神枪手穆文义唉了一声道：“完了，想不到咱们弟兄落个灰头土脸，有何面目再见镖主，李师父我不想回镖局了，你们回去替我说一声吧！我不把镖原回不再见他了！”

这时趟子手于二愣也挣扎着爬起来，哭丧着脸说道：

“穆师父，你这可把事看左了。我们没有什么对不起崔镖头的地方，匪徒口口声声是要和他过不去，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这个主儿准够斗的，连本地安窑立业的绿林道他全没放在眼内，只怕这匪徒实不易对付，为今之计，我们得赶紧找寻镖主，倒是叫他预备怎样应付强敌。镖要不回来，万胜镖局就算完，崔镖头还能活么？我们现在全把命卖在这，一点用没有，咱们办有用的事要紧！”说话间有三个镖局子伙计是被匪徒所伤的，全滚入高粱地内躲避。可是那没受伤的想往远处跑可走不脱，有匪徒堵截着，只不准离开出事的附近一两箭地，你不往远处逃也不伤你。这时见匪人已走净，一个个溜出来，全是满面惊惶的凑了过来。李镖师招呼伙计把牲口上挂的包裹解下来，把刀伤药拿出来，叫他们把于二愣的伤口先给扎裹上。自己的伤，是伤筋动骨，不是现时敷药的事，扶伙计在道边上溜着，活动腰腿。三匹牲口全是自己喂出来的，全在道边上啃青，一匹没丢，伙计们忙合着给于二愣扎裹伤口，整理牲口，李镖师向穆文义道：“穆师父，好在咱们崔镖头这次和咱们说了，不出直隶境准可以赶上，咱们又这么一耽搁，依我算计今晚明早是可以赶到了。不过千万别走错了头，依我看咱们今天赶不回河间府，我们只有先奔周家集。那虽是小村子，离着出事地点近，咱在那里找了安身之处再说吧！”

神枪手穆文义想想眼前的事，自己就是以死报朋友，但是于事无补，只好先找着镖头要紧。三个受伤的伙计中有一个腿瘸了，好在于二愣右胯伤重，不能骑牲口了，让给这名伙计。由两名没受伤的伙计搀扶着于二愣，李镖师伤在左臂，仍可以骑牲口，穆文义也在步下，空着一匹牲口驮着兵刃包裹，这种狼狈情形十分难看，可怪匪徒动手后直到现在就没

见一个来往的行人。走出半里地来，只见道边上聚集着四五个行路的和两辆大车，直到这边镖行人走近他们面前，内中竟有人问："借光，前边可叫走了么？"伙计们没好气的回答："官庄大路谁愿意走谁走，我们不知道谁不叫走！"可是这伙停在道边的行路的，已看出答话的这班人有好几个受伤的，事情定是出在他们身上，机灵的赶紧暗扯那回话的人，不叫他再多问。镖行这班人也跟着走过来。神枪手穆文义听到了路旁人的话，越发烦闷，这要命金七老不仅武功本领扎手，更是绿林中的好手。动手抢镖，先把两边的线结掐断，插旗安桩，严密把守住，外来的人休想往里闯，镖行的人你休想逃走，这个主儿可真难对付呢！一行人因为有受伤的，走得慢，直到酉时左右才到周家集，这可没法子了，只好在那座小店里住吧！先叫店里给烧了开水来，镖师李开泰和于二愣及受伤的伙计全服了白七厘散，于二愣虽是受那么重的伤，依然不肯躺在炕上。李开泰左臂的伤经过路上活动了半天，服下药去，疼痛已减，只是这只胳膊一时半时还不能动作，叫伙计仍到那饭铺里叫他们给预备十一个人的晚饭，给送到店里来。并告诉他，要是有人打听我们，给指引到小店来，伙计答应着去照办。

赶到在这小店吃过饭，神枪手穆文义向李开泰道："李师父，我看要是在这周家集等候崔镖头，只怕非误事不可。这周家集不是什么咽喉要路，象这种小村集，沿途上很多，崔镖头就许不走这里，那一来岂不两耽误了？"李开泰道："我也没打算在这死等着，我打算把今夜过了，明天再赶往河间府城里等他。不论如何，他也越不过河间府去。"神枪手穆文义摇了摇头道："我看这么办不妥，万一赶在今天和我们前后脚到的河间府，或者现在才到，那里是大站，崔镖

头一定得落在那，我们明早再去，可就不易碰上了。或是镖局子再出点意外耽搁的事，他到现在还没起身，那么我们等他几时才好呢？我想事不宜迟，咱这有三四牲口，我立刻赶奔河间府，万一他已到了，那就省了事了。再派两名伙计骑牲口连夜赶回北京总镖局子，看看镖头是否已起身，一路上迎着走，这么双管齐下的或许不误他事。李师父你只安心养伤，我这就走。”李开泰道：“穆师父，你这时若赶到河间府已经半夜了，城门早关了，也进不了城吧？”神枪手穆文义道：“李师父，你也是老江湖了，除了北京城，没有叫不开的城门，不过多花几个钱就是了。”李开泰点点头道：“好吧！对头虽是那么说的，只等咱们崔镖头来和他算帐，可是总得提防一切才好。”穆文义点点头答应，跟着叫来两个精明干练的伙计，嘱咐好了一切，给他们带了充足的路费，叫他们到槽上把牲口备好，穆镖师也略事收拾，立刻带着两个伙计从周家集起身。李开泰和趟子手于二愣全在一处歇息，身上伤痛虽是好多了，只是眼前的这种逆头事哪还睡得着。对于这位穆文义镖师以死护镖，血心交友的情形十分敬服，只盼他此去能够遇着崔镖头才是大家之幸，两人不知不觉的直谈到四更过后才相继睡着。才睡了不多一刻，李开泰突然惊醒，看了看窗纸，微现曙光，还没十分亮，街上一阵马蹄的声音，似乎在店门外停住。李开泰把于二愣推醒，方要叫他听听，大约是往店中来，跟着有人叩打店门，招呼张勇开门，张勇是镖局子伙计的名字。李开泰道：“于头，你听，这不是穆师父的声音么？他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忙着下地要去开门。于二愣忘了胯上的伤疼，一蹚身蹿下炕去，这一个猛劲把伤口震了个大的，疼的于二愣龇牙裂嘴一瘸一拐的闯出屋去，口中答应着：“来了！”镖局子伙计是

真睡沉了？直到于二愣在院里大声答话，镖局伙计和店伙才惊醒。店伙迷离着睡眼问："天还没亮，你找谁？"于二愣道："少废话，找你，快开门吧！伙计！"店伙听出是镖局子的人，哪还敢再多口，忙着把店门开了，见门外是夜间走的那位穆达官，另外又多着一位，全牵着牲口。人是一身尘土，马是一身汗。店伙赶紧把两扇门全敞开，把下坎也给落下来。这时于二愣已迎出来，见来的正是穆文义师父和崔镖头，于二愣是又难过又喜欢，倒不知说什么好了，招呼着："镖头，你可来了，把我们盼红了眼了！"小孟尝金镜崔鹏见于二愣这种为护镖几乎把命卖了的义气，令人好生感慨，崔镖头只说了声："于头，很难为你了，伤好些么？不妨事么？"一班镖局子伙计也全赶出来，迎着镖头招呼，小孟尝金镜崔鹏一面往里走，一面和伙计们打着招呼。

这时店伙过去接牲口，镖师穆文义道："你不用管了，牲口已跑过了力，得溜好了，一个弄不好，牲口就毁了！"随招呼着自己的伙计，把两匹牲口上的包裹兵刃全解下来，把牲口的肚带松了，鞍子活动活动，先别卸下来，等他把牲口汗溜下去，再卸鞍子。伙计们答应着把缰绳接过去，牵到店外去溜。镖师李开泰也迎了出来，道："镖头，我们对不起你了！"小孟尝金镜崔鹏一摆手道："自己弟兄，不必客气，你们连命全不顾，还要怎样对的起我呢！咱们屋里再说吧！"遂一同来到屋中。这一忙活，天也大亮了，崔镖头和穆文义挥净了身上的尘土，店伙给忙合着净面泡茶。李开泰得容店伙张罗完了退出去，这才问道："穆师父你这真还算着了，真在河间城内把镖头找着了！"神枪手穆文义道："要是到河间城内，只怕这时就未必赶得回来了。"小孟尝金镜崔鹏接着说道："我这次并没想自己来押镖，万胜镖局

好友在山左右、大河南北还走得开。只为人家本主非叫我来不可，只好跟着赶来。我是一点信息不知道，要不是有江湖道的朋友暗中指点我，我们还未必就会得到一处。我是昨夜日没后才到的河间府，住在高家老店，晚饭没吃完，突然有江湖道的朋友投进一纸字柬，警告我镖驮子在枯柳屯被仇家鄂中要命金七老师所劫，镖师等受伤惨败，速赴周家集真相自明，字柬也没有具名。我接到这字柬，哪还敢迟延，向店家一问这枯柳屯和周家集，店家就把周家集的道路说与我，并不知枯柳屯这个地方。我当时起身，在中途和穆师父会上。只是我万胜镖局子不容易推出这点名望，不料这姓金的老兄竟自非把我崔鹏毁个一败涂地不可，我崔鹏倒要和他分个强存弱死，真在假亡不可了。在路上我和穆师父说过，先前我真想不起什么时候曾与此人结仇？我不仅不认识此人，连这人的名字全叫着生疏，后来才想起三年前往河南开封走一票买卖，路经河南阳武方家堡竟有一个少年出来，说是我们还要票镖，竟敢在他庄门前耀武扬威，分明是看不起他，非把镖驮子留下不可。”

小孟尝金锐崔鹏在这趟线上走过，就没听说这阳武县百余里内，有甚么绿林豪强、武林侠客。当时还不致莽撞了，先以礼貌请来人报“万”。哪知这人非常年轻，不过二十余岁，名叫玉面虎方兆熊。小孟尝金锐崔鹏一听是个无名之辈，可是崔鹏又加了一番仔细，恐怕他背后有老江湖道撑腰眼子，遂请示他是哪一门哪一派？老师是谁？不料这玉面虎方兆熊十分狂傲，不肯说出师承门户，并且越发无礼，说甚么凭姓方的掌中一条七节鞭，用不着扛出师门的牌匾来，不象你姓崔的只仗着师父沙回子的名头走镖……这一来崔鹏再也忍耐不住，辱及师门，哪还再管他甚么叫为仇结怨。当时两

下里动起手来。那玉面虎方兆熊竟是受过名师传授，这条七节鞭真见功夫，金镜崔鹏这对鎏金凤翅镜，在北五省中已经是绝传的兵刃，生死掌沙全义一生，对于武功上只在拳术和教门弹腿上下功夫，不喜欢以器械胜人，唯独对于凤翅镜有特殊的兴味，更因为是南北派中会者寥寥，遂把这不绝如缕的凤翅镜的招术全教给了崔鹏这个弟子。崔鹏见他这条七节鞭实有独到的功夫，自己也把师门所学尽量施展开，终于胜了那玉面虎方兆熊。方兆熊当场受辱，仍然发狂言大话，叫崔鹏等着，早晚定要请威震鄂中的要命金七老来和他算帐，不把他的万胜镖局子挑了不算完。当时也是话赶话挤的，金镜崔鹏遂说道："象你这种小辈，就是把你师门中最有本事的搬出来，谅也奈何不得我姓崔的。"那方兆熊答了声："好吧！你接着我们爷们的吧！"这玉面虎说罢，扬长而去，竟回湖北。他本是鄂中绿林要命金七老——八步赶蟾金老寿的大弟子，在师门中还是最得要命金七老的宠爱。他本是有家有业的子弟，只为天性舛僻，性好游荡，竟辗转投入了要命金七老的门下。在师门受艺七年，倒也练就一身本领，跟在要命金七老的身旁，做些豪爽尚义劫富济贫的事，倒也很创出些"万"来。可是离开师门就不行了，这次离别金老寿回家省亲，他师父谆谆嘱咐他在江湖道上不得惹是生非，江湖上能人甚多，在鄂中有金七老这点老面子照着，谁也不好把你怎样了。到了北五省可得自己检点，咱们爷们的"万"儿不是一天半天闯出来的，走在哪儿也是一样，不能把师门的威名扔在北五省。

哪知这次玉面虎方兆熊竟自栽了这么个跟头，家乡中是没有脸面再待了，含辱带愧的逃回湖北。一路的搬动是非，要命金七老是老江湖道，心眼赛鬼灵精似的，哪就会被徒弟

架弄出来。只是玉面虎方兆熊说的话中，有万胜镖主曾说过，要命金七老只叫他师徒在两湖一带耀武扬威，北五省中没有你们师徒的道路，这一来搔着了要命金七老的痒处。要命金七老当时不动声色，也没给玉面虎方兆熊好颜色，只叫他在身旁，不准他再入江湖道。要命金七老作事老辣，先派人到北五省来，把小孟尝金镜崔鹏的出身来历，以及所交往的江湖道全摸清了底，才暗中布置。直过了三年，才率领一干弟子和手下党羽，连落脚的地方全是早踩好了，所以这次一下手是非常厉害。金七老打定了主意，崔鹏有小孟尝的美名，交游极广，就让他请出好朋友来，也把他的"万"儿先折一下子，故此万胜镖趟子终于落到要命金七老手中，这一来真要了金镜崔鹏的命，这就是万胜镖主开罪于江湖怪杰金七老的情形。金镜崔鹏对于这要命金七老，只是有个耳闻，并不深知他一切，这次突然闹出这场事来，崔鹏只预备以自己的十几年江湖道闯的万儿来和这金七老一拚。当时崔鹏把当初的情形向镖师李开泰和神枪手穆文义说了，两位镖师倒为起难来，对于这要命金七老，既没有深知他的底细，更不知他的家数，这只有和他拚着看了。

金镜崔鹏遂冷笑一声说道："这倒没有什么，我崔鹏这次也豁出去了。我这次是视死如归，反正是和他拼，任他要命金七老是三头六臂，我崔鹏也要见识见识他！"李开泰道："崔镖头咱们也共事多年，谁和谁也不过说浮泛的话。敌人过于扎手，我和穆师父全败在他手下，不能再出头。镖头，任你本领怎样高，也是人单势孤，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我看还是请两位朋友帮帮忙，比较有些把握？"金镜崔鹏微摇了摇头，方要答话，店伙进来，手里拿着一张红纸帖，向崔镖头道："你就是崔达官爷吧？有人给

您送了这张字帖来。”崔鹏不仅愕然问道：“谁送来的？”一边问着已把红纸帖接过来，只见上面潦草的写着两行字：“崔镖头驾临周家集幸甚。谨订于今夜亥时，枯柳屯候教。逾时南返，休怪无情，鄂中金老寿拜。”小孟尝金镜崔鹏勃然大怒的向店伙喝问：“送帖的人在哪里？”店伙道：“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牵着牲口，在店门口把这张帖子交给我，说是用不着听回信，上牲口走了。”小孟尝金镜崔鹏立刻把怒气捺着向店伙道：“好吧！倒也用不着回信。我为人家太远，送信来不让进来叫人家喝碗茶歇一会儿，怪不合适的。走好吧！伙计叫你受累了。”伙计搭讪着退去。

小孟尝金镜崔鹏双眉一挑，向穆、李二镖师道：“金老寿步步逼紧，我才到周家集，他立刻派人投帖约会。我们一切的行踪，暗中全有人缀着，这倒省得我们费事给他送信了。这情形你们还看不出来么？老儿是一步一步的全摆好了，安心要我姓崔的长短。好在我崔鹏没想再弄别的，只凭我个人和他比划着看，真要想搬动好朋友出来，他还不容哩！二位不用把这件事摆在心上，任他是福是祸我崔鹏接着就是了。好在我也没打算把万胜镖局再干下去，咱们这行当就是卖命的行当，干一天就在刀尖子上滚一天，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咱们还是别尽自为这点小事发愁了；只是住的这个小店太窝囊点，要什么没什么，李师父你身上带着伤还能喝两杯么？咱们把逆事扔在一旁，喝两盅痛快痛快，可是李师父在这吃饭方便么？”李开泰道：“倒还凑巧，一进街那家饭铺倒还是清真教人干的，只是没有什么菜下酒。”崔镖头道：“那就很好了。这样小地方要吃什么呢！”随即打发伙计叫给预备酒饭。趟子手于二愣见崔镖头虽是来到，但是一点别的法子没有，只要拿自己一条命和劫镖的拼了，简直是

一点指望没有。凭匪人那点声势，崔镖头一个人哪能招呼的下来？除非是仍本着江湖道的过节儿，把两下的梁子当面解了，镖银也许能原回来，不过那只是痴心妄想的事。镖头迎头拦着不叫提这件事，自己一赌气藉着伤口疼，一头躺在土炕上睡去，崔镖头招呼着道："于头你别心腻，我还高兴着呢！别睡，我还和你喝两盅呢！"

于二愣道："镖头你不用让我，我这伤口没收口，先不喝酒，你请用你的。往后还会少喝的了么？我一夜没睡，我先歇一歇了。"小孟尝金镋崔鹏望着于二愣背着的身子微微一笑道："于头，身上受点伤算不得什么！那就值得连酒全不敢喝了么？"崔镖头说到这，向李开泰道："给他上药了么？伤口不小吧？"李开泰道："伤口不大，可是这一条七星尖子扎的够深的，已经敷上药了。"崔鹏道："于头，你起来，我这还有一瓶子好药，你连敷带吃，虽不敢说立时就好，大约有半天的工夫，你就知药力怎么样了！"于二愣一踅身子爬起来道："镖头，这可谢谢你，我信服你那瓶子金疮药。"崔镖头把包裹打开，把药拿出来递给于二愣道："你可把先前上的药洗净了。"于二愣匆匆把药瓶子接过去道："我到旁边屋里收拾去。"拿着药瓶子走出屋去。崔镖头望着他的背影，点头叹息道："别人全嫌他愣头愣脑的，我还是就喜欢他这路愣劲，小子真有血性！"少时饭馆里把酒饭送来，崔镖头仍然叫伙计招呼于二愣一块吃，一会儿伙计把药瓶子拿回来道："于头把药连敷带吃，现在睡下了。"崔镖头把药瓶收起，只好由他睡去。

这里小孟尝金镋崔鹏好似没有这场事似的，放量痛快，只说些不相干的事。穆镖师知道镖主这是借酒消愁，故意这么豪放不羁，也为是解别人烦恼。这一顿酒饭直吃到午后未

初，崔镖头已有醉意，饭后却躺在炕上大睡起来。直到黄昏后才醒来，略事梳洗，招呼伙计把牲口备好，叫店家给泡了壶茶，坐在那喝着，只是沉吟不语。穆文义实在忍不住了，向崔镖头问道："镖主，你这就预备到枯柳屯去么？"崔鹏冷笑着说道："我酒足饭饱不去赴约，难道还等着人家找上门来么？"神枪手穆文义道："去是一定得去，不过你一个人去太差事，我穆文义不管栽跟头不栽跟头，我还要和老儿朝朝相（术语讲见面），我跟你一同去。"李开泰道："对，我这点伤不算什么，现在已好多了。咱们一同走，要毁就毁在一块，也不枉弟兄们好了会子。"

小孟尝金镜崔鹏这时喟然长叹了一声道："疾风知劲草，患难显宾朋！你们弟兄不必这么固执，死在一块有什么用？有交情办有交情的事，我这一去我准知道不易回来，除非把镖驮子原回来，我崔鹏还能在江湖道上再混个三年五载的，只怕我也未必是敌人的对手吧？我只拜托二位兄弟，把后首的事全给我办到了。我崔鹏这几年仗着弟兄们捧我总算名成业就，万胜镖局从此收场。这次所保的四万镖银可得如数赔人家，丝毫不许短少，据我算着，总分号可以凑出三万多银子，不够的数目呢，我沧州家中还有些田产，变卖一小半就够了，剩下的还够我妻子养生的。我只有一子才八岁，你们弟兄传我的话，叫他好好念书，不教他习武再干这一行。瓦罐不离井口破，干我们这一行的有几个落好收源结果的？我到明晨不回来，你们再到枯柳屯接我吧！我包裹中还有二百两银子，给我办身后的事，别的事你们弟兄斟兑着办吧！我心乱如麻，连镖局子师父们及我家中我全没写信，只照我说的办吧！"

穆文义和李开泰再忍不住，全落下泪来，崔鹏却是眼泪

在眼圈里转了转，竟自强忍了回去。穆文义此时急的只是来回在屋中打转，崔鹏复向两人道："你们难过什么？咱们干的是什么行当， 穆师父， 你招呼于二愣来，我有话嘱咐他。"镖师穆文义走到门口，推着门向外招呼道："于头，到这屋来。"哪知连招呼了两遍，并没人答应，跟着过来一个伙计，向穆文义道："穆师父，你招呼于头有什么事，他出去了，用什么我们去。" 伙计说着话进屋来。穆文义道："怎么？他不是睡着了么？做什么去了？他什么时候出去的？"伙计道："走了工夫不大，方才起来他很高兴地说是：'镖头的金疮药真有力量，伤口已经不觉怎么疼了。'他说得到外边活动活动去，自己到槽上备了匹牲口，他胯上有伤口哪骑的了，我们借给他一条棉褥子，摆在鞍子上，牵着牲口走了。"神枪手穆文义皱了皱眉头。这时镖主金锐崔鹏却向伙计问道："他身上带着家伙了没有？"伙计听了一愣神儿，想了想答道："没看见他拿家伙……哦！他临时出去时腿篷上可多了把手叉子。"

镖主金锐崔鹏点点头，向伙计一挥手道："没有事了，你去吧！无论什么事全要听穆师父的招呼。"伙计答应着退出屋去，金锐崔鹏向穆李二镖师道："这个愣小子走下去了！我还得赶紧走。怕他再毁在人家手里白送了命，于事无济！"穆文义道："镖主认为他是奔了匪巢么？"崔鹏道："你们想想，他走的情形绝不会往别处去。这种直性子人，他知道，明知说跟我去，我绝不会答应他，所以他自己头里走下去，这也只好由他了。"这时穆文义正色向崔镖头道："镖主，你我相处了这些年，今日你遇到这种逆事，我们弟兄应该能尽一分力使一分力，临到这种生死患难的时候，不给朋友卖命，枉在江湖道上跑了！于二愣一个当伙计的，全有

这份血性，我们哥两个就这么看着你往油锅里跳，我们天良何在？江湖道的义气何在？只是诚如镖头的话，我们去了，既非敌人的对手，不过白跟着送了命。我已决定，镖主你去枯柳屯，万一能够把镖原回来，那固然是大家之福，倘或真落个一败涂地，我们弟兄除了照你所嘱办理完了，我穆文义把我们万胜镖局总分号的老师父们全请出来，谁有主意谁出，连镖主的令师沙老前辈，那也把这信送到了。至于他老人家不管，我们不敢勉强，我穆文义要拿这腔子热血，请大家帮忙，大举复仇。我的话说到这，只要姓穆的有三寸气在，这件事就要做到了，时候不早，镖头你请吧！”

小孟尝金镋崔鹏向穆文义、李开泰抱拳一拜道："就这样吧！我崔鹏死在九泉也不敢忘二位贤弟这番义气，咱们再见了！”说到这大洒步往外就走。就在崔鹏答谢之间，隐隐的门外似有人说了个“好”字，三人全在热血偾张的时候，并没十分理会外面的人声。这时院中早黑暗下来。这种小店院里黑沉沉的，一点灯光没有，伙计们早把镖头的牲口牵出去，在店门口等候。小孟尝金镋崔鹏跨进店门过道里，李、穆二镖师全随在身后，镖师穆文义就觉着身旁一缕微风，一条黑影从头顶上过去，穆文义喝声：“什么人？”往后斜着一错，让开身后的李开泰，一垫步，也蹿上了过道。自己跟的这么紧，小店过道上并没有一点别的形迹。突然从过道上往西斜着出去两丈余远的屋面上，似有人用沉着的低声喝叱着：“猴崽子，太狂了，下去！”跟着一团黑影滚下房去，嘭的落在街道上。那个挺身跃起，却说了声：“好，你还敢暗算小爷，咱们回头算帐！”跟着飕飕的纵跃如飞，向西逃去。穆文义再看屋上发话的人，也走的无影无踪，自己十分诧异，见镖头崔鹏已到了店门口，自己飘身下来。其实小孟

尝金镋崔鹏也看见房上有了人，自己此时不愿再多惹牵缠，只如不见不闻。

神枪手穆文义从上面翻下来，也落在店门前。李开泰道："怎么样，你招呼了这小子一下吧？"穆文义道："不是我，另有人照顾了这小子。大约定是送柬那小子，从早晨就跟缀，在这附近窝着，暗中盯着咱们，探查咱们的行动。"小孟尝崔鹏冷笑一声道："任凭他怎样，不必理他。"神枪手穆文义低低向崔鹏道："大约有江湖道的能人，看着这场事不平，已在暗中相助。但盼我们猜测的不错，这场事还有几分指望，镖头一切事多留心就是了。"崔鹏道："现在我不敢那么指望了。敌人来势这么厉害，金老寿又这么扎手，谁肯出头卖这个命？不管他那些闲事，我办我的，二位请回吧！我走了。"说到这，伸手一顺缰绳，扳鞍踩蹬，飞身上马。牵牲口的伙计赶紧一闪身，崔鹏一领缰绳，往右一捋嚼环，牲口在店门口打了个盘旋，再转过马头来。小孟尝金镋崔鹏再在马上说了声："我不再托付了，再见吧！"一抖缰绳，头也不回竟向周家集的西村口闯出去。镖师穆文义和李开泰听到崔鹏临分手的话好生难过，眼望着崔鹏人马没入沉沉的黑影中，两人眼含着痛泪，带着伙计们回转店中。

且说金镋崔鹏也是十分难过，口中说着和穆、李二镖师再见，究其实哪还有再见的希望，只好那么说而已。马走如飞，出了周家集，黑沉沉的一片漫洼，当中一条沙土道，两旁的庄稼地，被夜风摇曳着，已到了大秋收成之时，地里"劈叭"的自起爆音，一处处黑影幢幢，好似潜伏着多少敌人。小孟尝金镋崔鹏早把生死置之度外，只留心着匪党们暗算，自己不论如何，在未到枯柳屯之前，不愿受匪党的折

辱。一面走着，一面留神着，神枪手穆文义所告诉自己这一带的形势，免得走过了头。正往前走着，打量着这一带头象穆镖师所说的情形，只是在黑夜间和白昼间不同，察看形势，与辨识道路，费事多了。崔镖头正在怀疑，把牲口放慢了，仔细察看着，蓦然道旁庄稼地里高粱棵子“唰啦”一响，有人暴喝：“站住，再往前走用箭射你了！”小孟尝金镜崔鹏一勒缰绳，呵呵冷笑道：“朋友，不用摆这种阵势，官庄大道，你不叫我走行么？为什么来的，说痛快话，好朋友别和好朋友来这一套，我还见过的多呢？”高粱地内带着轻屑的口吻道：“你先报出万字来吧！无名小卒，我们好早早打发你回去，没有那些话和你说。”小孟尝金镜崔鹏一面留神着匪徒发话的所在，一面冷笑着答道：“朋友少说这些张狂话，要打发尽管打发！怕事的不来，来者不惧，你们要这么无理，我认定绝不是金七老的麾下，姓崔的也要无理了！”

高粱地内，喊喳了一阵，有一人哦了一声道：“来人敢是万胜镖局崔镖头么？我们弟兄久候多时了！”话声甫落，“唰啦唰啦”，高粱叶子一阵响，从里边纵出两条黑影，全落在道旁，内中一个说道：“对不起，崔镖头，你若是尽打发些不相干的人来，我们不愿和他打交道，只有挡驾，叫他怎么来怎么回去。崔镖头，你还够朋友，还有别人没有？”金镜崔鹏道：“只有我姓崔的只身前来，用别人做什么？好汉作事一身当，事情轮到身上，刀山油锅也得见识见识，对么？朋友！”那答话的却嘻的一笑道：“崔镖头，你不仅一人吧！你的前站早到了，我们老头子脾气不好，我们没敢叫他进去，现在还在岔道口等着你哩！”崔鹏心中一动，遂问道：“姓崔的确实是一人来的，难道还有别人我会不知道

么？”匪徒道：“就是那姓于的，别看本领不怎么高明，胆子倒是够正的。”金镜崔鹏哈哈一笑道：“这倒可以算数，他是姓崔的手下一名伙计，提本事是没有，只有一股子为朋友不怕死的血性，和江湖道中的义气。他身上挂彩，我不叫他前来，他竟私自头里下来，姓崔的倒还有这么个好伙计，朋友们多照应他吧！”

匪徒们说了声："好，随我来。"小孟尝金镜崔鹏见人家全在步下走，自己也飘身下马，随着往前走。又走出没有半箭地，头里的匪徒轻轻的打了一声胡哨，立刻从一股岔道里蹿出一人，手中提着口锯齿刀，站在路口向这边问道："起风，来了么？"这边引路的匪徒答道："来了，万胜镖主自己来的。"这时在这股岔道里边有人说道："朋友们，不含糊吧？"提锯齿刀的扭头喝叱道："少说话！"小孟尝金镜崔鹏听出里面是于二愣的声音，遂向引路匪徒道："朋友，咱们可有言在先，我们事有事主，请别难为谁，这是我们于伙计的语声，请把他唤出来，我有话嘱咐他。"这名匪徒蹿在头里去，和那看守岔道口的匪徒低声私语了一阵，这才回身向小孟尝金镜崔鹏道："崔镖头，你随我来，叫于头跟你一块进去就是了。"小孟尝金镜崔鹏拉着牲口往这股小道走来。这条道极窄也就是一人道，要是牲口不驯的还真不易从这里走。拐进小道不远听得一片高粱棵子"咔嚓咔嚓"的声音，却是于二愣从庄稼地里牵着牲口出来，把庄稼地踩折了一大片，口中却招呼："镖主你才来，我早在这里等着你来了！"

小孟尝金镜崔鹏道："于头，你这时图什么呢？你的伤势怎么样了？"于二愣很高兴地说道："镖头的药好，不疼了，我是自己愿意来，镖头你不用为我担心。"崔镖头道：

“好吧！只是不准你多言多事，来替我牵着牲口，留神我的青子在上面挂着了。”于二愣一面接缰绳，一面还要说话，金镖崔鹏却一把把于二愣的手腕子抓住，低低叱喝道：“好浑小子，还不把腿上的青子给我，你有几条命？”于二愣是久在崔镖头的手下，早已慑服在崔镖头的恩威之下，不敢不听；又听镖头说话时那么悄声郑重，赶紧在接缰绳的工夫，一抬腿把腿篷子上的手叉子拔下来，递在崔鹏的手中。在两匹牲口往一处合时，道路又窄，不断的又踩到高粱棵子，崔镖头却故意高声喝道：“于头拉住了缰绳，高粱叶子直扫牲口，看岔了眼。”

说话间已轻轻把手叉子抛进高粱地，这时于二愣嗫嚅道：“镖主，你这图什么呢？我带它来为是到不得已时，料理我自己的！”金镖崔鹏低低叱喝道：“胡说，原镖回来，你随回去；镖要不下来，我倒得随着你回去，记下了，不许多言多事。”于二愣还要答言，前面“吱吱”的连响了两声胡哨，其声凄厉，跟着远远接了声，崔镖头说了声：“念短吧！”（唇典谓不要说话了）自己往前紧走了两步，立刻蹿到头里去。这时从远远的闪出两道黄光，直向这边射过来，金镖崔鹏看出是有人在向这边察看。跟着有人高声向这边问道：“几个点儿？”这边答道：“只有万胜镖主和他的手下一个伙计。”那边又问道：“不对吧！我看许是三个吧？”这边道：“不对，只有两个点儿，咱们的伏桩把的紧。不会再有人蹓进来。”这时两下里已走近了，只见来的也是两个少年。内中一个道：“那么头里报进去的一定是陶师弟了？”这边答道：“不能，陶师弟还在卡子上，没有老头子的话，哪能就撤下来。”来人咦了声道：“这真怪！方才分明有人抄着前面岔道进去，怎么不是陶师弟么？”

两人还待推问，远远的又是一阵胡哨声，给小孟尝金镖崔鹏引路的匪徒竟自慌张说道："先别管那些闲事，老头子已经催我们进去。别再耽搁了，就让他再有几个，难道我们还怕什么？"说着紧催着金镖崔鹏快走。崔鹏见匪党这种举动和布置，似乎党羽还不少，又随着走了一段路，前面隐隐有灯光闪动。刹那间已到近前，竟是一个提着纸灯笼的匪党迎上前来，站在土道的当中厉声喝问道："万胜镖局子的崔镖头，可是你一人来的么？后面跟随的是什么人？"金镖崔鹏道："崔某只身赴约，随来的不过一名伙计，为崔某看守马匹。金老当家的现在何处，怎么还不见来，与我崔鹏一会？"迎面这匪徒道："老头子候你多时，你随我来吧！"说罢转身就走。眼前已现出一片空旷之地，隐隐的疏疏落落的象是个小村庄。在这小村子的房顶上不时闪出一道黄光，向四下照射，可是任凭灯光不时的照着，连个野犬的吠声全没有。这真是怪事，崔鹏只想是奔这小村庄了，哪知匪徒们竟引着斜奔这小村的西南角。一转过方向来，只见一箭地外似乎有一片稀疏的柳林，在两棵枯树上挂着两盏油纸灯笼，已经烧的尽是洞，里面的烛焰被风吹得倏明倏暗。渐渐走近了，看出这行疏柳后隐着一座小庙，这定是他们所说的土谷祠了。在庙门口也挂着一盏灯笼，在庙门口站着两个提兵刃的壮汉，雪亮的兵刃，不时闪出一缕缕的青光。

这时引路的两个少年向金镖崔鹏说了声："在这候着，别往前走。"崔鹏停住身形，两个少年匆匆走进庙去。这座土谷祠多半倾圮，庙门里昏暗的灯光中，人影幢幢。跟着从迎着庙门大殿中闪出一片昏黄的灯光，有两个匪徒，提着两只灯笼走出土谷祠分向庙门的左右一站，工夫不大，只听得庙门里一个口操半南半北语言，嗓音刺耳难听的说道："我老

头子这趟没白跑，居然得会北路的英雄，也叫我瞻仰瞻仰这已成绝学的凤翅镗！”说着话从庙门里走出一位怪相的老者，瘦削的身材，脸上两只颧骨特别的隆起，两只深陷在眼眶内的眸子，烁烁的闪出精光，这种貌相令人看着有些心悸。穿着一身绸子短衫裤，白袜缎履，两只肥大的袖管高挽着，走下了台阶，却把身形站住。小孟尝金镗崔鹏只得抢行了两步，向前抱拳行礼道：“这位敢就是鄂中江湖老前辈金老当家的么？我崔鹏仅以江湖的规矩向金老当家的面前谢罪，敝号这票镖，请老当家的可肯赏我崔鹏这个全脸？”

这要命金七老把金镗崔鹏上下打量了两眼，微微冷笑道：“万胜镖主你也过强了！我金老寿把你的镖留下，为的是好好请你前来一会。你的镖驮子原封没动，全在这小庙里存着，我金老寿绝不会那么下作，见财起意。不过咱们的事另说说，我金老寿此来的意思不妨明告，我那不成材的徒弟方兆熊，栽在你镖主手中，这怨他不度德不量力，咎由自取！我金老寿不仅不能袒护这种可恶的徒弟，我还要按门规惩戒他，只是叫我金老寿不能释怀的是崔镖主说什么……我们爷们只能在江西道上立足，这大河南北山左右一带没有我们爷们走的道路。我还怕这孩子吃了人家亏，故意捏造出这篇话来，我一再盘诘他，他竟在祖师前发誓自明，没有一字虚言。

“那么我金老寿倒要在崔镖头面前领教，我们江湖道中人，在江湖道上走，哪一支哪一派的祖师爷也没给划出界线来，这只看你个人的本领。正如你崔镖主的镖只在北五省走，不到大江南北去，这是你崔镖头不肯赏光，没有人敢限制你的镖不能往江南走。如今你崔镖主竟自扬言这北五省没有我们爷们走的道路！崔镖主咱们搁下远的说近的，我金老

寿不才在江湖道上也鬼混了这些年，就没有肯这么藐视我们爷们的！我也知道你崔镖头掌中一对凤翅镜为武林中的绝学，敢发这种狂言，也正为有一身绝艺，没把我们这路江湖道放在眼中。崔镖主，咱们这么办，我们现在什么不用讲，咱们各凭武功分一分强弱，你的凤翅镜要是胜了我金老寿这双肉掌，不仅大河南北我们爷们无面目再涉足，从此我金老寿算洗手江湖，连大江南北也没有我这一号。要是你崔镖主不能胜了我这双肉掌，我金老寿原镖一样奉还，不过可不能在这里还你，你得把北五省的镖行中有名有姓的请出来，我们爷们要在北五省露露'万'儿，当筵把镖驮子奉还。我看也没有别的说的，崔镖头你就亮镜赐招，咱们就试试看吧！"

小孟尝金镜崔鹏见这要命金七老声势逼人，这派狂傲的情形，几乎叫人不能忍耐。可是一见这要命金七老的情形，自己也是久走江湖，一望而知是个江湖的能手，自己要想对付他绝不易讨了好去，遂竭力忍着怒说道："金老当家的，你先略候半刻，容我崔鹏把我这点意思说出来，任凭你金老当家的发付。我崔鹏论武功本领，不过是一个末学后进，只仗大家捧我干这个镖局，从刀尖上找碗饭吃，尚懂得武林中的义气、江湖上的规矩，哪一时我也没敢错规矩。那年往河南走镖，所经过的阳武县方家屯，小字号也曾从那里走过，就不知道那里住的竟是令高徒。

"我们干镖行和江湖道的朋友，全是一条线上的事，耳目极灵，不时的打听着：哪条线上来了什么人，有什么新上线的英雄，就怕误会。令高徒原是离家多年来的人，骞然回到方家屯，要想在本乡本土创'万'儿，应该叫江湖同道，早早把风声散放出来。在下那年走镖到那里，事前既不知那里

住着令徒，赶着令徒出头拦镖，颇有新上跳板的‘上线开腿’之势。我崔鹏恐怕自己见闻不广，怕是哪路上老前辈的麾下，也曾向令徒请示门户师承？

“哪知令徒不但不示师承门户，反倒反语相讥，辱及我在下师门，我这才忍无可忍动起手来，也不过点到为止。我崔鹏是被逼处此，不得不和令高徒周旋。我要想息事宁人，除非我当时把镖驮子给令徒留下。当时他败在崔鹏手下，是自己无面目在家乡立足，临行更扬言叫我姓崔的等着他的，不把我万胜镖局子字号给挑了，绝不算完。他有来言，我才有去语。我说是象你这种不懂江湖道规矩的小辈，就是再请出人来也不过和你一样的主儿，这北五省中谅还没有你发威之地！

“令徒走后，我也自悔失言，不该再开罪于他人，只是绝没想到他竟是鄂中江湖老前辈的门下！我姓崔的这点本领，现江湖道上和我一样的比牛毛还多。我从离开沙老恩师的门下，我就没敢凭武功来创‘万’儿。天性好交朋友，也就仗着朋友把我捧起来，同道中送了我‘小孟尝’三个字的绰号，这不过是同道捧我，可不敢当这三个字，姓崔的交朋友还交不过来，我焉敢故意开罪江湖前辈，自取灭亡！如今无意中得罪了七老你，这实非我崔鹏本心。

“我崔鹏今夜前来，一来是谢罪，我承认我有失言之处，可是姓崔的把话说明了，金老当家的，你也听清楚了，我只有向你金老当家的谢罪；至于令徒，我姓崔的没有失礼之处，我不能向他谢罪。二来是请老前辈念在保镖的闯这点名姓儿不易，立时把镖赐还，我崔鹏已经是够栽的了。你金老当家的莫说叫我崔鹏普请北五省的镖行，要在酒席筵前还我崔鹏的镖驮子，崔鹏万不敢承认。就是错开今夜今时，再把

镖驮子还给我，我在下不敢领情。干镖行既为名，又为利，临到节骨眼儿，把利抛开，也得要名，凭真本领是没有。七老你所说的叫我崔鹏以凤翅镜在你这老前辈面前现丑，越发不敢从命！因为在下尚有自知之明，以我这点武技要和七老你动手，那是自取其辱！话已说明，我崔鹏静候七老你的示下。”

要命金七尚没发言，身旁的一个少年道：“师父，别听他这一套，要叫他花言巧语的就把镖驮子要走了，你老人家怎么回去。”要命金七老向这发言的少年叱喝道：“不准多言！”遂向小孟尝金镜崔鹏道：“崔镖头，话不是这样讲，咱们把过去的事全抛开，只说现在的吧！我金老寿既已把尊驾的镖驮子拾了，焉能就这么还你，无论如何你不在我金老寿面前搁点什么，想把镖驮子起回去，那是休想。爽快的把你独步江湖的绝技凤翅镜的高招，叫我金老寿见识见识。崔镖头，我们全是江湖道中人，作事不要拖泥带水，没完没休。你要想把镖驮子立时起走，那也容易，镖驮子就在这土谷祠内，骡马存在眼前小村中，连骡夫们也全吃得饱饱的，睡的香甜甜的，一呼即至。你要起镖，自己动手好了，我金老寿可最讨厌牵缠不休。你若不立刻起镖，我金老寿可不陪了，我们在鄂中再会！”

这时小村中一阵骡马嘶声，小孟尝金镜崔鹏知道再难挽回，只有和他拚了，遂切齿说道：“金七老，何必逼人太甚？我崔鹏此来，也没想再生还，既是非叫我崔鹏献丑不可，恭敬不如从命，我只好舍命陪君子了！”说罢一转身同于二愣一点首道：“把我的家伙摘下来。”于二愣看着镖主崔鹏这么卑词厚礼和这多年积盗金老寿对付，人家依然毫不理这个碴，自己深恨镖主太软弱！他就是三头六臂，事情挤

到这也得和他拚一下子，自己带来的手叉子要不是被镖主扔在高粱地里，说什么豁出死去，也得和他招呼一下子。这时听镖主一招呼递凤翅镋，伸手就从马鞍下摘了下来，于二愣手脚又重，又在愤怒之下，凤翅镋的翅子把马肚带捋住，把牲口的肚皮也划了一下。这匹牲口“希聿聿”一声长嘶，扬蹄挣扎蹴踏，幸是缰绳没撒手，算是没把牲口惊了。

小孟尝金镋崔鹏亲自把凤翅镋摘下来，在这种时候也不好再说他什么了，就在这里一耽搁的一刹那，小村那边突然一阵叱喝詈骂，崔鹏也不由一惊，那要命金七老竟也斜身查问，向身旁一个少年说了句什么，一个少年匪党已经纵身出去。这时小村屋顶所把守的党羽一面用孔明灯往这边照着，一面喝着：“站住，再往前走你是自己找死！看箭！”“嘎吧”一响，一支袖箭向这边走来的一个衣服褴褛的人身上打来；只听这衣服褴褛的人也是口操南音“哎呀”了声，崔镖头只认定这人已被袖箭所伤，哪知道这人半转着身躯，手里拿着一根尺许长、黑忽忽的棍子，向后面摇晃着，接着他“哎呀”之声嚷道：“怎么这个地方，这么厉害！我一个少眼无目的残废人，紧着就象冤魂缠腿似的只在这块地转悠，这里竟会没有我走的路，把马竿也掉在臭沟里，这已经够我瞎子受的了，你们这要再拿箭射杀我，可没我的活路了！”这人絮叨叨的这么说着。

这时那持灯发箭的匪党已走到近前，厉声叱喝：“住口，你胡讲些什么？不用装模作样，你定不是好人！干什么事的？说实话，难道还等我动手么？”这个穷瞎子忙作揖打拱的说道：“老爷们一定是官面了，我一个瞎子可不会作贼，我倒常和臭贼子们打交道。我这穷瞎子住不起大店小店，常叫贼偷。我想往河间府趁生意去，把路走错了，转了

两天还是这块穷地，老爷们高高手，我不就过去了么？再说听你老爷的口音，咱还是老乡哩！”这时那鄂中的巨盗要命金七老，竟把崔鹏亮兵刃的事先不理，目注着这相隔两丈余远的瞎子，似乎十分注意他。更向身旁另一个徒弟说道：“你去看看，要是鹰爪孙，赶快收拾他，要真是生意人，放他去。”这少年应声纵身过去。

小村子那边追过来的，尚自不放松，逼紧的盘问道：“谁和你是乡亲，你是哪里来的？”穷瞎子说道：“我从湖南来，咱不是乡亲么？”先过去那个少年呸的啐了一口道：“我们湖北没有你这么块乡亲。”穷瞎子说道：“别管湖南湖北，反正全有湖，江河湖海，全是一家子，老爷们叫我走吧！哪条路许我走全行，只要有我瞎子的活路就行。”二次过去的少年叱喝道：“少说废话，你要找苦子吃！你怎么走到这里的，我们四面全有人把着，你能进来，相好的，别想走了！”说着这少年竟自照肩一把，往回一带，喝了个“捆”字，瞎子象灯草人似的，“哎哟哎哟”的嚷着往地上倒去。可是动手的少年这个苦子也吃大了，瞎子手里那根短棍，是根笛子，也不知是存心是巧了，在一倒的工夫，正点在少年的筋骨上。少年疼的吭了声，咬牙没敢出声，头上汗珠已经下来。这时那瞎子仰跌在地上，“哎哟哎哟”的只嚷：“要了命了！要了命了！两个白眼珠一翻一翻的，一边“哎哟”，一边嚷：“救人啊！救人啊！你们欺负我不行，我还有师父啊！你打吧！打死我，有师父给我报仇！”

那执孔明灯的道：“师弟，你别这么愣啊！你看他这把子骨头，还禁得住你摔么！我看快打发他走吧！别让老头子怪罪下来！”这个动手的少年，正是伤于二愣的姜天佑，肋骨被瞎子戳伤，吃了哑吧亏还说不出，只得恨声说道：“便

宜了这瞎东西，我若不是因为老头子在这里看着，非把他料理了不可！”遂和先过来的四师兄徐忠凤退了下来。守小村的匪党厉声喝道：“你还不起来滚！今夜遇见我，算是便宜了你，赶紧给我离开这里，再要往这里胡闯，休想再活！”穷瞎子一翅身坐起来，翻着两个白眼珠，冲着这匪徒道：“我早就算出有贵人帮我瞎子的忙，敢情应在这里！好人你作到底，你把我领出去行么？”匪徒冷笑声道：“你这瞎东西，倒想的自在，老子们叫你逃走，已是恩典你，你还想叫人送你去？赶紧滚，再迟延你是自己找死了！从这里往东南走，不远就是大道，再顺着大道往东走，就是奔河间府的大道了。”这时穷瞎子已然站起，仍然站在那里不动，自言自语道：“我的老天爷！我前世没作好事，今生遭这种报应，我哪还知道东南西北，我往哪里走对呀！我还给他个瞎闯，掉在河沟子里倒省事，要不然跑出这么远来，也是回不去！”守小村匪徒因为他是个穷瞎子，收拾他不是江湖道朋友作的事，遂忍着怒气，把这穷瞎子推的面向着东南，顺手一推道：“滚吧！穿着高粱地就出去了，别拐弯，再回来弄死你！”穷瞎子被推的脚步踉跄的撞出去，穷瞎子嘴里还是不闲着道：“老乡们，回头见！”高粱叶子“唰啦啦”的一阵响，穷瞎子竟隐入黑影中。

这时要命金七老已经和金镗崔鹏二次答话。崔鹏对于这贸然出现的穷瞎子十分疑心，按着这枯柳屯的形势，和匪党的布置，就是有眼的人也不易闯进来，他一个瞎子竟会这么凑巧，竟在这时闯到这里，真是怪事。这金七老所率领的全是久历江湖的绿林道，怎还叫他逃出手去？他们真有点输眼了，他们这里的扰攘已息，自己提鎏金凤翅镗过来向要命金七老拱手道：“金老当家的，事到如今，我崔鹏只可如命而

行，请你亮兵刃给我领招吧！”要命金七老呵呵一笑道：“崔镖头，你不用客气，我只凭一双肉掌、一袋五毒神砂，在江湖上闯了这些年，你叫我金老寿亮什么家伙，你就进招吧！”金镜崔鹏听要命金七老说出这种话来，好生不悦，暗骂：老贼子你也太狂了，我虽不是你的敌手，但是我也得叫你尝尝凤翅镜的厉害！随答了声：“好了，我崔鹏承让了！”随即双镜一分，走行门迈过步，看关定式，向要命金七老喝了声：“七老，你进招吧？”

要命金七老嘻嘻冷笑道：“金老寿从来没那么发过招，我的门规，动手时，人不犯我，我不犯人！镖主你就爽快进招，叫我老头子也开开眼！”金镜崔鹏不禁如火上浇油的痛恨老贼张狂的过分，自己气纳丹田，全神贯注到老儿身上，索性豁出去了，要凭师门这手绝艺，与这鄂中巨盗一拚生死。踏中宫直进，够上步眼，脚尖一点地，腾身跃起，正落到要命金七老面前，口中仍然招呼了声“崔鹏无礼了！”凤翅镜已然递进招去，一照面就用了手“流星赶月”，双镜挟着劲风砸到。要命金七老喝声：“来得好！”这老儿果然名不虚传，真个厉害！双掌全是骈着食中二指，往凤翅镜上点，这种兵刃慢说用掌来接架，武功稍弱的连兵刃全不好招架。凤翅镜是三面带尖带刺，专克制敌人的兵刃，小孟尝金镜崔鹏把凤翅镜施展开，点、扎、划、压、挂、崩、砸、锁、耘、拿，招术精绝。凭小孟尝金镜崔鹏这趟凤翅镜，得生死掌沙全义的亲传，武林中动手过兵刃，足以克服强敌，只是今夜突遇上了强敌。

这要命金七老本名是八步赶蟾金老寿，不仅身轻体快，掌法中他竟得南北派武林中独创一家的“嵩阳大九手，罗公八一式”的绝学，武林中又称作“嵩阳大九套”，八十一手

掌法独揽各派拳术的精华，今夜以这种称雄江湖的拳术来对付金镜崔鹏，崔鹏哪会是他的敌手！这时崔鹏已认出要命金七老施展的是嵩阳大九套，暗道：我命休矣！凭我这点本事，如何接的下来？就是师父有一掌判生死的黑煞手的功夫，也未必胜得了他。自己预备实不得已时，绝不落在他手内，也无面目再回去，只有以凤翅镜自戕。

金镜崔鹏这一气馁，更犯了拳家的大忌，立刻双镜的招术也慢了，那要命金七老却是击虚攻隙，拳风迅捷，变化灵活。金镜崔鹏自己准知道多走几招，也不过多延迟一时，有什么用，事已至此，还留恋些什么！只是两次想撤招退出来，向老贼痛骂一顿，饮刃自裁，但是这要命金七老逼的太紧，想退下来哪由得了自己。金镜崔鹏鼻洼须角全见了汗，自己陡然明白了要命金七老果然毒辣，他不下手伤我，我不扔凤翅镜向他求饶，就得活活把我累死！金镜崔鹏一醒了攒，立刻拿定主意，心想你用这种阴毒的手段，只能对付怕死惜命之徒，姓崔的不要命，就不听你这套了。想到这里，方要揭破他这种恶意，忽然远处呜呜的一阵笛声。

要命金七老正在动着手，十分惊异的"哦"了声，立刻招呼他身旁随同的弟子道："小子们还怔着，咱们爷们输了眼了！穷瞎子奔东北，怎会转到西南，他这笛子的声音也不对，不是竹笛，去！赶紧追这穷瞎子，你们不是他的对手，告诉他，七老子这里等他，方才他的眼睛不瞎，七老子眼瞎了，去！快！"嘴里这么说着，掌上依然是封闭擒拿，一毫不放松，两个弟子应声向西南追下去。伺候在庙门外的一共是四个人，这时仅剩下守门的两个匪徒，要命金七老这一发话，匪党们认为是要镖的另有接应，遂乘着老头子和敌人动着手，全转到西南角上，偷着察看。就在这时，金镜崔鹏也

起了疑心，知道这笛声定是方才在这里搅扰了半晌的穷瞎子，自己认定那穷瞎子定非寻常的生意人。

此时见要命金七老这种惊惶的情形，看出老贼已然明白了那瞎子的来路，定不是平庸之辈，要不然他不会那么着急。崔鹏此时倒把速求一死的念头稍煞，倒要看看是否还有下文。自己无形中似乎有人告诉，已经有了一线生机。这一来精神陡振，凤翅镋重新用得意的绝招来应付。两下里动手是行东就西，忽进忽退。金镋崔鹏一个走式正纵身往庙门的东北角一落，斜身跨步接架金七老的追击，蓦听得身后的头顶上有人说道："你们姓崔的当门宗族全上了手，别泄气，卯上劲！干，揍这小子！"这几句话听得清清楚楚。金镋崔鹏为了应付要命金七老虽是没敢回头，可是也微一侧脸，侧耳细听身后这人所说的话，这不过是刹那之间。那要命金七老跟的紧，他隐约听见有说话的人，因为庙里还有人把守着，并没十分提防。及至看到小孟尝金镋崔鹏的情形，忽的省悟这是有人和他说话。要命金七老也真个厉害，一声没响，脚下暗暗一用力，身形已拔起，从金镋崔鹏的头顶上飞纵上了土谷祠的墙头。这份轻快，倒把个万胜镖主金镋崔鹏吓得一机灵，先疑心他是来暗算自己，往西錾身闪避。金老寿已脚点墙倒，厉声喝问："什么人暗中发话？在你七老子面前弄些鬼吹灯，我可不买这个帐。"只是并没有人答声，也不见别的形迹。忽的想起院中的人呢？又喝问："胡阿兴往哪里去了？"又没人答声。要命金七老不禁冲冲大怒，才要招呼外面守庙门的两个匪党，突然正殿的脊后面人影一晃，要命金七老喝问："谁？"哪知居然有人答了话："过来看。"

要命金七老认定了是那假装瞎子的，恨声骂道："老花子，讨便宜饭讨到你七老子头上来了！七老子早想找你，你

倒找了我来。滚过来。和七老子见个高低！不用说你是崔鹏这匹夫请出来的了？”殿脊后一声冷笑道：“老鬼，你是谁的老子？只有给你家里贼子贼孙当老子吧！老鬼你这回可作了外丧鬼，你还有脸活么？别拉扯好人，要镖的单人独骑，我老爷子是看着不公，要多管管这回闲事。老鬼，不服气这里来比划比划！”要命金七老自入江湖以来，横行了这些年，没遭过这种讥诮。怒吼一声，脚点墙头，身形纵起，直蹿向殿顶。他这种身手，还是惯用出其不意的动作，捷如飞鸟的扑过去。可是对手绝非弱者，容到要命金七老扑过去，那人已用燕子飞云的轻功蹿出土谷祠，仅仅看到敌人的背影，使要命金七老更加诧异。这人的身形既比瞎子矮，更兼衣服也不一样，虽则在黑影中，背着身子看不见面貌，自己已确定不是那瞎子了。

金七老越发暴怒，见这人竟蹿向高粱地，要命金七老不肯容他走开，旋展八步赶蟾的轻功绝技，身形疾如鹰隼，“飕飕”的连着两纵，已到那人的身后，相隔不到三尺。要命金七老怒喝了声：“你还想逃出你七老子手去么？”左脚一点地，身躯不往前探，反往后坐，往下一煞腰，口中“嘿”的一声，双掌齐推，照这人的后心打去。这种双推问心掌，完全是阳刚之力，真叫他双掌打实了，就是铁布衫的功夫，也给他打散了；就是掌沾不实，只要被他这种掌风的力量震着，也得受伤。并且这种掌式也是在少林派排山掌下来的，也是外家的诀要，“吐气开声”，纯运丹田亢阳之力。不过要命金七老也是急劲，因为要镖的崔鹏没作了断，凭空出来这江湖能手出头和自己为敌，而且来人一派心存戏弄之意，也正是要命金七老最恨最厌的地方，所以毫不迟疑的连下毒手。

只是他不知对手的来路虚实，对手对于他手段家数确已深知。他一施展八步赶蟾的轻功绝技，就知他是非下绝情不可，要想再纵起已来不及。老儿的身形快，掌力也快！说到了，是人到掌力到。这人已觉到他掌力发出来，肩头猛往左一栽，看着就象蓦然脚底下被绊了一下，身形往左倒去，其实左脚已滑出去，卧看巧云犀牛望月式，刚刚把这金七老的双掌正面力量避开，就这样右肩头尚被他掌风扫了一下。这人也运用开全身本领，一个浪里翻身，已把身躯挺起，双掌同时横着往要命金七老的双臂上一截，喝了声："老鬼，咱们不过这个哩！"这人用的也是重手，要命金七老哪会不识得厉害？双臂往下一沉，右脚暗着一点地，往右首纵出丈余，这才看见对手的正面，黑影中虽然面貌辨不甚清，只这人颏下一缕山羊胡子，和那瘦小的身形，已令自己陡然想起，又惊又怒。这可该着金七老子洗手江湖，今夜竟遇上这么两个敌手，那穷瞎子分明是江南道上硬对头老花子崔平，已足令自己对付的；再添上这老儿，自己岂敌得过他两人？愤怒之下，遂喝了声："老兄可是淮阳派追云手蓝璧老匹夫么？"这人嘻嘻的一声冷笑道："老鬼，你又不是瞎子，是不是自己认！"要命金七老听他提到瞎子二字，又羞又愤，怒叱道："蓝老大，不用装腔作势，你和那老花子完全是被万胜镖主崔鹏那匹夫买出来的搅我七老子这场事。不过蓝老大，你要知道你金七老的手底下就没容人这么侮弄过，七老子岂肯和你们善罢甘休！"

现身和要命金七老相斗的，正是追云手蓝璧。对于万胜镖主这场事不肯袖手旁观，明知道要命金七老手底下够厉害的，只是自己生就了侠肝义胆，又本着淮阳派的门规，在江湖行道，济困扶危，是本着侠义道的天职，哪能见死不救？

更因为要命金七老要是按着江湖的规矩，隔着省越着界，和万胜镖主崔鹏有梁子，应该凭本领到镖局子找他，以武功相见；不该这么目中无人的上线拾镖，置北五省的绿林武林于不顾，过嫌狂妄的目中无人。好歹的也得给他点颜色看，叫他知道北五省尚有管这篇闲帐的人，自己遂暗中跟缀上万胜的镖驮子。直到要命金七老劫镖之后，两位镖师以及趟子手于二愣忠心报主的情形，越发叫这侠心义胆的蓝璧不肯退后。深知崔鹏果然够朋友，他手下所用的人，真能给他卖命，这班有血性的汉子到处令人敬服。

追云手蓝璧缀着金老寿见他落脚在土谷祠，更把枯柳屯的几十户农家治的服服贴贴，为他所用，以崔鹏的本领哪会是这老贼的敌手？到周家集见两镖师已经暂在这里落脚，蓝大侠遂赶回河间府，恰巧万胜镖主赶到，自己恐怕再一耽搁，万一金老寿携镖银一走，可就费了事了，遂投柬警告崔鹏。蓝大侠以追云手的身手也从河间缀在他们马后，跟到周家集，发觉金老寿的党羽已在这里安了桩，蓝大侠暗骂猴儿崽子们真够辣的，一步也不肯放松，遂在店房上把那匪徒打下房去，自己遂赶奔枯柳屯。不料一到这里竟发觉另有人也暗中蹦了进来，并且这人的身手非常厉害，本领实在自己之上。以自己的轻功提纵术，在江湖道上已经成名，竟有两次被这人跟在自己身后，竟自没觉察出来。这一下把个久历风尘的老江湖道的蓝大侠可吓着了，暗叫自己："蓝璧，今夜是你的最后关头到了，一个鄂中巨盗要命金七老，已不知自己能否对付的下来，这要再是他的羽党，自己是准栽在人家手内了。"

后来追赶这人到枯柳屯的小村中，蓝璧这才放心了，这人不但不是金老寿的党羽，竟是他的对头。竟自把自己引到一个农家里，叫自己看到万胜镖局子的被掳骡夫们，竟象养

骡马似的，在一个小篱笆院里的草棚中，或躺或坐，有两个匪徒看守着。骡夫们睡不睡的倒不管，只不准说话，一个提着刀，一个提“懒驴愁”的鞭子，只要一言语就是一鞭子。这位江湖异人却暗暗和这班骡夫们开了玩笑，连着装着骡夫们说话，引得匪徒诱到了篱笆外，全给点了“软麻穴”定在那里，提着他的刀搭在篱笆上，提着懒驴愁的，也搭在篱笆上，拧着眉，瞪着眼，面向着囚骡夫的草棚。篱笆矮，露着上半截身子，又在黑影中，骡夫们只认定是瞪眼看着自己，也被他这条懒驴愁打怕了，真就一个出声动弹的没有。追云手蓝璧治完了，竟奔了小村口，这就是前文已说过的那穷瞎子现身引逗那守村口屋顶的匪徒。追云手蓝璧隐身在高粱地内，这才看见这瞎子的面貌。自己暗暗惊疑，这人其貌不扬，看不出什么惊人之处来，竟具非常身手。风尘中尽有奇人，自己竟不知道此人的来路，这地方就叫输眼了。直到这穷瞎子打搅了半晌，隐身退去，追云手一心想要摸清了此人的底细，自己从高粱地中跟踪追赶，又已失踪。

忽的背后有人低声说道：“蓝老大，你是干什么来的？别看热闹，崔鹏岂是那老儿的敌手？今夜我不叫老贼丢个大丑，我绝不罢手。我还有好些没收拾，你去到小庙里把看庙的两个狗杂碎弄出庙去，搁在高粱地小道边上，我还用他们。你把银鞘全给他挪到庙后的那股土道上，你赶紧接应崔鹏，别叫他遭了老儿的毒手。你看到小村子的火和小庙里火一起，叫老儿带着他徒子徒孙赶紧走，他所有连人带马可全被人点了穴道，蓝老大要是不赶紧去接应，那么就告诉他，人只好喂河间府的狗，马只好送河间府的汤锅，那可不是别人手黑心狠，是他自己耽误的。老贼气不出，有穷瞎子接他的后场。蓝老大，误了我的事，咱两人可算不清的帐！”

·第六十五回·

净业山庄遇旧仇八老斗双侠

追云手蓝璧道："朋友你倒是何如人？不跟我蓝老大说明了，我不给你充这个苦力！"那人嘻嘻的笑着道："我这人最讨厌提名道姓，和你这老儿一样，从来是单打独斗，今夜算赶巧了，和你会在一处，这算是破例的事。你和我这穷瞎子江湖道上自有再会之时，蓝老大，我是有言在先，你只要想追我，我可拿暗青子拾你！"追云手蓝璧笑道："朋友你还是尽管招呼，蓝老大还是不买这个帐！"那人笑道："别和我纠缠，你看老贼手底下实在厉害，崔鹏虽有两把好家伙也非老贼的对手。崔鹏是有骨气的朋友，真个毁在老贼手里，蓝老大你有什么脸活着！"

这人说到这里，立刻又把身形退去。刹那间铁笛声已起自西南庄稼地内，要命金七老已自警觉。追云手听到要命金七老叫他手下追赶讨饭的穷瞎子，自己也醒悟此人定是名震南中的丐侠崔平无疑，别人也没有这么好身手，这真是难得的事。遂不再迟疑，真个按着丐侠所说的去办理料理完了，才把要命金七老诱得离开土谷祠。

追云手蓝璧听要命金七老依然要把仇恨转到金镗崔鹏身上去，遂冷笑道："老鬼，不要自作聪明，强给我们往一处

拉扯。姓崔的是堂堂男子汉，约人自是约人，有什么对不起你老鬼！何致不认帐。我蓝老大吃自己的饭，专管别人的事，我要见识见识你这老鬼有多大能为，你用不着给我们胡拉乱扯。老鬼你今夜就算是遇到晦星照命，你横行了一生，你认栽吧！”要命金七老被这位追云手蓝璧奚落得火上浇油，怒叱道：“金七老子就是不服气你们人多势众，七老子今夜要不把你们挨个儿收拾了，我就枉在江湖道上走了！”口中说着话，一耸身已经扑过来。追云手蓝璧见他蓄足了势子来的，其势太猛，先不接架，往旁一纵，竟自避开。金七老扑空，怒骂道：“老儿你想逃出七老子手去，势比登天，我要不叫你尝尝七老子手底下的厉害，你也不知七老子是何如人也，你还想走么？”要命金七老这次潜运真力，身形起处，如一缕青烟扑过来，人到掌到，掌法是随着身势一块发的，用的是“牵缘回环掌”，这种掌力，双掌回环运用、吞吐、连环运用，并且全运用了真力到双掌上，脚尖未着实，右掌递过来。

追云手蓝璧识得此老的厉害，要想走虽走得开，只是老花子暗中嘱咐，要看小村和土谷祠火起才是时候。这时还没到时候，只有先暂时和他挨磨，不得不和他先拆两招。一是老贼的来势，已认得他是用撤手的招术，非想折自己一下子不可了。往右一沉肩，左手骈食中二指往老贼的脉门上便点。要命金七老口中又喝了个“打”字，右掌往回一缩，左脚左掌齐往前递，这一掌又劲又疾，奔追云手蓝璧“太乙穴”左肋上打来。追云手蓝璧觉得老贼的掌未到，掌力已到，往右往后一个“鹞子倒翻身”，蓄足内力发于丹田，贯于肩臂，注于掌心，借回旋之力，右手斜着打出去，“大摔碑手”往老贼的“乘风穴”（右肩下臂上）击来。金七老连递了两招，

还是一点上风没占，见追云手蓝璧这手“摔碑手”沉实有力的击到，再不敢迟疑。左脚往外微滑，稍避正锋，右掌换出，用“横架铁门闩”硬往蓝大侠的右臂上一封。追云手蓝璧竟觉出金七老这种封架的力量太重，自已竟被震得一条右臂发麻，脚下暗自用力一蹬，退出四五步来。

要命金七老此时已然作拚死之斗，再不肯容追云手蓝璧撤身走开。可是自已也觉出蓝璧的掌上力量够劲的。自己右臂上也觉出有些发热，可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要命金七老竟自不肯罢手，怒喝声：“我就不信你走得了！”就在要命金七老才一作势，将发未发之际，突然从斜里有人喝声：“老鬼你接这个！”这人话发在后头，暗器发在头里，并且这只暗器太轻，没有什么风声，要命金七老这么好的身手，依然没躲开，竟被打在脖子上，觉得热辣辣的。金七老顺手抓下来。这一下子要把金七老气炸了肺，敢情打过来的是带湿泥的热马粪，要命金七老纵横江湖三十余年，他哪受过这种侮辱，怒吼一声，一斜身，向小庙旁墙角那里扑过去。金七老那么快的身形，要论理暗算他的人不易走开，可是两下里竟如穿梭似的一来一往，暗影中飞起的这条黑影，比他高的六七尺，向小庙这边一落。金七老扑空一下，一个玉蟒翻身，竟自反扑过来，在这小庙前暗淡的灯光下，看到了现身的竟是那个穷瞎子。金七老身形一追过来，戟指着这个穷瞎子喝骂道：“你这万恶的东西！七老子与你素昧平生，素无一面之识，你竟敢安心和我为难，故意的破坏七老子这场事，你们这两个万恶东西，休想逃出手去！”可是说到这句话，再看追云手蓝璧，业已走得无影无踪。金七老此时顾不得搜寻蓝璧，跟着喝问道：“穷瞎子，你既和七老子为仇作对，你可敢亮出个万儿，七老子手底从来不死无名小卒。”

这时那假瞎子翻着那一双怪眼，白眼珠多，黑眼珠少，嘻嘻冷笑着道："金老寿，你不用卖狂，我也用不着称名道姓。我这老花子走到天边，也是这一堆这一块。你手底不死无名小卒，金老寿，你今夜先栽在无名小卒手内，你还活个什么劲儿，趁早死去吧！"要命金七老怒吼一声："你尝尝七老子的厉害！"随一个猛虎出洞式，双足一顿往起一纵，扑向这假瞎子面前，双掌齐出，用排山掌往对面就击。八步赶蟾金老寿，今夜竟怒极了，连番遭人戏弄，自己分明是要把数十年江湖威名扔在了河间府，所以一发招就下毒手。可是这个假瞎子，只身形微晃，金老寿的双掌击空，人已到了他背后。这金老寿手底下也真够厉害的。左脚往前一滑，身躯微往下一沉，半拧身，双掌在胸前一分，倒甩七星掌，向身后打去。可是人随掌起，这个假瞎子竟自一个飞燕钻天式，凌空拔起，从他头上跃过来，要命金七老一连两招递空，左掌跟着往前一带，一翻身，双掌一穿，金龙出洞、玉女投梭，身形如同箭离弦一般快，竟追着假瞎子往下落的身形扑去。要命金七老今夜是把一身绝技尽量施展出来，他这种身形扑过来太快了，脚也就是刚刚一沾地，金老寿已经追到，竟用金蛟剪式，双掌交错向这穷瞎子拦腰分击他两肋。

这双掌递到，眼看着全沾到了那穷瞎子的衣服，可是这个假瞎子似乎识得金老寿手底下内家掌力的厉害——他这种掌法不用打实了，只要掌递到，就能被他震伤。这假瞎子身形忽然猛往后一仰，金鲤倒穿波，倒赶千层浪！全身的上半身脊背和后脑离着他仅剩尺许，好象躺在地上一样，已经倒纵出两丈左右。他双臂往上一扬倒翻着，竟用双掌的指尖倒着一点地，整个的身躯竟凭手指一点之力，腾起来，仍然是面向金老寿，站得四平八稳。那个金锐崔鹏站在一旁看得目

瞪口呆，自己才知道个人的功夫比起今夜现身的这两个人来，真是有云泥之别。自己仅凭血气之勇，不过徒送性命而已。此时八步赶蟾金老寿一连三次递招，竟自未能占的分毫便宜，并且这人身手上有这种超群绝技的本领，金老寿蓦然想起：照此人形容相貌本领看来，除非是那个名震大江南北的丐侠崔平，还有何人？自己跟踪这边扑击，口中招呼着道："穷瞎子！你不用藏头露尾，七老子想起来，你定是那丐侠崔平，金老寿跟你拚了。"

这个假瞎子一声冷笑道："金老寿，叫我看你想活着不容易，你当我穷花子真怕你么？"金老寿此时已扑到近处，黑虎伸腰递掌便打。这假瞎子此时不再逃走，竟自把轻灵小巧的身形施展开，以擒拿手来对付要命金七老。金老寿把手底下的功夫尽量施展着，这个瞎子的小巧之技，真叫一绝：身形飘忽若风，随着金老寿的双掌转，更不时的抽冷子递个一招两式，也完全带着开玩笑。两下这一柔一刚，在这小庙前，忽进忽退，或左或右，金老寿连递了十余招，竟不能伤着这丐侠崔平分毫。可是金老寿动手间蓦然想起，自己手下一班徒党，此时怎的一个不见！动手间用眼角一扫，守在庙门前的两个徒党也失踪，忽然这丐侠崔平身形往外一纵，已经落在两丈外，向金老寿招呼道："金老寿，你还不认命么？你看庙内火起，你手下徒子徒孙也全落在人家手内，今夜这场事你认命就此罢手，你还许能够活着回转鄂中。英雄作事说什么可得算数，金老寿，你若恃血气之勇，要和老花子再拚，你可要自找苦吃。你带来这些徒子徒孙，工夫一大，一个可活不了，你得买多少口棺材，运回湖北？还跟你说在头里，今夜的事就因为你以强压弱，我老花子和那蓝老大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决不是我们这个五百年一家子的征源

头请出来的。金老寿，你不心服，只管在江南道上和老花子再会；你若是做那种不够朋友的事，惹不起老花子，找崔镖头的晦气，你可枉称江湖道的英雄了，你看！”

这假瞎子说到这里，用手往东南一指，跟着说道：“火起的地方你也明白，你不赶紧救你一班手下，耽误在你身上，可别骂我老花子手狠心毒。”说到这里，竟向金镖崔鹏招呼了声：“崔镖头，你还不请等什么，这里的事没有你的份儿了。”金老寿一看眼前形势也知道自己要全盘失败，但是有生以来，没受过这种侮辱，往起一个飞燕投林的身法，猛扑了去。可是那丐侠崔平却不肯再和他接招，竟自施展开蜻蜓三抄水、燕子飞云纵的轻功，身形倏起倏落，眨眼间，竟从高粱地内，把身形隐去。这位金七老知道再追也是枉然，那崔鹏竟在金老寿向丐侠扑去时说了声：“金老寿，有缘将来江湖道上再会吧！”竟自纵身向庙后退去，他是另有人指示，那里有人等待他。这要命金七老翻身来，先扑奔小庙内，一进庙内，只见正殿的槅扇被人用火点着，烟火上腾已在燃烧，要看到自己手下两个弟兄，全在偏殿旁，倒在地上。金老寿赶到近前，略一查看，已知道被人点了软麻穴，赶紧的给散了穴道。这两人一时还不能行动，金老寿不能等待，自己翻身出来，身形紧纵离开小庙，穿着高粱地，直扑小村。站路上连打了两声胡哨，竟没有接声的，自己知道算是栽到家了。赶到小村内一看，可倒好，自己手下党羽一个不短：东倒西歪排了一地，也有被点哑穴，也有被点软麻穴，完全制服在那里，不能动弹。要命金七老此时真如乱箭穿心，只好忍着气把这般党羽完全救醒，赶到一追问他们，完全出在那丐侠崔平和蓝璧之手。再去一搜寻被囚禁的骡夫和骡马，完全被人救走了。金老寿咬牙切齿恨声说道：“此仇不报，

我有何面目活在人间？”自己蓦然间想到，银鞘尚在小庙的偏殿内，我金老寿跟头既已栽了，绝不能再找崔鹏，我把银鞘给他带走，也够他活的。带着一般党羽匆匆赶回小庙内，哪知银鞘早被人弄走，要命金七老这场事弄个灰头灰脸，一生威名完全断送在河间府。正殿的火虽然延烧不到别处，不过一时也不能在这里停留，喝令手下党羽，集合自己的马匹。就在小庙前面等待马匹之时，忽然看庙西北一带，一片灯笼火把之光，从浓密的高粱地内透出来，并且隐隐的听得一片蹄声，似乎绕奔官道。

要命金七老略一思忖，这完全是镖驮子被人家原封装好绕道运去，手下党羽们把马匹全牵来，金老寿刚上了马，突听得左边高粱地内有人招呼道：“金七老，今夜的事就此完！蓝老大是光明磊落的大丈夫，我有言在先，你不忘之仇，只管报复。不过蓝老大磁州蓝庄的故乡，我可不常久守在家里，现在蓝老大暂回磁州蓝庄等候你百日，而且到那时蓝老大竭诚接待。可是你过了一百天，恕我蓝老大不能在磁州等候了，咱们江湖道上，哪遇上哪算着。好朋友作事，经说明了，比什么全强。我蓝老大跟你结了仇，由我一身承当，你若是迁怒于我家人，你可不算英雄好汉，那是鼠窃狗偷之辈所为，量你金七老还不致那么下流吧！”金老寿一声冷笑道：“蓝老大，咱就这么办！一言为定，你七老子没有置你死的本领，这场事也许就算完了。将来再会时，也就是你蓝老大最后的一日，相好的你就请吧！”跟着高粱地内“唰唰”连响了两下，追云手蓝璧已自退去。要命金七老真够个汉子，河间府这场事惨败，自己就算是完全把过去的万儿折在这儿，所以他从这里走后，回转鄂中，把党徒完全打发走了。他竟下了艰苦卓绝之心，要重练技击再下功夫，访名师

求绝技，报复此仇。并且在打发自己手下一般党羽时候，严厉的嘱咐徒党，不准再入江湖，不见自己重返鄂中，不许他们再履江湖道，哪个敢违背他的嘱咐，定要亲手取他的性命。这班徒党哪个敢违背他的命令？回家的回家，洗手改业的改业。

要命金七老弃家远走川滇，自己要访江湖中一位异人，要讨换他一手绝技，为他复仇之用。只是不知人家不见他还是真个已经埋名隐姓隐迹深山，自己徒劳往返的十分失望。更兼在江湖道上的行为，孤僻怪异，武林中只要听到他的大名，全是畏若蛇蝎，避之不遑，谁敢和他接近？金七老在川滇云贵一带飘荡了数年，毫无所遇，遂潜踪匿迹的在罗浮山中隐迹潜踪，锻炼金刚掌的重手法。只是自己年岁已大，从一入手时把功夫练左了，这时再想练已经是先入为主，再难矫正，在罗浮山整下了三年的苦功夫，自己认为依然没练到了火候。可是以自己的武功造诣，来体验金刚手所得，只能略窥门径，再想深造是无望了，遂离开罗浮山，悄悄回到江南。赶到一暗中侦察崔平的举动，越发使自己失望。江南道上一个丐侠崔平，一个铁笔边天寿，两人门户虽异，志趣相同，在江湖道上，凭一身绝技，威镇绿林，多少成名的江湖道，全毁在这两人的手中，以自己的武功来对付丐侠崔平，依然没有十分把握。

其时正值天南逸叟武维扬重建凤尾帮之后，尽力的网罗江湖上的能手，要命金七老竟被帮主罗致入了凤尾帮。要命金七老那种性情，历来只有他颐指气使的，哪能听别人的管制。他入帮也另挟着一种私心：自己流落边荒，毫无所遇，受尽了风霜饥寒之苦，他这种刚愎孤僻的性情，自己认为既已栽在江湖道上，不复了仇，绝不能再在江湖道上做案。这

次回到江南，既没有复仇的把握，更不能露面。知道凤尾帮已树下深厚的势力，帮中更隐藏着些草野奇人、风尘豪客，自己正可借势结纳几个能手。赶到入了凤尾帮，也真为本帮效了几次大力，不过他的行径渐渐流露出跋扈来，武维扬遂把他和铁指金丸韦天佑全送入福寿堂。这老儿在福寿堂中倒接近了一班挟绝技怀异能的绿林名手，锻炼的金刚掌力日有进境，更和一班耆主们以各种绝技为日常的功课。所以这次净业山庄之会，这福寿堂的八老，本定的是有要命郎中鲍子威、三阴绝户掌罗义，他两人倒反凤尾帮，只得令四式掌周萍，八步赶蟾金老寿递补上，这也是事情该当追云手蓝璧这点恶运不能避免。崔丰这一划出道来，用八卦桩金砖换掌这种绝技要为凤尾帮扬眉吐气，竟使这旧日冤家重聚首。

追云手蓝璧万万想不到竟会在净业山庄遇上了河间道上旧日的仇人，此时，倒也不便多叙什么废话。追云手蓝璧已经知道这是自己生死存亡最后关头一刹那了，和矮金刚蓝和上了八卦桩之后，往当中背贴背的一站。这福寿堂八老各据一方，四位守正方，四位守斜方。矮金刚蓝和对于兄长和要命金七老结怨的事虽则知道，对于这要命金七老，虽然当年也有个耳闻，鄂中有这么个巨盗，但是不怎么十分注意，况且这些年来金老寿匿迹销声，对于他究竟有什么惊人之处，自己倒要当面试一试他，是怎么个扎手人物。上了八卦桩之后，各自把身形活动开，因为约定了打这种八卦桩，一方面是攻，一方面是守。这燕赵双侠从这走桩的当中，各自东西盘旋一周。蓝二侠刚转到东半边，守东面走桩的是湘江渔隐戴兴邦，一个横身打虎掌，截着蓝和递掌进击。矮金刚蓝和身形微一闪，右脚一换桩，右掌用推窗望月，反向戴兴邦的面门一点；左掌却是铁锁横舟，手掌平着，反向戴兴邦右肩

头右臂卸去。那戴兴邦赶忙从左忙往后倒转七星步避开这一掌，退回原位。矮金刚蓝和一眼看到追云手蓝璧，那双掌岂丰换了一招，身形一转，已经看出兄长想奔要命金七老。蓝和可是离着最近，正走这八卦桩的一个斜角，要命金七老是守西北乾位，矮金刚蓝和轻轻一点，连跃过五根桩，已扑过来。

那位金七老安心要等待追云手蓝璧，可是蓝和这一扑过来，金七老心说：也好，先把你收拾了，再收拾那个冤家对头。脚下移桩换步，已经递到，一照面双臂往外一抖，竟用双龙抢珠式，向矮金刚蓝和便击，他这双掌是奔蓝二侠的两乳下的"大池穴"打去。矮金刚蓝和究竟只听蓝璧说过他手底下厉害，没亲自和他动过手，这时不避他的正锋，竟想用野马分鬃拆他的势子，变双掌撞伤他。哪里知道，真要那么发了招，矮金刚当时非变作泥金刚掉下八卦桩不可。追云手蓝璧一眼看到蓝和硬接金七老的招术，所幸自己是正扑向金七老来的，身形落时，离着两人还有两步，蓝璧猛发丹田真力，双掌齐出，斜着奔要命金七老的左肩臂虚着一击，容掌力发出，口中才喊声："蓝老二退下！"要命金七老被他这种丹田真力虚着一击，就觉着肩头被极大的力量，撞了一下，原桩竟站不住，斜着往右一纵，退出四个步眼去拿桩站稳。矮金刚蓝和也觉出八步赶蟾金七老果然厉害，掌力没递到，掌风的力量已到自己胸前，觉得被震得心头腾腾跳个不住，若不是追云手蓝璧从旁解他的力，自己非栽在他手里不可。当时见蓝璧怒目相视的瞪着自己，哪还敢再等着招出他的话来？一斜身，见那七老已经移宫换位把八步赶蟾金老寿离开的门户给堵上，这一点脚下八卦桩，斜扑由震位杀向坤位的湘江渔隐戴兴邦。

八步赶蟾金老寿见追云手蓝璧竟自这么乘隙潜攻，怒不可遏，嗯了一声，厉声向追云手蓝璧叱道：“老儿，你敢暗算七老子么？”追云手蓝璧道：“老鬼，你把俗语全忘了，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你别象疯狗似的乱咬，蓝老二不替我还帐，还是咱们招呼吧！”要命金七老已被这位一味诙谐的追云手蓝璧引逗的火起万丈，怒叱一声：“蓝璧，你死在目前，还敢和七老子这么无理，我看你今日还逃得出老子手去么？”说到这猛然一耸身，从八卦桩上腾身跃起，径扑到追云手蓝璧的面前，立掌向蓝璧面门劈来。追云手蓝璧用“拨云见日”，左掌往上一翻，照金七老关尺便切。要命金七老猛然一撤右掌，一斜身，左掌是“横身打虎掌”向蓝璧的“华盖穴”便击。金七老是愤恨极了，发招全是重手。追云手蓝璧一斜身，左掌顺势往下一沉，“白鹤亮翅”往要命金七老“曲池穴”便点，想用这手卸他的这条左臂。哪知要命金七老是故意喂招，容到追云手蓝璧这招撒出来，猛然的老贼竟施展嵩阳大九手的“回光反照”、“乌龙卷尾”唰的连环三式，右掌贴着左臂又穿出来，猛向蓝大侠的肩头便卸。这种借招打招，借式破式，手法迅捷异常。

追云手蓝璧因为两下欺的太近，老儿手法过重，不敢过用险招。往左一沉肩，先闪开这一手，移桩换步再行递招。要命金七老“乌龙卷尾”的招术已然用上，猝然的左脚尖撑着砖顶，全身由右往左一拧，身形急若旋风，在身形拧过来，右腿提着，右足却向蓝璧的右侧欺过一桩来，身形随着右脚往桩上落时，往下一沉，双掌随着全身旋转之力，挟着劲风，向蓝璧的背后“灵台”、“魂门”两穴打来，他这种势子是身形掌力同时到。追云手蓝璧急切间身形是换不过来，唯有破出两败俱伤的道儿，危如累卵之下。自已本是左脚在

前，右腿在后，斜着身子，是个走式。此时见金七老的双掌已到，只得左脚原桩不动，猛然一长身，右腿一提，右掌用足力斜着往后一排，用“玄鸟划沙”的重手，向要命金七老的双臂上划去。要命金七老的双掌业已用上，没想到追云手蓝璧宁落个玉石俱焚，也要把自己双臂废了。金七老只得把撒出的掌力往回硬撤，这种力比发招还难，就这一撤一收之间，金七老脚下已见了响声，脚下砖往下扎入地寸许。可是要命金七老哪肯甘心，身形又借势还转，由左往右旋回，仍想用穿心掌再进一招想把蓝璧迫下八卦桩。追云手蓝璧这手“玄鸟划沙”侥幸用上，已知要命金七老必要变招，自己哪敢迟延。双臂往上一振，脚下一点八卦桩，嗖的蹿起七八尺来。就以追云手这么好的轻功，点的这块砖已被脚尖点猛了，砖已晃动。仗着自己方才破招时力用到了十二成，脚下也重了，所踩的砖也沉下半寸去，此时虽是带了一下，砖竟没晃倒。

可是要命金七老身形才转到一半，蓝璧竟自腾身而起，使自己功败垂成。要命金七老恶念陡生，破出再栽在八卦桩上，也先把仇报了，先把追云手蓝璧先毁在这。遂在半转着身时身形也竟跟着纵起。要命金七老以八步赶蟾的轻功成名绿林，身手的矫捷，和追云手蓝璧只在伯仲之间。此时更有和蓝璧一拚生死之心，竟出全力作玉石俱焚之举。金七老是要用这种矫捷的身形，飞纵起，从半空中扑击上蓝璧，双掌猛击在蓝璧背上，蓝璧不死也得击出桩外，摔个骨断筋折；自己被撞回来，也不易再落到八卦桩上。要命金七老这手还是真毒辣！任你武功怎么好也不易再脱开这一手。要命金七老恶念一生，身形紧随着追云手蓝璧的后踪纵起。这种情形绝没有思索迟疑的余地，要命金七老已然身形往上纵起，双掌

作势往追云手蓝璧背上扑到，眼看着追云手蓝璧一生威名付与东流。

就在这危机一发的一刹那，从花棚这边，一声长啸，如一只巨鸟般飞纵出一人，不先不后的，和要命金七老、追云手蓝璧，不差先后的全蹿的八尺多高。这人手中却多了件东西，一支尺余长的兵器，随着身形纵起的势子，正往要命金七老和追云手蓝璧的当中一拦，这支兵器正截住要命金七老的势子。这人好大的臂力，要命金七老的双掌藉着势子要抓这人的兵器，这人微一振腕子，两人已同时落下来。要命金七老脚尖点稳八卦桩，这时追云手蓝璧算是死里逃生，已落到离宫第四桩，这救追云手的人已落在相距要命金七老对面三步外。矮金刚蓝和早看见了追云手蓝璧已算落在要命金七老的手中，自己正和湘江渔隐戴兴邦连递了两招。这位戴香主还不是蓝二侠的敌手，正被蓝二侠的“错骨分筋”用上，已然堪堪一条左臂被卸了;这边险局已成，蓝二侠竟自猛然撤招，戴兴邦也乘势逃开。因为追云手蓝璧的危势不过刹那之间，矮金刚想救应是来不及了，只是哪肯就这么全毁在要命金七老手里？竟有人现身相救，惊得矮金刚愕然愣在那里，连其余的七位香主也全愕然停步。

要命金七老一看来人，不禁怒眦欲裂，来的正是害得自己江湖道中无法立足的老花子丐侠崔平。相隔十年，依然是河间道上装瞎子时那种情形。哪知道在自己眼看着雪旧仇、消宿恨的一刹那，又毁在他手内，又落个功败垂成。自己真要能把追云手蓝璧立伤在掌下，不仅洗刷了既往的耻辱，更可以离开凤尾帮，回转鄂中，重整门户。不想又毁在第二个仇人丐侠崔平的手内。要命金七老咬牙切齿说道：“老花子崔平，七老子跟你河间道上的帐还没有算了，今日你又赶到

净业山庄，安心和我作对，老花子！七老子今日不和你分出强存弱死来，我金老寿若肯罢手，当众改叫崔老寿。老花子，我不把你五脏抖出来，我就枉称要命金七老了！”这丐侠崔平用手中那支铁笛指着要命金七老，左手捻着疏稀的胡子，一阵狂笑道：“老鬼你先沉住了气，咱们早该算这笔帐。搁了这么些年，可别忘了还有笔利钱，我这五脏没在河间道上喂了狗，就留着还债。老鬼，我连这把子穷骨头全给你算利钱。我只疑心你这老鬼堵气死了，敢情你又跑到十二连环坞凑热闹来了。老鬼，今日我这穷神也让出去了，你划出道来，我接着就是了！”

这时八卦桩上已然停了手，双掌翻天崔丰、铁指金丸韦天佑等全久震江南两侠盗的威名，此时竟自不知什么时候潜伏在花棚上。可怪当着这么些江湖能手，竟全没发觉人家潜身的所在。此时这一露庐山真面目，若错非解救追云手蓝璧已略显身手，就以这份老花子的打扮，真不敢信他就是威镇绿林的丐侠崔平。内中唯有湘江渔隐戴兴邦，从丐侠一现身就扭转头去，眼光不敢和他相碰。双掌翻天崔丰身为福寿堂堂主，不能不打招呼。遂纵身过来，向丐侠抱一拳道：“这位原来就是名震大江南北的丐侠崔义士，我们凤尾帮中久仰大名，如春雷皓月，今日老义士侠驾光临，这真是幸会的事！老义士敢是也要在这金砖换掌，巧踩八卦桩上一试身手么？”丐侠崔平瞪了这双掌翻天崔丰一眼道：“我这穷神，不知是走的什么运，动不动的就遇到一门一姓，你大约是掌福寿堂的崔香主了，这种青砖换掌是你出的主意！当家子，这个主意不大高明。再说你们成群结伙的在福寿堂中吃饱了没有事作，拿这种玩艺儿来消遣，练熟了跑这里来炫奇立异。不过据我穷神看，这种功夫你们全没练到家，未曾想练

金砖换掌，先找泥瓦匠来，挑选些结实的砖，免得一个脚底下一用力，把砖全踩碎了！当家子，不是我这穷神挑肥拣瘦，我给你个真凭实据，你就知道我说的不假了。"

这丐侠崔平在这种情势下，好似没放在心上似的，说着这些闲话，蓦的把项后衣领中插的铁笛拔下来，口中说着："你看！"铁笛点处，"吱嘎吱嘎"的，地上的青砖立刻全碎，这种砖碎的也不一样，所有的砖全是碎到底，通身震碎。丐侠崔平是一边谈笑自若的，一边手底下不停地把地上的砖给弄碎了六七块。这一来双掌翻天崔丰暗骂好个崔平，你竟敢故意的卖弄身手，毁这八卦桩，这分明是老儿不愿意来比试这种功夫，可偏不承认他不愿意较量，手底下弄这种狡狯，十分可恨！这时丐侠崔平哈哈一笑，随即说道："这种糟东西还要它作什么？算了吧！"说到这向燕赵双侠招呼了声："蓝老大蓝老二，下来吧！咱犯不上在这上装傻！"立刻腾身跃下了八卦桩。追云手蓝璧、矮金刚蓝和知道丐侠崔平是不打算和他们较量这种功夫，遂也相继退下来。要命金七老此时两眼全红了，哪还肯再容仇人走，立刻也随下来。福寿堂的七老也只得暂时退下来，要命金七老道："老花子，你要想花言巧语的就走，你七老子焉能和你善罢甘休！"丐侠崔平道："老鬼不用张狂，我穷神来了就没想回去，我要不把你打发了也不够朋友。可是我得先和他们交待交待。"说到这向崔香主道："我崔平和这位要命金七老有旧约会，我们不愿意再参上别人，如有想和我这穷神较量的，也得等我和这老鬼把帐算清了再说。咱们说句江湖卖艺的话，你们大家愿意站脚助威，就看个热闹！我穷神和这老鬼是势难两立，你们要想群殴，那也只好由你们。"

双掌翻天崔丰说："既是老义士和金七老有旧日的梁

子，我看哪好参与，我们倒能借机一瞻武林绝技，多长长见识了。”随向铁指金丸韦天佑等道：“你们有几位愿意和这位名震江湖的丐侠领教的，等他们二位把旧事了结了还不迟，我们退下一旁一饱眼福吧！”湘江渔隐戴兴邦，始终不敢用正眼来看这位丐侠崔平，此时早早的退向一旁，离开远远的。要命金七老见丐侠崔平安心和自己一决生死，只是自己对于这老花子别的功夫还知不清楚。只他掌中一支笛子有神出鬼没之能，他这铁笛，有三十六路天罡剑术和点穴术、判官笔的招术，能打一百单八穴，只要他用这支铁笛对付敌人时，没有讨了好去的！无论如何不和他对这种兵刃，遂向丐侠道：“老花子，把七老子换下八卦桩。你是故意取巧，你当七老子不懂么？咱们怎么较量？”丐侠崔平道：“老鬼，你别以为你这金砖换掌，巧踩八卦桩，以多为胜，能操必胜之券，在我穷神看来，不值一顾，换个新鲜样的也显得新鲜。老鬼，咱们话先说明白了，净业山庄以武会友，这里我穷神要会的人应有尽有，我没功夫和你尽自纠缠。咱们是三阵赌输赢，只要你胜了我这穷神，我当着在座的群雄，给你金七老赔罪。我还给个便宜，我崔平洗手江湖，今生绝不向你报复，你要是仍然输我穷神手中，该怎么样？”要命金七老道：“连蓝老大的事，一笔勾销，一了百了。我金老寿是立时削发为僧，和江湖道上算是断了路！”丐侠崔平道：“老鬼，你说话可算数。到时候你只要反复，只怕你难讨公道。老鬼软硬轻三功，由着你说出道来，我穷神再捧你一场！”

要命金七老呸的啐了一口道：“你还捧我？你把七老子害得有家难奔，有国难投。你接我的吧！”金七老说到这，目光瞬处已打主意。在抱月回廊的南北两头转角处有排松

柏，是通着后面净业堂的道路，八步赶蟾金老寿本是以身手巧快，有八步赶蟾的绝技。可是自从河间道上失脚栽跟头之后，自己就打定了主意复仇，暗中在掌力上已下了刻苦功夫，大力金刚掌虽没到炉火纯青，可是经过在凤尾帮福寿堂的日夜锻炼，更兼着一班挟绝技的武林名手，他的金刚掌越发见了功夫。这时他又看见丐侠崔平手指上的指甲，长的足有一寸，短的也有数分。心中一动，心说：我用鹰爪力大力金刚掌的功夫，看你这带着指甲的手指还有什么法子施为？（练武功的不能蓄指甲）遂冷然说道："你把你那要饭的家伙收起来，来来来，七老子和你较较掌力。"说着不容丐侠崔平答话，径来到西北角的松阴下，用手一指道："七老子要用这棵松树试试指掌之力，老花子，七老子叫你长长见识！"

说着，要命金七老也不管丐侠崔平愿意比这种功夫不愿意，竟自往松树前一站，面对着松树而立，脚站子午桩。（湘鄂叫提桶子功，北方叫蹲裆骑马式。）凝神屏气，气发丹田，贯于两臂，注于掌心，运于手指，所谓气达四梢（又名四余）。两臂伸直，猛然两掌伸出，往树干上一搭，两掌往树上一合。只听到"唰唰"的树干直响，连树皮带树干被要命金七老抓下一大片来，簌簌的落了一地碎木渣子。金七老把双掌一撤，右手提到丐侠崔平前，把手一张，向丐侠崔平道："老花子你看这个。"掌中托着一掌碎木渣子，猛见要命金七老把双掌一合，"唰唰"的来回用掌力一辗，再把手张开时，只见他掌心所托木渣子已全变为木粉，"噗"的一口，全吹飞了。随向丐侠崔平恨声说道："老花子，这点功夫，你可敢和七老子照样一试？"丐侠崔平微微冷笑的一旁看看他施为，心说你这叫班门弄斧，现放着淮阳派掌门人

鹰爪王这鹰爪力的老前辈，你竟敢拿这种功夫来炫露你的掌力？我崔平要不给你个样儿看，老鬼你也不肯死心！崔平先从鼻孔中哼了一声道：“老鬼我恨你们这群东西也就在这种地方，我是最恨暴殄天物！一棵松树长得青翠可爱的，你偏要拿它来试掌力，把好好的树干给剥了皮，开了膛。你看你剥下这两大片来，这棵树，说死也先死不了，想活也活不了，不死不活，老鬼，你说多难受！老鬼你作孽太深，你怎会在这净业山庄里不遭报，我崔平有成人之美的心性，老鬼，我要和你一样的练出来，怕你老鬼立刻羞死！我先叫你多活一会，好叫你把箱子底抖露出来，免得叫你老鬼死不瞑目。”

但见他猛的腾身到树前，单掌往要命金七老试鹰爪力地方略上五寸树干的正面一叉，喝声：“你们可闪开，砸死了我可不管！”说了这句，就见丐侠崔平往外一用力，“喀嚓喀嚓”的一阵树根子挣断的声音，树根下的土砂涌起，这树身竟向箭道里渐渐歪去，跟着这株松树已然成了斜卧式。丐侠崔平猛然“嘿”的一声，掌力往外一吐，已把这棵松树推倒，正齐要命金七老所试鹰爪力处折断的。这种“排山掌力”借着要命金七老的力量，震折了不足为奇，只是连树根全带起来这种臂力何止千斤，所有凤尾帮匪党们无不咋舌。要命金七老是又愧又气，以老花子外貌看来，绝不象会有这种大力，可恨他比自己还狡猾，本想叫他和自己较鹰爪力，他却绝不露出他不擅长的那种功夫，竟自把树震断，既巧取，又不弱，金七老越发想和丐侠以全身的本领一拚。这时候值役的匪党们督率着许多人把这棵树抬走，丐侠崔平笑吟吟向要命金七老道：“老鬼，我方才准对得起你吧！还有什么道儿趁早出，别叫你落个抱恨终天，死不瞑目。”要命金

七老厉声叱道："老花子，谁和你斗口，老花子你这来。"丐侠崔平冷笑道："哪里去，反正你不会把我穷神领到鬼门关去。"

要命金七老也不答理崔平，从花棚前直走到花棚东头，停住脚步用手一指地上早埋好的青竹九九桩，向丐侠崔平道："老花子，你看见了，你说那金砖换掌，巧踩八卦桩不能用，这总可以上去走走了。老花子我先说在头里，方才那八卦桩上分明是你没有那种功夫，不敢和七老子在上面较量，用你那要饭的家伙把青砖点碎，老花子你是卖什么的，我是买什么的！贼见贼一哈腰，不用说破，你自己明白。现在说痛快的，你敢上不敢上？"丐侠崔平哈哈一笑道："老鬼不用张狂，我不是和你老鬼说大话，这种青竹九九桩不过是一点小巧之技，算不得什么。凡是在江湖道上的朋友，练过三年五载轻功提纵术的没有不会这个的。还告诉老鬼你，这青竹九九桩，在我们家乡里，连小孩子全会在上面跑。你要怎样较量，你只管施为，我要是说出一个不字来就算我辜负了你的好意了！"要命金七老被他这番话说得十分愤怒，恨声说道："老花子，你不用逞口舌之利，赶快施展你手底下见功夫，你不是没把这点末技放在心上么，来，你接着七老子的吧！"说到这走向青竹桩的东面。这时丐侠崔平也到了青竹桩的西面，两下里对面站着。这种青竹九九桩，在武林中实是一种绝技，梅花桩在少林寺传出来已经是独步江湖的绝艺，可是少林梅花桩乃是木桩，有四寸直径的粗细，上面容易着脚，也非得下盘下过苦功夫的才敢上梅花桩。

这种青竹桩是用四尺二长，对指粗的青竹子，把竹竿的上端削成斜尖子。这种竹子的斜碴锐利如刀，把竹竿下端埋入地中六寸；土砂倒是坚牢，只是上面露出三尺六寸来。九

九八十一根竹竿，全按着步眼埋的纵横进退，慢说在上面行拳对掌，只要一失足，掉下去准得扎死。以在场的群雄论，敢上这类青竹九九桩的，只怕没有三五个人。这要命金七老负一身绝技，得师门真传，实称得起武林名家，只为多行不义，性太乖张，才落个身败名裂。且说两下东西各据一方。要命金七老痛恨丐侠的无礼，不再按着武林中的规矩来和丐侠客气，只说了声："老花子，上面来，七老子好打发你上路。"话声中，身形陡起，已经飘飘的落在青竹桩上。可是那丐侠崔平却也不先不后的，同时往青竹桩上一落，落在这上面只能用脚尖点竹竿的尖子。

这丐侠脚尖才一着竹桩，突然"哎哟"着叫喊："这可真玄！老鬼你这主意真损，我上了当了，这要掉下去非给扎穿了不可！"听他说着话身躯在上面摇摇摆摆，好似风中荷叶，再一换步，定不住身形，口里还是直嚷着。福寿堂的七老全在下面离得远远的，看着那福寿堂监堂铁指金丸韦天佑暗暗皱眉，燕赵双侠也还没走。追云手蓝璧看了矮金刚蓝和一眼微微一笑，追云手蓝璧低低说道："蓝老二，你看金老寿是活该遭报，不过老花子也太损了！"蓝和也看出他是安心报复他们巧踩八卦的不够朋友，不过全照顾了金老寿太不公平了！这要命金七老已在青竹桩上活开步眼，金老寿是从竹桩的西边往北转，丐侠崔平是从东边往南面上欺，不过他这一换桩一晃，他是直着走出三根竹桩去，横着又换过四步去。金老寿脚下快，已然把步眼活开，猛然在青竹桩的南面一声断喝："老花子，你和金七老装疯卖傻，我就不信你这个，你接招吧！"脚下一点青竹桩，挺身而进，再到丐侠崔平切进。这金七老依然施展嵩阳大九套掌法，探掌奔崔平的面门便点。要命金七老哪知道丐侠已暗中弄了手脚，要命金

七老险些断送在青竹桩上。

要命金七老恨极了丐侠崔平，一递掌就用内力往外递招，只要被他这种掌力沾上就得下去。丐侠依然是嘻嘻笑笑，微一晃头，说了声："老鬼，你真招呼！咱们没有这么大仇哇！"说着身躯往左一晃，已跃出四根竹桩去，这种闪法好快的身躯。那金七老见丐侠崔平没接招，竟自避开，愈发恨得牙痒痒的，脚下轻轻一点，已经猱身而进，步眼够上。立刻用"海底捞月"又是连环戳掌，左掌往外一穿，已是随着身形往下落的势力，身躯往下塌着，掌奔丐侠崔平的右肋，右掌猛然的往外一探。这次丐侠虽没拆招，可也不往外避，就象用尺量好了似的，反往右往后一拧身，右肩反往右一沉，可是腰已经左躬出去，口中更说了声："老鬼，差点！"果然金七老这一掌只差着半寸没递上，要命金七老怒骂声："老花子，看你还走！"左掌一撤，右掌倏的随着身躯往上一起，"单劈掌"用上全力，挟着劲风往丐侠的华盖穴打来。

当时所有在青竹桩下观阵中福寿堂七家香主，全认为这次无论如何，丐侠非得栽在要命金七老手中不可了。哪想到这位丐侠崔平立刻惊呼声："哟！"但见他双臂往上一抖，身往上朝天仰着，竟在这青竹桩上，施展开"金鲤倒穿波"的绝技。身躯轻飘飘的倒纵出去，在翻身六七尺高，一个云里翻身，整个的身躯折成了一团，往下一落，单足点着第七根竹桩，纵着身形往起一长，晃晃悠悠的如风摆残荷，嘴里便不闲着，说了声："老鬼，出来兮！"要命金七老以那么好的武功，竟自把招术用尽，十拿九稳的既是伤不了他，也把他挤下桩去。哪知这丐侠崔平，在青竹九九桩上头用这种绝技"金鲤穿波"，自己这一掌打的力用足了，招术用尽了，犯

了自家大忌。动手过招，是能发能收，以要命金七老的武功论，实非一般平庸的武功，造就极深。此时稍一疏忽，自己身势竟随着撞出去，这一来，要是对手没闪开，这时非为对手所乘不可。往前撞出三根青竹桩去，才把身形对桩站稳，自己出了一身冷汗，赶紧收敛心神，凝神敛气的。一咬牙关，双掌一分，仍然是纵身而进，够上丐侠崔平，用掌就打。

丐侠崔平仍是一边闪避，仍是带着诙谐的口吻，似讥似讽的，招呼着道："老鬼算了吧！还差的多。"金七老越是听他这么凌辱，手底下更黑更辣！丐侠崔平把身子闪开，始终没递招，可是这种身形施展开。所有凤尾帮中一班能手，以及淮阳西岳派长辈师友全看出来，丐侠竟自在青竹桩上施展开"燕青十八闪翻"的绝技。这种小巧轻灵的身手，能在这种步步危机，不需用力的竹尖上施展，真是少见！这一来所有场中的人，和抱月回廊上的人莫不惊叹！这时丐侠崔平在这青竹桩上是飘忽若风，乍离乍合，身上那份轻灵巧快的功夫实在不算弱。以那么庞大的身躯，粗暴的相貌，竟在这种轻功绝技上和对手施展身手。身躯起落进退，双手在吞吐撤放，更是沉实有力，哪一招叫他打上全得立伤在他掌下。这会要命金七老已经连施了七招，只是休想伤着丐侠。金七老杀机陡起，想要用生平的绝技，和丐侠这个老花子落个同归于尽，索性全毁在净业山庄。

丐侠崔平在一上青竹桩，本想着：不论如何也要把这鄂中巨盗要命金七老除了，为江湖除一大害。只是一上青竹桩，看到金七老这身功夫，和他这把子年纪，实非武林中多见的好手，可惜他有着这么一身绝技，只坏在他性情粗暴上，自己起了惺惺惜惺惺，好汉爱好汉的怜才之意，想要设法收

服此老，能把他感化过来，也算是江湖道的一桩快事。放过这个局面去，万一他还是怙恶不悛，那时自己和铁笔边天寿的手段，再除他不难。丐侠这一变计，只施展“十八闪翻”的小巧功夫，更是避着那东南一段二十七根竹桩，这么和金七老引逗着。金七老知道无论如何不能在净业山庄落整了，手底下越发的凶狠。这时天空中阴云是越満越浓，整个的净业山庄全显着黑沉沉，跟着一道闪光，隐隐的轰隆隆一阵雷声。这位丐侠崔平笑说道：“老鬼，你听！天鼓响了，该着你的吉日良辰到了，有本领快点施展，别误了你归位的时刻！”要命金七老相距只有四根竹桩，听得丐侠又在戏弄，一声暴喝：“老花子，要走也得带着你！”脚点竹桩，腾身而起。金七老已具必死之心，竟要施展“进步赶打”连环三式、“云龙三现爪”的内功，拚命的奔向这老花子。自己可准知道施展这手功夫，脚下可知道非要出毛病不可。势逼处此，无可如何，就是把青竹桩点重了，也得算着了。把内力全贯到双掌上，暴喊声中，已经挺身而进，往丐侠崔平的身旁一落。第一式是“双掌横推”，双掌随着身躯就往左甩，双掌倏的往右横击出去。这种掌力，实具一种真力，只要打上，非把人打出青竹桩外。就是被这种掌风扫上，也得摔在青竹桩上。

金七老的招术撤出，丐侠正在移宫换步，已识得要命金七老有拚死之心。暗骂老鬼，你是真活腻了！丐侠虽是这么想着，可也不能叫他这种掌力沾身，喝声：“好！”一个“鹞子盘空”，脚下移宫换步，翻到金七老的左侧。丐侠是故意的要把金七老逗的犯了野性，猛然向右臂轻舒，随着倒转的身形右掌甩出来“金鸡抖羽”，往要命金七老的左太阳穴，以双指点去。这手实出乎要命金七老的意料之外，他从上来就

设递招，猝不及防，不是要命金七老这种身手，还真不易逃开。金七老惊惶之下，往右一甩头一沉肩左掌往上一翻，“拨云见日”，用掌缘找丐侠的脉门。这位丐侠本无心来伤他，才沾即走，身躯已腾出去。要命金七老怒吼了一声，身形随着腾起，飞纵过来，二次递招，却是“卧鹰搏兔”的势子。身形掌力是一同下，要在足尖一点竹桩，双掌就要扑击到丐侠的背上，这次是绝没有回环思索的余地。

哪知要命金七老算是枉费心机，空怀着报复，眼看着掌已扑到丐侠崔平的脊背上，丐侠崔平也喊了声：“老鬼，你活不了！”人随着话声，没往起纵，身躯擦着青竹桩，只跟竹桩尖差着数寸，已到了东西的边桩最靠边上那一行，丐侠崔平身躯一晃，似是险些闪下桩去。丐侠却哟了一声：“我可不下去。”立刻身躯斜转，猛喝了声：“老鬼，你还不认栽。接穷神这一下子！”喝喊中，那要命金七老已经要把一世英名完全断送在十二连环坞中。连环赶打的第二式已经撤出，又被崔平以“十八闪翻”的巧快身形避开。这一来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这次丐侠已出去两丈左右，金七老身子过猛，身势往前倾，必得换过两步来再腾身往前点着青竹桩。哪知一换步，这桩竟自往前倾去，赶紧赶着气往前换步。哪知右足所点的竹桩依然借不上力，往左一倾，要命金七老已是一身冷汗。这一来想纵身可不行了，忙往左再换一步，想要轻点一下腾身跃起，避开这一桩，那知已由不了自己，左脚这一点上，右足这一提，这根竹桩忽的竟向前倒去。

就在这同时，青竹桩下的福寿堂监堂铁指金丸韦天佑，咳的一声叹息。可是丐侠也在同时，已然转身蓄足势子，猛喝了一声：“老鬼，你也尝尝我穷神这一招！”人随身起，用轻功提纵术中最难施为的招术，“海燕掠波”，身形如一缕

轻烟，只踏着青竹桩的桩尖，到了要命金七老后，已经危险一发，将要命金七老要倒下竹桩的身躯，猛然双掌往外一翻，“云龙现爪”，双掌迅捷往要命金七老的双肩上一登。要命金七老身躯已倾过来的，竟被丐侠这一招，既没伤着，反借上力，连竹桩带人全还回去。要命金七老，一时急怒之下，神智已不象平时那么机警，竟在这里明敌暗助之下，依然不肯罢手。就在丐侠双掌没撤回去，仍然以“嵩阳大九套”、“罗公八一式”的“横身甩掌”，一煞腰，甩掌向丐侠的小腿上打来。丐侠是蓦然一撤左掌，“腕底翻云”、“横架铁门闩”，兜着要命金七老的这条铁臂下，运内力一搭，一纵送，低声喝了个：“糊涂鬼，算了吧！”这次丐侠却是用的真力，往外一送，自己也往回一纵身，竟自退出六根竹桩。

可要命金七老也被这一送，身躯腾起倒退出四根竹桩，身形一落，这边丐侠却嘻嘻一笑道：“老鬼，身手毕竟不凡，我又跟你没有夺妻杀子之仇，干什么没完没休，算了吧！”说罢这话，不待要命金七老答话，竟自一耸身跃下青竹九九桩。那要命金七老蓦的也醒悟，丐侠崔平是有意相让，成全自己，保全我要命金七老的脸面。我若是不识好歹，只怕是非落个身败名裂不可。自己借势一纵身，蹿下了青竹桩，向丐侠崔平一拱手，恨声说道：“老花子，七老子虽寄身绿林，恩仇二字看得分明，蓝矮子欠我的帐，既有老花子代偿，我和他的新仇旧怨一笔勾。老花子，我立刻要离开净业山庄，往后江湖道上再会着时，我七老子报恩报仇，老花子你自己明白，咱们后会有期！”要命金七老说完这番话，立刻腾身纵起，起落之间已到了抱月回廊前，却不往石阶上再走，向上面坐的天南逸叟武维扬一抱拳道：“武帮主，我金老寿入帮以来，过蒙推重，今日竟不能在净业山庄中为凤尾帮坛下尽

力，我金老寿实无颜再事停留，有始无终，非我本愿。我现在告辞，许我出十二连环坞与否，权在武帮主，我金老寿不敢过问，咱们后会有期。”

说这话时那福寿堂七位香主，双掌翻天崔丰、铁指金丸韦天佑等，全返回抱月回廊，燕赵双侠这时正向这丐侠略致感谢之意。这时丐侠崔平却淡然说道：“蓝老大，咱们少叙闲话，你看这阴晦如墨的山庄，雷声隐隐，大约这场风雨不容易脱过去。这种愁云惨雾笼罩着这片山庄，险象环生，我穷神看不惯这种惨象。我来未曾进身，先留归路，我怕把我这穷神埋在这里呀！你看这老鬼大约还不易出十二连环坞了。”果然这里丐侠在以这种半疯半癫的和蓝璧斗口之间，那金七老也正要转身之间，竟想不到抱月回廊上的天南逸叟武维扬把面色一沉道：“金香主，你虽经我坛下弟兄汲引，入我凤尾帮，只几年工夫，我武维扬就拿你待若上宾，叫你入福寿堂受本帮的供养，我武维扬绝没有亏负你老兄之处。

“今日我这净业山庄群雄会上，你论起和人的恩怨，已背我帮规坛戒，现在你居然接受丐侠崔平的示恩要挟，置我凤尾帮的威信于不顾，实属欺我凤尾帮无人！以为看不出金香主与崔平的情形了。我武维扬敬你金香主在江湖道上是成名的英雄，你可把我们弟兄看成数岁玩童，这未免辱我太甚！我武维扬事到如今，话什么不再说，朋友是有始有终，我不愿过形说明，金香主你入我凤尾帮之意，你我心照不宣，金香主，你不要忘了。无论你在鄂中是多大‘万’字，既入十二连环坞，已算得过祖师爷的慈悲，领过我主坛的票布。金香主，你入坛时我武维扬曾开大坛，给你整个的面子，算是祖师爷收你。现在你要我凤尾帮保全威信，请你速回福寿堂，打算走，你得听候我主坛的朱札。只要我朱札一到，那时海

阔天空任你飞，现在我武维扬以凤尾帮领袖的身份，金香主请你接受我龙头朱札的劝告，这里事一分皂白，我立刻为金香主饯行，金香主，你就请回福寿堂候训吧！”

这一来，所有凤尾帮一班香主舵主全是以惊异的眼光看着站在抱月回廊阶下的要命金七老。这位八步赶蟾金老寿听到天南逸叟武维扬竟说出这番话来，那面上随着武维扬一句句的话渐渐变成铁青色。容得武维扬一落声，“喋喋”的一声，金七老狂笑，向武维扬说道，“武帮主，你这话说得过重了！不错，我既入凤尾帮，受过祖师爷的慈悲，就该一身许与祖师，不能再生异心，武帮主，我现在是度德量力既不能为帮主效力，更不能挽回颜面，我金老寿还有何面目再见本帮弟兄？暂离十二连环坞正是我金老寿有知耻之心，我没有背叛凤尾帮，武帮主你也不能阻止我的出入，叫我待罪福寿堂，我金老寿没有犯帮规，我实无法领命。反复无常的小人所为，我金老寿把这硬骨头，闯荡江湖三十年以来，还没有肯那么干过，武帮主你把我看错了。我金老寿的倔强性情，就是历来一意独行，认为应该那么办的，绝无反顾，就是事情作错，落个肉成血水，骨化飞灰，绝没有后悔。武帮主，我话已出口，这时要出十二连环坞，我金老寿这个怪脾气是没有更改。难道武帮主非要留难我，不怕赴会的群雄见笑么？”

这时天南逸叟武维扬已经怒不可遏的冷笑一声道：“金香主，你执意要我不便留难，只怕你未必能如得了愿？”要命金七老从鼻孔中吭了一声道：“我倒不管如得了愿，如不了愿，只问我金老寿想走不想走？”天南逸叟武维扬忽的当面堆欢的换了一副面色道：“金香主你不要错会意，我武维扬当着这么多远道朋友，哪好朋友不招待反跟自己弟兄作起

难来，这不太叫朋友们见笑了！我要为金香主设筵祖饯，你这么急促不能待，倒叫我失敬了。那么金香主请，恕我武维扬不远送了，祝你一帆风顺。”这时内三堂香主可全站起，预备帮主一发话就立刻动手。

这时要命金七老向武维扬说了个“好”字，转身躯复向淮阳派、西岳派这边一拱手道：“我金老寿出不了十二连环坞咱们来世再见！”一个见字脱口，身形展动，施展八步赶蟾的轻功，疾如飞星泄地，真有不凡的身手，倏起倏落已到了那片假山下，再一晃身已经无影无踪。这里所有的帮匪相顾失色，摸不清帮主是怎么个心意。哪知天南逸叟武维扬倏的站起，霍的从后面贴墙楔的竹符旗令前抓了两块竹符。猛照准往回廊中的地上一掼，两块竹符全摔的分裂，厉声道：“武维扬谨以祖师坛规请福寿堂退隐香主韦天佑、崔丰听训！”

这一来只见福寿堂香主，内三堂香主欧阳尚毅、八步凌波胡玉笙、天罡手闵智暨所有一班香主舵主全肃然起立。铁指金丸韦天佑、双掌翻天崔丰，全以矫捷的身手纵过来，俯首道：“本座领帮主的坛谕！”跟着俯首把地上已摔破的竹符拾起，复向主座一俯首致敬，立刻双双的同时一个玉蟒翻身，纵出抱月回廊。各施展蜻蜓三抄水、燕子飞云纵的轻功绝技，这两人的身形矫捷，如羽箭离弦一般的飞射出去。就在这里一乱的当儿，凤尾帮所有的人，因为帮主以这种最厉害的坛规，摔竹符派退隐的香主重为祖师效力，不取八步赶蟾金老寿的性命不准罢手，一怒之威，令人耸惧！不禁全注目到抱月回廊上。

丐侠崔平竟在这一乱的当儿，低声向燕赵双侠说了声：老鬼要遭报，我不能叫他再落到猴儿崽子们的手中，这个姓

韦的十分扎手，这里的事我不管了，我走了！”说话的声音又低又疾，一纵身蹿上花棚，眨眼即逝。这时所有的帮匪们竟没察觉，更兼天南逸叟武维扬是另有调遣。在铁指金丸韦天佑和掌福寿堂崔丰走后，又要金雕堂胡香主听谕，八步凌波胡玉笙立刻答了声，来到帮主面前说道：“本座听训。”

天南逸叟武维扬道：“代我传十二道朱札，令水旱卡子截留那金老寿，无论如何叫他不出十二连环坞！传谕分水关六总舵，不得徇情卖放，违者立时以叛帮背教论。”八步凌波胡玉笙躬身答了个“是”字，立刻转身出了抱月回廊，往后面匆匆去照办。天南逸叟武维扬倏然往下面武场冷笑了一声，向这边淮阳西岳派的两位掌门人一拱手道：“适才蒙燕赵双侠赐教，据武某看，双侠未必展现那惊人的绝技、绝顶的功夫，尚未肯叫我这净业山庄一班坛下多开眼界，可是我武维扬想看今日之会，现在虽是以武功相见，总还要本着江湖道义武林的门规。我武维扬竭力向约束我凤尾帮统辖下所有弟兄，不叫他们稍背江湖道义，我们各掌着门户，总是以来明去白为是。贵两派尚有多少位同门同道来赏光到净业山庄，也叫我武维扬尽主人之礼。以这位丐侠崔老师父来说，已是我们凤尾帮中一份警戒，走的又这么故示诡异，这种武侠，叫我武维扬好生失望！”

鹰爪王正要答话，那位以子母离魂圈名震辽东的上官云彤始终以轻蔑冷笑的神色看着龙头帮主，竟在这时率然抢着答道：“武帮主，你这种责难可错怪了淮阳西岳两派的两位掌门人。那老花子的行径和我上官云彤是一样的毛病，我行我素，下请帖没有我们这一份，再说我们是愿意办我们自己愿意办的事。天地吾庐，四海为家，遇上甚么高兴伸手的事，就要多管，历来不上别人的当。想凭一纸红帖就叫我们出来

替人家卖命，别管他是多大人物，只怕自找难堪，我们不装那种傻子。今日的事是成心想来蹚这次浑水，自己送上门来。来是我们自己来的，走，你不叫他自己走，难道还要等着这里主人设宴酬劳么？武帮主你看天气变得这样快，阴云如墨，雷声隐隐，倘若下起雨来，岂不是煮鹤焚琴大煞风景的事么？咱们是该着甚么办甚么。武帮主我这穷酸说话口冷，老花子是有他走的原因，他的事不叫他去办，谁替他了断他的事呢？人各有志，不能相强，象已皈依到贵帮的要命金七老，要走全拦他不住，不是一样么？”

上官云彤这番话听的武维扬几乎气炸了肺，可是没有话来反驳，嗯了一声道：“很好！咱们各行其事，我们现在只有在武功上分出强弱来再论是非了。”这时凤尾帮中内三堂香主天罡手闵智愤然起立道：“上官老师既然认为我们请示的不当，现在只好不谈一切。哪位还愿意下场子和我闵智过几招，练两手，请下场子赐教吧！”天罡手闵智此时竟是公然的向淮阳西岳两派叫阵。这边一班武师们十分愤怒，立刻站起好几位，全要和天罡手闵智较量一下子。内中还有几位已知道此人是这场推波助澜的人，都知道他掌中日月轮非常厉害，可是也全想动动他。金刀叟邱铭也想趁此机会会会此人，究有多厉害的手段？忽的这时西岳派多指大师的门下，泗水渔家简云彤愤然起立道：“闵香主肯来赐教，是我们求之不得的事，我简云彤不自量的要在闵老师面前领教。”简云彤一来是因为闵智的狂妄，二来也因为自己这一派的人，掌门人慈云庵主始终作壁上观，无论如何我们西岳派也得有人出来招呼一下子，不然也是叫人觉得脸面上太难堪，他又哪知道慈云庵主是另有打算。

泗水渔家简云彤才往外走，在侠尼的身后立着的女弟子

修性却一声没言语的，霍的从侠尼慈云庵主身后转出，一人竟自向泗水渔家简云彤手打问讯道："师叔，你先请回座，弟子师兄弟愿意下场子，向凤尾帮的老师父们请教。"说到这复向鹰爪王一打问讯，说了声："弟子们一点薄技，要在这武林盛会中向凤尾帮的成名老师们面前请教，弟子们冒昧之处，师伯要担待。"说到这便等待这位淮阳派掌门人答话。淮阳派掌门人于惊异中又不好阻拦，只随口很客气说了声："少师父们请。"可是说了这话却眼望着西岳派掌门人慈云庵主，要看她怎样？这时西岳派门弟子修性才向自己的师父慈云庵主道："弟子受艺师门恩重，这真是弟子为师门效力之时，弟子愿领四位师弟以剑术向闵香主领教，免得落个入宝山空回，望师父慈悲允许。"天罡手闵智在凤尾帮中任内三堂香主，负一身绝技，连淮阳派的一班成名的武师全不敢轻视他一身精纯的本领，和他掌中那对日月双轮，此时修性偏要出头和此人一较高低，胆量太大了，只要一下场子准得败在天罡手闵智的手下不可，大家认为无论如何不可叫女弟子下场子和此人较量。此时淮阳派中的一班武师以及门下全以惊诧的神色，看慈云庵主怎样来对付自己的门徒。

慈云庵主毫不迟疑地说道："闵香主是凤尾帮的成名英雄，我们这点江湖末技，哪能是闵香主的对手？你们是未离门的人，这样的大胆，难道不惧闵香主的威力，足以毁灭你们么？这么不度德不量力，你们也过于自信了。"侠尼这番话说出来也太叫所有的淮阳派一班老少群雄惊疑了，因为无论怎样也不宜让这一班女弟子们出头，可是慈云庵主的话风中虽是有责备他们胆大的情形，可没有十分阻拦之意，莫非这西岳门弟子，另有过人的本领？大家这么怀疑着、惊诧着，屏耳听着，倒要看这位庵主怎样发付他这二弟子的请

求，修性又复向慈云庵主一面合十道："师父训诲的极是。这要是凤尾帮中别位老师父，弟子们都不敢这么冒昧，弟子是本着武林的门规非在闵香主面前领教领教，才算十二连环坞不虚此行。我们碧竹庵被火焚烧，事为开派以来的奇耻大辱，更兼已查明正是这位闵香主盘察西路分舵之时。是由闵香主这里过分看得起我们西岳派，此次践约赴会，若不在闵香主面前领教，也太以令闵香主目我西岳派无人。请师父恩许弟子，弟子纵然血浴净业山庄也是甘心愿意的！"

说到这，那修缘、修明、修禅、修慧已全得到二师兄修性的暗中招呼，同时的转到掌门人侠尼面前。修明也就是这次被掳劫的凤梅姑娘，此时已经随着师兄师弟们一齐换了僧装，修慧更把师父的镇海伏波剑献到师父面前。修明是向淮阳派中门弟子说明商借了一柄剑早背在背后，一齐走过来，分向师兄修性的两旁一站，立刻一齐向侠尼手打问讯，向侠尼说道："弟子们无论如何也要下场子在闵香主面前请教请教。"这时慈云庵主也不急，也不怒，只向这五个弟子说了声："你们为西岳派门户之光来争荣辱，只是倘遭危难，莫要后悔，去吧！"侠尼这话一出口，鹰爪王暗暗着急，心说庵主你这可是太胡闹了，这一班女弟子要和内三堂香主作对手真令人有些莫解，难道你甘心叫这五个孩子送命在十二连环坞么？自己不管侠尼暗中安什么心思，此次事是由自己身上起的，无论如何也得拦阻一下子。鹰爪王才要发话拦阻，哪知那子母离魂圈上官云彤，又来个火上浇油，偏在此时说出两句风凉话，令自己无法开口。

上官云彤竟自向慈云庵主说道："少师父们这么为门户争光，为西岳派无上之荣，庵主应该奖励少师父们，怎么这么阻拦？所有来到十二连环坞净业山庄参与这场盛会的，谁不

想在这难得机会里和这班成名江湖的老师父们前讨讨高招，多长些见识。这种地方既愿意来跟着蹚这种浑水的，就不肯只看热闹，这就叫摸摸头顶，就得算一份，少师父们的胆量、见解，尤其高。掌青鸾堂的香主闵老师父尤其负一身绝技，名震大江南北，向这种高人面前领教，能够长多少见识，学多少高招，这种机会放过去多么可惜！庵主叫他们如愿以偿，也叫大家瞻仰瞻仰西岳派剑术的微妙，少师父们快下场子吧！我替你们掌门人答应了。”这位慈云庵主听到这武林怪杰上官云彤这番话，明着是夸奖，暗中是故意激将。你这人真有些怪道，这是朋友的冤家，真有些不近人情了。老怪物，倒叫你看看我西岳派中的剑术如何！侠尼慈云庵主不遇上非常的事，喜怒不形于色，微微含笑的向这位武林怪杰上官云彤道：“上官老师不要这么过奖，贫尼不过得师门末技，忝掌碧竹庵的门户，一班小徒尤其是初窥武门门径，既是上官老师父这么鼓励他们，贫尼只好叫他们在武林名家，凤尾帮老师父们面前献丑了！”说到这，见修性等竟自肃立在面前等候着最后的吩咐，慈云庵主遂说道：“你们不度德不量力的要在这十二连环坞成名的老师父们面前请教！去吧！”

仍然是修性率领着四个师弟向侠尼一拜道：“谢师父的慈悲。”立刻转身来头一个向抱月回廊往外走，这师兄弟五人一贯而行，连眼皮也不抬。走出回廊，直出去五六丈，这才在场子中站住，这五个沙门中的女弟子，互相一转身，又成一字横排。这时场子中可没有两派的武师们和凤尾帮的舵主。天阴如墨，西北的天空不时的闪电交作着，这净业山庄，已在阴霾中愈显得死气沉沉。一片广大的武场中，这五个沙门中女弟子，一个个全是青绢包头，垂在颈后一尺多长

衫，似披风；每人是件灰布僧袍，青缎子护领，腰系杏黄丝带，白布高腰袜子，青布软底僧鞋。每人在背后斜插着一口利剑，全是绿鲨鱼皮鞘，黄绒挽手，这种装束，更显得佛门中的庄严宝相。修明和修缘虽是未剃度带发修行的弟子，虽全是名不见重于江湖，没有甚惊人的名荣，可是这时这种胆量，这种措置，和那静穆庄严的气魄，反令凤尾帮中一班成名人物惊诧。这种举动，天罡手闵智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以凤尾帮的堂堂香主，以往在江湖道上的威名，今日竟会遇到这种事。天罡手闵智可认为现在是西岳派和自己针锋相对，天罡手闵智在凤尾帮中地位极高，更兼掌中一对日月轮，和一手蛇头白羽箭纵横江湖，历来只有受人尊崇敬仰，即或是仇视自己的，也有惧我三分之意。今日净业山庄之会，竟在自己方才失口向淮阳西岳派挑战之下，以五个未出艺的女尼向自己挑战，自己有生以来未叫人轻视过，这还是破题儿头一遭。

正在愤怒下，那西岳的五个女尼，竟自很安详的，面向着抱月回廊，齐的双手合十，执礼甚恭的向这边一拜说道："闵香主，弟子等在师门学了一些肤浅的剑术，班门弄斧的要在闵香主驾前请教。闵香主看在佛祖三分金面，能够不令末学后进失望才好！"话是由修性发的，温柔有礼，可是这软中硬的情形，真够天罡手闵智受的。自己被这种情势逼迫只得暗自咬牙，心想："我闵智在凤尾帮中，除了龙头帮主以下，谁敢对我闵智丝毫轻视之心？只是今日这一手真给自己个十分难堪。这时西岳这五个女弟子胆大妄为，自趋死路，可是这要是动上手，以自己堂堂的一家香主和这五个女尼打，胜了也失了自己身份。何况他师兄弟是五个人一道来的，说不定有什么自恃的把握。自己掌中这对日月轮，不论是哪路英雄，也要畏我三分。可是

今日我若和这五个女尼较量，倘有什么意想不到的功夫，自己一失利，这一生的盛名断送在西岳门徒之手，那真能把自己羞死。可是现在若是自己稍说含糊话，先落个失礼……”

天罡手闵智在内三堂香主中，机巧聪敏，和天凤香主只在伯仲之间，此时并被修性等逼迫得不知如何应付，急得脸上变颜换色，正在迟疑不决。有金雕堂香主胡玉笙座下的草上飞余忠，算是给他解了这个围，竟自涌身而出，向天罡手闵智躬身行礼道：“弟子愿先瞻仰瞻仰西岳派名震江湖的剑术。”天罡手闵智点头道：“既然是余舵主要下场子和少师父们领教，不过要存以武会友之心，点到为止。何况少师父们全是沙门座下的清修之士，余舵主要多存礼貌才是。”草上飞余忠只含糊答应了声，遂向龙头帮主一拜，不再请示什么。一个玉蟒翻身，转侧之间身躯已然飞纵出去，往抱月回廊前一落，跟着身躯又腾起，相距修性等只有六七尺远停身站住，脚下暗合半马桩，向对面这五个佛门女弟子一抱拳道：“少师父们，以名震武林的西岳派剑术，在净业山庄来赐教，凡我凤尾帮中的弟兄，谁不愿意来在这种难得的机会领教领教，我余忠不揣冒昧的下场子来，少师父们肯赐教么？”

修性连眼皮全不撩，立刻手打问讯道：“余舵主，我们师兄弟不过是略窥武功的门径，在师父门中得授几趟俗浅的‘沙门慧剑’，只是这种剑术非五个人不能运用，正如适才福寿堂八老所练的金砖换掌，巧踩八卦桩一样。我们师兄弟以五柄剑分守五行方位，老师父们能够任意赐教，只要能冲出我师兄弟的剑锋去，就算我们师兄弟的剑术上已经拜领大教，好叫我们惕励将来，余舵主就请指教吧！”草上飞余忠说了声：“少师父不要客气，我余忠愿先瞻仰。”修性又说

了声：“谢余舵主的屈尊赐教，我们失礼了！”说了这句谦逊话，修性首先一抬手，一按剑柄，把背上的宝剑出鞘。四个师兄弟随着师兄一齐亮剑，往面上一横，各自左手一打问讯。这五个西岳女弟子一齐的动手，各自往左一斜身，左手骈食中二指，成剑诀式，指尖指到左眉际，剑光往下一沉，斜着身步，往左盘旋。四个女尼身手轻便矫捷，立刻把草上飞余忠圈起。草上飞余忠一看五个女尼更厉害：“佛门弟子口中说着好话，专做恶事。暗含着把我圈起来，我余忠要不给你们这般小姑子个厉害，叫你们也太看轻了凤尾帮中的好朋友们！”这时也用不着再客气，伸手从肩头上把一口镔钢劈水刀撤下来，跟着把手中刀往左手一换，右手往刀钻上一搭，只含糊说声：“少师父们请！”

这个请字出口，立刻把身躯已然活动开。开门亮式，是“五凤朝阳刀”的路子身随刀进，草上飞余忠猱身而进，直扑西岳派的二弟子修性。原来这师兄弟是成梅花式，可是修性在草上飞余忠正扑过来，也是离开边锋，往当中扑过来。这师兄弟四人身形移动，分成四方，修性所运用的连环沙门慧剑，又名五行连环剑。修性是主持这趟剑术的，往当中一欺，是占中央戊己土，剑势开始，也全在它身上，万物生于土，这中央生克变化。这时两下里已然接近，对草上飞余忠此时还略留了些主客之礼，虽是欺身进步，不肯遽然往外撤招。这时候便身到剑到，口中却说声：“我这是抛砖引玉，余舵主接招！”掌中剑是“织女投梭”，剑光向草上飞余忠的胸前便点。余忠是“横架无梁”往上一挡，认定：你的剑术怎么好，你也是女流，无论如何我这柄镔钢劈水刀有二十年的纯功夫，我先把你的兵刃崩出了手。哪知刀翻上来，修性的剑走轻灵，变化神速，身形左转，剑随身走，剑动身

移。这种身形、剑式，恰如行云流水，又稳又快。

草上飞余忠一刀封空，十分惊诧，这西岳女弟子实有惊人之处，这就是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用不着一招两式，只一递手之间，两下里立刻全能知道对手人的功夫如何了。修性一个变式，余忠一对空，往回一带腕子，刀还过去，脚下一换步脚往左一上步。随着修性备转的身形，身躯往前一探，铰钢劈水刀已然送过去，立时变招为“沧龙归海”，刀先向修性的右肋后便点。那修性竟似未觉察的情形，堪堪的劈水刀已然用上，背后竟喝声：“接剑！”余忠自以为看得清楚，她们既以沙门慧剑来炫露，这是武林中独有一趟剑法，事实可是五行连环剑，四守一攻，回环应用，可是她们绝不会把四面撤开。哪知身后突然有人攻过来，不过人家是女尼，却处处带着光明磊落的态度，剑到声到，余忠哪好不撤招，原是左脚先点地，右足蹲着，背后剑锋已到。右足疾往右一探，滑出一步去，猛然一个撤步翻身，劈水刀翻回，从上往下一撩，“渔父撒网式”向来剑撩去。攻过来是七弟子修慧。以草上飞余忠这么矫捷的身手，掌中刀翻得这么快，修慧一剑扎空，左手剑诀一领，掌中剑已然抽招，身随剑走，腾身一纵。余忠才待跟踪，哪知这时修性迟到边锋，三弟子修禅已持剑扑过来，可是七弟子修慧才沾即走，绝不再还上一招。那法名修缘的聂紫云，和法名修明的杨凤梅，最后的是二师兄修性，这四人成斜月三星式，一个跟一个后踪，接踵而至。这五行连环剑被这五个女弟子回环运用。

草上飞余忠是以轻功见长的，现在竟把他以剑锋裹住，任他把五凤朝阳刀施展开，只是不能冲开一步。并且这五个女尼，招术是越来越快，剑招是递相变化，分开五人五剑，

合起来，只叫你如同会斗的是一人一剑。这一来草上飞余忠先前还能应付裕如，到后来竟自只有接招不能还招，这才尝出果然西岳派门中的功夫，未可轻视，几次想把身形撤开，以纵跃小巧的功夫来取胜，可是动上手哪由得了自己，无论如何只是撤不出身去。并且这种递剑进招时有变化，由斜月三星，忽的化为四象，忽的化为踏中宫直进，忽的偏锋侧罩，忽的化为太极圈，有时就是递相变化。才拆了一招，竟自由四个人的剑变为连环四式，以余忠这柄刀上的功夫竟自鼻洼到鬓角全见了汗。这时天空中一群信鸽银羽翩翩的从抱月回廊后飞出来，掠空而过。草上飞余忠此时应付这五个女尼尚且感到手忙脚乱，哪还敢注意别的事?只是正在这时，忽的天空中又是一群信鸽飞进来。这次是连续三拨，头一拨是三只，第二拨是两只，第三拨是五只。这时正是聂紫云修缘六弟子欺过来往上递剑的时候，忽的一眼瞥见最后的五只是分水关外巡江十二舵，外六舵的信鸽报警，这种情形，分明是几次同时的递报进来。这一来草上飞余忠未免的稍一失神，跟着这运用沙门慧剑的连续进招的正是聂紫云。修缘剑势来的非常迅疾，用了手“白蛇吐信”，剑招递得分明。余忠是用铰钢劈水刀往上一斜身，左足点地，右手刀“凤凰单展翅”往外一展，立刻刀奔修缘的剑身往外一荡。在刹那间，所拆的招术，全是一沾即走，绝没有在这一人一剑一招上随着变化，哪知这次这位少师父竟在余忠的刀递出来的功夫，倏然的把剑往回下一撤，立刻剑锋往下一沉，身躯往外纵；随着往下一煞腰，左手的剑诀往外一展，右手的招术变为“孔雀剔翎”，立刻向余忠的右胯斩来。余忠的刀已斩出，手底下又用的力大一点，猝然间变不过势来，只有拚命的往左一纵，已被剑尖扫在了右胯上。虽则闪避的快，已经把中衣划破，自

已没走开，人家这位修缘女弟子已经身随剑走，剑招用上，人已走开。这一来，草上飞余忠又羞又愤。绝不容人稍有迟疑的，这两位女弟子又攻到，正是七弟子修慧。余忠也是十二连环坞有名的舵主，哪能覥颜再接招，立刻把铰钢劈水刀撤回来，往后一纵身，喝声："我余忠已领教少师父们的剑术，我是甘拜下风。"自己说了这话，面红耳赤的羞愧不敢抬头，退回抱月回廊。

·第六十六回·

沙门慧剑五行阵巧斗连环圈

这时西岳派五个女弟子全各自往外一纵身，仍然依五行方位站好，修性站在当中，各自把掌中剑往左手上一交，倒提剑柄。修性却转身向着抱月回廊，手打问讯道："还有哪位老师父再给弟子们领领招？"这时抱月回廊上，一班凤尾帮的帮匪对这场会斗十分愤怒，以五个年轻女尼，在净业山庄竟自耀武扬威的，太叫人难堪了！在抱月回廊上的凤尾帮一班香主、舵主没有软弱的，哪有不精擅武功的？对于这趟沙门之慧剑，颇有识得此中的玄奥，可是只这动手的，既是一班女弟子，又是慈云庵主的门下，帮匪们顾及自己的身份，谁也不肯贸然下来，这一来更叫凤尾帮中十分难堪了。更兼这时有巡江外舵的信鸽报警报的十分紧急，抱月回廊上更是看得清清楚楚，天南逸叟已经对于这拨信鸽十分着急。八步凌波胡玉笙已经不待帮主的吩咐，竟自起身赶奔后面，这一来，回廊中更是全现出惊恐的神色。这是修性第三次叫阵，几乎没有人肯出头，天南逸叟武维扬在这种难堪的情势下，不禁暗起杀机，目光向自己这边所有的舵主弟子们一瞬之间，正要派出一人，以真实的武功本领制服这五个女尼，挽回凤尾帮的脸面。

就在这刹那间，忽的由自己身后纵出两人，正是自己心爱的两个孩子：值坛司香的沈阿英，司烛沈阿雄，这两个孩子竟自在这个时候自告奋勇，武维扬心里又是恨又是爱。天南逸叟武维扬自掌十二连环坞以来，就是十分注意沈阿英、沈阿雄，还有那天罡手闵智的胞侄闵熊儿，以及守在总舵前分水关外溪村中所住的奇童江杰，认为这四个孩子全是天生的异质，造就出来，全是武林中的好手。只可惜那闵智的胞侄闵熊儿，因叔侄全到主坛，恐防落了本帮中人的误会；闵熊儿性情也比较沈阿英和沈阿雄两个人格外顽皮，闵智是多么强项的性情，不肯因为自己的侄子，落个同坛的香主们是非；又闵熊儿虽是也不断到主坛来，可是时期很暂，不肯叫他长在十二连环坞。那江杰是另有原由，身世既极诡秘，他有老母在，不令他皈依到凤尾帮舵下，武维扬任是怎样收罗到自己身旁，只是未能如了自己的心愿。若以身旁这两个孩子和闵熊儿、江杰比起来，可就差多了，这两人的骨胳资质全没有闵熊儿和江杰那样天赋的资质和秉性。这件事虽然在凤尾帮中不足论的一件事，可是谁又料到，这奇童江杰竟被淮阳派收为门下，后来竟在武林中成了大名，为淮阳派效了极大的力。闵熊儿倒是终归仍是凤尾帮中人，后来凤尾帮瓦解之后，这小小的孩子仗着他叔叔闵智、婶婶闵玉蝉传授的一身本领，在营救他叔叔天罡手闵智的时候，这孩子竟把那湖南长沙城搅了个天翻地覆，山摇地动。所以武维扬颇有知人之明，只是有些不善任的地方，更兼自信过深，刚愎自用，竟把十二连环坞弄得个瓦解冰消，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且说这时沈阿英和沈阿雄这两个小弟兄，越众当先的转到前面，弟兄两人早已看好了，也商量好了。因名义上在总舵是值坛弟子，可是帮主对待自己弟兄两个人爱如亲生，更

兼帮主只要有余暇时就教给兄弟两个武功，沈阿英今年只有十五岁，沈阿雄今年只有十四岁，虽是年纪还小，可是全有五六年的纯功夫，更因是这权威独掌江湖、艺压群英的掌凤尾帮龙头帮主的亲传，所得的功夫全是武术正宗。这种本领得来的不易，可见本领全是不同平庸，只于火候浅，天生来的资质没有闵熊儿和江杰好而已。武帮主喜欢他两人的有胆量，可又为他两人担忧，自己也看出来这西岳五个女弟子实有真传，平常的本领休想讨出好来。只是这两个孩子既已出来，绝不能不让两人下场子。这时沈阿英却俯首躬身向上说道："弟子愿在这种难得的机会中，领教领教名震武林的西岳剑术，请帮主慈悲。"天南逸叟武维扬道："你们愿意瞻仰名门的剑术，倒是件好的事，只是你两人当没有出艺的年岁，所得的过嫌幼稚。你方才看见了，以金雕堂中的余舵主，尚且败在这趟沙门慧剑之下，你们难道不怕小命送在净业山庄么？"

沈阿英率然说道："我们弟兄受祖师的厚恩和帮主的慈悲，现在为本帮的事生死不足惜。何况我们哥两个和师父们无仇无怨，以武功较量高低，胜之不荣，败之何辱？想少师父们全是佛门弟子，何致就不分皂白的下毒手？就算是把我弟兄两个斩在剑下，伤我们这种无足轻重的小卒辈，给西岳派赢不了甚光荣好看。帮主不必替我们担忧，我们弟兄求帮主的允许。"天南逸叟武维扬立刻说了个"好"字，随着一挥手，这小弟兄两人，兴冲冲地走下抱月回廊，西岳侠尼慈云庵主不禁暗暗点头，好个聪明的孩子，这点年岁就这么口角犀利，早早用话垫上，只要伤了他们就是西岳派不能容人，居心残忍。真是有武维扬那样狡诈的帮主，就有这样徒党，倒要看看这两个孩子，有什么惊人的功夫。这时沈阿

英和沈阿雄已经全走下抱月回廊，这两个孩子的相貌倒十分可爱，两人全是一般高的身体，微黑的肤色，眉目中透露着聪慧、灵敏，在眉间更显着俊秀；剃得蕉青的头皮，黑亮的头发，用红丝绳子扎起，两人一色是娃娃头；对襟燕尾半截的蓝绸裤，正是本次开坛值坛服役时所用的装束，仅头上短少一样包头。这弟兄两个齐往场中走来，可是两人全是空着手下来的，令淮阳掌门人看着暗中有些惊异，这两个孩子在天凤堂中，当天南逸叟武维扬开坛，授帮规、恕请神威虎棒时，正是他两个司香、司烛，那时不过两个值坛的弟子，绝没有丝毫的表现，更因为误触坛忌，被刑堂司等把沈阿英摔在地上，尤其显得平庸。意料不到的在这时竟自要下场子会斗西岳五弟子，较量沙门慧剑，这真是不平常的举动。两人赶到一下抱月回廊，步眼放开，鹰爪王等已全看出这两个孩子脚底下全有功夫，并且身上全围着兵刃的，大约是练子枪杆棒之类。

沈阿英和沈阿雄在西岳女弟子修性对面，两人转到侧旁，脚下一停，齐向西岳女弟子一躬身，双拳抱拢，由沈阿英说道："少师父们剑术实在高明，叫我们这初学武术的弟子，开了眼界，我遇到这种一生难得的好机会，一再把他轻轻放过，也实在可惜了。这才冒昧的求得我们帮主的允许，在少师父们面前学两招，少师父们可听明白了。因为我们弟兄两人论本领没有，我们不过已列名在武术门中，要想我们这点贫俗的功夫下场子比武功，我们可没有那种本领，可也没有那种胆量。即或总是小孩子作事不顾利害，不怕危险，要在少师父没运用这趟绝技之先，还可以不识深浅的冒昧请求。现在已然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自己知道准不成，反倒要下来，自找难堪，就为是在少师父面前瞻仰这两趟剑术中

的绝技。我们兄弟有接不住的地方，请少师父们手下留情，不要剧施毒手。少师父们可以赐教么？”这沈阿英一下来，他是口角伶俐，话似连珠，一气儿说了这篇话。西岳女弟子修性听这沈阿英这片谦逊的话，说得十分周到，但是从沈阿英和沈阿雄两眼上看，全如一泓秋水般的精光外露，绝不是良善孩子，何况自己师兄弟五人全是女孩子，尤其不愿对这样少年们多说话。听师门素日对于师兄弟中教诲，常提到险诈的江湖中，有血性，有真诚的固然不多，可是总要仔细观察对手的来意，语近言甘的更要小心他口蜜腹剑，暗送机锋，心怀叵测。

修性遂打问讯道：“二位师父说的话正合我们的心意。以武会友，象我们师兄弟末学后进，哪当得起什么精擅剑术？敢于承认的就是受自西岳派武术亲传，规行矩学的怎样来的，怎样练练，也正是向武术名家讨教，现在贵帮主既令二位下来赐教，我们倒不妨互相印证一下，彼此点到为止。可是我们师兄弟历来有一点不可破例的主张，不识姓名、不知门户的，绝不肯和他谈武功、论剑术，请先示我们姓名门户。”沈阿英不禁看了沈阿雄一眼，暗惊。果然名家的弟子与众不同，人家是一点亏不吃，自己原想按着来意不识门户，不报师承，就许遭到这女尼的奚落，人家就许来个不和自己较量，遂赶紧说道：“不是少师父这么问，我们真不愿意道姓名、叙师承门户，因为准知道不成，徒在少师父面前丢人献丑。若把师家门户也报出来，更叫师门贻羞，如今只好豁出难堪去，我弟兄名叫沈阿英、沈阿雄，在凤尾帮帮主坛值坛，蒙龙头帮主慈悲，传授我弟兄一些初步的功夫，少师父们不要见笑。”修性和四个师弟一听，知道自己暗中的揣测不差，来者不善，幸亏处处本着师门的戒规，没有轻视之

心。这两个鬼精灵的东西，竟是天南逸叟武维扬门徒，没有惊人之处绝不会下场子的。索性更沉住了气，忙答道："原来是掌凤尾帮的龙头帮主的弟子，这真是我们师兄弟的无上光荣，一生的幸遇。我们不必再耽搁，免得误了一班武林前辈的事，就请二位赐教吧！"

说话间立刻身躯后退，师兄弟五人，全是退守外环。沈阿英见西岳门下女弟子，作事更是老练，明是看两人全空着手，可是绝不同，也不同两人客气，请你们亮兵刃，自己拿定了主意，只要是自己这边一亮剑式，你只要仍然用徒手，任凭你有多高的本领，我绝不和你们对招，这种地方绝不能含糊。修性也退下来，和四个师弟全往环上一圈，全是左手倒提剑，右手问讯道："二位请赐教吧！"说完了这话，依然手打着问讯，静候着沈阿英和沈阿雄亮兵刃。沈阿英和沈阿雄这时已分开了，背对背的站着，各自向西岳女弟子一抱拳。说了声："少师父们自管进招，我弟兄讨教了。"话声中这弟兄两人是同一样的动作，同一样的姿式。这弟兄两人是同时的各自往前进了两步，彼此已经背对背的隔开了，相离有五六尺远。蓦然的右脚往右一滑，半矮着身躯，左脚向左斜探出去，沈阿英和沈阿雄一个往北一斜，一个往南一斜，沈阿英面对着抱月回廊，也正是和西岳二弟子修性是正对着；沈阿雄是面对着净业山庄的迎门假山。

这弟兄的动作非常敏捷，忽然两人不谋而合的，双手齐往衣衫下一探手，突然"哗啷"一声响，各自左手往右一抖，身形一个玉蟒翻身，右手已各自抡起一条兵器，雪亮的如云龙摆尾，各自翻身甩起。每人是挂九连钢环，全是斜往上掠起门，赶到身躯转到对了面，这两挂九连钢环一碰，沈阿英和沈阿雄已经各自抵腕子身躯陡转，步眼一动，仍回复了

原地方。这条九连钢环已经往自己的面前一垂，前面的钢环往地上一搭，左手伸掌往右手握的九连环钢圈上一搭，斜丁字步一站，身躯往后微塌着，说了声：“少师父们请！”这两件兵器一亮出来，抱月回廊上的西岳淮阳两派的群雄莫不震惊。这正是五女会双童，九连环会斗五行剑。沈阿英和沈阿雄两条兵刃一亮出来，不仅是西岳门下五个女弟子蓦然一惊，就连抱月回廊上的淮阳西岳派掌门人也暗中惊异。想不到这么两个小小的孩子，竟自得高人传授，练就了这么两条不同凡俗的兵刃，出人意料之外。这时那座上的燕赵双侠的二侠矮金刚蓝和，却扭头向着那以子母离魂圈驰誉江湖的活报应上官云彤看了一眼。那上官云彤却似对矮金刚蓝和的看他，十分会意的微微一笑道：“蓝二侠，你不用看我，我知道你的意思。你认为我这穷酸那两只手拷子，不用再在江湖道上称雄了，哼！我爱这两个孩子的年岁，又喜欢着看这五口剑怎样对付这两挂铁圈子，不然我倒要问问他，这是谁出的主意，使换和我穷酸一样的东西？我找那教他的主儿出来，倒要比划比划，谁是真猴？谁是假猴？谁是公的，谁是母的？蓝二侠你说是不是？”

天南逸叟武维扬听了上官云彤说话这么无理可恨，听到上官云彤说要找教这两个孩子的主儿，带着冷笑的声调，“哼”了一声。这时场中的沈阿英和沈阿雄弟兄两人业已把九连环同时一抖，立时“哗啷啷”，钢环震舞下，已然各自把身势撤开，两只九连环挥动如银龙飞舞般的，把招术施展开。抱月回廊中的天南逸叟武维扬也正要发话质问，那上官云彤却反扭头去向武维扬道：“武帮主，我真喜爱你这两个孩子，这么点年岁，竟有这么纯的武功，实在可爱。有名师，就有这么好的徒弟，难为他师父怎么教出来的！武帮主，这

两个孩子在武帮主的坛下，我想武帮主一定知道他两个的师承，他两个究竟是哪位名师的门下？”说到这不等武维扬答话，突然“呀！”的一声喝道：“武帮主你看！这两下里才能见的出来强存弱死，真在假亡了！”上官云彤这样装疯装傻的自言自语，绝不给武维扬留说话的工夫。这时抱月回廊上的英雄，已经是全神贯注地看着场子中的两个孩子，谁也不理会这穷酸所说的话了，他这里不给人家留一点话口。场子里的五女双童已然各自施展开各人一身的本领。武维扬此时也实在不愿意再和他斗口，口中算着是答着，可是目注着场子中，竟自不再理他。上官云彤也是注意到场子中的两个孩子。

这时西岳女弟子自然各自把五行连环剑的剑术展开。这两条九连环把招术施展，这种武功运用实在是得自名师，非同凡俗，一展开来，这两条九连环的招术果然与众不同，前后左右，各用自己的九连环把自己的身形裹定。这两条兵刃，这么一撒开招术，还是全取进招，这一来，两下里各自把自己的本领施展开。所有的西岳女弟子十分惊异，遇到这么两个年岁很小的劲敌，致使师兄弟五人，以西岳派本门心法所教的武林绝技——沙门慧剑，竟自有些相形见绌。修性女弟子见沈阿英和沈阿雄这两条九连环实在是招术各别，专找对手的兵刃，完全用崩砸缠打，盘扣擭拿。只要往前攻时，是专取你的兵刃，只要往后撤，这两条兵器盘旋舞动，休想逼迫他们。修性一看这种情形，只能守不能攻，真要是当场败在这两个孩子手中，自己在师门中虽非掌门大弟子，也是掌门倚重的人，太以难堪。一阵杀机陡起，突向四师弟喝声：“势逼处此，我们要为师门保全门户。”

在修性一发出这话后，修禅、修明、修缘、修慧，各自

答应了声，这四个师弟竟自换了方式。修缘聂紫云忽的把掌中剑招术一紧，紧扑沈阿雄。沈阿英正攻到修性的面前，沈阿英用的是“乌龙戏水”、“金锁擒蛟”，哗啷啷先往修性的头上一落，跟着倏的九连环稍往回一抖，竟自在没全撤回来，已自变了式，九连环钢环往回一合一伸，已从修性的左侧拦腰圈来，这手运用的是真妙真疾。修性的这柄青钢宝剑有不同凡俗的手法，掌中剑往起一撩，突然左手剑诀往外一展，剑身随着身形往左一撤，剑式猛然往左一倾，突然间剑身用“巧女簪花”式，一个剑花往外一递，正迎着沈阿英的九连环，剑光已被九连环的第三个钢环套上。这时那聂紫云也正用掌中剑和沈阿雄连挥了两招，沈阿雄一个连环盘打，左右回旋，九连环左右翻动，带着风声，二次由左往右翻回，取聂紫云的下盘。哪知聂紫云用玉女穿针，先一剪他由右盘旋的腕子，等到沈阿雄的九连环随着身形随转的往后一个转身，连环盘打，竟自递了个破绽，夜叉探海式是正叫沈阿雄得手，九连环也真正的把剑身捋上，这一来正是师兄修性的剑和沈阿英捋在一处不差先后。剑和九连环这一捋上，沈阿英和沈阿雄用这条武林绝传的兵刃来克敌，就要仗着九连环夺取对手的兵刃来取胜。只要是被他这两兵器沾上挂上，你只有认败服输。

可是此时在这两个弟兄一挫腕子的当儿，竟自没有把腕子的力量用上，倏然间那两柄剑袭到，一个是修明杨凤梅，一个是修慧七师弟。这师兄弟两人同时剑到，可是剑并不是往沈阿英和沈阿雄的身上招呼，双剑齐下的齐往两条九节连环圈上劈。这沈阿英沈阿雄在这种情势下，饶夺不了人家的兵刃，自己这条兵刃，非出手不可，并且危险万分。这两柄剑不能保定了谁是往自己的九连环上招呼，只要来人手底下一

展动，自已兵器已被人锁住，非伤在人家剑下不可。只在这种错愕之间，蓦然从抱月回廊中纵出两人来，全是具同样的轻功，齐喝声：“住手！”这两人来的太快，而且这种话声也全是非常有力，不由得两下里手底下全是一停。赶到全看清了来人，不由得不齐声后退，所过来的一位是青鸾堂香主天罡手闵智，一位是淮阳派的中州剑客钟岩，这两下里是不谋而合，安定了一样的心思。

钟岩是因为已看出这两个孩子年岁虽小，实有真传，九连环虽败犹荣；此时万一是西岳女弟子们的兵刃给夺出了手，使西岳侠尼太以难堪，正在迟疑着。那天罡手闵智突见这两个小弟兄已入剑圈里，遂不敢再顾虑甚么身份，略向天南逸叟武维扬打了个招呼，已经飞纵出了抱月回廊。中州剑客钟岩一看天罡手闵智业已出头，自己哪敢怠慢，遂一个鉾身飞纵，已然飞纵出了抱月回廊，和天罡手闵智不差先后落在场子中，喝住了西岳女弟子，两下里同时把两边的门下喝叱着各撤了兵刃。这一来沈阿英沈阿雄可才各把九连环撤下来。中州剑客钟岩道：“少师父们，暂请后退，容我钟岩来向这位天罡手闵智闵香主面前讨教。”修性等见这位钟岩老师是王师伯的师兄，此时再不撤招罢手，也显得在钟老师面前失礼，这师兄弟五人各自撤剑。修性剑交左手，右手打问讯，向钟岩说了声：“弟子告退。”复向天罡手闵智说了声：“闵香主，我们师兄弟在贵坛下领教了。”说罢更不待答言，那四个师弟也齐一的动作，向钟岩和闵智一打问讯，立刻随着师兄步履安详的走回抱月回廊。

这时天罡手闵智却向沈阿英和沈阿雄挥手，喝令退去。天罡手闵智以适才的愤怒，要一逞凶焰，中州剑客宝剑会双轮之下，竟身负重伤，几乎当场毙命，引起金刀叟邱铭再斗

双轮，淮阳派惨剧迭生，以下正展开这悲剧的序幕。立刻向钟岩一抱拳道：“钟老师，你是我闵智最敬仰的武林高手，我闵智与中州剑客手底下讨教一番，也算我闵智在江湖中的难得机会，我倒要在钟岩老师的剑下领教一二。”中州剑客钟岩算是赶上了机会，现在明知道这青鸾堂香主有名的扎手，自己恐怕未必是他的对手，但是凭自己掌中剑也要和他决一胜负，岂能叫他轻视了自己？冷笑了一声道：“闵老师，你太以的客气，我钟岩有什么出类拔萃的功夫，敢当你闵老师这么谬赞？我钟岩久仰闵老师一对日月轮，在武林内已经成名，威镇江南道，闵老师何妨施展，也叫我钟岩长长见识，领教几手高招。”天罡手闵智道：“既是钟老师肯赐教，那么我闵智恭敬不如从命。”随向抱月回廊中一挥手，早有伺候香主的把一对日月轮送了出来，抱月回廊中的续命神医万柳堂不禁暗暗着急，中州剑客钟岩的武功剑术虽有根基，可是威名只仗着行为正大，江湖中的同道一致捧他，论武功造诣，可实非那天罡手闵智的对手，只怕不易逃出他手来。这时已有手下弟子把中州剑客钟岩的宝剑递了过来，中州剑客接剑在手，向天罡手闵智道：“闵香主，我在你日月双轮下献丑了！”天罡手闵智道：“钟老师不要过谦，我愿在钟老师的剑下讨教。”

两下里是安心一决雌雄，谁也没打算叫谁逃出自己的手去。跟着各自往后退，中州剑客钟岩往北一转，天罡手闵智早抢向下垂首，身形一停，把门户一立，双轮在前面一晃，两手全是阴把。这时日月轮是往前一推，微一煞腰，身躯往下略塌着，左脚在前，右脚在后，口中喝了一声：“钟老师请。”中州剑客立刻左手一掐剑诀，右手的龙纹剑，剑尖向上，手挽剑柄平与胸齐，左手剑诀往右手的剑身的中间一搭，开的是奇门剑

式。两下里各按着武林的规矩一亮式，立刻各自把身势移动。那中州剑客钟岩既是左手剑诀一换式，食中二指抬与左眉齐，指尖却是冲着左眉梢；右手剑往下一沉，剑光往右下一展，头往右微偏，身躯往左斜身跨步式，往右盘旋，却是看关定式。身形这份灵活沉着，和那天罡手闵智正好是针锋对手。天罡手闵智两只日月轮也是一分，一个大鹏展翅式，右手轮在前，左手轮在后，往右也是斜身侧步的盘旋下来。这种动作，双方是差不多先后，两下里一个由左往右一个盘旋，一个由右送左，两下里是各自盘旋了半周，看关定式，身形一停，全取了正锋，两下里是不谋而合，却全是踏中宫走洪门（欺敌直进）。

这边中州剑客钟岩以奇门剑术，剑交右手，用左手剑诀领着剑身，虽说是踏中宫，可不是径直的往前递剑。这两下里在相距约两丈左右的距离时，却是中州剑客的身形往右斜出三步去，那天罡手闵智却往左斜出三步去，全是左右活着身形步伐。赶到两下里一接近了，中州剑客突然脚下一点，立刻猱身而进，身随剑走，人的身势轻轻一旋，运用有了火候，剑到"金针度线"，这柄龙纹剑直奔天罡手闵智的胸头便点。天罡手闵智的右手轮往上一封，用轮外身滑剑身，只要剑身跟他的轮外一搭上，剑光非被他一滑之力套住了剑尖。中州剑客钟岩一搭手，就没敢把他看轻了，剑往外一递，已经虚实莫测，变化灵活；闵智日月轮一找剑锋，这位中州剑客钟岩已经把剑指变了，左手剑诀往外一递，虚往外一点，右手剑已经撤回，往回一撤，剑锋转动，身形左肩往外一斜，剑已然往下往右一甩中，竟从自己的头顶上圈回来。龙纹剑往自己的头上横着往左一递，身形往下一沉，竟自"倦鸟旋窝"，往天罡手闵智的咽喉点到，这手剑术已用

“巧、快”两字上。天罡手闵智上面的这手轮封空，第二剑到，右手的日月轮往外一展，猛然的一个怪蟒翻身，流星赶月式，右手轮斜砸中州剑客的肩背。

这一来中州剑客只有往外一撤步，身形往左一拧，左手剑诀往外一推，右手的剑却是白鹤亮翅，往右一展，正截天罡手闵智的右臂。这种身形剑式用的各别，手底下也真快，只是这闵香主手底下是个多厉害的对手，右手轮翻过来，本是用足了力，挟着劲风过来的，赶到中州剑客用剑这一截，自己的右臂竟自往下一沉，把剑尖闪开，右手的日月轮已经跟着追到。这手流星赶月双轮嬗递的运用，其疾如风。中州剑客已走空，日月轮又到，任凭自己手底怎样快，也不易再变化，往左一拧身，“嗖”的已经蹿了出去，这种身手，毕竟不同。那天罡手闵智已经是压双轮跟踪追到，手底下是又黑又狠，中州剑客也把这趟奇门剑招术施展出来，砸、崩、截、挑、刺、扎，剑 诀 运 用 的实够火候。这天罡手闵智，一双日月轮，崩、砸、锁、挂、剪、捋、耘、拿，双轮施展开，霍霍生风，一招一式全是剑法招术各别。两下里一追一逐，忽离忽合，中州剑客剑术上虽不弱，无奈遇到天罡手闵智这样的对手，虽然把一身的功夫施展开来，总不能在他双轮下讨出好来。

两人拆了七八招，中州剑客见自己剑递不进招去，不由在愤怒之下，誓欲和天罡手闵智一拚，竟自把招术一紧，剑也用险招，无论如何也要侥幸取胜。中州剑客打定了这个念头，一边和他往外递招，一边伺隙进击，心头动念间，两下里业已又拆了两招。那闵智香主却用的是进步招展，日月轮一只平与胸齐，一只直截小腹，这一招用的是十分巧捷，中州剑客却是左手剑诀，往左一伸左臂，右手是 剑 随 身 转，

"黄龙翻身"、"夜叉探海"，剑尖直向天罡手闵智的下盘刺去。剑锋递出去，天罡手闵智并不闪避，双轮一展，用的"金雕搏兔"，这一招用的巧快异常，身形斜掉着，单轮往下一翻，正往剑身上砸下去。这时中州剑客钟岩剑往右一领，一个倒转阴阳，龙纹剑再次翻回，已然向日月轮上猛斩下来。这一次中州剑客手上用足了力，这一剑势子非常疾，手底下也用足了力，贯到剑身上，龙纹剑已"呛"的一声，和天罡手闵智的日月双轮碰上，激得一溜火星。两下里的兵刃，全是纯钢打造，各自往外一撤时，中州剑客钟岩想用败中取胜，剑身往下一沉，身形一转，倒提剑，剑尖在后，往前一上步。分明是宝剑被覆，势须避开敌人，再行换招。那天罡手果然不舍，竟自追赶，中州剑客打算好了作侥幸的手法，只要天罡手闵智敢追过来，自己定可以保全住门户的脸面，后面的天罡手闵智喝了声："剑客别走，我还要讨教你的奇门剑术。"

只这发话声中业已追到，中州剑客已知道天罡手闵智果然跟踪追赶，蓦然的脚下一停，身躯背着，猛然一扬头，双手抱剑一个铁板桥式，这柄宝剑迅捷如风的向后刺去。这手剑招用的十分险恶，任凭你怎样精明，也难逃这一剑。只是天罡手闵智见中州剑客撤剑图逃，恐怕他要以暗器算计，不过在这种情形下，对手以武林中过去的威名，谅不会做出那种自坠威名的举动。可是自己焉能容对手走出自己的双轮下？往前欺身进步，紧自往前追赶时，忽见中州剑客骤一翻身，锐利的剑锋已然递到，剑尖又刺到胸前，几乎扎进衣内。天罡手闵智用力往后，甩左肩，钟岩的龙纹剑擦着他的胸前滑过去。钟岩这一招一没用上，自己就知道要毁，没敢原式往回下扬身，只就原式微往起一抬，浪里翻身往右翻

时，天罡手闵智哪里再容钟岩走开，一扑身，左手的日月轮往外一展，喝声：“闵某承让！”这一轮正向中州剑客钟岩的脖项肩头划下去，钟岩再想闪躲，哪还来得及。仗着钟岩武功上实有根基，在已然翻转之下，奋力把龙纹剑一甩，斜往上一撩，算是把闵智的日月轮挡了一下。可是右肋后，已经被日月轮的外锋划上，立刻抛剑摔倒地上，晕死过去，血立刻蹿出多远来。闵智才要抛轮察看，是否致命伤。抱月回廊中已飞出两人，一个默不作声的扑到了中州剑客前，俯身去救护，一个却在飞纵过的当儿，已然暴怒诘责，口喝：“闵智你好辣的双轮！我邱铭还要请教请教！”

天罡手闵智也自知伤了中州剑客，定要招出淮阳派中有力的人物来和自己较量，不过自己已经看出这种局势，不各走极端也不能善罢甘休，还不如早早解决了，免得牵缠不休。遂冷笑一声道：“邱老师，何必这么震怒？较量武功，就是危险事，彼此收招不住，负伤受创，在练武的眼中还算得一件事么？邱老师既肯赏脸来到场子里，论武功，论造诣，我这末学后进，还差的太远，我不过舍命陪君子吧？”当这天罡手闵智发话的工夫，那同时抢出抱月回廊的，正是续命神医万柳堂，这时已用很敏捷的手法，把中州剑客的伤处敷药包裹上。又从抱月回廊上走出两个小弟兄，奉掌门鹰爪王的命令下来察看。这时中州剑客已经缓醒过来，续命神医万柳堂吩咐过来的两个淮阳派门下弟子，好好看守着钟老师，自己走向抱月回廊前，向龙头帮主天南逸叟武维扬道：“武帮主，我们钟老师负伤之下，得回飞鹭船队疗伤，请帮主吩咐坛下弟兄随行护送。”武维扬站起说道：“闵香主失手，致令钟老师负伤，实在太抱歉了。好！请钟老师回船静养，伤处可不妨事么？”万柳堂道：“谅还没有多大危险。”

武帮主立刻吩咐执堂师，带弟兄把这位钟老师送到飞鹫船上，执堂师赶紧带人跟着护送，立刻本帮舵下弟兄抬着软床，把中州剑客送回飞鹫船队。这里金刀叟邱铭正和天罡手闵智口角相讥，天罡手闵智绝无十分抱歉的情形，只抱定两下里无非以两下的武功，决最后的输赢不可了。立刻向金刀叟邱铭道："老师父不必过事责难，我们是各凭武功造诣来分胜负，若是处处保周全了，那只好是两家罢手，另谋解决的方法吧。何况动手过招，本就是件危险的事，若事非得保全万一，那最好是不必下场子为是。"

金刀叟邱铭愤然说道："闵香主说的极是。怕死贪生何必在武林中来想露这种头角，这只怨他经验不到，学艺不精。好！我们现在也只有各凭所学来一分强弱，死生由命，只各凭所学来保自己的这条命了。"说罢向抱月回廊中一点手，淮阳派门下弟子们，立刻把邱老英雄的金背砍山刀送了出来。金刀叟邱铭接刀在手，随即向天罡手闵智道："闵香主，我邱铭不度德不量力的要在闵香主的日月双轮下请教，请你把双轮的奥妙，尽管施为出来，我们要在你这名家手下，瞻仰瞻仰名家不同的身手。"这时天罡手闵智也不再答什么客气的话，只说了声："好！"立刻把双轮往手中一擎，随即向金刀叟邱铭一施礼，立刻说道："邱老英雄请赐招吧！"自己随着往后撤步抽身，跟着各立门户。这位金刀叟邱铭在这柄金背砍山刀上，有过数十年的苦工夫，今日对付这劲敌，一开式用"五虎断门刀法"，喝了声："闵香主请！"右手刀，左手掌压刀而进，身形轻飘沉实，兼而有之。闵智日月双轮一分，也是提全神来对付。这时所有抱月回廊的群雄，已知敌我之间，已步上较量的最后关头，紧要的步骤，全是十分注意到场子中这两个人。这时两下里已然

动上手，以天罡手这对日月双轮上的功夫，来对付这趟五虎断魂刀，真够他应付的。

金刀叟邱铭是怀着一腔愤念来的，手底下哪肯再稍留情！删、砍、劈、剁、崩、扎、窝、挑，一招一式全见功夫，这柄金背砍山刀施展的真有叱咤风云之威，骇电惊霆之势。刀光闪烁，霍霍生风，这场子中两下里这一拚斗，进退格拒，拆招破势，全把功夫施展出来。天罡手闵智是以全力来应敌，更把这日月双轮和一身小巧的功夫全运用上，起落进退，盘旋变化。两下里虽全有不留情之势，这三件兵刃一搭上手，不时的划、擦、捋、带，发着“呛呛”的金铁相处的响声，和两刃激出来的火花，令人目眩神迷，两下里这一阵可称得起是凶杀恶斗。凤尾帮和淮阳派中，各为自己的人担心，全认定了这一动手，不容易能够轻轻罢手。两下里动手已到了二十余招，这位老英雄金刀叟邱铭，把刀法上的功夫施展出来，只是不能取胜，那天罡手闵智的双轮可也把绝技施展出来，并没占了上风。金刀叟邱铭此次出来，一来因为中州剑客猝然受伤，二来因为早已想和这名震江湖的天罡手一决雌雄，蓦的闯出来，掌门人已不及拦阻，此时老英雄这么动手，掌门人实在替这位老英雄担心。

此时两下里在拚斗不见胜负的工夫，金刀叟邱铭忽的把刀法一变，又施展一趟“劈闪单刀”的功夫，誓与天罡手闵智一拚，刀法施展的真是到了火候，以天罡手闵智这劲敌，竟自应付的几次已危险万分，全是险到一发之微。闵香主看到金刀叟的刀法一变，自己的双轮招术也一变，竟用小巧的功夫，见招破招，见式破式。身形上施展开，起、落、进、退、蹿、纵、跳、跃、粘、合、闪、避、吐、撤、放，身躯动转灵滑，变化不测，这一番小功夫，使金刀叟邱铭可相形

见绌了。邱老英雄一身的本领，固然是名派亲传，又有多年的锻炼，武功轻功更有真实的造诣，不过在名家身上，总有稍见绌的地方。天罡手闵智狡诈百出，动手到二十余招已是看出，日月双轮要想在他这柄金背砍山刀下取胜，实非易事，并且稍一失神，自己就许把双轮送到他刀下。这种功力悉敌之下，只有以己之长，攻彼之短，那只有凭小巧的功夫，来和他一拚最后输赢。这一来天罡手闵智是以蹈虚攻隙的手段。可叹老英雄，英名一世，付与东流。金刀叟邱铭可绝不是看不出天罡手闵智的狡诈，以小巧的功夫和自己缠战，只是你就是看出来也无法破他这种狡计。

邱老英雄以一身所学，和天罡手闵智努力的拚斗，哪知道这次金刀叟邱铭工夫一大，竟自相形见绌，金刀叟连着十几刀递不进去，可有些见高低来，老英雄头上也有些见了汗。这时天罡手闵智竟自把日月双轮招术一紧，变守为攻，老英雄竟有些手底下迟顿了。任凭武功多么好，气血总敌不住这位年岁相差的天罡手，何况这一番小巧的功夫，已经把老英雄累的见了汗。这一来老英雄竟自刀法散乱，闵智进攻已疾，双轮上的招术愈变幻难测，更处处用的是险招。金刀叟邱铭也是久历江湖的武林前辈，自己哪会不知道已经要被对手厮杀，才待施展金刀二十四式，来作生死的决斗。可是老英雄发动已经慢了一筹，天罡手闵智已走了前步，双轮转动，在这边老英雄一换刀法之时，才用了式“金龙盘玉柱”、“倒打金钟”，这种刀式倒是真快真劲，无奈这位天罡手闵智竟自在这一刹那间，也把双轮上的招术变为进手的十二式镇海金轮的十二巧招，连环运用，进前欺身，全是奔中盘下盘的式子。金刀叟邱铭金刀二十四式才一施展间，倒打金钟才递出刀去，哪知已被天罡手闵智用了手“倒转金轮”，把金背砍刀硬给荡开，右手

的单轮往外一展，孔雀剔翎，竟自塌着身躯往外一展，正削金刀叟邱铭的下盘，金刀叟邱铭刀被闵智往外一荡，自己知招术用老，再想收招已自无及，急忙把身躯往下一仰，脚跟一用力，用了招金鲤倒穿波的小巧功夫，身躯倒是变化的不慢，只是天罡手闵智手底下历来不肯容人，竟在邱老英雄已然纵出去的踪形，竟自被天罡手闵智往起一长，左脚尖暗中一点地，身躯随着邱铭纵出来，口中却喝声："邱老英雄别走！"

这个"走"字喝出，立刻左手的日月双轮随着纵出的身势翻出去，忽掠在金刀叟邱铭的右腿上，兜着腿肚子，日月轮外面的犀利刃子一撩。邱老英雄自知难免，身躯用足了丹田力往左一拧，身躯往地上一摔，血已流出，邱铭口中喊得一个"好"字，右手盘背刀，在痛心愤怒痛急之下，振腕力猛然甩出来；相离已近，又绝没有想到邱铭竟会有最后的挣扎，这柄刀头，正向闵智的心窝上扎到，容到日月轮往外一磕，刀头已划着胸前左臂，被这一刀尖划伤，衣服已破，立刻也流出血来，金背刀已崩在地上。金刀叟邱铭连怒带伤已然晕死场中，淮阳派中已飞纵出来燕赵双侠和万柳堂；凤尾帮中也蹿出来金雕堂香主、八步凌波胡玉笙和刑堂香主海鸟吴青，互救自己人。鹰爪王只为师兄金刀叟邱铭在武林中这些年来，只有多交朋友，不肯和人轻结嫌怨，想不到今日竟自毁在天罡手闵智手中，若不是见他也带伤，自己非下场子当场给师兄报仇。可是已忍不住怒气，站起来厉声说道："武帮主，你我全是江湖道上人，什么瞒不过我们眼去。我王道隆本着江湖道义告诫门下以及一般师友，不论什么事，不要太以的率意而行，我们彼此全应该各留些退步，预备再有相见余地，凡是下场子的弟兄们，莫有不切实嘱咐，不得有

赶尽杀绝的行为。现在两下里愈演愈烈，各走极端，这种情形太叫我王道隆失望了！动手的情形，我们不便再说什么，我们只好务凭所学，尽展能为。不过其咎在谁，我是不敢作定评，只有两下里尽自己之力，再定是非了。”

天南逸叟武维扬微微冷笑道：“王老师，请你不必以这种话过事苛责。武林中虽说是得一本着武林门规、江湖道义，可是我们也得就事论事，准情酌理。练武的就是争强好胜的勾当，好名胜于好利。动手过招，实际上说来，实谈不到什么忠厚道义，失手伤人，谁能避免？王老师是武林前辈，难道就能保定了动手时永不伤人么？我这闵三弟日月轮误伤了邱老英雄，实有不当。可是武术这种功夫，原就是不祥之物，若是真叫动手过招的人，能保持着不伤人，这件事只怕王老师也不易保证到底吧？我们现在很可不谈这事，现在还是赶紧请两下老师们下场子，继续较量，以定最后的输赢。”鹰爪王听到天南逸叟武维扬这种无情无理的话，不由愤然冷笑了一声道：“好！王某敬闻大教，茅塞顿开！这么说来，以武功较量，只有各凭各的本领了……”鹰爪王说到这里，底下的话被人截住。那活报应上官云彤，却冷笑一声道：“王老师，我先拦你清谈，我们现在是以武会友当招牌，清算双方的这笔帐是本题，该着什么办什么。邱铭是倚老卖老，硬和凤尾帮执堂内三堂的老师们来动手，那他是自趋死路，命里该当。谁不知道凤尾帮中内三堂的老师父全是武林中名手，江湖上奇人！这次闵香主也受伤，这就很难得了！在闵香主威名震江湖之下，能去他毫发的，大约仅有淮阳派有这种胆量。我听说闵香主曾入清风堡绿竹塘，邱老师曾敬过他一镖，今日正是他们两下清算欠债的时候，我们很可以不必再提这些事，别显得两家小家气。武帮主，你说是

不是？”

这时天罡手闵智已被刑堂师海鸟吴青接进抱月回廊。闵智身上虽是带伤，衣衫上血迹淋淋，好强性傲的，绝不用人扶持搀架的走进了抱月回廊。这里话报应上官云彤的最后几句话，又说得嗓音特别高，完全是故意叫他听见。天罡手闵智听到这种羞辱的话，立刻面色铁青的走到回廊中，向龙头帮主一俯身致礼道：“本座为凤尾帮贻羞，请帮主鉴谅。”天南逸叟武维扬道：“闵香主身上的伤痕，不妨事么？赶紧的把伤处敷药扎裹去吧！”天罡手闵智又一躬身道：“谢帮主慈悲。”跟着一抬头，向上官云彤一抱拳道：“上官老师，我们现在以武功来解决两下的事，口头犀利，抵不住利刃锋芒；终年使船，谁又能保得定永远不失脚？我闵智略事收拾，倒要在上官老师的子母离魂圈下领教领教，我去去就来，”说罢不待这位怪杰上官云彤答言，转身就走。上官云彤哈哈一阵狂笑道：“闵香主，你赶紧去收拾，我这里倒要敬候明教哩！”这时天罡手闵智已然走出抱月回廊，龙头帮主被他这番话说得脸上十分难堪。

这时场子中已有金雕堂香主、八步凌波胡玉笙指挥着刑堂下值役的弟子，把邱铭裹伤，及软床预备到手下，由万柳堂亲自动手，把伤处用金疮铁扇散给敷上，用布给绷扎好，先把血止住。西岳侠尼又令修明女弟子给送过来三粒九转丹砂，万柳堂也给邱铭服下去。万柳堂问八步凌波胡玉笙，邱老英雄是否可以回飞鹭船队？是否还得向帮主请命？八步凌波胡玉笙立刻含笑点头道：“万堡主，说哪里话来！邱老师身受重伤，亟宜将息，用不着再向帮主请示，可以请邱老师父赶紧的回到飞鹭船疗养吧！”续命神医万柳堂道：“多谢胡香主的方便。”立刻令所过来的刑堂弟兄，把这位邱老英

雄用软床搭着，送往飞鹫船队。这里掌门人已派门下弟子跟随护送，胡玉笙却不能亲自跟随了去，转身来向万柳堂道：“万老师，现在已然连较量了这么几次，我们两下里互有输赢；天气又这么坏，若是降起雨来，只怕两下里就不易再较量下去，两下里的仍然是没有结果可言。那么我们不如趁早结束了两下的事，免得牵缠不休，万老师以为如何？”续命神医万柳堂道：“胡香主的话很是。我们以快刀斩乱丝，免得作无谓的麻烦，只不知胡香主要怎样来结束我们两下的事呢？”

八步凌波胡玉笙用手一指道：“万堡主你看，这花棚内已经预备好了几种小巧的功夫？这种功夫比较起来，绝不会因了对手失手收招不住，误伤了朋友，只以自己的武功分强弱，判输赢。这花棚所有的两种轻功，是武林中的小巧功夫，哪位师父擅于此道的，何妨试一试？”万柳堂微微冷笑一声道：“这种武林中绝技，胡香主倒说是小巧的功夫，足见胡香主是擅轻功绝技的人。把这种武功中最难得最难练的，武功中没有上乘本领不敢妄试的‘飞刀换掌’、‘九芒浑元球’、‘大力金刚掌’、‘罗汉束香桩’搬出。这种武林中绝技，全看作无足介意的武技，这足见胡香主是个妙手！我万柳堂不敢过于自负，这四种绝技我还真不敢在名家面前妄自炫露。因为我只听说过，没见过武林中敢动它的，倒有两种呢！别说是从这种绝技上还要印证功夫，就是叫我自己换次练练。不怕香主你见笑，我还真不敢上去呢！胡香主既是精娴这种绝技，我万柳堂倒要在胡香主面前斗胆的领教两样，叫我也长些见识，也不枉来到十二连环坞一场，胡香主可肯赐教么？”

续命神医万柳堂话一出口，立刻把个金雕堂香主、八步凌

波胡玉笙暗中惊服。这位续命神医万柳堂名不虚传，自己所说的花棚中以武功较量，只那大力金刚掌和罗汉束香桩，倒还可以看出来，飞刀换掌和九芒浑元球，还没排好，万柳堂仅仅看到花棚中所预备的悬刀悬球的巨绳，既已看出来，可见人家是多经多见，对于武林中一切绝技，一见即识了。八步凌波胡玉笙随答道："万老师，你不要这么过分的对我胡玉笙这么谬赞，我们彼此全是此道中人，谁也不敢大言欺人，卖弄炫耀。我胡玉笙哪能兼擅多少绝技，我虽说这里预备的几种小巧功夫，究竟不是一般练武的所能练到的，不过人的性格不同，各有他性之所近罢了。现请万老师随我看他们安排一下，有不合宜的地方，还请万老师指示才好。"续命神医万柳堂点点头，并不答言。心说："胡玉笙你一味的和我卖弄，我倒是叫你把狂傲之心收起。其实这四种绝技，若真的叫我挨样的来较量，我还真有比试不下来的功夫，何况我虽是能说出来的，还有仅是在师门听一班前辈仔细讲过，真摆出来我还真没有见过的了。"自己真有没经过见过的，倒得先看看。遂随着八步凌波胡玉笙向南面花棚走来。

这时八步凌波胡玉笙已自吩咐值役的坛下弟子，把飞刀换掌、九芒浑元球，全赶紧装好了，好在这些应用的完全预备在手下。这时值役的弟兄从花棚后把飞刀换掌的刀一取出来，万柳堂暗暗吃惊，在武功轻身术中倒是有这一门。只是净业山庄中，这种功夫可过分的厉害，过分的危险，没有在这种功夫上下过纯功夫的，以及轻功提纵术没有极深造诣的，也不易来运用这种功夫了。因为武林中这种飞刀换掌，有用四柄的，有用六柄的，有那地势较大的，还有用八柄的，不过刀型各异，分量轻重全和普通所用的不差。唯独这里所取出来的仅只四柄刀，可是这四柄刀和平常的不同，第

一是分量加重，第二是翘尖刀刀尖特别锐利。这柄刀背足有半寸厚，至少有十五斤重，在刀头的半尺下，和刀盘上有两个铜环子。

赶到值役的弟子把这四柄刀拿进了花棚，值役的弟子们把这四柄刀往那八根绳子上一交代，立刻又看出这种悬刀的法子，又和武林中对于这种悬刀的法子不同。执役的一震绳子，这两根巨绳，只要一震动，上面全嵌着小铜铃，这两根巨绳上嵌着百余个，这种铜铃若是一齐震荡响了，一片繁声。这种东西的装置，十分厉害，能够夺人心神，只要在运用这种功夫时，稍一失神，立刻就容易被这“失神”两个字，把你断送在飞刀之下。不仅这绳上的铜铃装置的各别，这种悬刀的巨绳，更具匠心。绳子虽能盘旋曲折，可是内中大致是用细铜丝来拧结的。每一根绳，纵送起来如同一条长竿，能够笔直的前冲后退，绝不会被震的弯转，就是用手拨打，也不容易叫两下里的刀搅在一处。这四柄刀全挂好，那值役的已把那九芒浑元球放在花棚下。这九芒浑元球是比较着厉害，四个铁球，全有西瓜大，上面有铁鼻子，有螺旋盖，当中是空的，分量可以随意增减。这铁球的外面，是九个三寸长犀利的刀尖子，刀尖子全有三寸长，这九个锋芒的刀尖子分布在四周和上下。这种九芒球只要一推动，荡开了，任凭你有铁布衫的外壮硬练的功夫，也不敢硬接这种九芒球。真要是被这球的正锋撞上，只怕你当时致伤还不算，能把人打出丈余去。每个球是一根巨绳拴起，上面用铁做的回环铁筒，这种制作是非常的妙，和飞刀一样，刀尖向北的，荡出来只能向北，赶到退回来也只有这直线，九芒球也是一样。这四只九芒球挂好之后，八步凌波胡玉笙道：“万老师，我们现在是先以这两样小的功夫，试试这种功夫运用的手法，

万老师肯赐教么？”

续命神医万柳堂听胡玉笙居然当面要挟自己和他较量，遂冷笑着说道：“这有什么不可以的？我想能在胡香主面前印证印证轻功提纵术，这倒是我求之不得的事。好，咱们先考较哪一种？”八步凌波胡玉笙方要答话，突然抱月回廊上纵出一人，起落之间已到了近前，正是小侠祝龙骧，燕赵双侠嫡传的徒孙。赶到近前，向万柳堂道：“万师祖，这种飞刀换掌，让徒孙来试试，徒孙不成时，万师祖再上。”万柳堂想不到，在这种决最后胜负时候，晚辈的弟子竟自敢贸然下来试这种绝技。自己对于祝龙骧的武功本领，虽是略知一些，只是他敢应付这绝技，这可没有多大的把握。只是他是燕赵双侠的门下，他两个师祖全不来拦阻他，自己过分阻拦，恐怕更招来燕赵双侠的误会，疑自己轻视他的门下。想到这里，遂向祝龙骧道：“龙骧，你可要小心，不可大意。这是一种轻功提纵术中上乘功夫，你若一个应付不当，可有性命危险。何况胡香主是成名的武林前辈，更非你能够和他论武功的对手，你可要自己打量。”小侠祝龙骧诺诺的答道：“师祖尽请放心，徒孙自知谨慎。”

万柳堂随向八步凌波胡玉笙道：“胡香主，祝龙骧要在香主前请教，他这种不度德不量力，香主还要多多指教，我在下要在这里瞻仰瞻仰，胡香主，请你给他领领招，也叫他长长见识。”八步凌波胡玉笙一见，竟出来这么个后生晚辈，自己十分不悦，立刻阴沉着面色，向万柳堂道：“祝小侠既然要下场子施为，定是对于这种飞刀换掌，有着很深的锻炼，万老师倒不必替他担心。”八步凌波胡玉笙刚要向祝龙骧招呼动手，忽然抱月回廊中走出一人，远远的招呼道：“香主少待，敝舵奉帮主谕，先陪这位小侠走一趟。”胡玉

笙一回头，见下来的正是礼堂师闪电手薛庸，胡香主立刻把身形往旁一闪，随即向礼堂师薛庸道："好！你陪着这位小侠试试这种飞刀换掌吧！"闪电手薛庸向八步凌波胡玉笙俯首躬身致敬，向小侠祝龙骧一抱拳道："祝小侠，薛庸我对于武功本领没有什么功夫，只有性之所近，喜爱这种小巧的功夫，祝小侠，咱们试试吧！我这种岁数，筋骨已老，实欠灵活，小侠倒要你格外的让招。"小侠祝龙骧笑嘻嘻道："薛老师，别和我这么客气。我这是抛砖引玉，来到十二连环坞中，哪好就这么空空的回去，多少在名家面前讨讨高招，薛老师你就多指教吧！还有我丑话说在头里，我在本门中辈分最低，武功最嫩，象你薛老师全是成名的老师，在江湖上已经成名，有个失招之处，自己和自己就觉着难堪，其实搁在我身上就算不得什么了！我这样晚生后辈，拿着栽跟头现眼算不得什么，万师祖你说是不是？"

万柳堂怒目相视道："祝龙骧，这不是你胡言乱语的时候，好好的和薛老师走一趟，赶紧退下来。"祝龙骧微笑着已走进花棚下。这时礼堂师薛庸听祝龙骧的一番话，十分可恶，自己身为礼堂师，哪能和他过形口角，只有装作不懂。遂向万柳堂一拱手道："万老师，在下是奉帮主之命，不得不来陪小侠走一趟，万老师多多指教。"续命神医万柳堂见这薛庸虽则身入凤尾帮，执掌着外三堂，倒绝无那种恶习，自己赶紧的抱拳答道："薛老师请你让着点，龙骧这孩子过分顽皮，不要与他一般见识。"薛庸说了声："万老师过谦。"跟着也走进花棚。小侠祝龙骧已然在那等候，站在北面首，把上首给这闪电手薛庸留着。这时薛庸走到了南面，两人每人全站在一口刀的后面，闪电手薛庸说了声："小侠请。"祝龙骧也说声："薛老师请。"两下里这一各打招呼，立刻各

自一抬手，把面前的悬刀刀钻抓住，往外用力一送，这两口刀全被荡出去。小侠祝龙骧身一纵，已蹿了出去，落到了西面，闪电手薛庸落在了东面，两下里是同时的动作；刀荡出去，立刻两下里全是身随刀进，东西的刀往当中一撞，南北两柄刀已然撞回去。

这两柄刀往当中一合时，“呛”的一声，两柄刀擦着刀尖子一划，其声清脆，闪电手薛庸已纵身而进到了当中，才推过来的两柄刀已然向前够到了力量，倏的翻回来。刀身既重，这一荡起来，势子更是疾，闪电手飞纵过来时，刀钻奔了右肩头。这位礼堂师闪电手薛庸往右一上紧，这柄刀已擦肩回去。可是背后的刀到，斜往前一纵身，避开刀锋，小侠祝龙骧却从斜刺里扑过来，口中还招呼：“薛老师留神！”嘴里是叫人家留神，他手底下可真是招呼，竟自双掌一分，右掌一长身奔薛庸右耳轮，只虚虚往外一递，立刻左掌换出，向闪电手薛庸的右肋打到。

薛庸是独具精纯造诣，身躯不闪不避只用半翻身，右掌往外一戳，掌线斜向小侠祝龙骧的左掌戳下去，险些正伤祝龙骧的脉门，祝龙骧赶紧的一撤左臂，立刻斜身一个走势，这次是真险，险些被翻回来的飞刀挂伤了肩臂。这时两下里全把身手展开，祝龙骧是仗着一身小巧的功夫，灵敏巧快，更有大师祖追云手蓝璧传授的轻身提纵术，七十二式短打的功夫，专以小巧灵活擅长。二师祖矮金刚蓝和，传给他燕青十八翻这种功夫，以身手变化迅捷，进退转侧，能在刀剑围困之下，赤手应敌。练这路功夫，一来需要天赋的身体轻灵，更要目力充足，临敌不惊不乱，必须对于这路功夫特别喜爱，才能得着它的精致，运用起来，实有惊人之处。这位礼堂师闪电手薛庸若不是对于这飞刀换掌，有独到的功夫，

焉肯轻易的出头。薛庸对于这种功夫，当年曾亲自练过，曾在这上面死下过好几年的纯功夫，又于武功上也偏重到矫捷巧快，在江湖上得了个闪电手之名。今日和小侠祝龙骧一换掌拆招，把一身本领施展开来，纵跃灵滑，穿行在这四柄刀来回翻荡之下，刀沉力重，越是悠荡开力越大越快。慢说被刀尖子撞上，立刻就得毙命当场，就是被这刀划上，也得受重伤。真较量上，谁也不肯再容谁，谁得手时还要推波助澜的，把飞刀推荡一下。

小侠祝龙骧论起功夫本领，绝不是礼堂师薛庸的对手。祝龙骧占了身躯瘦矮，这一来占了极大的便宜。这四柄悬刀从前后左右往当中交错的时候，只要自己不是被薛庸掌势逼住了，不能再移动时，稍煞腰往下一塌身，悬刀就能从身上过去。礼堂师薛庸身躯高大，哪如祝龙骧灵巧？祝龙骧更是狡猾，只要一得手，就借势推动已经悠着的悬刀。在先前，这闪电手薛庸因为这是燕赵双侠心爱的徒孙，他虽是敌手门下晚着两辈的人，自己身为凤尾帮下的弟子，倒论不着辈分高低。不过以一个堂堂的凤尾帮外三堂的掌堂师，对付一个后生晚辈，胜之不荣，只想和祝龙骧略试身手，叫他知难而退。何况自己也最喜欢有本领有胆量的少年，更不愿叫他们伤己手内。从一上来施展开轻身小巧的功夫，安着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哪知遇到这种刁钻古怪的少年，人小本领高，年岁不大，坏主意多，两次三番祝龙骧推动悬刀，虽不能把飞刀的路线变了方向，可是只要借刀荡动，也能差个半尺。这一来闪电手薛庸就含怒意，两下里正追到一处，闪电手薛庸一个飞身甩掌，人是走势，掌也发的劲疾；祝龙骧险些被这一掌兜实了，只扫上一些，身躯已被送回三步来。闪电手薛庸是奔东撤身，小侠祝龙骧是往西退，两下里是背对背的

散开。东西两把刀正在当中交错的往回下荡回去，按两人的身势是全是迫着悬刀往回退，南北两口悬刀更是够不上。哪知小侠祝龙骧虽没伤在薛膺的掌下，可也险些栽在当场。愤怒之下，猛然往前一赶步，往西退回去的刀身，往旁错开半步，把刀柄硬抓住。右手抓刀柄，左手拦着刀身的当中抓住刀背，身躯往下一沉，依然是面向着西，把全身悬在刀上，两足踵一用力，往外一踹，身躯带着这柄刀，连人带刀一齐悠过来。

小侠祝龙骧这简直是冒险行事，凭两臂之力，把全身全悬在飞刀上，脚朝后，头朝前，仰面朝天倒翻着，这种势子更较原悠动的刀，加了更大的力量。动作不过刹那之间，人刀全到，压追着礼堂师闪电手薛膺的背后戳来。这一手薛膺还是真没想到，觉着背后的风声不对，微一斜身，已看到祝龙骧竟敢用这种奇险的身形逼到近前，赶到发觉已是刻不容缓，刀头已到了自己的右肋后，可是迎头的刀也正翻回，双管齐下的人到刀到，任凭闪电手薛膺怎样快也不易躲，后面的刀尖子已然堪堪挑着了礼堂师薛膺的肩后，这种刀是越往前欺，越往上扬。就在这刹那之间，闪电手薛膺右脚微往上一滑，左臂往后一甩掌，往这悬刀悠过来的小侠 祝 龙 骧 就打。这就叫玉石俱焚，同归于尽。我既然毁在你手里，你也别想再逃出我的手去。就在这两败俱伤的一刹那，续命神医万柳堂已经用一鹤冲天的轻功提纵术，飞纵上了那悬飞刀的铁环子上。双手一捋那铁环子，脚下往这根巨绳上一崩，竟把下面连人带刀的悠回去。小侠祝龙骧已经是飞纵下来，闪电手薛膺也飘身落在花棚外，薛膺气的面色全变了。

万柳堂飘身落在了花棚下，立刻叱喝道：“龙骧，你和薛老师讨教功夫，哪能这么胡闹，还不回去！”小侠祝龙骧

却笑嘻嘻的向闪电手薛庸一拱手道："薛老师，弟子承让了。"说完这话，低头含笑紧走着回抱月回廊。这里薛庸从鼻孔吭了一声，只为万柳堂对于自己绝无轻视之心，更有救护之谊，祝龙骧虽是可恨，身为礼堂师，倒也不肯说什么了。八步凌波胡玉笙向万柳堂道："万老师，我对于万老师这种维护朋友之情，十分感激了。"

续命神医万柳堂道："胡香主不要客气，祝龙骧年幼无知，任意胡行，还望胡香主和薛老师要多多担待。"这里万柳堂和他们略事周旋之间，望抱月回廊走下一人，来到场子中向胡香主道："敝舵愿在香主面前讨令，这种九芒球的功夫，要在淮阳派老师父们面前领教领教。"胡玉笙一看来人，正是这凤尾帮督率护坛的舵主九云龙萧毅。这位舵主是督练坛十二舵的，因为奉帮主的坛谕，巡查外坛，才转回了十二连环坞，来到净业山庄，正赶上群雄较技。已到了紧要关头，九云龙萧毅竟自向帮主讨了令走出抱月回廊，来到花棚下，随即向花棚前一站道："胡香主，敝座要向淮阳西岳的门下请教请教，胡香主请回廊歇息，照应宾客吧！"胡玉笙见这位护坛督练萧舵主要试这种绝技，遂向万柳堂道："万老师，现在敝帮萧舵主下来，亲自要在淮阳西岳两派的老师父前请教请教，不知万老师可以请哪位老师父下来一试？"胡玉笙的意思，也要看看淮阳派这位续命神医万柳堂是否有动手之意，自己以便就近应付。胡玉笙多心的还是一点不差，续命神医万柳堂还是真想着要亲身一试这种功夫，倒要看看他这种绝技九芒球有怎样绝妙的地方。

这时九云龙萧毅一发话，万柳堂不能叫本门中人露出怯敌之意来，忙答道："这位萧舵主，这种功夫，慢说练它的不多见，就是看见过的也不多吧！敝派中或者就许没有敢下

来的，那么也不便辜负了萧老师的美意，只好由我万柳堂下场子奉陪。”万柳堂话方出口，从抱月回廊中飞纵出一人，身躯往花棚前一落，却招呼道：“师父，弟子愿陪这位老师父走一趟。”续命神医万柳堂见来的正是自己的二弟子贾斌，他倒是精擅轻功提纵术，身形以巧快轻灵见长，更是机警多智，不过这种功夫，自己是知道的，他绝没练过，仅于对他说过有这么一门功夫。贾斌对于接打暗器和暗器听风术，有特殊的造诣，可是今日在这种地方来应付这种功夫，倘若没有十二分的把握，不仅栽跟头，更将有绝大的危险。他既已然出头，哪能再把他打发回去，遂向贾斌说道：“你要在凤尾帮老师父们面前请教这种功夫，可要小心谨慎。你看祝龙骧得双侠的真传，不是薛老师故意相让，几乎送命在飞刀换掌之下，你不要轻视这种绝技。”贾斌点头笑道：“师父不用嘱咐，弟子自知谨慎。”这时那闪电手薛庸已经退回回廊，金雕堂香主胡玉笙见万柳堂仍然不退回去，自己也不愿意跟着退下去，索性也在这里监视着，以便随时应付。那九云龙萧毅见过来这么个精悍的少年，听出是续命神医万柳堂的门下，遂向贾斌招呼道：“这位少师父可是要在这巧打九芒球上来赐教么？”贾斌道：“我贾斌要在香主面前请教请教这种绝技，请香主给领领招吧！”

九云龙萧毅道：“不必客气，我们彼此试试看，我也没练过这种器械，贾师父请。”两人往花棚里走着，这时阴沉沉的天空又飞过三只信鸽直投到抱月回廊后面。胡玉笙抬头看了看天空，如墨的阴云，眼看着似乎就要有雨。

青鸾堂香主天罡手闵智正走出抱月回廊，从后面转出两名弟兄，正在附耳低声的问他，在报告着一件事。天罡手闵智忽的眉头紧皱的抬头望着这边，向胡玉笙一点手，胡玉笙

也看出实是有重大的事情，只得向续命神医万柳堂抱拳道：“在下不陪万老师了。”万柳堂道：“胡老师请执公。”胡玉笙慌忙走向天罡手阂智面前，这里贾斌和凤尾帮护坛督练九云龙萧毅已然把九芒球推动，各自把轻灵的身手展开。这次贾斌对于这种功夫本也知道，既是凤尾帮早早安排的，这种功夫一定是专有擅长的人来此压制淮阳派。自己倚仗着在归云堡颇得师门心法，造诣上还能够练这种绝技，只要把全神贯注在这面，谅还不至给师门栽了大跟头。哪知这四个九芒球一推动，这才知道这种功夫实不是轻易动的。四只九芒球劲一荡开了，带得挟着劲风，花棚虽不是多坚固的建筑，在先前巧试轻功的师父们，以及飞刀换掌时，那四柄沉重的刀悠动的那么快，花棚没有多大的响声。这次九芒球一推动开，立刻这整座的花棚全被震动，“吱吱吱”一片暴响，四只带着锋芒犀利的九刃铁球，来回的运转如飞，被这花棚的暴响助长了十分的威力，足令人目眩心惊。贾斌置身其间，和这九云龙萧毅闪避纵跃的穿行在这九芒球的中间，危险万分，漫说被这九芒球撞上不能活，就是被它扫上一点，就许当时废命。

贾斌提着十二分精神来施展开小巧的功夫，闪避灵活，进退迅捷。这九云龙萧毅更是对这轻功夫有十分的锻炼，起落进退，这种身手果有不同的巧妙。两下里不时的还要换掌拆招，万柳堂见到九云龙这种身手，就明白这巧运九芒球定是为此人所设。贾斌要是知难而退，还许落个整脸，若是贪功冒险，非要伤在九芒球下不可。万柳堂只这一想念之间，惨剧已然发生。东西的两个球正往当中一交错，分往回下悠了去，贾斌和九云龙萧毅两人正在挤到当中，一递掌换招，两下招术发实谁也没撤出来，南北的两只九芒球已经到了。

两下里全是斜身闪避，一个面向南，一个面向北，全是背对背的互相退走。哪知道九云龙萧毅陡生恶念，他竟往起一耸身，用金鲤穿波的绝技，身躯突起五尺，全身如鱼游波面式，追着往南荡去的九芒球，抄着球上的巨绳，右手一捋往后一送，力用足了，人是往南落下去。九芒球被他这一捋往前一扣，悠的带着风反震回来，贾斌毫没提防，赶到觉出背后的风声不对，已自晚了，从右肋到右肩后，被这九芒球的锋利刃子撞上，一声惨叫，人被打出花棚外，一片血蹿出来。万柳堂一跺脚，一个飞燕投林式，穿着花棚里的四条悠晃的巨绳，落到花棚北面布满藤萝的竹架底下，见贾斌已成了血人，气息毫无。那九云龙萧毅假作不知怎样受的伤，赶了过来故作惊讶地问："贾师父怎竟受伤？这可真怪！"

万柳堂一声冷笑，更不答话，俯身察看，伤势过重。探手摸了摸胸前尚还跳动，万柳堂摇了摇头，知道贾斌不易保了，这正是："续命有方身已废，一生事业付东流。"贾斌生死难保之下，三较九芒球，惨剧再生，激怒群雄竟作最后殊死之斗。

万柳堂此时痛心已极，贾斌是心爱的徒弟，只有先救治一下，活得了活不了，自己要为他报仇，可是口中绝不说什么。这时抱月回廊上淮阳派已下来三位，那胡玉笙已被闵智唤走，奔了净业山庄的后面，另有他的事干。武帮主已派刑堂师下来察看照料。淮阳派中所过来的是乾山归云堡万柳堂的大弟子祝明瞻和西岳女弟子修明，后面是铁蒺藜贾玉堂，是紧追着前面这两派门下的弟子，口中还在招呼着："掌门人可有话，不许随意上场会斗。"这花棚中的四只九芒球已然定住，刑堂师父带着刑堂下能治伤的都过来察看，说是奉帮主令，来为这位贾师父治伤，如若伤重立时搭赴刑堂，那

里有人负责治疗，请万堡主尽管放心。万柳堂此时是弄了两手鲜血，把自己囊中一磁瓶子药完全给用上，伤口还有些血。这时祝明瞻已赶到，万柳堂听到刑堂们的话，蹲在地上，手抚着贾斌的伤口扭头说道："请师父们替我谢谢武帮主的关心。我们既入十二连环坞，所来的人死生已置之度外，没有什么不放心的；不过治伤我们还治得了，请赶紧预备软床，还是叫他回我们飞鹫船队。旁的事没有，这受伤以及当场废命，在我们练武的眼中算不了什么！"

刑堂师道："万老师既有高明的医术，那是最好了，我们帮主是尽到主人的礼，至于如何安置那就主随客便了。"说着向随过来的弟兄招呼："预备软床，伺候万老师净手。"手下执役的齐声答应着。祝明瞻招呼了声师父，随即问："我贾师弟怎么样？这里有我师伯的药。"续命神医万柳堂从鼻孔中哼了一声道："你师弟命还保得住，不过他这条胳膊要落残疾！"祝明瞻恨声说了个"好"字，一边把拿过来的一瓶子药送给师父，一边扭头看到那个动手的九云龙萧毅依然装作没事人的，向伺候着的刑堂师故作叹息的还自言自语地说："想不到误伤之下竟致这么重，真想不到！"祝明瞻身历淮阳派门下，但是乾山归云堡可是掌门大师兄，如今见师弟受到这么重的伤，生死不保；固然武功较量之下，不能保得准怎么样，也没有只许人家受伤，自己就得十全十稳，那谁也没有那种把握。不过这次贾斌受伤，听到座上老师父们窃窃私议，认定是这九云龙萧毅用险诈的辣手，使贾师弟防不胜防，这种行为实为武林中所不许。燕赵双侠的徒孙祝龙骧方才那一手已犯了动手规矩，他师祖在他入回廊时，已当面宣布净业山庄事完，定要以门规惩罚他。这九云龙身为凤尾帮督练，竟使这种手段，叫人怎肯甘心？此时

听到他自言自语，遂回身冷笑道："萧老师，你好俊的功夫，我师弟死活由他，不用萧老师怜惜，我祝明瞻也要向萧老师请教。"

贾玉堂一旁忙道："掌门人已经传话，两派门下弟子，非经掌门人的分派，不得私自下场子。"万柳堂正在给贾斌敷药，回头喝叱："祝明瞻，不得在萧老师面前无理，既入十二连环坞,死伤何足介意?我还要你支撑我乾山归云堡门户呢！"九云龙萧毅神色自若道："这位少侠不必过谦，我萧毅自知开罪于贵派，我没走，我在这里恭候一切。"万柳堂又扭头说道："萧老师没走很好，不必和劣徒一般见识，我万柳堂还要向萧老师面前请教两手，这得请萧老师你稍待片刻吧！"说完这话不待萧毅答话，这时贾斌的肋上伤已在万柳堂敏捷手术下扎裹好了，随即肩头又敷上药，这时西岳女弟子修明凑到万柳堂面前把一只磁药瓶递过来，向万柳堂道："万师叔，家师叫赶紧把九转丹砂给他服六粒下去，再给他留三粒，送回船队。一个时辰后再给他服三粒，伤虽重，可与性命无伤。家师说请万老师亲自送我贾师兄回船，这里事万老师就不用管了。"续命神医万柳堂感到西岳侠尼这份怀念关切，心里是万分感激："这九转丹砂是西岳门中轻易不肯给外人的神药，此时连药瓶子拿来，更叫我亲自送贾斌回飞鹫船队，这分明是怕我与徒弟复仇心切再生意外，想把我打发走。庵主，丹砂有续命之功，我心头感谢；至于叫我走，这绝不敢从命。"万柳堂感慨中把九转丹砂倒出九粒来，递给祝明瞻三粒，叫他好好收起，仍把药瓶还与修明，叫她送去，把六粒丹砂完全纳入贾斌口中，这时贾斌虽有了气息，可是仍然没醒转过来。万柳堂摸了摸脉息，知道性命不致有伤，也不盼他这时醒过来，现在醒了伤口上的药

力未行开,肩头上筋络有伤了的地方,稍一震动，这种疼他恐怕要受不了。好在西岳侠尼这次赐给他的九粒丹砂已服下六粒去，按药力是加倍用的，半个时辰后药力达到了，那时清醒了，也可抗的住了。

登时这里治伤服药，那抱月回廊上的凤尾帮中的舵主们就有认为万柳堂是安心给凤尾帮不好看，既不信任别人，更占着地方，全露着不满的意思。龙头帮主天南逸叟武维扬正和天罡手闵智在低声商量一件事，对于坛下的舵主们情形似乎毫未察觉。这时花棚中续命神医万柳堂已然把贾斌的伤处扎裹好，刑堂师父们已把抬床放好，万柳堂却不用他们来动手，亲自把徒弟贾斌轻轻托起，就这样，贾斌“哎哟”的一声，伤处作痛竟把疼醒，只是两眼还没睁开，可是痛的身上全颤了。万柳堂虽是个老江湖，甚么样的局面全看过，现在托在自己掌中，是情同父子亲手教出来的徒弟，未免也真动心了，竭力的沉着气，低低的招呼道“贾斌，贾斌！忍着点疼，沉一刻就好了。”一边招呼着，已把贾斌放在软床上。只是伤完全在后面，只把他半偏着放在上面，向祝明瞻点头招呼，叫他给从旁服侍，不叫他把身躯硬翻过去，免得硬压了伤痕，祝明瞻只得过来从旁扶住。这时贾斌在痛楚呻吟中把两眼睁开，看见了师父在面前，眼含着泪说道：“师父我是被暗器伤了么？我大约活不了吧！师父，我枉受师父的教诲，给你辱没门户了！”

万柳堂此时十分难过，祝明瞻俯身招呼道：“师弟，你不是暗器伤，你是伤在九芒浑元球下，伤的碍不着命，不要多说，叫师父看着难过。”万柳堂也俯身招呼道：“贾斌，伤势过重，不宜多说话，我能救别人的命，定也能续你的命。你只多受几日痛苦，自有好的希望，庵主已然赐你九粒

丹砂，足能解去你许多痛苦，回船去好好疗养。这里是以武会友，提不到恩仇两字，我还要会会这里的老师父们，你去吧！”说罢向抬软床的一挥手，随向祝明瞻道：“你要保护你师弟不要离开他。”祝明瞻一听：这倒好，接着把我逐出净业山庄，自己不愿走，只是师命难违，只有答应着。万柳堂复向铁蒺藜贾玉堂说道：“我这可不大应该，烦贾老师多辛苦，和小徒祝明瞻把贾斌送回船队，请贾老师不必回来，先在船坞上歇息会，这里也没有多久的耽搁，我们也要回船队去。”铁蒺藜贾玉堂本不是这种来意，他是想要来替贾斌报仇的，此时万柳堂这一亲自托付哪不好不答应，遂答应了声：“万老师不用管了。”刑堂师见受伤的人不便耽搁，护送着出了花棚，由祝明瞻和贾玉堂护送着奔飞鸳船队。

这里早有弟兄把地上血迹打扫干净，有人送上毛巾，万柳堂擦了擦手上的血渍，随即转身来向这九云龙萧毅抱拳道：“萧舵主，我万柳堂愿在萧师父前领教两手高招，萧老师你肯赐教么？”万柳堂挟着一腔愤怒，强忍耐着，要一试九芒球为贾斌报折臂之仇。巧用“倒点三星”、“云龙探爪”，掌击九云龙。九云龙萧毅冷笑一声道：“我早就料定万老师不肯甘休，打惹了徒弟，师父出来，好在我没离开场子，不算什么，万老师你怎么办我怎么接好了，请吧！”万柳堂道：“萧舵主，你这什么话！动手过招，谁能保谁不失手？小徒受伤莫说还没死，就是当时毙命，也不算得什么。我万柳堂向萧老师请教，不能和小徒受伤的事混为一谈，我们是要凭武功锻炼印证印证，这不是我万柳堂故意和萧老师为难吧？萧老师若是心存芥蒂，我万柳堂再不敢领教了。不仅我万柳堂一人，我们淮阳派的任何人全不能下场子了，只要下场子就

算是为同门报仇，萧老师父也只有请回。我们两家如何了断，这只有请贵帮武帮主的裁夺了。”

·第六十七回·

较九芒球万柳堂佚心服萧毅

这位九云龙萧毅被续命神医万柳堂这番话说得十分难堪，遂觍颜说道：“万老师既是不为复仇，只为印证武功，这倒算我多疑了，我们就互相印证一下吧！”万柳堂说声“好”，随即将穿的长衫脱掉，有伺候的党羽，立刻接了过去。万柳堂和掌门人全是历来任凭什么地方没有把外面长衣脱去，和人家较量武功，今日竟因不再顾及平时的行径。九云龙萧毅也知道此番会斗九芒浑元球，是自己的生死关头，索性也不再客气，飞身纵进了花棚。万柳堂据守南面，九云龙萧毅据守北面，这两下里是各按着一种决生死输赢的心，可是谁的面色上全不肯露出来。万柳堂一抱拳道：“萧老师请你进招，万某恭陪。”九云龙萧毅也说了声：“万老师请！”

两下里是同时发动，全是横掌往九芒球的钢环上一荡，立刻把球身荡开，往对面悠去，人随球进。两下全是各从球的旁边一尺五的地方仍走直锋，为着躲开九芒球的正面，猱身而进。两下里虽是随着球进身，可是各走直锋，需要避着对面的来球。赶到两边的球一对到当中，交错过去，这两个技击能手，非在两球一错的一刹那，两人的身形也随着各往左

一拧身，横着往一处一凑。

续命神医万柳堂是“双阳沓手”，身形随着往前进身之式，仍往左偏，往右双掌击出。九云龙萧毅却用金蛟剪一切万柳堂的腕子，万柳堂往下一沉双臂，两个九芒球已然翻了回来，各自横着往外一纵身，已然分落在南北两边的两只九芒球旁。万柳堂好快的身手，身躯往下一落，正是球的右侧，脸还向着花棚外，猝然的往前一上步，左掌往后一挥，已把九芒球拨得往自己身后飞去。球推出去，人也已然由西纵出来，这份矫捷的情形直非一般庸手所能及。四只九芒球全数拨动，这四根巨绳上暗嵌的百余个小铜铃，“哗啷啷”的震得发出一片繁响。两下里全把身手展开，在这九芒球来回飞荡中，只要一挨近了，立刻换掌拆招，互相搏击。两下里这种穿球换掌，一沾即走，倏近倏远，攻守帮让，这份身形巧快，运转自如，身形旋转展开，毕竟与众不同。抱月回廊上的一班武林名家，凤尾帮主要的帮匪，也全目看着花棚中这两人的恶斗。只是那帮主天南逸叟武维扬颇有些忐忑不宁，方才那群信鸽飞进后面的情形，全知道是外边有重大事发生。八步凌波胡玉笙已进去这么一刻，武维扬虽是矫作镇定，可是他这种神情不属，在这班老于江湖的人，哪会看不出来。

这时从抱月回廊后，又飞出一群信鸽，每个信鸽全挂着龙头朱札，一望而知是由总舵传出去紧急坛谕。所有的龙头朱札，只要一出净业山庄，绝不是轻微事，所有抱月回廊上任是谁也不敢露出惊异的神色来。可是神色上无形中已带出来，明是全神贯注的看着花棚里，可身不由己的不时的去偷眼看看帮主。

那八步凌波胡玉笙在信鸽才出去的一刹间，由抱月回廊

后，匆匆出来经过帮主前，低声报告着一切。武维扬的面色上虽还在微微含着冷笑，可是这冷笑中已看出是在愤怒中有和人一决生死之势。胡香主退开之后，武维扬离着天凤堂香主欧阳尚毅很近。此时花棚中续命神医万柳堂和九云龙萧毅已在各使轻灵巧快的身手，运用着一身所学拚斗的最危险情形中。帮主和欧阳尚毅不时的双眉紧促地相商着，淮阳派这边一班武师和西岳侠尼，没有不对于万柳堂这次怒试九芒球在担着心。只有座上这位江湖怪客活报应上官云彤却是没有什么关心的情形，竟向天南逸叟武维扬道："武帮主，你看这两人才叫英雄对英雄，半斤配八两，功力悉敌，各有各的功夫，各有各的锻炼，每一个施为，全见到是炉火纯青的劲儿，武帮主、欧阳师父，是不是这才叫英雄，才叫人物。"

天南逸叟武维扬正和欧阳尚毅商量着要紧事，活报应上官云彤这么招呼，怎好不答应？暗中讨厌他，口头上也不肯得罪他，欧阳尚毅也只得回头来敷衍。

可是这家伙却回头去向那凤尾帮的座上客少林僧慈慧禅师招呼道："大师父，你是哪一派我真还不清楚，大约凡是出家人，多半是少林寺出身的吧。大师父你看，那姓万的这一手真跟你们和尚派——不！不是和尚派，是少林派中的看家本领十八罗汉手中的排山运掌是一样巧妙，一样的有力。人家这位凤尾帮的能手，真有个不含糊，居然没有怎么费事，就闪开了，吓！真险，大师父，你看你看，这位卖野药帮扎针的万柳堂真厉害，他是百行通，金针能续命，动手可真要命！这一手'朝天踏地'，真好！吓！又是少林派的家教，他别跟大师父你是一个门户吧？要不然哪能这么样！喂！武帮主，闵香主，你们趁早想主意，这可要坏，要糟，要完！"

活报应上官云彤自己这么胡祷告，武维扬正为了外坛所报进来的事出非常，自己正在思索应付之策，哪把他这些话放在心上？竟自象没听见似的，只有含糊的答应着。这时忽的一扭头，见那少林僧慈慧禅师满面怒容，向这位江湖异人活报应上官云彤说道："上官施主，你不用这么故作痴呆，和我们作这种假惺惺，凡是肯下场子较量功夫的，没有把这条不关紧要的性命放在心头。上官施主，你我全是局外人，既赶上了这种盛会，没别的，只有替他们两家担当一切。这档事没了没休，也不是事，我们何妨赶紧作个了断。上官施主，我们毋须再妄逞口舌，我们还是赶紧把两下事就此罢休，怎么样？"上官云彤嘻嘻冷笑道："大师父，你看他们如今已到了生死关头，人心全是肉长的，你看！这两个成名人物，要闹个两败俱伤，同归于尽。大和尚你是佛门弟子，于心何忍？还不快想办法子把他们这对活冤家的围解了，也算是一场功德吧！"

上官云彤这种半疯半癫的话，明是无关紧要，暗中他是在想用话领着，叫这群帮匪往场子看，更是故作疯癫言语来诱凤尾帮一般党羽往他身上注意，暗中可已有人潜入净业山庄，只有他一人心里了然。这位风尘异人挟着给天南逸叟武维扬绝大难堪的利器，趁着阴晦如墨的景象中，隐身进了净业山庄，预备给武维扬个晴天霹雳。这种情形漫说武维扬心有所属，毫未觉查，就连鹰爪王那么精明干练，也因为师弟续命神医万柳堂此次和这位督练九云龙萧毅会斗，是一生成败关头；九芒浑元球实是一种最危险的绝技，万柳堂为昌大淮阳派门户不可少的人，若有失闪，不仅他个人一生侠名付与东流，连这净业山庄的全局全要牵动了，所以掌门人对于他十分关心。当时暗中虽有人潜入就没有觉查，也不仅掌门人这样，连燕赵双侠那么精明干练，也依然没有警觉了上官

云形的用意。只有西岳侠尼慈云庵主对于两下较量武功固然注意，可是对于凤尾帮中的事，更是关心。对于抱月回廊中以及场子中的一举一动已十分注意，自己是以佛门中四十年参悟的禅功，静中生明慧，看出凤尾帮中因果相生，眼前就有一场大祸。现在明着就看不出来，两家会斗虽是互有伤亡，这是摆在眼前的事，是必然的，意外的事是必要发生。当时在阴云笼罩之中，已经看见从那假山旁的树林中有一条人影，竟在这里众目之下翻到一个隐密的所在，身手的矫捷，已非所见到赴会这两派中人所能有，就知这人定是个非常人物，自己暗暗为武维扬叹息。不料别的武师们，也正因万柳堂此番和九云龙萧毅全是武林中杰出人才，这一格斗，只怕他两人定要生死立判，事太关心，哪还有心听那上官云形对武维扬的戏弄。

此时这座花棚里较量九芒浑元球的正到了紧要关头，这凤尾帮的督练九云龙萧毅，对于这种武林绝技，实具特殊的造诣。这种功夫的运用，有惊人技巧，身形巧快灵活，进退自如，纵送如意。这四只九芒球运开，一片金铃震动的声音 也正是这种功夫最难练的地方，足以乱人的心魂。续命神医万柳堂已深知这九云龙萧毅是一个劲敌，从一上来，已用十分的精力来对付他。万柳堂这近十年间，已经精研内家的功夫，练精练气练神，这种造诣更非一般庸手所能得到的；精华内敛，神仪外宣，穿行在这四只九芒浑元球中，矫若游龙，捷似飘风。这份轻快稳健，看着这种身手，真是一羽不能加，虫蝇不能落，危险处只有一发之隔。

这时所有抱月回廊中人，也全被他两家这种不同凡俗的较量吸引住，没有不全神贯注的，这里九云龙萧毅依着九芒球的帮手，伺虚捣隙的递掌发招，续命神医万柳堂封拦格拒，矫

捷如飞，两下里竟连拆了十一手。这在运用这种绝技中，已经不易见到，因为每一个进身搏击，手底下高低就容易立判胜负。续命神医万柳堂见九云龙萧毅不仅对这种九芒球有过精纯的锻炼，所施展的八仙拳，尤较武林中所传的精奥："贾斌已废在他手中，我再看轻他，只叫他逃出我万柳堂的掌下，我还怎见一班师友？"万柳堂此念一生，立刻把本门中三十六路擒拿法施展开，绝不肯再容九云龙萧毅再缓势再缓手，一招一式连环运用上，立刻顿显出威力。这种掌法施展开来，真有变化神奇，虚实莫测之妙。九云龙萧毅和万柳堂正盘旋到九芒球的当中，九云龙萧毅由南往北，万柳堂是由东往西，两下里正到当中九芒球交错之处。九云龙萧毅横截续命神医万柳堂的身形，自己的脚下往西斜着一抢步，双掌斜往东一挥，横身打虎式，万柳堂是迎着一具九芒球飞纵过来的，身势非常疾，非常快。九云龙萧毅也是具着不两立之心，竟自撒手递招，十分毒辣，这一手递出来，既劲且疾，手底下用到十分力。

万柳堂这次身形本是背东面西的，这时九云龙萧毅双掌猝到，万柳堂往北一跨步，身形这一闪，九云龙萧毅的双掌递空。万柳堂已换成面南背北，和九云龙萧毅成了正对面。督练萧毅掌一递空，万柳堂跟着后面的九芒球也翻到，万柳堂这一步换的是往西斜着半步，身后的九芒球已擦着右肩头悠过去，这东西的两只九芒球只要翻回来，是不差先后。那萧毅已知道自己准凭着武功来和万柳堂较量，自己若在场子上还许打个平手，在九芒浑元球下，自己对于这种功夫虽足有十分把握，只是任凭你拳术上有若何的身手，也牵制着不容易象平时施展的那么收放如意，吞吐自如。此时认定不用小巧之技，来对付这位淮阳派的佼佼的人物，自己绝不易逃

开他的掌下，既已伤了他的爱徒，一不作二不休，索性和他拚个最后生死。

万柳堂身后过来的九芒球才过来，九云龙萧毅竟自猝然藉着撤掌换招之势，微一斜身，右掌往万柳堂的中盘一挥，左掌可是大鹏展翅式，往左往上一探，竟用左掌往已荡过来的九芒球巨绳上一截，硬给荡回来，自己身后的球也到，他是往左沉肩的，身后这只球是擦着他右肩后过来的，被自荡回去的直奔万柳堂的面门。万柳堂此时是三面受敌，往右去，得闪着西面的翻回来的，左肩这边也有萧毅才让过来的九芒球到，万柳堂只有用铁板桥的小巧功夫，把身躯擦到地面，只是九云龙萧毅尚未撤身，眼前尚不能不防到他下毒手，左掌往外一封九云龙萧毅的腕子，身躯往后微一坐，已是被萧毅反荡过来的球堪堪锋刃的尖子到了面门上。万柳堂喝了声："好！"右掌骈食中二指，往九芒球的锋利的光子当中一探，硬把九芒球用二指撩起来，从自己头上又翻回去，反向来路又端了出来，身形是纹丝不动，一点不移动，从九云龙萧毅右肩过来的擦着自己左背过去。这一来，双球的正锋避开，万柳堂迅捷的身手，哪还容九云龙萧毅再走？开招金龙探爪，正打向九云龙萧毅的华盖穴。这种掌势身形，是巧快沉实，九云龙萧毅再想避，已自无及，指尖一沾到他的衣服，掌力已经用上。万柳堂还算掌下留情，斜着往左一登掌心，九云龙萧毅已被震出去，可是万柳堂若是掌力稍往右微着力，九云龙萧毅定得和万柳堂荡回的九芒球撞个正着。

九云龙萧毅被震的倒撞出四五步跌在地上，这边续命神医万柳堂也倒纵出去，九云龙竟自被震的没跃起来，仍坐在地上，眼看着由南往北的球也正自悠回来，这一来九云龙萧

毅不死在掌下，也要死在九芒球下。续命神医万柳堂依然是存着恻隐之心，不忍叫他死在九芒球下，一个旱地拔葱，已飞纵过来，往九云龙萧毅的身旁一落，探掌把九芒球给截住，复展身手，把花棚中的四只九芒球全数定住，凤尾帮中已有人下来，接应着这负伤的督练九云龙萧毅。这位萧督练挺身站起，回廊中又下来刑堂师们赶到，说是奉帮主谕，萧督练暂回净业山庄去后面歇息。那萧毅本是强挣扎着要到抱月回廊下，此时见刑堂师们下来，立刻顺风转舵，向万柳堂点点头道："万堡主，承你掌下留情，不肯要我这条性命，你我后会有期！"说到这，立刻随着刑堂师们走向净业山庄后面，万柳堂此时哪好就撤身走，只得向回廊中抱拳说道："万某在九芒球下愿向贵帮请教。"

抱月回廊中的少林僧才要向方才以言语相讥的活报应上官云彤发话，叫他下场子，可是凤尾帮中的天凤堂香主欧阳尚毅，突向少林僧道："禅师，我要趁这位名震武林的归云堡主万老师下场的机会，在他的掌下讨教讨教，禅师少待片刻。"慈慧禅师点点头道："正该如此，这种武林国手，行侠仗义的名家，哪好当面错过，我也正是这种心意，欧阳香主请。"欧阳尚毅转到当中的走道前，转身去向龙头帮主俯首躬身道："本座和万堡主领教两手武功绝技，请帮主的示下。"天南逸叟武维扬点头道："欧阳香主你多辛苦，以武会友点到为止，身为内三堂领袖，彼此要保全不容得的名誉为是。"欧阳尚毅答了声："本座敬遵坛谕。"跟着又向淮阳派掌门人鹰爪王抱拳拱手道："在下要在贵派万堡主面前领教。"鹰爪王也忙抱拳答礼道："欧阳香主肯这么赏脸赐教，香主请。"欧阳尚毅这才转身出抱月回廊。耳中听得那言语无状，一味戏谑的活报应上官云彤竟自发话道："名家出场毕竟不同，彬

彬有礼，这才是香主的身份。我们这江湖野人，真得和人家学着点，王老师，你说是不是？”

欧阳尚毅听到他又说这里明是恭维，暗中奚落，自己不愿和他再作口头无谓之争，立刻紧走了两步，直奔花棚前。抱月回廊中的淮阳派掌门人鹰爪王对于上官云彤的话只微笑着不答，不过自己暗中盘算，这欧阳尚毅是凤尾帮中唯一的人物，负一身绝技，天南逸叟武维扬倚之如左右手，这时他下场子和万师弟较量，万柳堂已经连斗了数场，纵然功夫精纯，也总有些精力不及，倘有失闪，是践约赴会中最大的损失，还是设法在胜负不分之下换了下来。只是对付这样强敌不能分派别人，只有自己闯出和他较量。打定主意，抬头看时，欧阳尚毅走向花棚，续命神医万柳堂已经迎了出来。欧阳尚毅忙抢了两步道：“万堡主，你的武功剑术足能压倒武林，我欧阳尚毅十二分的折服。九芒浑元球下，尤见精纯的造诣，更属难得。我在下略学些粗浅功夫，见到万老师这种身手，颇有些技痒，我欧阳尚毅倒有自知之明，绝不是万堡主的对手，我抱着抛砖引玉之心，在万堡主面前领教几手高招，万堡主可肯赐教么？”续命神医万柳堂道：“欧阳香主，你过于夸奖，我实不敢当，欧阳香主肯下场子来赐教，是我万柳堂的荣幸。我们全是江湖道中人，不必尽作谦虚话，在凤尾帮中象帮主那种武功造诣的，只有欧阳香主一人可以略争短长，可能和香主一样的已不多见。敝派中对于香主你的武功造诣，景仰多时，现在肯这么纡尊赐教，我万柳堂欣幸万分！我们不必耽搁，欧阳香主可是仍要试试这种九芒浑元球么？就请欧阳香主赐教吧！”天凤堂香主欧阳尚毅道：“万堡主，我们何必再弄这种危险东西，武功尽有其他可以较量的，万老师我们何不较量较量几手拳术岂不好么？”续

命神医万柳堂道："我愿从遵命，无不奉陪。"欧阳尚毅道："我们不用这种容易送了性命的东西来牵制武功的发挥，我们用划地比拳怎么样？"

万柳堂道："好！足见高明。就请欧阳香主划地为限。"这时万柳堂却往旁一撤身，要看欧阳尚毅究竟有多高的造诣。这种划地对拳不用较量上，只看他划的界限太小而可断定他武功的造诣。这本是一种极平常的较量法子，在平常是用直径两丈四的圆周，功夫再好的能用一丈六尺的圆周，功夫再高的就不易见了。这种划地对拳是得拳式走开，拆招换掌，地方小了，两下里闪避进退全不易牵动手脚。万柳堂故意闪向一旁，倒要看看凤尾帮龙头帮主一人之下，内三堂首座香主，怎么划这地界？

天凤堂香主欧阳尚毅向执役的帮匪一点手，由执役的给拿过来一杆花枪来，欧阳尚毅接过这花枪来，随手向地上一划，把细砂铺的平坦地面上给划了一道隆起的界限。这道圆周一划出来，欧阳尚毅的武功造诣过人，已令续命神医万柳堂暗暗折服。这道圈子，只有八尺的直径，这种划地对拳，敢用八尺的直径，这种拆招换掌没有武功上乘的造诣，一上场就得退出来，万柳堂倒十分愿意和这位欧阳尚毅较量一下。欧阳尚毅已经回身来向万柳堂一抱拳道："万堡主这样可将就得么？若是还嫌他地势大的，不妨再缩小一些。"万柳堂微微一笑道："我这已经是舍命陪君子了，欧阳香主请。"欧阳尚毅也一抱拳，就在各自要针身时，忽从净业山庄外如飞驰进两人，远远招呼："万老师且慢较量，我们有事报告。"万柳堂猝然一惊，疾忙把身形站住，一看来人，一个是凤尾帮的引堂师，一个是铁蒺藜贾玉堂。这一来出乎意料之外，忙迎过来问："是什么事？"

铁蒺藜贾玉堂立刻赶到万柳堂面前，低声说道：“把贾斌送到内坛港口，一路上虽是呻吟尚没怎样支持不了。不料已到了我飞鹫船队，竟自在往舱中安置时，不知怎样震动的，把伤处动了，贾斌竟自疼死过去。呼叫了半晌，并没缓过来，只摸着胸头还跳动，不过我们看情形很是危险，特意赶来请万老师自去一趟，以保贾斌的性命。”万柳堂遇到这样波折，势不能再和欧阳尚毅划地对拳，这一来淮阳西岳派的盛名几乎完全断送在净业山庄。续命神医万柳堂听了皱了皱眉头，这时跟回来的刑堂师，已经赶到天凤堂香主欧阳尚毅的面前报告了一切，赶奔抱月回廊中去向帮主报告，万柳堂向贾玉堂点点头道：“这倒太叫贾老师辛苦了。”随向欧阳尚毅一抱拳道：“欧阳香主，这倒辜负了你的盛情，现在小徒因伤重已濒危险，在下只好先去看看，欧阳香主，若不弃嫌请敝同门师友奉陪走几招，我去去就来。”

欧阳尚毅道：“令徒的安危所关，哪好耽搁，万老师只管请。”欧阳尚毅虽是这么客气的说着，万柳堂可不能这么走，知道凤尾帮帮规过严，没有本帮三堂的坛谕是寸步难行。他赶紧转身直奔抱月回廊，可是这时已从抱月回廊中走下一人，正是泗水渔家简云彤，跟续命神医万柳堂走个碰头。万柳堂看他这情形分明是要去下场子和欧阳尚毅去较量，暗暗替他担忧，可不好意思出口阻拦。因为是西岳派门下，更是多指大师的爱徒，和慈云庵主尚论师兄弟。果然泗水渔家一来到近前，向万柳堂一拱手道：“万老师赶紧去给贾师弟医伤，我去和欧阳香主领教领教这趟划地比拳。”

万柳堂只好答应了个“好”字，立刻走进抱月回廊，这里连武帮主和淮阳派掌门人全知道了外面的情形。万柳堂这一撤出练武场，天南逸叟武维扬知道他这时赶回船队，满心

不愿意叫万柳堂走，只是说不出口来，只好不待开口，竟自向续命神医万柳堂道："万堡主，令徒伤势反复，既挟续命的医术，还是赶紧回船队给令徒诊治为是。"万柳堂答道："这是武帮主的关怀，小徒的蚁命得活皆帮主之赐，那么请帮主传谕放行。"武维扬道："万堡主自管请。"万柳堂复向掌门人道："贾斌伤势危险，我去去就来。"西岳侠尼道："已服丹砂，若没有意外的摧残绝不会再行意外，贫尼还敢自信，万老师要详细察看为是。"

万柳堂会意，仍由刑堂师领着直奔了内坛港口。这里的天凤堂香主，见万柳堂给徒弟去医伤，可是没容自己再发话，竟有泗水渔家简云彤下场子来，欧阳尚毅知道泗水渔家简云彤为西岳多指大师的徒弟，在江湖成名虽晚，可是他武功本领得自多指大师的亲传，自己倒不敢过分轻视他，遂抱拳道："简老师可是肯赐教么？"泗水渔家简云彤道："不错！我这是因为万老师有意外的事得走，岂不辜负了欧阳香主的盛意！我在下不揣冒昧的，要请香主给我这武林后学领领招，欧阳香主肯纡尊赐教么？"欧阳香主道："在下正愿意简老师给领领招，简老师看用划地对拳可好么？若是所划的界限不大合宜，我们不妨随意施展也是一样。"

泗水渔家简云彤道："却不觉得什么不合宜，欧阳香主不必客气，请赐教吧！"泗水渔家简云彤认为这么客气，含有轻蔑侮辱之意，所以在答时颇含着怒意。天凤堂香主欧阳尚毅微微一笑道："简老师请。"两下里同时跃进了所划八尺直径圆周内。欧阳尚毅抢着奔了下首，面南背北，泗水渔家只得转到北面，面北背南，两下里的身躯立好，彼此各自一拱手，互相往下塌身，各依着武林中的规矩立了门户。泗水渔家简云彤，以多指大师所传七十二式短打，来和欧阳尚毅

一决输赢。

这位天凤堂欧阳香主一亮式是通臂拳，一开招，泗水渔家简云彤认为闻名不如见面，这种武功拳术搁在你这内三堂香主身上绝不见得怎样高明，泗水渔家简云彤放胆进招。简云彤这种身手实不是弱者，发招打式全见纯功夫，这七十二式短打，正宜于这种狭窄的地方，讲究见招破招，见势打势，挨帮挤靠，速小绵软巧，搂打腾封踢弹扫挂，要在这种短手中发挥入式的精华。两下里各把一身本领施展开，只凭这点地方，两下里进退回旋，封拦格拒，各见功夫，这一把拳势撒开，这才看出这天凤堂香主欧阳尚毅武功造诣，实有不同。他这趟通臂拳施展开，另具一番精微巧妙。身形掌式全与武林中所练不同，招术既迅捷，又沉实，身形既轻灵，又稳着，看着似乎没有什么巧快。拳家动手，有的讲究手快打手慢，有力制无力，可是武功精纯的，就讲究变化无穷，虚实莫测，慢中快，静以制动，借力打力，四两拨千斤，才能够发挥武功的真谛。

欧阳尚毅施展这趟通臂拳，以泗水渔家简云彤虽是成名较晚，可是从武林正宗中得来的。西岳派多指大师以掌法掌力名震沙门，所传出弟子哪会过分软弱？不过今日所遇这种劲敌，实不易于对付，何况划地对拳尤被这地势拘束着，不象平时。泗水渔家把武功这么施展竭尽巧快变化，几次想把天凤堂香主逼出圈子外，只是这种会斗已到了紧要关头，简云彤把一身拳功用得尽量施展出来，休想占得一点上风。在欧阳尚毅一个金龙抖甲式，由东往西一个走势，泗水渔家简云彤已认定自己恐怕要栽在欧阳尚毅手中，并不敢再迟疑，认定欧阳尚毅算是露了空招，身随掌走，眼看着天凤堂香主欧阳尚毅落脚处往离地上的界线仅有半尺，泗水渔家简云彤一个

箭步，身躯娇捷的走了过来，以擒拿手中的劈、挂、拿、撞，招招连环式，相因相生，因势变化，非把他逼出圈子去。

天凤堂香主欧阳尚毅本是背着身子，右足一点地，背后的风声扑过来，已知泗水渔家既存不两立之心，定要用撒手的招术，右足已着地，左足尚在后面踹着。泗水渔家的掌法手法是用着全力的，相距欧阳尚毅有一步远，他是右脚一找地，身随掌进的势子，左掌护在胸前，右掌往外一探，往欧阳香主的脊骨就劈这一掌，是实？是虚？可是对手招架格拒，闪躲滑避，只要稍慢一些，立刻就容易被这一掌劈实了，这就叫虚实莫测。泗水渔家简云彤的招数往外一撒，立刻招术算用上，眼看着掌势已照打上，可是这天凤堂香主，一个金龙抖甲，仍然是单足点地，竟把身形拧过来，泗水渔家简云彤紧掌撤出，用了实招，临时抽招换式左掌换出。天凤堂香主欧阳尚毅竟身没容泗水渔家简云彤把招术变过来，猝然发动，立刻用了手老猿分枝，双掌往右一甩，已把泗水渔家的掌势完全封出去。

这手用的并没用什么力，可是掌势迅捷异常，一招两式指尖往下一沉，后又往起一翻，指尖全向上，提着的左足猛然往泗水渔家简云彤面前一落，这时简武师完全算受制在欧阳尚毅的掌下，再想还招，已自无及。欧阳尚毅还算掌下留情，这一招白猿献果，双掌往外用力一震，漫说简云彤不易抗拒，只怕当时就得丧命在掌下。这位欧阳尚毅双掌搭上没往外展，却藉着左脚往地上落的力量，双掌往外一送，已把简云彤的身躯给送出去，倒着出去三步，才往地上一落，腾腾的往后倒退出两步来，提气挺身站住。这位泗水渔家简云彤羞得面红耳赤，只得含羞带愧向欧阳尚毅一抱拳道：“我简云彤学艺不精，欧阳香主掌下留情，咱们将来再会了！”跟着低头仍然快奔抱月回廊。

这里欧阳尚毅方要向淮阳西岳派发话，可是西岳派掌门人这竟站起。因为简云彤此番这么栽在当场，自己颇觉对不起师伯多指大师，才一移身，后面座上已有人站起招呼了声："庵主且慢，我要在这位凤尾帮领袖内三堂香主掌下学学高招，庵主你先让我一场。"侠尼慈云庵主一回头，见过来的是老镖师侯泰，自己不好说不叫他出去，遂点点头道："侯施主既要领教欧阳香主的武功，很好！贫尼略候不妨。"侯泰向掌门人略一致意，走出抱月回廊。

这位鲁南老镖师侯泰，在镖行走江湖时，颇著声望，朋友交的广，眼界特别亮，现在已经退出镖行。欧阳尚毅早有耳闻，颇敬重这位老英雄，一见他下来，遂慌忙跑了两步道："侯老师也要下场子谈谈手？我在下可不便过争高低。我既敬重侯老为人，更服你的武功造诣，现在既这么看得起我，欧阳尚毅我若是过分推辞不和侯老师过招，侯老师定要疑心我轻视别人，侯老师，我们以点到为止，请侯老师掌下留情吧！"鲁南老镖师侯泰微微含笑道："好吧！我侯泰是认定了这种机会难得，不自量的下场子来和欧阳香主领教，请你收着点，我只要看出不成来，一定知难而退，绝不教香主你费事。请！"侯泰这个话说的简洁明净，暗中讥讽欧阳尚毅不用以这话来买好，我不领你这份人情，说话间竟身走进了所划的圈子中。欧阳尚毅何尝听不出来？心说好个倔强老头子，我欧阳尚毅是爱你的品格，你别认为你的功夫就足以管慑住我欧阳尚毅么？随着也走进了圈子当中。

老镖师侯泰，以一手劈挂掌成名武林。为江湖所重，此时只有仍用这种独具特殊功夫的劈挂掌，来应付欧阳尚毅。彼此各立门户之后，也仍然用方才曾胜过简云彤的通臂拳来对手拆招。这位侯老师这般年岁，精神矍烁，拳式一展开，

手眼身步法，腕肘膝肩，真有不同凡俗的功夫，有不俗的传授，一招一式，运用起来更显出功夫的精粹。欧阳香主见侯老镖师有这种火候，也是暗中佩服。两下里一搭上手，欧阳尚毅对于侯泰的掌力，看出只有一招比一招紧，一招比一招掌力重，渐渐把先前轻视之心减去，尽力把自己手底下的功夫也全施展出来。两下里见招拆招见式破式，欧阳尚毅存心原是不想和这位极富义气的老镖师再结嫌怨，只是这位老镖师动上手是真不肯容人，掌力重，招术快，并且没有丝毫让步之心，欧阳尚毅不由另作主张，自己再不赶紧分出输赢胜负来，自己怕要误在当场。

欧阳尚毅把身形掌势这一变，侯老镖师未免相形见绌，可是欧阳尚毅既已把大仁大义的话说在头里，就不便背弃自己的话，有失自己的身份，可是另打定主意："凭自己一身所学不能不制服你倔强的老头子，我就枉为凤尾帮内三堂香主了。"欧阳尚毅此念一生，侯泰几乎断送了性命，才引出西岳侠尼绵掌会神掌。

这位老师侯泰，以四十年的功夫自恃对付欧阳尚毅还成的了，一则欧阳尚毅是个极有城府的老江湖,更得名家传授，自从武维扬重建凤尾帮，再立内三堂，自己被选为天凤堂香主，内三堂首座，是本帮最高地位,和龙头帮主在平行之间，可是本帮中是以武功机智领率坛下的，那天罡手闵智和八步凌波胡玉笙全是不容易折服的，欧阳尚毅凭一身绝技，和那刚毅沉重的行为，渐渐的把胡玉笙、闵智全慑服住，所以欧阳尚毅在凤尾帮中比较龙头帮主还要孚众望。这次对付鲁南老镖师侯泰，原意不想和他多结怨毒，更因为素知这位老镖师颇够朋友，自己深愿和他真作到以武会友，点到为止。自己的心意，想和两派掌门人和几位名震江湖的知名人物斗

斗，如今这位老镖师竟丝毫不领自己的情还不算，更递上招，看老镖师侯泰，非要和自己以武力相拚不可，势逼处此，自己想保全他的脸面，只怕不大容易了。欧阳尚毅先前是只把门户封住，看看老镖师的拳路究竟如何。经过约二十余招后，老镖师已汗流满面，心想退走，又怕失却脸面，只可强自应付。此时欧阳尚毅正用了一招"黑虎伸腰"，一双掌齐出向老镖师打来。老镖师至此已筋疲力乏，明见欧阳尚毅撒手打来，一慌神再躲已自无及，只可往后一仰。"砰"的一声正打在老镖师身上，欧阳尚毅此时见老镖师已负重伤，正自一喜，忽见面前站定一人，正在吩咐将老镖师抬到飞鹫渔船养伤，来者正是慈云庵主。

欧阳尚毅向庵主抱拳拱手道："庵主的侠驾光临可是肯对我在下赐教么？"慈云庵主点头道："贫尼看到欧阳香主这种精纯的武功，实不易见。贫尼愿在欧阳香主的掌下领教领教，也叫贫尼长长见识。"

欧阳尚毅哈哈一笑道："庵主你要这么说，我欧阳尚毅可不敢从命。我不过是武林末流，江湖后进，庵主是名震武林的西岳派掌门人，我们这时能够在你这方外大侠面前亲承教益，已觉欣喜万分。若是庵主再那么谦词，使我们越发不敢妄行在庵主面前领教了。"

慈云庵主道："既然欧阳香主这么推崇贫尼，我们最好是一切脱俗，彼此不要再存客气，率真一些。贫尼深愿和香主印证印证武功，适才的划地对掌，还要欧阳香主和贫尼走一趟，欧阳香主谅能慨允贫尼所请吧！"

欧阳尚毅道："以我在下所知，庵主挟一身绝技，武功造诣已达炉火纯青，我欧阳尚毅早已向往着庵主的镇海伏波剑和沙门七宝珠。如今既然在这十二连环坞中亲承教益，这是

我们难得的幸遇，很盼望庵主在净业山庄中露两手绝技，叫我们也瞻仰瞻仰，庵主可肯一展绝学么？”

慈云庵主道：“欧阳香主，不要尽听那无稽的传言。贫尼哪又擅长什么绝技？现在这种划地对拳，我看欧阳香主你还未使所长，贫尼能在这里领教领教于愿已足，别的功夫，贫尼还不敢妄试。”

欧阳尚毅微微一笑道：“也好！我在下先领教领教庵主的西岳派护山门的掌法，庵主请！”慈云庵主所立处已是划地对拳的周边，一步已跨进了界限，那欧阳尚毅却已纵身到了对面，彼此对面而立。欧阳尚毅一抱拳道：“庵主要掌下收着点，请发招。”欧阳尚毅话声一落，左拳拱搭右掌虎口，身形往下塌，左右交错，斜着往前进了三步往后再退半步，看关定式稍一沉。

慈云庵主双手合十，双掌捧在胸前，右足一提一斜身往右取走式。庵主这一亮式，欧阳尚毅竟看不出庵主是哪一家拳法，可是庵主已看出欧阳尚毅竟以峨嵋少林嫡系开出门户来，知道这才是本来面目。自己把身形展动，要以碧竹庵沙门三十六式，来会他的少林十八罗汉手。这次的会斗在难解难分之下，破坏凤尾帮帮规，身犯淫行，罪在不赦的女屠户竟呈现到武维扬的面前。

慈云庵主以沙门正宗得西岳派的真传，多指大师创碧竹庵沙门三十六式。这三十六式掌法摘取少林武当的精华，每式均有点穴、打穴、闭穴，动手全是重手法，武林中只知道慈云庵主以三十六路天罡剑、一百二十八手迷踪掌成名，这路护法的碧竹庵沙门三十六式，从江湖行道以来就没有人见庵主用过，所以此时开门立式，连天凤堂香主欧阳尚毅那么多经多见，也看不出来庵主这趟拳功的家教。

可是庵主这趟拳术也真有不同之处，从一亮式就是双掌合十，沙门拜佛式，身形往右盘下去，侧身斜步，目瞬着欧阳尚毅。这位天凤堂香主本应该踏中宫走洪门，直进取敌，只是连人家的拳路家数全分不出来，哪还敢稍存轻敌之意？于是斜侧身，也走边锋。两下里相背各自走开步眼，不过这点地方，按圆周不过二十四尺，两下只一放步，已经各转了半周，彼此往回下一圈，不约而同的成了正对面。欧阳尚毅见庵主依然没有进招之意，这种地方，两下不能僵持着，欧阳尚毅口中说了声："庵主请发招。"人随声进，以矫捷的身形往前一纵，身到掌到，一递招就是十八罗汉手的排山运掌，双掌往庵主的中盘便打。庵主见他这一撒招，果然是少林正宗，莫怪这凤尾帮中竟有沙门的高僧来为他助拳，认定他另有渊源，果然这位掌天凤堂的香主欧阳尚毅竟是少林嫡系。此时一发招就是重手。庵主是双手合一，双掌往下一沉，双掌往欧阳尚毅的腕口就切。欧阳尚毅把双臂往回一撤，身躯反往回下一扑，下盘是勾腿盘旋，慈云这里双掌一沉，欧阳尚毅这一撤招，庵主双掌仍往回下一合，仍成合十的式子。欧阳尚毅一变招，慈云庵主身躯往下一沉，莲台拜佛，双掌往下一扑，这种力量，暗合着内家真力，莫说真被击上，就是被这种掌风扫上，全够对手撤的回去的。

欧阳尚毅这趟十八罗汉手得自真传，实有惊人的造诣，一招一式全见功夫，勾腿盘旋往外一撤招，这位慈云庵主不仅不撤招，反倒趁势进招。这次庵主所发出的招术更自不同凡俗，处处全是重手，欧阳尚毅往回一带下盘，盘掌绕步反击侠尼的左侧，慈云庵主也把招术展开。欧阳尚毅身躯一盘过来，灌穴手，照庵主的左肩窝便击。慈云庵主往外一封，左掌是向心掌，往欧阳尚毅的华盖穴便打，欧阳尚毅一缩身

让过双掌，倒踩七星步，身躯一个反回旋，又转到慈云庵主的背后，递掌发招，双阳沓手，直扑脊背。庵主双掌打空，知道欧阳尚毅此时手底下绝不肯再留情，索性身形也不往回闪，也不转身，迅捷的往下一煞腰，下边腿脚原地不动，肥大的僧袍袍袖，半拧着身躯往后一抖，正抄着欧阳尚毅的双掌下，双掌在肥大僧袍中全变成点穴手，这手在沙门三十六式中名叫斩龙手，可是象庵主背着身子，上半身硬拧过来，没有几十年的功夫练不到，腰腿几乎全折叠的了。这一手变化的这么快，真出乎欧阳尚毅意料之外，简直和欧阳尚毅形成同时发招。这种身手，也就是欧阳尚毅，换在他人也不易再逃出侠尼的斩龙手之下。赶到这两下的式子同时一到，真劲真疾真快！欧阳尚毅"霍"的把双掌往外一分，金雕展翅左右一撤，变式也真疾！身往右一带，右足尖点着地一个旋身，回身打虎掌，这一掌合上内家真力，向慈云庵主的右肋打来。

这次欧阳尚毅已破出自己一身的成败和侠尼一争最后的输赢。这一掌力量已用到，侠尼的斩龙手已递空了，见欧阳尚毅已用撤手的招数，侠尼暗喝声："孽障，我慈云老尼若是让你独自胜场，我们西岳派的威名就算断送尽了。"知道封是不容易把他这种重手法封出去，遂往左微一斜身，右掌往自己的右胯下一挥，暗用铁琵琶之力，左掌同时往外一撤，用大摔碑手，直击欧阳尚毅的华盖。这两下里这次全用的是撤手招术，任凭谁的功夫怎么高，也不容完全互相闪避的开。只要一着了招，就得彼此受伤，谁也别想完全逃开。两下里齐一的动作，手底下的力量全用足了。这时抱月回廊上的风尾帮天南逸叟武维扬那么沉毅稳重，临大敌不变色的，竟自急得忘形站起。岂止他，连鹰爪王也知道侠尼这次也不

易保全。唉！均叹息站了起来，动手是刹那之间，就在两下往外一撤招，突然花棚那边，发出巨声，有人大喊："薄礼敬献，接着！"花棚上"克嚓嚓"，竹竿"吱吱吱"一阵暴响，整个花棚晃动着几乎倒下来，这一声响得差异，欧阳尚毅心里原就怕发生意外。信鸽传报的连环坞外，分水关一带，所过来的船只，过分扎眼，形势上十分不利。此时在和西岳侠尼分生死输赢之下，突然发出这种巨声，任你如何稳重，沉的住气，也不敢再往下撤招，猛然双足足踵一着力，身躯倒纵出来。就这样侠尼虽也被这巨声所惊，手底下一慢，可是两下里就在这各自一撤的工夫，双掌互印一下。慈云庵主的右手印了他半成力，欧阳尚毅的左掌指锋也扫着了慈云庵主的臂弯下。

两下里是同一的情形，不差上下，全觉得一条臂膀几乎不能再动作，彼此全纵出划地对拳的圆周外。这种动作和花棚上的巨响是同时，写出来是得分层次的叙明。可是当时的事，可没有丝毫喘息的间隙，就在这两下里一合一分之下，随着花棚巨响的声音，更听得有人以冷峻的口吻说道："掌内三堂的先不用这么耍逞威风，先把门户中的败类清理好了再来称雄道霸。"这最后语声，只有花棚附近的人，和动手的欧阳尚毅、西岳侠尼全听见了，抱月回廊中就听不真切了。可是在巨响发处，抱月回廊中的凤尾帮以下，全在惊疑错愕中站了起来，全知道群雄较技又生波折。内中可有人不待帮主的吩咐，从座上已经飞身纵起两人，这两人的身手矫捷异常，头里的是金雕堂香主八步凌波的绝技，从抱月回廊中纵出来，微微一点地又复腾身纵起，随着胡玉笙的后影正是海鸟吴青，也用燕子飞云纵的轻功，直扑到花棚。胡香主真可以说是一身是胆，毫不迟疑的已飞纵上花棚，海鸟吴青

也跟踪而上。天凤堂香主欧阳尚毅向庵主说了声："有人乱我坛规，我得见识见识这位朋友，庵主请少待。"说完立刻飞身也扑向花棚。

这时胡香主和吴青已经全翻到上面，只见这花棚的当中几乎被砸塌了，一个黑布的袋子，扑在花棚的顶上。海鸟吴青道："胡香主,这是什么?"这时这黑布袋已经蠕动，胡玉笙抢步向前俯身一摸这布袋时，里面竟发出微微呻吟之声。胡玉笙目光一瞬，"咳"的叹息了一声，向海鸟吴青说声："把她捉下去。"海鸟吴青看出胡香主脸上变颜变色的，看出这其中已有文章，自己不便细问，赶紧把这布袋子提起，走到花棚边上。天凤堂香主欧阳尚毅已然飞纵到花棚上，是刑堂师海鸟吴青提着一个青布袋往下边去，方要问是什么事，海鸟吴青才要答话时，胡玉笙已然赶过来说道："欧阳大哥，不必再问。这个布袋子就是我龙头帮主丢人现眼的东西到了。大哥你赶紧搜一下子，咱们弟兄这十二连环坞眼看着就无法立足了。"欧阳尚毅道："好！胡二弟，你下去了结这段事，事已至此无须再存顾忌，各尽各的力量吧。我倒要看看什么人这么藐视我们弟兄！"说罢纵跃如飞扑向迎门的假山树丛一带。

胡玉笙业已从花棚上下来，跟随在海鸟吴青身后，低声嘱咐道："把布袋搁在抱月回廊下，听我的话风动手。"海鸟吴青此时也觉得十分可疑，这件事真有些令人难以思索了，来到抱月回廊前胡玉笙只是沉着面色向吴青道："把布袋子口打开。"自己却转身站在头里把抱月回廊那面挡住，乘着一转身的工夫，打了个手式，向吴青低声说："要是这个孽障，慢着点给她褪布袋。"海鸟吴青会意。把布袋口的绳子扣打开，赫然入目是散乱乌云，一张红扑扑的清水脸

儿，正自一皱眉头；一双惺松醉眼，黑长的眼睫毛一动，一泓秋水似的双瞳，正和海鸟吴青的目光一碰！“哎哟”的一声娇啼，海鸟吴青不觉怦然心动，心头跳个不住。可怜海鸟吴青，以一个昂藏的江湖豪客，竟在此日此时注定了他一生的命运完全要断送在这淫孀妙目之中，落个身败名裂，骨化形销，与淫孀同归于尽，这正是佛家所说的孽缘孽债。吓得海鸟吴青竟自把布袋口又盖上。金雕堂香主胡玉笙一转身，向抱月回廊上龙头帮主道：“金雕堂胡玉笙报告，曾奉龙头朱札坛谕，凡属本帮坛下弟子一律奉行，严拿曾掌凉星山西路十二舵粮台舵主陆罗锦云，现在因为不易逃出浙南，竟有江湖同道把她擒获，送进净业山庄。现在嘉宾满座，这种背叛帮规，罪在不赦的恶人，帮主勿庸再审问，把她交付刑堂处置了，以正帮规。帮主可能允许本座的请求么？”

天南逸叟武维扬一听胡玉笙的话，知道他是要为本帮来保全脸面，自己何尝不愿意这么办，忙答了一声：“好！”他刚要令沈阿英领竹符处置，忽的淮阳派这边有人发话道：“武帮主，请你暂且把成命收回，我有一点事情请求，请你要俯从我们的意见。”

天南逸叟武维扬一看发话的，竟是淮阳派中最难惹的追云手蓝璧，武维扬忙答道：“蓝大侠有什么事赐教，自管讲，不要客气！”追云手蓝璧带着轻屑的口吻说道：“武帮主，我们身入净业山庄，是身居客位，你们贵帮的事我们不应管也不应问，只是现在情形可不同，我们所来的人有的随着到的，有的因为散在各处，就许后赶了来的，最令我们担心的是我们侠义柬曾请到一位老英雄，这位老英雄接到侠义柬，曾给我们带来信息，说是率领着他得意门徒赶奔浙南乐清东坪坝和我们会合，只是直到如今并没见这位老英雄到

来。这位老英雄是言而有信，既已答应我们到这里来，中途虽遇见再重大的事也不肯去多管，定要实践约言，只是我们来到这里，竟没有他师徒一点消息，现在我们身入十二连环坞，对于这位好朋友音讯渺然，现在突然在净业山庄有人扔进这么个布袋来，我们颇有些疑心，是否就是我们那位老英雄，我们得看看。现在我们不敢拿好朋友当了活冤家，可是深怕别人拿我们当了活冤家。这没有别的，任凭布袋中装的是什么，我们也得看看，武帮主你就多包涵吧！”

在追云手蓝璧的话声未落中，也不知哪一位，竟说了声："蓝老大要认亲。"追云手听着发话的好似那子母离魂圈成名的活报应上官云彤，赶到看他时正在拿着那大旱烟袋在装烟，情形上看，连自己和武维扬说话全没听见似的，旁边所坐的一班武林同道，有的差点笑出声来。追云手蓝璧好生气愤，自己吃了这个哑巴亏还不出话来。天南逸叟武维扬听了追云手蓝璧的话，哈哈一笑道："好！蓝大侠说的极是。本来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我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别人安的什么心肠，这真难说。蓝大侠要看看布袋中人，这容易。"遂向抱月回廊外的金雕堂香主八步凌波胡玉笙道："胡香主，蓝大侠对于布袋中人已起疑心，我们不便令蓝大侠心中不安。把他献出来，叫蓝大侠明白了，也免得我们落人家的责难。"

八步凌波胡玉笙知道这次的难堪依然是当着人来个十足的，事已到此，只得把脸一板，随向龙头帮主答了声："遵谕。"复向海鸟吴青道："把这厮架出来吧！"海鸟吴青原本就怕这手，这时依然叫自己动手，看胡玉笙的情形，分明是不叫坛下执役的弟兄动她。自己在情急之下，一眼找到抱月回廊中的两个年岁最小的司香沈阿英、司烛沈阿雄。遂向

上说道："请帮主慈悲派阿英、阿雄帮忙。"底下也不解释。天南逸叟武维扬哪会不明白，凡是本帮稍有身份的全不愿亲自动手，可又不愿叫坛下弟子来动她，恐怕当着淮阳西岳派有粗暴的举动，更给凤尾帮贻羞。这时矮金刚蓝和只腮边带着冷笑来注定了龙头帮主。心说：你们这群猴儿崽子，装傻的是故意装傻，装正经的也是一派光明正大，我看你们全是矫情，全是欺诈。蓝老大明是问他淮阳帮师徒的事，那老猴儿崽子明是问问所请到的谁，可是他故意不答，此时这海鸟吴青又假撇清，自己不肯动手，任凭你们怎样干净，只这个淫孀荡妇，就足以要你们这群猴儿崽子的死命。

沈阿英、沈阿雄弟兄二人虽小，但也一样懂得一切。听得海鸟吴青偏偏照顾到自己身上，两人彼此对看了一眼，只不敢违背帮主的命令，怒目瞪了海鸟吴青一眼，走下抱月回廊，便来到近前。海鸟吴青自己莫名其妙的，今日怎么这么没有一点镇定力，只往布袋前一凑，心头只是腾腾跳个不住，只好按着精神，把布袋口张开，向身旁招呼："阿英、阿雄把她架出来。"这两人一看，竟是个女人！两人因为年岁小，先前几年仅是在帮主身旁服役，没有什么接触的事，对于本帮的人，只于在十二连环坞服役的全认识，外坛各舵主每年才有一次朝主坛，多半不知不认识。对于女的，仅听说西路上有这么个人，没见过，现在是听这两天主坛中传说的情形，才略知大概。这女孀户已犯重大帮规，罪在不赦，此时从布袋口一露出她来，沈阿英年岁大一点，暗骂了一声："丧气！"沈阿雄伸手把这女人的左臂抓着，沈阿英只好抓右臂，两人往起一架，这淫孀的双臂还捆着，海鸟吴青只好往下给退这布袋，和淫孀是正对面。此时不仅海鸟吴青太以接近她，看着情形不对，连胡玉笙也觉着这死有余辜

的陆七娘情形不对。把她擒入净业山庄，分明淮阳西岳两派中人，故意的想给凤尾帮中极大的难堪，只是这淫孀绝不是容易对付的，既落在对手手中，也该是狼狈异常，如今她依然是满面脂粉，一脸酒意，这真是怪事！

这时海鸟吴青趁着阿英、阿雄两人往起搀架的工夫，把黑布袋从上褪到脚下。沈阿英、沈阿雄这两个孩子却也真坏，暗恨刑堂师海鸟吴青无故的照顾他们，又惧着他素日的铁面无情，不敢带出一些不愿意的神色来。此时吴青正自把套着的布袋褪到脚下，只是淫孀的两脚还瘸着，沈阿英、阿雄一使眼色，两人同时架着女屠户的双臂，暗中一齐用力往起一托，往前一送，海鸟吴青正自俯身后一抬头，女屠户的身躯微往左偏了偏，下身是正往海鸟吴青的脸上撞来，自己竭力往右一甩头，淫孀的右腿已和自己的脸和右肩撞了一下，一股子热香扑入鼻中，在同时一着急之下，右手往回下一挡女屠户，手又按到她胸头乳际，自己可撤出一步来。

女淫孀被他一搡，“哟”的一声，海鸟吴青也是久经大敌的老江湖，此时轰的弄得个面红耳赤，方要发作，沈阿英、沈阿雄两人却架着女屠户作弄起来。两人往右用力一带一推，和吴青错开一步往前一送，喝声：“跪下！”竟把淫孀硬按在那，这两个孩子都把脸绷得严肃异常，象两个刽子手似的直挺挺分站在两旁。这正是：孽海无边，宿世冤家成巧合；孽缘一结，一生壮志化灰尘！海鸟吴青见胡香主也在沉着面色，自己一转念间，却不好发作了。竟在这时抱月回廊中连发了两声哧哧的轻笑，吴青目光瞬处，已看见是淮阳派最小的两个，一个是小侠祝龙骧，一个是小龙王江杰。把海鸟吴青恨得牙痒痒的，只于是无可如何。

这时八步凌波胡玉笙却以严厉的语声，向这装模作样的

沈阿英、沈阿雄喝声："在坛前效力数年，还一点不留心，本帮的帮规坛规坛戒为祖师所遗，就是犯哪一条帮规，也要自己来领祖师的慈悲，自己领刑，用不着叫人费事，把她绑绳抖开，我们用不着局外人代劳。"沈阿英、沈阿雄齐声答应了声："是。"明白胡玉笙因为这淫孀是被人捆来的，凤尾帮自有帮规来惩治本帮弟子，由局外人这么给捆来，这是本帮的难堪侮辱。沈阿英、沈阿雄赶忙把淫孀倒剪着的二臂松开。

这时抱月回廊中所有淮阳西岳派以及凤尾帮的各香主舵主，全是以惊奇的神色来看着这身犯重大帮规，竟自辗转被她脱出手去的女屠户陆七娘，尤其是掌福寿堂的双掌翻天崔丰和掌分水关外坛粮台的双手金镖罗信，这两人几乎气炸了肺。掌福寿堂崔香主自从在福寿堂令她立侮过书，反被她用薰香困倒，几乎全丧命在她手里，竟被她漏网逃出。既顾全着三阴绝户掌罗义的老命，又因为自己身为福寿堂堂主，处治不当，反险些被一个下流女人所毁，也是栽跟头的事。何况所立侮过书又被她盗走（崔丰尚不知已落在淮阳派手中），自己无面目向主坛陈诉，只好吃了这个哑巴亏，把福寿堂的事没敢声张；可是监堂韦天佑因为所居离开他们很远，地方很僻，事后才知道福寿堂出事，却悄悄报告龙头帮主，请帮主以紧急坛谕，严令浙南各舵一体协缉她押赴总舵赶紧处治，免得将来成为凤尾帮的隐患。双掌翻天崔丰深恨当时自己没决断把这淫孀放走，贻无穷之患，追究起来，自己终难脱处治不当之咎。此时见这淫孀终于落在对头的手中，恨不得立刻把她碎尸万段。

那双手金镖罗信，是个最务虚名最护短的主儿，自己因为自幼把她抚养起来，因为她而和三阴绝户掌罗义全存了意

见，把弟兄的情义全断了，自已总认为是帮中弟兄嫉妒他一家在本帮，全掌权有地位，故意想排斥他们。自已虽则也想仔细侦问女屠户陆七娘在凉星山一带的情形，只是这淫孀哪肯说出自己淫乱情形，在罗信面前侍宠撒娇，百般作态，罗信竟自被她瞒哄得死心塌地。哪知道赶到她暗入福寿堂后，风声传播出来，罗信脸面上可有些难堪，再加上三阴绝户掌罗义倒反凤尾帮，闯出十二连环坞，这一来更叫罗信不自在起来。好在龙头帮主并不妄事株连，自己稍微的放了心，此时竟被人家把这个活宝这么献出来，自己几乎无地自容，哪得不急和双掌翻天崔丰同时站起，不约而同的向帮主请求，这种败坏凤尾帮威名，触犯了本帮规的败类，一时不要停留，请帮主传谕立时处死，免得全帮的弟子俱被她带累的不能抬头。天南逸叟武维扬一摆手道："少安毋躁。"

上面刑堂师海鸟吴青立自敛抑着飞散的心神，向阿英、阿雄说了声："把她带到回廊前，听帮主的堂谕。"沈阿英、沈阿雄向淫孀陆七娘喝声："走，到回廊前好叫老头子慈悲你！"

陆七娘此时才把眼前一切情形看明白了，面目才变色。自己从福寿堂逃出来，把那个被削去双足已受宫刑的侯杰安置乐清附近去将养伤势。可是她这种祸水，天生淫贱，只要没有入幕之宾，立刻生趣毫无，竟在乐清把一个守军卡子的弟兄，名叫刘凤蛟的拢上手。女屠户也知道当时想离开浙南只怕不那么容易，索性挟着这个供她玩弄的刘凤蛟隐居在东坪坝外，暗中探听十二连环坞的情形和淮阳、西岳两派的信息。她明是自己作孽，不过不肯认帐，认定了这是淮阳、西岳两派害得她有家难奔，有国难投，自己拿定了主意，在离开浙南之前，相机再施辣手，总要把两派中人收拾两个解

恨。哪知道这种恶念哪容得了她再施为？可是也算她还有一段冤怨缘的因果没了结，暗中竟被淮阳派一位前辈缀上她，绝不容她走开。若是没有这位玄门剑客收拾她，她也逃不出她生父三阴绝户掌罗义的手下。三阴绝户掌罗义只要踩迹着他这现世女儿，绝没有半句话再说再问，一掌把她震死，这一来她倒多活几时。女屠户匿居在东坪坝镇外，昨夜正在和她这新欢饮酒取乐，被这位玄门剑客赶到，把刘凤蛟立刻处死，把女屠户点了晕穴，用布袋装起，把她带进十二连环坞。这位玄门剑客挟一身绝技，掩入净业山庄，乘下面一个会斗紧要关头时，飞升那刁斗之上，伺机发动。直到欧阳尚毅要和西岳侠尼动手之时猝然发动，把这个女屠户闭住了的穴道先给散开了，把她掷到花棚上，自己撤身退下来，说了两句讥诮的话，离开校武场，任凭天凤堂香主再搜寻，哪里会搜得出来？

这时女屠户淫孀陆七娘已知道这真到了自己最后关头，万想不到会被人掳进十二连环坞，只怕眼前这净业山庄就是自己玉殒香消，花残月缺之时，这可不容易再逃了。方才从花棚被人提下来，已然醒转，只是在布袋中还没十分清醒；自己已知道这是一场祸事，只是究竟落在谁的手中，还不知道，动手的人太快，手法也真厉害，方发觉背后有人时，已然晕过去。这时还要凭自己一身的狐媚，灵巧的心思，来作最后的挣扎。在这打开布袋时，用她迷离的醉眼，娇媚的眼风，先给了刑堂师海鸟吴青一个媚态。哪知道把她全身褪出布袋，再往四下一看，自己哪还有什么希望！龙头帮主暨所有的在座的本帮人绝没有自己可以借助的人；那淮阳西岳两派尤其是自己的对头人，哪还有活的希望？被沈阿英沈阿雄喝叱着，只好慢慢站起，这时精神一弛，立刻迈步踌躇的往前走

了几步，往这回廊近处一跪，颤声说道："待罪弟子，掌凉星山十二舵粮台，陆罗锦云求帮主慈悲！"武维扬被这种情势所迫，只好宣示出一番话来，哪知更招出对头人的冷语相质，自己几不能再留在此座。

天南逸叟武维扬遇到这种时候，只好是板起面目向下喝叱道："罗锦云，你身为凤尾帮坛下弟子，蒙祖师的嘉惠，提拔你在凉星山掌粮台重舵，帮中对你是格外的恩惠，你饶不来好好报效，反倒触犯十大帮规及护坛戒律，叛帮背道，欺师蔑祖，贪淫好色，罗锦云你是自己领罪？是等祖师的慈悲？按帮规坛戒，你是很清楚的，现在正当净业山庄和嘉宾聚会，不能再开坛处治，你不自己领刑等什么？"

女屠户淫孀陆七娘一听帮主不开坛处治，这还有万一的希望，遂故作满面凄凉，非常幽怨的向上叩头道："帮主，你不要尽听外面的传言。弟子不幸身为女流，生在江湖里，都为苦命人。我比别的江湖道中人更苦，不幸嫁了丈夫，丈夫又为报效祖师丧了命，我作了未亡人……"但说到这句，胡玉笙已自不耐，厉声道："罗锦云，不必再饶舌，你纵舌粲莲花，也休想再逃出十二连环坞，赶紧给我领刑！你再敢羁延，我甘受违坛规的处分，便替祖师慈悲你了！"女屠户陆七娘把身躯一扭，眉峰紧蹙，带着十分冤枉的形容，向胡香主脸上望着，叩了三个头，惨然说道："胡香主，你身为内三堂香主，要想处治我这么个已入罗网的小鸟，不过一举手之劳，如踩个蚂蚁。你叫我死，我不敢反抗；只是你身为内三堂香主，作事定能顺天理人情，我这个苦命人落到这般地步，还惜什么命。我自入凤尾帮，早已以身许帮，这条命已交付祖师，我还有什么怕的，只是我们帮规严，坛戒可怕，也得说真赃实犯，我身犯帮规是谁的见证？哪个的报告？只

要有当面和我质对的，我不是新入帮的弟子，我比谁全明白，我只要罪有应得，我情愿自己动手，绝不叫别人费事。胡香主，你看祖师爷慈悲后人的面上，容我在贤明恩待我的帮主面前申诉完了，我再死也瞑目了。”胡玉笙从鼻孔中“哼”了一声，暂忍着愤怒，要看帮主怎样来处治她，自己也不愿过分作这种恶人。

女屠户陆七娘才把这位胡香主说的暂时不施辣手，才要回转头来再以巧言蒙蔽自己的罪恶。自己倒也没希望立时能够侥幸，只是能够不当时处死，自己就有法子另谋脱身之策，不料抱月回廊上自己的伯父、双手金镖罗信，厉声说道：“丫头！我罗氏的门风叫你败尽，凤尾帮的威名也全被你断送，你要再敢措词巧辩，帮规不处治你，我也不叫你活过这个时辰！”女屠户“啊”了一声，抬头看了看双手金镖罗信，故作万分委屈地说道：“伯父，你这可不对了。虎不食子，你虽不是我生身之父，可是比我生身之父还近。我生父练功夫练得把骨肉天伦全没有了，我是你老夫妇抚养起来的，我一身功夫是你教的，嫁人是你出主意的，入帮效力也是你携带的。旁人变着法子来害你这苦命侄女，这种情形叫我百口莫赎，怎么现在连至亲骨肉还不容我？既不以疼女儿的心，破死而替我洗刷清白，反倒下井投石地说出这种恩断义绝的话来。伯父，现在你正好不用多管这种闲事，我凤尾帮中是爷作爷当，儿作儿当，侄女纵有触犯帮规的地方，也有一身当之，何必在我这行将就死的罗氏后代身上再作贱？伯父，你只要不念一点骨肉之情，伯父你的事未必比侄女我强多少吧？那我只好和伯父同归于尽吧，索性把罗家这一门绝了倒干净；伯父你对这苦命侄女多开恩吧！”女屠户陆七娘这番阴损毒恶的话，把个双手金镖罗信气的几乎炸了

肺，可是他这宝贝侄女是单刀直入的往致命处下口，罗信干着急，真就不敢再发威。自己的私弊她是完全知道，只要过于的和她暴躁，现在她是有些豁出去了，真个把自己的事全抖露出来，虽不一定就把自己毁了，这个跟头实在有些栽不起，当时气得只有怒叫声："好丫头，你可气死我了！"

女屠户陆七娘向帮主叩头道："帮主，我蒙帮主的慈悲，怜我丈夫陆琦为报效而死，叫我掌西路十二舵粮台，我一个女弟子，能得总舵这么信任，我纵然愚蠢，也不至那么不自爱。只是我一个年轻的寡妇，掌着西路各舵的大权，嫉恨我的大有人在。我这次从西路逃出来，几乎落在和凤尾帮为仇的手内，我陆家堡被焚，叫我孤掌难鸣。十二舵不肯容我这么个女流，一再逼迫，我孤立无援之下，曾说过气愤的话；我回到十二连环坞，定要求帮主彻查西路十二舵的真实情形，哪知别人恐怕我把实情全宣布了于他们不利，这才给我编排这些流言蜚语。帮主是能体察人情的人，我罗锦云若不是女弟子，也不至于有这种事。请帮主念在我实在是遭人诬蔑，到这时我是无可如何而已，帮主能多慈悲女弟子。我罗锦云为祖师效力落到这种结果，我自己也不十分灰心。弟子现在是求死不求生，不过我得死个清白，死在帮主前。求帮主看在祖师的面上慈悲弟子，只要不尽以别人诋毁我的话，来判弟子的命运，我绝不惜这条蚁命，求帮主的慈悲吧！"说到这声音越发宛转，泪珠儿滚在娇嫩的俏面上，愈显得如同带雨梨花。

天南逸叟武维扬对于她这片巧避罪责的话，哪会就信？只是现在忽的起了一点私心，认为女屠户陆七娘现在既已落在十二连环坞，就不怕她再逃出手去，自己何必叫对头人那么称心如愿，遂冷然向下说道："陆罗锦云，你不用巧言遮

辩，你身犯帮规，自有你的铁证；我帮中对于坛下弟子是无分男女，绝没有令人不甘服的地方。你要自取最重的刑诛，是你自己要尝尝比一死更难的惨刑，我要叫你到死甘心，暂留你在人间停留片刻，来！把她带赴刑堂候谕。”女屠户陆七娘听到帮主令暂时把自己押赴刑堂，这一来自己实有了逃生的希望，赶紧向上叩头道：“谢帮主的慈悲，只要给弟子个违犯帮规的凭证，弟子死亦瞑目了。”

金雕堂香主八步凌波胡玉笙，和抱月回廊中的青鸾堂香主、天罡手闵智全认为帮主这种处治是故意的作为。因为这女屠户陆七娘的罪状昭然，自己盘奔西路回来已有很充足的报告。天凤堂深宵议事的时候，也已经把她和已被处治的双头鸟姜建侯除名，只待追还票布，随时处治。现在大约是不愿当着外人自暴其丑，只是已看见那淮阳西岳派的几个难搪难惹的人面上的神色，只怕不好搪吧！果然在两人默默盘算之间，女屠户陆七娘叩头之时，座上竟有人自言自语地说：“说慈悲？慈悲别忘了后患，倾国倾城又添上了倾帮，办的好！”武帮主和天罡手闵智离说话的人很近，听得十分真切，目光瞬处，又是那双环镇辽东——上官云彤，可是他说完这两句话，竟把头扭转去，向西岳掌门人说话，武维扬暗骂：“匹夫，你用冷语讥人，这净业山庄，要叫你好好出去，我誓不为人！”

抱月回廊下监视女屠户陆七娘的胡香主，和刑堂海鸟吴青可听不见回廊上的冷语讥人，正在要喝令把这淫孀女屠户陆七娘带赴刑堂看管，话只说出一半，抱月回廊已有人起立发话道：“武帮主，你先等等。”并向下招呼道：“胡香主，你先别这么含含糊糊地把她弄走，等着咱两下里把话说明白了，你们的事你们自己去办，我们绝不妄参一言。”女

屠户陆七娘正庆幸只要能够缓死须臾，就有逃生之望，这时回廊中有人阻拦，再一看发话人，更不禁如同冷水浇头，骂了声："蓝矮子我和你是前世的冤家，今生的对头！我已到了下地狱的时候。"女屠户想到这，恨得银牙暗咬："我陆七娘只要还能够生出十二连环坞，别人的恩怨我情愿一笔勾销，唯有蓝矮子你，我不把你毁个家败人亡死无葬身之地，我就枉称女屠户了。"回廊上发话的正是淮阳派有力的人物、燕赵双侠中的矮金刚蓝和。矮金刚蓝和见龙头帮主天南逸叟武维扬，有意把女屠户的恶行掩蔽，把淮阳西岳两位掌门人，形成以堂堂两派掌门人，竟不能容一个凤尾帮女弟子。这种狡猾的手段，自己焉肯容他这么含糊闪避，这才站起来答话。他把人拦住，才向天南逸叟武维扬道："武帮主，贵帮凉星山掌西路总粮台的十二舵陆舵主，以一个坛下女弟子能掌贵帮这么重要舵口，定是才堪重任。并且我们才知道这位陆舵主乃是武林名家之后，福寿堂三阴绝户掌罗香主之女，双手金镖罗香主的侄女，我们可惜先前不知道这位女舵主是贵帮两位成名的老师之后，我们要早知道了是这两位香主的后人，凉星山陆家堡的事，两位掌门人何必亲自动手，只要把这位陆舵主请回十二连环坞，自能亲自还我们个公道。论到贵帮坛下弟子，身犯帮规，以武帮主这样贤明，当不致令坛下弟子蒙蔽。门户不同，法规没有二致，我们局外人不当再过问。只是这样陆舵主所行所为，与我们太有牵连，以我们掌门人的行为和西岳慈云庵主行道江湖的行径，岂能对于一个江湖女流下那狠心辣手？现在请武帮主令这位陆舵主当众宣布我们挑她凉星山舵的真相，若是这么含糊的由贵帮处治她，也教江湖道中人笑我们不能容人。"

·第六十八回·

众怒难犯女屠户领死入刑堂

天南逸叟武维扬对于掳劫司徒谦的事还真不知道，不过女屠户的淫行丑事，天罡手闵智和查办双头鸟的刑堂师父们全报告过。这时听到矮金刚蓝和这么当面追问凉星山的事，遂也愤然说道："据我看蓝二侠可以毋须再过事追究，这等败类是我凤尾帮全帮之羞。我凤尾帮中尚没有纵容坛下弟子破坏帮规的恶劣行为，现在我毋须再问，只把她早早处置了，免得误我们的大事！"武维扬知道这次要不把她赶紧解决了，定要招出极大的难堪来。说到这，这就要请竹符立刻处置。

淮阳派掌门人鹰爪王突然站起来，向蓝二侠道："我有几句话向武帮主请教请教。"随向武维扬道："武帮主，我们以江湖道义相见，两家的事尚未说清，再有这样含沙射影的事加在那方面，谁也不肯甘心忍受。贵帮凉星山陆舵主以一个女弟子，受帮主重托掌着贵帮重舵，我不敢恭维这位女舵主，只凭她这江湖匪号'女屠户'三字，凤尾帮中就不宜容留。可是她竟作些伤天害理的事，以武帮主掌着龙头主舵下，竟会没有早日发觉，这足见这位舵主的手段如何！江湖道上无论哪一帮、哪一会、哪一门、哪一派，帮规、门规大

同小异，全不外以得艺忘本、欺师灭祖、不孝不义、贪淫好色为最重的戒条。无论任何门户中全不肯容这种门弟子存留，一经触犯，有时比国法处治的还严，这是凡在江湖上行走的朋友，没有不知道的吧！这位陆舵主身犯江湖大忌，她自身多行不义，甘心作恶，贵帮主不处治她，只怕江湖道中人已经难容；她竟敢把我淮阳派门户中弟子司徒谦胁入陆家堡。武帮主，你要知道我淮上清风堡绿竹塘收徒至严，成全出来一个少年门徒谈何容易？我这门弟子几乎断送在她手中。武帮主，事情不挤到这，我王道隆实不愿谈这败坏帮规、贻羞门户的事！只是我淮阳派中三代的清名，几乎全毁在陆舵主手底下。武帮主，我不能再优容隐忍，要一手除她，为江湖上去此恶魔。只是那动手时，我们不作欺心之语，实不愿留她，宁愿以处治不当，在帮主面前请罪，也不肯再放她走。只是我们终不是这位女舵主的对手，终被她脱出手去。如今把她送回十二连环坞，武帮主应该认为这是贵帮祖师格外慈悲她，叫她少作一分孽，为贵帮的威名多保全一分。现在没有别的，只问她凉星山掳劫敝派门徒有这件事没有？我王道隆入江湖行道三十年来，就没以一个女流作过对手，有也只从贵帮陆舵主一人为始吧？”

鹰爪王这番话是软中硬，武维扬任凭怎样老辣也觉得有些难堪。女屠户陆七娘听到这淮阳派掌门人严辞质问，这女淫孀的狡诈聪明可十分过人，在惊惶恐惧中她可没忘了拿主意。她从帮主一发话以及现在的神色上，已察觉出帮主绝没有留自己之心，只是这种脸面他有些丢不起；自己不伺隙进攻，放松了一步，就要把自己仅余的一分希望断送了。她想到这，再不迟疑把机会错过，往起一挺身，用那嫩如春葱的手，骈双指一指鹰爪王道：“可惜你这般年岁，身为淮阳派

掌门人，竟对一个已在孀居的女人说出这种诬蔑的话来！我罗锦云既在凤尾帮下作女弟子，就要以死报效我们祖师。不错！你那门下姓司徒的弟子，落在我们手中，你可别忘了，那时我凤尾帮中人不动你们，你们也不肯再罢手。王道隆，你还少说了一件事，西岳派的门下又何尝逃出我们的手下？那时各走极端，只要各凭自己的本领较量。王道隆，你们以堂堂淮阳西岳两派的掌门人领率的门弟子，栽在我一个女流手中，你们够栽的了！现在竟出此下策，来用这种诬蔑语言，好掩饰你们的羞愧，只是我虽是和你们为仇，你们也要为你们掌门人的尊严想想，是否应该对一个女流这么不顾天理的来侮辱欺凌？我罗锦云纵然被帮规处治了，我至死不能忘你们的好处！”

女屠户陆七娘这番倒打一耙的血口反诬，淮阳派掌门人是多么持躬谨严的人，哪听得惯这种淫孀狡辩。冷笑一声，向武维扬道：“武帮主，贵帮陆舵主这番话叫我王道隆好生惭愧！我一个江湖上这般年岁的人，对于一个凤尾帮的女弟子这么不能容忍，尽情诬蔑，怎叫她不以死相拼？只是武帮主，我这般年岁，在江湖上这些年来，尚还没敢稍背江湖道义。现在听贵帮陆舵主的意思，必须给她一个真凭实据。我只请问武帮主，是否非得我提出真凭实据才肯甘心，也免得武帮主的坛下香主、舵主们的不服么？”

天南逸叟武维扬率然答道：“王老师既为武林名家，更掌着淮阳派正大门户，我焉能有甚么不信任的地方？陆罗锦云的行为不检，犯重大帮规，我们焉能再存姑息之心？全是她不肯公然承认她的罪状。我身为龙头主舵，要是处治她哪还能容她狡辩，老师父们在天凤堂所见，定可知道我武维扬对于帮中弟子，绝不容他们逞他们的狡诈诡谋！只是这陆罗

锦云既是女弟子，我武维扬要叫她死得甘心。王老师，我们现在净业山庄尚有未了的事，不必因她一人耽误我们的大事，我倒要在我们事完之后，开坛逐条审问她。与贵派的事，我自能还王老师个公道，王老师以为如何？”鹰爪王一听天南逸叟武维扬这种闪展腾挪的话，依然有暗中维护这人神共愤、江湖难容的败类：她分明是故意与我作难，认为不给她个真凭实据，她不肯甘心服罪。只是这凉星山的事我又怎能给她拿出证据来？势逼处此，我也只有把当时的事实说出来，她和武维扬承认不承认，只好由他们，我也顾不得掌门人的身份了。

鹰爪王此时怫然震怒说道：“武帮主，我们两下较技净业山庄的事，没什么早晚，现在即或只就这件事情追究一下，也倒值得。我只请问陆舵主，我们两派门人落在你的手中，那固然怨他们经师不到，学艺不精。那时你就是当时把他们命废了，是他们自己无能，怨不得他人。只是小徒们被擒后，陆舵主把小徒司徒谦掳进了陆家堡，把西岳派女弟子另囚在别处，单把一个少年弄进她寝室，以酒色引诱，是何居心？”鹰爪王底下的话还没说完，那女屠户淫孀陆七娘已横截着话风道：“我看王老师你还是口角上多积一些阴功为是。实不相瞒，既已和你两家成敌对行为，那时你陆舵主也没想再令你们好好出我西路十二舵的辖境，这才设法诱取你们这次下江南的实力究有多大，我罗锦云不在你们少年身上用此手段他焉肯……”

淫孀陆七娘这些话没说完，西岳侠尼愤然起立一声断喝道：“孽障，你真是信口胡云，藐视没有人敢如何你么？贫尼自掌西岳门户以来，就没容过象你这样作恶的孽障！现在你自以为来到净业山庄，贫尼的镇海伏波剑就斩你不得了

么？孽障！贫尼情愿把西岳派扔在净业山庄，也叫你逃不出我的剑下。那神女峰头陆氏清修庵是你藏垢纳污之地，你把司徒谦用药酒灌醉，要作伤天害理的事，是否淮阳派掌门人一人所见？有目共睹的事，你尚敢当场狡辩，反唇相讥；来在净业山庄，还要给你拿出凭证来，凭证尽在，不过我两派门下弟子全是清白之身，岂肯和你这形同禽兽的恶魔对质，你挟那少年入神女峰又该怎么讲？”

女屠户淫孀陆七娘这时面色倏变，两道细长的眉毛一挑，望着西岳侠尼恨声说道：“慈云老尼，你是佛门弟子，我罗锦云虽是在家人，但是我年轻轻的作了未亡人，我正为是知道我一身的冤孽过重，这才在神女峰头，起建陆氏清修庵。难道世上只当了尼姑才准修行，我这半边人佛门中就不许忏悔了么？慈云老尼，你说的什么事我一概不知，我罗锦云如今落到净业山庄，我算是认了命。不过你镇海伏波剑虽利，只是如今有些用晚了，陆家堡有本领自能由你施为，如今身入十二连环坞，净业山庄里把你们待若上宾，只凭你们这两个不能容人的一男一女，勾串合谋的来毁我，竟敢在净业山庄杀戮凤尾帮坛下弟子，你把凤尾帮也太看成乌合之众！我罗锦云何惧一死，只怕不容你们这样猖狂的！”这淫孀陆七娘说这话时，说的声音非常大，非常快，说到“这样猖狂的”五个字，把娇躯往坛一偏，向龙头帮主天南逸叟武维扬连连叩头道：“帮主，锦云受这样污言秽语，无颜再活在世上给帮主丢人现眼，弟子情愿领帮主的慈悲，任凭帮主怎样处治，弟子情甘忍受。只是在我凤尾帮主地方上，有人妄动我一指，我宁冒死也要和他周旋，弟子只求帮主的慈悲，赐刑给弟子，免得落在他人手内，也是凤尾帮之羞！”

女屠户陆七娘这番狡恶的话，给淮阳、西岳、凤尾帮已

燃起的烈焰上又给浇了一桶油一样，这种话既毒且恶，任凭多么精明干练，也是当局者迷。这两位掌门人在愤怒之下，越发的把一件最重要的事忘掉，淫孀口口声声要给她个真凭实据才甘服，这种情形就是令司徒谦、修性和她当面对质，她也仗着伶牙俐齿不肯认帐。西岳侠尼虽是佛门弟子，数十年修为，把火兴已灭了许多，但是此时竟不能除掉这么为害江湖的淫孀荡妇，更兼武维扬的情形尤其令人难耐，他明是能阻止这淫孀无理的情形，他偏偏任她这么反唇抵赖。庵主竟不能再忍耐下去，向替自己捧剑的六弟子修慧一点首，一指那镇海伏波剑，修慧捧剑向前，庵主一手挽剑柄，扭头向下喝叱道："作恶多端的淫孀恶妇，你就看西岳老尼斩你不得么？我宁沾污我宝刀也要替江湖除害，阻我者，甘愿与之共存亡。"侠尼说到这，毫无顾虑的一轧崩簧，"呛"的一声，声若龙吟，把镇海伏波剑抽出剑鞘。

凤尾帮这边，天南逸叟武维扬"唔"的一声怒吼，连香主、舵主站起来六七位来，夹着一阵兵刃"磕磕"的声音，侠尼只要一纵身出去，就要演成了凶杀恶斗。胡玉笙香主尚在淫孀身后站着，也拿定了主意，只要西岳侠尼往外一闯，立刻一掌先把淫孀陆七娘震死，索性叫她始终没有口供，也不叫她死在侠尼的剑下。这正是："媚眼荡情波，泛滥成汹涛骇浪；樱唇含妙舌，能吐出血雨腥风。"这种情形之下，是各走极端，西岳侠尼认为只有以武功来解决当时这种局面。在这刹那之间，竟蹿出一人，横挡在西岳侠尼慈云庵主面前，带着冷讥热讽的口吻说道："庵主是佛门得道的高僧，何至这点事就不能忍耐，你镇海伏波剑是西岳至上至尊的镇庵之宝，不怕污了它么？她逃不出我们手去，收拾这种破烂不值一顾的东西，还是我蓝老大来的惯，庵主你就把剑

收了，请你少安毋躁，早晚还会用它不上么？”西岳侠尼此时见追云手蓝璧竟自作出轻易没有的举动，知道足够武维扬搪的，自己只得带着无可如何的怒色，徐徐坐下，把镇海伏波剑放在身旁的竹几上，倒要听听追云手蓝璧怎样对付武维扬。

追云手蓝璧把侠尼拦住，却向武维扬发话。那活报应上官云彤却在蓝大侠将开口之际，又从旁说道：“你们这难兄难弟真能入《无双谱》，专会在紧关节要的时候硬出头，你不睁眼看看，人家全站起来想捧捧魔主来场热闹的，你真能多事。”追云手蓝璧恶狠狠瞪了他一眼，武帮主被他这话说的好生难堪。本来这边在魔主一亮镇海伏波剑，凤尾帮这边先后站起四位来，并且势子很疾，连亮兵刃带起坐的慌，带着竹几全晃动。这位上官云彤从旁边一说俏皮话，武维扬好生难堪，明知道追云手蓝璧必有一番话讲，却先扭头喝叱：“未奉本帮主命令，不得擅自行动，望坛下弟兄们谨守坛规，毋自取辱！”

这时追云手蓝璧向天南逸叟武维扬道：“武帮主，现在你门下弟子身犯帮规，已为江湖共弃，这种败类，要是再容她在人世上多活一日，就多造一分罪孽，武帮主，你已是久历江湖的人，难道还要非要为一个无行的女弟子，把凤尾帮的清名置于不顾，宁冒江湖的众怒，图全这无足轻重的颜面？武帮主，我们既在江湖行道，对于这人神共弃，天理难容的恶魔，任她逞狡计诡谋逃出手去，谁肯这么甘心？慈云庵主自掌西岳派以来，本着开派祖师所遗门规，行道江湖，积修功德，嫉恶如仇，不过律己谨严，从不肯轻作意气用事的事。贵帮这位陆舵主的恶行昭著，武帮主你不从严惩处她，这么含胡打发走，何以孚众望？创帮立教，总要从大处着

想，现在你武帮主若非要我们对这位舵主拿出真凭实据来，那也很容易，只怕那时凤尾帮的威望更要叫这位陆舵主断送个干干净净，未免不值？”追云手蓝璧这番话说得和他平日那种冷酷酸刻又是两样，不过也实够这位堂堂凤尾帮主受的了。追云手蓝璧话说完，把两手倒背着，眼望着武帮主等他答话。

天南逸叟武维扬在这种情势下，自己暗自打着主张，明知道眼前的事自己先落个栽在人家手内。无论如何，既已把话说在头里，任凭他现在落个血溅净业山庄也得算着。自己历来没有后悔的事，遂毅然答道："蓝大侠，你这番话，我武维扬很明白，你这是为我凤尾帮的全帮的威名计，我哪能不感谢！不过庵主盛怒之下，要亮剑斩我坛下弟子，这是我凤尾帮创帮以来所没见过的事，居然要在我武维扬面前作出来。我自认我在本帮祖师座下罪大恶极，必是我没有掌龙头主座之能，统辖全帮之力，帮规不振，威力不行，我武维扬还有何面目再掌龙头？所以在庵主亮剑之下，我坛下竟敢破坏坛规，在我净业山庄中竟敢这么目无我这龙头帮主，我还使甚么主舵的威权，讲甚么帮规坛戒？只有任凭两下力量一决强存弱死，叫这净业山庄先弄个水流花谢，不然我也得把这凤尾帮解散了，免得早晚也是一败涂地。现在我武维扬没有别的可说，咱们以武会友的事，要是还要继续较量，把这凤尾帮的败类陆罗锦云暂时交刑堂看管，我武维扬仍须以帮规处治她，倒要看看我秉承的师祖清规，是否能审出她的真实罪状？若是一定要挟我武维扬立时在净业山庄群雄盛会上立斩此妇，我武维扬不敢从命，只有任凭他人动手吧。我们净业山庄以武会友的事也只好就此罢手，改日再谈。蓝大侠，这可绝不是我武维扬辜负好朋友的善意，我自接掌凤尾帮以

来，凡是正帮规、申坛戒，就没有敢对龙头总舵所宣布的罪行稍露不服，今日这陆罗锦云竟自敢从她口中说出有故意构陷她的情形，我焉能不给她个公道？蓝大侠，你先请坐吧！”

追云手冷笑一声道：“武帮主，你这么讲我倒明白了。无论如何，凤尾帮中的弟子就不许他人妄动一指，帮主自有权衡，这倒是我江湖的一种风尚。不过今日的事，要请你武帮主例外一次。我蓝老大不敢藐视人，只是贵帮这位女弟子陆罗锦云，那份机智多谋，以我两派中人竟不是她对手，屡次被她逃出手去。现在居然有武林同道，伸武林正义，总要把她送进十二连环坞净业山庄，我们追缉她还追缉不着，现在眼看着她，叫她离开我们的掌握，我们焉肯甘心？何况我淮阳、西岳两派，和凤尾帮的事三日总要解决，我们还要请武帮主实践诺言。我们无论如何，今日退出十二连环坞，这位陆舵主就不能再逃出武帮主手去，我蓝老大认为恐怕有些靠不住，我们要请帮主给个了断。”

追云手蓝璧这种话说得武维扬好生愤怒，率然答道：“蓝大侠，你这样讲话，我武维扬实在不敢领教了！蓝大侠，你现在来在十二连环坞中，是身居客位，不能过分干涉我凤尾帮中的事。我正帮规、立坛戒是我这掌帮的份内事，我处治我坛下弟子是我凤尾帮的事，多厚的交情不应当参与，若以曾经和贵派有牵连就要追我当时处治，这未免不近人情。现在我们直截了当来讲，我武维扬对于凤尾帮统率下一百余舵，能叫他们唯令是行，就仗着我们祖师的慈悲，力行帮规，谨遵坛戒，触犯帮规坛戒的没有能逃出我掌握的，我们可不敢以威力服人，总要叫他们衷心折服，自就刑诛。现在净业山庄不是我正帮规之时，开坛处治之地。蓝大侠既是不信任我武维扬有解决陆罗锦云之力，我武维扬也不用再忝颜再

辩，只问这陆罗锦云是贵派中哪位老师把她送进净业山庄，还请他亲自带走，只要出了我十二连环坞，任凭他处治。我武维扬有力量，把她要回十二连环坞；没有力量要回来，我从此解散凤尾帮退出江湖，从此再不叫朋友们见到我武维扬三字。或者把她的恶行证据给拿出来，稍息众怒，我情愿用她的血来洗她的罪恶，舍此而外，我武维扬绝难从命！”

武维扬这番话说出来，两下已入僵局。追云手蓝璧暗骂：好个不识好歹的老猴儿崽子！给你找个台阶，你不买我蓝老大的人情，难道我们真就不敢和你们这群猴儿崽子热闹的来一场么？追云手蓝璧默念不过刹那之间，心念一动，口中已在说了个“好”字，底下的话没脱口，在他身后一声狂笑，这种喉音听得非常刺耳。这人笑声甫敛，却高声说道：“武帮主，你点什么有什么。你这位贵坛下，已有人出来给她作见证，她的恶行，这个卖野药的自有真凭实据，叫武帮主落个口服心服，你看！那花棚角转过来的是谁？”这狂笑发话的，正是矮金刚蓝和，武维扬顺手指处一看，从花棚旁转过来的，正是乾山归云堡续命神医万柳堂。此时这位万堡主却是变往日安详态度，脚下走的很是匆忙，只是万柳堂对于这里的情形尚在丝毫不知，赶到来到抱月回廊前，看到淫孀女屠户跪在这里，沈阿英、沈阿雄站在一旁监视着，八步凌波胡玉笙也站在淫孀的身后，正在怒目而视的，那回廊上的情形尤其看着诧异，武维扬和欧阳尚毅、天罡手闵智全站起，那往南一排的座上，除了那少林僧和几位凤尾帮以外的朋友，全显着要立时发动，更有几家香主舵主全在按着兵刃。本派的追云手蓝璧，竟自站在侠尼慈云庵主面前，口讲指划的不知讲些什么，可是场子中反倒把较量武功停顿下来，这时那所有值役的帮匪也全在惊惶变色的注视着场子

里，续命神医万柳堂来到近前，八步凌波胡玉笙抱拳拱手的向续命神医万柳堂道：“万老师，受伤的人没有危险么？”

续命神医万柳堂抱拳回礼道：“有劳胡香主挂念，还没有多大妨碍。”这时万柳堂答着八步凌波胡玉笙的话，脚下可没有停留，不过却恶狠狠盯了淫孀陆七娘一眼，仍然紧走上了抱月回廊的台阶，追云手蓝璧却迎头说道：“万师弟，这件事得你来作个了断……”淮阳派掌门人鹰爪王却截着蓝大侠的话不叫他讲下去，已招呼声：“万师弟。”那凤尾帮主和闵智等虽听出这万柳堂一回来，对于淫孀陆七娘的事定有许多花样，只是身居主位不能失礼，向万柳堂抱拳招呼道：“万老师太辛苦了，受伤的人可不妨事么？”这一来三方同时发话，谁也不能再说下去。万柳堂只得向武维扬和香主们作浮泛的周旋，转身来向追云手蓝璧道：“师兄有何赐教？”掌门人已在招呼：“万师弟你这来，我这有点小事，待你商量。”掌门人此时已然忆起福寿堂淫孀所立供状，这足以制淫孀的死命，更足以制这狡诈的武维扬。

追云手蓝璧虽然是福寿堂没有他在场，当夜的事他是早已听蓝和暗中说与了他。不过这供状是否还有可以发展之处尚未可知。当时是想着从万堡主手中要出来，要当[illegible]过后当众宣读，给武维扬个最大难堪，索性叫他栽足了。可是万柳堂是另有事要说与掌门人和西岳侠尼，所以对于追云手的招呼不肯停留，竟自趋向掌门人面前。

追云手才待向武维扬再逗两句把他扣住了，哪知那穷酸似的活报应上官云彤却直截了当的向追云手蓝璧招呼道：“蓝老大，别趁火打劫。你们哥两个对于一个下流的女人这么死咬住不肯放口，你也不嫌丧气？救苦救难的惯用金针续命的来了，你还不坐下去等什么？少时你看看人家这一针见

血的本领拿出来，准比你们弟兄高明的多，请你不用再这么关心了！”追云手蓝璧哧的一笑，向上官云彤点点头，带着讥讽的语调答道：“好！咱们有话少时再说。”暗中却骂这活报应，你这么拿我燕赵双侠垫牙，我岂肯与你干休！自己却转回座位。

上官云彤却连看蓝大侠不看，任凭他回答什么话好似全没听见。径向天南逸叟武维扬道：“武帮主，我们两家是以武会友，解决凤尾帮和淮阳、西岳派的纠纷，现在却节外生枝，撂开本题，为这点事要破坏全局，我不知你们两家是何居心。武帮主，我们打开窗子说亮话，你这坛下只赐她一死，就很便宜她，现在非要叫淮阳、西岳派拿出她犯罪行恶的凭证来，武帮主未免近于刁难。捉奸要双，拿贼要赃，真是要连脏证全摆到你这执掌龙头统率坛下的香主们面前，武帮主，你岂不置身无地？我这人是要来息事宁人，武帮主，你不用信他们的危言耸听，乾山归云堡的万柳堂来了也没有什么，他不过是续命能治病的郎中。依我看武帮主不必僵持，还是速谋解决为是，我们还是接着办我们的，岂不是好么？”

活报应上官云彤这番话在当时算是废话，只是他说的固然是废话，续命神医万柳堂竟得在上官云彤说这片没用的话时，把内港口飞鹫船队上的情形，匆遽的向掌门人道：“师兄，我们受伤人还不要紧，只是十二连环坞中形势十分不好，我们必须赶紧和他解决了。我们飞鹫船队全深入他腹地，船上又有受伤人，我们画虎难画骨，他们是否另有恶念，我们不得不防。”鹰爪王愤然说道：“师弟，何所见而云然？难道武维扬还敢对我们另施机诈毒辣手段么？”

万柳堂道：“现在是无法断定。只这净业山庄任什么看不

出来，那内港口一带二十八宿护坛船帮，差不多全部调动，只是外面红旗报事快道，仅仅在我治伤的一刹那，已见了四次。来船是非要登岸到里面报告，却被那守港的护坛二十八宿队阻挡住，不过天空的信鸽一只跟一只的飞进来，可是多半在港口落下去。我在舱中隔窗默察他们情形，有什么举动也就在眼前吧！”鹰爪王眉头一皱，微摇了摇头道：“我们现在任凭他怎样安排，也只好把眼前的事应付下来再计其他。果然真有其他不顾江湖道义的行为，万师弟，我们愿与之偕亡！”万柳堂回头看了看，见活报应上官云彤正在和武维扬故意纠缠着，遂又低低向鹰爪王道：“我们飞鹫船队四周已密布了船帮，大约他们是没有好意了。我已然把我们飞鹫船队的水手全暗中布置了一下，倘遇变生不测时，只准我们两侧舱中用排弩护船，不候我们接应到了，不准和帮匪正面对敌。受伤的船只在当中，两边大小船只双重的围绕着，猝然间还不致被他们得手。”

鹰爪王此时也没有其他的办法，见这恼人的天气，阴云雷声点缀着，又听得续命神医万柳堂一报告外面的情形，十分着急。只得先就眼前的事匆遽的向万柳堂说：“现在顾不了许多，不拿出那铁证来无法折服武维扬。侠尼一个不能忍耐下去，两下里非逼到一场凶杀不可，你没见庵主已把剑亮出来么？师弟你那件东西可带在身边？”万柳堂冷笑一声道：“武维扬是自找难堪！”往回廊外看了看那淫孀陆七娘，万柳堂剑眉一挑道：“我自有主张，师兄不用管了。”万柳堂转身走向两边座列的当中一站，向帮主天南逸叟武维扬发话。正是险象环生，危机四伏，恶魔未除，反促成一段孽缘，为燕赵双侠隐伏一场灭门大祸！

续命神医万柳堂，立刻向龙头帮主天南逸叟武维扬抱拳

拱手道："武帮主，万柳堂有一点事要求，望帮主慨允。"

天南逸叟武维扬不知万柳堂葫芦里装的什么药，不得不先示客气，遂也拱手答道："万老师不要客气，有什么事只管赐教。"万柳堂道："敝派受伤人得由妥人照料，现在请西岳门下简云彤师父回船照料，故此请武帮主传谕放行，武帮主可能答应我们的请求么？"天南逸叟武维扬道："万堡主太客气了，我武维扬对于老师父们哪敢有留难之意，只为各处驻守的弟兄恐有误会开罪之处，反多不便，故此必要派人出入护送，绝无他意。"

续命神医万柳堂跟着向泗水渔家简云彤一点首，简武师已听见万柳堂的话，自己也很愿回去，因为这次自己奉多指大师统率泗水飞鹭船队，也怕有什么疏失，无面目去见大师，赶紧来到近前。万柳堂也不用嘱咐什么，回船后只要一看那里的情形，自能了然一切。这时他向简云彤说了声："请简老师回船队照料一切，这里事自有我们办理，不用再回来了。"泗水渔家简云彤立刻答应了声："好吧！"武帮主那里很爽快的派执堂师，执竹符陪同简武师出抱月回廊，竟奔净业山庄外走去。

续命神医万柳堂容泗水渔家走后，向武维扬道："武帮主，我万柳堂有两句话说出来，请武帮主自己忖量，我们全是江湖道中人，就得本着江湖道的习惯和道义来行事。武帮主，这女屠户陆罗锦云在凉星山所为，不仅有背贵帮的帮规，她纵欲荒淫，更招江湖大忌。帮主若说尚无所闻，那实在是违心之言。以武帮主执掌龙头主座，掌全帮的大权，不会不注意到各舵的行为。这位贵坛下的情形，实不能再容她再在江湖上造孽。清理门户是江湖各派中光明正大的事，不独没什么损本门的尊严体面，实足以折服群众。武帮主定要

以赃证来压本帮的众口，不肯立时除掉她，是否也认为她有负屈含冤之处？武帮主若是非叫我们举出赃证来才肯立时处治，这件事我看那么办起来，不大怎么高明。我们这班武林中人，嫉恶如仇，这种恶魔焉能再留她？武帮主何不勉符众意，立时处治。若是非待把她真赃实据拿出来，那一来只怕彼此全有不利，武帮主，你是十分旷达的人，两下各走极端，谁又肯轻于放手呢！”

武帮主沉着面色向万柳堂说道：“万堡主，这种说法，我武维扬实不敢承认。我历来作事独断独行，最怕他人含着要挟之意。我帮中弟子干犯帮规，是开罪江湖同道，我武维扬必要以公平的处治，绝不肯徇情故意优容，贻凤尾帮之羞，招他人的讥诮。陆罗锦云既犯帮规，又招外派的仇视，我焉能为她一人破坏我凤尾帮的威名，得罪于武林同道。只是净业山庄不是我正帮规之地，陆罗锦云更多方狡辩，要请淮阳西岳派给她个真赃实犯的证据，空口这么诬蔑她一个居孀的女流，死不甘心！万堡主，我倒不肯信任她这种狡诈欺人的伎俩，我倒要以我凤尾帮的帮规坛戒来给她个口服心服，死而无怨。不想西岳派门人竟自认为我武维扬仍存姑息之意，这未免辱我太甚！万老师，今日净业山庄中我不能执行帮规坛戒，我还有何面目忝掌龙头？”

续命神医万柳堂听出武维扬这种说法，依然是不准别人在他主舵上侮及他坛下弟子，遂冷笑一声道：“武帮主，你要想给这作恶多端的女人个真凭实据又有何难？”说话间从囊中取出一纸柬帖，折叠着，万柳堂却用双指钳着一举，反向掌福寿堂的香主双掌翻天崔丰道：“崔香主，福寿堂中陆罗锦云所有的恶行，崔香主为何缄口不言？难道身为凤尾帮退隐香主，就许纵容这种欺天灭理的坛下去造孽，故作痴

聋，不肯主持正义了么？”矮金刚蓝和却没容万柳堂的话落声，隔座招呼道：“万师弟，何必再多事牵缠，你把那纸帖儿当众读一遍，倒叫人家也全明白明白，免得我们落个不能容人的怨言。”蓝二侠发话的时候，那掌福寿堂的双掌翻天崔丰已急得面红耳赤，自己只疑当日夜闯女淫媚所立的供状已被她盗走，万没料到竟落在淮阳派手中。这一来崔丰这里已经无面目见本帮坛下一班同坛师友，连帮主这么不顾一切的要为本帮存颜面，这纸供状一现出来，真使凤尾帮整个帮威断送无遗，只是此时急切之间竟自束手无策。可是帮主对于这件事还知道不清楚，惊惶中只得向万柳堂道：“万老师身为成名的侠义道，对于这样作恶多端的恶魔，固然应该立时诛戮，以维江湖正义，只是还盼望万老师为她稍留一些余地，这网内之鱼，难道还怕她脱出手去么？”双掌翻天崔丰说这话，语带双关，是分明示意万柳堂要稍留他人的余地。

可是崔丰说这话时没有阻挡住万柳堂的当场凌辱，反倒招出本帮人责难，天罡手闵智那里已经怒不可遏，怒目向双掌翻天崔丰道：“崔香主，本帮坛下弟子，身犯帮规，自有帮规处治，江湖道上哪一门哪一派也难免有不肖门徒，贻羞门户。我们不过对朋友面前稍致惭愧之情，表示我们统辖无方而已，难道我们真为一个坛下弟子就把整个凤尾帮的威名不要了么？”天罡手说到这扭转头来，不再理那掌福寿堂香主崔丰，径自向武帮主道：“现在不便为这些事径自耽延，这里尚有人向淮阳、西岳两派成名的师父们领教，请帮主尽管向他两家担承一切，赶紧把陆罗锦云押下去看管，淮阳、西岳两派有认为处治不当，尽管请下来，以武功一分曲直，我想现在也只有这么办爽快吧？”

天南逸叟武维扬道：“很好，正合我意。”续命神医万

柳堂阴沉着面色，冷笑着道：“这倒是最后一着。不过，闵香主你就先别忙，有你闵香主这种万全的处断，实在高明。动手是爽快的办法，现在你可先等等。”说着已把二指所夹的纸帖抖开，向武维扬面前一递道：“请武帮主把这字帖儿看完，任凭你们斟酌，我们彼此心照就是了！”武维扬伸手接过去，这时八步凌波胡玉笙、青鸾堂香主闵智，一左一右的从旁边也随着看这纸帖。武维扬把这字帖看完面色铁青，双眉一挑，面笼杀机，胡玉笙和天罡手闵智变颜变色的气沮神丧，双掌翻天崔丰却低着头不再抬头。天南逸叟武维扬向万柳堂一拱手道：“万堡主，厚爱我武维扬，我愿领盛情，万 堡 主 请 坐，我好发付她。”万柳堂依然冷冷的说了声：“任凭尊便。”转身归座，不再管他。

天南逸叟武维扬把那纸帖带怒递与了欧阳尚毅，厉声向下 喝 叱 道：“陆罗锦云身犯五不赦帮规，本应重刑立时处治，只是我这净业山庄岂容她玷污？由刑堂师吴 青 押 赴 刑堂，立时亲手处治，以她的血发速来验刑，陆罗锦云敢再发一话，立时乱刃分尸！”海鸟吴青立时躬身答了声：“弟子尊谕。”随向淫孀陆七娘喝声：“快谢帮主的慈悲，走！”

女屠户陆七娘此时可不似先前那么镇静，竟 不 敢 不 尊帮主的口谕。面色由白转青，两道秀眉一蹙，两只媚人的妙目，含着一汪泪水，向上叩了个头，很爽快的站起，咬着银牙，恶狠狠瞪着淮阳、西岳派这边，一跺脚，转身向海鸟吴青说声：“走！”海鸟吴青乘她一转身时，已把扔在地上的绳子抓起，绳子衔在口中，以敏捷的手法转到淫孀陆七娘的背后，猛然把女屠户的双肩给拢过来，倒背着给捆上。淫孀丝毫不敢挣扎，只扭头瞪了吴青一眼，由吴青押着向净业山庄外走去。淫孀陆七娘这一被押赴刑堂处治，谁也认定刹那

间玉殒香消，为江湖中除一大害，哪知这淫孀又获得机会，把吴青蛊惑得饱尝脂粉香，陷入迷魂阵，逃出连环坞，揽腕入江湖。

海鸟吴青这一把淫孀陆七娘押赴刑堂处治，抱月回廊中的淮阳西岳派这边，差不多全知道夜入福寿堂的事。可是凤尾帮这里一干帮匪，多是十分惊诧怀疑，认为帮主态度变得离奇，方才还破出双方翻脸，现在竟终于答应了人家的要求，这未免过形示弱，竟自这么处置陆罗锦云。何致就凭这么一纸柬帖，置凤尾帮的帮威于不顾？一个个是敢怒不敢言。可是武帮主这时面上的神色十分可怕，沉着面色，双眉紧蹙的向淮阳派掌门人说道："王老师，我凤尾帮中出此败类，实为全帮之羞，我武维扬已难忝颜再掌龙头主舵。现在想不必再事耽搁，我们两家的事最好早作个了断，方才为了这个败类的耽搁，致使庵主未能把西岳派武术精华发挥出来，叫我们也可多些见识。我还要请庵主多留两手绝技，我武维扬很愿讨教讨教。"武维扬又作这种故意挑战的话，分明是仍然对于慈云庵主亮剑要斩陆七娘的事不能释怀。

鹰爪王却深愿他这么负气讲话，自己听到师弟万柳堂的报告，内港口所见的情形，十二连环坞中形势险恶，也深愿及早脱身，遂答道："武帮主不必过谦，武林中哪个门户保得住不出败类，这倒不必介意；我也想我们两家的事早作了断，最好不过。庵主的武功实为武林中所仅见，这倒还值得武帮主赞许。请庵主再下场印证印证，倒没有什么不可，我王道隆也正想和帮主请教请教……"鹰爪王的话说到一半，突然从南面花棚下飞纵下一人，身形巧快，起落之间，已到了抱月回廊前，所有抱月回廊中群雄没有不对来人注意的。这人身躯这一停住，这才看出是天凤堂主欧阳尚毅。他是追赶献淫孀陆七

娘那人，只是一点敌人的迹兆没有；因为有意外的事发生，顾不得再搜寻敌人的踪迹，赶回净业山庄，来到抱月回廊前。

金雕堂香主八步凌波胡玉笙正因为外三堂执役的人不够用的，调拨外三堂的弟兄入净业山庄，方吩咐完了，正返回抱月回廊的一刹那，天凤堂香主欧阳尚毅已到。胡玉笙一看欧阳尚毅的神色不对，就知道他是有紧急的事，赶到近前，把欧阳尚毅拦住，低声问："师兄有事么？"欧阳尚毅匆遽的先不答胡玉笙的话，反问淫孀陆七娘的事。胡玉笙略说这里的情形，欧阳尚毅不容胡玉笙说完，忙把话截住道："好吧！这件事无关大局，胡香主赶紧禀报帮主，凡是十二连环坞中水旱卡子上的香主舵主，立时归舵。"这时忽的天空中又飞进四五只信鸽，一只接一只的投向后面。欧阳尚毅复说了声："报告帮主，凡是归舵的全要到后面领了本座的命令再走。并且叫沈阿英、沈阿雄速到天凤堂，取六面竹符听用。"说完这话，立刻扑奔了抱月回廊的西南角箭道。八步凌波胡玉笙疾遽的走进了抱月回廊，径趋帮主武维扬面前，躬身致礼后，转身向在发话的淮阳派掌门人拱手道："请王老师先略等片刻，敝帮这里有些小事分派完了，立刻请教。"随向龙头帮主低声说了几句，武维扬的神色越发有些不安，遂向下传令道："千丈岩、乌鸭嘴、万树林、白石湾、金雕堂，南北两路、内港四舵，各舵主立时归舵。"

命令一出，立时有十位舵主离座，全默不作声的立刻鱼贯而行的转到帮主座前，全俯首躬身的向上说了声："领帮主的训示。"天南逸叟武维扬向下说道："在未归舵之前，先到后面向天凤堂香主领训。"这十家舵主俯首躬身的答了声，立刻相与转身走出抱月回廊。赶到一出回廊，各自把脚步加紧，径奔西南角箭道。这种情形令淮阳、西岳派看着，

全认为凤尾帮这方面不是另有诡谋，就是另有他本帮中的变化。这种情形于淮阳、西岳派十分不利，鹰爪王也打算早作了断，以能退出十二连环坞为是。慈云庵主以佛门修为多年的高僧，早已看出凤尾帮隐伏着未来大患，自己现在已照知武维扬有各走极端的表示，索性和他说翻了，从他身上把两下的事以快刀斩乱麻的办法来解决。

西岳侠尼乘着那突然奉命归舵的众舵主走出去之后，方要站起发话，哪知座上的少林僧金刚指慈慧禅师突然站起，向天南逸叟武维扬道："武帮主，老衲对于两家老师父们以武功较量的事，有一点意见，要在帮主和淮阳西岳派掌门人前饶舌，是否有当，请两下裁议。武帮主，你看天气这么恶劣，少时这场雨恐怕脱不过，何况天色已然不早，双方的人才济济，在这种地方谁不愿一显身手，只是漫无限制的比较下去，没了没休，只怕过事牵缠下去各有不便。老衲想，现在何妨两下规定一下，以三阵赌输赢，强弱胜负立判之下，各守前言，两家事也好立时解决。老衲是局外人，这么办不知大家意下如何？"

武维扬尚没答出话来，那活报应上官云彤把手中的大铜烟袋锅儿往鞋底子上磕了磕，这人是酸狂到十分，抱月回廊上净无纤尘，这净业山庄又是花木丛生，浮尘不起的地方。他从入座，这杆旱烟袋锅儿的抽个不停，烟锅儿里的灰儿在他脚下布满，依然还是浓烟缕缕喷个不休。这一来所有和他接近的，没有不厌烦这种放肆情形，只是他是座上客，谁也奈何他不得。此时活报应一边磕旱烟袋，一边却抬起头来，紧接着慈慧禅师的话风答道："大和尚的话十分有理。这么办比较爽利得多，本来要是这么挨个儿的厮拚下去，不知要缠到几时。客不去，主不安，迟早的把这件事弄清楚了，我们

也好各奔各的前程，各赶各路。只是我可不知大和尚要怎么分派这三阵，这三阵是不是以一种功夫作一阵，以一人作一阵呢？我这人在江湖上跑久了，把江湖习气染了个十足，按打把式卖艺的讲话，说明白了比练明白了强。咱们索性把它全讲在头里，回头各凭所学去一较高下，那时各自认命没有什么纠葛，大和尚你说是不是？再说大和尚你是局外人，我这穷酸也不是局内人，既往河边上凑，就有跳河心！既搅合到里来，摸摸头顶有一份，为谁来的自己心里明白，说屈心的话是匹夫，不给人家卖两手也对不起自己呀！大和尚，有高明主意自管提出来，准有接着的，大和尚请你划道儿吧！”少林僧慈慧禅师被他这番似诙谐讥诮的话，说得十分愤恨，只是此时哪有斗口的工夫，遂怒目相视的说道：“我倒要宁担越俎代庖之嫌，把两家的事作个了断吧。我们以每阵一种功夫，不限人数，只要能够下场子的只管比试，只要能分最后的胜负，作为净业山庄之会的诺言。这么办我们与会的人既可各尽所长，各展所学，我们这么办比较爽快吧！”

这时西岳侠尼突然说道：“老禅师，这么办很好。大约禅师胸有成竹，何妨说出来，我们也好量力领教。”

矮金刚蓝和一旁发话道：“这花棚前留下没较量的两种绝技，大约全是单为少林名家、武术正宗门下的绝技，武林中太少见，这两样已足镇慑住我们这班忝列武林的朋友了。大和尚还有什么绝技，索性一同搬出来，也叫我们多长些见识。”少林僧慈慧禅师愤然说道：“我们现在不必再弄这种舌剑唇枪。老衲既要了断两家之事，尚敢一力担承。那花棚前没动的两种功夫，不过是武林中操练手法，和轻功提纵法的一种，那也算不得绝技，只有刚入门墙的后辈不识这种功夫的练法吧。燕赵双侠在武林中已负盛名，这种小巧游戏的

功夫不值一顾。老衲只想和双侠较量一下，不知双侠可肯赏老衲这个脸么？”

在少林僧说话的工夫，这淮阳派这边的群雄是一排往北挨次的坐下来的，抱月回廊是形如半个月轮，往北是往东北儿过来，往南是往西南儿过来靠身后的墙上。前文已说过，有开凿百古窗子，有焦叶形的、有圆形的、有八角形的。廊子后，虽是正通着净业山庄的精舍，可是从窗口望去，后面的形势一些看不见，并且连那往后面去的人也不容易看到，只有看到泉阴清凉的花木。那小侠祝龙骧因为方才较量飞刀换掌，自己出了规矩的暗使坏招儿，叫万师祖申叱着退下来，更怕掌门人再不饶，当着这么多人挨了申叱也觉得难堪，翻回来时，匆匆的溜到紧末尾一座，竹儿椅虽然空着，可不敢去坐，却把小龙王江杰唤过去，两人躲到后墙一扇焦叶窗下，窃窃私语着，一面却想偷窥后面的情势。这两个鬼灵精似的，因为往后面任什么看不见，方才那欧阳尚毅神色不安，匆匆走进了后面，更想察看一下，只是众目之下，不容易出去，自己这边的人全背着身子，只是凤尾帮那边全是面冲着这边，只要稍有特别的举动，他们那边一发话，事情就算满砸。这两人一边商量着，一边往这边不断的察看。

那小龙王江杰是初入门户，却有些初生之犊不畏虎的勇气，他反比小侠祝龙骧的胆子大。这一来，小侠祝龙骧心想这正好，索性有任什么不明白的替我挡着头里，索性我架弄他溜出去，多少把后面他们鬼鬼祟祟的情形查明，也算一件功劳。这小侠祝龙骧原就够坏够惹事的，如今又搭这小龙王江杰，更要给师门惹事了。只是他两人这种神情，哪瞒得过凤尾帮中一干久走江湖的帮匪，暗中已有人注意他们举动。小侠祝龙骧见这时那大和尚已是发话，知道已到了群雄较技最

后关头，这一互争最后一局，也是两家成败的关头。淮阳、西岳派两位掌门人和武师们也全是神情紧张的注视着，风尾帮一干帮匪也是一个个全神贯注的，听着两下里的最后决定。

小侠祝龙骧认为这正是时机，不便把他错过，向小龙王江杰一打招呼道："小师弟，趁这时还不干一下子，就没机会了，姓欧阳的已到后面，连调走了十家舵主，这种举动可有危险。小师弟，别的你不懂，现在咱们在虎口里，真要是被人家再用一个阴谋诡计就够咱们受的。我不能出去，因为和他们脸太熟，师弟你趁这时溜出去，掩到后面偷着查看一番，就是被他们撞见了也没什么要紧，反正你是才入门的弟子，谁也不能怪罪你。你只说是爱看这山庄的景色，也不致就敢对你怎样，师弟要走快走，爽利点。"小龙王江杰是欣然从命，答了声："我没把这群小子们放在心上。"小侠祝龙骧低低答了个"好"字。这时正是那少林僧不愤追云手蓝璧的话，反要单身和他较量几阵，小侠祝龙骧横截着窗口，小龙王江杰一伏身趁着祝龙骧给他遮蔽着身躯，就要纵身往外蹿，忽然从对面花阴中发出一声轻叱："打！"两人这种时候，不敢过形闪避，可是在这种轻微喝"打"声中，祝龙骧头顶上、小龙王江杰的胸口上全被打中。唯有祝龙骧头顶上这下，挨的最重，虽吃了这种苦子，亦依然不敢出声。江杰被打较轻，这种东西竟落在了蕉叶窗口上。

祝龙骧是一个最不能吃亏的少年，在燕赵双侠门下更是得意的弟子，武功机智全比一般少年高，此时明是遭人暗中算计他，存心给他吃苦子，居然知道利害关系，丝毫没带出一点形色。打自己的仅是一片小小的树皮，能够打的这么大的力量，自己明知暗中这人绝非平常的身手。小龙王江杰

把打他的那个东西信手捡起来，竟是一个纸团，江杰伸手把它打开，是一张信笺和一块灰片。这信笺上写着两行朱墨字，小侠祝龙骧心里一动，立刻低说了句：“师弟，留神！别叫他们看见。”仍然背着身子把这纸字柬接了过来。字写的潦草，祝龙骧可也是将就能认出一半来，看到末尾的名字，吓得赶紧折叠起来，向小龙王江杰道：“师弟，我们两下打还挨得很值得。师弟你还在这里别露形迹，我去报告掌门人。”江杰再问什么事时，小侠祝龙骧竟不答，转身绕过了这排座位，匆匆来到掌门人面前，说了声：“师爷，徒孙想起一件事来，在东平坝遇见赵老师，给师爷留了个字帖，徒孙太荒唐，竟没交给师爷，这时才想起来。”说着把手中扣着这纸柬帖展开，先就自己面前用两手把字柬舒展着，字迹正对着掌门人，眼却向自己两位师爷盯了一下，叫他们注意。

鹰爪王见祝龙骧突然跑到面前来，口中说的话全是信口编排，就知道他有什么作用，赶到他亮出这张字柬来，鹰爪王一看这种笔走龙蛇迹行书字，已认出是师伯铁蓑道人的字迹，及一看上面的字迹，怦然心惊，伸手接过来，这字柬上写的是：

劫运来临，大数难逃，任他雄心不死，空劳巧计千条。清风碧竹，还不远隐高蹈，迟疑不退，要看到鬼惨神愁，山崩海啸。

铁蓑飞柬

这形如道情的字柬，鹰爪王接过去，向祝龙骧说了声：“好！去罢！”也不问他是怎么得来的，随手递与了万柳堂。万柳堂已看了大半，因为事情紧急，少林僧故用恶语向燕赵双侠挑战，遂把这字柬斜身举着，向贴近这几座老师们

一举，为是免得追云手蓝璧、矮金刚蓝和负气和少林僧动手，这少林僧不可轻视，经这一拦，好叫掌门人答话。其实经小侠祝龙骧把字柬往上举时，燕赵双侠和续命神医万柳堂，已在锐利的目光一扫之间，早已看见字柬上，末尾是铁蓑飞柬四字，要不然燕赵双侠早不容少林僧恶语相加了。此时掌门人鹰爪王又把这纸柬举着给大家看，燕赵双侠知道本派前辈飞柬传书，事关重大，这才耐着满腔的怒火，听掌门人的办法。

铁蓑道人这张纸柬，凡是和鹰爪王一排坐着近的，全看明白，尤其是西岳侠尼慈云庵主更是担心，知道祸起于顷刻，祸延眉睫，眉峰紧蹙。好在鹰爪王已然站起，祸福所关，他或者早谋退步。淮阳派掌门人鹰爪王把字柬递与万柳堂，随向少林僧慈慧禅师说道："老禅师为少林派得道高僧，这次十二连环坞净业山庄之会，是以武会友，我们总不要背了江湖道义。老禅师何必点名叫姓要和燕赵双侠较量？老禅师未免失当。我们武林中谁也不敢说尽得武林绝学，各有所长，各有所短，从一下场子起，任凭各人所学去较量。如今老禅师愿把两家事一力担承，我王道隆感激不尽。老禅师乃得道高僧，当不至昧于眼前情景。天有不测风云，何况天时不早，风雨将至，老禅师把两家的事早作了断，正是识天的人情，更可不必多事牵缠，快刀斩乱麻。我们不如三阵赌输赢，只要老禅师划出道来，我王道隆率一班师友舍命陪君子，绝不叫老禅师失望，拙见如此，老禅师以为如何？"

少林慈慧禅师尚未答话，活报应上官云彤突然哈哈一笑道："好！爽快人办爽快事。有少林僧包办两家的事，就有你这淮阳派掌门人快刀斩乱麻的办法，这三阵赌输赢大约这位大和尚也包办了吧？我们愿闻其详！这时全说完

了，免得节外生枝，大和尚这一阵是怎样较量呢？”少林僧慈慧禅师对于淮阳派掌门人鹰爪王、西岳派掌门人慈云庵主倒没有仇视之心，唯对于活报应上官云彤和燕赵双侠恨之入骨。在方才一发话时，已没安着好心，因为燕赵双侠已显露过身手，他安心想当场折辱双侠，叫他弟兄出不了净业山庄，他要以少林绝技点名较量，不料阴谋却被鹰爪王说破，只好等下场子之后再说。少林僧对于这三人绝不甘心，对于鹰爪王的要求以及上官云彤的话带着冷笑的神色答道：“上官老师，淮阳派掌门人，老衲是佛门弟子，只求消灾弭祸，哪敢妄动无名？既是掌门人愿意三阵赌输赢，很好！就这么办！老衲不过会一些俗浅的功夫，哪敢妄谈绝技？现在就比场子中掌震古灯檠和罗汉束香桩这两种平常的功夫。最后一阵，老衲在少林寺中练了些年荡魔护法的方便铲，要在老师父面前领教领教成名的兵器。不过话也讲在头里，这三阵老衲情愿先和老师们会会，可是老衲绝没含着恶意，佛门弟子不打诳语，如今武林中象淮阳西岳两派，实有领袖武林的威望，能够和贵派争雄的还有何人？我少林门户虽是为武林所宗，也没有贵两派人才济济。老衲是趁着这净业山庄之会，和领袖武林老师父们领教领教，以免遗憾无边。我可不能反客为主，和武帮主无论交情怎样雄厚，不能摆断凤尾帮的事。老衲这三阵无论领教得了领教不了，凤尾帮中的老师们愿下场子的，老衲也不敢阻拦。我们这三阵以最后之胜负赌两家的命运，那只好不限人数了。”

鹰爪王看了看西岳侠尼慈云庵主，在这时微点点头，鹰爪王明知是答应少林僧这种办法，凤尾帮中一般香主，也未必甘心。可是这少林僧所说的最后一阵，以方便铲会会群雄，实怀恶念，恐怕最后这一阵，定要血溅净业山庄，只是

就目前形势而论，不拼最后的生死，对方绝不肯轻轻罢手，只得依然答道："很好！就如老禅师的办法。"抬起头来又向天南逸叟武维扬说道："武帮主对于老禅师这种办法，可还有异论吗？"

天南逸叟武维扬答道："老禅师息事宁人，我武维扬感激不尽，我哪能不尽人情，再有什么异议？何况王老师要作归计，我更不敢稍有留难之意。"说到这，鹰爪王忙拱手道："武帮主这倒承你让步了。"说到这不再等他答话，又向少林僧慈慧禅师说道："老禅师，我们一言为定，先较量哪一阵？"

少林僧慈慧禅师已经站起，向鹰爪王说道："我们第一阵掌震古灯檠，第二阵罗汉束香桩，第三阵较量兵器，这样王老师看好吗？"鹰爪王道："但凭尊便！"少林僧慈慧禅师跟着说道："哪位老师和老衲较量第一阵，老衲先行一步了。"说罢，大洒步走出抱月回廊，少林僧这种狂妄情形令人难堪。

这时凤尾帮龙头主已派人下去把北边花棚前的两种布置安排好。第一阵的掌震古灯檠，是五个矮茶几，分五个方向放好，相隔一丈五尺远。每个矮几上一盏古铜制的灯檠，这五盏灯形势奇古，绝不象近代所用油灯的形势。灯高有一尺二寸，灯盘比较平常的也大，灯焰齐起，四周花瓣形的有叶子抱拢着；式样既古，铜的颜色也十分斑剥，五盏灯已经燃起。第二阵的罗汉束香桩也早预备好的，四盘子南海旃檀香，每盘是十六束，每束香高一尺六寸，粗和茶杯口一样；外面的纸封已完全去掉，每束香上下满全用红丝线系着。这种旃檀香，是广东南海的特产，是佛门供养的上品。这时那执役的弟子们，在本帮师父指点之下，把这四盘子六十四束

香，完全按着八卦桩的式子，在北面花棚这边摆好。每束香全是相隔一个步眼，纵横进退，全是不差分寸。这罗汉束香桩一摆好了，淮阳派这边一班武师中倒有大半没见过的。这种旃檀香，任凭怎样好，它总是供佛的香，并且还是浮着树立，在地上要在这旃檀香的顶子上，行拳换掌。这种功夫在武林中堪称绝技。淮阳派本门中有竹刀换掌，已经是一种独步武林的功夫；就错非有轻功绝技的不能练。可是那竹刀虽是刀尖子向上，下边可是埋在地上，还容易借力。现在这罗汉束香桩浮摆浮搁，没有多大力量，只要稍一着力，不是把旃檀香点断了，就是把它带倒了，大家没有不担心这种功夫是淮阳派成败的重大关头。

这时少林僧慈慧禅师已经从抱月回廊上走下来，看着这两种绝技的布置全布置好了，凤尾帮那边也全在那全神贯注的看着下面。这位少林僧回身合十向抱月回廊上一抱拳道：“哪位老师父下来？咱们互相印证印证。”

慈慧禅师话方出口，淮阳派掌门人已自站起，答话道：“王道隆不自量的要和老禅师讨教第一阵，掌震古灯檠。”话才出口，那续命神医万柳堂、西岳掌门人慈云庵主全站起来，全要在这最后三阵和凤尾帮一试身手，决胜负，争荣辱。哪知少林僧是一个睚眦必报的，见所立起的还不是他意中人，口中喃喃自语：现在任你装痴装呆，老衲焉能叫你好好出净业山庄！和尚虽是口中自语！可是目光却瞬着淮阳派中一人。

续命神医万柳堂原本因为十二连环坞的形势险恶，这三阵是最后关头，不愿意先叫掌门人下去。这时一看这少林僧的情形目光只向这边，带着轻屑的神色注定一人，万柳堂心中一惊，知道这少林僧暗中叫阵的这人，这头阵全非所长，

更知这少林僧已生嫌隙，叫他一出去非毁在净业山庄不可，容他站起来就拦不住他了。万柳堂连话也来不及多说，只含糊说了句："我先下去见这头一阵。"脚下一点，飞纵出抱月回廊，落在了少林僧的面前。这正是笃师门之谊，重门户微名，虽未能操必胜之券，甘当艰巨，一试武林绝技。只是追云手蓝璧依然没脱过这步劫难，运数使然，徒唤奈何耳！

续命神医万柳堂以师门之谊，不愿淮阳派中成名人断送在净业山庄，自己要以一身所学，能保全一个算一个，毅然飞纵出抱月回廊。这时少林僧却只微微含笑向万堡主道："万老师肯这么慷慨赐教，老衲欣幸万分。万堡主先赐教哪一种功夫？老衲愿奉陪。"续命神医万柳堂忙向少林僧道："我们先试试劈空掌，掌震古灯檠如何？"

少林僧答了声："好！愿如尊命。"立刻一僧一俗同奔南北棚前。这里只要一布置好了，就不容别人再往这里站立。所有执役的人全远远的站开伺候着。

这时续命神医万柳堂来到这摆好的古灯檠前，看到这灯檠闪烁不定的灯焰，心中一动，因为这时天色变得厉害，微风阵阵，灯上的火焰哪会稳得住，默念：这种时候哪能较量这种功夫？灯焰不稳，掌力上大有出入。因为施展这种内家掌力，没有精纯造诣，不下刻苦功夫，不能用内力的，不能发这种掌力；掌力不到力先到，能够凭内家真力，掌力离着人数尺，能把你震出去，掌近人一尺内，能伤及筋骨；掌离寸许，能致人于外皮不伤，立时毙命。这里可得分功夫、论火候、有真传、得秘传，功夫下的年月多的，掌下就重着一分，毫厘之差，生死立判。象这种空掌法，淮阳派中倒有几位能够运用的，不过也要看个人的造诣。象淮阳派掌门人的大鹰爪力、西岳侠尼慈云庵主的沙门三十六式、燕赵双侠的错

骨分筋手、万柳堂的绵掌，虽是师承派别没有出入，可是个人造诣就不同了，万柳堂从一见欧阳尚毅施展出少林嫡系功夫，就知道这少林僧不易对付，实是劲敌，早存戒心。掌门人鹰爪王和慈云庵主更所见相同，全十分注意着他。所以一下场子来，掌门人和庵主就想亲自承当对付他，因为对于同门师友中是否能应付他没有十分把握。及万柳堂闯出去，鹰爪王和庵主只得坐下去。

万柳堂腹中暗暗打主张，我要不能在掌力上特别显出功夫来，仅仅能应付下来，也觉得于门户无光；只是要想胜过少林僧，大非易事，自己要用五行真力，来和少林僧一较高低。这种五行真力，即内家掌法中所用的心肝脾肺肾。挟这种掌功的，致对手于轻重生死之伤，咸由自己之力来断定他，自己发的是肺力，掌到对手的身上，就能伤到他的肺气。最重为心肾之力，当时能够把敌者致于死地。不过有这种造诣的实不多见，读者难免对于这种功夫近于妄谈。我们不妨把近代技击家盛传于国术界中的事来印证一下，读者就知道武林中尽有饱学奇技，传者难，而得者亦非易事。

国术家李瑞东，病鼻，掌家多名其鼻子李，工太极拳，有精纯造诣，为北方太极名家杨露禅之徒孙，（师王兰亭）瑞东更曾亲赴太极拳发源地河南陈家沟，探讨太极拳之真谛，以此李瑞东之太极拳名震国术界。八卦门周祥，亦为武清县人，与太极李过从甚密，一日互相印证所学与功夫之造诣。李瑞东戏令周祥坐石板上，谓之曰：“师弟，余以掌心之力能将你提起，汝信乎？唯须闭尔目。”周诺之，瑞东声喝：“起。”周祥立觉被提悬空，如腾云雾，复喝：“落。”周祥复觉由数丈处疾坠，知身并未离石板，实则自身之气血随瑞东之掌力起落焉；是知武功有深造诣者，气能催人气

血，信不诬矣。然以李瑞东之造诣，终亦死于此道。民五腊月间，李寓旧京，以门弟子流品不齐，炫耀构煽，竟以贾祸。有隶模范团之军人访李，故诋太极拳功用，李婉言太极拳为性命双修之术，更与之揉手。军人以依李之“揽雀尾”进招，佯为不信，掌深入于瑞东肋际，骤施“双撞掌”。瑞东未防有恶意，竟为所中；三日后李竟死于京寓，军人亦脱籍南去。以李之造诣，尚不能免于祸，故国术家最忌轻炫轻露。近代国术家之轶事尚多，本篇中不便列举，暇当另文述之。把闲文抛开，赶紧交代这净业山庄较技的事。

续命神医万柳堂围着这位列五方的古灯檠转了一周，一半是细看看他们灯檠矮几，提防他们暗算手脚，一半是察风向、辨距离，在不经意的和少林僧口中搭讪着，已把那五架古灯檠连矮脚几全问了问，没有浮动的地方。这种功夫，是怕灯身不稳，能够缺去些许力量，少林僧慈慧禅师何尝不明白万柳堂的心意，围着这矮几转了一周。万柳堂向少林僧道：“老禅师请先赐教，我不怕老禅师笑话，先瞻仰老禅师的手法，也好学步邯郸，我想老禅师一定不吝赐教吧！”少林僧慈慧禅师合十答道：“万老师这可过谦了。我们随意的较两手小巧之技，何必再存这许多客气？老衲不才，倒可以先试试，只是三阵较量，老衲冒昧说出来的，怎好还那么狂妄？还是万老师先试试掌力吧！”万柳堂是心想先看看，他究竟功夫上到怎样火候，依然不肯就上去。

这时抱月回廊上，忽的有一人走下来，向少林僧招呼道：“老禅师过分的客气，万老师也太以的自谦，我先来献丑，藉作抛砖引玉吧！”万柳堂一看下来的是福寿堂的绵掌仇文豹，忙答道：“这位香主肯赐教，是幸会的很，万某愿承教益。”

绵掌仇文豹道："万老师不要客气，我是见猎心喜，至于功夫上可没有什么把握，我试试看。"绵掌仇文豹走进了位列五方的古灯檠当中，万柳堂和少林僧全往后退出数步去。这种功夫，看着没有什么，是个人运掌试力，只是这种内家掌力，用的是劈空内力，你若是正当着他掌风，能够立刻被他掌风震动，所以连少林僧都避开。绵掌仇文豹立刻向万柳堂一抱拳，更向少林僧慈慧禅师一拱手道："我武功不到的地方，二位老师指教。"说到这，在古灯檠当中转了一周，却把身形往下一塌，亮开掌式，身形疾走，左右回旋。万柳堂见他开的掌式，是劈挂掌，这种掌法倒是没什么惊人的地方，只是经他用起来，十分惊人，身形走得十分疾，只这刹那间已盘旋了两周。

续命神医万柳堂是退到花棚子檐下，这较技的古灯檠完全摆在南面花棚前，是在尽西首，也就是接近抱月回廊这边。续命神医万柳堂随意的往后退避着，估料避开他运用掌力所及的地方，这才不经意的径自来到花棚下，是面北背南站着，就这样，还把贴近花棚的一架矮几的正面闪开。这时绵掌仇文豹已然一个斜挂单鞭式，往正西这面的一盏古灯檠前一扑，身形十分疾。扑的疾，撤的也快！一进一退，反撤出六七尺来。从左往后一个翻身，脚底下可随着反往下一欺，又进了一步。一掌发出，正西这边这盏灯焰应手而灭。

这时绵掌仇文豹的手底下依然是行着拳，身形展动，从北向西的势子，折转往南翻身疾走。他这种巧快轻灵的身手，看不出他用意所在，觉得他有霞黛炫露之意。其实万柳堂在他发出一掌之后，不连着发第二掌，就是有些明白了。赶到仇文豹倏然的从西往北，行拳换式，可是脚下的进退是非常迅捷。往南圈过来，身形不在当中，却已欺近了矮几，

脚下很快，掌式还在变换着，往东已过了万柳堂面前这架灯檠，更加电光石火般跃进了正东偏东南的一盏灯檠。身形擦着矮几前过去，将到了偏北的灯座前，一个鹞子翻身，更没有往当中一纵，反劈手向当中击去。

这时绵掌仇文豹连灭两灯焰，续命神医万柳堂已了解他这种手法：论真实掌力，他仅能在一点风没有的地方，或者是五尺以内能够运用这种掌力，若象这种天气，他就没有十分把握了。可是他竟用这种取巧的手段，仗着他这趟劈挂掌，实具威力，借着把身形撒开的势子，把掌风和身形夹在一起。凡是他经过之处，带着一股子劲风，把这古灯檠的灯焰煽动；灯焰被他这种劲风带得往前吐去，他却在灯焰没缩回去时，猝发掌力，把这摇摇欲灭的灯焰应手而灭。续命神医万柳堂心中窃笑着。这时绵掌仇文豹已经连击灭了四盏灯檠，只剩了花棚前这一盏，也就是万柳堂所站的地方。这时那绵掌仇文豹正从北面圈过来，可走的是斜锋，一个猛虎出洞式，身形半塌着，往东南一纵，灯焰又被带动，绵掌仇文豹的脚尖点地，还没站实，一个玉蟒倒翻身，随着翻身献掌，向这最后的灯焰横截，古灯檠的灯焰陡灭。可是这绵掌仇文豹掌力却不仅是向着灯焰煽的，离着这矮脚竹几，仅仅五尺以内，击灯焰不够扫，可是这手横劈掌用着十足内力打出去，既劲且疾，最后的掌力完全向续命神医万柳堂击去。

万柳堂任凭怎样精明仔细，也没防到绵掌仇文豹是会有这种不顾江湖道义的行为。这种情形可没有迟缓犹疑的功夫，掌力说到已到，连那挟一身绝技的少林僧，也没想到这绵掌仇文豹会有这种举动。连他掌法力震古灯檠的取巧，全不谓然。不过这种情形，可以归入力取巧打，还能不失武术正规。万柳堂别说是真被他这掌力震伤，就是稳立的身躯被

仇文豹的掌力震动了，全算栽给他。只在这瞬息之间，那仇香主的掌力到，万柳堂突已觉出，才待侧身闪一下，避开正锋，猝然正有一阵风掠过，那花棚外口的浓密藤萝和荼蘼叶子被吹了一片来，有几片大一点的叶子，直向绵掌仇文豹的脸上扫去。这阵风在万柳堂更觉得怪异，从自己左肩头削下来，自己把要闪避的身躯只好挺住。可是绵掌仇文豹的掌力无形中懈了力，万柳堂依然纹丝不动，外形上不过出于偶然的一点小事。那绵掌仇文豹竟自暗施辣手，反倒被两片花叶子扫在脸上，如同用锋利的针给扎了一下似的，一纵身已纵出去，目注着花棚，看花棚上下绝无异状，十分的怀疑，只是吃了这个苦子却说不出口。

万柳堂也不禁回头往花棚上看了看，虽是骤然间没有迹兆可寻。已了然暗中又有异人相助，不禁向绵掌仇文豹说了声："仇香主，你好厉害的掌力！"仇文豹脸一红。万柳堂经这一来，越发知道现在只有放手去作，凤尾帮上下一心怀着恶念，不作殊死之斗，不容易出十二连环坞了。

绵掌仇文豹脸一红，遂慨然道："万堡主，我不能亲自在你掌下讨教，遗憾无穷！我留着这景仰之心，将来或许有再会之日，万堡主，我们再会。"

续命神医万柳堂微微一笑，也不便再说什么，只好抱拳拱手说道："仇老师父请吧！"跟着回身向少林僧慈慧禅师说道："老禅师，可否一展身手？再叫我万柳堂长长见识。少林僧慈慧禅师却因绵掌仇文豹的行为不合江湖的规矩，失了福寿堂香主的身份，本不愿先行动手，原想要看看万柳堂的功夫，此时倒不好再推托万柳堂的请求。双手合十向万柳堂一施礼，遂说道："万堡主既是一再相让，老衲恭敬不如从命，功夫有不到的地方，万堡主多多指教。"说到这，少林

僧且把肥大的僧袍脱去，里面是短小的僧衣，更把两袖管挽起。

万柳堂对于少林僧这种情形，倒十分折服他，掌震古灯檠，全凭掌力，绝不肯借衣袖的风力，这就是名家动手，绝不肯叫人看出取巧来。少林僧更不再答话，移动身躯，已走到位列五方灯檠的当中，所站的地方和各个矮几全离着七尺多。少林僧又向万柳堂说了声："老衲献丑了！"所有被击灭的灯檠早经执役的重新燃起。这少林僧身躯往下一塌，双掌挥动，略略的展动招术。见他用的是少林基本功夫，十八罗汉手。从他第一式开招连用了两个式子，不过掌力所打的地方全是奔古灯檠的空档，这种掌力发出来，虽然他是朝着空处打，在万柳堂眼中已然看出这少林僧实有上乘的造诣。掌虽劲疾，万柳堂故作不经意的往后退了两步，暗暗的提防遭他的暗算。这少林僧的第三掌往正东的一盏古灯檠击去，这一式用的是"排山运掌"，这盏古灯檠应手而灭。少林僧猝然翻身，"金豹露爪"正面的那一盏古灯檠也被击灭。他这种掌力连运了两式，已现出与众不同。他的身形虽然移动，可是脚下的步眼极准，翻身换掌，他立身处离灯檠远近的尺寸绝不稍差，并且他所击灭的灯焰，连灯蕊上的余丝，也随掌风飞去，力虽大灯檠纹丝不动。这种掌力若是和他对手换招，固然不致容他这么从容运用内力，可是能挡他这种掌力的，必须有内家上乘的功夫，武功稍差的休想和他对手换招。

这时少林僧用十八罗汉的"腿力跌荡"连换了两式，这并不是显露他武术上的功夫，这正是他借机换力，身躯往起略长，身形也转过去，连用十八罗汉手的第九式"雁翼舒展"、十一式"挽弓开隔"又连击灭了两盏。这种情形是不

经意的，最后剩下正南靠花棚前一盏古灯檠。少林僧慈慧禅师，他是少林嫡传的掌法，有三四十年的功夫，连击灭了四盏古灯檠时，自己知道力尚有余，劈空掌五尺内运掌力已足见功夫，今日自己全是七尺遥发的掌力，足以压倒武林，傲视江湖。在最后一掌，灯是在南面，他左拳横搭右虎口，用少林拳开门式往前进了三步，这时已欺近了这最后的一盏古灯檠。不料他猛然一个鹞子翻身，往回下一纵，落脚处已退出七尺来，相隔那南面古灯檠足有八尺远，僧鞋的鞋尖从右往后一滑，身躯陡转，双掌合在一处，面向着古灯檠，身躯往下塌着，成童子拜佛式，猛然双掌齐发，远远的向南面这盏古灯檠击去，掌力往外一推，那灯焰被掌虽击得往外一吐，在摇摇欲灭的当儿，突然从花棚里一股子劲风出来，把这欲灭灯焰给挡回来，这一来少林僧惊慌失措，又惭又悔。他骤然遇到这种情形，绝没想到意外，认为是自己张狂所致，多退出这一步来，掌力竟自不够，自取其辱。在这刹那之间，可不敢稍有犹豫，因为自己所施展的劈空掌力，全用最上乘的打法，最后这一掌灯焰虽没击灭，还不能算自己就栽在人家的手内。左脚往前一步，双掌往外一展，猛然往里一合，掌心向外，用排山运掌的第四式，二次向外推出去。

这次发掌的地方因为他往前迈了一整步，欺近二尺来，已较比先前所发掌力缩回一尺来，就是相距这座古灯檠有六尺，并且更用的是十分掌力，掌风击到古灯檠上，灯焰往外吐出去，眼看着已经应手而灭。可是在这刹那间，花棚微微一动，上面坠下些残枝败叶，那灯焰被里面的风卷回，灯焰摇摆不定的，依然燃起。这次少林僧慈慧禅师已觉出两次掌力被阻，并非偶然，暗中又有能手故意和自己为难，这是第一阵，要栽在当场，不仅无面目再在十二连环坞立足，连少

林寺的威名，欧阳尚毅的威望全被自己断送尽净。在愤怒之余，仗着数十年的功夫还能往下沉，这突然的暴怒，气纳丹田，提中元之气从丹田翻起，贯于肩臂，运掌心，脚下仍然不动，左掌往外一圈，右掌从左臂往里提起，猛然施展“黑虎伸腰”，这次竟用少林掌法中最厉害的手法，吐气同声，“嘿”的一声，掌力随着这声猛发出去。这种丹田之力，直向灯焰打去，正有两片落叶从花棚飘下来，正落到古灯檠附近，灯焰随着他掌力骤灭还不算，这两片落叶被他的这种掌风给打出去，象水一般平，直出去四五尺才落在花棚内。

万柳堂看得明明白白，暗自惊心，少林僧好厉害的掌力，花棚上定隐着江湖异人，只是潜身的地方太危险，只能蒙蔽一时。方才对付绵掌仇文豹，已露痕迹；这次少林僧又吃了这种亏，他焉肯轻轻放过。果然不出万柳堂所料，竟在灯焰击灭之下，少林僧一纵身，已越过花棚前这盏古灯檠，突见他身形一稳，双掌一合，一仰头，双掌往上一翻，往花棚的顶子上击去，口中却喝声：“孽障！你弄得枝断叶飞，还不给我下来？”话声掌声同时发作，这花棚的顶子被他劈空掌所击，“嘎吱吱”乱响，残枝断叶纷纷落了一地，可是上面却没有回声，也没有异状。少林僧哈哈一笑，回转身来，向万柳堂合十施礼道：“万堡主，老衲功夫荒疏已久，叫万堡主见笑了。”

万柳堂此时对于少林僧心存惊惧，见他最后力击古灯檠，掌震花棚，实具极大的威力。此番三阵决输赢，尚不知淮阳、西岳两派能否对付了他，可是暗中戏弄他的人居然仍没被他发觉，已大致猜出定是淮阳、西岳两派的前辈在暗中相助，自己遂向少林僧一抱拳道：“老禅师武功精湛，掌法高明，少林嫡系真传，万柳堂实在佩服。我在老禅师这种武

功绝学之下效邯郸学步，未免贻笑大方，依我甘认败服输。另较第二阵何如？”

少林僧笑了笑说道：“万堡主，你太客气了。淮阳派成功为江湖所宗，自有绝学。万堡主，你难道秘术自珍，不肯叫老衲一开眼界么？万堡主不必过谦，还是赶紧赐教，我们好较量第二阵。”

万柳堂答了声：“好！我这就献丑了。”万柳堂这才以四十年潜修所得，掌发五行力，技惊少林僧。续命神医万柳堂，他的话不得不那么客气，劈空掌焉能不较量？说话间身躯已经转进位列五方的古灯檠，身躯站定，正是这五盏灯的当中，执役的人已把灯重行燃起。万柳堂双手抱拳，向少林僧慈慧禅师一拱手道：“老禅师多多指教。”这个教字出口，掌随身变，身躯往下一矮，施展五行乾元掌，要用心肝脾肺肾，五种内力力震古灯檠。

这种掌式一撒开，果然与众不同。先往东一纵身，蛇行一式，身躯塌着，不往高处拔，走水平线，直冲出六七尺去，往古灯檠前一落，可是并没有发掌力，依然是矮着身躯由左往后一个旋身已转过来，双掌压在胸前，左掌在前，右掌在后。双掌全是手背向上手心向下，双掌的指尖向前，没见他作势，身躯复反的纵回来，这种巧、快，真如行云流水，翩若惊鸿！往下一落，身躯离着西面的这盏古灯檠，有六尺上下。万柳堂猛然左手指尖向上一挑，掌心向外一撤，左掌的力量已经打出去。掌力到了古灯檠的火焰上，把那灯焰打得向西平吐出去。那灯焰似断未断，欲灭未灭之前，右掌随着发出，如封似闭，力发丹田。这一掌打出去，把那左掌击得吐出去的灯焰完全摧灭。这掌式发出去身躯又动转，一个五猛翻身式，脚下步眼一换，往前面赶出两步去，双掌随着身势往

后转时，左掌在右肋下带过去，右掌随着左掌后，半斜着身躯，往西北那盏古灯檠打去。仍然是一招分两式，左掌先发，右掌继出，这式用的是“横架铁门闩”。这双掌发出，力分先后，仍然是左掌把灯焰打的平吐出去，右掌劈空掌力又到，把灯焰完全震灭。西北的古灯檠震完了，双掌随着往左一带，借着甩掌之力，身随掌转，“凤凰旋窝式”转动的身躯，已经又扑向东南。身形起落得快，身随掌进，身停掌发，双掌是“铁锁横舟”，双掌的力量微微一送，向东南这盏古灯檠灯焰吐出去。这万柳堂突然双掌的力猛往外一发，力震出去，灯焰击灭，灯蕊纷飞，那火星子竟被吹出三四尺去。这种力量内力是不算施展的这么如意，连着三次三架古灯檠的灯焰，全是被打得平射出去，可是这盏灯全用两次掌力，然而他两次的掌力并不是从中取巧，招术不同，灯焰受的掌力可一样，这是最难练的地方，也是与众不同的地方。

万柳堂连翻四式，震灭了古灯檠。剩到最后一盏，方向是偏东北，万柳堂身形可没怎样停留，从左往外盘旋，用连环绕步，掌式突变为狸儿猛敲心式，照向最后这盏古灯檠击去。这一手是变八卦掌的八路翻身第八掌，内力主肾，力出命门，双掌齐发。掌力出去，最后这一盏古灯檠应手而灭，可是掌力也以这一式为最劲，灯焰象前四盏那样平吐出去，可是掌力的余劲，竟把灯蕊全震出去。少林僧慈慧禅师正站着的是偏东北这个方向，灯蕊的火花，平飞出三尺多去，落在少林僧的面前，僧袍上也沾了星星点点。续命神医万柳堂掌力发出，人已纵出古灯檠外，抱拳拱手的向少林僧道：“万某掌上没有什么功夫，老禅师你多多指教。”

少林僧慈慧禅师口念着阿弥陀佛道：“万堡主，五行掌力，独迈群伦。实有超群绝俗的功夫，武林中实在少见，老

衲得瞻绝技欣幸万分。我们何妨再较量第二阵。万堡主以为如何？”

续命神医万柳堂道：“老禅师过奖了！罗汉束香桩乃是少林寺的绝技，我说句放肆的话，在贵派中也很少见。我万柳堂实没练过这种功夫，勉强上去只怕徒然贻笑大方，我不敢勉强从命，只好请我们同门中练过这种绝技的来奉陪吧！”

少林僧慈慧禅师哈哈大笑道：“万堡主，你是成名的侠义道，老衲久仰你豪爽不羁，现在这种说法，老衲认为实是违心之论。”

方说到这，那天凤堂香主欧阳尚毅从净业山庄后面出来，神色慌张，直奔抱月回廊。少林僧用手一指欧阳尚毅的背影，向万柳堂说道：“我曾听他当面对我讲，淮阳派能够称雄武林威震江湖，清风堡绿竹塘实有出类拔萃的人物。掌门人鹰爪王三十六路擒拿法，和大鹰爪力已足压倒武林，可是乾山归云堡续命神医五行掌力，和轻功提纵法以及续命的金针，为万堡主的三绝，更有冀南磁州蓝庄燕赵双侠有三种不传的绝学，这全是淮阳派佼佼杰出的人物，我少林派中这点末技，更何足道哉！不过万堡主既然不愿意再较量第二阵，我倒想请蓝氏双侠贵昆仲随喜随喜。他们老弟兄不仅武功出众，尤善辩才，老衲遇见这种人物，老衲哪肯轻轻放过？万堡主自管请，老衲这里竭诚恭候着燕赵双侠赐教了！”

少林僧话一出口，万柳堂暗暗着急，自己很想先把燕赵双侠闪开，不叫他弟兄上场，哪知那少林僧是安心不肯放过。万柳堂只顾自己这一推辞，倒给了他机会，竟自明着和燕赵双侠叫阵，自己话却已出口，不能再更改。这时抱月回廊中追云手蓝璧、矮金刚蓝和全听见少林僧的话锋，明含着讥讽叫阵之意，以这种成名的侠义道，哪肯再含糊。可是这时又

有火上浇油的人，只听见背后不知是谁说了句："姓蓝的这回可完了！"燕赵双侠那种精明干练，平时颇有明察秋毫、鉴貌变色的本领，不过这回是什么人发话，弟兄两人因为全神贯注着少林僧，注意着他所说的话，身后这人发话竟没查出是谁来。那位活报应上官云彤也在说着："人家既叫阵，说什么也得下去比划比划。刀山油锅，也不能含糊，何况是燕赵双侠呢？"

那追云手蓝璧哪能再忍得这种冷语讥诮，霍的站起说了声："蓝老大一脚迈入江湖，就没有含糊过，比划比划有什么！弄好了蓝老大、蓝老二依然扬眉吐气，在江湖中装好朋友；弄栽了，当场找点寒蠢，算不得什么，好在我们这算头一遭。"追云手一边说着，对于上官云彤是怒目而视。那上官云彤这次说完了话，腮边带着冷笑，反倒注定了追云手蓝璧。这时蓝大侠向掌门人略一拱手，更不睬那武帮主武维扬，脚下轻轻一点，已越出抱月回廊。这时下面的少林僧已从南面花棚过来，这罗汉沓桩在北面花棚前，追云手蓝璧扑奔少林僧。万柳堂这时已知道事无法挽回，只好听其自然。

虽说是知道燕赵双侠未必擅长这种绝技，可是武功一道也很难说，自己和他弟兄离开师门，全是三十年的功夫，谁也不敢断定各人又锻炼了什么绝技。以蓝氏弟兄那样身手，也未必就不是少林僧的对手，自己匆匆转回来，正迎着蓝大侠，遂招呼声："蓝师兄，我们这般年岁，不要上了他人的当了，这种地方犯不上意气用事。"

追云手蓝璧点点头，答了声："师弟放心，我不跟这和尚较量一场，他也未必甘心。反正是一样，我毁不了他，他毁我，算不得什么！"说了这话，头也不回竟奔那少林僧的面前走去。这一僧一俗，一上罗汉束香桩，一个虽是佛门弟

子，依然要妄逞杀机；一个是名噪江湖的武师，哪肯受他人讥诮？存亡生死，只在刹那之间，少林僧慈慧禅师见追云手蓝璧来到面前，突然面色一沉，冷然说道："蓝施主，你居然肯赐教么？老衲对于施主你实在景仰万分，来来来，咱们不必多讲无用的话，罗汉束香桩是老衲向施主领教之地，蓝施主请！"

追云手蓝璧见少林僧直截了当的、跃跃欲试的情形十分可恨，对自己轻慢异常，暗骂："好个秃驴，你也太以藐视蓝老大，我偏不叫你那么称心如愿。你想快，我偏慢！你不想说话，我偏不忙，倒要和你谈谈。蓝璧冷笑着向少林僧慈慧禅师道："大和尚，你先不要这么心急。打把式卖艺的有句成语，'净说不练是嘴把式，净练不说是傻把式'，说明白了顶练明白了强，好好的我们也得有个交代。大和尚你出家为僧是方外人，来到净业山庄是属外人；姓蓝的是淮阳派正枝正叶，净业山庄以武会友是我淮阳派和凤尾帮两家的事，三阵决输赢更是我淮阳派存亡生死的关头。大和尚是少林僧，绝没把我两家事看在眼内。可是事不关心，关心则乱，现在已是第二阵，咱们得讲个明白，罗汉束香桩上是怎样较量，是只练轻功，还是行拳换掌，请大和尚讲个明白。我蓝老大顶死也别落个糊涂鬼？"

少林僧已经转身作势，要上罗汉束香桩的，竟被追云手蓝璧的话挡住。追云手这番话说得十分刺耳，少林僧十分愤怒站起，停身止步向追云手蓝璧答道："蓝施主，三阵赌输赢早已规定好了，蓝施主何以故作不知？罗汉束香桩较技，不过在上面换掌对拳，别无他意。老衲打算好这第二阵不论输赢胜负，早作了断，绝没有牵缠。这第二阵完了，再试试兵刃，使两下里的师父各展所长，净业山庄这场事也就可以

作一个了断。蓝大侠有认为不当之处，何妨指教！”

追云手蓝璧冷笑答道：“哦！就是这么较量，好！我蓝老大只疑心大和尚还另有文章！走桩换掌，在武林中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只是这罗汉束香桩为武林绝技，南北两派中见过这种功夫的只怕没有几人吧！除了福建蒲田少林寺中有这种功夫，大约连你们本门本支嫡派嫡传嵩山少林寺全没有这手绝艺吧？我蓝老大在多年前听武林前辈说过，只有少林分支的南海少林派有人锻炼过这手功夫，可是绝没人开过眼。想不到凤尾帮真是应运而生的帮会，武维扬帮主更是洪福齐天，确实感到和尚你挟着少林寺不传之秘，来到十二连环坞净业山庄，为凤尾帮壮声威，镇压群雄。这算把少林寺护法的法宝全搬出来，为凤尾帮帮忙，为少林开山立教的达摩尊者阐扬声望，我蓝老大真得替凤尾帮庆贺。大和尚，我说的不错吧！”

追云手蓝璧这番话说得个少林僧慈慧禅师面红过耳，几乎有些置身无地。立刻怫然变色，有恼羞成怒之意，怒声说道：“蓝施主果然多经多见，不仅功夫惊人，所知亦博，老衲拜服。老衲到十二连环坞，得与淮阳、西岳两派相会，是意外奇遇，也是老衲得偿宿愿之时。蓝施主武功深邃，老衲颇有领教之心，只是地非其地，时非其时。净业山庄会后，你我有缘再会时，老衲定要虔诚请教。蓝施主把你的高论，留待将来吧！蓝施主请。”说到这又合十相让。

追云手蓝璧从鼻孔中哼了一声，暗骂：秃驴你身受佛祖慈悲，得少林嫡传绝技，却来为这倒行逆施的凤尾帮助拳，不啻助纣为虐，既背门规，更造罪孽。这种绝技足以震骇武林，我蓝老大纵然毁在这里，也不能叫他这么容易了，你先栽够了跟头再说。抬头向少林僧慈慧禅师道：“大和尚，我

这人提不到什么学识，也没有什么惊人的本领，仅仅称得起道地的江湖把式匠。我们有话趁这时交代明白了，我蓝老大这手罗汉束香桩，也正是我这一辈子收源结果的时候。大和尚，我还有将来么？我不用等将来了！大和尚你是西方接引的高僧，正是我蓝老大返朴归真之时，舍命陪君子，别误了我的吉时良辰。请！”

少林僧慈慧禅师被他这番话说得还急不得怒不得，只有“嗯”的一声，不再答话，飞纵上罗汉束香桩。这少林僧庞大的身躯，赶到往罗汉束香桩上一落，轻巧如游蜂戏蕊。这里追云手蓝璧也跟踪纵起，轻飘飘的如同落叶一样和少林僧不差先后。这种轻功提纵术能有这般火候已足惊人，慈慧禅师落在了那束香桩的南面第四桩上，追云手蓝璧却合他是正对面，正是紧贴花棚的北面边缘第五棵束香桩上。这种绝技，只要上来，任凭你是多精的功夫，也不敢再放肆，全神贯注着，只怕有万一的失闪。

追云手蓝璧和胞弟矮金刚蓝和，弟兄二人以轻功小巧之技见重于同门，称雄于同道。这弟兄对轻功提纵实有精纯的造诣，只是这罗汉束香桩可没练过，在这种类似的功夫全下过功夫。现在追云手蓝璧把气提住了，试点了三步，这种旃檀束的贡品香，倒是能吃力；自己仗着内功已筑下根基，要尽一身所学和少林僧一拼生死。这时少林僧也在移宫换步，少林僧是由南面的边桩往西点着走，可是双掌已把门户放开，运用开少林拳式。一开式就是少林寺基本功夫——一百七十三手神拳，这趟拳法，在武林中久负盛名。不过这趟拳术可不是少林寺开山立教的达摩祖师所遗，达摩祖师在少林寺开山立教，只传易筋经十八罗汉手。这趟神拳却是那少林前辈白玉峰，悟武功真谛，化汉华佗五禽图演为五拳，以华佗五

禽图，虎、鹿、熊、猿、鹤，变为龙、虎、豹、鹤，演为少林神拳。这趟拳术在少林寺中，固然是护法的功夫，可是也在个人的造诣。这位少林僧慈慧禅师，得少林派心法，实有过人的本领。这趟拳术一施展开，真有惊人的手法，在罗汉束香桩上，脚下既须轻，身形又得灵，起落如同飞絮浮萍，可是掌力发出来，重实猛势，吞吐如意，收放自如，这种本领施展出来，足令当者惊心，观者动容。这慈慧禅师以揽武术宗源的少林心法，来较量武功，已挟嫌隙早蓄杀机，追云手蓝璧不能脱开这步劫难，落个九死一生！

追云手蓝璧见少林僧具这种身手，实在是一个最厉害的劲敌，何况这罗汉束香桩上，在上面行拳，已经是履危蹈险，步步危机；再要是应付这种名家的掌法，称雄武林的绝技，以追云手蓝璧的纵横江湖数十年，也觉惴惴自危。现在把全副精神提起，气纳丹田，抱元守一，精神一贯，目注着少林僧，也随着少林僧开掌发招，却用的是淮阳派三十六路擒拿手。这种功夫本全是进手的招术，两下不动手拆招时绝不施展。

这时两下在罗汉束香桩上，已经各自盘旋了半周，少林僧慈慧禅师已转到束香桩的正西面，猛然身躯一转，竟走直锋，从当中一排束香桩往东冲过来。追云手蓝璧也由东往西，不过微斜了两步。两下里往当中一挤，两下里顶赶到一接近，少林僧陡发掌力，用“黑虎伸腰”，左脚在前，脚尖点着一根束香桩，右脚提起，全身满交在这一棵束香桩上，双臂一抖，双掌齐出，向追云手蓝璧打来。追云手蓝璧和他虽已欺到对面，可是脚下依然往右斜着一步，少林僧这种掌力，虽是能拆能接，可是不能硬拆硬接，须要提防他在束香桩上，仍然能运用内力。那一来不用接着了他的掌力，就能被

震下桩去。追云手蓝璧见他双掌发出，右脚往右一探，斜迈过一根束香桩，身躯也随着往右一长，右掌变着往上穿出，可是左掌也往后往下一甩，明看着是大鹏展翅式，暗中追云手已经把掌式变了。左掌骈食中二指，很迅捷的往少林僧左臂曲池穴点去。少林僧慈慧禅师双掌打空，身躯随着掌式猝然一横，由左往右一个绕步盘掌，身躯很快的已然圈过一周来。追云手蓝璧的左掌点空，少林僧已然二次随截到他面前，反把去路阻住，慈慧禅师云龙现爪，反向追云手蓝璧华盖穴打来。这一式用的非常劲疾，追云手蓝璧原本是右脚尖点着束香桩，左脚拳着，此时见少林僧的掌到，左脚往后一探，倒点束香桩，身体往后退了一步，把点空了的左掌往回一圈，“金丝倒缠腕”反往少林僧的脉门切来。少林僧慈慧禅师右掌往下一沉，左掌又出，用“金刚指”法，来点追云手蓝璧的双目。追云手蓝璧一甩头，右臂圈回，却是“金丝正缠腕”，反刁少林僧的腕子。这两式两下走得惊险万分，少林僧往回一撤掌，追云手蓝璧趁势斜着一点束香桩，身躯纵起，退出四根桩来，少林僧也退出去。两下里这一分开，各活各的步眼，两下是相反的方向，在束香桩上盘旋开。

这两下一动手，抱月回廊上所有的群雄，没有不惊心的。本来这两人关系着两派的威名，那少林僧已经完全把凤尾帮的事揽在身上，他一人关系着凤尾帮的存亡。追云手蓝璧是淮阳派成名的人物，他一身的荣辱，也正是淮阳派的荣辱，在两下一发招，所有抱月回廊上的人不约而同的全站起来，想看个真切。

这时那活报应上官云彤却向龙头帮主武维扬说道：“武帮主，现在我们已到了最后的关头，不必再彼此矜持着，我们说痛快的，罗汉束香桩上全是江湖上少见的人物，现在是

各人要把各人的看家本领抖露出来，拼个你死我活，绝没有含糊了结的情形。遇上这种难得的机会，叫我们这没开过眼的，也多学两招，多长长见识。我看咱们别坐着了，往前凑合凑合，痛快痛快。”上官云彤说罢这话，也不再等武维扬答话，竟自奔抱月回廊矮栏杆处绕过来，站在回廊的外口，石头台子上往矮栏杆上一坐。把旱烟袋满装了一袋烟，打着火石，抽起旱烟来。这种狂傲的情形，武维扬恨之刺骨，只是无可奈何他。

可是上官云彤这手儿，给淮阳派掌门人鹰爪王、西岳派掌门人慈云庵主开了路。二位掌门人原本就对追云手蓝璧关心太切，很想凑到花棚前，在他万不得已时也好相机接应解救，不过不好那么做。现在有上官云彤这么领头的走出抱月回廊，遂也不管什么叫失礼不失礼，由鹰爪王向龙头帮主微拱了拱手道：“武帮主，我们不防转到外面去看看。”遂也不再等他答话，和庵主带领一班群雄鱼贯绕着出回廊的门外，全往北边这一段矮栏杆外一站。武维扬和三堂香主也无可如何，本来两下已到最后关头，罗汉束香桩上动手，已经是生死须臾，存亡刹那，哪还肯再为这些小事争执，也只好相率走出回廊。

可是凤尾帮这边依然的往南排下这罗汉束香桩，原是摆在北面花棚前，淮阳派这边，离着最近，凤尾帮这边，相隔稍远。这时罗汉束香桩上，追云手蓝璧和少林僧慈慧禅师，二次重会在一处，两下里又递上招。这次重行施展开各人的家数，追云手蓝璧已知道要凭手法掌力实非他的敌手，只有用小巧的功夫以巧力胜他。蓝璧把一身轻功绝技施展开，在这罗汉束香桩上，起落进退盘旋闪避，这时追云手蓝璧正后西北角转过来，那少林僧慈慧禅师和蓝璧又成了正对面，从

东南角盘过来，两下从相隔四根束香桩。少林僧进步欺身，往前赶两步，用“蜻蜓戏水”式，右脚点着一根束香桩，左脚往后翘起，全身往前探着，右掌猛从左臂弯穿出，金龙探爪，奔蓝大侠的“肩井穴”便点。这种式子用得非常轻灵巧快，追云手蓝璧知道少林僧的掌法变化神奇，遂往左紧赶了一根香桩，身躯往左斜出去，甩肩头，右掌翻起，用“叶底摘花”式，也是骈二指，反点少林僧慈慧禅师的“曲池穴”。

蓝大侠这招拆的算不快，这种式子，也是一个巧力，全身往左倾斜着，这么拆，少林僧的招术，原本就是防备他，变实为虚，提防他左掌的毒手。只是追云手蓝璧这么应付少林僧，功夫上不算弱，倒是不容他换式变招。只是这罗汉束香桩上，是一种绝危险的功夫，任凭你武功多好，轻功提纵法多么轻，多么纯，也不能连续运用招术。何况是对手拆招，现在又立于势不两立的地步，谁也不想再留什么忠厚。少林僧已经恨追云手蓝璧入骨，从一上罗汉束香桩就安心想下毒手，此时追云手蓝璧才把少林僧的招术破了，这种情势下应该两下各自走开，谁也不能再连续的动手。追云手蓝璧身形往起一长，本是往左斜着身的，右脚跟着往左一点束香桩，换步眼，撤开身，再盘旋回来，换式拆招。哪知少林僧已不容蓝璧再走开，他竟用一身的绝技，气提丹田，左脚尖暗中一用力，点着一根束香桩，身躯没转过来，横着纵出去。这种束香桩是浮立着，任凭多好的功夫，不能用浊力，不能硬登硬踩。可是少林僧这种式子用出来，不仅追云手蓝璧想不到，连抱月回廊上所有的人也全惊诧异常。这时追云手已换出四根桩去，少林僧横身赶到，他所落的这根束香桩，整整的和追云手蓝璧差着一步。少林僧他这么快的地

方，就因为他始终用转身，横着身形追到。他竟用少林派中最厉害的掌法“横断紫金桩”，这种式子就是他右脚一点这束香桩时，双掌原本是拜佛式，合在胸前，脚尖一点这束香桩，猛然双掌一分，右掌猛然打出去。

他这一掌有三种力量，横劈、指点、掌印，漫说追云手蓝璧还是背着身躯，就是看得见他用这种招术，只要容他掌力真发出来，想接、想拆、想避，全不容易了。何况少林僧掌法极重，不要说打实了，就是被他掌风的力量震着了，也得被迫下桩去。这一掌已堪打实，少林僧的指尖已沾到追云手蓝璧的脊背，这一来追云手蓝璧想翻身是不行了，想逃也脱不开他掌力下。追云手的脊背既沾到他的掌力，脚下的束香桩已踩得不稳，少林僧猛往外一撤掌，追云手蓝璧已觉出自己算是毁在少林僧的手内。追云手蓝璧在生死须臾之下，虽得意外救援，但已危险万状，慈云庵主为全燕赵双侠之命，不避危害，以西岳派绝技演出僧尼巧打束香桩。

追云手蓝璧是面向着花棚，离着这边只有两步，在这种危机一发的时候，眼看着要命丧在少林僧的掌下。他是淮阳派中重要的人物，群雄又全来到抱月回廊外，看得真真切切，掌门人鹰爪王“咳”了一声，一跺脚，准知道算完。可是同时已飞纵出两人：一个正是矮金刚蓝和，手足情殷，关心太切。一个是续命神医万柳堂，更是谊重同门，力图挽救。这两人身形纵起的快，可是在这种情势下，想解救追云手蓝璧哪里能行？无论你如何快，你没有少林僧掌法发的急；就在少林僧往外一发最后的力量，想了结追云手蓝璧，忽然间这座花棚又是一震，突然一股子劲风直扑少林僧的头面。这种力量非常大，少林僧任凭功夫怎样好，也抵不住这种力量，只有掉头翻避，才把掌力卸了。就这样追云手蓝璧

在他掌风一震之下，已无法再在束香桩上停留，仗着四十年的功夫，强把丹田一股子元气提着，脚下往前赶了一步，可连碎了两根束香桩，人已纵出去，落在花棚内。这时追云手蓝璧已经站不住了，右脚尖一点地，一个转身，倒坐在地上，可是面向着外，这时气已经纳不住，心头发热，脸热耳鸣，在这时少林僧也退下桩去。追云手蓝璧耳中听得花棚子上有人低声喝叱道："想要命不许开口。"这时矮金刚蓝和、续命神医万柳堂全已赶到。那少林僧慈慧禅师落在南面边桩外，却说道："老衲失手了。"矮金刚蓝和已到追云手蓝璧的身后，一边扶着长兄，一边抬头冷笑一声道："没用的话请你少说！伸手见输赢，功夫上分生死，这有什么说的？我们兄弟栽了，和尚不用卖狂。"

续命神医万柳堂忙拦着蓝二侠的话道："我们救人要紧，不必理他。"万柳堂用沉着的声音向蓝和说道："赶紧把他的'肺俞穴'闭着，不要叫他泄出这口气来。"自己可也赶紧一俯身，先把他云台穴、华盖穴，全用推穴过宫的法子，叫他内里冲上来的血，不致于翻上来。就在这时，西岳侠尼也赶到，手握两粒丹砂，慌忙的向万柳堂说了声："万师弟，快给他纳入口中，只要容一盏茶的时候，就不至于有意外的危险了！"随又向矮金刚蓝和道："武林较技，事本寻常，我要保守门户的尊严，不得有意外的举动。蓝二施主，肯听贫尼的话么？"

矮金刚蓝和手按着兄长的穴道，点头答道："生死由命，富贵在天，我弟兄早把性命交给江湖。这只怨自己学艺不精，功夫不到，我蓝和还能再现第二回世么？"

侠尼慈云庵主点点头道："很好！稍停一刻，可以向他们要一架抬床，先把蓝大施主送回船去，叫他好好的安息--

回，比较好些。”

这时掌门人鹰爪王也从抱月回廊上走下来，凤尾帮那边金雕堂香主八步凌波胡玉笙，也赶过来察看蓝大侠的伤势。掌门人鹰爪王向万柳堂问："万师弟，怎么样！"

续命神医万柳堂正在手按着蓝大侠的脉息，皱着眉头向掌门人答道："大致没有性命之忧，不过内伤够重的，好在已服了西岳的丹砂，谅不妨事。"鹰爪王看了看追云手蓝璧的脸色，微摇了摇头。胡香主一旁说道："蓝大侠的伤势够重的么？"鹰爪王随口答道："胡香主，不必介意，这不算得一件事。"说这话时回头又看了看那少林僧，见他正指挥值役的人，把踩碎的旃檀香重换上。

鹰爪王向胡香主说道："请胡香主转达老禅师，略候片刻，我要向他领教。"鹰爪王说了这话，胡玉笙并没敢答话。慈云庵主向鹰爪王道："王师兄，请先把蓝施主送走。"随又向胡玉笙说道："胡香主，烦你吩咐他们，预备抬床，我们得把蓝大侠送回船去。还请胡香主向帮主请示放行。"胡玉笙忙答道："庵主不要客气，这里自有人照料蓝大侠回船。"随向花棚外一点首，这里有人已受重伤，值堂的帮匪早在这里伺候。刑堂下值役的人，已把抬床搭过来，由万柳堂和矮金刚蓝和亲自动手，把追云手蓝璧搭到软床上，安置好了。慈云庵主向鹰爪王道："贫尼的意思想请蓝二施主护送回去，别的人全不能走。王师兄意下如何？"说着话时，向鹰爪王以目示意，鹰爪王早已会意，知道矮金刚蓝和对于长兄身受重伤，绝不肯甘心，留他在这里，倒是一番心事，倒不如把他打发走为妙。遂向蓝二侠说道："师兄，现在的情形，你已尽知，赶紧护送回船，我们大家也没有多大耽搁了。"矮金刚蓝和在这种情势下，也叫无可奈何，兄长身受

重伤，自己以亲兄弟之情，和燕赵双侠的威名，哪能放着眼前这份切身之仇不报？可是兄长已经不是少林僧的敌手，自己勉强和他招呼，只怕也是白栽在他的手内，留在这里，反觉难堪，倒不如一走了之，和少林僧的事只好留待将来。遂向鹰爪王道："好吧。净业山庄的事，我们弟兄不管了！"说到这，向抬软床的帮匪一挥手道："走吧！"胡玉笙已派两名值堂的师父，带着一面竹符，护送出净业山庄。

鹰爪王容燕赵双侠一走，方要回身亲自出头和少林僧较量；哪知这时西岳侠尼慈云庵主早已打好了主意，不容鹰爪王转身，不等鹰爪王开口，匆匆地说了声："王师兄，请你回到回廊上照应一切，贫尼和这位大禅师先会一阵。"说了这句，不等鹰爪王答话，已转身出花棚，向少林僧慈慧禅师双手合十，以佛门之礼向少林僧一施礼道："老禅师，贫尼是西岳派门下再传弟子，掌碧竹庵住持僧慈云，愿以武林末技，在老禅师前领教。同属佛门弟子，谅老禅师一定肯赐教一切。"

少林僧慈慧禅师他虽然伤了追云手蓝璧，明知道是淮阳派中重要的人，绝不肯和自己善罢甘休，但是他毫不放在心上，知道净业山庄的事到了最后的关头，这把无名火虽不是自己点的，但是由自己这收场，那只好放手去作，没有什么可顾虑的。所以少林僧慈慧禅师伤了蓝大侠之后，依然是神色泰然，毫不介意的指挥着值役的人等，重整罗汉束香桩，也就是刚安排好，见把追云手蓝璧已经搭走，知道定有人和自己答话，遂仍回到束香桩的南面。果然西岳掌门人向自己用很谦和的礼貌、极恭谨严峻的口吻向自己发话，遂也整肃着面容，双掌合十向侠尼还了礼，答道："庵主过谦，老衲不过少林门下粗浅武技，忝列佛门，对于庵主掌西岳派正大

门户，佛光普照，沙门中咸仰灵光，庵主更是普渡众生，一柄镇海伏波剑，扫荡群魔，沙门七宝珠更是无穷的威力，老衲和一班同门，久仰大名，早想拜谒，只是天南地北，因缘不洽，空怀着景仰之心，始终不能一瞻法像，想不到十二连环坞净业山庄，竟得和庵主相会，老衲欣幸已极。现在庵主又肯赐教，老衲愿在庵主前献丑，只求庵主看在佛祖的面上，掌下留情，庵主可是愿到罗汉束香桩上走走么？”

西岳侠尼慈云庵主答道：“这种武林绝技，老禅师未尽所长，贫尼愿陪老禅师在上走两招。”慈慧禅师答了个：“好”字，重又躬身一拜，说声：“庵主请。”慈云庵主这里也照谱的答礼说了声：“禅师请。”两下里在话一落声，各自腾身跃起。那少林慈慧禅师是故意的卖弄本领，他站的本是正南面当中，身形起处，反向东北角纵过来，落脚在东北角的边桩上，脚先一点束香桩，身躯陡转，硬在上面盘旋过来，左脚悬着“金鸡独立”，双掌合十，童子拜佛式。慈云庵主一纵身时，已看出他所奔的方向。侠尼在这种时候，岂能再容让一步！潜运内力，脚下轻轻一点地，上身是不摇不晃，双掌合十，不藉双臂之力，轻飘飘纵起，翩若惊鸿，已落在西南角边桩上，身躯已自己往后一转。这种功夫就难了，这全凭武功的上乘功夫，所谓内三合精气神，外三合手眼身，六合归一，运转自如，不藉四肢之力，能够运转身躯，身形转过来和少林僧是一样的姿势，金鸡独立，童子拜佛。这一僧一尼，一胖一瘦，相对着站在罗汉束香桩上。这种神态，就让是巧手的画，可也难描难画。慈云庵主以少林僧实非可以轻视者，更兼他面笼杀机，心怀恶意，自己不以师门绝学来对付，只怕也要毁在他手内。侠尼认定了是：“佛门空具慈悲旨，难渡缘悭孽重人！”

·第六十九回·

掌震灯檠束香桩群侠献神功

少林僧慈慧禅师看到侠尼这样不凡的身手也自心惊，这西岳侠尼，真是盛名之下无虚士！自己往下一煞腰，左脚往左探，轻点左侧的束香桩，身躯半转，合十的双掌已经分开，左拳横搭右虎口，平与胸齐，偏着脸仍然目注着慈云庵主。他已按少林门户的拳式，立了门户，身躯一动，脚下已然换了步眼，往左盘旋。慈云庵主那里依然是双掌合着，往左一拧身，在罗汉束香桩上轻移巧点，轻若浮萍，往左盘旋开，慢中快，巧中轻，身形这一走开，稳捷轻灵，真象行云流水。两下里是背道而驰，一个是由东北角顺着东面的边桩往南转，一个是由西南角顺着西面的边桩往北转，两下里各自盘旋了一周，侠尼翻转到正西面，少林僧慈慧禅师转到正东南。两下里踏中宫走洪门，全是取直进，两下的步眼不差先后，这种罗汉束香桩上，全凭运用气功，轻意不能发话。

两下这一接近，各存着谦让之意。明是脚下够上步眼，全可以发招，可是谁也不肯先下手，依然接近重又分开。少林僧往北一个盘旋绕步，侠尼慈云庵主倒转七星桩，往南翻转身来；两下是一南一北，可是各撤出三步来，彼此不约而同的双掌合十，彼此一施礼。慈云庵主道："请进招，不要

客气了。”少林僧慈慧禅师也答道：“庵主，请赐招。”话出口，少林僧往前一换步眼，欺身过来，双掌仍是合十，往外猝然一撤掌，一照面就是“排山运掌”式，向慈云庵主打来。庵主这里也是欺身进步，两下里相隔一步，少林僧的掌力十分厉害，这双掌迎面打过来，挟着一股轻风。慈云庵主早已看出少林僧慈慧的功夫，这一式不闪不躲，双掌也猛然往外一撤，两下的掌可是相隔还有一尺，谁也打不着谁，不过这种内力已经全用上，两下里掌力往一处一合，彼此的上身全是微微一震。慈云庵主暗暗惊异，少林僧果然有绝顶的功夫，自己若不是有四十年精纯的造诣，只怕这一掌已被震下桩去。

慈云庵主往左一上步、往前一欺身，这时斜着已到了少林僧的右侧，斜身侧步式，双掌一分，“金雕展翅”右掌斜往少林僧右肩右肋劈来。少林僧也往左上了一步，可是身躯已经半转过来，左掌往上一穿，右脚尖点着束香桩，左足往上一提，右掌横着往下切去，这种“跨虎登山”式，原本就是个走式，两下又全是成名的人物，动手拆招，绝不会看见真封真架，谁也不肯把招术打实了，只要一发出掌去，对方一还出破这手的招术来，立刻就得抽身换式，最忌讳是招术用老了，两下全是变化神奇，虚实莫测，一沾即走。少林僧由跨虎登山式，往外一斜身，左脚落下去，反往自己的身后束香桩上一点，随着他往外矮身之势，身随掌走，身躯盘旋若风，反从左往后转过来，双掌横着往左一推，这一式用的是少林掌法摔碑手，这种掌力极重，有横掌断臂之力。式子变得急，招术发得快，掌力猝然向慈云庵主的左肋打来。庵主此时知道少林僧是安心下毒手，提丹田之气，往前一纵轻飘飘身躯腾起，看情形就好似已着了少林僧的掌力，随着

他掌风纵出去。可是少林僧掌力发出，庵主已经闪开，力发空了，他自己也不能不移桩换步，随着身躯连着往外连赶了三步，看着好似追庵主后踪，其实他是不得不追，不得不走。

庵主身躯纵出去，背后少林僧已到。庵主是背着身子，猛然左脚点着束香桩，暗暗一用力，全身的气已经提起，身躯在束香桩上好似飞絮落花，转旋如意，掌风一领，身躯已经从左转过来，右脚一着束香桩，完全变过方向，反转到了少林僧的左侧。庵主以沙门三十六式进手的招术，“金蜂戏蕊”，这种式子可是非常难，庵主这一转身时，已经横着往左退出两根束香桩去。此时换右脚一点束香桩，全身得探着往外发招，身躯是往前倾着，左脚在后倒拳着，右臂探出去。骈食中二指点少林僧的左“太阳穴”，这一式用得轻灵巧妙。慈慧禅师是左脚点束香桩，本想再赶一步，穿右掌往庵主的背后一击，正想到庵主这一式用的非常灵、活、动、巧，眼看着庵主的双指已点到自己的太阳穴，少林僧把右脚往前一换步，往左一偏头，把面门闪开，左掌顺式往外一翻，“金丝倒剪腕”反往庵主的脉门上斩来。庵主二指点空，猛然往回下一带身躯，左足从后面撤出来，右臂往下一沉，左臂已经甩出去。凤凰展翅式，左臂肥大的僧袍带着风声，反从少林僧的右臂下撩上去，少林僧不是撤招撤得快，几乎丧在庵主这一式之下！两下里各自分开，盘桩疾走，盘旋进退，忽分忽合，倏进倏退。

在这束香桩上两下里已连拆了十几招，这种动手的情形，在大家眼中看着绝无仅有。一个是少林派成名的高僧，一个是西岳派掌门人，这一僧一尼，在这里罗汉束香桩上，身形掌式，全有不同的微妙的地方。所有回廊上的群雄，没

有一个不是目注神夺，只有活报应上官云彤，依然是连说带比划着，他也不管别人理不理他，拿他那杆旱烟袋指指点点，口中还是不住批评着：哪一招太绝，哪一招太险，谁的掌力用得稍差一点火候，谁的掌力得用一成力，就可以立分强弱，何至这么牵缠不休。他这么自言自语着，也没有人理他。

这时罗汉束香桩上一僧一尼，又全用上绝招。少林僧因为侠尼实在有出奇的本领，过形牵缠下去，自己稍一失神，就要毁在她的手下。在由花棚的前面往东南这面转。侠尼慈云庵主正是由西北角盘旋过来。这时侠尼的身形已经施展开，用西岳派本门的绝技草上飞行的轻功，在这束香桩上，不用步步的点着桩走，腾身纵越，进退自如，这时正是连跃着四根束香桩，奔东北扑过来。少林僧的身形也正转到这里，这次少林僧是安心的时时避着花棚这面，慈慧禅师两次遇到了意外的情形，哪会不知情？暗中定有江湖异人和自己为难，只是少林僧也是久历江湖的能手，这暗中人的情形已知是最厉害的劲敌，既然此人不肯遽然现身相见，此时倒不便招惹他。遂暗中留神，只紧避着花棚这面，聚精会神的与这位西岳掌门人一决雌雄。这时见侠尼慈云庵主的身形扑到，少林僧横截着侠尼，探掌用十八罗汉手中雁翼舒展斜劈庵主的左肩头，慈云庵主往右一沉肩，侠尼脚下移桩换步，往右一个绕步，反转来，“倒剪梅花”，用掌反点他肩头。少林僧慈慧禅师，烘云托月，一找侠尼的腕子，两下里撤招走开。侠尼慈云庵主也把身形移动，从东北返转东边锋。慈云庵主暗自惊异，这少林僧派出名门，果然这少林嫡系，名不虚传，这和尚实是个劲敌，我若不以本门绝艺来应付他，只怕我非要输在他掌中不可。庵主这时竟自把身手展动，这

种轻灵巧快，迅捷如风的在罗汉束香桩上，回旋进退踩着七星步眼二次冲过来。

这次侠尼慈云庵主竟用西岳派护法拳功，轻尘师太所创龙形八掌来对付这少林僧。这龙形八掌也叫“龙形八手”，轻尘师太不仅运用在拳功上有出众超群的手法，更能运用到铁佛尘上，这龙形八式连环八手，竟自含生克妙用，变化神速，招术也非武林中所易见，只是这龙形八掌，不宜于这罗汉束香桩上练，只宜于平地，倒有五手是得运用轻灵矫捷，一沾即吐，一沾即走，迅捷如风，来去莫测的身法，这种束香桩上运用这龙形八掌可就危险万分，也难到万分。这时侠尼慈云庵主以矫捷的身形，回旋着轻登巧点，直趋少林僧慈慧禅师。这少林僧乃少林派中有数的僧人，武功既已登峰造极，对于海内名家、江湖中名手所擅长的各门绝技，知道的更多，尤其对于西岳、淮阳派，更是心目中所憧憬着的人，早已知道这西岳派，以一班尼僧在武林中负那么大盛名，实有独步武林的绝学。只那沙门三五式，已经是多指大师的四十年拳功神奥演出来的，轻尘师太的龙形八掌，更是没见在江湖上轻易露过，可是自己在少林寺中，可听同门师友论过她这龙形八掌，若以少林寺十八罗汉手来应付，还未必能应付得了。只有嫡传少林秘宗拳功“痛禅八法”，尚许能和她的“龙形八掌”一较高低。今日净业山庄，居然会着了这名震武林的老尼，见她动手时没有运用这趟绝学，方自庆幸，此时忽见侠尼进步欺身的身法步法，明踩七星，暗中却是“盘龙绕步”，少林僧蓦的一惊，看出这次慈云庵主用“盘龙绕步”，正是碧竹庵的绝艺“龙形八掌”。慈慧禅师知道这是和自己决生死的时候，遂也把掌风一变，先避开正锋，倒走边锋，把步眼身形一换，用三十六行功，往西面盘

旋过来，掌式也变了，双掌合十，也成了拜佛式。

两下在罗汉束香桩上各自盘旋了一周，只这种身形走式，就足以惊人。所有抱月回廊前的一班侠义道，以及凤尾帮帮匪，全认为这一僧一尼，全要把本门的绝技施展在束香桩上，所有的人全神贯注，看着这两下里动手开招，两下已转到东南西北两个方向。侠尼慈云庵主说了声："禅师，贫尼要献丑了。"话声一落，由东南往西北冲过来。少林僧慈慧禅师此时已把全副精神提起，气纳丹田，抱元守一，由西北也冲过来。两下里在罗汉束香桩的当中会合一处，慈云庵主左脚一点束香桩，明着是"仙人指路"，暗中却是"云龙探爪"的重手，往少林僧慈慧禅师的"华盖穴"打来，这种掌力发出来，讲究不招不架，只是一下，犯了招架，就是十下，完全看对手的功夫。少林僧慈慧禅师认识这种掌法，识得厉害，左脚点着束香桩微一着力，身躯往左闪，可是抬右腿，右脚往左踢出去，身躯半斜着，只在上身往左这一带，先把正面闪开，不肯用身躯接侠尼的掌风余力，这就是他狡猾之处，却用左掌往外一探，虚点侠尼慈云庵主的右臂，这种少林名家的掌法，也称得起与众不同，何况这"痛禅八法"实是少林寺的绝学，一招一式全有特殊的变化。掌力发得快撤得快，变化得疾。这金刚指点侠尼的右臂，是虚实并用，猛然往后一撤左掌，上半身往左一带，右掌倏然翻出，"倒点金灯"、"反劈掌"，向侠尼慈云庵主的右肋打去，掌风劲疾，非常厉害。侠尼慈云庵主见少林僧一拆自己的招，已认出他是用"痛禅八法"来对付自己的这趟绝技。

侠尼"云龙探爪"打空，右脚斜着往后往左一探，倒点身左的一根束香桩，气提丹田，暗运轻身术，身躯轻如落叶，不过凭藉着束香桩一点的力量，撤掌抽身，在束香桩上

身躯竟敢盘旋，肥大的僧袍，连项间所挂的佛珠全甩起来，快的象风车一般，一团灰影，反向少林僧的右侧袭去。这种身法也就是龙形八掌中特有的绝技，这趟掌法，全是三盘并重的功夫，下盘完全用盘龙绕步。慈云庵主二次袭到，却是苍龙卷尾式，身躯矮下去，双掌齐翻，向少林僧的下盘便打。这种身躯巧快，运用灵滑，内力充实，招术玄妙，真是静如山岳，动若江河，吞吐如意，收放自如。这种掌力施展出来，若不是慈慧禅师这种身手，也怕难以接架。

侠尼庵主的招术到，少林僧慈慧禅师的“倒点金灯”的掌式用空了，见侠尼的式子过疾过快，原本是右脚向左抬着，竟敢用险招，左脚仍然点着罗汉束香桩不动，只凭内力提着丹田之气，右脚往回一带，稍一斜身，竟自把身躯拧转过来，猛然往前一俯身，好象平地失脚，马失前蹄的情形，右脚往他面前的第二个束香桩上一点，这种硬点硬砸，束香桩是不能吃得多重力量的地方，连精擅轻功的天南逸叟武维扬全替他担心，可是少林僧慈慧禅师右脚这一点上束香桩，左脚竟撤回来，双掌一分，右掌已斜着往右打去，“大摔碑手”的招术反向侠尼慈云庵主的双臂上扫去。

侠尼慈云庵主见他这一式更是劲疾，仍用“盘龙绕步”，抽撤连环的式子，反往左盘旋过来。两下招术一破，不约而同的全是一个走式，各自避开，背道而驰的，一个往东，一个往西；盘旋下来，各转过四五根束香桩去，少林僧已经到东面的边桩。侠尼慈云庵主，一个转身，竟自用飞身赶步，连越过五根束香桩，追到少林僧的背后，右脚一点束香桩，竟用右掌探出，双龙探珠的招术，往少林僧慈慧禅师的“玉枕穴”点去。少林僧背着身子，脚下已到边桩，身躯没转过来，背后的风声到，一个“玉蟒翻身”从左往后一

转，一甩头，侠尼慈云庵主的掌风擦着他的左耳根点过去，少林僧左掌翻出，竟用“金叉手”往侠尼的丹田打去，这一掌变化迅疾，力量非常大，任谁也看着侠尼这次得伤在少林僧的掌下。哪知侠尼这龙形八掌实具上乘的功夫，往起一纵身，竟在束香桩上凭空拔起，微斜着如同“飞鸟腾空”的式子，竟在这种时候，要用僧鞋的鞋尖点伤少林僧的面门。这一式在龙形八掌中名叫“潜龙升天”，在平地上运用，全不是容易的事，身躯腾起得稍差半寸，稍慢一分，不仅这手功夫用不上，反倒要伤在敌人的掌下，可是侠尼慈云庵主以四十年的火候，这龙形八掌二十年的纯功夫，这趟拳功已入化境，身躯一起；少林僧慈慧禅师万没想到，人在罗汉束香桩敢运用这种功夫，自己几乎伤在侠尼的脚下。他整个身躯往左一甩，脚下移桩换步，仗着功夫纯，步眼准，就这样慈云庵主的鞋尖已经和他的头顶擦了一下，几乎闪下桩去。少林僧慈慧禅师这一手，在武功上已经算输了一招，可是哪肯就这样甘心？慈云庵主身躯腾起，从他头顶上过去，这种功夫可不能拔起过高，出去过远，因为脚下没有多大力量凭藉，完全凭着自己的内功，轻身提气越出五根桩去，往下一落；少林僧杀机陡起，脚下一个“盘旋翻身”猱身进步，已经追到慈云庵主的落脚处。这次慈慧禅师竟自用撤手的招术，般禅掌向侠尼慈云庵主的背后击去。这一式追得疾，掌发得快，可是慈云庵主运用潜龙升天这手功夫，早已提防他有这手反击，脚尖往束香桩上一落，已经暗中把身躯移动。

这种名家的动手，与平常的武师是有不同处：在这种背着身子时，只要是提防背后的袭击，有意早早往左右闪避，可是你只要一心转动心念一动，只要是背后追的人是技击家的名手，你身躯没转过，他已能看出你打算往哪边闪避，因

为这种地方极细微，极不易察，因为你心念一想转，不自主的肩头就有动作，或是头往那一方面微侧，追击的人遇上名手，他的掌力发出，正是你所要避开的方向，你哪还能逃开他的掌下？慈云庵主对于这种地方有极精纯的锻炼，所以少林僧绝看不出一点迹兆来。少林僧掌发出，侠尼慈云庵主步巧身轻，快若飘风，已从左侧用盘龙绕步反转过来。这次还招施用“乌龙盘柱”，双掌翻劈少林僧慈慧禅师的左肋，慈慧禅师“般禅掌”又递了空招。慈云庵主的二次掌到，自己身躯欺得太紧，掌已到了左肋，闪避是不成了，少林僧在情急之下，这才要运用莲台拜佛、排山运掌的重手，与西岳派掌门人落个玉石俱焚，同归于尽。少林僧慈慧禅师见侠尼的双掌已到，自己四十年的功夫，要扔在一个老尼手中太不甘心，明是掌到了，反贴着掌锋往里欺了一根桩，这种进身，不啻拿着身躯要硬接侠尼的掌力。可是少林僧这种居心也十分厉害，这种危机一发刹那之间，这少林僧竟自把双掌往一处合，往外一送，掌锋已到了侠尼的面门。这次慈慧禅师更用少林极重的内功掌力，吐气开声，这种打法是少林掌法中最重的掌力，双掌往外这一发，“嘿”的一声！慈云庵主“苍龙卷尾”的式子，双掌完全算用上，掌风已沾到少林僧的僧衣，只差着往外一吐掌力，力震少林僧于罗汉束香桩之下。

万没想到慈慧禅师竟破出一身功夫不要，用玉石俱焚同归于尽的法子，拆人家的招，不救自己的危险，猝用重手“莲台拜佛”式，迅捷如电地奔面门打到。掌挟劲风，含十二分的内力，任凭慈云庵主怎样久经大敌，在这种情形之下，也不得不先保自己要紧。这种动手势如电光石火，不过一瞬之间。看的人看不真确，明是看慈云庵主掌力打上，可是庵主猝然间把力往后撤，“莲台拜佛”的势子一卸，可是少林

僧慈慧禅师的掌力也疾，慈云庵主掌锋交错，左掌穿出，往他双掌中的当中一探，先把他掌风的力量卸了，右掌也随着翻出，用“云龙三观”来破他“莲台拜佛”的招术。少林僧慈慧禅师这次他是心怀恶念，自已也没想再占胜场，他这一式用的非常恶毒，他掌力发得实，打出来任凭你是多么高的对手，也想不到这里还含着狡诈，哪知道他掌往外发，仍然是虚势。慈云庵主“云龙三现”的招术已撤出来，少林僧猝然一撤招，他竟把双掌往下一沉，“排山运掌”完全向慈云庵主的中盘打来。

这一式用的尤其厉害，慈云庵主的掌已经翻上去，他的掌力猝用到这一式，在任何人也不易解救了。慈云庵主忽然看到少林僧竟用这么阴毒的手法，自已眼看就要被他击下東香桩，“龙形八掌”中没有解救这一手的招术，慈云庵主一咬牙关，认为这是前生的冤孽，只好合他的心愿，落个同归于尽吧！庵主的“云龙三现”掌法，猝然从左右往下一分，用“金刚托钵”式，双掌从左右圈着，往胸前一合少林僧的双腕。这种名家动手，各人都心里明白，谁也不能让谁挨上，只要掌力一沾身，就算完。慈慧禅师“排山运掌”已经用上，竟自被侠尼慈云庵主的双掌圈到，猛然他的双掌往回一撤，用一吞一吐的力量抽撤连环的打法，把慈云庵主的双掌让过。两下的式子全疾，身子也欺得太近，他撤掌，庵主变招，“金刚托钵”的式子才用足，和少林僧的指间几乎碰上。可是少林僧一吞一吐，原式不变仍然是“排山运掌”，“嘿”的一声打出来。这次他发的是实招，用的是实力，慈云庵主在这种情况下，也无可如何，只好一拼，用“龙形八掌”中的第五式“金龙抖甲”，双掌往外一迎，这一来四掌相会，两下的力量全用足了。这一僧一尼身躯各自腾起，往

后震出去，全退出丈余才往下落，各自用四十年的内功抵抗这种掌力。好在两下里功力相敌，斤两悉称，两下的掌力是彼此用掌接的，谁也没被谁打在身上，所以不致受内伤，可是就凭这一震之力，两下里全得退出这么远去，在武功稍弱者，绝难禁受。

慈慧禅师和慈云庵主全相对着落在罗汉束香桩下，依然是双掌合十，互相一拜，可是骤然落地，谁也没敢开口，不敢出声。这正是内家功夫动手后，是要保全中元之气。不过这一来，把抱月回廊上所有的群雄全吓着了，没有不变颜变色，各担心着自己人怕要受伤。那位活报应上官云彤这次更可恨了，他竟象看热闹似的，高喊了一声："好！这才叫功夫呢！不打不相识，红莲白藕，原是一家，这回有什么怨，全可以解了。"他这句话把鹰爪王急得扭头拦阻道："上官老师，口头可要谨慎。庵主可不是能玩笑的人。恕我王道隆口直。"这位活报应上官云彤把大旱烟袋的铜锅儿往鞋底子上磕了磕，毫不介意的好似没听见，绝不以鹰爪王的话为忤，可是侠尼的门弟子一个个全怒目的看着上官云彤，深怪他口角无礼，只是震于他的威名，不敢如何他。

这时慈云庵主往后退了两步，气已纳丹田，少林僧那里也恢复了常态，彼此互相一拜。慈云庵主可自己要保全威名，没毁在罗汉束香桩上，已是十分侥幸，遂开口说道："禅师的武功造诣，贫尼十分折服，我们后会有期。"这种地方，这种讲法，就是慈云庵主不失掌门人的身分。遇到这种时候，依然要本着谦和，自己表示知进知退，绝不作口头之争，意气用事，甘于退让表示不能再较量别的功夫。少林僧听到慈云庵主这种话，也只答了声："承庵主掌下留情，我们只好再会了。庵主请，老衲是舍身而来，不把这副臭皮囊

扔在净业山庄，是不肯退去的，他日有缘再向庵主面前领教吧！”侠尼慈云庵主从鼻中“哼”了一声，说了声：“愿禅师得佛祖的大慈悲，大解脱，贫尼无能，甘拜下风。”说罢这话，转身移奔回廊。可是这时万柳堂和淮阳派掌门人全降阶相迎，鹰爪王忙低声问：“庵主，怎么样？”慈云庵主答道：“师兄，不必挂念，不妨事。”鹰爪王一见少林僧这时还不往下退，不禁怒焰陡炽，向慈云庵主一拱手说了声：“庵主到回廊上休息，小弟会会这少林高僧。”慈云庵主到这时也不好拦阻，只好自己往回廊上走去。可是万柳堂忙横截着鹰爪王说道：“师兄，还是先不必动手，让小弟我来和他见一阵。”

他们所谈的地方，前面已经说过，离着北面花棚前很近，少林僧慈慧禅师更在这时发话，向淮阳派掌门人鹰爪王招呼道：“清风堡主，敢是要来赐教么？老衲已险作慈云庵主的掌底游魂，但是痴心妄想，一息尚存，仍想在武林名家面前领教一招，就是老衲再堕入九幽地狱中，也甘心瞑目了。”鹰爪王被他这几句话，引逗得越发火起万丈，再难忍耐。就在这时，凤尾帮的帮主天南逸叟武维扬，见淮阳派掌门人已经下场子，自己身为凤尾帮主，哪肯甘心落后？何况少林僧慈慧禅师三打束香桩，这次和慈云庵主动手，庵主是掌西岳派的武林名手，出名的掌底下厉害，少林僧是不是已吃着亏，不肯示弱于人，强自挣扎着不肯退下来？他不论和凤尾帮中人有什么关系，和自己有多大的交情，总算助拳的朋友，自己哪好不体谅人？遂赶紧从南面回廊外，匆匆走下来。

武维扬这一动身，跟下好几位香主。那天南逸叟武维扬更不容鹰爪王答少林僧的话，忙在身后招呼道：“清风

堡主，敢是要一试身手么？武维扬久怀着瞻仰淮阳派独步武林的绝技，我不揣简陋，愿在堡主面前领教一二。”这正是：双雄会斗，鹰爪王大鹰爪力、三十六路擒拿法酣战武维扬，几乎把淮阳派三代的威名，断送在凤尾帮主之手。

这时抱月回廊上北面所站的一班群雄，也相继的走下台阶。那位傲慢无礼、放荡不羁的活报应上官云彤，这次他倒和别人一样，不肯标奇立异了，竟随着走下抱月回廊。他这身打扮，和他这分相貌，以及行似冬烘的一步三摇的走法，若不是在这种紧张的局势下，任何人也得笑出声来，不过现在谁也不敢答理他，谁也不敢笑他，更因为掌门人这一出场动手，胜败立分，生死之判，为眼前的事担心还来不及，谁还有那闲情看他、搭讪他？可是上官云彤却不肯饶人，擎着大旱烟袋，一边迈着四方步，一边自言自语的，也不知他是对着谁说：“这可得看看，一个是领袖凤尾帮的龙头帮主，名满天下，有一身绝技，为武林中没开过眼界的本领；一个是掌着淮阳派武林正宗门户的大鹰爪力，抓上人是骨断筋折，三十六路擒拿法，神出鬼没，这个热闹不看，哪里再去找？错过了这村，找不着那个店，好机会别放过去。”他口中一边说着，一边还回头招呼：“你们还在那里愣着？这个热闹不看，你们这辈子算白来了。”万柳堂回头瞪了他一眼，从鼻孔中“哼”了一声，没肯说出话来，心说：“这到了什么时光，你还跟着这么捣乱，你这人也太不近人情了！”可是万柳堂这一看他，反倒招出他的话来，向万柳堂一笑道：“续命神医，归云堡主，我说这话不是么？”

万柳堂此时真是哭不得笑不得，心说：“我们中燕赵双侠，是出了名的游戏江湖、诙谐现世的人物，也没有象你这么无赖过。”可是不好不管他的话，因为他也是助拳来的，

遂没好气的答了声："好！看吧，还有最热闹的在后头呢！上官老师你算来着了。"说完这话扭头不再答理他，赶上掌门人。这时淮阳派掌门人、凤尾帮主武维扬及两派的群雄全聚在花棚前，束香桩的南面，少林僧慈慧禅师也从罗汉束香桩的东面绕了过来，向淮阳派掌门人叙礼答话。这一聚在一处，才演出双雄不并立，鹰爪王竟险些丧命在束香桩上。

鹰爪王见凤尾帮龙头帮主武维扬向自己招呼，明是要替代少林僧来和自己较量，哪好不把礼貌当先，回身抱拳拱手道："武帮主，敢是有意赐教么？"

天南逸叟武维扬来到近前，拱手答道："武某见猎心喜，要在淮阳派掌门人的面前，瞻仰瞻仰你这独步武林、威震江湖的擒拿法、大鹰爪力，王老师肯赐教么？"

鹰爪王含笑答道："武帮主，你也太客气了。我们从淮上清风堡不远千里来到浙南，承你武帮主不见弃，许我们入十二连环坞净业山庄，观光十二连环坞净业山庄的堂奥，这是很欣幸的。我们来意正是为一会风尘奇士武林名手，好事的我们也得在这里长长见识，凤尾帮是藏龙卧虎之地，成名露脸的人物，风尘不容见的异人，我们在这里全会着了，既入宝山，哪能空回？所以在这位少林高僧大展身手之下，叫我王道隆欣喜欲狂，我所以不揣冒昧的赶来领教。武帮主现在既肯赐教，我王道隆尤觉荣幸，武帮主怎样赐教，请明讲当面，我王道隆在武林中徒有虚名，没有甚么真实的本领，武帮主你若拿出过分高深的功夫，我还许不敢领教呢！"

天南逸叟武维扬微微一笑，向鹰爪王道："王老师，我们不必作口头的谦虚。武维扬身为凤尾帮龙头主舵．王老师是淮阳派的掌门人，你我身为坛下、门下领袖，各尽所长，

好在以武会友，点到为止。这位老禅师已经讲到头里，三阵赌输赢，掌震古灯檠和罗汉束香桩，已然有他们几位较量过，我们再学步邯郸，没有什么意味，可是武维扬绝不能在这三阵以外再出花样，王老师淮阳派的竹刀换掌已经是成名的功夫，比起这少林派的罗汉束香桩谁难谁易，我武维扬不敢批评！我现在打算咱们在这罗汉束香桩上用简捷的方法，只在这上面互换三掌。我的话还说在头里，这少林派不是我嫡传的功夫，罗汉束香桩我不只于没下过功夫，我不怕老师父们见笑的话，我根本就没练过。我是一个旁门别派出身，比不了别人的正大门户，我也不必提我的出身派别，好在凡是武林中的朋友，对于'轻功提纵法'是必有的锻炼，那么我们上这罗汉束香桩，量还不致于闹出笑话来。我们也不必尽自耽搁，我们只换他三掌，过这三掌是要实接实架，我武维扬是舍命陪君子。我要尝尝王老师大鹰爪力的力量。王老师的鹰爪力是江湖闻名，有多年的锻炼，有独得之秘，净业山庄一会，你若不施展出来，岂不叫我们失望？"

武维扬这话说得非常狂妄，可含着十分狡诈。的确淮阳派掌门人鹰爪王的大鹰爪力实具非常威力，尤其是他当年败在凤尾帮耍命郎中鲍子威手下，自己困在店中，被杨文焕所救，忍怒含羞回转清风堡绿竹塘，实在有十年的苦练，这种掌力出来哪会不厉害？只是这天南逸叟武维扬狡恶十分，他深知大鹰爪力的厉害，可是他更知这种掌力只能在地上用，就没听说过练这种重手的掌力，能够在轻身术里头施展，从有武术以来，从有鹰爪力功夫以来，没听说有这么练过的，他这不是故意取巧，故卖张狂！

鹰爪王是愤怒十分，他点出来，自己身为淮阳派掌门人，怎好不接？冷笑一声，向武维扬说道："武帮主，你这

分聪明灵慧，已经胜过我王道隆，不用比较功夫，我已甘拜下风。武帮主你肯舍命陪君子，我王道隆岂能不识高低，拂了你武帮主的盛情。不过我这大鹰爪能在你武帮主面前施展不能，你我心照不宣，各人明白好了。”这时活报应上官云彤在身后答话道：“这回我们算是真来着了。亘古未闻，活到八十岁没见过的本事，全在净业山庄看到了。有这出奇的人，就有这出奇的本领，有这高明人点出来，就有这高明人接受。我们冒充武术家的零碎们开回眼吧！别耗着，赶紧练，你们两家一反复，我们算白来了。”

天南逸叟武维扬听他这些话实在不顺耳，分明是在骂自己，面含怒色，半转身躯，向上官云彤说道：“上官老师，你我全是武林中人，何况你是成名的侠义道，此次来到十二连环坞，不啻给我凤尾帮脸上贴金，凡是我凤尾帮坛下弟兄，没有不想着一瞻仰你上官老师一身绝技的，尤其是你以双环震辽东成名。我武维扬见闻虽然简陋，可是我知道你那对独步江湖的子母离魂圈江湖上没遇见过敌手，我武维扬正还要向你领教领教，现在淮阳派掌门既然下场子赐教，他身为群雄的领袖，我哪好不赶紧接待？我武维扬所划出的道儿，上官老师认为不合，何妨作为罢论？上官老师肯来赐教，何妨下场子先试两招？我们的事先放在一旁，我武维扬身入江湖四十年，生死不足惜，不愿受人侮弄，上官老师你以冷语相讥，叫我武维扬脸面何堪？”

武维扬这次所说的话，面色既难看，话是一丝不客气，群雄相顾失色，认为和淮阳派掌门人翻不了脸，非和这位上官云彤翻脸不可了。哪知这活报应上官云彤依然是面色不变，如无其事，也不急也不恼，旱烟袋在手中正满锅子装起烟来，用火石打着火绒子，接在烟锅上，用力吸了两口，喷

出一缕轻烟，向武维扬点点头道："武帮主真是高明。我上官云彤乃是武林中滥竽充数的一名小卒，在江湖道上更是遭那势利小人的冷眼，心直口快，更遭到江湖上的反感。我自以为用那不成派别、没有师承的怪家伙，可以到处蒙事，哪知来到十二连环坞，武帮主麾下的两个小孩子的两条九连环，叫我上官云彤从头顶凉到脚跟，我知道我准不成了。我那把家伙，在净业山庄别打算再蒙事了，只有在这里多开开眼界，长长见识。武帮主你的金龙鞭是你威镇天南的唯一法器，也真是武林中的绝学，我们还没开过这个眼。现在武帮主你想叫我上罗汉束香桩，我上官云彤没有那么大本领，我不怕现世，我上去，准保连两个脚板全给你们踩碎了，这倒省事。武帮主，你别跟我上官云彤过意不去，我这破车不便碍好道，你们这一位是武术名家，一位凤尾帮主，两雄较技，为武林中留一番佳话，只为我一番多口，倒耽搁了你们大事，哎呀！我太煞风景了。"说完这话，他再也不看那武维扬，一步三摇的，向那罗汉束香桩的边桩走去，好象欣赏着这束香桩的布置。把那武维扬气得几乎炸了肺，别人真有认为这活报应上官云彤形同无赖。

可是天南逸叟武维扬绝不肯轻视他，耳中早有这么个人，实是个扎手的人物。"嗯"了一声，暗中已打定主意，无论如何，自己倒要会一会他。回头来向鹰爪王拱手道："武某对于这位活报应上官大侠，久仰侠名，今日竟肯驾幸十二连环坞，我正想在他面前求教，他又这么秘术自珍起来，叫我武维扬好生失望，只好还是先向王老师请教了。"这种地方武维扬空是英雄一世，算是栽在了净业山庄。凭武维扬那么大身份，竟自这么甘心的受人侮辱，仍然想用这种刁狡的手段来取最后的胜利，鹰爪王听得活报应上官云彤这

番话，奚落得够刻薄的，武维扬虽是反口相讥，他依然要和自己较量这束香桩换掌，这实在失了你武维扬的身分了。遂冷笑一声道："既是净业山庄，群雄会上有分，就不会不一露身手。上官老师他还不致过于吝惜他那一身所学，武帮主请你赐教吧！"武维扬答了个"好"字，向淮阳派掌门人鹰爪王一拱手，腾身而起，身躯快似飘风，轻如落叶的落在罗汉束香桩上。鹰爪王脚下轻轻在地上一点，双掌在胸前平按着，掌心向下，微微的交错着，左掌在前，右掌在后，肩头不摇不动，身躯只拔起三尺多高来，平纵出去，轻轻往束香桩上一落，身躯稳若泰山。

这两个武林名家，往束香桩一落脚，更不再答话，各沿束香桩的边锋盘旋疾走，步眼全是一样轻灵巧尖。这两下好似商量好了，谁也不急于动手，在这束香桩上往复盘旋，纵横交错，这种地方使下面看的人莫不惊叹。这两位领袖人物，对于轻功提纵术全有精纯的造诣，在上面这种身势展动，轻快处如蝴蝶穿衣，稳捷处如行云流水，两下里全是全神贯注。两下的动作全是不谋而合，往返盘旋了三四周，各取了中锋；天南逸叟武维扬从西转过来，淮阳派掌门人鹰爪王由东往西，逼了过去。这次两下里谁也不再闪避，往旁处错，两下直挤到当中，间隔还有两根束香桩，鹰爪王左脚往右边的束香桩一点，是微差着半步，口中喝了声："帮主赐招。"随着话声双掌翻出，斜往右打去，这一式是"金蛟剪"的打法，迅捷沉实，掌力挟着劲风，往武维扬的胸肋打去。

天南逸叟武维扬在换第一式掌，也不愿意接鹰爪王的正面掌力，他在两下一接近时，脚下虽没往左换桩，可是他是右脚点的当中这棵束香桩，已给自己留了退步，在鹰爪王的

话一出口，他的身躯往左一拧，左脚往左一探，双掌是“横架铁门闩”，和鹰爪王的双掌迎了个正着，两下的掌风一接，这可不用实在的把双掌真打上，两下的掌力往一处一合，互相往回下猛一撤，在他们两下里，已知对方的力量。鹰爪王往南，天南逸叟武维扬往北，背道而驰地盘旋下来。可是同时全是走到边锋，仍然是原旧的方向圈回来，二次会合一处，一个是面向西北，一个是面向东南，这次两人是正对面，鹰爪王这次是两脚双点束香桩，气纳丹田，抱元守一，身临切近，武维扬也正把身躯欺近过来，这次武维扬手底下比鹰爪王还疾，没肯再容鹰爪王发招，他的左脚在当中一点，欺近了鹰爪王的面前，右掌猝然往外一撤，“云龙探爪”往鹰爪王“华盖穴”便击。鹰爪王这次却用擒拿法，右掌翻出“金丝缠腕”掌风往上斜着一穿，用掌缘一搭武维扬的脉门，剪他的腕子，那武维扬哪会不识得这种手法的厉害，右掌猝然往回一撤，右掌猛然从下面翻出，身躯往后一塌，“毒蛇寻穴手”向鹰爪王的丹田打去，这一掌打的是正面，力量是非常足。

鹰爪王猛然左脚微微的在束香桩上一动，右脚横着往左踢出去，左掌往上一穿，右掌是原来金丝缠腕的掌式，往下一沉，擦着自己的右胯劈下去。“金雕展翅”，正找武维扬这一掌，两下的掌力这次完全算接上。武维扬把掌势往外一翻，两下里头，力量往一处一合，武维扬的这条左臂已被鹰爪王荡开，可是鹰爪王同时身躯也被他的掌力震动，各自越过两棵桩去，方把身势收住。武维扬暗暗惊异，果然盛名之下无虚名，淮阳派的掌风实有惊人的本领，自己若不是在罗汉束香桩上，还真未必是他的敌手，暗作主张，要以巧技来胜鹰爪王。鹰爪王在第二次这一换掌，一招分两式，两下里彼此实在的较了掌

力，也是暗自惊心，这天南逸叟武维扬果然名不虚传，他这种掌力招术，施展出来，实不是平常的武功所能应付，既已和他约定连换三掌，这最后一式也就是生死关头，自己也加了十二分的小心，不猝然动手。两下里在罗汉束香桩上，仍旧盘旋开，这可不是故意的延宕，两下里是同一的心意，要蓄足了力量，在一击之下，要分两下的胜败输赢，这种地方谁也不肯再稍微留情，稍存忠厚，顾不得什么叫江湖道义，谁输了招，就算一败涂地，全存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心意，在这罗汉束香桩上，一往一来的又盘旋了两周。

这下面所有看他们打束香桩的人，全因为关系着两派的存亡荣辱，全是惊心动魄的替束香桩上这两位领袖人物担心，全是离开束香桩数尺远，注目的看着上面没有一个出声移动的。一座净业山庄，虽有这么多人，没有一个开口说话的，只有阴沉沉的天空，电光一闪闪的，雷声隐隐，和那花棚树木被风摇动的声音，点缀这紧张的场面。可是内中却忙了一个人，正是那位大家全十分讨厌的活报应上官云彤。大家全因为他说话无情无理，不是开玩笑，就是骂人，不只于凤尾帮这边人不肯答理他，连淮阳、西岳两派，全不敢招惹他，何况这时大家全注意到动手的人，更没工夫理会他。这上官云彤擎着杆旱烟袋紧欺到束香桩前，这才要暗运“玄鸟划沙”、“孔雀剔翎”的重手法，暗助鹰爪王，保全那淮阳派掌门人的威名。他是一边象是很关心着上面动手的情形，来回的跟着上面动手的人。这种疯疯癫癫的，若不是在这种时候，早有人过去拦阻他了。活报应上官云彤他好象是精神贯注在上面，身躯欺得过近，离着束香桩只有二三尺远，若在旁人总要提防着上面动手的人，若是全赶到边桩，一个重手的掌力，被掌风扫上就许受了误伤。这时上面的淮阳派掌门

人鹰爪王和凤尾帮龙头帮主，两下里已到了换第三掌的时候，各沿着边桩盘旋了两周，分最后生死输赢的时候，谁肯再手下留情？所以在最后一击之下，要分生死荣辱。

这时龙头帮主天南逸叟武维扬，正从西面沿着北边的边桩盘过来，淮阳派掌门人鹰爪王正从东面沿着南面桩盘过来，两下里全是斜身侧步式，鹰爪王是往北偏着脸，天南逸叟武维扬是往南偏着脸，两下里虽是相对的方向，可是脚下各有快慢，总不能走得一般齐。这次天南逸叟武维扬已打定了主意，要猝然先行动手发招，鹰爪王才从东面转过，转过四五步来，那天南逸叟武维扬脚下已经快着两步，一南一北成了正对面，可是两下各据边锋。武维扬猝然一拧身，右掌从自己的胸前往外一穿，横越束香桩，从北面飞纵过来，用海燕掠波的轻功绝技，身躯没起多高，只往起纵越二尺多平飞过来。这手轻功和刚才动手的西岳侠尼慈云庵主所用的功夫有异曲同工之妙，身躯往束香桩上一落，轻得好象游蜂戏蕊，这种姿势，这种功夫，在轻功提纵法上可算一绝，他落脚的地方离着鹰爪王只有三棵束香桩。

鹰爪王落脚的地方，可正是束香桩的边锋，见武维扬已然袭到，脚下也是一停身躯，往右一拧，脸对着北面；武维扬突然左脚一点束香桩上了一步，左掌往外一穿，“毒蛇寻穴手”往鹰爪王的腹上打来，这是正面一击。鹰爪王身后已经没有退步的地方，身躯也就是才转过来，趁着转身之势，不接天南逸叟武维扬这一掌，右脚斜着仅往东一上步，也正是鹰爪王才过来的方向，天南逸叟武维扬这一掌已擦着鹰爪王的左肋打过去，鹰爪王身躯避开，左手的双指一分，找武维扬的肩头的肩井穴，可是武维扬的式子十分疾，十分快，没见他变招，没见他换式，掌并没撤回，只有左肩头微往

回下一带，右掌已穿着他自己的左臂下，“偷云换日”，猛向鹰爪王打来。

鹰爪王正是往前欺身，这一掌直奔自己左肋下，天南逸叟武维扬的掌力非常劲疾，但是鹰爪王招变得也快，左掌趁势往下一沉，“斜单鞭”式，往他脉门切来。哪知天南逸叟武维扬连发两招，全是诱敌之计，鹰爪王的掌风往下一切，他右掌往回一撤，左脚已经移桩换步，也是仅往东一起身，和鹰爪王成斜对面。鹰爪王此时是面冲着西北，天南逸叟武维扬这一上步，变成了面向东南，两人这时可情势险到万分，当中只隔着一棵束香桩。天南逸叟武维扬在往回一撤右掌时，步眼跟上身的掌式是一同变换的，身躯一带过去，猝然的双掌往起一抖，红霞贯日，往鹰爪王的面门打来，这种招术全是连环运用。鹰爪王识得厉害，这一招你不给他破开，自己身后已没有退路．更兼这是最后的换掌，不能再分开，搭上手就得见生死输赢。鹰爪王猝然双掌一合，“韦陀捧杵式”想把他双掌只要穿开，绝不容他换招变式，跟着双掌往外一推，“云龙抖甲”怎么也把他打下桩去。

可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鹰爪王就疏忽了这罗汉束香桩上，虽不能用重力，可是一切的轻功绝技全能在这上施展。这天南逸叟武维扬，他竟用他的机变狡诈，要在最后一招上，把鹰爪王毁在罗汉束香桩。他上面所用的连环两式，是力也发得真力，招术也非常毒辣，可是他并没想在这两式能赢得鹰爪王，在鹰爪王这韦陀捧杵式，双掌往上一递时，他猛然间往回一撤招，身躯却斜着向东北扑下去，单足点着束香桩，右足往外一探，身躯如同平躺在罗汉束香桩上，上半身猛然往西一拧，右腿可是平着往东扫过来，这一式名叫“蜉蝣戏水”，可是在右足上他却有特殊的功夫。

这时鹰爪王左右前后全逃不开他，只有腾身纵起可以避开，可是他这一式来得过疾过快，绝容不开你少缓须臾，眼看着他的右腿已经扫在鹰爪王的左腿上，鹰爪王已经知道自己输在他手内，他这腿上若有铁扫帚的功夫，虽则在束香桩上不能施展十成的力量，但是被他扫上，也得摔下桩去。自己意念一动之间，要把力往下一沉，索性把束香桩震碎，实接他这一招，可是也打算着只要脚落实地，好歹也赏他一掌，叫他在志得意满之下，尝尝鹰爪力的手法。不过心念一动，就在这危险一发之时，束香桩前那看热闹的上官云彤，他的旱烟袋正抽得起劲的时候，忽然咳嗽了一声，口中喷出一口唾沫，似乎他这旱烟袋锅子里烟油太多，吸到他口中厌烦作恶的情形。猛然间把他的烟袋锅儿往这边一甩，他的情形连头也没往这边扭，口中还是连连的喷着唾沫，这旱烟袋他是斜着往下甩了两下。天南逸叟武维扬这一式明明是用上，可是他和鹰爪王所停身的罗汉束香桩，竟自象风扫的一样，连倒了四根，两人所着脚的束香桩也在晃动了，眼看着就要倒下去。这一缓式，鹰爪王已腾身纵下束香桩，好个武维扬，在这种情势之下，他竟然没栽在上面，一个“金鲤翻身”，把半俯着身躯转过去，脚下已经换了步眼，一腾身跃下桩来。这时鹰爪王落脚处是罗汉束香桩的偏东，武维扬落脚处偏西，那活报应上官云彤正站在他们两人的当中。天南逸叟武维扬此时面色铁青，怒目相视的瞪了活报应上官云彤一眼，可是他依然不肯失礼，向鹰爪王一拱手道：“武某承让了。”鹰爪王也即时一拱手道：“王道隆甘拜下风。”

天南逸叟武维扬却半转着身躯，含着满面的怒色，向活报应上官云彤道：“上官老师，这算怎么讲？”武维扬说这话时用手一指束香桩。活报应上官云彤对于武维扬所问的话

不知他是听见没听见，把那杆旱烟袋大铜锅儿，尽力的往自己的鞋底上磕了又磕，慢吞吞的抬起头来，好似不明白武维扬所问的话，抬起头来注视着武维扬愕然了半晌，才问道："武帮主，你说的是什么？我不懂，请你说明白些。"

武维扬冷笑了一声向上官云彤道："上官老师，你别和我弄这一套，咱们全是江湖道中人，总要以真诚相见，净业山庄之会，各凭真实的功夫，各凭本领，这里边不能用勾心斗角。上官老师'观棋不语'的话，你总可明白吧？我与淮阳派掌门人束香桩上换掌，纵然哪一方面输在当场，还不能就算了断，难道三阵赌输赢，上官老师不知道吗？总得在慈慧禅师第三阵较量之后，才能判定了两家的命运。上官老师你何必忙在一时，使用这种手法暗算我武维扬。你这'玄鸟划沙'、'孔雀剔翎'这种内家重手的掌法，照顾到我武维扬身上，武某功夫稍弱，只怕逃不开上官老师这两招之下吧！不过你可知道，打人一掌防人一脚，我武维扬焉肯甘心？现在没有别的，我幸逃开你这两招之下，我倒要在你上官老师的手下痛快的领教一番，也省得你上官老师这么暗中动手了。"

上官云彤尚在嘻嘻冷笑着，方待答话，少林僧慈慧禅师声若洪钟的招呼了声："武帮主，这场事还是让与老衲给你了断吧。上官施主，老衲愿以最后一阵，与上官施主一决雌雄，以老衲的'方便铲'在你'子母离魂圈'下讨教，凤尾帮一决存亡。"少林僧二次现身，其势汹汹。天南逸叟武维扬只得先退一旁，活报应上官云彤向少林僧点点头道："老禅师，你实在高明得很，佛门弟子中能象你这样的还真不多见。我上官云彤，浪迹江湖四十年来，往上说见过盛名的英雄、江湖上游侠，往下说鼠窃狗偷、贩夫走卒，我这人是不

挑不拣，一例的全看作朋友，可是象老禅师这样舍身救世，拿别人的事当自己的事，还实在少见。现在你过分的责难我，我上官云彤不愿再和你辩别，你们把我看得太重了，什么叫‘玄鸟划沙’，哪又叫‘孔雀剔翎’？我可说是没有这么好的功夫，我连这种名字全是头一回听见。三阵赌输赢，两家的事作个了断，这是成人之美，很好！不过你少林寺的方便铲，是武林中的绝技，你这么替武维扬卖命，王道隆和慈云庵主定要遭殃。若按你们佛门中因果说，这大约是他们应劫在数吧！不过我上官云彤千里迢迢的赶到十二连环坞，唯恐耽误这场热闹的聚会，可是现在看起来，我不是赶来赴会，我上官云彤的大数也到了，自己惟恐误了日限才这么赶到这，好叫老禅师你超度我。这么看起来，正应了俗语所说的‘遭劫在数，在数难逃’，我只好认命了。老禅师你还等什么？快取你那方便铲好接引我们这班人上西天大路。”

少林僧慈慧禅师听了上官云彤这种诙谐讽刺的口吻，十分愤怒，厉声说道：“上官施主，你明白眼前的情形就好。我宁愿多造一分杀孽，给江湖上清理一番，有缘的叫他到极乐世界，也正是佛门中一桩善举吧。上官施主，老衲今日不把你渡脱了，我就要坠入九幽十八层地狱了。”说到这，向凤尾帮这边值役的帮匪说了声：“取我方便铲来。”早有两名弟兄转到花棚后，两人搭着这柄方便铲，送到他面前。少林僧慈慧禅师伸手把铲接过去。这柄方便铲一亮出来，实足以震慑群雄。这柄铲通身是熟铁制成，铲身有鸭蛋粗，长有六尺四寸，铲头非常大，九寸见涛的月牙子，钢环稍一震动，“哗唧”的作响，这种声音是可以听出是纯钢打造，只凭这柄兵刃，平常的功夫哪还敢向前和他较量？少林僧左手提方便铲，斜着往身前一横，右手一打问讯，向上官云彤

道："上官施主，我们到场子当中互相印证几手功夫？"

上官云彤道："老禅师你这把家伙在净业山庄要渡脱多少人，须先讲讲数目，我们也好计算一下子。十二连环坞赴会，全没打算死在这里，如今你这种少林绝技，运用这种重兵刃，只要和你动手的，我认定了休想逃得活命，我们也好为他们预备后事。"

少林僧慈慧禅师恨声说道："上官施主，你不要在老衲面前故作疯狂，你若再这么胡言乱语，休怨老衲不懂情面，我可要得罪人了。以武会友，谁和谁没有深仇大怨，佛门弟子更不愿作赶净杀绝的事，你叫老衲和你预定死亡的数目，我这方便铲没有操必胜之券，你这种话问的岂不是故意取笑么？"上官云彤冷笑的答道："老禅师，你认为我故意和你取闹，那就不便讲话了，走！哪块地方是我超生之地，请老禅师你先行一步吧！"

少林僧被他这么鼓噪的火起万丈，安心以方便铲取他的性命，也不再对他客气，转身竟奔场子当中走来。这一阵已到了两家生死荣辱最后的关头，淮阳派这边自鹰爪王以下，相率离开北面花棚，靠抱月回廊北面的场子中，站在这观阵。凤尾帮那边由龙头帮主天南逸叟武维扬领率着坛下一班弟子，退回抱月回廊南面。这时少林僧慈慧禅师大洒步，已走到场子当中，往东面一站，面向抱月回廊，依然把上首让给上官云彤。可是上官云彤仍然是一步三摇，四方步迈着，堪堪走到当中，淮阳派这边突然走出一人，高声说道："上官老师，请你先让一阵，我们也瞻仰瞻仰少林派的绝技，达摩尊者所传的方便铲。"上官云彤一回头，不禁一声狂笑道："好！归云堡主，续命神医，和这位少林高僧、佛门中的活菩萨正好会一会，叫我们也看看你两家的名重武林的绝

技。不过这位老禅师这柄方便铲，只怕你万老师要先尝厉害，两膀没有千斤膂力的，莫想和他这条兵刃动手，只怕连人全要被他打出净业山庄。我这人安贫知命，不好名不好利，能折能弯，能忍能耐。这一阵我本不能让的，不过老禅师是渡脱我上官云彤来的，这是遭劫在数，全得往一处凑，不料万老师你也是榜上有名，按着时限说，你比我早一刻，那只好让老禅师先打发你上西天大路了。”

万柳堂瞪了他一眼，心说：“这到了什么时候，我淮阳派四十多人全到了生死关头，吉凶莫卜，你还这么随便的开玩笑，实在太恨人了！”自己不再答理他，手提地煞潜龙剑，来到场子当中，左手厚着剑，右手往剑身一搭，向少林僧一拱手道：“老禅师，上官老前辈是为我淮阳派帮忙而来，身居客位，我们作主人的，哪好就这么等待人家替我们争生死荣辱？老禅师的方便铲威震武林，我万柳堂不度德、不量力，要以这柄剑在老禅师面前领教，只好请你铲下超生，招数下留情，我万柳堂感激不尽！”少林僧慈慧禅师正想和上官云彤一决生死，续命神医万柳堂突如其来的把他换下去，也只好向万柳堂答礼道：“万堡主既有以地煞潜龙剑赐教，老衲是万分荣幸。不过你的剑术老衲早已闻名，最后一阵，老衲这只方便铲若是败在你的剑下，你叫我抱恨终天，上官老师的子母离魂圈，我今生今世也算是无缘瞻仰了！”

万柳堂道：“老禅师你过谦了，我万柳堂恐怕未必是你的对手吧！老禅师请。”万柳堂说到这个“请”字，左手倒提地煞潜龙剑，左脚微往前探了半步，双臂往起一圈，右手往左手背一搭，剑在左臂下厚着，一施礼，剑换右手，左掌骈食中二指，拇指和无名指、小指紧扣掌心，成剑诀式，往

起一抬，宝剑也随着往上一提，剑诀斜往右指着，右手的剑往上倒提着。少林僧那里右手持方便铲，左手往方便铲的铲身上一搭，微一俯身，向万柳堂还了礼，跟着方便铲往上一抖，钢环"哗啷啷"一响，铲头铲尾闪烁着青光，左掌斜晒在胸前，月牙子已贴向他自己的背后。铲头斜探出右胁下，侧身疾去，往后盘旋。万柳堂那里也把身躯往左一转，斜身侧步，剑诀抬到左眉际，地煞潜龙剑尖头向下，倒提在背后，侧身疾走，步法轻灵，往左也盘旋下来。

净业山庄这个较武的场子，地势极大，两下盘旋疾走，转了半周，少林僧突然把身躯一翻，却往万柳堂这边冲来。万柳堂也是赶紧迎上前来，少林僧往起一纵身，已到了万柳堂的面前，抖铲向万柳堂胸前便点。万柳堂的宝剑虽有削铜剁铁之力，可是遇到他这种重兵刃，也不敢骤然尝试，见少林僧铲到，微往左一上步，身躯往左一横，地煞潜龙剑贴着方便铲杆往外一递，"樵夫问路"式削他的腕子。少林僧这把方便铲已得少林寺的真传，招术绝伦，变化不测，见递招已然走空，万柳堂的剑已然递过来，前把往回一带，把铲头扬起，后把往外一送，月牙刃子反往万柳堂的剑身上托去。这种铲重力大，只要和他这月牙刃子碰上，这种兵刃就得出手。万柳堂的地煞潜龙剑虽是新得的一柄宝刃，但是他剑术上可有数十年的锻炼，已入化境，剑招变化神奇。少林僧方便铲反递过来，万柳堂剑诀往回下一领，抽撤连环，"呛"的月牙子一滑，往回下一撤，一吞一吐，地煞潜龙剑又递出去，直奔少林僧的胸膛点去。少林僧往右一上步，铲尾往右一甩，斜着一荡万柳堂的剑，可是前把已然翻开，这柄方便铲"哗啷"的钢环子一震，雪亮的铲头，太公钓鱼式往万柳堂的头上砸去。万柳堂反往少林僧的右侧一欺身，地煞潜龙

剑顺着方便铲往少林僧的右腕上斩去。慈慧禅师右脚往外一滑，身躯往下一矮，方便铲已经带回来，一个旋身秋风扫落叶式，这柄方便铲向万柳堂的下盘打来。这一式又劲又疾，万柳堂往起一耸身，用“一鹤冲天”的轻功，身躯纵起，却往右侧落下去。

少林僧这一铲扫完，就见他这条方便铲二次又是一个盘旋，仍然矮身盘打。这种招术非常厉害，他这种连环运用，两三丈内不易逃开他方便铲下。万柳堂脚才落地，方便铲已然又到，万柳堂用“绕步盘旋”往回倒转了一步，让过他的铲头，反倒猱身而进，地煞潜龙剑一个“白鹤亮翅”式，往少林僧的右肩后斩来。少林僧只有撤招纵开，三次聚会一处，这条方便铲撒开招术，上下翻飞，带得寒风四起，地上铺的细砂，也不时的被他方便铲铲风给带起来，四处飞扬。万柳堂这柄剑也把三十六路天罡剑术施展开，真有蛟蛇异变、鬼神不测之妙。万柳堂在这趟剑术上，差不多二三十年的锻炼，实已到了火候纯青的地步，何况又得了这柄地煞潜龙剑，更给他这趟剑术加了几分威力。因为平常的兵刃，只要分量轻，对手的兵刃重，就有许多的招术不敢往外施展，恐怕兵刃上先着吃亏。现在万柳堂掌中是口宝刃，这里边可就有许多占优势的地方，他这柄宝刃有斩钢截铁之力，少林僧这柄方便铲，虽是重兵刃，不敢往他铲杆上削，可是两边的刃子只要得了手，就能给他毁掉。

少林僧慈慧禅师是这种名门名派的武术家，早已识得万柳堂宝剑厉害，他在招术施展开，暗中可留了神，铲头和铲尾不敢和万柳堂的宝剑砍接砍架，不过他这柄方便铲实有惊人的本领，舞动开这种威力实在惊人！劈、碰、盖、挑、点、打、耘、划，招术是变化不测，迅若风雷！这一百二十

八铲，平常的武功哪能应付？万柳堂此时也把剑术上本领尽力的施展开，身形矫若游龙，轻灵巧快起落进退，翩若惊鸿。两下里头一递手，已经是十几招。

少林僧这把方便铲正用了手“泼风盘打”，这柄方便铲带着一股子劲风，铲头往万柳堂的右胯横扫过来；万柳堂的剑往自己的身右一领，倒转七星步，反往后个把盘旋，往外一甩地煞潜龙剑，向少林僧慈慧禅师的右背斩来。少林僧慈慧禅师这一招递空，他竟一反式子往外一送，暗中把脚下的步眼移动，只用右脚尖点地，藉着往外推铲之力，全身随着铲势，如旋风般陡转过来，方便铲仍然是找中盘，反往万柳堂的右肋砸来；这一式用得十分疾十分厉害，这时再想往后退步，身躯是绝撤不开；用剑往外封，这里重兵刃哪能封出去？这种地方就仗着身法矫捷。万柳堂宝剑往上一抖，竟用轻功绝技一鹤冲天，脚下的步眼连动也没动，身形早提起，拔起有七尺多高来，竟自把少林僧这一铲闪开，也就是万柳堂四十年武功造诣，才能不败在少林僧的铲下。

这净业山庄所有的群雄，没有不看得骇目惊心的。赶到往下一落，斜着往正南面已出去六七尺，可是这一往下落，情势越发的危险。此时两人较量已到了最后关头，少林僧慈慧禅师哪肯再留下一点情？他在万柳堂往下一落，他的身手是多疾多快，“哗啷”的身上钢环一响，他竟往前一赶步，这柄方便铲单臂往外一递，铲头往万柳堂才往下落的身形上戳去。万柳堂的左脚才一点地，背后的铲已到，万柳堂猛然间全身用力往外一拧，“懒龙翻身”，地煞潜龙剑也随着往外一展。“呛”的一声，火星四溅，宝剑和方便铲的铲头搭上。还算是少林僧手上的功夫纯，铲尾往下一坐，铲头往起一扬，方便铲的铲头算是没被削断，可是把锋利的刃子已给

滑去了一分。

两下里头各自纵身闪开，各自盘旋疾走，暗中也是各自查看自己的兵刃是否被对方毁坏？两下里分而复合，再聚到一处，是各自施展开一身的本领。正在酣战的当儿，猛然间从外面又飞进一拨信鸽，掠空而过，径投净业山庄的后面。可是跟着这信鸽飞进去的时候，在这净业山庄西南一带，陡起了两声芦笛的声音，这两声，在场中莫说是凤尾帮中人有些惊心动魄，就连淮阳派、西岳派，也全惊愕十分。因为这种信号，是凤尾帮调发守坞的队伍和应付敌人的号令，在群雄赴会夜斗帮匪时，已全听到过这种芦笛的声音。此时虽然天色阴沉如墨，这座十二连环坞防守得和铁桶相似，除了已入十二连环坞的淮阳派、西岳两派人，哪会再有别人侵入？可是这种情形，所有在场的人，哪会不惊异？尤其是天南逸叟武维扬和内三堂香主更是惊慌万状，连这位少林僧慈慧禅师也觉出这芦笛的声音怪异，手底下未免略形迟慢。万柳堂也看出这十二连环坞中恐怕祸变不测，就要在瞬息之间，虽然在这种强敌之下，心神不敢散。可是两派赴会的人，生死所关，焉能不动心？两下的招术未免全有些精力不能一贯，动手有这种情形，是深犯武林的大忌。

两下里正盘旋到场子偏西一带，少林僧慈慧禅师的方便铲急于要在万柳堂的剑下取胜，竟施展开连环九宫铲，这柄方便铲猛然一变式，身躯往下一撒，单臂拖铲尾，往外一探臂，铲身托得水平，往万柳堂的小腹上便点。万柳堂用“倒栽垂杨”式，剑光向下，往右一拦，用剑锋找他的铲头。这位少林僧猛然左脚往前一上步，左掌已把铲身拖住，右手往外一推，右脚也跟着换出去，月牙刃子向万柳堂的咽喉插去。万柳堂身躯往左一斜，一甩右肩，地煞潜龙剑倒着

往上一提，用“里裹外靠”的式子，往外一拦，用剑锋削他的右边的月牙刃子。少林僧这九宫铲是连环使用，没容万柳堂的宝剑往月牙上挂，左手擎铲杆这边，往下一带，右把撤回，铲身反从他自己的左胯下翻起来，往万柳堂的右肋戳去。这种式子连环施展，绝不容毫发的迟延。万柳堂往后一撤步，左足往起一提，左手的剑诀往自己的身后一展，右手的剑往外一抖，“白鹤亮翅”式，剑锋往少林僧的铲杆上削去，反戳少林僧的手指。

慈慧禅师这九宫铲是连环九式，哪一招哪一式全含着五行生克之理，招术虽只九式，可是相因相生，因势变化，这九式好似同时发作一样，丝毫没有停留，一式跟一式的演变，万柳堂的剑到，他托左掌顺着铲杆往回下一缩，仍然是单臂举铲，一震腕子反向剑身上震去。这一招用的非常迅捷神速，只要是跟万柳堂的剑一崩上，万柳堂的剑非出手不可。万柳堂早已提防到他，方便铲的招术不同凡俗，撤剑是来不及，可是右掌已经用上全力，破出这柄地煞潜龙剑毁在他手内，也要跟他拼这一招，左手的剑诀往下一振，双指按在自己左胯下。唯独这种剑术，虽然剑是在右手，左手掐着剑诀，可是剑手身形全仗着剑诀领路，身躯随着往右一拧，剑可是在上面探着。这种地方用笔墨形容是非常慢，在动手时疾如电光石火，一瞥即逝！万柳堂在剑诀一换，掌中的剑式也变了，剑撤不回来，腕子一动，剑身一颤，“呛”的一声，宝剑的前半部已和方便铲杆搭上。

可是万柳堂绝不容他力用足了，暗中把他往上崩的力量已给卸了，地煞潜龙剑只这一颤动之间，已贴到他铲杆的右侧，腕子用力往回一带，五云捧日式，随着他的铲杆上宝剑滑出去，“呛”的一声，这种金铁相触，一溜火花，宝剑和

铲头上一搭下滑了出来。可是这一两下里各自往后一纵，撤身退开，各自看自己的兵刃。万柳堂一看地煞潜龙剑时，剑身依然颤动着，那种龙吟的声音尚还未消逝。慈慧禅师撤身退去时，可是绝不带出一点神色来，往回一带方便铲，用左手一按铲身，往自己的身前斜着一横，右手打着问讯，暗中已经看到方便铲的铲头，已被地煞潜龙剑滑了一道沟，铲环被削断了一个，幸而还未脱落，铲头的刃子也被伤了数分。这种地方少林僧仍然想不露声色，不能在这种兵刃上就认败服输，右手一打问讯，说声："万堡主，你的剑术高明。这口地煞潜龙剑实是宝刃，不过三十六路天罡剑，才露了一鳞半爪，未尽所长，老衲还要觍颜请教，索性请万堡主成全老衲的心愿。"这种话一出口，万柳堂听出他有不服之意，竟是因为自己是口宝刃，纵然败了，不算他败在功夫上，自己在愤怒下要换平常的宝剑和他再决雌雄。

这时那活报应上官云彤却走了过来，向少林僧慈慧禅师道："老禅师，你这佛心的举动，也太谦过甚了。万堡主既是不愿意和你一同赴极乐世界，一个佛门弟子，得罢手时且罢手，能容人处且容人，何必这么一口咬定，非和他一分生死不可。我上官云彤就有这种毛病，把渡脱他的心渡脱我吧，我甘心做替死鬼，你这方便铲上有什么绝妙的招术，自管搬出来，我这穷酸还要领你几招。"

少林僧慈慧禅师口念"阿弥陀佛"，恨声向上官云彤道："上官施主，你来到净业山庄，实在是成心搅扰，老衲虽是佛门中人，也容不得你了。我叫你逃出方便铲下，我就蓄发还俗！"慈慧禅师这种话可说得十分厉害，僧门中出家不许还俗，那时只要一身入佛门，不论他从前有多大的罪恶，都可以一笔勾销，他一身皈依到佛祖座下，算是他这个人

忏悔了一生的作恶，所以国法虽严，没有杀僧人的刀。但是这出家人也一样有不法人，他要是罪大恶极，难道国法就没法处置他么？也一样能够惩治他，不过在处决他之前，必须先把他的头发留起来，所以僧人最厉害的立誓是“蓄发还俗”四字，轻易不敢出口，今日慈慧禅师真是怒到极点，所以才说出这种话来，预备着和他同归于尽。

上官云彤哈哈一笑，向少林僧慈慧禅师道：“老禅师你言重了，和我这穷酸也值得动这无名火么？”说到这摇头向续命神医万柳堂道：“万老师，你听见了，我这替死鬼非应劫不可了，你请退后，这里没有你的事了。”说到这把他手中的旱烟袋往鞋底子上一磕，烟袋嘴子又递到口中，把里面的余烟吹出去，向慈慧禅师道：“老禅师怎么样？我这穷酸情愿奉陪。”少林僧慈慧禅师厉声说道：“上官云彤，你少和老衲卖弄你的舌剑唇枪，出家人是不惯作口舌之争，老衲是要见识你子母离魂圈，你亮兵器，老衲和你会斗几合。”

上官云彤依然是嘻嘻冷笑着，向慈慧禅师道：“我上官云彤有个毛病，我最怕人家估我的家，我压箱子底的东西，我得情愿抖落时，我才搬出来呢。你这强买强卖，我反动了疑心，我那两件家伙就是拿出来也是白搭，何况我自己的事我自己能作主，老禅师你怎么这么不近人情，反正我这穷酸没想活着，任凭你怎么料理我。我上官云彤不怕你笑话，早晚是毁在你手中，不过差一时不生，差一时不死，我自己算计着还没到时候，你看见了么？”说着把那旱烟袋一扬道：“就凭这个家伙，要和你这威震少林的方便铲走上几招，你还不要藐视我穷酸这把家伙，动上手也许是我应劫，也许是你应誓，那可保不一定。”

少林僧慈慧禅师此时已愤怒十分忍无可忍，把方便铲一

摆，厉声说道："上官云彤，你太藐视老衲，你不亮子母离魂圈，也过嫌狂妄了，老衲要以这柄方便铲领教你三合。"上官云彤嘻嘻的一声冷笑道："那是求之不得的事，好！咱们就较量三合。"

这两下里已经到了蓄势待发的时候，忽然后面一声叱道："老禅师请你先忍耐一时，我有话和上官云彤讲。"少林僧一回头，见正是龙头帮主天南逸叟武维扬已经怒冲冲过来，慈慧禅师向武帮主说道："今日的事，老衲有些不近人情，我要越俎代庖，我不和上官云彤分出生死来，我绝不甘心，请武帮主你不要多管。"天南逸叟武维扬道："老禅师暂息雷霆之怒，容我武维扬和这位上官老师讲几句话。入我十二连环坞来，我武维扬全以客人相待，没敢稍存轻视之心，如今这位上官老师，实在辱我太甚！请老禅师忍耐一时。"

武维扬说到这，转身来却向上官云彤道："上官老师，我武维扬虽然是江湖无名小卒，但是自掌凤尾帮以来，束身自爱，对于江湖上同道，武林中朋友，我全是以十二万分礼貌敬重之，这次净业山庄，群雄会所有来的朋友，我武维扬自问没有失礼之处。上官老师，你来到我净业山庄，我既重你武林中的威名，更因为你看得起我武维扬，以你成名的侠义道，肯到我们这乌合之众的地方，尤其使我武维扬面上增光。上官老师你从到这，自我武维扬以下，全震于上官老师的威名，没有不敬重你的。可是上官老师，你屡次这么藐视我凤尾帮，未免欺人太甚了！少林僧慈慧禅师，以他的身分、名望，和你上官老师印证印证武功，绝不是辱没你吧？可是你以为你一对子母离魂圈，是武林中绝无仅有的利器，不屑于用你那对兵刃，使我们净业山庄一开眼界，上官老

师，你也把江湖道中人，看得一文不值了，你用掌中这杆旱烟袋，竟敢会斗少林禅师的方便铲，也过嫌狂妄了！我武维扬身为净业山庄主人，老禅师是我这里的贵客，我不能容上官老师这样猖狂，你既然用这种兵刃藐视江湖道中人，我武维扬只好先领教领教你，上官老师这是你自己甘心愿意，我这里还有一条兵刃，上官老师你可敢接我三招？”

武维扬说到这里，一撩长衫竟亮出一条奇形兵刃，安心想把这名震武林的活报应毁在净业山庄。活报应这才要以三十六路打穴，会斗金龙鞭。天南逸叟武维扬这条软兵刃，是围在腰间，这时往外一抖，金光闪烁，足有五尺长，有核桃粗细，一边是龙头，一边是龙尾。这条鞭完全用金丝打造，非常的巧妙，鞭身不仅是金光灿烂，并且鳞甲宛然。这条金龙鞭往外一亮，龙头往地上一搭，右手握龙尾，向上官云彤道：“上官老师，武维扬要以这点不值一顾的招术，和你领教领教。”

上官云彤冷笑一声道：“我这法子真是不错，抛砖引玉，居然把武帮主你这条金龙鞭勾引出来，真算我这穷酸的福命不薄，临到收缘结果的日子，居然让我大开眼界。你看少林僧师那把方便铲，不过是家伙稍重点，叫人看着心惊，可是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地方，因为那种兵刃怕是一个化小缘的和尚，他也能扛他一杆出来，好作化缘的幌子，没有什么稀奇。武帮主你这条兵刃，漫说我上官云彤没开过这个眼，大约是在场的人，见过这把家伙的也没有一位吧？不是我上官云彤势利眼，倒是什么人使唤什么家伙，武帮主你身为凤尾帮的领袖，为江湖上成名的人物，亮出这条金龙鞭来更能显得出你八面威风；我这穷酸，只好舍命陪君子了，这回死活我认命了。武帮主请你自管亮招，有什么高招请施展

出来，我这穷酸也开开眼界，总算叫我死得其所了。”

说到这把他的旱烟袋装烟的荷包往腰中一掖，把旱烟袋往胸前微举，说了声：“武帮主，你不要客气，尽管撒招。”天南逸叟武维扬答了声：“好吧！我恭敬不如从命。上官云彤，你也尝尝武维扬手底下什么滋味！”说到这，左手往金龙鞭的鞭身上横掌用虎口一托，往下一煞腰，猛然往上一抖双臂，右手握金龙鞭的龙尾，已经把金龙鞭抡起来。鞭头从他自己的左肩抡起来，往他身形的右首一落，跟着往前一震腕子，这条金龙鞭直抖出去，人随鞭进，已飞纵到上官云彤的面前，相隔还有六尺，武维扬的左脚尖一点地，金龙鞭已经直奔上官云彤的胸头点到。天南逸叟武维扬一身绝顶的功夫，身形招术全有极深的锻炼，这条兵刃抖出去，只要被龙头点上，休想再逃出活命去。上官云彤见他金龙鞭到，喝声：“来的好！”这杆旱烟袋往下一沉，“猛虎伏桩”式往右首一煞腰，旱烟袋的大铜锅儿已向金龙鞭上砸去。天南逸叟武维扬的手底下是真快，金龙鞭抖出去，眼看着要被他的大旱烟铜锅儿捋上，赶紧的腕子往下一带，用左手往自己的金龙鞭上一按，腕子往下一震，金龙鞭从自己右胯旁往身后甩去，金龙鞭复返的翻过来，“饥鹰搏兔”式，往上官云彤的头顶上砸来。

上官云彤口中喊了声：“好厉害的家伙。”左脚往外一滑，并不用旱烟袋来接他的金龙鞭。一个“怪蟒翻身”，身躯是随着由右而左，一个盘旋，反向天南逸叟武维扬的身前欺来，这杆旱烟袋的大铜锅儿，竟向天南逸叟武维扬的右臂上“肩井穴”打。武维扬金龙鞭连走了两个空招，上官云彤突然袭到面前，更认出上官云彤是施展三十六路打穴法，自己哪敢迟延？左脚往外一滑，身形往左一撤，金龙鞭往回下

一带，一个“泼风盘打”，这条金龙鞭挟着劲风，向上官云彤拦腰卷来。上官云彤口中“暧哟”一声，却吆喝道：“穷酸这可要完了！”眼看着金龙鞭已卷上右肋，上官云彤这杆旱烟袋猛然往起一抖，身躯也随着拔了起来，往起纵得这么轻灵巧妙，他身上所穿的那件两截的长衫，被风卷得飞扬起来，往下一落，脚点实地。天南逸叟武维扬猱身疾进。金龙鞭一个盘打，势子非常疾，鞭风直奔上官云彤的下盘扫来。这种招术运用得实在太疾，任凭你多快的身手，也不易躲避。可是上官云彤这杆旱烟袋不下于他成名的子母离魂圈，他这杆旱烟袋可以当点穴镢用，能打三十六处大穴，更可作短剑用，实有惊人的功夫。这时身躯往下一落，左脚才一点地，武维扬的金龙鞭已到。上官云彤猛然右脚往下一落，脚尖点地，左臂往上一扬，左掌往上一穿，上半身往右一倾，右手的旱烟袋往下扫去，这是“金雕展翅”的式子，旱烟袋正接他的金龙鞭，往上一荡，把金龙鞭给他荡开。

上官云彤此时也不肯再容情，猛然往右一斜身，这杆旱烟袋又从自己的身前递去，奔武维扬的“云台穴”便点，武维扬竟没有想到上官云彤的这奇怪兵刃，会有这么大的威力。上官云彤的招术也是十分迅捷，武维扬忙就着鞭身甩开的力量，从右一转身，脚下用莲枝步法，掌中的金龙鞭已换了式子，握龙头，甩鞭尾，这一转身，退出两步去，斜着这条鞭从上往下向上官云彤的旱烟袋砸来。上官云彤喝声：“好！”他对付这种兵刃，从一搭上手，完全是欺身进步，任凭武维扬多险的招术，他是见招打招，见式破式，一招一式不肯放松，穿着这件两截的破长衫，和这条金龙鞭盘旋进退，忽前忽后，行左就右，这杆旱烟袋，伺隙进招，身形快，招术疾，已见出上官云彤果然是绝顶的功夫，盛名之下

无虚士。他这种动手的情形，是手底下不闲着，口中还是不闲着。武维扬这条金龙鞭，实不是可以轻视的，稍一失神，就可能丧命在他的鞭上。

上官云彤动手的情形，形同儿戏，不时的加上了两句轻屑话，引逗得武维扬越发的愤怒十分，手底下的招术，越发的狠快劲疾。这条金龙鞭施展开，有十二路的打法，分上中下三盘，有七十二式，一招一式全和平常的鞭法不同，上官云彤是深识此鞭的厉害，这种金龙鞭，不能叫它把式子十足的展开，你只要一叫他得了上风，把门户封着，休想再进招，这种鞭式撒开，左右前后，一丈内欺不进身去，所以上官云彤用这种短器械，只有用进手的招术施展轻灵的步法，巧快的身形，点、崩、砸、压，封闭拦截，轻灵巧快，变化神速；哪一招出去，全是奔武维扬的穴道。所有武场的人，看他这两人动手的情形，真是有些骇目惊心，全认为上官云彤恐怕不是武维扬的对手。这条金龙鞭上下翻飞，上官云彤好象被他金龙鞭裹着不能撤身，可是武维扬自己心里明白，此人莫怪那么狂妄，他这杆旱烟袋上，实非平常的身手所能对付，自己今天若败在他的这种兵器之下，实无面目再见江湖的同道。

这时两下已换了十余招，武维扬见自己的身形，反被他逼住，上官云彤这边动着手，一边的招呼道："武帮主，可以算了吧。金龙鞭实在高明，我上官云彤认败服输，怎么样？留着我这穷酸的命，叫大和尚接引我，叫我也历数应劫。"他口中这么招呼着，武维扬的鞭招术越发地快了，金龙鞭带得一片风声，听到上官云彤这种话，厉声说道："不用尽发狂言，这渡脱你也是一样，再接三招。"这话声一落中，武维扬掌中的金龙鞭，一个"老树盘根"式，金龙鞭塌

着地皮上猛然一个盘打，上官云彤微往上一耸身，金龙鞭从脚下扫过去。武维扬一斜身，脚下一点，已飞纵出去，上官云彤喝声说道：“帮主不要走，我要接你三招。”武维扬这一纵身闪避，正是为亮开式，上官云彤跟踪赶到，武维扬右手抬金龙鞭，平斜着身躯，鞭头塌着地，上官云彤离着还有三步，武维扬猛然一反身，说了声：“接招！”他可用的是“玉蟒倒翻身”。身躯原本是面南背北，他是斜身侧步，脸半冲着西，左脚在前，右脚在后探着，这种式子又叫“跨虎登山”，金龙鞭原本是倒拖着，猛然间右脚往前一提，右手往前一抖，由西往北一拧身，身躯斜转过来，金龙鞭抖起，从自已左肩头翻上来，右臂猛然往外一甩，往上官云彤的顶梁砸来。

武维扬这是用撒手的招式，金龙鞭中“云龙三现”的第一式，鞭身下来得十分的快，可是这第一势绝不会伤着上官云彤，向头顶砸下来，易于躲闪，上官云彤身躯到，武维扬的金龙鞭也到。上官云彤的大旱烟袋，容鞭头已离顶梁数寸，从上一个拨云见日式，用烟袋锅捋金龙鞭的鞭头，可是武维扬这种鞭术狡诈十分，上官云彤往外一封，他没容上官云彤的旱烟袋搭上，猛然往回一带腕子，金龙鞭猛撤回去。一吞一吐，毒蛇吐芯，这条金龙鞭又复从武维扬的右首翻回来，鞭头是直奔上官云彤的小腹。上官云彤口中喝了个：“好”字，他不用他的旱烟袋来接他的金龙鞭，左脚稍往左，向前一上步，他换进一步去，金龙鞭的鞭头已擦着他的右肋过去。他这一上步，猛然右脚尖滑着地，从右往左，一个盘旋，身躯已猛然过去，右脚反到了前面，这一来欺进两步去。这种身手非常疾，右掌中这杆旱烟袋，随着身势倏转过去，已然打出去。铜烟袋锅直奔天南逸叟武维扬的左肩井

穴，这一招用得非常巧妙，也正是上官云彤认出武维扬金龙鞭的绝招，安心给他点颜色看，故意的破坏他的招术，不容他连环施展。他这“云龙现爪”的金龙鞭招术一撒出来，三招九式，能打前后左右上下远近，任凭你多快的身形，你没有过人的本领就不易逃开。可是今日武维扬算遇上劲敌，活报应上官云彤手底下的这点功夫真够厉害的，奔“肩井穴”打到，只要被他旱烟袋锅点上，准得栽在当场，别打算再走开。

他这种打穴，非常重，武维扬也是一个成名的人物，哪会不识得厉害，往左一沉肩，甩右肩头，躲上官云彤这一式。凡是武功到了精湛地步的全是身手相应，六合如一，上面躲着上官云彤这一招，手中的金龙鞭已然变化了式子。跟着左肩头往下一沉的工夫，金龙鞭一带回来，左脚往左往后一滑，武维扬是打算甩鞭翻身，施展“乌龙卷尾”，哪知他的金龙鞭还没翻转过来，上官云彤口中喝了声：“还有一下哩！”掌中的旱烟袋往下一翻，用阴把往外一展，“金鸡抖翎”正奔武维扬背后的“气俞穴”点去。

武维扬的身手轻灵，上官云彤的招术巧快，这两下里棋逢对手，将遇良材。武维扬招术没变成，背后已漏了空，尤其是可恨的这上官云彤，只要往外撒招，他必要喝喊出来，无形中含着轻视之意，此时武维扬把往后盘旋的式子，猛然往回下一收，左手握金龙鞭的鞭身，右手猛然一带，一甩金龙鞭的鞭尾，半斜着身子，往自己的身后扫去。上官云彤的旱烟袋正到，两下里已然搭在一处，上官云彤猛然喝了声：“好招术，打！”这杆旱烟袋往下一沉，荡开龙尾往上翻起，向武维扬的面上便点，武维扬的身形并没转过来，他这种式子是身躯依然背着，不过右肩是稍往后斜着，偏着头，

来拆上官云彤的招术。此时上官云彤变招打到，武维扬的鞭头往回下一带，握金龙鞭的右掌已然撤开，左手握鞭身，猛然往左一带，仍然倒甩金龙鞭，"乌龙卷尾"式反向上官云彤的中盘打来。这一式用的非常神妙，兵刃到，他的身躯才转过来。上官云彤竟自又喝了声："好招！"身随声起，一个"旱地拔葱"，算起来有一丈五六，一个"云里翻身"式往武维扬的停身处丈余外落去，可是头上脚下，倒栽下去的。身形起的快，武维扬这次金龙鞭用的十足力量倒卷过来，仍然被上官云彤走脱，十分愤怒。鞭式收回，武维扬猛然脚下一点地，腾身越起，手中的金龙鞭已换过式来，脚下往地上一落，握鞭尾，甩鞭头。这时上官云彤身躯已离地五六尺，一个"云里翻身"把身形变换过来，仍然是脸向着武维扬这边往下落去，武维扬掌中的金龙鞭也在同时抖出来，"乌龙出洞"式，奔上官云彤的胸前点到。

这一次武维扬追得疾，招术也发得快，任凭何人也认为难逃他这金龙鞭下，可是上官云彤在身躯将要脚落实地时，武维扬的金龙鞭到。金龙鞭的鞭头业已沾到衣裳，上官云彤猛然将这杆旱烟袋往后一甩，身躯向后仰去，就在这往后一扬的时候，左脚也脚落实地，上官云彤竟施展了平生的绝技，仰面朝天躺下去，可是他这左脚往下一点地已然用上了力，只凭着这左足之力，支撑全身，用"细胸巧翻云"、"寒鸡探爪"，右脚竟往他金龙鞭身上踹去。这一手任凭天南逸叟武维扬怎么样高明，他也万想不到上官云彤有这种出人意外的绝技，金龙鞭竟被他踢上，鞭身飞起。还算武维扬手底下有功夫，金龙鞭并没出手，可是上官云彤已经用他右手的旱烟袋一点地，一个翻身腾身跃起，可退出五六尺去。武维扬把金龙鞭往回上一收势，鞭头甩在地上，向上官云彤

说声：“你这手底下实在高明，我武维扬还想领教你这子母离魂圈。”

·第七十回·

杀孽难消离魂圈恶战方便铲

上官云彤已经转过身来，冷笑一声向武维扬道："武帮主，何必向我死缠不休？我有一点微物算作酬劳。"他说这话时，正是看到阴云沉合的天空中，从外面飞进来三只信鸽，武维扬发话时，这三只信鸽已飞进净业山庄，不过武维扬是背着身子，毫未觉察。上官云彤这个主儿，精明到十分，他无论什么时候，也能够照应八方，提防十面。他早看见这三只信鸽飞了进来，所以说出这种话来。他这"算作酬劳"四个字出口，武维扬也听到头上有振羽之声，这是他常听到的所用的信鸽，他心中正有着急的事，心中一动，才一抬头，这时因为天空的阴云过低，雷声隐隐，电光也在闪着，一阵阵山风吹得树叶子乱飞，这种信鸽不能飞得太高，上官云彤就在这时，猛一扬左手，天空中两只信鸽飞翼翻腾坠落下来。上官云彤微微一笑道："武帮主，我这穷酸够大方吧！足够帮主你下酒的了。"这时武维扬愤怒十分，只是不好翻脸。可是这两只鸽子身上全带着东西，每一只鸽子背上驮着一只竹管，一只是白色，一只是深绿色，武维扬此时心中颇有些张惶，不过故示镇定，怕叫人看出神色有异来。

这时青鸾堂香主天罡手闵智、金雕堂香主八步凌波胡玉

笙，已经不等帮主吩咐，纵身过来，把两只信鸽拾去，这两位香主也不回抱月回廊，直奔后面如飞而去。这种情形，在淮阳派眼光看来，已知凤尾帮定然又有重大事故发生，象内三堂两位香主这种身份，事情要不是那么紧急，当着外人绝不能那么失礼。净业山庄武场中，执役的帮匪全在一旁伺候，只吩咐一声就可以把这两只死鸽子拿走，何至于这么慌张失措，落在外人眼内呢？那位少林僧慈慧禅师，他是深知凤尾帮的一切，不容武维扬答话，他竟转了过来，向武帮主说道："老衲已让了一阵，现在请帮主你暂后退，我来和这狂妄之徒较量三合。"少林僧这一口出不逊之言，激怒活报应上官云彤。他一对子母离魂圈力斗三雄。

武维扬心里悬着另一件事，正好借此下台，把金龙鞭往腰间一围，恨声说道："上官云彤，我武维扬和你的事，不能就此算完，少时我还要向你一分皂白，现在老禅师要和你较量武功，恕我不陪。"武维扬转身退了下来，向旁边站着的沈阿英、沈阿雄两个孩子招呼，这两个人连忙来到帮主的身旁伺候着，武维扬向他俩耳边低声的嘱咐了两声。这两个小弟兄总是年纪小，不能担当事，听了龙头帮主的话，答了一声，可是两人的脸色全有些变颜色，转身如飞而去。这种情形分明是事情紧急到十分，在这十二连环坞中的淮阳派、西岳派群侠虽然知道的不详细，可是从夜来的情形看出，分明是有生心内叛、祸生肘腋的情形。按现在的形势看来，侠尼慈云庵主绝不是过虑了，鹰爪王和一班同门师友，已在十分注意着天南逸叟武维扬的举动。

这时上官云彤已经向少林僧慈慧禅师答话道："老禅师，你对我这穷酸绝不肯放手了，也好，咱们也该早做了断。你看净业山庄这种情形，叫人多不高兴，愁云惨雾，布

满了山庄，我看到那里，心里全不痛快。早晨这顿酒席，吃在肚里，实不好消化，我本想着，好歹的再扰武帮主一顿，只是我拼命折腾了半日，就是腾不出地方来，这里再待下去，我就要还席了。老禅师，你早点把我打发了，倒是一份功德。我打算好了，今天我能活下去，我也立时离开净业山庄；我要是活不过去，这里任凭他天翻地覆，我就撒手不管了。老禅师，你这条方便铲，定要和我穷酸两只破铁圈子比划比划。老禅师，你就请出招吧，我豁出这条穷命不要了，陪你走下三招两式的。”可是他说这话时，他手中的旱烟袋，仍然没肯放下，依然在他手中拿着，少林僧慈慧禅师虽是被他催动着动手，但是他的子母离魂圈不亮出来，自己哪肯就那么小家气？上官云彤就那么慢吞吞地把他手中的这杆旱烟袋，往烟荷包里一插，把绳兜挽起，一撩两截长衫，往腰中掖着，可是嘴里不闲着，向慈慧禅师道：“身为武林正宗的少林僧，怎么这么不懂面子？我请你发招动手，你竟自和我穷酸怔着，难道你和我一样遭报的时限没到，还等着时候吗？”

少林僧慈慧禅师怒喝道：“上官云彤，你满口胡言！老衲是按礼节的，净业山庄要叫你这狂夫死得瞑目。你不亮出子母离魂圈来，想叫老衲动手，在江湖的习惯里，我先让你一步，老衲还不上你这个当，就是让你无面目再出这净业山庄，羞见武林同道。想要寻死，老衲也不便成全你，我要成全你，我要见识见识你这江湖成名的利器。”慈慧禅师话还没落声，上官云彤一声狂笑，这次他的笑声颇为刺耳，好象是子夜枭鸣，笑声甫出，竟向地上唾了口道：“和尚！你太把我上官老师看轻了，谁要谁的命，这时还不能保准，比划下来看，子母离魂圈你未必准成。告诉你，我方才所说不过

和人取笑，我上官云彤这一双肉掌，你全未必准成，用子母离魂圈来较量，你这杆化小缘的方便铲恐怕也未必是对手，不信你试试看。动上手，你就明白了。和尚，这是你的造化，你开开眼吧！”

少林僧慈慧禅师听上官云彤口角越发轻薄，并且竟管自己直呼和尚，可恶已极，“哗啷啷”把方便铲一摆，怒叱一声：“狂夫辱我，老衲可要渡脱你了！”身形一纵，已到了上官云彤的面前，这杆方便铲搂头盖顶砸下来。这种式子凶猛异常，上官云彤此时右手尚在长衫底襟下藏着，不知他是摸索烟袋还是做什么，少林僧来势甚急，方便铲猛然砸到，上官云彤口中说一声：“这还象个少林僧。”人随身走，身躯“唰”然往左往右一个盘旋，他那两截的长衫随着他盘旋，全飞扬起来。就在这一转身间，见上官云彤往长衫下一探，猛然双手一张，两手中“呰啷啷”一声响，一对子母离魂圈，已分握在双掌内。这对兵刃每一只是两个钢圈子，形如一对妇女带的镯子，不过圈口可大，圈身可重。第一个圈子直径有六寸，是用十八寸长的纯钢做成；第二节略小，直径五寸，是十五寸的钢条圈起来，两只钢环连在一起，略小的圈子手中握着它，这钢圈子有胡桃粗，稍一震动，发出一片声音。

上官云彤在身躯转过来，子母离魂圈从衣衫内掣出来，左脚一点地，右足一提，这对子母离魂圈往一处一合，“呰”的一声，子母圈碰在一处，这种声音，比铲声并不小，尾音还长。这时他右手的子母离魂圈往上一举，左手的子母圈往胸前一横，少林僧慈慧禅师虽说是多经多见，武功上有绝好的根基，可是自己猛然袭过来动手，依然是上了他的当，总算上官云彤改亮兵刃，自己先动了手，他并不是真

用赤手空拳来和自己较量，偏让自己先输他一步，这才动手。少林僧羞恼之下，更因自己也是头一次见到有使用这种奇形兵器的，也觉惊心动魄。兵器厉害不在其次，他这四个钢圈子，所发出来的声音十分厉害，即足以扰乱人的心灵，更给他这对兵器加上十分的威力。这时少林僧已决定和他一拼生死，遂把方便铲的把用左手一带，右脚一上步，左手的前把横着往左一推，半转身向上官云彤的左胁铡来。

上官云彤此时是蓄势以待，子母圈已然看着门户，少林僧的方便铲一到，上官云彤的右脚往下一落，身躯往前一倾，右脚尖点地，左脚尖一扫，他这对子母离魂圈右手的往上一甩，左手的也同时跟着抡起，双圈自己一碰，从他自己的头顶上向左翻来，往少林僧的方便铲上砸到。这种兵器正是方便铲的对头，一照面，子母离魂圈硬接硬架，硬截硬砸，动上手是毫不留情。慈慧禅师可不敢稍有疏忽，见他双圈一到，铲头往地下一沉，卸他双圈的力量，跟着右脚往后一滑，双手一带方便铲，身躯从右往后一转，身躯如同风车一般的快，方便铲也随着他转身之式，铲头倒甩过来，带着一股劲风，反向上官云彤的后胯上砸来。上官云彤此时，把他的身形图术施展开，左脚往左一滑地，反向少林僧的背后欺身。可是这个时候，兵器却到的快，方便铲已砸到。上官云彤这对子母离魂圈往两下一分，“哗啷啷”的一声清脆的响声，“饥鹰震羽”式，右手的子母圈往右展出，往方便铲头下撩去，可是左手的子母离魂圈，在同时也往少林僧的右耳后撩去。

这手“饥鹰振羽”，可和“大鹏展翼”、“白鹤亮翅”不一样。“大鹏展翼”双臂往开一展，不是平着，是左掌向上翻出，右掌向右切去；“白鹤亮翅”是双掌平分，是分掌

横打。上官云彤子母离魂圈所用“饥鹰振羽”这一式，双拳往左右一分，能叫你顾此失彼，兵刃能躲开，身躯躲不开，这对子母离魂圈,同时发,同时到。少林僧四十多年的功夫，在这种一发之危，猝然的右臂往下一沉，左脚往左一探，整个的身躯向左斜倒下去，头上这一子母离魂圈没扫上，可是方便铲的铲头下已被子母圈撩上铲头向上翻去，少林僧此时是“犀牛望月”式，右手中已按着了力量，把方便铲下半截牢牢握住。容得方便铲已被震得直立起来，猛然少林僧发出内功真力，吐气开声，“嘿”的一声，他的铲头往起一长，仍然是单掌握铲身，在他口中一出声时，暗中掌心一用力，方便铲往里一拧铲头，转了一个圈儿，这方便铲猛然往上官云彤的后脑海砸来。

这种败中取胜，绝处求生，也错非少林僧有这般本领，换在他人，也施展不出这种招术来。可是上官云彤这对子母离魂圈，是成名的兵器，招术是撤换真快。慈慧禅师这种方便铲的绝技，不同凡俗，铲头已经快如闪电的砸到，上官云彤已然把双圈往里一合，猛然往上一抖，这回的力量也用得真足、真猛！唯独他接这一招，连鹰爪王和西岳侠尼全惊得目瞪神呆。

因为少林僧这一变式，他运用这方便铲，全凭内力气功，所以变招快，情形是没容活报应上官云彤的子母离魂圈换招变式，他的双圈想往起翻，必须撩过头顶才可以把方便铲搪出去。只是他双圈往当中合拢时，少林僧的方便铲已然离着头顶还有少许，试想任凭你怎样快，双圈也翻不上去。可是在这种情形下，上官云彤竟自身躯先往前一俯，猛然的左脚点地，右脚往外一探，“金鲤翻波”式,全身往上一拧，这时子母离魂圈随着这种拧身姿势翻上来，正好迎上他的方便

铲，“呛啷”一声，双圈震在铲杆上。这次力量用的十足，两下里全不肯示弱，少林僧方便铲被震起来往上飞去。只是在这种情势下，少林僧慈慧禅师已然是输在这对子母离魂圈上。可是他悔恨之下，趁着方便铲往起飞去，身躯藉式往外一翻，他仍然要在这已然战败之下，要还敬一招。赶到用左手一接铲杆，这种地方也就是少林僧筋骨肢体没有下过功夫的地方，这铲杆已然完全被震热，左手一接，掌心烫得几乎撒手。可是他忍着这种疼痛，左手一带铲杆，把铲头从自己左侧往身后甩起，铲势带得尤其劲猛十分，脚下也随着一转，僧衣全被甩起来，右手依然握着铲尾，拧身转过来时，右脚猛然一上步，右臂往外一抖，这种力是单臂往外一探，提身把铲送出去。

这种式子在一丈内的人全走不开，施展的好厉害！上官云彤双圈兜上方便铲，身躯往左一翻，左脚撤回来，往地上一点，他的身躯是在“金鲤翻波”的式子上，整个的形如仰面朝天。一个大翻身，子母离魂圈也带着往下垂下来。可是上官云彤虽然是那么看不起少林僧，心里可不敢轻视他，深知他是一个武林能手。双圈带着往左往下圈过来，已瞥见少林僧用左手去接铲杆，已明白他恶念未消，不肯罢手。自己也在同时，气贯到下盘，左脚尖点地，右脚往后一个盘旋，身躯也随着往后旋转，他可不是只一转身，身躯一甩过去，左脚往左边出去一步远，脚尖一点地，身躯依然往左翻去，又是一个转身。这两个盘旋，已出去六尺，少林僧的方便铲也随着点到，铲头直奔上官云彤的胸膛左肩背，横铲过来，任凭被他铲头划着哪一处，全是致命的所在，全得不死必伤。可是上官云彤这次绝不容他再闪避开，铲头已到，口中喝道：“死缠不休，咱们一块在这里吧！”左手的子母离魂

圈没用多大力往外一翻，双圈上下，左手的兜着方便铲轻轻的一裹，没往上崩，头里这个圈子往里一合，这得用巧力，完全是手上功夫，右手的子母离魂圈已用了十二成的力量，猛然往方便铲上一砸！声音非常大，如同铁匠用极大的铁锤震到钢铁上的声音，“轰”的一声，星子全爆起。

少林僧任凭怎样有功夫，但是他终是血肉身躯，铲头要不被搭着，力量还有缓和的余地；这一来，右手的子母离魂圈这一震上，少林僧再不撒手，右手的五指全要被震折，方便铲“哗啷啷”震落尘埃，这么重大的兵器落在地上，激得土沙一飞扬，四处泥溅。少林僧慈慧禅师，面如金纸，试想他哪还有面目在这里停留，一转身，口念：“阿弥陀佛，老衲四十年江湖道上未遇敌手，今夜败在上官云彤你的手中，老衲要在三年之内和上官老师你重会江湖，再领教你子母离魂圈的厉害，你我后会有期。”说到这句，双掌一合十，向上官云彤一作礼，翻身向天南逸叟武维扬说：“老衲此来，本想为武帮主略尽绵薄，不想反为凤尾帮丢尽颜面，老衲纵然厚颜，也不能再留此地，武帮主要恕过老衲一切，十二连环坞，老衲看来，武帮主也不能留恋，你我江湖道上再会，相见不远，来日方长，老衲不忘你盛情就是了。”说着话一翻身就往外走。

武维扬忙高声说：“胜败乃兵家常事，老禅师何必这么认真？请给我武维扬亮阵，我武维扬再会会他子母圈的威力。”少林僧已走出数步去，半偏着身子，向武维扬一摆手道：“武帮主，老衲去志已决，不必强留。”欧阳尚毅也在这时赶紧了几步，向少林僧说道：“老师父暂留一时，弟子尚要会会子母离魂圈，老师父何妨少留片时，弟子愿意和老师父共决去留。”

少林僧答了声："不要牵缠，我要留我这三寸气，和他好践三年之约。事机已迫，好自为之，将来再会。"说完这话往外纵身时，活报应上官云彤得理不让人的向少林僧招呼道："和尚要走走个干净，何必拖泥带水？三年之约，我还等得及，要是三十年我怕你活不了呢！化小缘的家伙，你不拿走等什么？"少林僧身躯已然往外作势纵出，听到上官云彤这种尖酸刻薄的话，倏然翻身，用右手一指活报应上官云彤，喝声："孽障，你晓得什么！老衲这杆方便铲，既败在你子母离魂圈下，我少林门户中人，焉能和你等一般无耻？只有把它留在净业山庄。三年内，老衲和你江湖上再会时，自有叫你另开眼界的兵器和你重决生死，再判存亡！上官云彤现时任你张狂，老衲不与你一般见识，再和你相见，也就是你出生入死之时。"说完这话，不再等待上官云彤答话，一转身，左手一提僧袍，脚下一点地，纵越如飞。他竟依然施展少林寺的行功，身手轻灵，那么庞大的身躯往花棚上一落，花棚不过微微一颤，他的身躯又复腾起，十丈多长的花棚，只起落之间，已失去他的踪迹。

这里天南逸叟武维扬赶紧传下话去，令后面立刻用信鸽传递竹符，水路各卡子对少林僧经过不得失礼。这里欧阳尚毅他本和少林僧慈慧禅师有师徒之义，如今少林僧一场惨败，无面目留在净业山庄，自己和他有师徒之情，不过因为碍着门户的禁戒，不敢过甚的表示出来，可是这种情况下，自己哪能不为师门一争长短？在少林僧走后，这位天凤堂主欧阳尚毅，转身来向活报应上官云彤道："上官老师，你这对成名的兵刃，果然是名不虚传。我欧阳尚毅要在你子母离魂圈下领教三合。"

上官云彤看了看欧阳尚毅，冷笑的说道："欧阳香主，

我这穷酸作出事来，不顺人事，不合天理，不懂得交情，不认识朋友。我是因人而施，我是一路上道卖一路货，绝不会错了的。久仰你欧阳香主，在江湖道中是天字第一号的好朋友，我这穷酸绝不轻看了你，身掌凤尾帮内三堂的首座，你别跟我装糊涂，自家的事自家明白，现在你这十二连环坞大祸隐伏，你不会不知道？淮阳派、西岳派，和你凤尾帮没有不共戴天之仇，没有不可开交的事，何必弄个两败俱伤，玉石俱焚，同归于尽？我这穷酸江湖行道不下四十年，你别听我满口里胡言乱语，仁义道德的事我一样会说，一样会办。救人之急，成人之美的事，我办过许多；损人不利己的事，我这穷酸有生以来不肯那么做，因为损人利己的事我也不敢做，我怕遭天报。现在你以内三堂香主的身分，我这穷酸虽穷，只凭一对子母离魂圈，倒还有人肯听我的话，我们何不作些与人有益、与己无伤的事？凤尾帮、淮阳派，按现在的情形，谁也没占着什么上风去，何不就此罢手，我们赶紧退出十二连环坞，你们也好放手办理你自己的家务事，一举两得，我们何妨这么了结了，不要还等待祸延眉睫，那时已是噬脐无及，悔之已晚。欧阳香主尊意如何，但凭你一言，至于你想和我这对破铁圈子，拆过那三招两式的，那是最现成不过，我一定奉陪，绝不会和你欧阳香主多作麻烦。”上官云彤说出这番话来，淮阳派一般武师们，全是十分奇怪他这个为人，莫明他的真意。

欧阳尚毅听了上官云彤这番话，也觉着动手中，已然听出上官云彤绝不是故意和自己多费口舌，眼前这种情形也看出来，十二连环坞恐怕就有重大的变化发生，情势十分险恶，不过他所说的办法，任凭他说得怎样有理，此时和他们已如骑虎之势，欲罢不能。漫说龙头帮主不肯认头，就是自

己身为三堂首座，净业山庄已到了最后关头，从自己口中露出讲和的话风来，那分明是因为受外人的威胁，甘心认败服输的表示，自己何以对本帮坛下弟子？何况现在的情形是非莫辨，真相莫明，十二连环坞内从分水关起，已发现不少可疑的事，所以警号连连的报进来，是不是他淮阳派和西岳老尼故意弄出来的手段，使我凤尾帮屈服他的威胁下？谁也全知道避死求生，趋吉避凶，但是事情到这种地步，绝不能再打一二条主意，只有任凭天命，福祸荣辱，现在全不能计较了，哪好和他讲和？欧阳尚毅遂向活报应上官云彤说道：“上官老师，你不必这么当面夸奖我，你把我抬到云端里，我不过还是一名帮匪。上官老师，可惜你话说晚了，你要是在初下场子，才动手时，没比较到三阵决最后输赢时，你这种好心，我们不能辜负了你，无论吃着多少的委屈也得给你上官老师个面子，认头了结，两家的事再作商量。只是现在你已经连斗两阵，子母离魂圈也抖尽了威风，战败了少林僧慈慧禅师，你的威风完全是抖足了。在这种情况下，上官老师你也想想，我们还能听凭了结么？现在请你把这份好心收起，我们较量下来再谈。我欧阳尚毅要领教你几合，请你赶紧赐招，我欧阳尚毅要在你面前领教领教。”

可是欧阳尚毅说这种话时，他手中没有兵刃，扭头向伺候练武场的帮匪一点首，把他们叫过来，欧阳尚毅叫他们到兵器架子上取那对判官双笔。活报应上官云彤久闻他剑术得有绝传，此时一见他取这种兵刃，微然一笑，明白他是用小巧的功夫克自己这对子母离魂圈。使用判官双笔，平常的武师不算，只要得武术真传的，这种兵器可兼用打穴术，这对判官双笔能打三十六穴，并且还能用重手。跟着这对判官双笔送到，欧阳尚毅接了过来，往左手中一合，抱在左臂上。这

种兵器极短，净业山庄这对判官双笔，还是按旧法打造，尺寸略长了些，有一尺八长，若是近时所造的兵器，不过一尺五长，他这对判官双笔分量重，完全是纯钢打造。

上官云彤好似没作理会，向欧阳尚毅道："欧阳香主，你的剑术已到了炉火纯青，挟一身绝技，如今又用这种兵器来和我这穷酸动手过招，我猜着如若不错，欧阳香主你定然用三十六的打穴术来成全我这穷酸。这也很好，那位大和尚他空发了一派狂言，仍然是言行相背，未能把我这穷酸未了之年，剩余的岁月，替我交待了，我怎会不恨他，哪还有好话打点他？欧阳香主尽管撤招，我要成全在你的手内，也算没白来，不过我和你这种成名人物动手，我总觉得不讲好了价，不大相宜。欧阳香主，我若毁在你的手中，我活报应到今日今时，算是到了最后的时限，总然还留着我这三寸气，我也就算就此了结了我一切，我活报应呢也可以就此算完，因为我已经报应我自己，我哪能再报应别人？你判官双笔一买去我这三个字，总不算吃亏了。可是我若侥幸胜了欧阳香主，你又该如何？"

欧阳尚毅听到上官云彤的话，暗道："你好厉害，竟用话来逼迫我，和你说有决断的话，我欧阳尚毅还不会上你这种当！"遂说道："上官老师，你这成名的侠义道，竟说出这种话来，也过嫌小家气了，武林中较量功夫，若全得讲起价来，那真是开武林所未有的奇闻。我们现在绝不能谈到其他的事，因为有那位慈慧禅师，替我凤尾帮帮主定下最后的方法，三阵赌输赢，现在已到了最后一阵，我欧阳尚毅掌这天凤堂，但是我也不能够独断独行，一切事我还得秉承帮主之命。我与上官老师较量下来，无论我凤尾帮这方面，或是淮阳派、西岳派两下的门户中有认为不肯就此算完的，哪能

阻挡不叫人下场子？这第三阵是较量兵刃器械，凡是拿得起兵刃的就许可人家下场子较量。上官老师，你就是对我欧阳尚毅操着必胜之券，我纵然败在当场，想这么就算完，那还由不得你我。上官老师，就请你赐招吧！”

上官云彤笑嘻嘻说道：“欧阳香主，你倒真是慷慨的英雄、坦白的侠义道，这么说，我上官云彤倒得和欧阳香主你各尽所学彼此印证一下，输赢胜负，与他们两家的事无干，不过我有些糊涂的地方，我与欧阳香主无仇无怨，我们这么以死相拼，为的是什么呢？”

欧阳尚毅道：“上官老师，你要问这种原因，我现在无法答复你，这对判官双笔和你的子母离魂圈较量到最后关头，也就是答复你上官老师之时。上官老师，风雨就在眼前，趁着有限的时光，办我们未了之事，上官老师，你赶紧赐招，我们不必多费言辞了，请。”

这个“请”字出口，欧阳尚毅把左脚微往上一探，双臂一圈，右手往左手背上一搭，跟着双笔已在两掌中分开，右手的判官笔往胸前一横，左手的判官笔往上一举，过了左手际。欧阳尚毅这一个开招，活报应上官云彤真就不敢耽搁，也随着把这对子母离魂圈往一处一搭，向欧阳尚毅微然一拱手，“呛啷”的双圈一错，左手的子母圈往上甩去，右手的子母圈横在小腹下，左脚一提，“金鸡独立”式，说了声：“欧阳香主，现在用不着假慈悲，尽管发招，我这穷酸要看看你的双笔是怎样厉害？”说着话突然间右手的子母圈往下一落，左手的子母圈反往左往上翻出去，双圈又是一碰，这次的声音尤其大，随着子母圈相震之声，上官云彤往左一斜身，左脚尖向左点地，身躯随着往左一拧，斜身跨步，向左边盘旋下来，步履轻灵，身形矫捷。

欧阳尚毅在上官云彤业已开招之下，也往左一拧身，也向左盘旋下来，沉实轻快，脚底下所走的步眼，却用“连枝步”，往前只走出七步来猛然间身形往右一拧，脚尖一点地，腾身蹿了过去，已离上官云彤不及五尺。欧阳尚毅左脚往前一点，口中却喝了声：“上官老师恕我无礼。”双笔往外一递，向上官云彤的右太阳穴便点。欧阳尚毅的身形是真快，递招也疾，上官云彤的身形尚在偏着，欧阳尚毅的话到、人到、兵器到！上官云彤猛然一甩肩头，反把身躯转正了，欧阳尚毅右手的判官笔本是奔他太阳穴的，这时经他一拧身，已经点到他面门，这面门上在判官双笔下只要点上，全是致命伤。眼看着判官双笔离着上官云彤的面门只有数分，上官云彤猛然往后一仰头，可是他右手的子母离魂圈已由下往上翻，往外撩判官笔，他一招分两式，“横架金梁”，变为“金鸡点头”，子母离魂圈反向欧阳香主华盖穴砸来。欧阳尚毅左手笔点空，右手笔又被他子母离魂圈这一解救，欧阳尚毅只可转攻为守，猛然双笔一撤，往左一甩，身躯也随这判官双笔之力往左一倾，上官云彤的子母圈，已经砸空。往下一沉的工夫，欧阳尚毅也不容上官云彤再还招，双笔从左往右，用十足的力量翻回来，向上官云彤就砸，上官云彤身形展动，往右一个“绕步盘旋”，子母离魂圈往一处一合，可是一声暴响，随着子母圈这种震耳的声音，他的双圈向左横扫过来，反往欧阳尚毅的左肋上打去。

欧阳尚毅见他双圈来势过疾，暗暗咬牙，自己气贯丹田，双臂贯足了力，这对判官双笔从下往上，兜着子母离魂圈“呛”的一声，四支兵刃合在一处，这时子母圈竟被他的双笔震得向上翻去。上官云彤见欧阳尚毅是存心和自己拼命，子母离魂圈竟被他双笔震得“嗡嗡”的起了震动之声，上

官云彤暗骂："欧阳尚毅，你敢这么下手，你这是藐视我这穷酸没有对付你的力量，我倒要你尝尝子母离魂圈究竟是怎么个味道？"趁着双圈悠起来，他的身势也展开。子母离魂圈的招术这一撤开，真有无穷的威力，起落进退，崩、砸、点、打、缠、锁、耘、拿，这种诀要，运用的是各尽其妙。两下里这一作最后的拼斗，所有群雄莫不惊心动魄，全认定了二虎相争必有一伤。

欧阳尚毅自掌天凤堂以来，他的武功造就，只有在武维扬重建凤尾帮，再立内三堂时，一显过身手！后来因为他身份地位过高，凤尾帮中除了龙头帮主之外，权威最大、地位最高的，也就属他一人，这么高的身份地位，哪还会显露出真武功？别说是十二连环坞中是龙头主舵的所在地，轻易没有事故发生，就是有动手争执的事，这种藏龙卧虎之地，哪轮得到内三堂首座香主动手？这十二连环坞中，除了内三堂外三堂之外，别的香主是常常的更换调动，见过欧阳香主施展武功的更没有什么人了。这时净业山庄中欧阳尚毅已在愤怒之下，和活报应上官云彤一决最后的生死，他把一身所学全施展出来。欧阳尚毅实是武林中一把好手，江湖道中少见的奇人！今日他使唤这对判官双笔，尤其使凤尾帮中坛下的弟子竟想不到的！这对兵刃在他掌中运用开，虽不能称为武林的绝技，可是他这种招术、身形、变化，全是与众不同，另有一番惊人之处，尤其是对付上官云彤，更是破出一身的荣辱，简直是要和上官云彤一决当时的生死。

上官云彤对付他也不象对付别人那么诙谐、戏谑，把子母离魂圈的威力尽情施展出来，尤其是这种身形巧快的特别运用得另有一种功夫，进退闪避也和别人不同，完全是进身欺步，贴近了你闪，贴远了你避，巧快的情形，他这步眼里

另一种传授，起伏进退，飘飘若风，上下纵横随心所欲。往往眼看着已经被欧阳尚毅的双笔点上，他有的地方是用这对子母离魂圈来破这双笔的招术。有时他不急于接架敌人的兵刃，反在他子母离魂圈一震之下，随着那种震耳的声音，震着人家的兵刃，竟自捷如电掣风驰，已经闪避到另一个方向，变守为攻，乘机下手。手底下这对子母离魂圈又不是平常所见的兵刃，欧阳尚毅有几次几乎为他这种手法所制。欧阳尚毅恨是恨急了，但是不易得手，两人已经换了十余招，这种动手的情形，绝不能耗长了。

此时欧阳尚毅已经看出，不破出以死命争最后的输赢，是不易逃开他子母圈下，自己身为内三堂的首座，若这么毁在他的手内，自己还有什么面目再在这里见本帮坛下弟兄？就是重入江湖，也没有面目见江湖同道了。欧阳尚毅心念一动之间，已经打定了主意，只好是走险招，蹈危机，从死中求生，败中取胜，只要真不是他对手时，自己宁愿死在当场，也不愿苟且偷生。主意打定之下，猛然把双笔的招术一变，用三十六式短打，完全取进手的式子，是一招跟一式，绝不能稍缓须臾。哪一招哪一式发出去绝不容对手逃避，他错非是硬接硬架，就休想闪开这对判官双笔。这三十六式施展开了，真有蛟蛇异变，鬼神不测之妙！这对判官双笔这么一撒开招，简直连一口气的工夫全不叫你缓。

活报应上官云彤暗骂："好个欧阳尚毅，你是存心和我老头子一块儿在此了结余生，同归于尽，你豁出去了，我老头子还没活够呢！我叫你再尝尝这子母离魂圈上巧打十二宫的本领，叫你欧阳尚毅练了一辈子功夫，你也开开眼吧！"欧阳尚毅判官双笔往前进攻，上官云彤这里子母离魂圈往起一合，先把自己的门户看住，双圈左右倒替着往外翻，他这

次双圈没有一同发的招术，全是向着往外发招，全是子母不离，阴阳相继，子不离母，阳去阴来，左手子母圈只要打到，右手子母圈跟着又是一式。他这两只子母离魂圈这样运用起来，若在功夫稍弱的，只要一动手，人也就休想逃开他的圈下。最讨厌的是他这巧打十二宫，那一招一式，子母离魂圈全都发出了龙吟虎啸之声，又象古庙的巨钟发出来的声音，一声跟着一声连续不断。这种进招的法子，真有雷霆乍惊、风雨猝至之势。欧阳尚毅这三十六招短打，也是安着一番分生死荣辱于顷刻，定吉凶祸福于刹那。这种招术撤出来，完全想跟他子母离魂圈一拚兵刃的强弱，武功的深浅，双笔是只找子母离魂圈的圈口，一面向上官云彤重要穴道下手，去回接他的双圈。

两下里又走了十余招，欧阳尚毅的判官双笔左手正打上官云彤的灵台穴，右手的判官笔也跟着到从下翻过来，挑打上官云彤的丹田穴。这种按穴打穴法实有非常的威力，不要说打实了，只要被他判官双笔轻轻点着对手就算完。两人此时安着是一样心肠，谁也不愿意让谁好好的逃出手去。欧阳尚毅的双笔到，招术只差一发的间隔，上下相攻，迅捷异常。这位上官云彤身躯如同风卷秋叶那样快，那样轻！右手的子母圈微往起一撩，可是左手的同时也翻出去，双圈往下一沉往外一带，“呰啷”的右手子母圈往外一送，反倒向欧阳尚毅华盖穴砸来。这种招术两下里变化的全急，赶到上官云彤的子母圈往外一送，欧阳尚毅的三十六式短打，正用到第十九式的“铁锁横舟”、“仙人指路”，双笔是横崩竖点的，判官笔右手的尖和子母离魂圈搭在一处。这次判官笔可是正正打入了子母圈内，欧阳尚毅一合腕子，把力量全用到右臂上，往下一沉，是猛力；上官云彤的右手子母圈往下一

沉，欧阳尚毅是绝不把判官笔退出来，捋着子母圈口中喝了个“打”字！带着子母圈，判官笔已然送出，正点上官云彤的左肩甲下，势疾力猛，上官云彤眼看就要被他判官笔所伤。

上官云彤见欧阳尚毅施展出这样的绝招，容他判官笔已经震腕子送过来，上官云彤口中喝了声：“好招！”这种时候上官云彤暗用内家真力，猛然把腕子一翻，手中的子母离魂圈随势往上一拧，判官笔已被绞住，这时欧阳尚毅左手的判官笔可没等着，竟自随着右手进式的工夫，由他自己身后从下面翻过来，往上官云彤的右臂三里穴下骨节上戳来，双笔同时进招。

上官云彤口中的喝喊声中，却把身势猛然往下一缩，竟自用右手的子母离魂圈把判官笔给他带得往起一涌，他却身躯巧快灵滑的一个翻身，非常的险！非常的快！反向欧阳尚毅的怀中一撞，可是那判官笔和子母圈并非拆开，两般兵刃还在连着，竟然从兵刃下把身躯闪过去，可是口中也喝了个“打”字，左手的子母离魂圈“哗啷”的翻起，反向欧阳尚毅的右臂肩头下砸来。这种式子是真凶真险，欧阳尚毅右手的笔没撤出来，一条右臂完全被带得往上起了半尺，子母圈在这时砸到，欧阳尚毅这条胳膊明明得立刻骨断筋折。

就在这时，猛然之间声若沉雷的有人一声暴喊：“香主给我留招，还有我呢！”这人是话声发出时身形已纵起，一对虎头双钩却往下硬砸，他是往两下里兵刃上一齐下手，他这种解围的方法还是真厉害，毫没一点顾忌。那个情形就是只要你两下里不撤招，谁也没想落整的，你们就一块完吧！双钩一落，上官云彤猛然的把腕力一松，把子母圈撤出来，这人竟自往后一纵身，退出数步去，虎头双钩斜搭在他的面

前，丁字步一站，其势汹汹，有不能久待之势。欧阳尚毅把判官笔撤出来，一回头，见这所来的人正是那巡江总舵净江王洪玉涛的得力舵主碧眼虬龙崔义。他这一现身，激怒了上官云彤，碧眼虬龙空负卷廉钩查家钩法的绝技，也没逃出子母离魂圈下。

这分水关巡江舵主碧眼虬龙崔义，他在本帮中是多年的弟子，随着净江王洪玉涛掌管着水关外巡江十二总舵。此人的武功本领颇有惊人之处，更擅"神巧四式掌"，并且擅使用一对虎头双钩。他这对钩，功夫上实非一般江湖术家所能望其项背，他这钩法得自查氏一支所传。他对于行钩、卷廉钩，全得查家本门的心法，颇有独到之处。淮阳派夜入分水关，暗查十二连环坞时，也曾会过此人。今日他并未奉总舵之命入净业山庄，可是他掌着分水关巡江十二舵，忽然发现了许多意外的情形，他连番的用信鸽往主坛上报警，可是事情是越来越紧急：双掌翻天崔丰，他已入连环坞，所有一切的事情，碧眼虬龙崔义他不能不担当一切了。最后竟因为不能再等待总舵里的信息，因为有许多情形不是用信鸽报警能说得很清楚的，唯有亲自朝坛，向内三堂报告一切。自己遂把巡江十二舵严加布置了一番，立刻抄着捷径赶进净业山庄。他来到这里，早有人报与他，现在山庄内群雄较技，已到了最后关头，青鸾堂香主、金雕堂香主全在净业山庄后面调拨护坛的各舵主分守各处，龙头帮主和天凤堂香主正在应付敌人，请他不必在这时前去报告，有什么事可以赶到后面和胡香主、闵香主请示办法。

碧眼虬龙崔义遂赶到后面，朝见那内三堂两位香主，他虽然来得冒昧，按帮规说不准他这么任意擅闯主坛，入净业山庄。因为他所来的情形不同，所以青鸾堂、金雕堂香主也

不再责备他这些事。他说明了分水关外所见的情形，自己实在不敢担当，因为他和洪舵主所统率的巡江十二舵是守护分水关最重要的船帮，分水关又是十二连环坞的外围，关系重大，一旦有意外事发生，能够牵动了龙头总舵的大局。据他所探查的情形，只这番的情势颇为不稳，倘若一旦发生意外，他这巡江十二舵职权所在，只有当机立断，绝不能迟疑等待。可是凤尾帮的帮规又十分严厉，离开龙头主舵，一切事不准擅专，全得禀承内三堂的命令。从这时后，屡次发现形迹可疑的船只，向他巡江十二舵所在地侵入，所发现的情形，他们实有些不好应付，这种事当时一个说僵，就得翻脸动手。可是所来的要是一两条船，那还可以随意应付，尽自己的力量也不能教他们再逃出手去，事后再向内三堂报告请示，还不致贻误大事。

碧眼虬龙崔义急急报告："可是这种可疑的船只跟踪而至，有的一拨是三只五只，全是开船的情形，阻挡盘问，蛮横异常！不是说游山，就是说从此经过走错了水道。你想扣留他，跟着又是一拨渔船。任凭他乔装多么严密，也难免有露形迹的地方。这种情形由我本舵弟兄看出了破绽，在一般渔船中，发现了有缉私营官兵假扮的渔户，这种情形已经显然露出去，弟子们越发不敢动他，所以连番向里面报警请示一切。这种情形我们本人不能听他们任意在此窥探潜伏，不过既要动他就得破出一切去，难免发生出重大意外来。这种弟子们身为外坛舵主的，实不敢那么担当，所以弟子宁可担着干犯坛规，到净业山庄陈明了外面的情形，向帮主内三堂香主请示一切。"

当时胡玉笙香主和天罡手闵智全知道事情紧急，不敢再顾忌一切，这情形万一是官家真有剿山的举动，那么也只好

暂保一时，无论如何分水关内也不能早早任他们侵入。随问了问巡江十二舵的船帮实力是否还能应付？碧眼虬龙崔义说是：他统率的十二舵完全没有往别处调动，全在守护着分水关，万一出了什么差错，足以和敌人周旋，这事是可以请香主放心的。

天罡手闵智和胡玉笙一商量，事情已经这样，但盼他不发生出重大变化来，先将我们这净业山庄的事作个了断。可是外面的形势既然险恶，不得不早早的提防，立刻先选了两道紧急的朱札，用信鸽放出去。在碧眼虬龙崔义要归舵之先，叫他们十二舵的舵主严防一切，把所有的梭艇全分布在水面上，要暗中监视着侵入分水关一带的外船。更令守分水关的各舵主，在分水关内也全布置上得力的人，免得发生意外时措手不及。这两道朱札发出去，天罡手闵智请胡香主把他带到抱月回廊，或向天凤堂香主欧阳尚毅请示一下，或是和他朝参龙头帮主。

八步凌波胡玉笙来到前面抱月回廊，他们到这里时，正赶上天凤堂主欧阳尚毅和活报应上官云彤分生死输赢之时。天南逸叟武维扬看到大势已将不保，满脸怒色，正注意着动手的情形。胡玉笙香主一看这种形势，低声向碧眼虬龙崔义说：“这可得少候片刻，这动手的人十分厉害，此人大约你不认识吧！”碧眼虬龙崔义答道：“这人没见过，使唤这对兵刃，弟子倒听说过，这莫非是以子母离魂圈成名的活报应上官云彤？此人名震辽东，怎会竟到十二连环坞？他这对子母离魂圈在辽东一带，威名震撼了武林，不过江南道上，没见过他的形踪，这定是淮阳派请出来助拳的了。”胡玉笙香主点点头道：“大致是这样，只是他这对兵刃实在过于厉害，你看我们天凤堂香主，大约还未必是他的敌手。”

这时两下里动手的情形，已到了最后关头，碧眼虬龙崔

义道："香主，现在可能为弟子担当一切？我要以这对双钩和他一决最后的输赢，好在弟子是本帮无足轻重的人，我这双钩侥幸的胜了他，净业山庄最后的命运能由弟子挽回，弟子绝不敢居功；万一弟子毁在他子母离魂圈之下，弟子不是成名的人物，与本帮的威名无伤。不过弟子在净业山庄没有擅自行动的权力，我身犯坛规，必须由胡香主替我担承，香主可能替弟子担当一切吗？"八步凌波胡玉笙听到碧眼虬龙这番话，他要下场子较量武功，以双钩会斗子母离魂圈，他又深知道上官云彤的来历，他这么冒昧请求，或有胜人之处也未可知。本帮动手的情形十分不利，眼看着就要全败在淮阳派之手，情势到了这种地步，倒不妨叫他下去，和上官云彤较量一番。万一他这对虎钩上有精纯的造诣，绝顶的功夫，能够挽回危局，不也是很好的事么？自己索性给他担当一二，好在他这种居心是要以他的性命报效凤尾帮，谅帮主也不至于过份不容自己。这时下面场子中已到了最紧要的时候，碧眼虬龙崔义已把虎头双钩从背上撤下来。这时欧阳尚毅和上官云彤双圈双笔搭捋在一处，碧眼虬龙崔义见已到了时候，此时再不动手，等待何时？遂向胡玉笙香主招呼了一声，请香主多慈悲弟子吧！双钩一分，腾身纵起。这崔义一照面，下手的情形就是不要自己的性命，敢做敢当，硬下毒手，这才把他们两下的兵刃分开。这人来的情形，不仅群雄震惊，连天南逸叟武维扬全十分惊异。欧阳尚毅看明了这是掌分水关总舵的人，并未奉到龙头帮主的命令，竟自闯入十二连环坞净业山庄蓦然动手，自己也是惊疑万状。胡玉笙香主趁着欧阳尚毅退下来时，赶到近前，先把碧眼虬龙崔义到来的情形说与了欧阳尚毅，更禀报了帮主。这时上官云彤已然和崔义答了话，上官云彤向崔义说道："你来的很好，遭

劫应数，大约你也在名，不用去找你，自己投来。你敢在你上官老师面前这么卖弄，我倒真服了你。你大约是守分水关的朋友吧？我这穷酸早已见过你，咱们在这里不便论交情，你这对虎头双钩要和我这穷酸的子母离魂圈较量较量吗？很好,姓崔的,你只管把双钩上神奇奥妙的地方施展几招，也叫我穷酸开开眼界，你就请进招，我穷酸要陪你崔舵主走上几招，朋友你就请赐招吧！”说到这里，上官云彤往后退了一步，把掌中这对子母离魂圈往一处一合，“呛”的震了一声。

碧眼虬龙崔义把双钩一顺，立刻立了门户，他是安心和上官云彤拼斗而来，他自己虽没有十分把握，他可认定这对虎头双钩正是江湖中各派奇形兵刃的克星。只要把自己的本领尽力施展出来，正还不知鹿死谁手？双钩一摆动，倏然往左一扬，全推出去，身形依然是正对面，往下一煞腰，踏中宫走洪门，涌身直进，奔上官云彤扑了过来。上官云彤这对子母离魂圈，连连震动着，一声跟一声的发出震慑人的威力，身形也移动开，往前面冲过来。两下一接近，碧眼虬龙崔义左手钩往外一展，先奔上官云彤的下盘削来；右手的钩奔上官云彤的面门便点，可是双钩发招连续的往外递，完全是虚式。上官云彤往右一个绕步，下面的钩已然闪开，右手的子母离魂圈往他的右手的虎头钩上便砸。碧眼虬龙崔义，双钩猛然齐往左一带，双龙卷尾，提着往上官云彤的左肋卷来。势既迅疾，双钩更较普通的一般兵刃重，挟着一股子劲风。上官云彤往起一耸身，拔起丈余，往下一沉，已出来六七尺，身躯一落。碧眼虬龙崔义双钩一递空了，立刻身躯藉着盘旋之势，右脚往前一抢，脚尖一用力，二次旋身，往上一上步，连着两个翻身，已到了上官云彤的落脚处，双钩竟

用流星赶月式从上往下劈下来。上官云彤身形才一落地，见崔义的双钩快如电掣风驰，迎头劈下来，上官云彤喝声：“好！真招呼！”“嘡”的一声，子母离魂圈往他自己胸前往起一翻，双圈一抖起，往崔义的双钩上撩来。

这碧眼虬龙崔义双钩上真下过苦功，自己虽则力大钩沉，但是也不愿和子母离魂圈硬接硬架，这两下里全是这种重兵刃，只要一搭上，不是势子十分得手下，就许反为对手所制。碧眼虬龙崔义见上官云彤子母离魂圈往上搭的式子太猛，他虽然不敢再往下砸，可是他双钩不肯就这么撤回去，左手的虎头钩往左一展，把往下劈的式子卸了。可是右手的虎头钩却用小巧之力，往回一带时，认准了上官云彤左手的子母圈，钩头往上一搭，想把他的子母圈捋住。用猛力往自己这边一带，左手钩也可以翻出，同时进招，叫上官云彤落个势难兼顾。不过他想的虽好，手底下倒也快，上官云彤的双圈翻起，一见他虎头钩上这一变招，哪容他得手，左手的子母圈依然往上撩着，任他钩头去捋；自己右手的子母圈也用悬崖勒马的力量，往上抖子母圈时，是虎口向上。这时猛然往左一拧，变成手背向上，子母双圈“嘎嘡”的一响，反变为往碧眼虬龙崔义的右臂上砸去。这种武术上的功夫，动上手时真是各有各的巧妙，上官云彤这一手迫的他反叫他自顾不暇，反得先急着解救自己这条右臂，钩头只要和子母圈搭上，他这条右臂就别想要了，绝不会再撤出来。

崔义势疾之下，忙把右臂往右一带，身躯也随着往右一倾，左手钩是已经展出去的，翻转来，用“倒卷帘”式，向上官云彤的右胳臂下便锁。这种招术用的也不算不高，上官云彤这时见他对虎头双钩果受过真传，实得查氏的诀要，自己双臂一沉，把子母离魂圈往地上落去。在他身躯一矮，这

时子母离魂圈倏然变化，十字摆莲，在自己的面前双臂交错，往后一仰头；这可是矮着身儿，这对子母离魂圈从他自己的头上，双圈左右一分时，“呇”的一声，已从后翻回来，却往碧眼虬龙崔义的双腿上砸去。这崔舵主他的身躯原是往右斜的，钩也是往右翻过去，上官云彤的双圈翻回来的又劲又疾，崔义忙把双钩往回一翻，“铁练横舟”式，往下往左往上一撩，他可是往上官云彤的腕子上下手。上官云彤双圈往起一扬，他是尽用的是半截的式子，那一招用不上，他也不把势子撒足了，此时复变招为“双龙探珠”往外一抖，斜奔碧眼虬龙崔义的两肩头打到。碧眼虬龙崔义往下一缩身，把双钩带着往外纵身出去，上官云彤喝声：“姓崔的，想走可不行，这就是你葬身之地，也是我穷酸埋骨之场，接招吧！”人随声到，后追赶上崔义，两下里越发的谁也不肯再容情。碧眼虬龙崔义把这对虎头钩上的本领，完全施展出来，双钩上的诀窍，讲究是钩、拉、锁、带、擒、拿、捉、提这八字，崔义运用的颇够火候，招术变化的也好。灵猾巧快，沉实有力。

上官云彤这对子母圈下，竟容他这对虎头双钩连拆了十一招。碧眼虬龙崔义此次下场子动手，完全没有帮主的坛谕，没有香主的命令，完全是自己向金雕堂香主胡玉笙亲自要求的，自告奋勇，此时若是栽在了上官云彤的手内，自己有何面目再出十二连环坞？可是他在动手紧急之下，上官云彤更把子母离魂圈展开了绝招，就是他认败服输，也不肯容他再行罢手。这对子母离魂圈一尽力施展开，双圈“呇呇”的连响着震耳欲聋，真是雷霆乍鸣之威，疾风暴雨之势，又连走了六七招，碧眼虬龙崔义颇有些相形见绌之势，自知若不争最后一招，恐怕非要毁在他手内不可了。

这时场子中的形势也愈形恶劣，天南逸叟武维扬颇有些紧张失措，不止于他个人，连淮阳派这边一般武师，也全听到隐约中有芦笛之声，这种声音还不止一处。所有在场的凤尾帮坛下弟子，人人的脸上全有些张惶，惴惴不自安起来，交头接耳的争论着，颇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天空中不时飞进信鸽来，可是有的在才入净业山庄的边界上，尚在半空中就被人用箭射了，在半空中就挣扎翻腾掉了下来。这一来，任凭碧眼虬龙崔义和上官云彤两下里动手怎么紧，也不来注意他们了，一个个全是注意着天空，留神着四外，如同大祸将临。就在这时从净业山庄的假山后，如飞的闯进一人，走的很疾，手中举持着一杆红旗，竟向里面闯来。八步凌波胡玉笙却迎上前去，把来人挡住，两人低声说了几句话，胡玉笙一摆手，那名持红旗的帮匪急忙退去。八步凌波胡玉笙却反回来，赶奔龙头帮主面前，才待报告外面的情形，跟着又连响了三声的芦笛，这回的声音可越发的近了。这三声芦笛，完全是在西北这一面上，武维扬已经不能按捺下去，刚要开口向这边鹰爪王喝问时，可是动手的人已分出了最后的输赢。

碧眼虬龙崔义这一动上手，已知道恐怕不是上官云彤的对手，他倒绝没有丝毫后悔之心，自己已拼着这条性命，唯有扔在净业山庄，才能保全脸面。安定了这种心肠，手底下越发是把这对虎头双钩所有的招术，尽情往外施展着。也暗生了恶念，要和上官云彤一块断送在净业山庄。他这对虎头双钩上下翻飞，招术是一招紧似一招，正赶上上官云彤的子母圈用了手双龙出水，双圈平着往外一抖，向他胸前打去。碧眼虬龙崔义却是不封不架，凹腹吸胸往后把身躯微一缩，将将的把双圈闪开，他的虎头双钩已然翻起；先用的是“正

卷帘”，双钩在自己的面前钩头往下沉着，在一块搭成斜十字形，猛然间双钩可不分开，往上一扬，用双钩的斜十字当中的空档子往上一翻，硬往子母离魂圈上架。可是这又是虚招、诱招，往上翻原没打算真封他的子母圈，却是故意作成此势。上官云彤双臂往起一抖，往两下一分，正要用双风贯耳，可是碧眼虬龙崔义却把虎头双钩的钩钻往外点来。这钩钻本是剑尖式，他这双钩的钩钻左手的直点上官云彤的面前，右手的钩钻却奔了上官云彤的云台穴。

活报应上官云彤听到四下芦笛的声音，知道事情紧急，恐怕十二连环坞立刻就有极大的变化，碧眼虬龙崔义动手的情形，更是狠心辣手，丝毫不肯留情。在这种情势下，自己也只好下绝情，施毒手，速作了断。双圈已然翻出去的，趁势往怀中一带，双圈翻回来，右手的子母圈正找碧眼虬龙崔义的左手钩钻，左手找他的右手钩钻，双圈翻起的势子，劲疾异常！连碧眼虬龙崔义也认定自己的双钩钩钻只要被他撩上，就是双钩不被他崩飞了，自己也反要为自己的双钩所制，因为用钻往外点，双钩的刃子完全在自己双臂上。这种地方不换过式来，一点力量借不上。当时没有缓气的工夫，眼看着上官云彤的子母离魂圈已经撩到钩钻上，他在万分不得已之下，只有用力把双臂往回一撤。可是上官云彤的子母离魂圈是从下往上撩，他这对双钩虽往回下撤，可是不能往下沉，依然是往上带着全身随着往后一缩，这样他已经走不开。好厉害的子母离魂圈，倏然的往回一带，往下一沉，猛然双臂由自己胸腹下一合，双圈“呛啷”一声暴响，双圈往外抖出来，身躯更随着往外抖，子母圈之势进一步，这对子母离魂圈一上一下完全打在碧眼虬龙崔义的胸腹上。“砰”的一声，这碧眼虬龙崔义被双圈震的身躯腾起，直被震出四五步来，仰

面朝天摔在地上。虎头双钩甩了出去，那崔义往地上一落，口中一口鲜血喷起一尺多高来，他右手的虎头双钩往上甩的力量大，往一般凤尾帮的帮匪人群中落去。大家一闪避，一片哗噪之声。上官云彤这双圈下手厉害，所有凤尾帮的帮匪，一个个竟按不住怒火，一声暴喊："我凤尾帮与你何仇？竟下这样毒手，弟兄们！念同帮之情，不能再叫他离开净业山庄。"就这群帮匪一发这种话时，一片兵刃响，就有十几名全掣出兵刃，想要动手。

那上官云彤双圈往掌中一拢，若无其事的向掌门人鹰爪王道："清风堡主！你可眼睛放亮一点，看看这种情形，十二连环坞的事，不作了断，等待何时，三阵赌输赢，我们可说什么办什么了，请你立刻和凤尾帮主立时作个了断，我们绝不能再行等待。"

鹰爪王也看出，此时的净业山庄情形也十分不好，人人的面色全带着几分可疑的情形。可是自己方要向武维扬答话，那金雕堂香主八步凌波胡玉笙，因为这碧眼虬龙崔义，虽是他自己愿意下场子，可是实际上若没有自己引他前来，他天大的胆子也不敢私自擅闯净业山庄；自己把他引到这里，叫他当场送命，于心何安！在这种时候，不禁陡生恶念，一心想给他复仇。不过活报应上官云彤这对子母圈，招术惊人，运用的实非一般平常的本领器械所能敌，自己要凭武功剑术对付此人，实没有那种把握。现在看到这种情势，以及外面所报进来情形，这十二连环坞净业山庄群雄较技，凤尾帮已落下风，外边的情形再不稳，内外夹攻，十二连环坞恐怕不易守了。在这种情势之下，胡玉笙还顾着个什么？梅花夺命针在淮阳初入金雕堂莲池较技，自己曾冒险一用，不过那时因为保全凤尾帮的威名脸面，绝没露出痕迹来，纵然

他们已有觉察，但是当时既已丢开，谁也不再提起，现在逼迫得自己要走上这条最后的道路。这活报应上官云彤狡恶十分，把我凤尾帮尽情侮辱，使我凤尾帮从他手中落个一败涂地，叫我们怎样甘心？我不在此时把这事了结还等待何时？只要离开净业山庄，错开现在这个局势，再想下手可就晚了。想到这里，也不管那碧眼虬龙崔义陈尸地上，任凭他们去交代他，却随手向帮匪中要了一柄剑，胡玉笙向活报应上官云彤招呼道："上官老师，你的子母离魂圈好厉害的手法，不过上官老师，你这一手可实在太差，这位崔舵主和你无怨无仇，上官老师何竟下这样毒手？众怒难犯，上官老师难道不想再出净业山庄么？"八步凌波胡玉笙是安心翻脸来的，于是在说着这种责难的话时往这边走来。

淮阳派掌门人鹰爪王也正越众当先，向武维扬发话，声色俱厉，向这位龙头帮主招呼道："武帮主，我们今日以武会友，早已两下讲得明白，最后三阵决输赢。我们这班赴会的人，对于贵帮所划出来的道，没有不勉强应命的。三阵已见胜负，贵帮尽自这么没了没休，你这凤尾帮中，人才济济，我们应付到几时算完，武帮主请你作个了断。"

武维扬才要答话，可是任凭一个人怎样精明干练，也禁不住几件事情关系整个凤尾帮的存亡，全摆在他面前。武维扬此时颇有些神不守舍，要搁在平时，对答的话立刻脱口而出，尽有话可说，此时已经被本帮意外的事牵制的精神不属，话锋迟顿。可是八步凌波胡玉笙已经挡在他的面前，替他对答，向淮阳派掌门人鹰爪王道："王老师，你这话责难的我们不敢承认，我们龙头帮主无论什么事，言而有信，绝不能有反复的情形。三阵赌输赢，我们已经讲在头里，只要能抄起兵刃的，敢下场子的那就算他一分，谁也不能阻拦。

我们约定办法时，就是为两下里不要埋没了人才，各尽所学，各显所能，这怎么算我们没了没休？王老师，两家的事，眼前也就作个了断，上官老师这对子母离魂圈已经压倒群雄，我凤尾帮中大约没有再敢和他较量的。我胡玉笙斗胆的说句放肆话，我要为我凤尾帮作个收场人，最后的荣辱，我胡玉笙愿替凤尾帮担承了一切，这不是最后的了断么？”说到这里，他不再等待淮阳派掌门人鹰爪王答话，却扭头来向上官云彤道：“上官老师，我胡玉笙要和你这对子母离魂圈作最后的领教。净业山庄之会，也就教你上官老师永震威名，十二连环坞也算是完全被上官老师一手推翻，净业山庄中算是没有再会之日，我胡玉笙也不打算在江湖上留我这个无名小卒，我愿意把我一身所学完全交付你子母离魂圈下。上官老师，这最后一场，我想你一定不会吝于赐教吧！”

上官云彤先前对他说的话，虽是早已听见，故意不理会，趁着掌门人鹰爪王向武维扬发话时，他却悄悄的把万柳堂招呼到面前，低声嘱咐了两句，此时见胡玉笙已经提剑前来，看出他有以死相拼之意，并且话说得丝毫不留余地，完全是预备翻脸来的，遂冷笑一声答道：“胡香主，你既然要担承凤尾帮的事，作两家最后的决断，这是我穷酸想不到的事。胡香主，你竟这么慷慨大方，这是我穷酸最满意的事，不过你胡香主要以一身所学，和我穷酸拼死活，我上官云彤一身的本领，已经完全施展出来，现在我已到了力尽筋疲，连箱子底全抖露尽了的时候。我本来不能接你这份盛意，不过我能延迟到此时还能活着，已是万分侥幸的事。我这把穷骨头有言有先，本没打算再出净业山庄，既是你胡香主把最后一场放在你身上，我这把穷骨头完全交给你，倒也落个痛

快。子母离魂圈也叫它在今日今时结束江湖上的事，正合我的心愿。胡香主，你要把一身所学完全赐与我这对铁圈，我还要打听了明白，你要怎么赐教我这穷酸？临死别落个糊涂鬼，请你胡香主讲了明白。”

八步凌波胡玉笙道：“上官老师，请你口齿上无须对我胡玉笙过分的轻狂，那么你不再想出净业山庄，这倒是你旷达之处，看得开，想得开。今日这净业山庄中，能够好好出去的，大约没有多少，我胡玉笙也是安着这种心肠而来。我看咱们的事倒好讲了，我胡玉笙在武林中不是成名了不得的人物，也没有惊天动地的本领，我只凭掌中这柄剑，囊中有两样暗器，在江湖上鬼混了这些年。要论我的本领，我有自知之明，在你上官老师的子母离魂圈下讨不了好处去，不过现在我只因为死在你子母离魂圈下的崔义，他是我金雕堂坛下直辖的弟子，我不能不来管这件事。我不能说复仇二字，我要尽我所学，和你上官老师作最后的周旋。我胡玉笙身为内三堂香主，这武场较技，已到了最后关头，我焉能另出花样，贻笑于人？不过我可不知道上官老师你这对无穷威力的子母圈，可能接我两手暗器？不过名虽然是暗器，我不愿暗用它，上官老师你可能接我胡玉笙两手？”

上官云彤一声冷笑，向胡玉笙点点头道：“不愧是内三堂的香主，光明磊落，令人心服。什么事说在头里，这倒是英雄好汉所为的，我这穷酸还是讲究货卖识家，我还正想找这么一位，不过我因为恐怕旁人的讥笑，说我节外生枝。我这对子母离魂圈，从一下手苦练它时，就为是破暗器，净业山庄中算是来着了。胡香主你肯以暗器赐教，我是十二分的高兴，事不宜迟，就请你胡香主尽情施展。我就是丧命在你的暗器之下，我也认了命了。”胡玉笙忙答道：“上官老师，

你既然这么慷慨，叫我胡玉笙在你子母离魂圈下学两下高招，我就不客气了。我这柄剑上尤其是没有什么功夫，请你子母圈下留情，咱们早作了断也好收场。”说到这里，胡玉笙用话把上官云彤拴住，更恐怕话说多了他再反复了，往后连退出三步来，彼此亮开式。

胡玉笙左手倒提着剑，丁字步一站，双臂往胸前一圈，右手往左手的倒提剑钻上一搭，说了声：“上官老师请！”这个“请”字出口，他右手已把剑柄握住，剑身往下一翻，左手已经掐好剑诀，剑尖往前一指，剑诀抬到左肩际，成仙人指路式。跟着剑尖往下一沉，往右一展，左脚往左一点地，盘旋疾走，已经把式子亮开。上官云彤子母离魂圈一抖，连撞了三下，震动了这种声音，身躯也盘旋开，两下里各转了半周。这胡玉笙绝不愿再耽搁下去，一斜身剑走轻灵，腾身而进，向上官云彤扑过来，一照面就是“玉女投梭”，往上官云彤的胸前便点。上官云彤用右手的子母圈往剑身上一裹，往外一展，左手的子母圈直向胡玉笙右肋打来。这胡玉笙身形也十分灵活巧快，随着上官云彤子母圈的式子，剑身从左往上一翻，宝剑反从底下翻过来，微往右往后一拧身，剑撩上官云彤的右臂。

上官云彤脚底下一滑，左手的子母圈往后一带，身躯旋转，左手的子母圈反甩过来，向胡玉笙拦腰便打。胡玉笙剑已走空，身随剑走，已然把子母圈避开，施展开奇门剑的剑术轻灵巧快，变化神奇，身躯更是捷如飘风，轻如飞絮，和上官云彤这对子母离魂圈凶缠恶斗。此时可真有些替上官云彤耽心，恐怕这次他要上人家的大当，这次八步凌波胡玉笙明告诉以暗器来对付上官云彤，他是实怀恶意没安好心，他分明是要用狠心辣手，以“梅花夺命针”要了结上官云彤的

性命。

淮阳派掌门人鹰爪王和西岳派掌门人慈云庵主在初入金雕堂，已认定了那一个梅花夺命针定是他所发，在此时此地较量最后一场，他竟临时向上官云彤要求接他的暗器，他是何居心可问可知，所以两位掌门人全十分担心着，恐怕上官云彤子母离魂圈虽有非常的本领，但是若不知他有这种毒恶的暗器，非中了他暗算不可了。慈云庵主在这种情势危急之下，暗中把沙门七宝珠暗暗的扣在掌中三粒，提防着到情势危急时，好接应上官云彤，脱却这场大难。那淮阳派掌门人鹰爪王，虽也在耽心，可是深知这位名震辽东的活报应实是一个非常的人物，在他手底下想用毒谋诡计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并且已看见慈云庵主给他准备下解救之物，自己此时反倒不敢把全份精神放在上官云彤身上。因为现在净业山庄一时比一时紧张，也不象先前那种肃穆寂静，不断的有人从净业 山 庄 外 间进来，有的径奔后面，有的直奔龙头帮主面前，低声报告着什么重要事情，察颜观色，见天南逸叟武维扬和一班帮匪，全现着慌张之色。

就在这时，胡玉笙和上官云彤已经走了十八招，两下这次动手的情形，更和先前的人不同。他们的进攻退步，拆招破式，是行东就西，忽前忽后，那胡玉笙更仗着他的轻功有着超群的本领，身轻似飞絮游丝，忽进忽退的故事和上官云彤往返追逐，把这个较武场几乎踏了一遍。两下里正赶到抱月回廊这边，胡玉笙剑招上用了式“游蜂戏蕊”，掌中剑在他右足一点地，左脚在右拳着，左手的剑诀上推过了肩头，右手的剑尖向上官云彤的胸前一点，倏然用左手剑诀往后一展，身躯已转过去。左脚一点地，腾身往外纵，直扑东北奔了那北面的花棚偏东一带。上官云彤双圈往外一抖，身躯也

随着纵奔东北扑过来，相隔那八步凌波胡玉笙有一丈五六远，再一纵身就可追到，可是这时胡玉笙已不肯容情，他的身躯才落地，暗中已把宝剑交与左手，稍一拧身，那个式子好象由左往右转身，猛然往后一仰身，“鹞子翻天”式，右手随着往后一扬，倒翻着脸，这筒梅花夺命针正向上官云彤打来，好厉害的梅花夺命针，五点银星同时打到，这种暗器的厉害，是上、中、下、左、右，分五方，在一丈五尺内任凭你上下左右无法躲避。

上官云彤子母离魂圈双圈是拢在胸前追来的，不过胸有成竹，可还不知道他有这种毒恶的暗器，但是准知道他出手就厉害，绝不是平常的暗器来对付自己。见他一扬手，这种暗器发出来，上官云彤也自心惊。不过久经大敌，类似这种暗器已经尝试过两次。在这种一发千钧之下，身躯不往起纵，不往左右避，反往下一矮身，全身缩如婴儿，这对子母离魂圈在自己的面前，上下盘旋，左右交错的一挥动，把自己整个的身躯蔽住。可是在同时，西岳派掌门人慈云庵主掌中的三粒沙门七宝珠业已打来，把他的梅花针上面跟左首两枚打落。可是上官云彤竟凭着子母离魂圈的威力，把中下两枚针也给打在地上，只有右边一枚算是打空了，钉在花棚的竹杆上。上官云彤一声怒吼：“胡玉笙，你敢用这种暗器，这是你的大限到了，哪里走！”人随声起，上官云彤此时是势欲用双圈了结胡玉笙的性命。

可是意料之外的，至终没想到胡玉笙这种阴毒暗器会有第二的一筒，他一击不中之下，业已拧身转过来，上官云彤的身形已然纵起，他一声冷笑，一仰手，二次要发梅花夺命针。这一筒再容他打出来，任凭上官云彤就是再有天大的本领也逃不开了。就在他一扬手时，蓦然间花棚上一声暴喊：“打！”

这一个"打"字出口，一片碎石完全打到胡玉笙右背右脸上。他这手一颤动，头面上被这碎石碴子打上，如同针扎的一样。他手指虽已拨动机簧，但是这种暗器差一分不成，完全向下打去。上官云彤的身躯已然纵起，完全避开。可是两下里全是刻不容缓，上官云彤的身躯已经落在了胡玉笙的面前，子母离魂圈也是一样下绝情施毒手。胡玉笙此时翻身想逃，可有些来不及了。因为两下的式子是同时发动，再说胡玉笙这次也认定自己出乎意外的能打出第二筒梅花针，足可以致上官云彤的死命，他绝没想退，绝没想逃，更兼手背脸上虽全是轻伤，在这种劲敌当前动手之下，神志稍一乱，立刻就算处于必败的地步。在他一拧身时，上官云彤的身躯已经落下来，子母离魂圈也是交错着往下砸。就在这一发千钧之下，上官云彤觉得脑后的风声过劲过疾，觉出是很厉害的暗器。在这十二连环坞净业山庄中动手，实不敢过分的轻敌，胡玉笙这两筒梅花针，已经给上官云彤一个警戒，任凭如何想报复，也不得不先舍敌救己。全身往左用力一拧，这对子母离魂圈再一转身，向自己原落脚的地方砸去，打过去的竟是一只袖箭、一只瓦面透风镖，全被上官云彤震落在地上。

八步凌波胡玉笙原本就是提纵术胜人一筹，此时早已停身在两丈外，不过上官云彤此时再找用镖箭伤自己的人，可不容易找了。淮阳派这边从掌门人鹰爪王说起，所有的老少武师再不能忍耐下去，胡玉笙的举动已经是在群雄较技上说不下去，何况他还是内三堂的香主，早有人预备向武维扬质问。此时凤尾帮匪中，公然用镖箭来伤上官云彤，实在是违反江湖的动手规矩，群雄愤激，各掣兵刃，要对付凤尾帮这种无理的举动。哪知还有意外的事，就在大家要动手之时，天气变得越发厉害，雷是一声跟着一声，风卷着雨星子，洒

在各人的面上，就在这雷声中四下里胡哨声、芦笛声连续的响起，武维扬此时尤显着张惶。掌门人鹰爪王方向他招呼了声："武帮主！"这三字才出口，底下的话没容说出，突然间在东北角和南面那一排排的参天古树后，环绕净业山庄的山头上，轰轰的连起了两阵暴声。这时山庄内阴沉如墨，随着这声音见到一片烟火，往山庄里扑来，跟着杀声四起，声撼天地，隐隐听得在这震耳的响声中，有人高喊："凤尾帮匪有敢蔑视国法，拒捕脱逃的全是自趋死路，全山已被封锁，扔兵刃束手就擒的，定能免死。"大致高喊的是这几句话，不过当时声音太乱了，两边轰轰的一声，随着风吹过来浓厚的硝磺气味，已全知道是官家的火枪营，已把十二连环坞包围，这净业山庄更成了釜底之鱼。当时抱月回廊这一带因为距离着两边还远，火枪虽然往当中打，不过还可以暂避一时，可是这种情势之下，任凭武维扬等怎样嚣张，他也再不敢调拨帮匪，正式应敌。

可是对于这种情势，武维扬已经怒眦欲裂，认为是淮阳派掌门人鹰爪王勾结官军卖了他，武维扬却向鹰爪王厉声说道："王道隆，你敢卖好朋友，我武维扬算瞎了眼！你们群雄赴会，我武维扬绝没安着把你们留下之心，你们竟敢作这种事，我武维扬岂肯与你甘休！"这天南逸叟武维扬实是一个不易制服的江湖豪客，到这种时候，他依然不肯认头，要在瓦解冰消之前，给淮阳派一个重创。他一纵身，竟向鹰爪王扑来，势疾力猛，这种最后的拼斗。他把双掌上的力量完全用足了，这种掌力真能比他平时原有的力量大了一半，双掌是虎扑式，身躯矮着整个的正面，往鹰爪王的胸前便打。鹰爪王见他来势过疾，并且话出来不容自己分辩，四下里全起杀声，虽则是早知道他净业山庄要生变化，可是也没想到

竟会有这种情形，真出乎意料之外，也在惊惧十分。此时见武维扬猛然这么袭击过来，知道他作困兽之斗，自己焉能容他逞这种恶念，双掌一到，自己掌下也不肯再留情，身躯微往右一撤，脚下可是不动，双掌从右往左抡下去，往武维扬的双腕上便切。

鹰爪王这次也以自己一身所学，和这几年闭门锻炼的大鹰爪力来对付他，双掌往外一落，虽然还没切着，但是已觉出往下的力量，竟被他这种力量震了一下子。鹰爪王暗暗吃惊，这武维扬果然不可轻敌。那武维扬双掌猝然往下一沉，猛然又圈回来，变为凤凰展翅，身躯也跟着往右一斜，左掌用阴掌向鹰爪王的左肋砍去。鹰爪王右脚往前一上步，右掌也是往右一穿，用左掌骈二指，往武维扬的左肩头肩井穴便点。

这时，这净业山庄中可乱了，从山庄的门外又窜进一伙帮匪，内中倒有一半受伤的，这里所有的抱月回廊前的凤尾帮的匪党，也自动上手。淮阳派的门下一班同门师友，也看到不动手是不行了，各自亮兵刃迎敌。可是这内中还算好，识得大体的虽然见两下里领袖人动手相拼，可是象活报应上官云彤、西岳侠尼慈云庵主、续命神医万柳堂，以及凤尾帮那边八步凌波胡玉笙、福寿堂的几位香主，可不敢再跟着一块混战。因为这般人全是识见略高，眼看着这十二连环坞已经不能守，官兵不啻从天而降，并且没见怎么举动，竟已攻入十二连环坞内重要之地，任凭你有擎天之力，这种局面也只怕难以挽回。能守则守，不能守则走，这是必然的步骤。那么两下里头全存了各寻退步之心，所以这一班重要人，虽是见帮主领率着和淮阳派动手混战，他们反倒纷纷散开，各自仗着一身本领，在这已被官兵占据的净业山庄四面山头之下，要查看退出的道路，这一来算是少死伤了多少成名的人

物。可是有一利，必有一弊。在最后一拼生死的时候，若是所有的这般成名人物全加入动手，那么死伤谁也不能准保定怎么样，可是凤尾帮的势力无论如何也给消灭了大半，这一来他的重要人物大半全脱开这场劫难，为湘浙两省遗下无穷的后患，这是后话不提。

这时西边的火枪越往里击的厉害，天色越黑，越显得这几杆枪的威力。每一声响过去，一片红光，夹着一片黑烟，那铁砂子到处纷飞，这种东西太厉害了，任凭你多好的武功，全得十分躲避它。这时鹰爪王和武维扬已经连换了五六招，情势是越发紧急，官军的火枪渐渐的欺近了净业山庄，尤其是东南一带，已经随着喊杀的声音，涌起好几处火光，雨势也大起来。武维扬在这种愤怒之下，连施辣手，他恨不得把鹰爪王立毙掌下。两下里正走到第六式，武维扬是双阳掌，向鹰爪王的小腹上往上撩着打到。鹰爪王用"沉雷泄地"的式子，往他双掌上一劈，回环献掌，右掌劈下去，左掌更从上面翻出来，以内力贯到掌心，往外一登向武维扬的华盖穴打去。武维扬用"铁羽凌风"的回身现掌式，身躯一个盘旋，双掌随着身势一齐进，从右往后翻转来，这种掌力可以说是全身之力完全交代上，向鹰爪王的右肋打来。这一手武维扬是撒手的招术，是真快真劲。鹰爪王这一掌登空，武维扬的身形已经转到自己右侧，这种势子快若电光石火。鹰爪王知道不和他拼最后生死，已不容易逃开他的掌下。淮阳派掌门人这才运用金刚掌力，力震武维扬，瓦解凤尾帮，但是赴会的群雄，也全身陷绝地，想出十二连环坞已经是九死一生。

·第七十一回·

大鹰爪力争生死掌震武维扬

鹰爪王的右掌劈空，左脚顺势往外一滑，右脚奋全力往左一甩，完全借着左腿盘旋之力，把身躯从左往后带过来，这种情形，已经险到万分。武维扬的掌力用的十足，并且招术变化的绝不是平常武功意料得到他会有这种手法。鹰爪王身躯撤得这么疾，可是武维扬的掌风虽没震上，指尖已经扫着鹰爪王的衣裳，掌风的力量也打中了鹰爪王的后背。鹰爪王急把身躯盘旋过来，双掌随着身势翻过来，指尖全伸得笔直，猛然往下一搭"平沙落雁"式，往武维扬的双掌上一点，他可是双掌立着，指尖往下一沉。武维扬在这种情势下，他绝不甘心，双臂往开一展，却想用双劈掌式来伤鹰爪王的两乳下天池穴，但是鹰爪王此时哪还容得他施展？原本平沙落雁就是诱招，在武维扬的双臂往外一展，鹰爪王猛然双掌的指尖往上一挑，成"寒鸡拜佛"式，猛然用"双阳沓手"往外打出来。这种力量，用的是"金刚掌力"，下盘已经用了十足的力量，这双掌一发，任凭武维扬变式来拆，也教他难以解救，猛然往外一推双掌，力已经震出去。武维扬自知已经难以解救，但是他究非弱者，在这种情势下，武维扬只要一变招解救，他是不死必伤。此时他反倒两臂全张

着，气往下一沉，完全脚跟用力，尽力的一蹬，身躯是完全向后仰去，形如倒跌式，看着好象被掌力震的，要仰面摔在地上。哪知道他竟用这种轻功绝技，把鹰爪王的“金刚掌力”卸了。可是这位淮阳派掌门人，虽是恨武维扬这种刚愎自用，翻脸无情，但是终因为他这一身武功，武林中能够得到这种本领，实非易事，终因怜才之心，最后的力量没肯发出去。武维扬又仗着这一手“金鲤倒穿波”小巧功夫和他充足的内力，保全了他的性命，也没受重伤，就这样依然被震出三四步去，身形才停住。这种情形之下，任凭武维扬怎样的老忝面目，也不能再在此停留，可是两下里群雄一阵混战之间，这一耽搁，除了两下互有伤亡之外，可把自己全耽误了。

所有入十二连环坞的官兵，越发的声势大，四面喊杀的声音越近，尤其是这净业山庄一带，好似官兵已经知道这是帮匪集合之所，外面的力量越聚越厚，那四围的火枪手也是越工夫大越多，渐渐的往里面欺，火枪此歇彼继。这一个净业山庄和青鸾堂、金雕堂、天凤堂，以及宾馆一带，天空一阵阵的红光散布着硝烟，雨是纷纷的下着，雨气蒸腾和各处的火光搅合一处，这火枪四下里轰轰的震撼着，真叫人胆裂魂飞。从净业山庄外闯进一帮匪党，可是逃进这里又该如何？这净业山庄本是一个绝地，这里并没有出路。一班帮匪们既然往这里逃，可问可知，别处是走不脱了，眼看着这种情形，凤尾帮的大势已去。那八步凌波胡玉笙和一班香主们，已经查明了四外的情形，天罡手闵智提着日月双轮也从后面冲出来，向武维扬连打招呼，他们可说的是本帮密语。

武维扬也正是败在鹰爪王金刚掌之下，知道再挣扎下去，不过徒然多损失些坛下弟兄，也挽回不了眼前这步劫

难，只可向淮阳派掌门人招呼道："王道隆，我凤尾帮十二连环坞铁筒的江山，毁于你和西岳老尼之手，我武维扬只要这三寸气不断，咱们还有相逢之日，也正是你我再争生死之时。我凤尾帮不能在江湖存留，我也要把你淮阳、西岳两派粉碎了，和我凤尾帮同归于尽。王道隆，今日净业山庄，我天南逸叟武维扬算是甘拜下风，咱们再会了。"说到这，他却向他手下一干匪党，一打招呼，把动着手的一干帮匪喝退下来，由武维扬亲自率领退回抱月回廊，所有帮匪拒捕后脱逃全在情理之中。可是就在火枪轰天价响之下，竟有一男一女从外三堂刑堂逃出来，闯二十八宿船队，翻秘境逃出十二连环坞。这一男一女可出乎武维扬鹰爪王西岳侠尼等意料之外。

你道这一男一女究竟是什么人？敢情竟是那身犯帮规罪恶不赦的淫孀女屠户，那男的竟是洁身自爱铁面无私刑堂香主海鸟吴青。刑堂香主海鸟吴青，在净业山庄龙头帮主天南逸叟武维扬震怒之下，谨遵帮主的命令，立时催促着手下刑堂效力的弟兄，押解着女屠户陆七娘，按着帮规到刑堂领受大刑。这种地方，任何人也看不出海鸟吴青有难言之隐。其实当时海鸟吴青若不是心中有说不出的一分苦，只要略微迟延，故意的叫女屠户陆七娘，或是狡展哀求，或是以濒死之身，口出不逊，或是企图脱身逃走。这几种情形，有一样当时再表现出来，女屠户陆七娘绝不用再费事领到刑堂处置。因为海鸟吴青看的真真切切，其时凡是忠心护帮的香主舵主，全已经隐忍到不能隐忍，手中暗中扣好了厉害的暗器，只要女屠户陆七娘稍有抗命的动作，立时发暗器把她立毙在净业山庄，以除凤尾帮害群之马，当着淮阳、西岳两派掌门人，以及一班赴会的群雄，稍洗面上的羞辱。帮

主武维扬最心爱的两个亲信执役弟子沈阿英、沈阿雄，若是在这时再多发两句话，女屠户陆七娘也许就当时废命，并且海鸟吴青也深怕女屠户这种狐媚手段太厉害。天南逸叟武维扬御下多么厉害，沈阿英、沈阿雄是他一手提拔起来，教训出来的弟子，当着众目之下，沈阿英年岁略大一些，血气方刚，虽则满脸愤怒，带着痛恨女屠户陆七娘无耻情形。可是海鸟吴青久历江湖，深有阅历，他可看出沈阿英竟被女屠户陆七娘这种淫邪媚态所动。那沈阿雄倒还是真的一团正气，没有丝毫邪念，所以吴青赶紧催促着紧走，离开净业山庄。直到出了净业山庄的正门。

海鸟吴青随在女屠户陆七娘的身后，长吁了一口气，自己不禁暗暗摇头，心里暗想：三阴绝户掌罗义、双手金镖罗信和自己渊源颇深，自己是深知他们过去的一切。这两位江湖前辈，虽则从少年时就流落江湖，失身绿林道，但是他们作绿林，也是行为比较一般同道们高着一筹。那陆七娘的伯父双手金镖罗信，性情上倒还有刚有柔，应付同道们手段圆滑，有些狡诈之处。唯独陆七娘之生父三阴绝户掌罗义，二十年前，在湘鄂川滇云贵一带，以绿林侠道行道江湖，真是铁铮铮一条汉子！只为性情太刚，得罪了不少江湖同道。可是他待人接物，没有丝毫阴险行为，论他为人作事，绝不该生出这样女儿来，给他败坏一世威名。现在这种情形，真叫人不明白是什么道理了。难道他所练的那独门功夫三阴绝户掌太以毒辣，才有这种报应？但是论起天理人情来，依然显着天道不公。他那三阴绝户掌打上，有死无生，最轻的也要落了残废。真要是有报应的话，应该罪及一身，怎的竟全报应到他女儿身上？淫乱无行，声名狼藉，陆罗两家全被她这个女人断送江湖道上的威名。刑堂香主海鸟吴青一路上这

么思索着，此所谓人情，就因为他跟三阴绝户掌罗义关系非轻，好在凤尾帮中人知道的太少，所以三阴绝户掌罗义、要命郎中鲍子威倒反凤尾帮事，若是有人揭穿吴青和罗义的关系，也早已逼得吴青逃出连环坞，不能立足。现在海鸟吴青也是急于撤出净业山庄，自己也恐怕有人在这时说出自己和罗义的关系，虽然问心无愧，入凤尾帮效力以来，忠心不二，努力报效帮主，可是就怕一落嫌疑，立刻彼此间生了戒心。况且凤尾帮在多事之时，危难关头之下，武帮主应付一切事，已经不象平常那么镇定，自己此时能够撤身出了净业山庄，暗自十分庆幸。

不过海鸟吴青到这时可有些为了难，从掌外三堂刑堂以来，在帮中倒是落了个铁面无私之名，今日女屠户陆七娘偏偏要由自己亲自处置，虽则她祸由自取，罪有应得，但是想到当年受恩于三阴绝户掌罗义的情形，终觉问心有愧。可是净业山庄当时那种严厉情形，凤尾帮从帮主那里起，完全是当场受辱。淮阳、西岳两派，算是把凤尾帮看得一文不值。武帮主愤怒的情形，为掌龙头总舵以来所未有，自己遇到这种难题，只有忍心遵着帮规去办理。不过任何人心中有内愧的情形，终觉于自己一生的操行上太差，事逼至此，也叫人无可如何。唯有紧随在女屠户陆七娘的后面离得远远的，不肯跟近了，也正是为避免着恐怕女屠户陆七娘说出有妨碍的话来，眼前又当着许多刑堂下的弟兄们，自己难以答对。从净业山庄门前转过来，不走那条松林正路，却穿着净业山庄的西南一条小径绕过来，直奔天凤堂右边。这里正是外三堂的所在，刑堂、礼堂、执堂，凤尾帮内三堂外三堂，统辖全帮，所以全是各有自己的坛口。

女屠户陆七娘被刑堂效力的师父们左右执刀监视着走向

这条小径。这条道路上隐僻异常，此时整个的十二连环坞，已经不是平时那么谨守帮规，肃静无哗，各守本位，到处里全起着一片不同的声音，更兼天气变的太以凑巧，天空阴沉如墨，电光闪闪，雷声殷殷，那阴云低得几乎好象是和天凤堂的屋脊接连一样，更显出来这座十二连环坞，已经笼罩在一片愁云惨雾中。天色虽然未黑，因为天阴得太厉害，走在这条山路上，已经黑沉沉，很远的地方，已经看不真切了。女屠户陆七娘此时是走向鬼门关的道路，往前走一步，自己寿命短一分，她知道一到刑堂，也就是自己了结一生之地。香消玉殒，血溅刑堂，就在目前了。蝼蚁尚且贪生，何况是她尤其的惜命。她是一个姿色胜人、智慧胜人的女人。这种女人，无论什么时候，争强好胜之心，丝毫不减，在已经将要领死前的一刹那，她绝不象那种懦弱无能的女人，一灰心瞑目受死，不再起别的念头。女屠户陆七娘不死在净业山庄，被刑堂香主海鸟吴青带赴刑堂，她认为这正是老天又给了她一点机会。自己一边往前走着，脚下可越发放慢了，任凭两旁监视她的刑堂师父们厉声喝叱，催促她快走，可是女屠户陆七娘，哪又把这般人放在心上！她只对着两旁监视的人微微冷笑，丝毫不作理会，装作没听见，暗中盘算自己的办法。

这条小径眼看着已经要走尽，四顾无人，女屠户陆七娘竟自带着极悲惨、极可怜的声音，微偏了偏身躯，扭着头向后面招呼道："吴青师哥，你好没良心，我罗锦云在净业山庄可为你留了地步，任凭你如何向我作威作福，我知道你是被帮规所限不得不那么做。现在已经离开净业山庄，你这被屈含冤，眼看着要含恨而死的师妹，血染刑堂，你竟自这么忍心，也不问问我身后有什么事，替我传些遗言。吴青师

哥！你在江湖道上是一个谨守信义的英雄，风尾帮掌着刑堂香主，你难道真是个忘恩负义，丝毫不念当年香火之情，对我一点怜恤没有么？”吴青此时被她这几句话，闹得脸全红涨起来，因为押解陆七娘的弟兄们，自己平时对付他们十分严厉，处处按着帮规坛戒去讲，今日竟自当着他们，栽起这种跟头来，太以难堪。在这种情况下，其势又不能不答一句，遂厉声喝叱道：“陆罗锦云，我盼望你须尊重些，你在本帮曾得祖师帮主慈悲，虽是女流，也不是无名小卒，掌管着凉星山西路十二舵总粮台。辜负祖师的慈悲、帮主的提携奖励，身犯十大帮规，为风尾帮丢尽了脸面，使淮阳、西岳两派有所藉口，净业山庄本帮中多少人跟着你丢人现眼！现在你应该任什么不说，孽由自作，祸由自取，到刑堂领刑，又何必作这种无谓的牵缠？陆罗锦云，现在就让是我吴青的确果真受过你罗家的恩惠，我能服你么？我吴青在风尾帮中，谨守帮规报效帮主，就让是你此时当众说出姓吴的和你父女过去有来往，有牵连，可是你犯罪，你自身受，也不致把我吴青就毁在你手内。陆罗锦云，你到了最后一刹那，又何必做这种事呢？”

说话间已经出了这条小径，外三堂三座坛口已经在望，品字形的摆列在一片绿草如茵、峰岭环绕的广场前，礼堂在当中，刑堂在西边，执堂在东边，女屠户陆七娘竟自把脚步停住，身旁监视她的刑堂师父们，把明亮的刀往女屠户陆七娘面前一晃，厉声喝叱道：“罗锦云，你要是识趣的赶紧给我走，你敢再胡言乱语，别说我们毫不留情，可要给你些难堪了。”女屠户陆七娘面不改色，丝毫不带着惧怕的情形，以娇媚的声音，哼了一声道：“老师父们，不必这么吓我了，但得一步地，何须不为人，我是准死无疑的。老师父们

何不看在祖师的面上，在我这苦命女人身上放宽厚一些？老师父们全是闯荡江湖的好汉，我想绝不肯和我这苦命女人为难，现在已到了刑堂前，已经是我就死之地，吴香主和我罗家有极深的渊源，我一个快死的人绝不愿意再作孽，血口喷人。好在师父们全是随着吴香主效力多年，当着老师父们的面前，亲眼见得他本身并没有徇情渎法的情形，他不致于获罪，老师父们也不致于害他。我罗锦云只是不满他眼前的情形，我这垂死的人，不能不叫我说几句话，老师父们，你们就多方便吧！”

在这种地方，最容易驳人，最容易误事。任凭怎样一个好人，也不能作事上尽如人意，年月既久，共事多时，就难免有不合众意的地方。海鸟吴青正直无私，他这么求好，对于部下未免就有过严厉的地方，这时忽然发生这种事，手下的人，虽是不含着恶意，没有害他的心，也愿意在这种清净地方，听听她在未入凤尾帮的隐事了。所以对于女居户陆七娘所说的这番话，并不再加申斥。内中跟随监视的人，有一个叫麻头鬼刘天寿，他也是出身江湖绿林道，平时在刑堂效力，对于海鸟吴青倒没有什么恶感，只因为吴青对于部下弟兄过形冷淡，认为吴青是端着香主的架子。象刑堂舵主胡灿等，固然也够狂的，但是刑堂的组织有不同的地方，胡灿等虽然也隶属在刑堂下，他们是专管外差，平时没有一点事做，非得遇上龙头总舵得到了报告，外坛分舵的舵主们有犯帮规的情形，内三堂香主派人彻查，象胡灿等必然奉令出差，所以胡灿等轻易和刑堂效力的师父们，没有什么接触。这般人对于海鸟吴青，也有不满意的情形，正如平常所说羊羹虽美，众口难调。吴青自己倒不觉得怎样，因为他行为谨慎，处理刑堂的事正直无私，坛下弟兄纵有不满意处，也倒

无可奈何他。偏偏在这时遇到了这种事，麻头鬼刘天寿这般人，可要看他的笑话了。此时绝不再催促女屠户陆七娘，任凭她转身发话。女屠户陆七娘扭转身躯，海鸟吴青已经走近，陆七娘带着一片可怜的神色，声音微颤，向吴青道："吴师哥，你不用害怕，这个行将就死的师妹不会连累你。到现在已经是你的刑堂势力下，你没有犯帮规坛戒的事，谁想害你也不容易，我跟你说几句话又有什么妨碍呢？"

海鸟吴青哼了一声道："罗锦云，你用不着拿这些话威胁我。人凭天理良心，我吴青曾受你父亲恩惠，我用不着怕人，现在就是有人到帮主面前告发，姓吴的毫无所惧。因为我吴青在凤尾帮中效力以来，没有丝毫违反帮规坛戒、营私结党、卖放人情的地方。你父女对于凤尾帮叛帮背教，是你父女个人的行为，我海鸟吴青就没离开过十二连环坞总舵，有人想害我，也无法藉口。罗锦云，你应该爽爽快快的，不要做损人不利己的事，现在你想我吴青就是曾受过罗家的恩惠，我有几个脑袋，敢起卖放你之心、搭救你之意？就是我有那个胆量，也没有那个力量吧，我吴青到此时是问心无愧，罗锦云，你赶紧领刑吧！"

女屠户陆七娘冷笑一声道："好个闯荡江湖的英雄好汉！吴青，你现在和我说这个话，不嫌昧着良心么？我罗锦云不是怕死贪生的女人，到此时强人所难，叩头求饶命，不管你的死活，请你救命，我并没起那种心念。只为和师哥你有过去的渊源，我罗家门中并没有后代，我父亲和我伯父两门中只有我这个不成材的女儿，到如今我还落个含冤而死。我只痛心的是，我罗家对凤尾帮忠心效力，对于我嫁陆琦，也是谨守帮规。我丈夫落个为帮主效力而死，因为有功于凤尾帮，帮主才尽力提拔我，叫我掌管凉星山西路十二舵总粮

台，那是本帮难得的地位。我现在已经要死的人了，我不怕得罪人，想谋夺我那地位的大有人在，只为是帮主亲自提拔我，旁人奈何我不得。可是他们时时的找机会，造谣言来中伤我，只要能把我罗锦云推倒，他们自然能得到我的地位。这是很明显的事，任何人也看的出来吧！

“也是我命中应该要落到这步劫难，竟有淮阳派、西岳派和我凤尾帮树敌结怨。我那凉星山，正是一个要紧的所在。他们也想着在侵入连环坞之前，给凤尾帮些颜色看，我凉星山才弄个瓦解冰消一败涂地。西路十二家舵主，若能真个合力对付淮阳、西岳两派，也不致于就毁个一败涂地！象追魂叟酆伦等一般人，明着是帮助着暗含着却在给敌人以机会，才把我罗锦云弄个无立足之地。我若真个象他们所说的那种情形，我有几个脑袋，敢回十二连环坞总舵？我正为的问心无愧，想回到龙头总舵，把我被屈含冤的情形，完全报告武帮主，求他秉公判断，洗我不白之冤。

“哪知道这般人真个厉害，他们知道我只要回到十二连环坞，把凉星山真实情况报告武帮主，他们全得受到惩罚，这般人用尽了阴谋手段，在我未入十二连环坞之前，给我散布了许多蜚语流言，叫我跳黄河也洗不清。所以我生身之父，全中了他们阴谋暗算，我入福寿堂看望老父，反倒落来忤逆不孝之名。吴师哥！你是知道我的性情最真的人，我在未出嫁前，就是一个倔强的性情，不肯服人，他们越想这么毁我，我越想和他们挣扎一下，拼到底。只是我终是一个女流，本帮中有这么多的人和我为难，再加上西岳、淮阳两派也为这般奸人流言所动，认为我是一个江湖道上极不堪的女人。吴师哥！你想我还逃得出手去么？终于落个蒙羞含辱，被人把我擒获，在净业山庄龙头帮主面前，使我丢尽了丑，

现尽了事。吴师哥，我绝不愿意再活下去了，我对不起我那刚强的老父，我对不起效忠凤尾帮死去的丈夫，我对不起陆罗两家的祖先！我现在绝不是求吴师哥你来救我，诚如你的话，你纵有那个胆量，也没有那个力量，我一个无法搭救的人，又何必害吴师哥呢？

“我现在好恨！我也不恨这一般安心陷害把我置之死地的仇人，我只痛恨我们夙具英名果断的武帮主和能够明善恶处断公平的欧阳老师父，竟自全为了淮阳派西岳派门户之争，意气用事，对于我罗锦云的事，不派人彻底细查，就这么轻易把我这条小命断送了，我罗锦云死得太冤枉、太委屈、太可怜了。只有现在求吴师哥你能够深信你师妹的临死前这番话，在我领刑之后，你要留心仔细的细查我这番事的经过，我认为自有真相大白之时。只要师哥你能够知道我罗锦云是含冤而死，冤被污名。我虽然身已死，无法挽回，在死后能为我两家洗刷清白，我在九泉下也感恩不尽了。”

海鸟吴青听到女屠户陆七娘这么凄婉动人的言辞，虽则有过去先入为主之言，因为和女屠户陆七娘过去一同相处过多时的旧谊，也未免心头稍动。但是自己想到凤尾帮十大帮规的可畏，眼前又有坛下弟兄众目相视，自己实不敢略形放肆，致招杀身之祸。这时海鸟吴青看了看麻头鬼刘天寿等，见他们故意的作出如无其事脸向着别处，毫不理睬的情形。海鸟吴青不禁一惊，心想我英雄了二十余年，无论在江湖道上，以及入凤尾帮，全是以正直不欺铁面无私来应付一切人，到如今我不要毁在她身上，我自问绝不是忘恩负义，现在我是无可如何。遂把面容一整，厉声向女屠户陆七娘道：“罗锦云你所说的话，将来自然能够水落石出，现在你被屈含冤而死，只能认为情屈命不屈，该你落到这样收源结果。

你能明白，我海鸟吴青现在就是明明知道你被人陷害，遭受不白之冤，叫我吴青也无可如何。我吴青没有力量给你洗刷冤枉，挽回这步劫难。你可知道帮主坛谕的严厉，净业山庄尚等待我复命。罗锦云，请你原谅我，赶紧请进刑堂，也好执行帮规。依我看你多一分牵缠，多一分苦恼，那又何必呢？”

海鸟吴青说话间，天空电光一闪之下，西北响一阵雷声，跟着从净业山庄外天凤堂的屋脊上面，掠空而过，飞进一群信鸽，往主坛报警，是从来所少见的。赶到抬头看时，每个信鸽的脖项下全挂着小竹筒儿，众人不约而同全惊惶异常！数了数天空过去的这群信鸽，一共就是十一只，这种情形就分明告诉有十一处舵口已发现紧急事。因为天空电光一闪之下，信鸽所挂的藏信件竹筒，一律全是黑漆颜色，这尤其是不祥之兆。因为平时有事报告，无论多紧急，全是用朱红色竹筒，这种黑色竹筒，错非有非常变故，被外人侵害，把舵口给人踢了，才敢用这种黑竹筒报警。最奇怪的是，十一处舵口不约而同，竟然发出这种紧急非常报警。海鸟吴青心慌意乱之下，厉声喝叱，令手下弟兄把罗锦云押解进刑堂。自己还恐怕她故意的和自己纠缠，借着查看天空信鸽过去的情形，脚底下故意的放慢。女屠户陆七娘已经到了刑堂门口，海鸟吴青尚没有走出四五步来，眼看着女屠户陆七娘已被麻头鬼刘天寿等拥进刑堂，海鸟吴青这才脚下移动往刑堂走。这种事情全是阴错阳差，海鸟吴青也只得归诸命运，终于弄个身败名裂，惨死在临榆县，这也是命中造定了。可是当时海鸟吴青若是紧跟进刑堂，不再拘执于帮规的仪节，只要把女屠户推进刑堂，从后面一刀把她斩杀，割血发，到净业山庄复命，以海鸟吴青一身本领，更为天南逸叟所重视

的人，必然也能随着龙头帮主从秘径鲇鱼套以皮艇脱身逃走，保全了他多年的威名。哪知道当时一点应付失当，铸成大错，无法挽回。

当时海鸟吴青脚步这一停，忽然从那条小径匆匆跑来一名弟兄，看见了海鸟吴青，带着惊慌失色，低声招呼道："吴香主慢走，您老看这件事怎么办？"海鸟吴青一回身，仔细看时，跑过来的正是坛下效力的弟兄，专管行刑之事，给受刑人治伤敷药的张元泰。他是帮中一个老弟兄，只为人拘谨无能，又不会说话，所以多少年来，在刑堂中效力，总也熬不上去。此时他跑到近前，海鸟吴青喊问什么事？张元泰一伸手，海鸟吴青看见他手掌中托定一个四寸长核桃粗的黑漆竹管，竹管的当中扣一个铜环，尚连着两根五寸长的丝绳。海鸟吴青一见大惊失色，向张元泰问道："你是从什么地方得来的？这是外坛非常报警的信号。"张元泰忙答道："弟子是往后库房领取药物，因为棒伤药昨天被那石舵主一人就用尽了，才从库房那边回来，走到前面这条小路的转角地方，从天空掉下这件东西，险些砸在我脑袋上。弟子在帮中也是效力多年的人，知道这种东西的重要，可是我竟无法处置它，这是向内三堂传递要紧的公事，我这么点身分，没有见这种东西的资格，我献出去，也怕落了泄露机密，把命白送了。可是任凭它落在地上不管，事关外坛紧急报告，我好歹也是主坛效力的弟兄，置之不理，被别人发觉，我也有死罪。弟子无可如何这才想起，求香主的慈悲，替弟子处置这件事。"说到这里，张元泰更向前走近了一步，低声向吴青说道："香主！弟子效力多年，最本分不过，香主也信得及弟子，我知道的事，不敢向别人说，我想报告香主，不致于怪罪我。"

海鸟吴青此时接到这个黑竹筒，心头也是腾腾跳个不住，紧握在拳内，藏在袖中，倒背着手，向张元泰正色问道："有什么事快讲？我是奉主坛谕，刑堂执行大刑，没有工夫耽搁。"

张元泰忙答道："我从刑堂往库房去的时候，遇见了天凤堂值坛的弟兄，是我一个族侄。他告诉我，从分水关那里起，不知什么时候，从各处港汊子中撞出大帮的渔船，不下五六十只。分水关外，巡江十二舵因为奉到主坛命令，在净业山庄事情没解决完，各坛紧守防地，不得任意移动。大队的渔船，这么闯到分水关下，任凭怎样威吓，他们绝不肯听，可见没有什么动作。这种情形，太觉可疑，并且，所有各渔船上，人数和平时渔户们不同，全是年轻力壮、二三十岁的慓悍矫捷的壮丁。因为净业山庄正在紧急之时，各外坛都不敢把大队船只放出驱逐他们，看情形颇象是缉私营改扮的渔船，有攻取分水关的模样。听到这种情形，各处里全戒备起来。可是最奇怪的，分水关内盘山磴道乌鸦嘴后，所有放卡子的弟兄们，就在这一个时辰内，连续的发现了可疑的情形。那几条秘密道路，荒林乱峰间，好象是有不少人潜伏，并且有二处外卡子，守卡子弟兄失踪。香主，你也是帮内的老人了，这种情形可不大好，弟子一个当小卒的，不敢多说话，只有向吴香主你说一声。内三堂老师父们，应该别尽自把全副的力量用在净业山庄，万一入十二连环坞的再勾结了官家，里应外合，攻取我们龙头总舵，我们不能不提防一下。"

海鸟吴青此时因为既惦着处置陆七娘，须要到净业山庄复命，更惦着手中所得到的外坛报警，自己也想要知道外面真实的情况，再听到张元泰这番话，分明形势不好，恐怕有

变生不测的情形。海鸟吴青虽是老江湖，这几种事凑在一处，也有些心慌意乱了，立刻向这张元泰说道："张元泰，你是我坛下的老弟兄，你所说的这种情形，倘若在别的老师父们面前讲，你可有惑乱人心之罪，我盼望你还是象平常那样守口如瓶，不再多言多语。这件紧急报警的信物，我自有法处理，好在你也明白关系重大，你对任何人不要再提起你捡得的。你老弟兄是知道帮规严厉，龙头帮主以及内三堂香主，全是最怕泄露总舵上秘密。你一个刑堂效力的弟兄，绝不能知道这种龙头总舵的机密；虽是无心中被你拾得，你只要自己交上去，就是杀身之祸。我不忍叫你遭这种无妄之灾，快快的去办你应办的事吧！"

这张元泰听到海鸟吴青这番威胁，吓的他赶紧谢过海鸟吴青，立刻紧走奔刑堂旁边的一道小门。海鸟吴青容他已经走远，自己赶紧从袖中把黑漆竹管取出，把竹管上的活塞拔下来，从里面抽出一个布卷，把这布卷展开。这是用一种极薄的细绢，上面排好了浆，字迹写在上面，非常清晰，只是现在已经黑沉沉，海鸟吴青借着天空的电光不时闪动，看出正是分水关外巡江十二舵总舵紧急报警，也正是张元泰所说的情形。可是还有比较他所说重大的事，已经证明六七十只渔船分队停在港汊子上，来人中的首领，竟敢和守分水关外的巡江总舵叫阵。他们当面扬言是外江的渔户船帮，因为一连十天，没有得着顺利的彩头，知道分水关外是一个极好的渔场，所以破出死去结队前来，在这里打两场鱼就走，只要有阻拦的，他们这帮渔户情愿连人带船毁在这里，亦所不惜。可是巡江总舵看出有诈来，赶紧派出八名会水的弟兄，下水后暗中查看各处港汊子情形，竟自发现这般渔户船帮用大队船只掩护着，暗中却打发多少只瓜皮小艇，满载着少壮

的渔户们，绕进了分水关后乱苇塘一带。他们这一带登岸的大约有不少的人了，不过他们在乱苇塘后登岸，一处处悬崖峭壁没有道路可通。下水的弟兄，被他们发觉，弟兄们险些送了命，不能跟缀他们从乱苇塘后上岸，不过已经证明是怀着恶意而来，更不能判断是何作用，所以请求龙头总舵紧急指示，应付御防之策。海鸟吴青看到这封报警的布札，不禁是一身冷汗，赶紧把这张布札连同竹筒藏入囊中，自己一思索这种情形，实在是情形太以不好，恐怕这是缉私营官家调动了极大的兵力，要来攻取连环坞。他们所去的地方，因为吴青是外三堂的香主，他能知道几条秘密的路径，只怕官家已经侦知秘密道路，要从捷径往里攻打了，海鸟吴青怔在那里。

这时忽然由刑堂内走出一名值堂的师父，此人名叫双刀宋宾，在刑堂也是有地位的人，他是专掌管刑堂执行，他来到门口外，看到海鸟吴青抬头仰望着东北一带，怔怔呵呵站在那里，这双刀宋宾，不由噗哧冷笑了一声。敢情女屠户陆七娘被监视的弟兄拥进刑堂之后，吴青在外面这一耽搁，却给这班人造了机会。

刑堂内有伺候值坛的三位师父，一个是铁腿周雄，他每天是坐镇刑堂永远不动；一个就是站在门口这个双刀宋宾，随着监视女屠户的麻头鬼刘天寿；另一个是白花蛇杜龙。这几个帮匪全是出身江湖绿林道，不是什么好惹的人物，可是他们对吴青没有仇也没有怨，只于平常的一点小不痛快，好容易现在遇到这种机会，尤其是麻头鬼刘天寿、白花蛇杜龙，这两人阴损狡猾，他们安心要给海鸟吴青些苦子吃。女屠户陆七娘闹得丑闻四播，并且从来无论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也是一样，一切传闻，越辗转的地方多，越能添枝添叶。现在这个本主儿落在他们手中，若是没有这些阴错阳差

的情形，在海鸟吴青面前，他们也不敢放肆。

入刑堂后，吴青这一没进来，麻头鬼刘天寿头一个把净业山庄的情形报告了司刑的铁腿周雄和双刀宋宾，并且低低的告诉他两人：海鸟吴青和这个淫媚有极深的关系，他平时那么板着面孔和我们讲公事，我们如今正好要调查调查他过去一切。这麻头鬼刘天寿，先把本刑堂主脑人按住了，赶紧的翻身来，凑到陆七娘身旁。女居户陆七娘一入刑堂，也象是一块巨石压胸头，本来眼看着就要被帮规处置，死在目前，吴青又是那么严厉的对待自己，虽然还想作最后的挣扎，可是希望渺茫，太没有把握了。只是一入刑堂门，这种地方是阴森可怕，可是面前这几个人，反倒一个个面有笑容。陆七娘一进门来，就不肯往当中紧走，因为往里走，就是刑堂立坛之地，女居户陆七娘却靠门边一个小凳上斜身坐下。陆七娘此时可怀着一种极恶的念头，她虽是双臂倒绑着，但是经过这么一段极长的道路，绑她的又是沈阿英、沈阿雄两个外行孩子，所以绳扣儿到此时已经渐渐松了，她安心要在临死前的一刹那能够把绑绳挣脱，拼命的逃他一下。情知道不易脱身，可是逃不脱也算着了，所以陆七娘紧靠门边坐下。其实她这不过是妄想而已，兵刃暗器全没有，以海鸟吴青那般身手，以及麻头鬼刘天寿等，全不是无能之辈，外三堂也在连环坞的腹地，陆七娘插翅难飞。

这时麻头鬼凑到身旁，把他那江湖道本来的面目现出来，带着些无赖的情形，安心想找便宜，用手一拍女居户的肩头，招呼道："罗锦云，你的冤枉我们也听的清清楚楚，其实你很有逃亡的机会，你要把它放过，岂不太冤？现在我们全起了好生之德，愿意放你，你可要实话实说，还盼望你快着一点，我们吴香主跟你有什么关系，真要是过去有很大

的牵连，回头他进得坛来，绝不能叫我们立时动手。他是一丝不肯差，按着帮规来办，他必要开坛焚香，请师祖的法刀，你趁着那个机会，死力哀求他，要是有可以要挟他的地方，在自己生死关头，你还顾忌什么？当着众人要挟出来。他平时在我们一般弟兄面前，常常的放狂言大话，说是他姓吴的一生恩怨分明，作出事光明磊落，走到什么地方，无论遇到什么人，全是坦白的。你方才连说他忘恩负义，你能够当着我们大家，把他忘恩负义的情形说出来，我们再帮你一些忙。他若翻脸喝令动刑，你只哭号喊叫，不肯领刑，我们不严厉对付你，或者也许能给你说几句好话，你也许就逃得活命。”这时女屠户陆七娘被麻头鬼刘天寿这番话一引诱，求生之念越发兴起。遂“嗜”了一声，把海鸟吴青为三阴绝户掌罗义一手提拔，双手金镖罗信又尽力推荐，才做了刑堂香主掌管外三堂，全盘说了出来。

原来当初海鸟吴青他从少年时，游荡江湖，非常的胆大心细，可是他从十九岁遇到了一位江湖道能手，把他收为门下弟子。可是他这位师父，却是下五门的绿林，吃黑钱的偷盗窃取。海鸟吴青被他收录之后，感到路道不对，再想抽手已经晚了，随着他这位师父，尽练些个小巧之技，所以吴青的轻功提纵术，功夫上非常纯。整整六年的工夫，吴青的本领学成，可是这张贼皮也算披在身上，在两湖一带，很作了些案，但是后来他这位师父被官家缉捕归案，死在狱中。幸好在海鸟吴青并没有师兄弟，他这位师父，只收了他一人。吴青是一个有心胸有志气的少年，他师父死后，吴青已经二十七八岁，自己一心洗手下五门绿林道，但是江湖人最毁人的是只要你在这门户走一遭，你再想脱身，别人全不容你了。

海鸟吴青自从师父死后，始终不敢再作那种偷盗窃取的事，可是并没有离开江南一带，自己情愿欲以劳力谋生，等待机缘在航船上卖些力气。哪知在他师父死的第二年，他随着航船到了浙江境内，忽然遇到当年曾屡次缉捕他师徒未成的湖南老捕快——铁臂周德雄，认出了吴青，在湖南地面有旧案，竟自伸手捕拿他。吴青自己因为一心学好改邪归正，到此时真若被捕，依然落个臭贼之名，太不甘心，遂在许多船帮聚集的所在和这老捕快动起手来。但是这老捕快带着手下两名助手，任凭吴青多好的功夫，也架不住，双拳难敌四手。自己拼命的逃走，仗着身轻巧快，从船顶上一连翻上几根船桅。眼看着已经逃到旱岸，被那老捕快从后一镖，打中吴青的左腿，眼看着被获遭擒。

动手的时候，是日色西沉，天还没黑，这种大白天捉飞贼，江边这一带的船帮就全乱了。其实正惊动了一位江湖能手——三阴绝户掌罗义，正从水路上在此经过，停泊在江边，眼中看得清清楚楚。海鸟吴青相貌又生得端正异常，三阴绝户掌起了爱才之心，虽看出是个绿林道，罗义安心要救吴青。见他跌扑在岸边，那捕快从后面已然带着助手两人将要赶到。罗义飞身纵过去，一举手之间，把三人全打出五六步外，把吴青挟在左肋下，飞纵入岸边的苇塘内逃去。

那三阴绝户掌罗义是多么厉害的人物，当时他手底就算是没肯用真力，那捕快师徒伙伴已经算是全受了伤。把海鸟吴青救走之后，天色也就黑了，出去一里多地，罗义才把海鸟吴青放在路边的麦田内。海鸟吴青虽然受伤，但是他年轻力壮，更有一身功夫，并没放在心上。只于被罗义带着疾驰飞纵这一里多地，吴青简直是头晕眼花，被放下之后，缓了半晌，神志才清醒。在这黑沉沉的野地里，当时也辨不清

罗义的面貌，只有叩谢活命之恩。三阴绝户掌罗义，问起海鸟吴青姓名年岁，是何人的门下。海鸟吴青是毫不隐瞒，因为久在江湖上走，一听罗义开口问话的情形，已经知道是一位老江湖道，人家舍身相救，自己再不实话实说，于良心有愧。于是一再的说明自己是洗手多时，从师父死后，绝没有在江湖道上作一案，今日遇到旧日的冤家对头，这么逼迫，真是不容人学好了。

三阴绝户掌罗义那时在凤尾帮中还是一家香主，并没入福寿堂。当时取出治伤的药来，叫海鸟吴青草草的把伤痕扎裹一下，遂把海鸟吴青带回家中，自己更显示了本来面目，可是对于海鸟吴青严厉的告诫道："这次在江湾航船聚集之地，公然拒捕殴差，你原来是下五门的绿林，又没犯杀人的重案，只不过是偷盗窃取，就让是折在阵中，也没有多大的罪名。可是这次情形就不同了，倘若再落在官家手中，就是不判成死罪，也得落个流途千里，充军到边荒之地，年轻轻的小伙子，这一辈子就算完了。就算是你安分守己去作良民，当场受辱的捕快们，未必甘心，定然要四处访查，非得把你办回去，才算泄愤。所以暂时先不能在外面行动，救人救到底，你只要好好的在我家中操练功夫。你动手时的情形，我看的明明白白，象你一身轻功提纵术，在江湖道中很可以交代的下去了。只于缺欠正式的功夫，我罗义在你面前可有些放肆，我还以指点你在拳术刀法上多下功夫。生在江湖里，都是苦命人。可是堂堂男子汉，就是失身绿林，也要讲究硬摘硬拿，下五门的行为，实不为江湖道所重视。你只要好好的在我这里下些功夫，现在凤尾帮正是中兴之时，这位帮主天南逸叟武维扬在腾游山瓦解之后，接掌龙头总舵，虽然过去失败的情形不便对你细说，可是我罗义是凤尾帮中

创帮的人物，只为过去那位蔡帮主他把好好的兴帮布道的凤尾帮，几乎弄成邪教一流。这位武帮主很有作为，对于我们这般旧人，虽然在失败之下，绝不轻视，所以我们一般老弟兄们，还愿意捧他一场。武帮主自从选择好了浙南雁荡山南岭下的十二连环坞，在那里重建凤尾帮，再立内三堂，严定十大帮规，重修护坛十戒，言出法随，恩威并用，有功必赏，有罪必罚，他更和一般老弟兄们同甘共苦。在十二连环坞立住脚之后，分派这一班老弟兄二十八人，亲自出马，只在浙江境内就收容了一千四百余名新入道的弟兄。最近三个月来，更添了三百多艘大船、一百多只快艇，也该着凤尾帮中兴，天南逸叟武维扬有兴帮的福命，十二连环坞内所出产的海砂子，品质优良，每一个月总能走出十几帮船帮，这就是天助成功。你能够好好的遵守我们的话，我能指引你趁这时机，入帮效力，以你的年岁和你身上的功夫，在帮中能够扬眉吐气。不过你缺欠水面上功夫，总要好好的多下辛苦，多多操练，世上无难事，只在有恒心。”

这海鸟吴青也是时来运转，所受的镖伤，仗着三阴绝户掌罗义的治伤药灵验，居然没落残废，一个月的工夫已经好得如常人一般。海鸟吴青遂在三阴绝户掌罗义家中昼夜操练功夫。不过罗义一生不收弟子，海鸟吴青虽则一再请求，罗义只不允许。那时女屠户陆七娘尚没嫁与陆琦，三阴绝户掌罗义在十五年前丧妻之后，其实他还在年富力强，只为性情是争强好胜，认为自己所会的功夫，虽则软硬轻全拿得起来，可是没有惊人的绝技，不能够在江湖道上出人头地，所以他绝不再续娶，自己暗中下了功夫，练了内家一手极厉害的掌法——三阴绝户掌。

这种掌力可不是一朝一夕所能练成，先从铁沙掌练起，

铁沙掌练成，掌到处击石如粉；反回来再练绵掌，把绵掌的功夫练到了火候，就是混元一气劈空掌；这三种武林绝技，全够了火候，然后才锻练这种三阴绝户掌的独门功夫。练这种掌力，没有十年八年的纯工夫，绝练不出来，和劈空掌大同小异，可是完全是隔实打虚。这种掌力使出来，运用时是一连三手，能够在五尺内致人以死命。按着人身的穴道和脏腑的部位，以心肝脾肺肾的五种力量打五个部位，这是伤中盘最重的地方。这五个部位，有当场毙命，有三日三夜准死，有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才送命；有能落一生残废，形如痨病鬼；打上盘能够把人二目震瞎，两耳震聋，脑力震昏；至于当时毙命的是太阳穴、玉枕骨、天突穴；打下盘最轻，皮不伤肉不破，骨断筋折，终身残废。不过练这种功夫，要从童子功入手。三阴绝户掌罗义练这种功夫时，年岁已大，就仗着他那种百折不回，苦心体会这种掌力的诀要。他整整在这种功夫上练了十七年，虽则不能象童子功练出来那么掌发敌毙，得心应手，但是他这种掌力已经很够厉害了。他的掌力练成，也正是武维扬把凤尾帮整顿得分坛分舵，布满了长江上下游，十二连环坞也仗着人工物力，建筑得伟大异常；并且天南逸叟武维扬，更凭着个人的聪明智慧，利用雁荡山后这种天生来奇特的地形。十二连环坞在外人传说神秘异常，从分水关到达内三堂，当中没有一点阻隔，得走一整天，按着水路的路程，就约有七八十里。可是由龙头总舵出入的人，从内三堂到分水关，最快的两个时辰能够到达，所以认为他另有秘密的道路。不过除了内三堂外三堂照票香主们，其余的龙头总舵效力的四十余舵，全不知道这种秘密的所在。

三阴绝户掌罗义一心提拔海鸟吴青，这罗义因为武功威力全胜人一筹，所以他在凤尾帮中是个极红的人物。只是他

家中只有罗锦云这个女儿，虽然是及笄之年，尚还没出嫁，把吴青这一招揽在家中，按罗义那种暴戾的性情，罗锦云谨守闺门之礼，哪敢有丝毫放纵？可是吴青那时正在少年，论起来罗锦云很可以把他招赘家中，只是罗义这个人，性情也非常特别，就为的吴青曾经入了下五门，他绝不肯把女儿许配他。不过罗义也算多添了一分心事，在海鸟吴青来了三五个月之间，三阴绝户掌罗义也曾屡次暗地查考他品行操守。这海鸟吴青别看流落江湖，落在下五门中，他是有心胸有志气，行为方正，丝毫没有邪僻之念。那罗锦云在海鸟吴青到家中半年之久，她可渐渐的有些动了邪念，幸亏是吴青深明大义，不肯辜负了三阴绝户掌罗义救命之恩，在罗锦云两番动邪念之时，他以大义相责，以死自誓，多方规劝，叫罗锦云不要拿性命作儿戏。

罗锦云竟被他劝得息了邪念，那时三阴绝户掌罗义就要把海鸟吴青推荐到龙头总舵，可是海鸟吴青却向三阴绝户掌罗义道："老师在帮中足可以把弟子荐入内三堂效力当差，不过，我认为一个人要是凭着势力的提拔，终归被人轻视。弟子蒙老师相救，更传授了武林正宗的功夫，我总认为凭着个人一身本领和勇往直前，能守苦、能耐劳，投效凤尾帮，自己往高处走，那才是大丈夫的本色。老师此时把弟子推荐进去，就让弟子忠心不二，竭尽一身所学所能，报效帮主，恐怕旁人也要认为终归是大力接引，老师在头里从帮主以下，谁不另眼看待？就让是弟子入帮后，就得到地位，也没有什么光彩。"海鸟吴青说出这番话来，敢情正合了三阴绝户掌罗义的脾胃。这罗义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中，几乎不容易看到他面上的笑容，脸上总是死板板，无论对何人说话时，也是那么辞严义正，在吴青说话完之后，罗义竟自哈哈的大

笑起来，手拍着膝盖、挑着拇指向海鸟吴青道：“好小子，有志气！我罗义总算眼不瞎，没白费了这番心，这才是大丈夫男儿汉的行为。这么办吧，你罗信伯父，现在分水关效力，你投奔到他那里，在他那里效力一个时期，从此不提我们的关系。不过，吴青，你要知道，江湖上的事，有时候也不是仅凭着一腔勇气所能趁心如愿，我们凤尾帮中，又何尝不埋没了许多人才？多少有一些因缘，总可以比较容易往上奔，有你罗伯父那里把你荐进龙头总舵下，这一道关，没有人不容易进去。象你这种有志气的人物，只要入帮之后，绝不会少立了功劳，有你罗伯父把你荐进总舵下，绝不致再落别人的批评、指摘，往后的事全在你好自为之了。”

海鸟吴青遂听从了三阴绝户掌罗义的指教，把他荐到了双手金镖罗信坛下效力，终归是近水楼台先得月，海鸟吴青更肯卖命，并且赶到了几次的机会。那时双手金镖罗信，正在掌管着护送海沙子船，他这一舵领率着一百只大船、四十只快艇，海鸟吴青随船护送。在一次以十二只大船满载海沙子送往丹阳，在没出浙江境内，被缉私营堵劫。海鸟吴青拼命拒敌，更能够智勇兼施，当时调度着自己的船只，竟自把缉私营击退，一点没受损失，保护着海沙子船，货交到了，原船返回十二连环坞，海鸟吴青算是连续立了最大的功劳。并没等双手金镖罗信往里荐举他，天凤堂香主欧阳尚毅在清查各外舵时，见他立了这么大功劳，并且一些不骄不傲，欧阳尚毅更亲自叫他试演武功本领，遂把吴青调入内三堂效力。

因为他行为方正，一丝不苟，一入内三堂，就把他派到外三堂刑堂效力。只一年的工夫，刑堂香主犯了帮规被贬调赴外坛，带罪立功，这也正是机缘凑巧，海鸟吴青竟自作了刑堂香主。他因刑堂原有的一般舵主老师们全是旧人，自己

竟能得帮中这种破格的提拔，他越发提起全副精神，努力报效，并且把刑堂一切组织，改革了一大半。这一来，连天南逸叟武维扬全十分重视他。因为外三堂虽则是以执堂权柄最大，执堂是掌管龙头总舵出入的粮饷，贩运海沙子所得的利润，全是执堂这里监督保守。十二连环坞整个的龙头总舵开支，服装粮饷，完全得经执堂这里监督发放。礼堂是掌管龙头总舵内三堂开坛大典，所有三堂的布置，以后龙头主坛的司礼仪节，这全是礼堂所应负责的，并且掌管龙头总舵所发的票薄、赤札、竹符，外坛一百余舵总海底（花名总册）。唯有刑堂，只管犯帮规、坛戒，惩罚处治，外坛分舵一百余处，哪一处发现犯帮规坛戒，由刑堂派出效力的舵主们查办。赏罚分明，保持着十大帮规、护坛十戒的威力信仰，也就完全操在刑堂之手，表面上刑堂是不重要，其实关系整个凤尾帮。

海鸟吴青自从接掌刑堂香主之后，十二连环坞好象换了一番气象，海鸟吴青真是昼夜辛勤，一点不敢放松，十大帮规是轻易不会触犯。可是龙头总舵从分水关说起，分水关外护关的外港口，就是十二舵，再从东坪坝一带沿着港口，算是十二连环坞的外围，又有巡江十二舵。这二十四舵虽在主坛之外，可是完全归龙头总舵掌管。分水关里，盐仓这边，就是一百多只运海沙子大型船，和保护分水关的四十只快艇。分水关掌管着是一家香主、两家舵主，往里从盐仓这里到内港口，是十二处大卡子，守护着十二连环坞。到内港口，是二十八宿护主坛的船帮大队，再往里就是掌管着外三堂以下二十四处总领主坛杂务，这就是保管米仓的，保管服装的、保管兵器、打造兵刃暗器，全有一家舵主掌管着，后面是外三堂内三堂，只这六处大坛值役的就有五百余人。

十二连环坞统辖着这么大的人力物力，所以必须严定赏罚，督斥有方，完全就仗着刑堂能够真的执行护坛十戒。

人多是良莠不齐，任凭多么严厉的法度，四下里也有许多放纵不守规矩的弟兄们，海鸟吴青他接掌刑堂香主之后，督率着本刑堂下四位刑堂司、四位舵主在十二连环坞分水关内外昼夜的明查暗访。这海鸟吴青称得起铁面无私，他执行护坛十戒，不论朋情不论友谊，只要稍犯坛戒，立时按着护坛十戒的规则来处治惩罚。各舵下效力的弟兄们，十之七八是江湖上亡命之徒，这种人极不容易管理，极不容易统率，他们完全是知法不知恩。在以前的刑堂香主，就为得过于宽厚纵容，所以才连他自身全毁在这种情形下。海鸟吴青督率着八位弟兄，这一整顿龙头总舵内外，数月的功夫，把十二连环坞二千余人，这么庞大的群众们，整理得井井有条，谁也不敢稍犯坛规。海鸟吴青得内三堂香主的重视，也就完全在他这么忠心报效上。他一晃在十二连环坞已经效力七年之久，可是暗中也得罪不少人。他入十二连环坞之后，就算把整个的身躯献与凤尾帮，所以绝不作成家立业的打算。现在海鸟吴青作刑堂香主，真是一劳永逸，铁筒似的地位，绝不会摇动。只是近一二年来，凤尾帮根基已经坚固，声势越发浩大，分坛分舵已经散布到山左右、大河南北，在江湖道中百余年来，所有的帮会没有象凤尾帮这么大成就的。

天南逸叟武维扬近年来，性格竟有些变了，对于一般辅助他重建凤尾帮的老前辈们，时起猜疑之心。天南逸叟武维扬竟把那福寿堂，作为他灭去敌人的牢笼。只要哪一位有功于凤尾帮的香主们，声誉太大，手下的弟兄太多，天南逸叟武维扬立刻以功高望重应受后辈供养为辞，把他送入福寿堂，尊为凤尾帮的元老。在先前还不显怎样，尤其最近二年

来，凡是在十二连环坞重建凤尾帮有功之人，几乎全被他送入福寿堂，把他们所有的权柄完全卸掉。这一来，渐渐的有人明白他这种行为完全象汉高祖“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破，谋臣亡”，他这完全是排斥他人树自已一人的势力，总揽大权，不叫落在别人手中。现在内三堂欧阳尚毅、八步凌波胡玉笙、天罡手闵智、外三堂闪电手薛膺、彭寿山、海鸟吴青，这六家香主，完全得受他的节制统辖，象三阴绝户掌罗义、双掌翻天崔丰、要命郎中鲍子威、铁指金丸韦天佑这一班人，多半是当初蔡帮主手下的旧人。从鹰游山立着龙头总舵时，就在帮中效力，天南逸叟武维扬把这般人完全送入养老院，简直是养废人。他这种阴谋的情形，为人窥破，可是他根基已固，势力已成，内三堂的香主全是忠心报效，更全是扎手的人物。福寿堂中的一般帮中前辈想要动他，太不容易了，不过这种风声传播开，与武维扬太以不利。

海鸟吴青虽则失身江湖道下五门，他是很有见识，近一二年来，已然看出凤尾帮到了盛极必衰的时候。天南逸叟武维扬，空有聪明，也算是为私欲所蒙蔽，不应该把分坛分舵推广的太远了。早早的应该在长江上下游的浙江、江苏、湖南、湖北等附近这几省，充实力量，严掌帮规坛戒，还可以保持着这种势力，不致动摇。这一太散慢，难免鞭长莫及，耳目难周，有一舵弄出非法事来，就灭去凤尾帮一分威望。果然和淮阳派一起这番门户之争，再加上一般帮中效力的香主舵主们，自恃凤尾帮的势力足以排斥异派，很小的一件事，被他们推波助澜，闹得到现在危及龙头总舵。三阴绝户掌罗义、要命郎中鲍子威更勾结了秦中三鸟、西川双煞，倒反凤尾帮。自己受罗义救命大恩，对于他这次的反出十二连

环坞，暗地中还是十分认为罗义并无不当处，这完全是武帮主一人之过。所以海鸟吴青对于三阴绝户掌罗义，依然存着一分留恋之心。所幸自己过去避着接引依靠的嫌疑，罗香主倒反十二连环坞，没有把他牵连上，可是冤家路狭，现在竟自由他亲手处置陆七娘，这真是造化弄人。

当时女屠户陆七娘把经过情形对双刀宋宾、麻头鬼刘天寿等全详细地说了一番。麻头鬼刘天寿一听这种情形，赶紧往刑堂门口探头看了看，见海鸟吴青怔在那里，遂回身向女屠户陆七娘道："罗锦云，你们过去既有这种非常的情形，他曾受过你罗家救命大恩，罗家又只是你这一条后代，你想逃活命，就不必为他打算，他好歹也是一家刑堂的香主，你破出死命地哀求他搭救你。我们全是江湖道中人，论天理良心，他为了救你，把命搭上也是应该的。你死活可就在这种短短的时间内，不能再和你多说了，自己的事自己琢磨着办吧！"麻头鬼刘天寿这番话，简直是安心要吴青的命。那刑堂师双刀宋宾，一旁拦着道："刘舵主，你也得收敛着一点，杀人不落两手血，何必多管这些闲事？弄出差错来，我们可担不起。咱们这位吴香主，今天也是特别，怎么还不进来？"

双刀宋宾恐怕麻头鬼刘天寿再出什么坏主意，遂赶紧走到刑堂门外，向海鸟吴青打招呼请他入刑堂执行帮主的命令。海鸟吴青被他唤进了刑堂，这时麻头鬼刘天寿、白花蛇杜龙全撤身躲开陆七娘，他们规规矩矩分立两旁监视着陆七娘。吴青此时心乱如麻，把平时的聪明能干的情形减去一半，走进刑堂之后，尽力躲着女屠户陆七娘，一直的往神坛走去，向两名值役的弟兄招呼了声："伺候开坛。"女屠户陆七娘焉肯把机会放过，站了起来，往前紧走了几步，直欺

到海鸟吴青的近前，在吴青的背后停住脚步低声招呼道：“吴师哥，你先别忙！我有几句话你得容我说完，我定然瞑目受死，绝不给你添麻烦。”海鸟吴青突然一转身把面色一沉，倒退着往后又撤了半步，同女屠户陆七娘道：“罗锦云，你可知道帮规可畏，法令无亲！我劝你不必多费那些无味的言辞。罗锦云，你虽是女流，可也是闯荡江湖的人物，在这种地方你要强人所难可就不对。请你尊重帮规，谨守坛戒，我要焚香开坛了。”

女屠户陆七娘忽然蛾眉倒竖，杏眼圆翻，眼角中流下两滴泪来，银牙紧咬着下嘴唇，满脸的轻嗔薄怒，一跺脚，向海鸟吴青道：“吴师哥，我真想不到你竟会这么忘恩负义！你以小人之心度人，我好恨！我遭到这种不白之冤，身遭惨死之下，好容易在临死之时，守在你这么个近人面前，我要留两句要紧的遗言，你全不肯答应，吴师哥你好狠！”说到这里，更自抬起头来仰着脸，望着屋顶，惨声招呼道：“爹爹！你英雄一世，女儿可太对不起你了，只是你费尽心力，一力的成全，哪知竟是个忘恩负义之徒！他把救命之恩，置之不顾，女儿的命可苦死了。”说到这她面色一变，身躯一晃，竟自向前倒去。海鸟吴青正站在她迎面，虽然又往后退了一步，相隔她也仅只三尺多远，海鸟吴青又恐怕她未领刑之先，摔出伤痕来，或是急怒攻心，立时毙命，自己真就不敢不管，身躯微往旁撤，右臂一伸，把女屠户陆七娘肩头搂住。也不知是故意还是她摔过来的身躯自动一转，女屠户一张清水脸，整个的靠在吴青怀中。海鸟吴青此时又急又羞愧，可是其势又不能抖手把女屠户甩开，只好轻轻把女屠户陆七娘放在地上。海鸟吴青一抬头厉声招呼道：“你们全是作什么的，怎么看起热闹来？还不过来赶紧把她唤醒了，以

便开坛。”

吴青在说这个话时，见铁腿周雄、双刀宋宾、麻头鬼刘天寿、白花蛇杜龙，这几个重要人物，好象是对于他们本身无关，女屠户陆七娘虽然当时晕绝，他们一个也不过来跟着救护。海鸟吴青是干着急，只能向值役的弟兄喝叱，对于他们这种看热闹的情形，无法向他们发威责备。这时两名值役的弟兄过来，把女屠户陆七娘扶起，盘膝坐好，两人在耳边连声呼唤。女屠户陆七娘悠悠醒转，竟自哭泣起来。这海鸟吴青被她当面指责自己忘恩负义，更看到铁腿周雄、双刀宋宾等脸上的神色，对于女屠户陆七娘的话似乎深信不疑，全有些替她鸣不平之意，海鸟吴青也真无法辩驳。只是她这么放声起来，自己身为刑堂香主，领受帮主命令，来到刑堂执行帮规，此时竟无法制止陆七娘的哭声，吴青只得把心一横，恨声向女屠户陆七娘喝道："罗锦云，任凭你把我吴青看作忘恩负义，我是无可如何。就算是我曾受你罗家大恩，你现在是犯了十大帮规最重要的条例，我吴青有什么力量能够救你？罗锦云放爽快些吧！恕我不能尽自等待，我要开坛焚香了。”

女屠户陆七娘见时机已至，若容他上了香，自己命就算没有了，突然往起一长身，站了起来，圆睁杏眼，向海鸟吴青道："吴师哥！你明明是能够救我这条小命，你竟自为保全你个人的地位，把你这苦命的妹妹置之不顾，你就忍心看我作刀头之鬼。吴师哥，你也不想想当日你在江岸边，若不是我那痴心的爹爹，不顾一切把你救着逃出缉捕之手，吴师哥，你还有今日么？我落到这个结果，我算认了命了，不过我绝不能领受这种乱命，皂白不分，我至死还落个污名，罗陆两家的家声，被我完全断送！我罗锦云死不甘心，可是我

知道逃不出手去，我情愿一头碰死，也不受那一刀之苦。”女屠户陆七娘说到这里，竟自一斜身，从海鸟吴青的身旁闯过去，直奔西墙，她作势往墙上去撞。海鸟吴青焉能看着她撞死在刑堂中，自己怎样交代？女屠户陆七娘任凭怎样紧跑，她倒绑着二臂，身形也不利落，海鸟往前一纵身，一把将陆七娘背后的衣服抓住，口中厉声说着：“你敢破坏帮规？给我回来吧！”海鸟吴青腕子上一用力，竟把女屠户陆七娘的身躯带回来。可是陆七娘被吴青抓着之后，她绝不再挣扎，整个的身躯就算交给海鸟吴青，被吴青往地上一放时，才一松手，女屠户陆七娘竟自在地上滚着，紧欺到吴青的腿下，苦喊着把头向地上乱撞。

海鸟吴青是个闯荡江湖的英雄，又哪经过这种女人的厮缠？更当着本坛下一般弟兄，女屠户陆七娘竟自当面揭穿自己曾被罗义相救之事，自己素日又是抱着恩怨分明、光明磊落之意，此时真个无法开口说些狡赖的话。吴青只有连连往后躲着，闹得面红耳赤，铁腿周雄等静静地坐在那里，好象没事人一样。此时刑堂中已经掌起灯火，海鸟吴青急得无法之下，纵身闪避开，向值役的弟兄们喝叱了声：“你们还不把她赶紧架住，本座也得上香，请法刀执行帮规。”那女屠户陆七娘在地上一路翻滚，弄得乌云散乱，二次又赶到吴青近前，并且因为双臂被绑，一连就跌扎了两次，追到神坛前，往地一跪，不住的连连叩头，向海鸟吴青哀声呼唤道：“吴师哥，你别这么狠心，救我这条小命吧！只要你能想法子让我多活一时，我有法子洗刷我不白之冤，在龙头总舵中，准能还我清白，哪怕再叫我死，我也甘心情愿了。吴师哥！你不论担多大风险，求你念在我罗家只我一条后代，我爹爹只生了我这么个苦命女儿，他已经逃出连环坞，你能把

我救了，我罗家生死感恩，吴师哥，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吴师哥你听，现在到了什么时候？你只要肯听我的话，破出落帮主的叱责，你只派人往净业山庄向龙头帮主报告，就说受帮主处置的陆罗锦云，已经提出了被冤屈的证据，实在是被人陷害，蒙受污名，求帮主秉公判断，既可以洗刷了陆罗锦云之冤，更可以保全凤尾帮全帮的清白之名。吴师哥，无论帮主准与不准，你只要肯这么给我报上去，我再落什么结果，也就认命了。”

女屠户陆七娘这么哀声恳求，她不过是挨磨时刻。这陆七娘实在是厉害的女人，别看她这么拚命的同吴青纠缠不休，她可更还注意着眼前一切的情形，因为就在那一刹那间，她连连听到了刑堂西北一带连续起了芦笛之声。海鸟吴青对于女屠户陆七娘的要求，自己也不由的心头为之一动。这就完全因为方才在外面得到那外坛报警的布札所致，并且耳中也听到西北一带凌乱和芦笛的声音不对了。

吴青何尝不想对三阴绝户掌罗义报救命之恩？只是力与心违，无可如何，也只好作了忘恩负义之人。现在外面的形势既然到了这种重要关头，净业山庄群雄会斗，形势也十分不利，自己也看出恐怕十二连环坞就有大祸临头；因为内里的事还没有解决，外面官兵若是在这种时候大举攻打连环坞，里外夹攻，武帮主恐怕也不易应付。

在女屠户陆七娘说完这番话的一刹那间，隐隐听得西北一带，起了两次异声。这种声音非常刺耳，先前还疑心是天空的雷声，不过仔细辨别之下，已然判明确切是火枪发出来的轰击之声。跟着又有一名弟兄闯进刑堂之内，向海鸟吴青报告道：“报告香主，现在内港忽然大部撤退下来，最奇怪的是有二十八宿护坛船帮的弟兄，已经到了天凤堂一带。事

情发生得离奇，弟子恐怕他们扰乱主坛，特来请香主的示下。”海鸟吴青眉头一皱，眼珠一转，不由得冒了冷汗，他已经知道前面发生了重大变化，遂趁势向刑堂师铁腿周雄、双刀宋宾招呼道：“二位舵主，弟兄报告的事太离奇，我们执掌着主坛重地的秩序、坛规，请二位赶紧查看一下，不要被外舵的弟兄侵入龙头总舵。”周雄、宋宾也因为事情来得太以突兀，全惦着到外面看看真实情况。虽则明知道海鸟吴青是趁势把他们打发开，要和女屠户陆七娘说私话，但是周雄、宋宾全是老江湖，眼前的形势实令人难以安心再管别人这种闲帐了，立时答应了声，即匆匆走出了刑堂，往前面天凤堂一带疾驰而去。这时海鸟吴青本可以立时吩咐值役的弟兄燃烛焚香，照样执行他的帮规，处置女屠户陆七娘，可是因为听到外面这种情形，遂也有故意耽搁之意。

这时，正是净业山庄已到了淮阳、西岳两派和凤尾帮拼斗最厉害之时，突然也发现在阴云笼罩中突起火枪轰击之声。天南逸叟武维扬认为是淮阳、西岳两派勾结官兵，里应外合来挑十二连环坞龙头总舵。天南逸叟武维扬在愤怒情急之下，喝令群雄动手，净业山庄中竟起了群殴，赴会的武师们也是各摆兵刃，一齐上前动手，演成混战的局面。内港一带，也在同时发现了缉私营、水师营水陆并进，抄着捷径，攻进了龙头总舵的心腹之地；水面上二十八宿护坛船队，已被闯进来的官兵船队包围混战。这种突然变乱的情形，起于刹那间，刑堂香主海鸟吴青向女屠户陆七娘喝叱道：“罗锦云，你要好好的放尊重些！你终是一个女流，当着本坛的一般舵主们，我们和你无怨无仇，不过是尊奉帮主的命令来执行帮规，现在主坛重地已然发生了意外情形，本座念在你是个女流，容我和本坛师父们商量一下，是否能够依着你的主

张替你请求，这只看你的命运如何了。”

这时麻头鬼刘天寿、白花蛇杜龙见海鸟吴青已经对陆七娘起了怜香惜玉之心，虽是暗中窃笑，可是因为外面情形不稳，大家把方才那种坐山看虎斗的心意消去了一半。海鸟吴青首先来到麻头鬼刘天寿身旁，低声说道：“刘舵主，外面的情形可不好，我们身在内坛，必须要知道一切详情才好，这个罗锦云一味的缠磨救她一命，只是本座恐怕落了嫌疑，实在不敢任意的答应她。舵主们对于罗锦云认为应该如何办理？你我全是为帮中效力的弟兄，你我彼此计议一下，真能够救她一命，我想舵主们也是愿意的，不过帮规严厉，我终恐怕惹火烧身自取其辱，那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了。”麻头鬼刘天寿见海鸟吴青居然低声下气向自己商量，这种情形为从来所未有，刘天寿暗暗的得意，心说：海鸟吴青，你也有栽到我们弟兄手内的时候了。白花蛇杜龙，却恐怕刘天寿得意忘形，口中说出不三不四的话来，海鸟吴青终是掌坛的香主，得罪了他没有便宜，忙的一旁答道：“吴香主，‘但得一步地，何须不为人！’一个女江湖道，本来是非就多，她的事，真假难辨，吴香主又何妨替她请求一下，万一邀帮主的慈悲，暂缓她一死，也就保全她这条性命，这种事又何乐不为呢？”那女屠户陆七娘是何等聪明的人，她听到吴青的口风和白花蛇杜龙暗中帮忙，有意相救，自己赶紧走到这三人面前，往地上一跪道：“老师父们，能够对我罗锦云这样开恩，我罗锦云生生世世不忘大德。”说着连连叩头。

海鸟吴青见女屠户陆七娘这种可怜虫的情形，心中真个起了不忍，不过神色上不敢显示出来，反倒一扭头向麻头鬼刘天寿、白花蛇杜龙两人说道：“二位舵主既然有救她一命之心，我吴青也愿意替她担待一下，破出落帮主的叱责，

就给她请求一下。内港更发生这种非常情形，不知净业山庄中是否得到信息？我想请二位舵主辛苦一趟，替本座到净业山庄，可是千万不要直接向龙头帮主面前请求，最好是向天凤堂香主陈述一下。欧阳香主是能担当大事，只要有他一句话和帮主的坛谕是一样的，二位舵主可愿意到净业山庄走一遭么？”那麻头鬼刘天寿听到海鸟吴青的话，他却微微一笑，先看了看女屠户陆七娘，又瞧了海鸟吴青一下，信口笑道：“我刘天寿，最愿意成人之美，香主既然也有慈悲她之心，我们难道这种现成的好事还不愿做么？愿替香主往净业山庄请求一下，借瞻山庄内的形势如何。”海鸟吴青何尝看不出麻头鬼刘天寿那种阴险的情形，不过自己另有打算，倒也不惧他了。麻头鬼刘天寿遂招呼着白花蛇杜龙，向海鸟吴青讨了一面刑堂的竹符，他们是为自己留退身步，作为凭证，两人立刻出了刑堂。外面的情形可不对了，雨已经下来，天空的电光闪闪，雷声隆隆，四外一阵阵时起杀声，在这种雨声雷声掺杂之下，越发听着令人心悸，这两人倒是真个赶奔净业山庄。

海鸟吴青打发麻头鬼刘天寿、白花蛇杜龙走后，刑堂的神坛前倒是还有人，海鸟吴青可不把他们放在心上，遂向女屠户陆七娘道：“罗锦云，你口口声声说我吴青忘恩负义，你真是辱人太甚！我不念在罗老英雄相救之情，早已一刀把你处置。你看现在十二连环坞已到了什么情形，还用的着那些礼节么？现在总算是你命不该绝，十二连环坞的情形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罗锦云，我吴青已然破出死命给你担待，往净业山庄替你陈情，我吴青明知道是自取其辱，龙头帮主焉肯就信这种请求？刘天寿、杜龙他们安心要看我吴青的笑话，我叫他们两人走一遭，叫他们替我先受些委屈吧。

罗锦云，我不过是稍延须臾，以待时机，你若真个命不该绝，或许保全一时，不过你要生妄想，那可是自速其死，我吴青绝不作有始无终的人。”

方说到这句，忽然从外面闯进四五名弟兄，向海鸟吴青报告道：“报告香主，现在天凤堂一带，已经成混乱情形，内港口一带，船帮已经全散开，船队的弟兄们足有一半逃奔龙头主舵；各处的道路守卡弟兄，已经阻止，听说有大队官兵和船队，已经侵入连环坞的腹地了。香主也得早作打算才好。”

海鸟吴青厉声说道：“现在龙头帮主和内三堂香主们全在净业山庄和赴会的人尚没解决，任凭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外三堂不准乱动，赶紧去守卫各处卡子。扰乱刑堂重地者，本座定以帮规坛戒处置。”海鸟吴青把这般弟兄喝退之后，女屠户陆七娘突然站起来，向吴青道：“吴师哥，你把我绑绳放开，我罗锦云还不致那么下流，在你面前想要逃走，求你搭救是我们的私情，我若一起逃走之心，就不够江湖道上人的行为了。吴师哥！你快把绑绳松开，我有要紧话和你讲。”

海鸟吴青道：“松绑绳算得什么，你敢逃走，那是自速其死。”吴青真个把绑绳给抖开，女屠户陆七娘把两臂舒展了舒展，回头来看了看刑堂值役的弟子尚有三人，不过这种人形同工役一样，他们在帮中没有力量。女屠户陆七娘却往神坛前多走了几步，贴近神案旁，向海鸟吴青点点头道：“吴师哥，你把心放宽些，我救不了自己，犯不上再害你。”海鸟吴青此时十分注意着外面情形，此时听到女屠户陆七娘招呼，眼角看了自己手下那三名弟兄一下，立刻走向女屠户陆七娘身旁说道：“你要讲些什么？”

女屠户陆七娘道："吴青，你枉在江湖道上闯了！你是有心胸志气的人，有心在江湖道上成名立万儿，可是你临到重大关头，竟不能当机立断，可惜你学就一身本领，又有心胸，又有志气，但是你要这么冤冤枉枉把自己的性命送在十二连环坞，太可惜了。现在时机是稍纵即逝，吴青你睁眼看看，十二连环坞到了什么情形！现在你手下这几位弟兄全没在近前，大约他们不会回来了，现在也没有多大时间的耽搁。实告诉你吧，三阴绝户掌罗义的女儿，双手金镖罗信的侄女，这种江湖成名的英雄后代女儿，不会那么下流，怕死贪生畏刀避剑，为得顾惜自己一条蚁命，把老人家的一生威望置于不顾。我刚才那种恬不知耻情形，实在是故意的延迟时刻，吴师哥，到现在我们得说真的了，连我这不争气的女人，全不肯随便把这条命送在这里。我觉得在这种时候陪着他们同归于尽，就好象送葬的人，也陪同死人埋在坟里一样。大祸临头之时，当机立断，不能顾全那种没有一点价值的江湖道义。我被铁蓑道人擒获之后，这个牛鼻老道，他虽把我打伤，并没有用重手。这铁蓑道人看我昏沉过去，不知还有什么人随在他身旁，用布袋很快的把我装起，可是我跟着就醒转。我落在这种厉害人物手中，我知道徒自挣扎，绝不会逃出他手去，还不如忍受一时之辱，等待机会。他那么难惹的人物，也有露空的时候，竟在那时向他身旁相助的人，以极严厉的口吻吩咐他，叫他赶奔东坪坝，入山口往北的乱林中，一直的走下去。找到福寿堂西南的那座苦行庵，要通知西岳侠尼多指大师，叫这老尼要赶紧入十二连环坞接应他门下。那牛鼻子老道虽没说详细原因，但是却草草令传话的人，告诉多指大师，他西岳派门下不容易培植起来的泗水船帮，可要同归于尽，飞鸾船队危险太多。十二连环

坞，已经入于危险状态下，天南逸叟武维扬已经到了物极必反之时，恐怕已经有人卖了他，并且对手十分厉害。不容你迟疑缓息，恐怕有极大的力量立时发动，大祸就在目前，叫多指大师要为她本门尽力，挽回泗水船帮这步劫难才好。因为铁蓑道人一身不能兼顾两事，他也要保全他淮阳派三代的惨淡培植，始有今日的一点成就。只说了几句话，我听出十二连环坞恐怕不易保了。这种情形很显然的，绝不是凤尾帮力量雄厚，或是在两下翻脸之后，要把淮阳、西岳两派一网打尽；极厉害的对手，恐怕另有其人。我彼时自知真是命该如此，我终于没逃出他们手，偏偏这时落在他们手中，弄得一身无边的冤枉，不白的污名，不能再洗刷惨死在十二连环坞，真是含冤而死。吴师哥，你是知道我罗锦云，尚还不是那种江湖女流，净业山庄中我稍微的再负一些气，我立时就能把命送掉。我不作那种愚蠢事，上天见怜我，竟自给了我逃生的机会。并且，吴师哥，你是个慷慨不屈的英雄，有作有为的汉子，在江湖道上，没作过什么亏心事。我尽自和你纠缠，任凭他人暗中笑骂，我全不顾，正为得救吴师哥你这条命。我父亲当年看定你是个能树立事业，闯荡江湖的好汉；他的为人，吴师哥你尽知，他绝不指望着你将来报恩，他一生绝不依赖他人，你看看就是我这亲生女儿，他何尝把我放在心中？可是我知道他是一番好意，正是鼓励我不要仗着有本领爹爹的威望，来为自己装门面。所以吴师哥，你也应该知道他把你看得那么重，舍身相救，收容你这无家无业的人，传授你武林正宗的本领。这是他个人的心性，就为得三阴绝户掌罗义眼中看到可以成全的人，一定能在江湖上吐气扬眉。吴师哥，你虽然入十二连环坞后，造就到跟前这种地步，总算是对得起他老人家，对得起自己，可是如今变生

不测，大祸摆在面前，你能不当机立断，把性命送在十二连环坞。你枉有过去那种志气，空被我爹成全，到头来终于是辜负了姓罗的一片苦心。吴师哥，你现在还不早作打算等待什么？

海鸟吴青双眉紧皱，怒容满面，刚要喝叱："罗锦云，你敢用甜言蜜语来诱惑我。"在这种话将说未说之间，突然正东一带轰轰的两声，并且东南一带杀声大起。靠着天凤堂左侧一带，如同潮水涌来一般；似乎有很多的人，虽然不是大声喊嚷，那种以沉着很低的声音，互相呼应，眼中不用看到，已经能辨别出这内三堂、外三堂一带，现在已发生极大变化。尤其令人可惧的是那种火枪的声音，海鸟吴青曾在水面航船上待过多时，他曾见过水师营操练这种可怕的武器。这种东西比什么厉害的弓箭威力全大，武功本领遇上这种东西，全置于无用。十二连环坞腹地中，竟会发现这种声音，这真是作梦也想不到，十二连环坞真个的算完了。

在这种证实下，吴青对女屠户陆七娘减去了轻视之心，完全认为她所说的是实情，绝无一字虚言，她固然是为逃她的性命，对我海鸟吴青终有过去的渊源，在这种危难的关头，她倒是真应该有救我之意。我不要过信江湖上的传言，冤屈了她的好意，我别自误。真要缉私营、水师营大队官兵已入腹地，从来邪不侵正，这还是真个得依她的话，自己先保全自己性命。对于凤尾帮没存着叛帮背教之心，这条命保全着，依然为帮中效力，岂不是上策？遂向女屠户陆七娘道："师妹，我和你无怨无仇，你可知道我吴青是铁铮铮的汉子，作事有始有终，你可不要引诱我作恶。武帮主和内三堂香主待我不薄，临到危难之时，我不能只顾自己逃命，作那种昧良心的举动。师妹，你如果所说全是实情，现在所攻

进来的，真个是官兵，那么总算罗门中尚有余德，我放你逃走；至于你出得了连环坞出不了连环坞，我可不能管了。在这种时候我有法交代他，何况我也不准活过今夜去，我要谨守祖师前的誓言，以性命报效凤尾帮。现在你不要自误，你还有什么赶紧说一声，我好放你逃去。”女屠户陆七娘，把面色一整，一跺脚道：“吴师哥，你好糊涂了。现在我任什么话不和你讲，你是始终没出刑堂。你既有放我之心，我用不着再想别的念头拼命逃走，请你到外面看看形势吧！”

·第七十二回·

净业山庄困群雄铁蓑显身手

陆七娘说到这，却带着十分愤怒，双道蛾眉往一处一蹙，那两只杀人不见血的媚眼，似乎在她有了生机之下，更加比平时晶莹放光。往海鸟吴青面前凑了半步，两下里相隔仅只半尺，陆七娘这眼前面色上的情形，带着十分着急、十分关心，和吴青真有生死相关之意，这种恳切情形是可以意会不可言传。她竟伸手把海鸟吴青双臂抓住，论吴青的性情，就是对她没有仇视之心，可也绝不准她这么放肆，无奈女居户陆七娘此时是一团正气，一派亲切关心，毫无邪念之容，何况吴青在她家中又居住年余，这不比一个陌生人了。任凭吴青怎样倔强，自己也不会不被她这种至情所感动，这正是女屠户陆七娘厉害的地方，手段高的地方。因为在十二连环坞发生重大变故，虽则全没身临其境，以所听到的这种不祥的声音，瓦解冰消就在面前，任凭多么不正大的人，多么淫邪好色之徒，在这种生死关头，绝不会再起邪心，再动淫念。陆七娘倘若用淫邪诱惑的手段，来对付吴青非失败不可了，海鸟吴青就许立时翻脸，她竟能够体会眼前的形势，深知人的心情性格，她竟拿出这种至大至高的恳切、关心、真情美意来对付，吴青竟自丝毫不再拒绝。

女屠户陆七娘在这时眼角更有一对泪珠，欲落未落，向海鸟吴青道："吴师哥，我盼你赶紧的到天凤堂一带能够隐身掩迹的地方，把真情实况看过明白，你可要赶紧回来，我还有关系你一生命运的话告诉你，现在你若真想报效武帮主，赶紧横刀自刎，那算你真个的为凤尾帮舍身全义；你若想着还能为凤尾帮尽力，请问你有多大本领？多大能为？恐怕你这净业山庄全闯不进去了。我不愿意这么冤枉而死，也不愿意你这么断送在十二连环坞。快去快来，请你念在罗义救你之情，在眼前你要相信我的话，师哥你就快去吧！"她竟用力把吴青的双臂一带往外一推，陆七娘自己却往神案前那个焚香所用接脚的木台阶上一坐，把自己衣衫的下角撩起掩着脸吞声饮泣。海鸟吴青竟自身不由己的被女屠户陆七娘这一推往外走去。最可怜的是那值役的三个弟兄，全怔在那里，对于他们的话，也有听见的，也有没听见的，这就是身分太小，这种作小卒的，到了重大关头，性命轻于鸿毛，命虽是自己的，却得随着别人生、别人死。

海鸟吴青匆匆走出刑堂，刚一出刑堂门，自己赶紧把身形掩蔽，转到刑堂的转角处，一纵身，竟自蹿上了刑堂的屋顶。自己把身形伏下去，往四下里一看，在黑沉沉的暗影中，虽是望不出多远去，可是上天好似故意来完成这步劫运，隔不多大时候，闪电在天空，倏明倏暗之下，能够把天凤堂一带所有的道路一览无遗。只见这一带，每一条道路上，全是贴着道旁的边侧，有许多人在疾驰飞纵，掩藏躲避，并且情形十分乱，有往东就有往西的，那种杀声越发的近了。刑堂离着内港口，也就是不到一里远，在这里站在最高处，在电光闪动之下，依然能看到港口大船的帆樯。海鸟吴青不用往远处去再查看了，就在他伏下身去的片刻间，在

刑堂和天凤堂的正东，那里是一片高岭，通着十二连环坞内，所有的陆地好象城墙一般。那一带没有道路，不能往十二连环坞外走，除了盘山磴道乌鸦嘴，这条道路是半明半暗。在总舵效力，没够上舵主的身分和内三堂、外三堂的亲信弟兄不准走这条路，这也是从分水关到内坛的捷径。可是此时这东岭头一带竟自连续两片红光涌起，如同两个迅雷一般，“轰轰”的这种爆炸之声。尤其是有树木近山头的一带，空中有雨气蒸腾，烟硝的火光一发出来，火光不过是三四丈一片；可是被这种雨气蒸起的地方，枪声一响之下，足有好几亩地的地方天空中，全是红黄之光，尤其是这种先声夺人，心有成见的情形，最厉害不过。这种抬枪，在当时清兵各处驻防的大营中，并不普遍的全有。

江南水师大营跟缉私营两淮统领，他们职权太大，镇压着地近长江一带，不只于得监视着水面上贩运私盐，官家所谓枭匪，尤其是浙江省沿海一带，海盐太多，官兵的力量只要小了，不只于不能弹压镇抚，有时官兵反为所制，常常的闹出百八十名弟兄被人掳掠。所以江南水师大营、两淮缉私统领，全请求兵部，把别处不重要的地方的火枪营调集了两营来，由缉私营、水师营分着统领。物以稀为贵，那时候凡是如这种机械的东西，多半出自海外，到后来，民间也能够普遍的打造这种抬枪，那已经在二三十年之后了。人人心目中存着这种火器，是不能抵御的杀人利器，所以十二连环坞，就这么容易的毁于一旦，竟全就毁在二十余杆抬枪上。攻打十二连环坞，一来是有得知连环坞水势地利山形秘道的本帮人把维武扬卖了到底，就连攻进十二连环坞的一切步骤，也全是告密人的计划。总算浙南缉私统领和水师提督官运亨通，真要是十二连环坞形势不稳，没有西岳派淮阳派净-

业山庄群雄会，把凤尾帮重要人物全绊住，就象官兵的计划也未必得逞。以武维扬、欧阳尚毅、八步凌波胡玉笙、天罡手闵智这四个人的聪明机智，跟应付非常的能力，稍微容开他们缓手，十二连环坞的情形可就未必怎样了。

虽然是秘密道路已然泄露在外人手中，浙南缉私营和水师营联合阵线，非把连环坞挑了不可。天南逸叟固然是不能长期抗拒，可绝没有当时这种惨败的情形。这二三十杆抬枪威力虽大，龙头帮主武维扬跟内三堂香主，没有净业山庄群雄会斗的事，各自统率着所有的得力手下弟兄来应付，恐怕官兵方面抬枪手也得损失大半。一来十二连环坞声势太大，武维扬依靠它固若长城一般，认为有千八百名官兵也不易打进来。这些年来，排斥一般老人，树敌太多，再加上要命郎中鲍子威、三阴绝户掌罗义倒反凤尾帮，也是武维扬的致命伤。就这么四下里机会往前一凑，十二连环坞在两三个时辰内，官兵和帮匪正式对面之下，弄个不战自乱，冰消瓦解。那一方面火枪只要一亮，烟火气在阴云中一闪，这一带的帮匪立时四散逃命。主要的人，全在净业山庄；山头舵主们哪里统率得了？自己跟自己就弄成不能再守下去，哪会不完？海鸟吴青眼中所看到，以及耳中所听到，自己认为就是有回天之力，也难挽回眼前这步劫难了。

从分水关到内港口，这条水路的捷径，官兵也能利用上。水师缉私营竟能象从天而降一般，船队竟能在里港发现，这还不毁等什么！回头再往里一望，净业山庄更涌起两片火光，抬枪的声音更比这边厉害。吴青知道此时自己纵然以性命报效帮主，但是净业山庄也成了这种局面，死亡逃散之下，自己还未必能闯过去；就是能闯过去，又哪里去找帮主们？倘若遭到抬枪轰击，自己虽有一身本领，轻身本领也

没有火药的力量快，就这么随着一般小卒们同归于尽，可真有些冤枉。眼前的险象已成，海鸟吴青又完全信了女屠户的话，他遂不迟疑翻身跳下刑堂房顶。这时可倒好，刑堂这里真个清静异常，本坛下的弟兄们，大约早已各自逃命。在大难临头之下，各不相顾。吴青也倒正合心意，匆匆进了刑堂，见那三个弟兄还在那里站着，吴青恨声说道："你们倒是真忠心，还不赶紧逃命去吧，站在这里等死么！"这三个弟兄是真个冤枉，吴青平时那么严厉，谁又知眼前变成这样，被他喝叱着，三人这才赶紧走出刑堂各自逃命。

吴青匆匆来到女屠户陆七娘面前，陆七娘粉面垂下，坐在神案下，手弄着衣角，似乎寻思着什么。海鸟吴青立刻改了平时那种口吻，招呼道："锦云师妹，外面的情形真叫人痛心死了，万想不到凤尾帮会落到这样结果，冰消瓦解就在眼前了。"

陆七娘这才霍然站起，抬起头来，眼望着海鸟吴青，她却上边牙齿咬着下嘴唇，从鼻孔中缀了一声向吴青道："吴师哥，这个被屈含冤的师妹没骗你吧，你要想象节妇殉夫，孝子殉父母，思忠心做凤尾帮的弟子以身殉帮，以命报帮主，你赶紧横刀自刎，死在刑堂，等到官兵进来，把你往后山一掷，你就算成了名，尽了节。"吴青不容她絮叨着说完，含怒说道："锦云师妹，你不要用话激我，难道我那位恩人作事就全对么？"

陆七娘立刻把面色一整，正色说道："吴师哥，我父亲倒反凤尾帮，在别人或许讥诮他以福寿堂前辈的身分不该作这种事。你是老人家的近人，他这种情形是否武维扬逼成的？凤尾帮毁于一旦，完全毁在武帮主一人的身上了。我们既然认清了不能作愚蠢的行为，送了性命，你还不作脱身的

打算，等什么？若等官兵把所有的道路把守住了，我们可就不易逃命了！我说句放肆的话，叫你听着也是离间你和帮主的话，幸亏你遇见这个不争气的罗锦云，咱两人打个赌，净业山庄的情形，咱两人可不知道。我实告诉你吧，那个倔强顽固的老头子，早就想对他不起。你不信看，只要我们在净业山庄，准不被敌人所伤，剿办十二连环坞的官兵任凭多么厉害，武帮主准能不受毫发之伤，安然脱险。只要这个话不应验，我愿意输给你一指，我准用刀把左手剁去一指，以作无知妇女信口开河之戒。武帮主有一条秘密的道路，只有他和内三堂香主知道，尊为福寿堂的退隐前辈，他全不肯把临难脱险的道路说与。吴青，这是共患难的弟兄所应有么？快快走吧！傻小子，死了没人知情。”

海鸟吴青听陆七娘这番话，他可真动了心。这种闯荡江湖的汉子，越是讲义气的人，对于无情无义，越是恨深恶绝。他自己不辜负人，也最恨别人负心。他忠诚护主，可是作主人的不能知道他的一番苦心，对他仍然时有猜忌之心，这就叫逼好人走坏道路，这种人你教他一起了仇视之心，即没法挽回。海鸟吴青心怀大志，得三阴绝户掌一力提拔，献身凤尾帮。他认为天南逸叟武维扬和内三堂香主们，全是能成大业的英雄，自己正如同良禽得木，贤臣得主，把自己一身所学和一腔热血，完全献与凤尾帮，也算是偿了自己的志愿。哪知道十二连环坞发生这次事情，对于天南逸叟武维扬在十二连环坞另有秘密道路的事，海鸟吴青过去也略有所闻，但是总归是捕风捉影之谈，不足为据，何况凤尾帮在鼎盛之时，谁也想不到这些事。此时已经到了最后关头，他一看眼前的情形，净业山庄就没有逃出来的人。官兵虽是具有极大的威力，攻进腹心重地，但是要想真个的捕拿几个为首的凤

尾帮主、内三堂香主，他们还没有那么大能力。净业山庄是别无道路可走，外三堂又是咽喉要路，这般人要是往外退，自己身为刑堂香主，他们绝不会不知会一声一同脱身，女屠户陆七娘所说的情形，显见不虚了。

海鸟吴青深为痛恨，自己平时对于凤尾帮用尽心力，报效帮主，把偌大的一个十二连环坞整顿得井井有条，到了死难关头，竟把我海鸟吴青置于不顾，从内三堂闯出分水关谈何容易？陆七娘更在这时说了这两句刺心的话，海鸟吴青一转身哈哈一声冷笑，向陆七娘道："罗锦云，你不要小看了海鸟吴青，他们能够从秘密道路脱身事外，我海鸟吴青也照样的有本领有法子安然脱险，和他们十二连环坞外面再会吧！"女屠户陆七娘暗中庆幸，她最怕海鸟吴青那种百折不回的心情，就是叫他离开十二连环坞，他也是依然要以身报效武维扬，自己不只于想着从他身上脱身逃命，并且因为个人此后孤零无依，一个女江湖道就是有本领，没有一些依靠，也不易在江湖道上立足。此时听到海鸟吴青这种口吻，知道他对于武维扬实起了仇视之心、怨恨之意，自己只要出了十二连环坞，再以柔情动他，将来不会再逃出自己手去。女屠户陆七娘是适可而止，见海鸟吴青动了真怒，绝不再往下多说。

海鸟吴青已经匆匆走进刑堂后面静室中，把兵刃暗器带好，把自己的积蓄打点了一个包裹背在身上，更找到了一口锋利的扑刀，带出来给女屠户陆七娘作随身的兵刃，到了神坛前，向女屠户陆七娘道："师妹，你怎么样，还能走些山路么？我们现在就要闯过内港口一带，姓吴的保你安然脱险。师妹，到今日叫你看出这个师哥不是无能之辈，不过你如不能再吃苦，那可就费了事。陆七娘鼓着勇气向海鸟吴青道：

“师哥，你也不要小看我，这个师妹在江湖上也这么多年，刀山剑树、大江大浪全见过。到了这种要命的关头，比你们男人绝不会差了。形势已紧，不要耽搁，赶紧走吧！”海鸟吴青遂引领着女屠户陆七娘出了刑堂，这时外面已经在乱的如同沸水锅一般，四下里这种声音听着真怕人。水师营、缉私营，已经把各路口切断，帮匪们想往外退，全不容易了。海鸟吴青向女屠户陆七娘招呼了声：“师妹，你这跟定我身后，不要离远了，我们现在还得扑奔港口，找寻船只。把胆量放大些，轻车熟路，十二连环坞内还可以任我脱身。”

海鸟吴青遂捡着那黑暗之处纵跃如飞，道路熟，比较着容易掩蔽形迹。从天凤堂绕过来转出内三堂重要之地，已离港口不远。海鸟吴青见那宾馆一带，和前面松林大路，已经一片灯火之光，官兵大队陆续往里撞。海鸟吴青对于这一带的地势，尤其是了若指掌，因为他平时是掌管着凤尾帮的风纪秩序，虽说是帮规严厉，但是人多是良莠不齐，所以在平时凡是稍微隐僻的地方，海鸟吴青全十分注意，恐怕各坛下不法的弟兄，仗着十二连环坞地势大，作出违法犯帮规坛戒的事来。所以十二连环坞内，几年无论什么地方他没有没走到的，此时可用着了。经松林前这片大路，斜奔西北，转奔左边松林后，这种道路不知道可不敢走。宾馆对面，树林后面就是一带山岭，岭根下是一人多高的苇草，这种阴沉黑暗，真叫人不敢着足。可是海鸟吴青，毫不迟疑，分拨着苇草，往前穿行。从这里走毫无阻挡，别说官兵到不了这里，就连本帮坛下弟兄，也没有从这里走的。吴青带着陆七娘一路穿行绕越，竟自出了金雕堂，到了内港口，远远望去真是触目惊心。港面上二十八宿护坛船队，已经全被官兵打散，船只也有被烧的，人也有逃散的，也有还在拼命抗拒的，水

面上比陆地上形势还险恶。海鸟吴青仗着身形活泼，沿路一带就是遇到了本帮逃窜的弟兄，在此时各不相顾之下，吴青和陆七娘又故意躲避着一般帮匪们，所以始终并未被人认出。

这两人顺着港口边上，往东出来不远，此时水面上漂流的船只很多，吴青竟找到了一只快艇，连招呼全没有打，腾身一纵落在艇心，把快艇连荡了几下，贴近江边，向陆七娘低声招呼道："师妹，死活在此一举了。"陆七娘答了声："好！"在岸上脚尖一点地，腾身纵起，轻轻落在艇后。

海鸟吴青这些年来，十分注意水面本领，绰号海鸟之名，也是入十二连环坞才得的。手底下木桨动处，艇头调转，并且招呼要陆七娘把身形伏下去，不要抬头，海鸟吴青也紧伏着身，这快艇如飞的往前冲过来。仗着艇身下水面上黑，虽则有水师营缉私营的灯火之色，和被烧船只的火光照着，但是这么大的港面哪能全照到了？海鸟吴青手底下又俐落，快艇走起来，如同箭头子一般，尽抢那黑暗处，如飞疾驰，竟被海鸟吴青闯出港口一带。才一入前面正式的水道，水面上可有官兵的船只陆续往里放，船头上全有了箭手，但是海鸟吴青善于闪避，竟被他连闯过几处险要的所在。此时女屠户陆七娘心中暗想：真要是凭着快艇硬往分水关闯，恐怕前途上阻碍尚多，遇到了大队的官兵船只，把守水路的要路港口，快艇虽则轻快，也不会飞越过去，受到阻挡，依然不能脱身。

哪知海鸟吴青荡着这只快艇走出来没有多远来，竟自斜穿进一条很高芦苇的港汊子，所行的地方，有时竟自没有道路可走，快艇完全硬穿苇塘，只有半箭地，竟自贴近了壁下。海鸟吴青向女屠户陆七娘哈哈一笑道："师妹，现在是

海阔天空任我飞。你来看天南逸叟武维扬自以为足智多谋，自私自利，在势力正盛之时，早留退路，这时是大人物的本领；可是他心术不正，只为自己打算，把一般曾经为他卖命的弟兄置于不顾，他有这种心术，凤尾帮哪会不失败？实告诉师妹你吧，我海鸟吴青早看出他这二年心性一变，终为取祸之道。姓吴的也留了心，留了道路。我在平时，十分注意着十二连环坞内各隐僻之地，我早发现了一条比较盘山磴道还近的道路，仅仅是在临出分水关旁时费些手脚，通共不过三四里的山道就可脱险。总算师妹你我命不该绝，随我来吧！”女屠户陆七娘此时欣幸万分。海鸟吴青施展开轻身提纵术，飞纵上前面这片山壁，三四个纵身，已然翻上这段乱岭。虽则吴青说得这么容易，但是也够十分危险的了。因为这场雨，始终没停，这一带又是久无人迹的地方，山壁上全是鲜绿的苔痕，再被雨这一淋，脚登在上面，一个力量拿不稳，就容易摔倒。陆七娘虽是鼓着勇气随他逃去，但是陆七娘入福寿堂起，就没得了好，已经折腾得筋疲力尽，现在再走到这种道路，一连两次失脚，险些摔伤。

海鸟吴青此时对陆七娘，饶没有仇视之意，反而有同情之心。见她一个女流，能这么咬着牙的好强，虽是连番险些摔伤，可是绝不口头上说上一些示弱的话来。吴青看着实不忍，遂向女屠户陆七娘道：“师妹，现在遇到这种危难生命关头，我吴青也不敢再顾忌那些授受不亲，瓜李之嫌，我助你一臂之力吧！”女屠户陆七娘巴不得的他有这种自动的举动，可是仍然故意矜持着，“嗐”了一声，向海鸟吴青道：“吴师哥，我这么连累你于心何忍？你不要理我，到了不能挣扎着，那时命该如此，你自己逃命吧！”说这话时已带悲声。海鸟吴青伸手把陆七娘的右臂抓住，口中说着：“师

妹，没有那么些说的了，好不容易逃出内港口，再有一里道路，就可脱险，随我快走吧！”

吴青这么搀架着陆七娘，果然减去了许多危险。好在所走的道路决没遇到人迹，又走了半个时辰，已到了分水关旁。海鸟吴青向陆七娘招呼着，各捡了一块干净石头，坐下歇息了半晌。吴青详细告诉女屠户陆七娘：“眼前是二十多丈高的悬崖峭壁，好在上面遍长着荆棘藤萝，我们又有一身功夫，足可以下去；只要一到下面，再没有阻难，把气力缓足了，咱们赶紧离开是非地再作打算。”

歇息了半晌，精神气力缓足，二十多丈高的悬崖峭壁，虽说危险，可比方才所走的一段道路容易的多了，这两人竟安然脱险。从这悬崖峭壁中，竟找到一处只有两丈宽的水道，凭着轻身功夫纵身过去，穿着一处孤立的乱苇塘。这一带尽是水面突起的孤汀，走出两箭多地，已经找到了正式的陆地。海鸟吴青和陆七娘从这里竟自逃奔凤凰厅附近一个小村中匿迹藏形。虽然吴青离开浙南向北奔，要想离开天南逸叟武维扬势力下另创事业，但可惜的是海鸟吴青意志不坚，一个有作有为、志向远大的英雄，竟为这一淫荡多谋的女子所惑而身败名裂，连姓名全断送在临榆县。至于两人逃奔北方的情形，全详载于《子母离魂圈》中，这里不再叙述他。

笔者再追叙到净业山庄的情形。净业山庄天南逸叟武维扬这一撤退下去，和鹰爪王等一班侠义道正相离已远。这时活报应上官云彤和续命神医万柳堂，以及西岳侠尼慈云庵主，也分头探查回来。那上官云彤纵跃如飞，首先的闯到近前。这时天黑了，上官云彤高喊着：“赴会的人，赶紧先向北面花棚下退。”上官云彤这一喊嚷，所有随着赴会的一班老少英雄，虽说是在江湖上全见过阵势，但是现在遇到这种

情形，人人未免胆颤心惊，茫然无主。因为这种情形，实在是太以不利，凤尾帮那边是认定了和官兵是一体，但是自己心里全明白，群雄赴会完全是江湖上的恩仇事，和官家是没有一点牵连。何况来到浙南，连赴会时全是谨慎着行藏，在十二连环坞这种隐秘的巢窟里，竟有这般凑巧的事。官兵大举剿山，手段这么厉害，来的这么神速，地理这么熟悉，动手这么周密，漫说是淮阳派掌门人鹰爪王对这种事，完全出乎自己意料之外，就连那足智多谋、侠义相助的活报应上官云彤，以及夙具智慧的慈云庵主和那擅于应付非常的续命神医万柳堂，这几位成名的人物，全如坠落在五里雾中，一个个惊惶万状，被上官云彤招呼着退入北面花棚中。

鹰爪王此时十分急怒，所以连武维扬最后和自己所招呼的话，自己全没答应他。群雄这一动手，自己这边已经有轻重伤的五个人，因为天色在这种黑暗中，仓卒间也分辨不出受伤的全是何人。鹰爪王却急切向上官云彤问："上官老师，我们在这里躲闪，可不是事，这座花棚可挡不了火枪的威力，已到了这种地步，还顾忌什么？你看帮匪们尚枭合在抱月回廊中，我们此时还有什么顾虑，已经是要和凤尾帮弄个同归于尽，索性我们也冲上抱月回廊，和他们拼一时是一时吧！"上官云彤忙说道："王师兄，你不要慌张。这里还可以略避一时，不过到不得已时，我们也只好先顾命要紧，说不上什么国法。官兵不容我们退，我们也只好闯了。你看帮匪们还要有意外的举动。"跟着从正面"轰轰"的连着四声震天皆响，一阵浓烟带火，西片烟火直往抱月回廊这边打来。上官云彤道："怎么样？这花棚内还比较安全么？"

跟着凤尾帮那边已经退出抱月回廊，竟分兵两路，有几名身形矫捷的纵越如飞向净业山庄庄门的所在那排假山上扑

去，跟着枪声震耳，见所冲过去的帮匪竟有两名倒在地上，可是其余的已经扑上假山。那上面已有官兵占据，一阵喊杀凌乱的声音，火枪尤其是连声震响着，挨上假山的帮匪，又被打下两名来，大约其余的人已经冲出净业山庄。内中是否有武维扬和内三堂香主，鹰爪王可就不得而知了。

那一班帮匪全向抱月回廊后净业山庄的后面逃去。这种情势下，先不管帮匪怎么样，赴会的群雄，反倒身临绝地，想退出净业山庄真不容易了。鹰爪王在花棚下顿足说道："我们难道以一班良民百姓，和凤尾帮一班帮匪落个玉石不分、同归于尽么？现在顾不了许多，我们也只可先往外闯，无论如何，也得跟定在内港口飞鹭船队集合一处。"这时慈云庵主忙答道："王师兄这种办法不行。我们比不得帮匪，我们现在已经剩下两条道路，一方面是落在官家手内，有死没活。他们不顾一切的往外闯，死中求活，能够这么拼；我们要是照他们那样去作，官兵是玉石不分，我们是动手不动手？我们一个清白良民，为什么叫官兵逮捕？何况那一来，我们准能闯出净业山庄的能有几人？"

说这话时，情势越发紧急，那座假山上，似乎有大队的官兵继续的攻上去，灯火也比以前多。这时两边的情形也是步步逼紧，似乎已有官兵踹了进来，喊杀的声音，渐渐逼近。万柳堂向掌门人道："王师兄！事已至此，我们劫难当头，回天乏术，该着我们全在这十二连环坞中送命，那也就无法。依我看，我们现在不能再迟疑，应该作孤注一掷，作最后的挣扎。我想和庵主闯上假山，由掌门人和上官老师都闯到南北两面山头上。他这每处所进来的官兵，必有带兵的官儿督率着，向他们说明我们是淮上的良民，来到十二连环坞中是和帮匪寻仇报复来的，适逢其会的赶上官兵剿山，请

他保护一切。这种情形可是未必准成，不过情势危险到现在的地步，别无他法。”

活报应上官云彤说了声：“万堡主的计划很好，就是这样办。不过咱得换换地方，两边的峰头，我嫌它太黑，我怕冤冤枉枉的送了命。我们和王老师奔假山这里，这一面上交给我们四人，请万堡主、慈云庵主分头阻止南北两头的官兵。不过山庄后面还窝着一班帮匪，人可不少，他们万一冲出来时，不能和他们掺在一处。这座花棚现在是我们护命之地，也许就是大家葬身之地。帮匪只要再闯出来，只要他往这里一闯，大家要把所有的暗器尽量的使用它，尽量下毒手，无须再留情。但是官兵若是立时冲进来，那只得各自为战，能走的走，不能走的就算遭劫在数。”

上官云彤说到这，突然抱月回廊后芦笛一阵响，从抱月回廊上和两边箭道内，冲出来有二十多名。内中有几个身手矫捷，率领着一班帮匪舞动着兵刃，沿着南北的花棚前掩护着往前去。上官云彤向大家一挥手，齐跟向花棚的里边，各把暗器扣在掌中，预备和这班帮匪一拼。可是所冲过来的这班帮匪，绝没往花棚里注意，他们是向净业山庄的出路扑去。先前帮匪们全是沿着两边花棚前隐蔽着身形，赶到贴近了那座假山，这才齐往山上扑去。上面的官兵似乎在以前还没有大队的帮匪攻过来，赶到发觉他们踪迹时，头里几个身手矫捷的已攻上假山。可是火枪的威力虽大，在那时清兵中还不是普遍的队伍，这种火器营非得够上一个师旅，才可以有这一营，可是这种最厉害的火器，也是能打远而不能打近。所冲出去这班帮匪中，看他们身形矫捷，全是凤尾帮中好手，然则假山上面轰轰的连响了几枪，烟硝弥漫中，倒也死伤了不少。因为攻进假山的帮匪们，上面灯火亮已能看见，

从上面连翻下七个来。上面声音此时也十分的杂乱了，喊杀震天，帮匪们已和官兵交了手，这种情势非常的危险。

可是就在这时，两边的火枪完全已冲进净业山庄，因为业已看见正面假山一带，官兵和帮匪交了手，南北两面全从这悬崖绝壁上用火枪掩护着，用长绳和荆条连接在一处，冲了下来。这两边在往当中挤，东、南、北，三面全有剿山的官兵往抱月回廊后冲去，更不知道后面盘踞着多少帮匪。这一来四面受敌，花棚下无法立足了，活报应上官云彤向鹰爪王招呼了声："王老师，我们无法再行耽延，赶紧照方才说的话办理吧！"上官云彤操动子母离魂圈，头一个闯出花棚。这位风尘异人，此时因为关系数十人的生死，实不敢再存轻视之意，也施展开轻功提纵法的绝技，倏起倏落。只见一条黑影，疾如飞隼，扑向假山。鹰爪王也只好听从他的招呼，只向身后的群雄嘱咐了声："各自留神，用兵刃隐蔽身形。"也跟着上官云彤的后踪，紧跟扑了过来。西岳侠尼慈云庵主和续命神医万柳堂，也遵照上官云彤的嘱咐，扑奔南北两面，从林后的断壁悬崖。这正面假山这里就在这刹那之间，情势大变。因为上面攻进来的官兵，对于这净业山庄，因为它是凤尾帮重要之地，十分重视，这一来官兵损失也就重了。所攻上去的一群帮匪，内中颇有许多能手，现在他们已到了死里求生的地步，哪还有一点顾忌？在这时假山上完全是缉私营的官兵，由统带督率着。

这群帮匪一攻上来动手之间，已死伤了一名营官、两名哨兵、六七名官兵。冲上来的帮匪也被打下不少去，这内中就有礼堂师闪电手薛庸，他是奉命赶奔天凤堂，和万胜刀周明、双手金镖罗信、小张良肖俊，他们是奉龙头帮主之命，要闯出净业山庄，头一次出去的。青鸾堂香主、天罡手闵智

和金雕堂香主、八步凌波胡玉笙，他们是在第二次冲出去的帮匪中，已经安然冲出净业山庄。现在这一队人多势众，可正赶上缉私营统带亲自统率着查剿进来，这一来两下里伤亡愈多。官兵虽多，火枪手虽有威力，沿着假山外直到庄门一带，官兵可是一队跟一队往里撞。只是闯出来这班帮匪，此时颇有些视死如归，丝毫没有再顾及什么，他们是稍一得手，立下毒手。这时正赶上万胜刀周明和小张良肖俊，两人是从当中翻上来的，在官兵火枪轰轰之下，两人的武功虽好，可也被铁沙子伤了几处，虽不是重伤，也疼痛异常。这一来更激怒了他们，兵刃展动，连伤了三四名官兵。这时他一眼望见在上面最高处的草亭子中，正有一名武职官，站在亭子口指挥所部围捕上来的凤尾帮帮匪。小张良恶念陡起，向万胜刀周明一打招呼："周老师，我们先把这丑翅子剑了，这伙官兵蛇无头不行，我们把他们杀退，这净业山庄还是我们的呢！"这就叫聪明人一样作糊涂事，小张良肖俊素日足智多谋，此时不知道他怎么会把灵机蒙蔽，竟自妄想还要守净业山庄？可是他这种糊涂的想念不要紧，这位缉私统领就叫厄运当头，遇上这两位瘟神太岁。那小张良肖俊话声一落，掌中刀挥动，冲开前面阻挡他的官兵，"飕飕"的一连两纵，已到了草亭前，喝了声："你这狗官跑这里来送死了！"递刀就扎。

这位统领身旁两名亲信的弁勇，手底下还是真快，一见情势不好，两人不顾一切的齐举腰刀，奋不顾身，连刀带人向小张良肖俊的身上扑来。这一手还是真够厉害的，两人全是破出死去与匪徒拼命。小张良肖俊见来势太猛，往左一撤身，右边过来的那个刀剁空。他掌中刀顺势往左边这把腰刀上一震，把刀给他打落，随着往外一展，斜肩带臂，削在这

名弁勇的肩头上；右边那个一刀扎空，二次奋身向小张良肖俊扑击。万胜刀周明也已经跟踪赶到，手底下略一展动，也把这名弁勇投在山坡上。那小张良肖俊已经猱身而进，蹿到那缉私营统领的面前，一刀扎去，这位统领逃是无法逃，躲也没那么快。他虽是一个武职官，只有弓刀石、马步箭下过功夫。这种形如飞贼的帮匪，手底下多凶多快，已经到近前，他哪还逃得了活命？但是官兵中尽有手底下利落不怕死的，眼前看着小张良肖俊的刀已扎到统领的胸膛上。在草亭子中，尚有统领许多亲信的兵弁，全在调拨着下面的队伍往里闯。

这时已有一名缉私营管带瞥见统领已落在匪人的手中，急切间营救是来不及了，他竟用力的把他手中一柄腰刀甩了过来，手底下还是真准，这刀翻转着，竟向小张良肖俊的右肩头下剁去。小张良肖俊往左竭力的闪避，手中刀略微的慢了一些，那位缉私营统领也在一翻身，肖俊的刀削着统领的右肩头后扎去，可是小张良肖俊也被剁过来这把刀划伤脸。草亭子里面的人一把将统领搀住，一个人在拚命逃生之下，往往身上有多重的伤，当时也不觉得。这位统领被人这一搀架，往亭子里努力的闪避，万胜刀周明可已赶到。也是这统领命不该绝，就在这时猛听得头顶上有人高喊了声："万恶匪帮，竟敢戕杀朝廷官吏，你是活得不耐了。"人随身下，从半空中掉下来，整落在万胜刀周明的背后。万胜刀周明也是个江湖能手，此人一发话，这种声音来的地方就十分诧异。因为他们所落脚的地方，已经是假山上面，再往高处去，又没房屋墙壁，喝喊的声音完全在头顶上。万胜刀手中的刀哪还敢往外递？左脚往右一撤，身形半转，把刀反往背后一探，横截背后来的人，可是身躯随着往右一撤，避开正

锋，万胜刀周明的身手不算不快，势子变化的也算疾，只是来人哪容得他再这么施为？右肩头突然一发麻，已拿不着掌中刀，“呛啷啷”的已摔下山坡，更被来人在“气俞穴”点了一指。可怜万胜刀周明，成名江湖的人物，竟往山坡下倒去，并且是头朝下摔下去的，口鼻全被抢破，嘴啃地的再不能动转。

那小张良肖俊的右颊虽然受了伤，而且伤痕甚重，他又把统领扎伤右肩下穿透。肖俊此时真有点手狠心毒，这名营官，这一飞出这柄腰刀，划伤了他，他岂肯再容这营官走开？往前一探身，已把这营官劈在刀下。这草亭子并没有多大的地方，统领被伤逃进草亭子，营官遭了他毒手。就在万胜刀周明被人点倒的同时，肖俊他也听到有人接应缉私营这边，可是他绝不肯稍错开这种时机，也不管万胜刀死伤，很快的追进草亭，二次用刀向这缉私营的统领劈去。背后一声轻叱：“万恶的匪徒，还敢逞凶！”小张良肖俊觉得背后扑过来这人的口吻十分狂妄，并且声音也到了脑后。他扎出去的刀，猛然借着鹞子翻身的式子，翻过来向背后劈去，刀才翻转来，腕子已经被人罩住。小张良肖俊见这蓦然现身的竟是一个穷老道，年纪倒是不小，瘦骨嶙峻，但是他这种面貌上却不知怎么个原故，眉目口鼻之间，满含着一股子锐气，尤其是二目的神光威棱逼人。一件破旧的棉道袍，一条褪了色的黄丝绦，身背后背着一口剑，并没有亮出来。小张良肖俊右手腕被他左手抓着，却如五个铁钩，抓得自己痛彻了肺腑。小张良肖俊猛然把左掌用全力向这穷老道的胸前劈去，可是哪容他再行施展，这个道人竟一声冷笑道：“你还挣扎！”往起一提他这条右臂，这道人一横身，已把他这身躯带着往高处拔；同时道人的右掌往小张良肖俊的右肋下一

叉，往起双臂一举，已把小张良肖俊整个的身躯抡了起来。

这道人，这一转身往山下一瞥之间，见由山坡上正闯上来三四名帮匪，道人却哈哈一笑，喝声道："全部给我下去。"这小张良肖俊的刀始终没有撒手，这时被这道人把他整个的身躯往下掷去。这所上来这几名帮匪算是被砸个正着，有一名匪党，竟被肖俊的刀扎了个前心穿后心。那几名帮匪也被他身躯砸下去，全滚在山坡下，但是却便宜了肖俊，他身体被他本帮的这几个人一挡，他竟保住性命，并且还没有多重的伤痕，不过已经被震得晕了过去，滚在山坡下。假山这一阵乱，这名老道这一冲上假山，竟自生龙活虎。除去已闯出假山的帮匪，算是逃了活命，所有在里面才冲上来的，全被这位道人赤手空拳，打下假山。这时外面增援的官兵，更有一大队涌上假山来。统领受伤，险些送命之下，竟得这意外的救援，不仅是救了这统领的性命，这缉私营的一班武职官也少死了多少人，因为全是保护着这统领身旁，统领遭到了这种危险，性命不保之下，谁还敢顾自己的生死，谁不想拚命的杀贼？老道这一现身，把大家的性命保住。继续又上来这一队官兵，因为已跟闯出的帮匪混杀了一阵，官兵已伤了不少人，更知道这净业山庄还藏着不少匪人，所以闯上来的这一队官兵，才到小山上，已经有四杆火枪手，先奔到草亭子两旁，躲着可以避雨的地方，火绳容易着，轰轰的连打两排枪，震起缉私营的威力。可是鹰爪王和上官云彤，全险些被这火枪所伤，仗着身手快，纵横闪避。活报应上官云彤，更不令鹰爪王往前闯，随着自己身后；自己凭着这掌中的子母离魂圈，舞动着躲闪着两人的身躯，以防打出来的铁沙子伤着自己，就这样，也不敢猛然紧往上冲。可是假山上的官兵，火把很多，虽是不时被雨浇得熄

灭，但是官兵已用两支油松合在一处点燃起来，倒还依然在风雨中闪出熊熊的火焰。

上官云彤和鹰爪王就离开这山坡七八丈远，上边那老道已然现身动手，把帮匪打下假山。不过缉私营因为这班帮匪愍不畏法，在十二连环坞被剿之下，竟敢杀伤官兵，逞凶拒捕，实在是无法无天。所以后上来的这名帮带，已经认定了里面残余的帮匪一名不能留。不过官兵剿山，虽是在有人卖了底，出其不意的冲进十二连环坞，只是动手时，依然是仗着火枪营的威力，若不然虽有缉私营、水师营这么大队的官兵，只怕依然不能得手了。所以这时七八杆火枪，相继的一声一声的往下轰着。淮阳派掌门人和活报应上官云彤竟自不能再往前闯，这时缉私营新上来这名帮带刘守中，见着统领受伤，抢奔草亭，原有上面一班的官弁，见这老道救了自己不少的人，更救了统领，已有人赶到这老道的面前问道："这位道长，你一个出家人，怎么竟会闯进匪窟？不顾性命的救我们大人，道长！你不要走，我们倒很感谢你呢！"

这位老道很坦然的向小武职官稽首为礼，说道："贫道正因为这班帮匪过于凶顽，竟敢戕官拒捕，所以冒昧的闯上来，把他们打退，但是统领大人怎么样？我还有事求见。"这时帮带刘守中已经在草亭子中查看统领的伤势，更听明白了手下的官弁报告，这穷道人相求的情形，也是十分惊异。这时看了统领的伤势，在这里是无法救护，喝令手下官兵，赶紧找木板或是抬床，把统领搭走。一面叫手下弁勇把那老道叫进来，自己问话，弁勇们向这位老道一点手道："这位道人，我们帮带大人，传你问话呢。"这老道随着走进草亭，向迎面站的这位帮带刘守中稽首为礼，却不等帮带问话，向上面说道："贫道的出身来历，少时定要报告大人，

只是统领受伤，流血过多，性命就难保了。大人若肯相信，贫道这里有一点丹砂，请先给统领大人服下去，贫道以这性命担保，不致再有妨碍，大人可相信吗？”

这位帮带察颜观色，更因为这老道救的完全是缉私营，哪能再不信任，点头说道：“道长完全是一种仁慈的善念，仗义救人，本帮带哪有不信任之理？请赐丹砂，好救统领的性命。”这老道一边从身边摸出一个三寸大的小葫芦，把盖儿拔开，向自己掌心中倒出三粒丹砂，向帮带身旁站立的弁勇送过去，那帮带赶紧令那弁勇给统领纳入口中。只见这丹砂小小的粒子，赤红的颜色，却有极大的香气散满草亭里，那弁勇又赶紧给统领纳入口中。帮带却问道：“这里没有水，恐怕他咽不下去吧？”老道说道：“不妨事，只要他入了口中，自能散化。”

当时这位帮带才问道：“这位道长没领教你道号？在哪座宝观清修，因何来到此地？本帮带听他们说，道长颇具好身手，本帮带愿闻一切。”这位穷老道却又稽首说道：“贫道门下一班人，已陷身在匪窟中，恐怕要落个玉石不分，与这凤尾帮同归于尽呢！”

这位帮带刘守中愕然问道：“这十二连环坞中，还有安然良民在内吗？”这位老道答道：“不错，淮上清风堡绿竹塘淮阳派门人鹰爪王道隆，领率着一门弟子，被帮匪诱入十二连环坞，现在无法脱身。请大人体好生之德，无论如何现时令手下火枪营停止攻击，保全他们这班人的蚁命，贫道永感宏恩。这净业山庄中，只要大人肯开恩，保全他们的安全，尚可替大人肃清这净业山庄的帮匪。”

这一帮带刘守中略一思索，点头说道：“你既然是一个出家人，又怀着这种善念而来，本帮带量你不会说谎话，好

吧！我现在叫他们停止用火枪来攻击。”这位帮带刘守中，遂传下令去，立刻火枪手全停止了攻击。更打发一名哨官，传令给南北两边攻进来的水师营、火枪营各守原地，不得再随意攻击，以免把一班良善，全毁在这净业山庄内。果然是军令如山，这道命令一传下去，不大的工夫，两边的火枪手，也全停止了。

这时老道却回身向下招呼：“淮阳派掌门人王道隆和西岳碧竹庵主慈云大师，现在蒙缉私营帮带大人开大恩，保全你们性命，还不赶紧前来，叩谢大人活命之恩！”这老道的声音，非常嘹亮。这时淮阳派掌门人鹰爪王和活报应已经全离假山不远，早看清了一切，见火枪手突然这一停止，假山上更跑下一名武职官，用令旗传令，南北两面攻进来的官兵，也同时停止轰击。鹰爪王十分感叹，错非山上现身的这位道人，自己这一班同门师友全难脱大劫。赶到一声招呼，活报应上官云彤向鹰爪王说道：“王老师，你这淮阳派还有几天干头，那穷老道，大约是你们淮阳派中仅有的人物铁蓑道人到了。虽然现在把官军阻挡着，能够不向我们攻打，可是王老师你不要忘了，那老猴儿崽子武维扬等，是否全逃出净业山庄，防他作困兽之斗，那就坏了。这里没有我这一份，你赶紧上去，向帮带述明一切之先，这里可顾不得什么叫嫌疑。你得自告奋勇，叫你们手下的人，就领官兵去把后面搜一下。在我们没出净业山庄之前，不要再叫他们生出事故来。我去招呼那老尼，叫她也得来，见见人家这个带顶子的，你们这叫僧、道、俗三教会呢！”这活报应上官云彤话一落声，飞身纵起，他去找慈云庵主。

鹰爪王赶紧扑奔假山前，还不敢立刻往上闯，虽然官兵不往下冲，火枪暂时停止了攻击，但是戒备的很严，自己忙

报名道："淮阳清风堡绿竹塘王道隆遵命叩见大人，可允许小民上去吗？"

这时上面的官兵将火把，已经顺着几条小水道全排下来，照耀得下面很亮，看见下面说话的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者，赤手空拳。更因为那老道向上招呼他们，帮带也没阻拦，遂喝令鹰爪王自管上假山回话，鹰爪王遂顺着假山的小道，上得山头，看出果然正是淮阳派已经退隐的第二代师伯铁蓑道人。那位帮带在草亭子口站着，正望着下面，两旁的营官哨官提刀守卫着，手下军兵在草亭子旁列成两队，弓箭刀枪，齐整的预备着，如临大敌，在火把照耀下，颇显得格外的威风。鹰爪王到了近前，向上说道："民子王道隆叩谢大人的天恩，保全民子所率领的一班同门师友，民子这里先谢谢大人。"这种地方，别看鹰爪王是淮上清风堡绿竹塘的掌门人，门下已有两代的门人，更领率着清风堡十一村的团练乡勇，到了这种地方可不敢稍存骄傲之心。官家是不客气的，礼节最重，言语一个失当，关系着全局，也只好跪在地上叩头行礼。

这位帮带看到鹰爪王这种年岁，这种气魄，看出是一个安善的武师，遂也很客气地说道："不必多礼，起来讲话。"王道隆这才站起来，复向铁蓑道人恭身拜见道："师伯救了弟子等性命，弟子等措置失当，险些断送了一班门下和助拳的朋友，弟子实在惶恐之至。"铁蓑道人说了声道："我们先不必叙谈，大人公事要紧，没有多少的耽搁。"鹰爪王答了声："是！"忙的恭恭敬敬的垂手侍立，听候帮带的问话。

这位帮带刘守中很带着惊异的神色，向鹰爪王问道："王道隆，怎么你和这位道长还是师徒吗？我看你们年岁倒

相差无几呢！”鹰爪王忙答道："这位道长，是我们淮阳派中长一辈的老师，他已得道家的修为，现在已经九十多岁呢！大人还不知道我这位师伯的来历吗？民子在大人面前，说句放肆话，我这位师伯，在江湖上很有些侠义之名。他现在隐居在泰山金霞观，不再到清风堡绿竹塘，却是一生嫉恶如仇。虽然皈依玄门，依然做些有益人群的事，全称他做铁蓑道人，仗一柄雷音剑，却为江湖上除去不少害。”

这位帮带听了鹰爪王这些话，很惊异地问道："这就是剑侠铁蓑道人吗？本帮带早闻大名，因为我四年前曾在山东沿海一带，做着缉私营的营官，很听我们缉私营中人传说过。这位道长已是剑侠一流人物，不想今夜幸会的很，竟得在此相遇，这倒很难得呢！”帮带说到这，竟向铁蓑道人拱拱手道："失敬的很！我久仰道长你仗剑走江湖，专管人间不平事，我刘守中虽然被这功名绊着，但是我还不是势利场中人，我还很羡慕你们这班风尘异人呢！我听得道长你那雷音剑，是一柄宝刃，道长你肯叫我开开眼吗？”

铁蓑道人忙稽首答道："贫道不过是个玄门技击的庸流，哪敢当大人那么过奖。雷音剑倒是一口利刃，不过没有传闻的那么神奇，飞仙剑侠在世界上不会有的。我们不过是多练了几年功夫，手脚上稍微利落而已。大人要看这柄雷音剑，这倒现成。”一抬手，轧剑柄一按崩簧，往起一抬腕子，"蹭"的一声，雷音剑出鞘，随着剑身出鞘，在灯笼火把照耀之下，闪起一溜青光。铁蓑道人把雷音剑在自己面前一横，帮带刘守中看这剑身闪出一缕蓝光，剑身的光华，如同一泓秋水，果然与平常所见的宝剑不同，没有能发出这么摄人二目的光华。这时铁蓑道人却捏着这雷音剑的剑尖，把宝剑的剑柄向那刘守中送了过去。这种地方就看出来，任凭

什么人也得通权达变，不能固执自己的意思。铁蓑道人这柄雷音剑，三十多年就不肯叫别人动它，旁人也不敢擅动它。这还说是江湖同道，或是同门师友；若是敌对的人，那你错非拿着性命来尝试这雷音剑的犀利，休想沾它一指了。今日铁蓑道人竟为了搭救淮阳派的门下四十余人，只得迁就一时，把雷音剑献到缉私营帮带的手中，叫他赏识，这叫无可如何。

帮带把雷音剑接过去，道路不同，他总是个武官，对于武器还不十分外行，自己可不敢象铁蓑道人那样去捏剑尖，他右手握剑柄，左手用拇指中指用力往剑尖下的剑身上弹了一下，立刻发出一阵龙吟之声，帮带点头赞叹道："果然是一口宝刃，这种稀世之珍，实在是难得之宝物，本帮带倒得开开眼界了。"可是说完之后，复一抬头看了看铁蓑道人，跟着含笑问道："观主这口雷音剑，看这种光华闪烁，锋利可知，本帮带想向道长作一次无厌之求，这口雷音剑倒是怎样的锋利，可能让我们这门外汉一开眼界？我们也算不枉这一番遇合了。观主能够一显身手么？"说着话，他把雷音剑递过来。可是帮带这递剑，也不敢象铁蓑道人那样捏着剑尖，把剑柄送给道家，他却递着剑柄向铁蓑道人来接。

铁蓑道人暗暗笑这位帮带胆小，他是深怕这剑锋太利，伤了他的手指。自己可是在这种地方依然不敢放肆，轻轻用手指捏着剑尖，接了过来，躬身说道："帮带大人要一试此剑的锋利，那是极容易的事。贫道请大人先把淮阳派门下调集到假山前，使贫道不再悬念他们。只要大人不嫌贫道的轻狂，愿在大人前一试身手，藉可看出这柄雷音剑神妙之处。"才说到这，下面那传令的官兵，已然返回来，更带来一名老尼，正是西岳侠尼慈云庵主。这名传令的官兵，上得假山

来，向帮带报告："所有南北两面攻进来的水师营，已经入了净业山庄。所有淮阳派的武师们，也全谨遵大人的命令，往这里集合候命，现有西岳碧竹庵主慈云求见大人。"鹰爪王忙答话，向帮带道："这也是随着小民一同来的，请大人恩典叫她前来，自己声诉一切。"帮带刘守中点点头，向那名传令官说了声："领她上来。"

慈云庵主随着这名官兵来到假山上，向帮带行过礼，又看到铁蓑道人，也肃然致敬。这位帮带刘守中一看慈云庵主这种相貌，这种气魄，虽然是年岁很大，但是精神矍烁，道貌俨然，两只眸子闪烁着异光；一件灰道袍，束着丝绦，背后背着宝剑，白袜僧鞋，真如静鹤闲云。"仙风道骨"四个字那不过是想象之辞，真个的神仙谁又见过？不过象庵主这种人，掩饰不住那种清高、那种严肃，无形中带着一种出尘绝俗的风范，令人不禁不由得不对她起一种肃穆敬仰之心。庵主向帮带行礼后，自己报名道："西岳盘龙岭上天梯碧竹庵，沙门女弟子慈云求帮带的恩典。"

帮带刘守中蔼然说道："你就是碧竹庵的庵主，慈云大师么？"今夜十二连环坞的事，倒也真奇怪。你们是佛门弟子、玄门的法师，有修为的人，自然能知道这里边有什么因果，或者是我刘守中和你们有什么缘法。我这个作缉私营帮带的，对你们这班人，竟自全知道的很清楚，这不也是很难得的事么？你们莫以为本帮带这个话说得不伦不类，我一说明你们就口服心服了。从这位铁蓑道长在这里--现身，我已经不用他再费多少言语，我就深信不疑，因为我已知道他实是当代大侠。铁蓑道人四字，早已入我之耳，如今这位庵主又前来，只凭你自报姓名，本帮带也能深信不疑，正为得我对于你这西岳碧竹庵更是深知，武林中正大的门户，历代

出了很多侠义的僧人，作了不少惊人的事业。这一来省却许多麻烦，免却许多误会。因为现在的时候，实在是太以危险。我们缉私营、水师营这次冒着奇险，剿办了十二连环坞。上边的命令很紧，我们动手也不敢稍有疏忽。致于未便，在一攻打进来，绝没想到里面尚有善良的武林中人混在这里。并且这一剿进来，我们这方面不能再对于帮匪们有什么顾忌，只有放手去作，任凭杀戮逮捕，定要把他一举肃清，不留后患。倘若不是我深知这位观主，和这位庵主的来历，现在我们也处在万分危险之地，哪肯轻信别人的话？你们想，所有你们被帮匪诱入十二连环坞的数十人岂不危险？一个处置不当，就要把这一班良善的当作帮匪看待，那一来得多死多少人？这位碧竹庵主为什么也和这帮匪结仇，本帮带愿意略闻一二。”

慈云庵主遂把自己的徒弟凤梅被帮匪抢掠的情形向帮带一一陈明。帮带听着点点头，慈云庵主又向这位帮带刘守中请求道："贫尼这次被事势所迫，只得身入十二连环坞，只是我碧竹庵中并没有多人前来，只有贫尼领着几个女弟子；只是有我碧竹庵长一辈的师伯，他在黄泽关铁佛寺人称多指大师，他在铁佛寺拥有一部分渔业作他庙中的香火，有一队飞鹭渔船，此次送贫尼和淮阳派一班人入十二连环坞，这一拨渔船已经被凤尾帮引入腹地。贫尼忝为碧竹庵掌门人，此次贫尼师伯把铁佛寺养众的香火、产业，四十多只飞鹭船教贫尼带来，我师伯原打算一半为我们壮声势，一半也防他这十二连环坞中巢穴深邃，不敢过于信任他们，以自己的船只护送我们入十二连环坞。不想这次发生意外，官家竟在这时查剿十二连环坞。这种飞鹭船全在内港停泊，上面还有好几个受伤的人，到现在生死不明。求大人体谅上天好生之德，看在活菩萨

面上，慨发仁慈，为弟子保全这一队船队，教他们能退出十二连环坞。贫尼三代同门，定然为大人祝福，大人能恩典贫尼么？”

这帮带刘守中听庵主说出这一番话来，很惊讶地说道：“啊呀！怎么还有这种事？这可真糟糕！我们这次攻十二连环坞，把浙南的兵力全调动，连外面布防的算起来，有八营人，各自统率一队，整整分五路攻进来的，全是齐按着地图各自算着时候，同时要到他匪巢腹心之地。我们进来的不是一路，这内港的情形如何，本帮带尚不得知。啊呀！这可危险了！你想，不论是我们缉私营或是水师营，往里面攻打全是用力来对付，因为这帮匪的声势也过大了，我们真不敢轻视他。不论哪一队人攻到内港，哪就能分出来什么船是被困里面的，哪一队是帮匪的？玉石难分，你叫官兵也无可如何吧。官兵虽然是奉命剿办帮匪，但是谁也不愿意杀戮良民，倘然你们人有什么受伤，船只若有不能保全的地方，那也无可如何，只好付诸命运而已，好吧，本帮带这就派人前去查问，就是你们的人被寻反扣，船只失散，只要没被烧毁，没被打沉的，倒还容易查寻。”说到这遂派身旁的一名哨官叫他赶奔金雕堂，向那里驻守的营官仔细问问。好在这时那里已经占据多时，若有这么大队的船帮倒也易查问，这名哨官领命而去。

这时下面有淮阳派一般武师，已经奉命集合在假山下听候命令。这位帮带一面调拨着山庄外陆续进来的队伍，叫他们全开入净业山庄，一队队只站到抱月回廊。帮带刘守中容官兵布置好，向下面传话，令淮阳派一般武师全走上假山，挨次的查看，这一来算是把淮阳派这班人保全住。随向鹰爪王道：“王道隆，论你们现在的情形，入十二连环坞遇上这种

事，你们再撤身走全不是容易事了。因为官家的情形，公事有公事的手续，你们进来容易再出去就难了。何况你们也是大帮结队而来，按公事上说绝不会容容易易就教你们逃出去，必须等事完之后，你们全找了保证，担保你们实在是好人，确是被帮匪所累，不得已的被困在这里，就这样也不是一两天能办理清楚的。谁教你们遇上我这个帮带，我是十分喜欢你们这班人，没法子我得想法子，候着把你们飞鹭船队调查清楚了，能够把你们的人完完全全从帮匪中摘露出来，在天亮以后，我必设法教你们退出十二连环坞。本帮带也算是佛门中略进一点心意，赎我这作武官的杀孽。”

这僧道俗三位风尘中异人，齐向这帮带刘守中虔诚致谢，表示绝不忘帮带大恩之意。这位帮带对于这班人绝没有丝毫疑心，倒十分的来安慰鹰爪王等，这时铁蓑道人看到自己本门下不致再生其他的危险，帮带身旁正有几个人上来回话，铁蓑道人趁这个工夫向西岳侠尼低声说道：“庵主不必担心，多指已入十二连环坞了。”

铁蓑道人随向鹰爪王低低说：“虽蒙这位慨发宏慈，容我门下出十二连环坞，但是武维扬已然脱身逃走，后患方殷。此处当早抽身，连浙南也不准停留，速回淮上清风堡为是。武维扬这次虽遭惨败，绝不甘心，定要把这浙江省内掀起绝大的风波，更要提防他怀仇报复，不肯罢休。武维扬和他手下有力的一班人，这一漏网，实是江湖上无穷大害。并且这次剿山剿得十分离奇，连我也还不知道这其中的缘故，在官家面前，口头还要谨慎些。这里我也不能耽搁，我还要看看武维扬怎么出十二连环坞。”鹰爪王静静地听着，这时帮带刘守中已然把他的事交派完了。鹰爪王便说道：“请帮带大人赶紧派人把净业山庄抱月回廊后检查一下，小民愿效

绵薄，令我门下人跟随过去，以免有潜伏的帮匪他们或者再要凶逞顽，与大人的部下颇为不利。”帮带刘守中点点头，明白鹰爪王所说这分意思，捕拿这班匪党，若非仗着火枪营的威力，真不易剿他们。遂赶紧派一位营官，带着一队缉私营的官兵，由鹰爪王淮阳派门下八人，随同到后面搜查。

这里铁蓑道人也大事已了，遂向帮带刘守中说道：“大人要看看这口雷音剑，如何的锋利？贫道在大人面前只好放肆了。”说到这，把雷音剑撤在手中，向帮带稽首一拜，一转身，已经腾身而起，就在这假山上高矮不平的地方，施展三十六路天罡剑。这种剑术运用开，有骇电惊霆之势，起落进退，剑势展动开，这一片寒光，随着道人的巧捷身形，电闪星断，上下飞舞，寒光耀目，剑术变化神奇。临到剑招施展到紧妙处，这位铁蓑道人，身躯竟飞纵上假山上的树梢，随着他身形往上一纵时，那雷音剑一片的寒光，把那树帽子上的枝叶，已经削的如同被狂风摆落的一样。他身形倏起倏落，剑到处，一片折枝断木的声音。往返之间，凡是假山上半截的树木，向里面这一面，无论大小的树帽儿，完全被剑扫平。帮带以及手下一班官弁，看得目瞪神呆。忽然间见这铁蓑道人往这山坡上一落，雷音剑猛砍向假山上一块玲珑透剔的山石上，一挥之下，宝剑发出一阵龙吟之声，一溜火花，迸出有二尺去，斗大的一块山石，滚在山坡上。那铁蓑道人却不再往草亭前，按着剑向帮带刘守中稽首一拜，说了声：“谢大人的宏恩，贫道有事不能耽搁，大人的宏恩，贫道没世不敢忘。愿大人前途珍重，贫道告辞。”这个话一落声，雷音剑已纳入背后的剑鞘中，一斜身，飞纵上树梢，再一腾身，已没入黑影中，顿失踪迹。

帮带刘守中见这位铁蓑道人，竟有这般好身手，有来去

无踪之势，遂问鹰爪王："这位道长真剑侠一流了，你们淮阳派中有这种世外高人，令人可敬。本帮带能为你们尽力之处，定要多帮你们一些忙呢！"鹰爪王忙向帮带刘守中谢过大人成全之意，这时派到净业山庄后面去的官兵，已经有人回来报告，后面帮匪已经逃得干干净净，只有十几名受伤不能走动的，已经看管起来，请大人示下。帮带刘守中点点头。鹰爪王和西岳侠尼在这时乘势请求帮带的允许，立刻退出净业山庄，和前面内港飞鹫船队聚合一处，以便退出十二连环坞。帮带刘守中点点头道："好吧，你们站在这里稍候片刻，候本帮带进驻净业山庄，派人护送你们出去。"

这时所有进净业山庄的官兵，已经有两队人，分布各处。鹰爪王看到这种情形，这是官家的势力，不能轻视。各处的灯笼火把、亮子油松，凡是重要的地方，各处的路口，完全把守着。这时帮带已经带着一队人走下假山。火把照耀着，如同两条火龙，奔了抱月回廊，在那里略行耽搁，跟着见抱月回廊上，已经置了一支官兵，在那里驻守，大队的人，跟着帮带转向后面。西岳侠尼慈云庵主，此时对于西岳派的飞鹫船队的安危，不能释怀。泗水渔家简云彤也是十分焦灼，自己是奉多指大师的慈谕，领着泗水船队入十二连环坞，为本帮应援，虽说是倘若全毁在十二连环坞中，有掌门人庵主在头里，力不能敌，不能为大师保全这点实力，是无可如何的事。究竟算自己身为门下的，辜负师恩，不能尽力，所以现在心里万分难过，恨不得立刻可以得到了内港，倒是看看飞鹫船队怎么样？掌门人等这时是等待这位帮带刘守中的命令，趁势在净业山庄外一看，这时情形是真叫人惊心动魄。

只见这一座十二连环坞在这时阴沉晦暗中，有三四处火

光矗天，已经燃烧起几把大火。在天空中的一片雨气中，这种火光尤其是刺目，各处还不断一阵阵喊杀的声音，看情形重要的地方是已被官兵占领。凡是略高的地方，目光所及，全有红灯摇摆在风雨中，不问可知，全是官兵驻防的地方。往下看那军容十分伟壮，虽是细雨濛濛，这净业山庄门口，两旁的号灯和飞油松的火把，有二十多对，分布在山庄的两旁；两队官兵，有两位小武职官率领着，把守在山庄门外。刀光闪烁着，一个个全是十分矫健的体格，顺着净业山庄的大路上，也涌起一片红光，正是奔宾馆和天凤堂那条道路，全有大队的官兵分布在这路上。可是天凤堂一路，也是红光照天，火势燃得很旺,大约已经被焚,再往远处就看不见了。

慈云庵主叹息道："天南逸叟武维扬据十二连环坞，拥有一百余舵，在江湖道中，他也算足以雄视侪辈了。可是刚愎自用，贪心过重，更兼他这种狂傲无人，内外结仇也多，造成了这种局面。他分明认为这十二连环坞巢穴隐匿，布置成铁筒相似，哪想到一旦间，瓦解冰消，立刻是一败涂地。这还算便宜了他，竟得逃出网罗，没被官家捕获，倘然他已被成擒，认真追究起来，不仅是一个枭匪的行为，他简直有些谋反的举动了。锋芒过露这真是起祸之由，只这短短一日的工夫，我们全是有目共睹，十二连环坞竟落到这种凄惨的情形。可是论起来，还是祸福无门，唯人自招。我们看到这种情形，更应该深为警惕，得意莫忘失意时。武维扬更是那一意孤行的性情，恐怕他未必能悬崖勒马就此回头，那么将来难免仍做阶下囚。"慈云庵主才说到这，鹰爪王忽然说道："庵主,怎么我们到这里见帮带,上官老师为什么没随上来，他到哪里去了？"庵主道："我因为有缉私营的跟官弁随一同往假山来，也没理会他，倒不知他到哪里去了？"

说话间，后面帮带刘守中已经派了一名营官和八名护勇擎着火把，带着跟随搜查后面淮阳派门下，来到假山上，说是："奉帮带的命令，送大家到内港，将你们查点查点所带来的人，到了宾馆那水师营统领那里，也得详细报告一下，并且也须要把你们的名单留下。"

鹰爪王和慈云庵主一面答应着，可就留神到自己这边所有的人，哪还有那活报应上官云彤在内？这可不敢言语了，若是稍露口风，自己的人不全，倘有在山庄内没找回来的，那非找了麻烦不可。官家现在剿山，这十二连环坞，人家得彻底搜寻肃清。现在已经是这缉私营的帮带恩施格外，允许淮阳、西岳两派践约赴会的人退出十二连环坞，不至被凤尾帮匪帮连上，这已经是很难得的。一来是淮上清风堡淮阳派门户，在江湖上颇有一点威名；西岳碧竹庵掌西岳派更是以沙门正义，江湖上修积善功，差不多谁也有一些好的认识；更兼铁蓑道人挟绝技入净业山庄，救了缉私营统领，山头试剑，镇住了这缉私营的官人，他们尤其不敢再稍有刁难，各别的留了情面。不过这次淮阳、西岳两派入十二连环坞，在本身看，是江湖上寻仇报复；可是在官方看来，从公事上说，就有许多说不下去的地方，稍一认真，恐怕赴会的想再脱身，只怕不那么容易。所以对于这位活报应上官云彤，突然的行迹隐去，这种人对于他任凭谁也无法干涉他的去留。幸而是缉私营这边，对于他没十分注意，更兼在黑暗中，一切的面貌全辨不清。倘若在白天，象他这种面貌，这种打扮，特别的扎眼，这十二连环坞是一个多么凶险的匪巢，在这班人中，象他那种形如穷酸的装束，和那种面貌，就是在几百人中，也要特别受到注意。他的形迹如已经落到人家眼内，突然失踪，倘若问起来，拿何言答对。

鹰爪王遂向这传令的营官说道："我们的人，按现在说全在这。因为有受伤的人，已经全送出内港，现在手底下太不方便，我们到水师营统队里挂号时，把名单交上，请老师们多关照吧！"这名营官，把这两派人查点了查点人数，现在在净业山庄里连掌门人在内，一共是二十二名。这里计有：淮阳派掌门人鹰爪王、西岳派掌门人慈云庵主、续命神医万柳堂、鲁南老镖师侯泰、北路镖师蒋恩波、飞刀卢建堂、神拳纪筱川、镖客邓谦、太极拳柳逢春、十八盘岭武师贾玉堂、双刀金和、临城赵龙的门下孙玉昆、孙玉岗、江南镖客三才剑司马寿昌、一条杆棒走江南武宗义、韦寿尼、金让、冯毓秀、甘孝、夏侯英、祝龙骧、江杰、华云峰、泗水渔家简云彤、西岳派门弟子修性、修禅、修缘、修慧、修明，这是在净业山庄的人。可是内中却有受伤的，因为在帮匪混战之下，官兵往里攻打之时，被火枪飞起的铁砂子伤着了冯毓文、修性、甘孝、武宗义这四个人，孙玉岗、柳逢春全被帮匪所伤，不过伤痛还不很重，尚还可以行动。现在这是在营官面前所点清的人数，鹰爪王趁势报告赴会的人，在船队中尚有武师九名，其余的全是泗水渔船的水手。

营官点头说道："好吧，因为这次入十二连环坞，是缉私营、水师营两位统领主持，刘帮带颇有对你们帮忙之意，这你们可不能不感激他。这真是难得的事，凭你们这些人落在这种匪巢内，能够保全着退出十二连环坞，这种事实不容易。大约刘帮带还另外派人去向水师营统领那里报告。一来是为我们的统领受伤，暂由帮带全权代理着事；二来也为得是你们的船帮，正是水师营官兵攻取的地方，完全在他手内。你们随我走吧，大约不至于有什么留难。"鹰爪王和慈云庵主向这位营官，竭力申谢关照。这一班赴会的群雄，在官兵

引领监视之下，一同出了净业山庄。沿路上一看这种情形，已然是寸步难行，全有官兵把守着，隔几步路就有盘查的；更在暗中伏着强弓硬弩，提防着一切。沿着这条通天凤堂的大路，往前走着，已经看出：果然把天凤堂已经付之一炬，火光尚在着得很旺，那里更有大队官兵把守着。离开天凤堂火势稍远的地方，官兵已经在那里札起营帐，布置了不少官兵监视着各处。鹰爪王等莫不惊异官家这种办法是一种非常的举动，没有见过剿办一个匪会有这么严重的情形。从这天凤堂过去，路上是尤其紧，步步有官兵，各处全有卡子，大约知道这里是凤尾帮内三堂重要之地，也正是凤尾帮命脉所在。并且这次剿山，实具了斩草除根的手段，凡是要紧所在，差不多全给立刻烧毁。他们才走进天凤堂，跟着听身旁随着走的官兵说道："你们看，帮带大人方才就说帮匪们逃得情形可疑，恐怕他净业山庄内还有甚么隐匿的巢穴，不能再给他存留什么，要纵火烧焚。只要和别处能隔断得开，连后面能容易潜伏匪徒的深林荒草索性全要给他烧净，免得再有意外的情形，反倒给自己留后患。你看帮带倒是办事干脆，火已经烧来了，后面没有别的去处。这一来凤尾帮算是连根全给刨了，看他们还怎样再兴风作浪！"

鹰爪王等听到官兵这样说，回头看了看，果然净业山庄那边已经火烟冲天，大约是从后面给烧起。侠尼不住连声叹息。众人看到凤尾帮落到这样结果，没有不触目惊心的，随着往前直奔宾馆。远远的望着那宾馆一带，原来是地势极其荒旷，这时的情形可不同了，从宾馆门前起，往里走是奔天凤堂的这条大道；往外走，是奔青鸾堂金雕堂那条松荫夹道，全有大队的官兵分布在路上，灯笼火把照耀着。这种声势，任凭你是多么胆大的人，也全惊心。在宾馆门前，是两队缉私

营，大气死风灯戳在门左右；更在宾馆的墙角，札着两座帐篷，这里是两哨官兵守卫着。紧靠宾馆门前，两位哨官在那里守护着。从外面往里望去，里面是灯光照耀得非常触目。现在是清一色的没有两样人，除了军首，就是官弁。

鹰爪王和慈云庵主率领众人，随着缉私营的营官来到近前，这位营官先过去，跟守护宾馆的两位哨官打了招呼。这里似乎已经早得了信息，嘱咐鹰爪王和慈云庵主，要约束着所带来的人，静静的等候着。他们进去给回话，有一名哨兵，带着缉私营这名营官一同走进宾馆。等了工夫不大，那位营官从门里出来，脸上却带着笑，向西岳侠尼慈云庵主道："这位大师父，你们的运气真好，泗水船帮敢情全是你们碧竹庵的，现在你们放心吧，船只损失了有限，大部分全给你们保全着了。统领这里正要派人去传唤你们，这来了正好，随我进去。其余的人，仍然的在这里等候，听候大人的命令。你们这班师父们，真有能人呢，说起来是真险，我这才听那哨官匆匆的告诉我，你们那拨船队胆子也太大了！一个办渔业的船帮，竟敢这么冒昧的闯进十二连环坞，这件事你们太悬虚了。水师营的官兵，若是从水面上打进来，哪还容的开人缓手？这次大部分的官兵完全从陆地进来的，所以给帮匪一个措手不及，不容他再缓手，可是你们船队，就在那种情形下，险些个和帮匪的二十八宿队裹在一处。若不是你们真有能人，只怕现在剩不了什么。走，跟我到里边见统领，这里大约还有你们的熟人呢！"

这位营官一边低声说着，一边引领着两位掌门人往里走。听到营官这些话，十分惊异，不知道究竟是怎么个情形，和这水师营、缉私营没有一点认识，哪里又来的熟人，这不是怪事么？

·第七十三回·

瓦解匪帮鹰爪王重返清风堡

这时群侠全进了宾馆，院中十几盏灯笼照耀着，八名护勇抱着雪亮的刀站在客厅檐下守护着。客厅里的灯光。照得纸窗上十分雪亮。里面正有嗓音很宏亮的人说着话，绝不是浙江这一带口音，听他说话的口音，颇象大河以北的人。鹰爪王等听着，就十分注意，也到厅房的门口。营官示意两位掌门人站住，营官进去自己回话。跟着就听那人说了声："杨得胜，请两位老师父进来，我这里正想着多见识几个江湖上的奇人，倒也是件痛快事呢。"跟着开门出来的，却是先前回话的那位哨官，向两位掌门人说道："请你们两位进去呢！"这个"请"字下的十分特别，鹰爪王和慈云庵主全都不明白，以一个江湖的武师和空门中的老尼。竟会得水师营的统领这么重视，真是离奇的事。这两位掌门人遂随着这位哨官走进客厅，一进客厅，全惊得目瞪口呆！竟有一个意想不到的人，已经站起招呼。正是热肠侠骨的双掌镇关西辛维邦，为江湖道义，不辞风尘劳苦，带着徒弟先入了十二连环坞，想把两家的事，从中化解，化干戈为玉帛。哪知他师徒一入十二连环坞，竟自音信杳然，生死不明，鹰爪王和西岳侠尼为这件事，很是关心，只是无法探查。想不到在十二连

环坞瓦解冰消之下，竟发现这位老镖头，这真是怪事！并且水师营统领是一个统兵大员，看辛老镖头在这里的情形，竟以客礼相待，连慈云庵主那么镇定的人，也全惊诧万状，认为事太离奇。这时辛维邦已然迎了过来，向鹰爪王和西岳侠尼拱手说道："王老师、庵主，我辛维邦十分对不住两位掌门人了！我不度德、不量力的自告奋勇，想入十二连环坞多少给朋友效一点力，以尽同道之义，果不出王老师和万老师所料，我竟自被武维扬卖了。少时我再把经过说与掌门人，你们两位先见过统领大人。"

鹰爪王和西岳侠尼上前给统领行礼，这位统领陆邦彦十分客气，欠身还礼说道："两位老师父不必客气。你们的出身来路，我这位辛老哥已经全说与我了。一位是空门中的高僧，一位是淮上的义民，本统领对你们义侠的行为十分敬仰。因为十二连环坞剿办甚难，事情十分扎手，里面的地势也太大，更因为是跟缉私营会剿十二连环坞，不得不分道进行。所以虽已知道你们有许多人困在净业山庄，但是在情势混乱之下，实没有工夫去营救你们。不过本统领深知你们是有本领的人，保护自己倒还有这种力量。所以我在这里肃清之后，占领了宾馆，立时正要差派人向攻进净业山庄的周统领那里关照他们，把赴会的人加以保护。可是刘帮带也在这时派人前来报告，说他们统领已受重伤，净业山庄已然完全占领，所有赴会的人，已经护送前来。这是很好的事，你们请坐，本统领正想和你们谈。"

鹰爪王忙答道："小民不过一介武夫，大人乃是统兵大员，这次恩施格外，不以帮匪株连，属下等已然感恩不尽，哪敢在大人面前放肆。"西岳侠尼也向上合什说道："贫尼不过是沙门弟子，此次随着淮阳派掌门人入十二连环坞匪

巢，深知有背佛门清规，只以门下女弟子被劫，只好甘冒佛门戒律，入十二连环坞。蒙大人不加罪贫尼，已经深感鸿慈，只求大人把贫尼所掌西岳派的泗水渔船赏还贫尼，允许我们退出十二连环坞。贫尼定要领率一班门下，在佛祖前为大人祝福。”慈云庵主说到这里，又向陆统领深深一拜。

陆统领点点头道：“庵主不必为这些事担心。我和这位辛老师是十年故交，你们全是道义的朋友，本统领对你们没有厚薄，以友谊看待你们，凡是我能担当、力所能及的，我必要尽力周旋。你们不要拘束着，坐下我好讲话呢。”辛维邦更向鹰爪王以目示意，叫他们落坐。鹰爪王和慈云庵主只得向陆统领谢坐之后，在旁靠窗前茶几旁坐下，那辛老镖头，却仍然在客位上和这位陆统领分坐。在八仙桌子的两旁，鹰爪王和西岳侠尼看到这种情形，这才知道：双掌镇关西辛维邦和这位水师营陆邦彦，定有极深的渊源。这时有差弁更给两位掌门人献上茶来，这真是意外的奇遇，因祸得福。现在这一点的面子，已经是十分难得，别说陷身十二连环坞，几乎得打上通匪的官司，稍微的牵连上，那得费多大力量。现在不只于把这场祸躲过去，更得朝廷二品大员，以客礼相待，脸面上是十分光彩。

这时，统领陆邦彦向两位掌门人说道：“本统领和这位辛老哥的情形，你们一定还不知道，本统领和他十年前，已经是患难的弟兄。那时老镖头尚在干着他那镖行生意，本统领正在临榆县水师营驻防。那时我的身分极小，不过是一名记名的营官，因为我从廿岁身入行伍，完全凭着一股子血气，去求功名富贵，那是不容易的事，所以我在水师营效力，就是不怕死、肯干，很得上官的重视，公事上我没有不认真的。可是那一带地近海口，盐枭海盗，出没无常，我们缉私

营这一公事上认真，未免结怨也多了。有一次我因公进省送达一件公事，我只带着两名弟兄，我的形迹被我亲手打散了的一股海盗侦知，他们存心报复，中途邀劫。我的手下两名弟兄，一死一伤，我也落在他们手中。他们的手段更是恶辣，不肯叫我受一刀之苦，要用惨刑把我处置死。那时我已经连一分指望都没有，我那时知道准得一死，何必叫他们笑骂。他们在一个野庙中用非刑凌辱我，算是我命不该绝，五行有救，这位辛老镖头恰正好回家，往他家看望，竟被他赶上。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把我从虎口中救出来。他更不惧牵连，把我救到他家，治伤疗养，把我保护回营。两位老师想，这种生死之恩，患难之交，不算是平常的交情吧！可是我随军调遣，事隔数年，不意竟被调到江南。现在熬到这种地位，可不是我这人忘恩负义，把过去的事忘了。

“你们也该知道，现在是兵戈扰攘、天下大乱之时，我这一个寄身行伍，行动上丝毫不能自主的，我想去看望这位辛老哥，就叫有心无力。我们已经十年多没见面了，我想我们俩下里全是一样，正不知谁生谁死？彼此是否尚在人间？可是事情真是想不到的，竟会在这里相遇，这不是很难得的吗？所以我今天见到这位西岳庵主，我更想到佛家因果之说，也不能尽行不信，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辛老哥在当年救我，绝没想到将来我会救他，可是哪知道事隔十年，我们一个天南，一个地北，万不能聚到一处的，可是竟会聚到一处了。

“此次我们剿办十二连环坞，也是得到一种意外的帮助，不能一下手，就把他拿下去。这偌大声势的地方就这么容易？这其中另有原因，不过详细的情形，一来我也知道不详细，二来我也不敢随便的宣布。不过我们入十二连环坞，

若是真从他所摆着的水路进来，大约一天的工夫，也未必踹得进来，就仗着完全从他分水关外几条秘密的道路，按图索骥，才得这么容易的攻进来。有一处地方叫盘山磴道，有一哨人把道路略微走错了一些，那里有一处叫紫花谷，正是这位辛老哥被武维扬囚禁的所在。老师父想，这种情形不是天意该当吗？那里是一个极深的山谷，四外把守的人非常严厉，困在里面的人，想出来势比登天！可是这次我们剿山，完全仗着火枪轰的力量，紫花谷把守那里的帮匪，除了死伤的，也全各自逃命。我这位辛老哥的令徒，胆量极大，本领也真好，竟在那时看出到了脱身的时候，舍命的闯上来，辛老哥也随着他徒弟往外逃，这才把他师徒救出来。

“两位老师父，人生遇合实在是微妙的很，有时真不是我们能想得到的。他师徒和我见面之后，可是对于你们的情形，还知道不甚清楚。不过准知道淮阳、西岳两派已入十二连环坞，吉凶生死，辛老哥一切信音没有，便是对于碧竹庵领率泗水船帮，也入了十二连环坞，辛老哥既毫未与闻，事后更没有人告诉他，所以他和我见面之后，未能提及此事，险些误了多少人的性命。可是你们这一班风尘中真有能人，叫我不能不敬服。泗水船帮最是危险，因为他停船所在是十二连环坞最重要的地方，是入他内三堂的港口，也正是护坛的廿八宿帮匪船队驻防的所在，也正是我们水师营冲进十二连环坞正面攻打的所在，兵力最厚，险些落个同归于尽。”陆统领遂把泗水船帮险遭覆灭，多指大师义救营官李炳义，为泗水船帮脱难经过详细说与了鹰爪王、西岳侠尼等。

原来十二连环坞这内港口是入内三堂的水旱要路口，所以这里的布置也非常严密。廿八宿护坛船队是龙头总舵所辖船帮的精华，缉私营、水师营，完全算得力于抬枪手，若没

有这么厉害的火器作前驱，就让是船帮攻进来，水师营、缉私营也要损失不少。奉令统率官船是第一营第三营，两营挑选的水师精华，虽是这样，真正的要是和廿八宿护坛船队帮匪，凭着一刀一枪动手，恐怕官兵绝非敌手。仗着火枪的威力大，火枪轰击处，帮匪们有力量没处施展去，所以一照面把廿八宿的船队打散，死伤逃亡立时瓦解。不过泗水船帮正驻扎这港口边，这时要分哪是帮匪，哪是好人，就叫没法分别。更因为泗水船帮的船只多，声势大，驻扎的地方不对，泗水船帮上现在更有好几位受伤的人。泗水渔家简云彤，又在净业山庄里面，真有本领的人，又不能动手。象追云手蓝璧等，已经到了生死关头，仗着泗水渔家简云彤素日训练得法，这班弟兄尚还能够镇静应付，当时的情形可够危险的了。水路已被官军切断，往外冲，试想能逃得几只船出去？只要船帮想往外一逃，就不能不抗拒，那一来，官兵这方面更认为是帮匪中重要的人物船只，有三四杆抬枪，泗水船帮就得归于覆灭。这时更没有迟疑缓息的时候，官船这边，在打散了廿八宿护坛船队之下，看到偏着港口东边，大队船帮仍然驻扎着，纹丝不动。这时统率第一营的营官，名叫何忠；统率第三营的营官，名叫李炳义，这位营官是久经战阵，一边派部下追捕廿八宿的船队，一边统率着部下扑奔泗水船帮。这两队官船只要一欺近了，也就是泗水船帮覆灭之时。也是西岳派从开派以来，以任侠尚义济困扶危，行道江湖积修善功，很作了些大功德事，不知救了多少人，所以他本身所培植起来的泗水船帮，在这种危难关头，竟得到意外的解救。

偏偏在这时，忽然由里边闯出一队帮匪，领率帮匪的一个匪首，是内三堂青鸾堂有力的人物、草上飞余忠。他在净

业山庄较技失败，含羞带愧退出净业山庄，他暗存报复之心。他虽然是内三堂下效力，因为是入帮多年，手下有一般亲信弟子，他预备赴会的淮阳、西岳两派，在有了结果之后，必要退出十二连环坞，那时他要以阴谋暗算的手段，报复泄愤。可是哪又想到变起不测，祸起俄顷，一刹那间，官兵竟自攻进了十二连环坞，手段太厉害了，整个十二连环坞同时的发动极大力量，占领了各要路口，帮匪们竟受制于火枪威力之下，立时瓦解之势。草上飞余忠一看这种形势，宾馆以及天凤堂一带到处火起，疑心官兵是从天而降，再想往净业山庄闯,全进不了。草上飞余忠见铁筒般的十二连环坞毁于一旦，他是效力多年的弟兄，自然是护坛心切，遂来到内港一带。见廿八宿护坛船帮大队毁得太惨了。那么大威势的廿八宿，一刹那间竟被打得七零八落，走投无路。草上飞余忠愤怒之下，把集合的信号连续的发出。芦笛连鸣之下，往一处集合败残的廿八宿船队。这廿八位舵主，是被火枪的火力威胁无法抗拒，要论起动手来，他们还能挣扎一时。无论是匪帮，无论是官兵，任凭你多好的队伍，最怕是没有力量的人统率。

此时草上飞余忠这一振作，集合大队，立时在港口召集起二三十只帮匪的快船。草上飞余忠大声向一班舵主们招呼："弟兄们，往里逃全是死路，登岸后也不会脱身，要想死中求活，随着我姓余的走。"他这一声喝喊，倒是真有力量，二三十只船竟一齐往外猛冲。这一来把泗水船帮当时的危险先给挡了一下。官兵那里见帮匪又作困兽之斗，由营官李炳义、何忠督率着船队，以连珠弩、诸葛弩、弓箭手一齐的开弓发箭，向帮匪的船只猛射之下，竟自阻止不住。官兵那方面，也是不愿意多杀伤匪党，只要扔兵刃束手就缚

的，全可以保全活命，不到不得已时，不肯用火枪轰击。二十八宿的舵主们，全是有武功本领的，竟自有六十名舵主全闯上官船，官兵已被杀伤二十余人。两位营官一看形势不好，立时传号令，令抬枪手轰击。轰轰的两声响过，帮匪们被打得纷纷落水，五只船更同时起火，帮匪的船只，不由得往后退。草上飞余忠此时已经红了眼，他已经破出死命去要为帮匪们报复，他看准了统率官兵的两只主船。草上飞余忠他此时闪避在快船大舱后，躲避着抬枪的轰击。他是擅于轻身飞纵术，有草上飞行的轻身法，在火枪轰击后的一刹那间，竟自登舱顶，施展轻功提纵术、海燕掠波的身法，"嗖"的腾身一纵，相隔三四丈远，他竟如飞鸟般落到三营营官李炳义的船头。

李炳义正提着腰刀指挥两边船上的火枪手预备二次轰击，草上飞余忠突然扑到近前。李炳义厉声喝叱；"大胆的帮匪！你还杀官拒捕么？"抡起腰刀向草上飞余忠劈来。李炳义虽然是胆大敢动手，身旁更有弁勇们也各摆兵刃，往船头这边猛扑，但是草上飞余忠身手何等矫捷？营官李炳义的刀到，草上飞余忠伸左掌，拨云见日，左掌的掌缘往李炳义的脉门上一贴；这只铁掌往外一翻，把李炳义的腕子刁住，微一用力，营官李炳义的腰刀已经脱手。从对面右边扑过来的一名护勇也正抡刀来剁；左边一名护勇，也一顺刀，往余忠的左肋上扎。可是余忠毫不慌忙，他竟自顺手牵羊，把营官李炳义往自己的身右边一带，这一手真损，那护勇的刀往下落是正切李炳义的左肩头，还仗着余忠不打算要李炳义的命，因为他要用他为自己和一般弟兄们脱身，所以尽力往自己身右侧一带，营官李炳义的左肩头，只被刀尖子扫了一下。左边扑过来的那名护勇，被余忠左脚一抬，踹落水去。

邻船上一营的营官何忠，再想扑过来救援，这草上飞余忠把李炳义往左肋下一挟，一拧身，飞纵回自己的船上。官船这边营官被掳，一阵哗乱。

草上飞余忠丝毫不敢迟延，往起一腾身蹿上舱顶，撤背后锯齿刀往营官李炳义的脖项上一搭，向这边高喊："狐群狗党，官家的走狗爪牙！想要你们性命的，赶紧给余二太爷让路，只要再敢发火枪轰击，先把你们这营官开刀。"这一来，真把官兵这边威胁住。李炳义不是小身分的，并且他是水师提督的近人，更是江南水师营的老军务，谁能够不顾全他的性命？眼看着余忠喝令匪船随着他往外闯官船这边，只好把水面让开，任凭他往外放船。一刹那间，泗水船帮这边，正在危急之下，见有了这个机会，竟自要随着往外闯逃出险地。真要是飞鹫船队也随着往外一闯，西岳派恐怕也难洗污名，终落玉石不分。

当时若是叫草上飞余忠闯过内港口一带，水师提督那里，大队官船尚在守着分水关，提督恐怕担不了这种畏惧帮匪之势，任凭脱逃的罪名，宁可破出叫营官李炳义以身殉难，也要拼命阻挡，不容帮匪脱身。请想泗水船帮能够完整逃得出去么？就在飞鹫船队刚要鸣锣开船往外闯之间，靠前面一只飞鹫船桅杆顶子上有人大喊声："好糊涂的孽障们，真要断送我西岳派威名清白于匪巢么！不准动。"喊声甫歇，如一只巨鹰般从黑沉的天空往水面上飞去，竟自猛落在草上飞余忠的船舱顶上。余忠正在耀武扬威执刀威胁官船，身后突然劲风扑到，草上飞余忠身手灵活，他知道背后要遭到人的暗算，一个黄龙转身，手中的锯齿刀向后猛劈去，眼光中更看到背后现身袭击的是一个僧人。赶到他这一刀劈下去，这个僧人开口怒叱："孽障！你还敢逞凶。"猛然左掌

一翻，叶底摘花，细长手指往他脉门上一拂。这僧人的右掌随着往下面穿出，云龙探爪，竟在他肩井穴上轻轻一点，草上飞余忠右臂已经被他卸掉，锯齿刀掉在舱顶子上。余忠知道遇到了能手，并且来人是一个女僧，长得形容古怪，年纪总有七八十岁，长眉凤目，一脸慈祥和气中带着一种慑人的威力。草上飞余忠用力拧身，想蹿下舱顶子落水逃命，哪知这位老尼竟自往前抢半步，左掌往外一撒，鹰翻雕击掌，二次猛击。但是草上飞余忠这种轻身提纵术也真不可轻视，这位老尼只是卸了他右臂，并没伤了他脏腑，所以他依然能运用轻身术，竟被他纵到船头。

这位老尼不由震怒，厉声喝叱："孽障！我看你能逃到哪里！"可是草上飞余忠竟自施展开登萍渡水、草上飞的轻身绝技，也不论是凤尾帮的船只、水师营、缉私营的船只，只要叫他一着脚，立刻腾身跃起。一连翻过四五只船，竟被他逃向内港出口的水面上，腾身一纵蹿入水中。可是这位侠尼绝不肯任他这么逃走，追到最后一条船的船尾上，在余忠沉入水中的一眨眼间，这位老尼略一停顿。所有官兵见这位老尼一身轻身绝技，救了李营官之下，竟不肯舍这名匪首，可是现在终于被这名帮匪逃出她手去。帮匪已然窜入水中，任何人也认为这老尼纵有本领也无计可施，只有任凭帮匪逃去了。哪知道，这位老尼竟挟有武林绝技，略一停顿，正是等候草上飞余忠入水换气，他沉入水中出去五丈左右，往起一浮，探身水面。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想着要交代两句江湖场面话，叫未逃出的弟兄们也好听出自己不是那怕死贪生之辈，哪知道这位侠尼正是等待这种机会。水面上被烧散的船只，到处漂流着船板，这位侠尼，竟在草上飞余忠往水面一冒之时，没容他头面上水流净，这位侠尼竟自腾身而起，离

了船尾，往草上飞余忠浮起的附近水面上飘着的一块船板一落。这种轻身提纵术，登萍渡水的身法，火候真是纯青。落脚处离着草上飞余忠露着水面的地方只有三尺。

这位侠尼脚尖点着漂浮的船板，眼看着船板似乎往下一沉之间，侠尼是单足点船板，金鸡独立，身躯微往右俯，右臂往自己左肩头上一展，肥大的僧袍向上一起。如同巨鸟振翅，右掌却随着斜往下一拂，孔雀剔翎。也没看到这位侠尼的左掌打到草上飞余忠，只有那肥大的僧袍，在他将露出水面的肩头后扫。这种动作神速，草上飞余忠身形往下一沉，水花一翻，可是 这 位 侠 尼脚下一点那块船板，身形已经腾起，一个潜龙升天式，竟自翻回那只官船的船尾。草上飞余忠被打落水中，顺流漂去，生死不明，且不去管他。这位侠尼起落如飞，那第一营的营官何忠，见这位侠尼现身救了李炳义，他喝令船往前移，为是救护李炳义，看看伤势如何。他虽然离着那么近，可是依然没有这位侠尼身形快，依然被这位侠尼先行扑到。这只匪船的舱顶子上，匪船上三名帮匪早吓得落水逃走。李营官受伤不重，可因为被帮匪掳劫，急怒攻心，晕绝过去。这位侠尼二次落到舱顶子上，一俯身，把李营官搀得坐在舱顶上，左手抓住他肩头，右手骈食中二指，在李营官的灵台穴、官元穴连点了两指，李营官立时苏醒过来。一营的营官 何 忠 这 时也赶上船头，因为是亲眼得见，是这位侠尼相救，口中在招呼着："这位老师父，蒙你相救，李营官能没有危险么？请示老师父的法号和怎样竟会入十二连环坞？"

这时李营官已在缓息，辨别着眼前的人。这位侠尼回转身来，双手合十，向何营官一拜道："贫尼为西岳派门下弟子，名多指老尼。现在以佛门弟子，带罪之身请求大人，要

赶紧传令，体好生之德慈悲之念，对于那边一队船帮——船头上画有一只鹭鸟的就是——不要看成帮匪一路，再行攻击围捕。贫尼佛门弟子，绝不致叫大人担了处分，那队船帮绝不是帮匪一流，求大人快快在他们身上造福吧！”这位黄泽关多指大师名闻天下。何营官虽是在军伍中，可是在江南道上也在盛传着西岳派的侠尼，替天行道，除暴安民。并且亲眼得见这位大师，竟有这种惊人绝技，超群出众的功夫，并且他这种既慈祥又庄严的相貌，尤其叫人起一种敬佩之心，哪肯不听她的请求？何营官立时传令，对于那边没散开的船队，停止围捕攻击。这一声令下，为西岳派保全了泗水船帮惨淡经营的这一点成就。

泗水船帮的一般弟兄们，也算是被这位侠尼所救。这位多指大师知道军营中军令如山，何营官已然发布了命令，这当然不会再出危险。此时何营官也在带着弟兄把李营官架起。李营官只于左肩头的伤痕还在流着血，这一被多指大师用点穴法疏散了穴道，立刻神智清明。知道自己是被这位侠尼所救，遂向多指大师躬身拜谢道：“我李炳义虎口余生，多亏这位大师所救，再生之德，没齿难忘。”何营官一旁忙说道：“李大人，敢情这位大师，竟是武林中盛传的西岳碧竹庵的成名侠尼多指大师。这足见李大人祖德优厚，才有这种想不到的意外救援，逢凶化吉，遇难呈祥。赶情那边有大队的船帮，竟是西岳派门下，若不是这位大师这时赶到，定然弄个玉石俱焚，与帮匪同归于尽，我们造孽也不浅吧。”

多指大师同时向何营官、李营官说道：“现在大人们正在军务紧迫之时，贫尼也不敢多添麻烦，草草禀明，也好叫大人们进行办理公事。这一队四十余只船，全是敝派门下所有的泗水船帮，飞鹭船队，平时他们以打鱼养生以救生为职

责，此次因为淮阳派清风堡绿竹塘，和本派与凤尾帮枭匪结怨，敝两派应约赴会，才来到十二连环坞。现在内堂后净业山庄，尚有敝派四十余人未能脱险，不过大人们尽管放心，此时帮匪首领们，既然踪迹不见，不是已然全数被擒，就是已然另有道路脱身逃走。求大人们体好生之德，在攻进净业山庄时，务必对这般人加以分别，不要把他们看作帮匪一般才好。”李营官跟何营官听到多指大师这么请求，由李营官答道：“这位大师只可放心。我们此番攻入十二连环坞，据我们所知，我们带兵的统领，也得知淮阳派、西岳派的出身来路，在危急时只要他们报告出字号来，自然能够保全他们。何况这些老师父们，更有武功在身，也不至于就同归于尽。帮匪尚还没肃清，大师何不请到我们弟兄的官船上，同入净业山庄？大约我们统领，已入净业山庄了。”

这时多指大师见已顺利的保全了泗水船帮，向腰间取出一支药瓶，从瓶中倒出三粒米色药丸，递给营官李炳义道：“大人请把这三粒丹药吞化下去，回头随便再服些治伤的药，把左肩头包扎，大人绝不至于伤及筋骨。贫尼不便打搅，愿大人们对于剿办凤尾帮十二连环坞，多积阴功，少造杀孽，为苍生造福。贫尼在佛祖前愿为大人及统领们虔祝禄位高升，前程万里。贫尼告辞，谢大人们的慈悲恩典吧！”这位侠尼肃然一拜，一转身，腾身跃起，竟飞纵到相隔四五丈外一只官船的舱顶子上，倏起倏落，纵跃如飞，眨眼间已经到了泗水船帮、飞鹫船队的船头上。那泗水船帮，掌管船队的头目早已认出竟是本派的多指大师前来相救，真是绝处逢生，眼看着泗水船帮全要毁在十二连环坞，仗着侠尼一身绝技，转危为安。此时，多指大师突然飞身纵到船头，连头目带水手们全跪倒船头，向多指大师叩谢救命之恩，并请求慈

谕的指示。

这时，多指大师向这般头目们吩咐道：“现在多蒙两位营官答应了，保全我们泗水船帮、飞鹭船队。你们再不要任意行动，安心在这里等候着。十二连环坞肃清之后，随着慈云庵主和帮领队的简云彤，再行出十二连环坞。至于舱中受伤的人，贫尼也不再多管，好在有续命神医万柳堂，足能为他们治疗。天南逸叟武维扬恐怕就未必半途知返，苦海回航，贫尼还要去暗中追迹查看他们一番。你们只好好防备着败逃的帮匪前来侵扰。”这一班头目们全敬谨的恭领多指大师的慈谕。多指大师吩咐完这番话，竟自施展轻功绝技，从飞鹭船帮的船顶子上，纵跃如飞扑奔西南而去。眨眼间，这位侠尼那种轻快的身形，已经隐入阴云烟雾中。

这位营官李炳义感多指大师相救之德，营官何忠也因为景仰这位风尘异人，亲眼看到以一个年逾七旬的老尼，竟能深入十二连环坞内港现绝技，救李营官，求恩典，也是愿意担当一切，尽力保全。知道陆统领已进驻到宾馆，遂赶紧报告进去，也为有助于被陷在净业山庄的淮阳、西岳两派侠义道不至遭到危害，恰好陆统领和辛老镖头旧友重逢，铁蓑道人更助淮阳西岳两派净业山庄脱险，全算转危为安。这位统领，把这经过的情形开诚布公地说与了淮阳派掌门人鹰爪王、西岳侠尼慈云庵主。这两位掌门人赶紧站起来，向陆统领拜谢他格外的帮忙，保全了泗水渔家飞鹭船队。陆统领很是客气，更问起淮阳派、西岳派和凤尾帮的事，怎样了断？

鹰爪王很诚恳地说道：“民子们遇到这种情形也就无可如何。凤尾帮现在落个瓦解冰消，十二连环坞不能立足，到了这种情形，我们的新仇旧怨，唯有一笔勾销。只是这凤尾

帮主天南逸叟武维扬和他内三堂的香主，全逃出十二连环坞，这正是江湖上一种未了的事，也正是水面上遗留的后患。凤尾帮遍布各处，他的势力不能因为十二连环坞一破就算全完。这一班匪党们在大江南北尚有一部分潜势力，未可轻视。所以我们和他的事不过是暂作了结，绝不能算完。所以小民们求大人的恩典，放我们早早出十二连环坞，小民得赶回淮上清风堡绿竹塘，这位庵主也得赶回西岳上天梯碧竹庵，各自督率门人，保守门户。这班愍不畏法的帮匪，多半的穷凶极恶，虽遭挫败，不肯回头。他们就许迁怒于小民们，到清风堡和碧竹庵寻仇报复，这种事还不得不防。请统领大人多多恩典民子等，我们能早出十二连环坞，绝不在浙南逗留，率领我们一班师友，立时回转淮上和华山，小民们感恩不尽。”

陆统领点点头道：“你们只管放心，我对于你们绝没有留难之意，一定叫你们早早的离开这里。只是你们这场是非，我听辛老哥说，由这位王老师令徒入潼关失书肇祸，引起了这片风波，更牵连上碧竹庵慈云庵主的令徒杨凤梅。听说庵主这位令徒，也就是曾在江南服官十年、爱民如子的杨二老爷的令爱。这位杨文焕在江南作官颇有政声，所以有其父，必有其女，有那么廉洁自守的父亲，更有这玉洁冰清的女儿，真是难得的很。本统领很想见见这两人，不知他们可跟在身旁么？”鹰爪王忙答道：“统领大人过奖，他们全在外面伺候，小民叫他们进来拜见大人。”鹰爪王跟着转身来到客厅门口，这可不愿意叫别人传唤他们，因为自己得嘱咐他们几句话。遂亲自走出客厅，到宾馆门口，把华云峰、杨凤梅叫到面前，低声嘱咐两句，带着他们来到客厅，自己替他们报着名字，叫他们两人拜见陆统领。

华云峰和杨凤梅给统领大人行过礼，站在那儿静听着大人的吩咐。这位陆统领先向华云峰仔细问了一番，家乡住处，以及所学的本领，现在家中还有什么人。华云峰把自己的出身来历，以及自己现在只剩孤身一人，所以愿意在师父身旁多效几年力。一来稍报师父辛勤教诲之恩，二来自己也不愿意回转故乡，依靠在族人的檐下，情愿追随师父在江湖上行道，所以虽然已经出艺数年，尚没离开清风堡。陆统领听了，说了声："很好。"又向杨凤梅问道："杨二老爷现在辞官不作，退隐林泉，他在江南宦海中，颇有政声，没有不景仰他的。姑娘你既是名门后裔，又拜在西岳派慈云庵主的门下，得庵主的慈悲，更是令人可喜。这次遭到凤尾帮帮匪的劫掠，竟能为家门保全家声，为师门保全威望，为自身保全清白，这实在太难得了，姑娘称得起'巾帼须眉'四字。"

杨凤梅向统领大人致谢道："过蒙大人谬赞，难女实不敢当。此番被帮匪劫掠，难女已经愤不欲生。一个闺门女子，被帮匪掠劫着迢迢千里，来到浙南，才被恩师等把弟子救出去，但是已足为女儿身清白之累。难女本想着横剑自刎，只为老母在堂，父亲身陷大营，落在吴提督手内，生死不明，吉凶莫卜。难女所以忍辱一时，希望早早的能回到华阴县，和难女的生身父母能见一面，难女死也甘心。"杨凤梅这番话说得个陆统领连连叹息，向杨凤梅道："姑娘很可以不必这样想。一个人一生的遭逢，谁也保不定不遇上意外的事，只不过各人的意志坚定，把脚跟站稳，任凭他遇到什么样的危难，终归能得度过。至于那些细微事，无足介意。"陆统领更向杨凤梅问了问她家中的情形，统领这种意思，对于淮阳、西岳这两个门弟子十分关心。随着又传话，把乾山

归云堡续命神医万柳堂请了进来。

统领一见万柳堂这分相貌，更起了一番敬重之意。这种情形，也就是先入为主，完全沾了双掌镇关西辛维邦的光，他对于淮阳、西岳两派的成名人物，大致的全说与了陆邦彦统领。这位统领大人他对于这些武林中人更是十分注意，十分乐于接近。此时一见这位续命神医万柳堂，自己十分惊异，看他这种相貌，生得仪表不俗。这种气魄颇象一个告老的官僚，更象一个有学问的地方绅士，谁又知道他是淮阳派门中的中坚人物，仗剑走江湖的名武师。陆统领特别的给万柳堂的面子，请他落坐谈话。万柳堂倒是大方不拘的坐在师兄下首，有问必答，和陆统领说得非常的投脾胃。这位陆统领对于万柳堂很有些相见恨晚之情，陆统领这时向双掌镇关西辛维邦说道："辛老哥，他们出十二连环坞还得有些耽搁，所有武师们，我叫他们全在这里等候，也觉起坐不安，倒不如全把他们送到飞鹭船队，随意歇息，等候着我把眼前的事弄清楚了，好叫他们整队出坞。现在天色不早，这几位老师父们和他的令徒才从净业山庄逃出来，定然是还没进饮食，就请他们在这里吃过夜饭，本统领还有许多事问他们，辛老哥以为怎么样？"双掌镇关西辛维邦忙向统领陆邦彦致谢道："这倒过蒙大人赏面子了。只是在大人这里尽自招扰太觉不安，还是叫他们回船休息，等候大人的吩咐吧！"

陆统领含笑说道："辛老哥你和本统领怎么也弄起这个来，不要学我们官场中那种虚伪的客气，我虽是作官的，但是我最讨厌那种行为呢。"辛维邦也赶紧含笑的答应着。陆统领已然吩咐手下差弁，把桌椅摆开传下话去，教厨房给预备一桌酒饭，越快越好，不一时酒饭已经摆上来，统领毫不拘束的请辛维邦及鹰爪王，和西岳侠尼，一同落坐。在饮酒

中间，这位统领忽然想起一事，向鹰爪王和西岳侠尼说道：“二位老师父，我要多管一点闲事。淮阳派掌门弟子华云峰和这位庵主的令徒凤梅姑娘，只是同遭劫难，落到帮匪手中，听你们所说遇难的情形，他两人始终没离开一处。慈云庵主这位令徒，品貌出众，正气逼人，可是她认为这次被帮匪掠劫，虽没遭到意外的侵凌，总认为是白圭之玷，引为终身遗憾。杨二老爷是一位爱民如子的清官，他这女儿虽然在庵主保护下，能够父女重逢，一家团聚，也不能不以这种事萦结于怀。本统领想多一回事，何不在两位掌门人主持之下，把他两人连为姻眷？既可以洗帮匪掠劫时一切嫌疑，更可把这两个志节坚定、不屈不挠的少年英俊成全到一处。这岂不是一件最快意的事么？本统领认为这事，只要这么办了，对于双方全是有百利而无一弊，二位掌门人以为如何？”

鹰爪王和西岳侠尼全站起来，向统领致谢道：“大人真是深体下情，洞明世故。既然是大人愿意这么成全他们，我们何乐不为？不过我们虽为他两人的师父，也不敢擅作主张，只有请大人算是为他两人主持一切。将来凤梅姑娘回转华阴，杨二老爷也没有话可说。由统领为他们主持婚姻大事，也正是他们的光彩。”统领陆邦彦点点头道：“好吧！我老爱管这种闲事。”遂向鹰爪王道：“令徒华云峰已经父母不在，你这师父是能替他主持一切。至于杨二老爷那里，我要给他写一封信带去，将来还要叫他谢我这媒人呢，你们也不能这种空口说白话，叫他们本人要拿出一种信物来，作为定礼吧。”

这时华云峰和杨凤梅全是奉统领之命，在下首陪着一块吃饭，听到这位统领竟自当面给两人作起大媒来，羞得杨凤梅面红耳赤，抬不起头来，那位统领大人却是微微含笑。这

时鹰爪王却向华云峰道："统领大人这么对我们恩施格外，并且这样成全你，给你两人成就这段姻缘，你还不谢过大人？"华云峰虽是个武勇的少年，但是遇到这种情形也是脸通红的，低头只有含糊答应着，站起来，向统领大人谢过成全之意。那杨凤梅却始终不肯抬头，不肯答话。

鹰爪王向华云峰道："统领大人叫你拿出一点信物来，作为定礼，你身边可有什么东西么？"华云峰遂把自己藏的那只九龙玉佩从里面摘下来，这件东西自从潼关遇难、福星店被捕，险些被守备武建勋的兵弁摘了去，直到被帮匪掠劫着在福寿堂被救出来，算是始终没被损伤失掉，这也是很难得了，想不到这只玉佩今日用它定了自己终身大事。华云峰身经百难，虎口余生，想不到终会逃出性命来，更是意想不到，把这杨凤梅小姐许配自己。论门户，这凤梅姑娘的相貌、品格，自己颇有些相形见绌，心中十分的欣幸，不过面色上不敢带露出来，把这只玉佩送到师父手中。西岳侠尼却向凤梅姑娘说道："你可有什么物件？快大方些拿出来，不要辜负了统领大人的美意。"凤梅姑娘微摇了摇头，低声答道："弟子身边任什么没有。"西岳侠尼微微一笑，向陆统领说道："这件事只好老尼代办了。"随手在囊中摸出一粒沙门七宝珠，送在陆统领的面前，鹰爪王也把那只玉佩交了过去。陆统领哈哈一笑道："这倒是珠联璧合，玉无不佩！这一头亲事，我陆邦彦倒不致落什么包涵了。"随把这两家的定礼交换着，送与了徒弟。凤梅姑娘此时也不好不接了，把这只玉佩接过来，装入囊中，向统领盈盈一拜，算是谢过统领。双掌镇关西辛维邦复向鹰爪王和慈云庵主各敬了一杯酒，给两位掌门人贺喜。庵主是荤酒不入的，只有敬谢了辛老镖头。

少时饭罢起座后，鹰爪王等全谢过统领。这时陆统领倒不等他们催问，只叫他们把名单开出来，所有入十二连环坞赴会的人，全写上很详细的姓名、籍贯，统领预备自己将来好在公事上有交代，这才差派手下两名营官，另外有一分公事交给鹰爪王。因为浙南这一带，现在正在紧急的时候，到处全有水师营，缉私营驻守，他们这大队船帮不容易走开，恐怕他们连东平坝全出不了，就要被驻防的卡子扣留，所以有这分公事带着，到处可以查验放行。这两位掌门人见陆统领这样格外的恩待，十分感激，全是向统领拜谢着这番成全之意。

那辛维邦这时却带着徒弟飞天玉鸟项林，向陆统领告辞道："我们师徒向统领请求单派一个弟兄同把我们送出十二连环坞。"陆统领愕然说道："辛老哥，这是什么意思？难道你们不随着王老师一同走么？"辛维邦道："我有不得已之情，统领不必过问。"续命神医万柳堂一旁说道："辛老镖头，你是最豪爽的人，什么事还要处处的推不开放不下么？此次你以十二分的心血为朋友帮忙，不辞风尘劳苦，这样远的道路，不顾一切危险，入十二连环坞，你完全是一番好意，打算为我两家的事化干戈为玉帛，息事宁人。在交朋友场中，朋友的情你算完全尽到。至于你入十二连环坞之后，竟遇到这种变故，武维扬他竟使用这种阴险的手段，把你师徒扣在紫花谷，老镖头你此时定是想着，一方面武维扬对待你的情形，叫你灰心，一方面更觉着丝毫没给我们尽力，对不住朋友，其实你想错了。我你全是江湖道中人，只讲义气二字，老镖头你这样对待朋友，还有什么惭愧的地方？你这时要走，这不显得我们疏远了么？"

双掌镇关西辛维邦说道："万老师，你我这些年的交情，

我们现在任什么谈不到。我辛维邦对得住朋友，对不住朋友，咱们是日久见人心。咱们的交情绝不会差了。我现在实因为有要紧的事，得赶回临榆县，因为我出来的日子太多了，恐怕事情已经耽误。交朋友是有始有终，其实我此次自告奋勇，入十二连环坞，落到这样结果，好在彼此全是知心的朋友，不致落什么疑嫌。倘若交情稍差的，轻描淡写两句话，就能把我老头子一辈子的声名完全断送。其实我紫花谷被统领救出来，很可以从那里就走，我只为老师父们尚陷身在里面，我有一分力量，使唤一分力量，所以才等待这时。现在你们大家总可以安然脱险，你们的船帮是大队，定有耽搁。我不能久待了，容我把事情料理完，我定到西岳碧竹庵和淮上清风堡拜访。”辛维邦说了这话，他那情形立时要走的意思十分坚决，连陆统领全不好挽留他，只好打发一名亲信的差弁，拿着统领的令，送他师徒出十二连环坞。这时鹰爪王和万柳堂全知道这位辛老镖头性情耿直，对于在清风堡主徐道和对他怀疑的情形，虽经多方解释，这位老镖头更因入十二连环坞落个徒劳无功，灰头土脸，自己再不愿意和一班赴会的群雄见面，决意的先离开十二连环坞。鹰爪王等对于老镖头这一走，好生过意不去，只为今夜辛维邦这么离开十二连环坞，鹰爪王是一个侠肠热骨的朋友，时时的觉着愧对良朋。后来燕赵双侠到临榆县探访老镖头的踪迹，才救了他一场杀身大祸，若不是辛维邦这种性情，这种热肠，倒险些断送在匪党的手内呢！这是后话不提。

鹰爪王等辞别陆统领随着两名营官，径奔内港。这一路上经过金雕堂、青鸾堂，到处是烈焰冲天，尽是断瓦颓垣，烧得已经七零八落，满目凄凉。直到转过金雕堂，远远望到内港口，那水面上官船的灯火，烁若繁星，在港口上更扎着

四座大帐篷，水师营第一营、第三营全在这里驻守。飞鸳船队，齐齐整整停泊在水边。这一班风尘豪客得安然的回到船上，船上受伤的人幸而安然无恙。立时由两位营官监视着，泗水渔家简云彤督率水手拔锚开船，冲出十二连环坞。

鹰爪王(四)　YINGZHAOWANG　郑证因 著

责任编辑：赵洪林　封面设计 尹怀远

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4.75印张 4插页 331千字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102号)　1988年8月第1版　1988年8月第1次印刷
延边新华印刷厂印刷　印数：1—100000册　定价：3.60元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ISBN7—80528—076—2/I·16



I S B N 7-80528-076-2 / I · 16 定价：3.60元